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4381/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三冊目次

史部·別史類

鄭端簡公徵吾錄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海鹽夏儒刻本

一

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十卷首一卷（原缺卷九卷十）

〔明〕李紀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六

荒史六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歸雲外集本

二一五

藏書六十八卷（一）

〔明〕李贊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刻本

二六六

鄭端簡公徵吾錄二卷

〔明〕鄭曉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海鹽夏儒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徵吾錄二

卷》提要

鄭端簡公徵吾錄敘

吾學編者取孔子從周之義蓋士名博古有矣通
今則未也惟吾翁之學能兼之翁既輯是編而事
意猶未盡則又川分條析為今言三百四
又即二書撮其大且要者究本末窮源委
錄上下卷但據已然直書而經制籌略昭
如彼行路此其康莊指南矣愚嘗讀蔡中
前獨斷詞義紀述皆無甚異迺傳千數百年未泯
昔人謂賈生通達國體生會其精英以策治安餘
茲復見新書愚竊疑新書非館筆也胡出一人而
復手筆之

鄭端簡公徵吾錄目錄

上卷

孝陵

長陵

獻陵

景陵

裕陵

景皇

茂陵

太陵

康陵

顯陵

仁皇后

恭讓后

懿文太子

懷獻太子

諸王

平漢

平吳

平胡

平蜀

平雲南

下卷

征胡

谷庶人

漢庶人

寧庶人

安化庶人

哈密

兀良哈

平流賊

逆瑾

北虜

齊庶人

目錄終

海濱

鄭端簡公徵吾錄上卷

臣海

孝陵

高皇帝濠州鍾離東鄉人本顯項後封邦子孫去
 邑為朱鍾離之朱世居沛徙句容句容族益大高
 曾累世積仁厚隱約田里宋季大父徙渡淮居泗
 濱父世珍又徙鍾離母陳生四子上最少上
 生亦光滿室里中人皆見朱氏廬有光屬天夜起
 呼朱氏且大起及至無有也舍傍故有二郎神廟
 是夕東北徙百餘步空中聞人言亟徙去朱氏未
 幾母抱兒浴池河嘆曰家貧乏襦奈何忽紅
 浮水上母取製之囊上所謂紅羅障是也稍長
 姿貌雄傑志意恢廓獨居沉念人莫能測歲甲申
 年十七值旱飢疫四月喪父不數日喪伯父又數
 日喪母窘甚鄉人劉繼祖與地始得莖九月入皇
 覺寺逾月僧乏食散遣其徒上西至合肥病甚
 得兩紫衣人解次履衛左右護調甚勤病少差又
 強起行數日至一浮圖下兩紫衣人解去曰爾留
 此待我三日三日後疾大愈兩紫衣人竟不至遂
 歷光固汝潁凡三年泗州盜起復還皇覺寺壬辰

春定遠人郭子興稱元帥攻拔濠州皇覺寺焚

上禱于神以攻卜出與虞皆曰然則從雄而後昌乎一卜吉又祝曰從雄非易事吾甚恐盍許

我出避兵乎再卜玆躍而立會有故人在郭元帥所書邀上遂至濠見子興與奇上狀親留

左右稍與之兵時時輒召謀事輒中出戰輒勝子興益喜已而子興為趙均用彭早住所執上又

能脫子興於難俄中山王李太師從上營中諸豪傑又皆樂從上乙未遂率眾軍和州會子興

乃自和州起兵渡江克太平諸將奉為大元帥丙申取集慶改為應天府諸將奉為吳國公癸卯滅

陳友諒甲辰奉為吳王吳元年丁未滅張士誠遣諸將北取中原吳二年戊申正月四日即皇帝位

建國號曰大明改吳二年為洪武元年是年七月諸將逐元主北遁改大都路為北平府今京師是

也在位三十一年壽七十一塋孝陵帝本天縱之資晦迹田里見元政凌夷豪傑並起恣為殘虐

天下大亂憫焉傷之不得已起義兵即條法令明約束務以寧輯為事所至安堵十餘年間蓋滁廣

寇平一天下雖曰天命人歸要亦神武不殺之所

致也即位之初制作禮樂修明典章興舉廢隆定

郊祀建學校崇儒術育賢才罷黜異端表章經籍謹官壺之政嚴宦寺之防杜戚里之謁正神鬼之

號嚴祭祀之典察禎祥推曆數審法度詰兵戎斥侈靡絕遊幸却異味辭祥瑞馭撫四夷恩威浹洽

昧爽臨朝日晏忘食虛心清問從善如流神謀睿斷昭見萬里上初不識書每退朝暇延接儒士

講論經典又取古帝王嘉言善行書之殿廡出入省視凡詔誥命令揮筆立就或命侍臣立榻下操

觚授詞混混千言皆淳雅高簡洞達物情戒諭臣下動引經史諄切懇至聽者感動訓勅子孫臣庶

具有成書足法萬世至於嚴獻俘禮亡國尊高年興孝弟勸農桑蠲逋負旌廉能斥貪酷摧奸佞佑

善良寬仁愛人專務德化三十餘年吏清民安海內殷富功德文章巍然煥然過古遠矣建文君即位謚為高皇帝廟號太祖配南郊永樂元

年六月加謚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廟號如故嘉靖十七年十一月朔

今皇帝稽古禮文典制大備專廟配天更上尊號冊曰欽惟我太祖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

號冊曰欽惟我太祖皇帝當夷狄據華之秋實

天地易位之變乃奮揚神武取中國于冠裳滅裂之餘恢闡聖文明王道于綱常淪敷之後掃彌天之虜于宇內經百戰而帝業成翦群雄之亂于四方不十載而天下定得國之正視商周而功烈有光受命維新比虞夏而艱難事倍殆與闢乾坤於混沌肇人紀於抃榛同一揆也若夫制禮作樂經文緯武仁恩溥於萬類教化行於四海躬帝王之大德建聖神之極功則又無總百王高視千古獨立一代卓乎無前者也不有顯號其何以昭八議於萬世乎玄孫早以冲人繼承大位永念祖德莫微吾錄 不表

可名言茲者不量顓蒙敢效摹擬謹恭奉冊寶加上尊號曰 太祖開天行道肇紀立極大聖至神仁文義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宋濂曰帝有度越前聖六事功高萬古也得國之正也獨稟全智也敬天勤民也家法之嚴也兵政有統也謝鐸曰我朝度越歷代五事一攘克夷狄以收復諸夏二肇基南服而統一天下三威加勝國而鋒刃不交四躬自創業而臨御最久五申明祖訓而家法最嚴

長陵

成祖 太祖第四子母 高皇后庚子四月生於

建康 后五子長 懿文太子標次秦王標次晉王標次 上次周王橐 上聰明仁孝勤學好問經史一覽終身弗忘通天文地志外家語日從名儒講論虛已納善意豁如也洪武三年四月乙丑封燕王國北平十三年二月壬寅之國 上貌奇偉美鬚髯有相工見 上退語人曰龍顏天表鳳姿日章重瞳隆準太平天子也在藩任賢使能磊落好奇之士皆樂為用時時奉命出塞征胡料敵制勝信賞必罰二十三年獲名王酋長人畜數萬威振朔漠虜不敢近塞問民疾苦力行節儉上下微吾錄 不表

咸和年穀屢豐商旅野宿道不拾遺人無爭訟懿文太子卒 太祖頗欲立 上為太子問 高后高后曰幸無洩又密問侍臣曰太子卒皇孫弱未更事朕欲立燕王儲位可乎翰林學士劉三吾曰立燕王置秦晉二王何地且皇孫尚富春秋皇上朝夕訓教徐俟其成可也又頓首曰大統立嫡嫡子喪立嫡孫禮也 太祖默然始立允炆為皇太孫是為建文皇帝建文元年七月癸酉 上起兵靖難四年六月乙丑入京師建文遜位去已已謁孝陵詔改明年為永樂元年革除建文紀年

仍稱洪武以故洪武有三十五年 上在位二十三年永樂二十二年征胡七月崩于榆木川壽六十有五尊謚 體天知道高明廣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太宗蒞長陵嘉靖十七年九月十一日更 上謚號冊曰恭惟皇祖文皇帝躬英聖之資抱神睿之略文章煥然而可述功烈巍乎以有成當眷顧維新之命遭艱難未造之家將周公東征之師而定王室則所以成繼述之孝者何其勤遷武王鎬京之都而永建帝業則所以成割守之功者何其大表章六經垂範萬世禮徵音錄 不上卷 六

樂明備教化大行有經天緯地之文親御六飛威振絕漠四裔君長咸奉職貢有勦亂除克之武功踐寶祚而二紀之治坐致大平晚付皇儲而萬幾之勤不廢總攬至於敬天勤民右文重道親賢遠佞垂有君師之衆善乃若懋賞輕刑畏災重穀憫農優艾備有帝王之全德此則自載籍之傳未有豐功駿業而可以加茲者也玄孫某忝以支童繼承大德比已恭建特廟用圖百世不遷茲者加上尊號期以配天罔極謹奉冊寶上尊謚曰啟天弘道高明肇運聖武神功純仁至孝文皇帝廟號

成祖 上文武全材寬嚴兼濟規模濶大條理精密知人善任諒間不行用兵應變機智如神臨事間暇決戰先登大將小校盡識能否隨才指揮各稱任使拊循士卒同其甘苦擒王縛將推心不疑郡縣災傷蠲租賑穀軍機奏報中夜起覽摠攬權綱愛重名爵容受直言屏却祥瑞賁節禮文經略徵塞訓迪子孫一書萬言敦睦宗庶保全功臣收交南罷海運通西域降北胡表章聖經謝絕封禪置內閣儒臣削藩王兵柄海外諸國受命為王者三十餘國長算遠慮徙都北平寔貽孫翼于久大之基也詔封既寧承祀懿文方黃諸人寬旨開釋尤盛德事矣 七

獻陵

仁宗 成祖長子母 文皇后洪武戊午七月生于鳳陽幼端重沉静言動有經四五歲時宮中聞讀書聲輒喜稍長不好馳射諸奇巧玩好翰墨冊書日從儒臣問學經義 太祖嘗召秦晉燕周四世子入侍一日令燕世子閱皇城衛卒還奏遲問何後也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食既乃閱以故遲上喜曰善孺子知恤下人乎又令閱奏疏獨

取言及民莫者上曰 太祖輒喜曰兒生長深宮
乃亦知民間有疾苦事乎嘗問曰堯九年水湯七
年旱當時百姓奚所恃對曰恃聖人有恤民之政
耳 太祖又喜稱善文皇靖難世子留北平早暮
繕守備禦敵下已推誠人知效力尤恭順不自專
李景隆圍北平乘城拒敵數令人夜開門斫敵營
敵輒驚亂無幾 文皇兵馳至城中兵亦出夾擊
景隆大敗走時兩郡王高煦從行高燧佐世子居
守內官黃儼以高燧幼鍾愛為奪適計利已使其
黨往來短世子曲譽高燧又謂世子通中朝且據
北平拒父 文皇問高煦曰爾兄素孝豈宜有此
高煦素弟忌兄遂乘間言兄誠孝順但 太祖
時與太孫善 文皇不應會中朝遣使貽問書世
子世子得書不啟緘立械使并書上 文皇儼先
已密遣人馳至 文皇所言世子與中朝通使者
持書至世子世子藏書甚密不知書中云何言未
既世子械使并書亦至 文皇覽書嘆曰父子至
愛尚讒間况君臣間姦人不吾毀乎 文皇即位
以北平為北京命世子居守而煦先隨兵入京結
二三功臣萬方欲奪嫡 文皇即遣高煦還北平

而令馬京等數人輔世子北平論曰世子朕道長
善事之永樂二年二月召世子及高煦至京師立
世子為皇太子封高煦漢王高燧趙王令中外政
務啓太子大事請上時 文皇入二王巧譖二王
又賂左右奄奚及從征諸大將凡所以中傷 太
子及東宮官者相糾結肆奸巧必欲易 太子太
子危者數矣 文皇以 太子妃有賢德 太孫
又英武故得不廢已而覺二王驕險陵 太子為
惡言稍稍裁抑二王 太子益孝謹時時與妃相
對泣 文皇顧益愛 太子巡狩征行必屬 太
子 監國漢趙二王數有罪 文皇輒大怒 太
子必曲解王射成之獄非 太子趙王幾失國漢
王得之國樂安亦 太子力也以故 文皇益知
太子孝友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 太子坐文
華殿密諭士奇曰內侍黃儼江保數造危語天可
欺乎非賴 父皇明聖我安得尚在此語畢泣下
曰吾知盡心子職而已他不暇顧也 太子先後
守兩京聽政從仁厚愛百姓天下咸歸心 太子
二十二年七月 文皇崩遺命 太子即皇帝位
八月丁巳即位詔改明年為洪熙元年五月崩在

位二年尊謚曰敬天體道純誠至德弘文欽武章
聖達孝昭皇帝廟號仁宗壽四十八塋獻陵帝天
稟純明至性孝友諧諛之言未嘗與辯益恭約順
謹又自孚洽二弟驕恣曲意調護或正色訓戢專
志愛民始終無間初在東宮清心寡欲被服寬博
宛若儒生每詢民間疾苦既即位盡行其志每詔
書下萬姓歡呼一遇水旱齋居露禱郡縣飢饉即
遣賑貸罷科市已逋責加官俸優軍餉約已裕民
恒如不及明乎知人任用不貳廷臣才行高下瞭
然緩急器使靡不曲當寸長可用咸所不棄苟犯

徽音錄

不表

十

名義雖小必黜未嘗以愛惡移是非甲乙遷喜怒
嚴謹邊備不勤遠略邊將陞辭每戒曰民力殫矣
慎毋貪功虜至塞驅之而已毋為首禍違命獲功
吾所不賞賞功懋德寧過於厚屢勅法司崇寬厚
戒深刻然極惡賊吏每戒法司曰賊吏務厲民裕
已國家恤民必自去賊吏始重學校嚴薦舉每諭
所司用人必求賢才授官必責實效樂聞直言多
見褒谷間有嘯逆無幾悔悟雅志儒術務學問諸
經皆通於書尤熟卜筮不用俗占必取正周易反
覆卦爻彖象之辭及程朱氏說信之甚篤少侍

太祖曉識天象長益探究日官諱避輒見窮詰作
臺禁中時自觀察苟有災氛深自省咎恒念祖
宗創業艱難每事必問祖法又曰循祖宗之法
者當明祖宗之心嘗錄太祖皇陵碑文授諸子
俾熟讀又刻真德秀大學衍義賜諸子在儲位二
十年天下傾嚮嗣位之後弘施需澤彌稱仁廟不
亦宜乎

景陵

宣宗 仁宗長子母 孝誠昭皇后建文元年二
月生於北平 成祖即位時甫四歲 文后携至

徽音錄

不表

十一

南京間出見群臣儀容儼恪屹如巨人群臣瞻望
驚異稍長孝教喜書冊初就學設講席華蓋殿東
令太子少師姚廣孝及內閣翰林臣侍講讀已而
移講讀武英殿 成祖 仁宗時時臨視智識益
廣襟度益弘 成祖嘗勅東宮官曰朕惟令德所
成本乎天賦養正之學實弘聖功故有聰明純一
之資必有詩書禮樂之教朕嫡長孫孝友英明寬
仁大度年未一紀宿夜孜孜日誦萬言心領要義
朕嘗試之以事輒能裁決得中斯實宗社之靈福
佑基命無窮然宏材之達必由匠石主瓚之成必

假以磨卿等皆茂簡德藝職輔東宮東宮之子必資燕弼宜協心同志輔導于成推廣道德之原開陳帝王之治與我高皇大經大法凡創業守成之難生民稼穡之事朝夕講論涵養本源恢弘智量國家有無窮之休卿等亦有無窮之聞欽哉永樂七年上巡北京皇長孫從令過田家徧覽農具及其衣食病苦之狀又作務本之訓授長孫具言農事勤勞王業艱難曰此帝王切要之道長孫天資明睿讀書一目數行大義瞭然覽必盡卷報記不忘出閣未幾遂能應制作詩賦矢口成文

徵事錄 不卷
雅俊奇偉 成祖時時見之喜輒出珍奇賜長孫曰長孫似我八年北征命原吉佐長孫留守北京九年立為皇太孫自是巡狩征胡皆從成祖崩 仁宗命太孫出居庸關迎梓宮開平當是時中外危疑太孫請曰兒去即有封章白事非印識何以防奸偽 仁宗曰善即付東宮小圖書曰皇考初儲議久不决幾致內變今與汝圖書儲位即歸汝 仁宗即位立為皇太子洪熙元年南京地震四月群臣請命諸王及重臣居守 仁宗曰非太子不可壬子發北京五月庚午

仁宗不豫馳書召太子時南京知仁宗上賓群臣不敢言但言戒嚴請整兵衛行或勸皇太子行從間道曰余適至即還非衆所測竟驛道馳還六月辛丑至良鄉先是皇太子未至籍籍言高輿有逆謀人心危懼京師戒嚴皇太子至即諭英國公輔解嚴輔對未可皇太子曰天下神器非智力所能得况祖宗有成命孰敢萌邪心耶庚戌即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宣德元年在位十有一年宣德十年正月崩尊諡憲天崇道英明神聖欽文昭武寬仁純孝章皇帝廟號宣宗景

徵事錄 不卷
陵 帝天資英暢豁達大度致孝睦宗思賢求士臨朝蒞政動容成法動恤民隱仁惠孳孳四方每奏水旱蝗災即遣馳視賑貸蠲租聞江南農民困弊屢屢詢察減除田租人非大過曲賜保全慎於用人博咨獨斷方岳郡守不輕付畀着令會舉期在牧民責課公卿警箴玩怠法司覆上刑名常垂寬宥獨懲賊吏削籍戍邊不少假借法行貴近刑先化理或言臣下過失密加詳察如其謗誣跡片言者重則嚴懲用防護珍間有直言忤旨旋復覺悟獎過加隆嘗謂侍臣曰君臣一體貴在孚協聖

王推心置腹人樂為用若知賢不用用賢復疑上下睽隔惡在其為一體也以故禮敬大臣元弼冢宰永嘗易人當是時群賢用百姓相安雖有夷狄盜賊水旱之憂不害其治平也

裕陵

英宗法天立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 宣宗長子母 孝恭章皇后宣德二年十一月生明年正月立為 皇太子是年三月 宣宗曰母以子貴廢皇后胡氏立孫貴妃為皇后是為 孝恭章皇后宣德十年正月 宣宗遺詔國

徵事錄

木上卷

十四

家重務格 皇太后 皇后施行是月癸未即皇帝位改明年為正統元年大赦天下時 孝誠昭后輔育於內三楊弼亮於外海內雍熙晚年王振用事有不麓川之役征夫餉卒動眾百萬東南騷動於是福建鄧茂七浙江葉宗留廣東黃蕭養相率而起僭號攻城殺掠吏民湖貴苗獠兩廣徭獠亦所在聚兵各數十萬正統十四年七月虜酋也先入宣府塞獨石馬營永寧懷來龍門諸守將棄城走遣駙馬都尉井源等四將軍出宣府禦虜是月既望王振導 上親征群臣力諫不聽遂命

郕王居守 上至宣府源遇虜戰敗歿八月甲申

上至狼山成國公朱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遇虜鵠兒嶺戰又敗歿先鋒都督顧興祖戰敗走是日 上至土木壬戌虜使來議和上移營頃之虜乘我大潰車駕遂北狩內閣曹鼐兵部尚書鄭瑄戶部尚書王佐恭順侯吳克忠太寧侯陳璘襄城伯李珍遂安伯陳瑄永順伯薛綬平鄉伯陳懷皆歿英國公張輔亦歿內官喜寧降虜郕王乃即帝位改明年為景泰元年七月癸卯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虜使出塞迎

徵事錄

上卷

十五

上皇貽書瓦剌可汗賜勅准王太師也先知院阿剌瓦剌可汗脫脫不花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與申遣都御史楊善工部侍郎趙榮指揮王息干戶湯胤勳與虜使出塞迎 上皇嘗等見 上皇於虜廷定議送 上皇南還辭歸至懷來遇善榮癸亥實及也先使把秃等至京師諸大臣上疏乞迎 上皇丙寅再上疏下廷議丁卯實上言臣至瓦剌將命講和也先定約有成乞迎 上皇亦下廷議是日把秃等還諭也先所言言送還 大駕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諸大臣又請再遣

實迎 上皇內批俟善還已已善至虜營庚午也
先引善見 上皇八月癸酉 上皇發迤北庚辰
遣太常少卿許彬至宣府奉迎戶科給事中劉福
等言奉迎 上皇禮不宜太薄 上不喜下禮官
議禮官言福本效忠無他勝壬午 上皇至宣府
癸未千戶龔遂榮匿名投書內閣高穀穀傳示文
武大臣石亨王直胡濙等禮科給事中于太言諸
大臣持一帖群立午門傍聚觀議論籍籍俄散去
乞宣問 上詰諸大臣諸大臣言得帖穀所帖言
上皇出以宗社故非遊政都人聞 上皇且還
徵善錄 上卷 上太
無不踴躍今迎復禮宜厚上亦宜避位懇辭而後
後位否則貽譏萬世內批朕未嘗塞言路穀大臣
胡不告朕大索匿名書者遂榮發憤自白書本出
臣縛下錦衣衛獄門謝兩鎮撫坐千戶末減奏上
從之濬等因言奉迎禮不可簡稍益故儀注請備
法駕候安定門外內批虜詐未可信備禮遠迓輒
中虜計奈何仍具車馬使即 大兄入城宗社莫
安親親尊讓事在朕躬 上皇駕入東安門朕迎
諸門內頓首朕同百官隨至南城便殿 上皇升
座朕行禮百官行禮卿等勿非紛更是日 上皇

駐宣府下罪已初甲申遣翰林侍讀商輅候 上
皇居庸關 上皇勞輅諭曰朕還京願居閒卿為
朕寫書皇帝知朕意并詔文武群臣丙戌 上皇
至京師自東安門入 上迎拜 上皇各拜相抱
而哭 上皇入南宮群臣就見而退景泰八年正
月庚辰總兵石亨等及大監吉祥謀請 上復位
稱 皇太后懿旨天子疾大漸殆弗興天位久虛
上皇居南內春秋鼎盛于今八年聖德無虧天意
有在人心所屬頃以奸臣擅謀閣而不聞欲迎立
藩王以承大統將不利於國家亨等其率兵以迎
徵善錄 上卷 上太
上皇壬午夜四更亨等暨群從子弟家兵叩南宮
門請 上皇升輿月華門入奉天殿即皇帝位侍
衛都督范廣禦戰死闕下詔改今年為天順元年
大赦天下天順八年正月十七日帝崩在位二十
二年壽三十八葬裕陵 帝天資英明冲年嗣位
孝敬重聞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弄既親政
崇儉恤民夙夜孜孜蠲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
神加俸百官開薦舉嚴考察設提學祀宗儒謹災
青勵風憲輯戚里文武將相宰執侍從臺諫皆務
擇人久任尤憺憺詢民間利病雖嘗北狩本為社

稷非徒巡幸已也復辟之後族憂啓聖敬天勤民
小心翼翼石曹既誅閔念于岳進賢去邪益加明
慎禹幾精覈號稱治平若乃禮遇 孝莊追謚
恭讓悼念建文友愛 景帝升遐治命定后妃禮
分止殯御狗莖尤盛德事也

景皇

恭仁康定景皇帝 宣宗仲子母吳貴妃 英宗
在東宮極愛弟時時抱弟嬉即位初封郕王年八
歲矣正統十四年七月 英宗出禦虜命郕王居
守坐左順門西面見百官八月 英宗北狩 皇
後

上表

太后

太后令郕王監國午門南面坐受朝已已 太后
立 皇長子 見其為 皇太子命郕王佐 太
子廷臣班劾太監王振監國倉卒未及處分廷臣
大哭錦衣指揮馬順黨振叱百官去給事中王竑
等憤粹順撫死且索毛王二長隨二長隨亦振黨
廷中大譁監國起且退兵部侍郎于謙趨上振監
國曰請殿下坐監國復坐問爾意云何謙進
前案對數語頓首下監國遂白百官前振罪當赤
族予且請 太后行誅順罪亦應誅今擊死勿論
立縛二長隨至令將軍爪擊死廷臣拜謝出遂命

都御史陳鑑籍振家誅振從子錦衣指揮山夷其
族庚午移監國坐奉天門左南面以謙為兵部尚
書從征諸將顧興祖宣府守將楊洪石亨皆下吏
九月丙子太監金英以 太后諭令監國即皇帝
位詔尊 太兄皇帝為 太上皇帝改明年為景
太元年大赦天下翰林侍讀彭時商輅入內閣大
賞百官六軍時虜酋也先貽書恃慢吞書言中國
立 皇帝練兵積粟行當決戰 上召謙議禦虜
方略謙請出洪亨獄中總京營兵以羅通孫祥為
副都御史守居庸關紫荊關勅遣翰林侍講徐珵
徵善錄 上表
等十五人兼監察御史分鎮要害糾義旅護京師
外禦胡虜內遏盜賊是月都指揮岳謙至虜營起
居 上皇冬十月也先使人議和還車駕賜也先
金銀綵幣喜寧道也先詒 上皇且送還京虜遂
入塞是月七日至大同九日至廣昌破紫荊關孫
祥走死京師戒嚴謙條上禦虜方略以交趾敗將
故成山侯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
守京城都督等官孫鏜衛輝范廣張義張軌雷通
等分兵守戰以侍郎江淵給事中王竑葉盛程信
等監其軍謙及亨洪安遠侯柳溥統兵出戰移四

郊人入城令虜所過堅壁清野固守勿與戰官軍預支通州糧百萬石入都城盡焚都城外積芻十一日也先至都城掠西北郊謙亨統兵出德勝門御虜虜見我師堅不可撼喜寧喊也先邀謙及吏書王直禮書胡濙等五六大臣出議和索金帛萬萬計謙力言虜詐不可信以通政司叅議王復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卿出見上皇進書勅上皇視漢字書虜視番字勅也先曰爾皆小官急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來上皇謝復榮曰彼無善意汝亟歸虜益四出標掠焚三

徵事錄 上卷

二十

陵殿寢祭器逼宣武門南逾蘆溝橋分掠下邑謙等對壘約戰以上皇在虜中我不敢動已諜知虜移上皇西我發大砲擊虜虜死炮下無算斬其酋鐵頭元帥亨及其姪彪誘敗虜于彰義門又敗虜于清風店也先稍却謀購回達奚漢能擒斬也先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疑虜虜聞我勤王兵且至宣府大同守將朱謙郭登遏其歸路十六日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奉 上皇出紫荆去十九日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王也遣使貢馬尋和上不許胡濙王直言普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因

以問之上曰善厚賞虜使二十二日洪鐘廣擊索虜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于固安又破虜于琢州羅通自居庸關襲破虜召入叅贊軍務理院事以給事中王竑為僉都御史代通是月上皇在伯顏帖木兒營遣王通守天壽山十一月八日京師解嚴明日詔天下又明日百官遙拜上皇聖節于朝天宮十三日洪等班師加謙少保總督軍務封亨武清伯尋進封侯洪復封昌平伯命洪及羅通練兵東教場亨西教場十九日勅給事中葉盛撫民練兵於河南二十三日也先遣使索大臣

徵事錄 上卷

二十一

迎上皇書詞慢勅各遣守將防虜京師戒嚴二十九日日南至不受朝賀是時三輟三陵祭十二月 上皇在迤北詔尊 皇太后曰上聖皇太后生母吳氏為皇太后 皇后為太上皇后居仁壽宮 皇太子母周貴嬪為 上皇貴妃立妃汪氏為皇后大赦天下景泰二年廢皇太子封為沂王立子見濟為 皇太子遂廢皇后汪氏而立見濟母杭妃為 皇后明年 太子卒謚懷獻景泰八年正月庚辰 上皇復辟詔改是年為天順元年廢景泰皇帝仍為成王二月十九日景王崩于

西宮在位九年壽三十塋西山成化十一年尊謚
為恭仁康定景皇帝 景皇恭儉明達知人善任
使以故能弘濟艱難莫安宗社云當是時于謙感
上信任誓死勤國以是成大功亦以是罹奇禍也
內閣陳循彭時商輅執政及方鎮大臣王直金濂
胡濙石璞王翱陳鑑羅通王驥軒親年富耿九疇
薛瑄韓雍楊信民將帥石亨彪楊洪林溥郭登朱
謙孫鏜衛穎范廣曹義臺諫王竑葉盛程信鍾同
劉孜練綱

茂陵

徵音錄

不素

二十三

憲宗繼天凝道誠明仁教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
皇帝 英宗長子母 孝肅皇后

生正統十四年八月 英宗北狩立為

皇太子已而郕王監國即帝位景泰三年五月廢
皇太子封為沂王天順元年復立為 皇太子八
年正月裕陵崩 太子披髮衣素出後右門召諭
內閣李賢陳文彭時吏部王翱及文武執政大臣
曰 父皇賓天爾等宜盡心輔佐予 太子慟哭
群臣皆慟哭良久會昌侯孫繼宗懷寧伯孫鏜尚
書翱賢年富馬昂侍郎文學士時會衆官議處軍

國重事申成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成化元年
大赦天下尊 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 生
母皇貴妃周氏為皇太后時太監夏時欲止尊稱
仁壽宮內閣李賢彭時力爭大義不可 上孝敬
純至始成兩宮大禮詔天下二十三年八月二十
二日崩在位二十四年壽四十塋茂陵 帝仁慈
英明少更多難練達情理臨政蒞人不剛不柔有
張有弛進賢不驟而任之必專遠邪不誨而御之
有法值虜寇數侵邊惟遣將薄伐不務勤兵以竭
我財力虜亦離散內外寧輯荆襄嶺海時有寇竊
推轂之際戒勿妄殺或不用命賞罰無行崇尚理
學褒封儒賢江淮大侵截漕賑贍星文示變側身
省過臣僚進諫即賜採納時有干忤薄示遣謫旋
蒙率復若乃尊禮 孝莊追尊 景帝保護汪后
褒恤于謙其於愛憎恩怨絕無介蒂粹然於天理
人彝者也以故雖屢有彗孛之災而國家康靖有
由然矣

太陵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
皇帝 憲宗第二子母 孝穆紀皇后成化六年

七月己卯生於西宮萬貴妃秘之 憲宗不知也
成化七年十一月立悼恭太子未幾卒 憲宗時
時憂念左右因乘間言西宮有皇子 憲宗大喜
即駕至西宮 帝出見 憲宗牽衣呼爺爺 憲
宗泣左右皆泣時成化十一年五月也即日出西
宮宮闈京城百官萬姓六軍歡聲如雷內閣彭時
商輅上疏略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
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
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比但外議皆謂 皇
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為
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 皇子仍煩貴妃撫育
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恆朝
野之公論六月 皇子母薨於永壽宮贈淑妃是
年十一月立為 皇太子成化二十三年九月壬
寅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弘治元年大赦天下
十月尊 太后周氏為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皇
后王氏為皇太后十一月尊謚母妃紀氏為孝穆
慈慈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附葬茂陵祀奉
慈殿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召內閣健東陽遷入
西宮東暖閣御榻前 上諭諸後累數千百言

大要以 皇太子付託內閣言 東宮今歲儘是
勤學乞 聖心寬慰以膺萬福臣等不敢負朝廷
上呼水洮盟令司禮監官具筆劄內閣受顧命而
出是月七日 帝崩在位十九年壽三十六葬太
陵 帝仁慈恭儉敬慎英明清心寡慾愛民節用
方術宦寺莫敢干撓憫災思惠戢盜防胡且崇德
報功興滅繼絕憂勤惕勵始終不渝迹其修齊治
平之效蓋有得於二南六典九經之道矣若乃崇
紀奉慈而秩分甚嚴友愛 獻皇而恩禮愈篤悼
念昭德而保護益至廟號孝宗不亦宜乎即位之
初徐溥劉健入內閣王恕入吏部自是衆賢並進
李東陽謝遷立濬耿裕倪岳馬文升劉大夏周經
戴珊張敷華黃紱何喬新彭韶楊守陳周洪謨許
進楊繼宗屠淵泰紘鄧廷瓚謝鐸章懋張悅林瀚
吳寬張元禎王鏊楊廷和劉忠韓文林俊楊一清
樊瑩熊繡諸君子襄贊皇猷旬宣方岳當是時朝
多壽俊之臣野無廢錮之彦士修端靜之節入懷
兢躁之耻吏鮮苛黷之風民懷樂利之澤洋洋乎
蔚蔚乎有豐茂棫樸之化焉說者又曰太陵畫接
再三虛懷霽色勵精訪落將大有為而諸君子志

在包荒意存裕盡多思少斷坐失良期然十九年
間財以足民為富兵以薄伐為威刑以緩死為恩
禮以隨時為大可謂與民消息培植元氣者矣內
外安寧幾致刑措商周甲戌成康之盛何以加焉
升遐之日萬方哀痛如喪考妣豈偶然哉豈偶然
哉

康陵

武宗承天達道英肅睿哲昭德顯功宏文思孝毅
皇帝 孝宗長子母 孝康敬皇后弘治四年九
月二十四日生弘治五年三月立為 皇太子弘
徵吾錄 不墓

治十八年五月壬寅即 皇帝位詔改明年為正
德元年大赦天下元年劉瑾入司禮監殺忠正太
監王岳徐智范亨遂方正大臣內閣劉健謝遷戶
部尚書韓文兵部尚書劉大夏吏部尚書馬文升
而焦芳入內閣武選主事王守仁廷杖謫驛丞盡
逐忠諫言官及端諒骨鯁之士二年楊廷和入內
閣未幾焦芳去而劉宇入內閣張綏入吏部代宇
四年虜入花馬池塞殺總制尚書才寬是年劉宇
去而曹元入內閣五年四川賊起四月安化王寘
鐸反以誅瑾為名寘鐸平獻俘至京而瑾坐反誅

繼內流賊遂起六年江西浙江賊起七年流賊十
而江彬入豹房是年李東陽致仕九年乾清宮災
以哈密故用兵西垂江西副使胡世寧上書發寧
王反謀世寧下詔獄久之謫戍遠十一年以守仁
巡撫汀贛州明年提督軍務是年廷和憂去十二
年八月 上幸宣府十三年還京復幸宣府至大
同榆林山西是年廷和復入內閣十四年二月
上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更名
壽勅巡狩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廷臣兵部郎中黃
鞏等上疏諫下詔獄廷杖謫戍削籍降官奪俸有
徵吾錄 不墓

顯陵

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

皇帝 憲宗第二子母 孝惠皇后成化十一年

封典王國衛輝弘治四年言衛輝瀕河請安陸即

故梁邸 孝宗從之梁即故郢邸偏城西隅至是

改正中五年賜梁邸故莊田七年之國請奉養

孝惠皇后 孝宗曰弟以一國養不若朕養以天

下也不許九年長史張景明言六事 帝悅命揭

諸宮門十年請廣州北城城成獻馬謝十一年請

得赤馬野猪蘆洲長汴湖田十三年長子生五日

而天是為岳懷王十七年賜郢邸遺田十八年荆

襄旱大飢出邸粟賑流民正德二年八月壬午

徵吾錄 不上卷

今皇帝生宮中赤光燭天是歲黃河清三日卿雲

見翼軫三年夏大飢疫出邸粟賑活萬人四年流

賊至江上出邸金縵州城十一年五月漢江溢漂

屋溺人出邸金縵舟拔溺者人錢五百十三年出

邸金縵文廟十四年六月己卯崩 帝體貌凝重

不妄言笑清心省事屏去一切玩好聲色遊佚事

專親近儒臣讀書賦詩尤善王筋鳥跡柳葉諸篆

書自號純一道人嘗曰祖訓一書我 聖祖成憲

周至子孫能遵守弗墜永保天命矣余手楷書一

冊俾子孫敬奉為守國之寶教育 今皇帝必曰

祖訓祖訓又曰正心修身親賢取善河間東平未

足法也朝廷每軍興時獻數千金 孝宗 武宗

尤敬愛禮秩獨優于諸王明年葬松林山又明年

今皇帝入繼 大統是年十月尊為興獻帝嘉靖

元年三月尊 獻皇帝五月令后宗人蔣榮奉祀

山陵三年三月尊為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改

松林山名顯陵七月神主入京奉安觀德殿是年

尊為 皇考恭穆獻皇帝四年修 帝實錄八月

置顯陵衛七年七月改謚恭肅淵仁寬穆純聖獻

皇帝十七年九月辛巳又上尊謚冊曰恭惟 皇

徵吾錄 不上卷

考獻皇帝睿明天縱恭儉性成蕩蕩難名道配乎

帝堯之大乾乾不息德比于文王之純學本聖傳

心契乎四書六經之旨國封南服化行於江沱汝

漢之濱方 憲祖賓遐之後當 孝皇在祚之年

迎養一辭昭昭乎神明享其孝遺治一疏恢恢乎

帝皇同其情奉藩二十五年心罔不在王室而昭

事上帝之忱翼翼如有臨閱世四十四載身罔敢

自暇逸而學道愛人之志孜孜不少倦乃若游情

翰墨則精究古法非經訓之辭弗書至於怡神官

廷即應接斯須非聖賢之事弗語喜怒不遷實罰

必當有發而中節之和明照無私幽隱必達有無所不通之睿擢辭雷發煥然其有文章實心天遊廓乎其有容德誠可謂包衆善而難名兼百行而備有者也臣御名祗繼遺休茂承餘烈永惟至恩大德無物可稱是以恪稽典禮率籲群心謹奉冊寶更上尊謚曰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廟號 睿宗十八年閏七月戊申啓祥宮庚申合 獻皇后薨于新寢先是 憲宗既失悼恭太子每念儲位輒愁嘆會 孝宗出西宮大喜即立為 太子比 帝生喜帝欲易太

徽聖錄

不表

三十一

子者數矣諸大臣及內官懷恩覃昌等皆不可遂止然 憲宗鍾愛帝嘗稱 帝骨相非常竟誕今皇帝承天位也

仁皇后

孝誠仁皇后有聖德初為東宮妃保護 仁宗仁宗崩後尊為 皇太后皇太后歷宣德正統群賢滿朝海宇寧謐皆 仁后力也后崩王振即用事未幾即有土木之變先是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立為 皇后冊文曰朕祗膺景命統紹鴻基永惟治教之先宜重彝倫之本家人正內外之位以端化

基關雖頌后妃之德以成坤道聖經所紀萬世攸承咨爾張氏淑慎懿恭齊莊誠一早膺 皇祖之命用登嬪予之選孝事 皇妣秉恭順匪懈之忱於予夙夜備儆戒相成之益有琴瑟諧和之懿有環珮雍容之儀貞靜率身寬惠逮下至化興樛木之詠嘉慶衍螽斯之祥協贊春宮二十餘載朕已欽承大統爾宜正位中宮特遣使賚冊立爾為皇后於戲配皇極之尊奉神靈之統表正六宮母儀天下惟純儉可以裕德惟靖恭可以輔治惟仁可以睦族惟善可以進賢有初匪難慎終惟吉遠稽

徽聖錄

不表

三十二

聖后之道欽承 皇妣之規益懋芳猷永膺天祿欽哉是日冊郭氏為貴妃李氏賢妃父麒永城人洪武二十年以後為燕世子妃授兵馬副指揮食俸京師二十八年從世子還北平三十二年老子昶從 文皇靖難戰永平大寧有功至鄭村渠遇齊尚書兵大戰先登陸義勇中衛指揮同知建文四年與內臣琰東拔薊州還又從梁銘戰沈都司兵白河上陷陣斬首有功陞都指揮永樂中調金吾再調錦衣旗手二十二年后正位中宮陞左都督洪熙元年封彭城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贈

麒麟城侯諡恭靖 宣宗奉母后謁二陵昶兄弟
併 太后特召見行官諭令謹飭保家祚 宣宗
厚母家禮昶兄弟正統三年卒子輔病廢孫瑾嗣
成化十六年卒子信嗣正德三年卒子欽嗣嘉靖
八年 今皇帝隆恩澤侯惟彭城惠安以軍功半
得世嗣如故十六年卒明年子勲嗣昶家本謹厚
又 昭后有功德 仁宗在官非后誠孝禍且不
測以故其恩澤兩封至今傳世昶弟昇靖難時以
舍人守北平有功陞義勇中衛正千戶永樂三年
陞指揮僉事十二年從 上出塞至忽剌忽失溫
徵帝錄 木表 三
遇虜有戰功稍進官二十二年冬陞都督同知明
年陞左都督正統五年秋封惠安伯食祿千一百
石與世券六年卒子軾為典寶先卒孫琮嗣成化
三年卒無子弟璵嗣無子庶兄璵嗣弘治六年卒
子偉嗣正德中為總兵征流賊失律下獄論死會
赦得釋嘉靖初為京營總兵十四年卒贈侯太傅
謚靖襄子鐫嗣二十年坐郭勛烟黨下詔獄末減
得出

恭讓章皇后

恭讓章皇后濟寧州人父胡榮生女七長女洪武

初為女官給事掖庭頗見任使官榮錦衣百戶后
其第三女也永樂十五年冊為 皇太孫妃 仁
宗嗣位冊為 皇太子妃 宣宗登極正位中宮
授榮光祿卿驃騎將軍中軍都督僉事兄安府軍
前衛指揮僉事弟瑄百戶宣德初海內安寧車駕
頗事遊幸后母乘間規諷宣德二年無嗣多疾請
避位 上勅諭禮部曰比皇后胡氏自罹多病不
能恭承祭養重以無子固懷謙退上表請間朕念
夫婦之義拒之不從而懇辭再三益加懷切已從
所乞就開別居其稱號服食侍從悉如舊后退居
徵帝錄 木表 三
長安宮事黃老清淨之說越十八年薨慈西山謚
靜慈仙師天順七年勅禮部曰昔朕 皇考臨御
之日 母后胡氏讓位於朕 母后孫氏 皇考
已從所乞就開別居厥後 母后胡氏遺榮慕道
益向清虛優遊有年以至令終朕時幼冲不敢固
違其志已尊謚為靜慈仙師而九祭塋之儀亦惟
是稱皆所以成其志也朕今思之 母后之志雖
成而為子之心終有未盡禮部宜會群臣仍議
上皇后尊謚令所司修葺陵寢如制 其志
之所安而致尊崇庶幾於禮於情兩 憾也

於是禮部尚書姚萼等議上尊諡為**高宗**順康
穆靜慈章皇后

懿文皇太子

懿文皇太子標母 高皇后元乙未九月生于太
平府陳迪家 上為吳王立為世子從宋濂受經
吳元年年十三矣 上遣世子及其弟詣臨濠墓
諭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守成令主高宗舊勞
於外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皆知小民疾苦故其在
位勤儉不敢驕逸兒生長富貴習于晏安今出傍
近郡縣遊覽山川經歷田野因道途險易以知艱
難吾錄 不卷 馬動勞觀小民生業以知衣食艱難察民情好惡
以知風俗美惡即祖宗所居訪求父老問吾起兵
渡江時事識之于心以知吾創業不易也又命中
書省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過郡邑山川之神皆祭
以少牢過太平訪迪家賜白金五十兩至臨濠以
上意告祭 祖考妣考妣墓及兄弟墓是冬從
上出觀郊壇 上令左右導之農家徧觀其服食
器具又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用此為朴刑以其
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念之
洪武元年正月立為 皇太子帶刀舍人周宗上

書乞教 太子 上嘉納中書省都督府議放元
制以 太子為中書令 上曰不可吾兒年未長
學未充更事未多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
今識達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咨問何必為中
書令乎乃選勲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及新進之
賢者兼領東宮官於是左丞相善長右丞相達中
書平章錄軍國重事遇春無太子少師少傅少保
右都督馮宗異無右詹事中書平章政事胡廷瑞
廖永忠李伯昇無同知詹事院事中書左右丞趙
庸王溥兼副詹事中書參政楊憲傳徵無詹事丞
同知大都督事康茂才張興祖兼左右率府使大
都督府副使顧時孫興祖兼同知率府事兼大都
督府事吳禎耿炳文兼左右率府副使御史大夫
愈和兼諭德御史中丞基濫兼贊善大夫治書侍
御史文原吉范顯祖兼賓客諭之曰朕東宮不別
設府僚而以卿等兼領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
於外必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咨問
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
謂府僚導之嫌隙易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
官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

成王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張至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于安逸不諳軍旅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是年上命選國子生周錡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錡等入對謹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喜因謂殿中侍御史安慶儒士郭淵友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于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助也因厚賜之未幾以梁貞三儀為太子賓客秦鏞盧德明張昌太子諭德先是

徵事錄

不表

三十一

上建大本堂取古今圖籍充其中徵四方名儒教太子諸王分番夜直選才俊之士充伴讀上時時賜宴賦詩商確古今評論文字無虛日命諸儒作鍾山龍蟠賦置酒驪臺又自作時雪賦賜東宮儒冠儒服令三師賓客論德朝賀東宮東宮各拜二三年上命東宮及王府官編輯經史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訓諭太子諸王四年春上製玉為大木堂記賜太子十年六月令自今政事並啓太子處分後奏聞因謂曰人若治天下一日萬幾自古創業之君歷涉勤勞達人情同物也

故處事咸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繆者故吾特命爾日臨群臣聽斷諸司啓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疎暴惟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為權度凡人雖有明敏之資自非歷練臨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毫髮失當以負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行之天下之福吾無憂矣時令儒臣為太子講大學衍義二十二年置詹事院上諭吏部侍郎侯庸曰輔導太子必得忠正賢良之士以兵部尚書唐鐸兼詹事二十四年八月勅太子巡撫陝西上時欲都陝西遣太子相宅既行使諭曰爾自幼至長未嘗遠出今命爾巡行陝西方渡江之際天道赫然有變雷起東南爾征西北以造化言之雷天威也爾前行雷後從威震之兆也然一旬之間又陰不雨占法主陰謀事爾宜慎舉動節飲食嚴宿衛親君子遠小人務在存仁養性施德布惠以回天意雷之嘉兆未可恃也爾其慎之比還獻陝西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畧建邵事

徵事錄

不表

三十一

二十五年四月丙子卒 上慟哭命禮部議喪禮
戊寅 上御東角門召諭廷臣曰吾老矣太子不
幸至此命也大哭而退比公除 上不忍禮官請
之始鳴鐘鼓朝京耆老上香慟哭 上亦哭諭曰
爾念太子耶意良厚顧農事方興諸父老善勤生
亟歸勿失時諸未至者諭朕此意八月庚申祔塋
孝陵東謚懿文冊曰朕惟先王之典生既有名歿
必有謚名所以彰德謚所以表行故行有大小則
謚有重輕此古今通義雖在至親不敢廢也爾皇
太子標居儲位者二十有五年分理庶政裨贊弘
徵書錄 上卷 三十一
多今焉永逝特尊古典從公議賜爾謚曰懿文嗚
呼德以名彰行因謚顯公論所在朕何敢私建文
元年追尊為 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成祖靖難
後復稱懿文皇太子 太子元配常氏開平王女
太子既立 上念王有大功早卒遂冊其女為皇
太子妃先 太子數年卒謚懿敬建文君即位追
尊為孝康皇后靖難後復稱懿敬皇太子妃 太
子繼妃呂氏生建文君妃父本壽州人建文君即
位尊為 皇太后靖難兵入金川門遣人送 太
后太后至 成祖述不得已起兵之故 太后還

未入官宮中火起建文君遜去建文四年七月隨
其子敷惠王允熙居太子陵

懷獻太子

懷獻太子見濟 景帝長子母杭妃景泰三年四
月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珌者思明土知府珌
庶兄也珌老子鈞襲知府珌欲殺鈞奪知府與其
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令其子糾諸心腹驍悍數
千人去府城三十里結寨夜馳破府城城珌家支
解珌父子納薨中瘞後圃即引眾還寨明日城中
報至佯不知驚哭仆地揮淚遣人告珌急捕賊復
徵書錄 上卷 三十一
此家門大讐方珌子殺珌時珌有僕福童藏屏處
見珌子并識其左右人福童得脫走憲司訴珌父
子殺珌父子狀郡中人亦皆知賊本珌父子也左
副總兵武毅疏聞于朝珌大懼謀于侍郎江淵遣
千兵袁洪走京師上奏請廢 太子立見濟為太
子疏曰 太祖自戰艱難取天下期傳之萬世往
年 上皇輕身禦虜文武將吏十喪八九駕陷虜
廷寇至都門幾喪社稷不有 皇上臣民何歸今
且踰一年皇儲未建臣惟人心易搖多言難定爭
奪一萌禍亂不息 皇上即循遜讓之美復全天

叙之倫恐事機叵測反獲靡常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近日仰觀天象土星逆行入太微垣與諸災變皆可畏愕願早留意萬一羽翼長養權勢轉移委愛子于他人寄空名于大寶階除之下變為寇警肘腋之間自相殘蹙陛下此時悔之晚矣乞與親信文武大臣密定大計以一中外之心絕覬覦之望疏入景帝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會議且令釋玳罪陞都督是月乙酉禮部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幹集文武群臣廷議衆相顧莫敢發言久之司禮太監與安厲聲曰此事微言錄 不表 甲

不可已即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群臣皆唯唯署議於是濙等暨魏國公徐承宗寧陽侯陳慈安遠侯郝津武清侯石亨成安侯郭晟定西侯蔣琬駙馬都尉薛桓襄城伯李瑾武進伯朱瑛平鄉伯陳輔安鄉伯張寧都督孫鏗張觀劉深張通郭瑛劉鑑張義錦衣衛指揮同知畢旺曹敬指揮僉事林相尚書王直陳循高穀何文淵金淵于謙俞士悅左都御史王文王翱楊善侍郎江淵俞山項文曜劉中敷沈翼蕭鑑王一寧李賢周璉趙榮張敏通政使李錫通政樂暉王復孫謙馮

賈卿蕭維禎許彬蔣守約齊整李賓少卿張固習嘉言李宗周蔚能陳誠黃仕儁張翔齊政寺丞李茂李希安柴望鄺庸詢王溢翰林學士商輅六科都給事中李讀李侃李春蘇震林聰張文質十三道御史王震朱英涂謙丁大亨張宏劉珣陸厚原傑嚴權沈義楊瑄王驥左鼎上言父有天下必傳于子陛下膺天命中興邦家統緒之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制曰可朕上請聖母上聖皇太后太后言予老矣願宗社安天下得太平人心既如此不可拂朕敢承慈命禮部具儀擇日以聞微言錄 不表 甲

即日簡置東官官亭慈溪直四人太子太師濟循穀謙四人太子太傅觀文淵濂南京禮部尚書儀銘士悅工部尚書兼大理卿石璞都御史鍾文朝九人太子太保淵一寧鑑三人太子少師俞山太子少傅錫維禎兵部左侍郎俞綱都御史羅通四人太子少保輅兵部左侍郎綱兼左春坊大學士中數太子賓客嘉言詹事文曜琦少詹事幹左庶子侍讀彭時侍講劉儼左右春坊大學士周旋趙恢左右庶子修撰林文侍講徐埏左右諭德修撰李紹侍講劉定之司經局洗馬侍講楊鼎記謙呂

原修撰柯潛左右中允李侃御史魏齡詹事丞編
修周洪謨劉俊檢討錢溥編修岳正左右贊善編
修萬安李太林典籍鄒循左右司直郎侍書陳
慈徐必監丞鮑相縣丞高誠左右清紀郎檢討曾
還傅宗五經博士陸藝典籍李鑑左右司諫編修
王傑校書中書舍人劉鉞趙昂正字教諭劉潔錄
事序班楊欽王政周寧傳榮通事舍人兄東宮公
孤皆文二傳五月甲午立見濟為皇太子廢汪
皇后立見濟母杭妃為皇后詔曰天佑下民作
之君實遺安於四海父有天下傳之子斯本固於
徽音錄 本表
萬年大赦天下先是陳儀仗奉天門有男子
執赤挺直入擊香亭奮呼曰先打東方甲乙木諸
內使急縛男子詔付錦衣獄乙未以東宮令大賞
文武官吏軍士丙申禮部言太子冲年百官朝
朔望丁未祁溥于謙充正副使持節更封太子
為沂王癸丑以立太子故大賞諸親王公主乙
卯賞邊鎮文武內外群臣又加賞大學士陳循高
穀學士江淵王一寧蕭鑑商輅各黃金五十兩六
月以后元杭聚為錦衣正千戶四月二日乙未
太子冠命胡濙持節掌冠高穀贊冠蕭鑑宣戒勅

甲辰冠沂王及其弟榮王命陳循于謙持節掌冠
何文淵儀銘贊冠商輅宣戒初十一月以御史張
鵬言簡東宮師傅議讀官上命胡濙王直陳循
高穀王文儀銘江淵蕭鑑俞山俞綱商輅日更番
侍班彭時日專講書李齡錢溥劉吉日專侍讀書
王謙趙昂更日侍書越四日太子薨謚懷獻墓
京師西山天順元年改稱懷獻世子
諸王
吳元年冬上念七子漸長宜習勞令內侍制麻
鞭行膝凡出城稍還馬行十七步十三洪武二年
設三相府是年令博士孔克仁授諸子經三年封
諸子三詔曰朕荷天地百神之祐祖宗之靈當
群雄鼎沸之秋奮與淮右將帥宣力創業江左
冀者命大將徐達總率諸將以定中原不二年間
海宇肅清虜遁沙漠大統既正黎庶靖安欲先論
武功以爵賞緣土番之境未入版圖今年春復命
達等西征是以報功之事未及舉行朕聞昔帝王
嫡子正儲位舉子封王朕今有子十人即位之初
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諸王之未封本待報賞
功臣之後然尊卑之分所宜早定乃以四月七日

封第二子襮為秦王次桐晉王次 燕王次櫟吳
王次楨楚王次樽齊王次棹潭王次祀趙王次檀
魯王姪孫守謙靖江王皆授以冊寶設置相傳官
屬及諸禮儀已有定制於戲奉天法古實為生民
明此彝倫非文武賢能三軍用命江左人民之助
何以致此尚賴各盡心力以成治功六年春賜諸
王昭鑑錄又賜 祖訓令書殿中官中八年初定
諸王宗人俸祿米每歲親王五萬石鈔錦紵絲紗
羅絹布綿鹽茶粟又萬計靖江王二萬石郡王六
千石鈔等減十九郡王諸子年十五人賜田六十
頃為永業除其租是年定王邸親王殿前曰承運
中園殿後存心城門四南端禮北廣智東西體仁
導義 上曰使諸王能觀名思義斯足以藩屏帝
室永膺多福矣九年中書省上言王宮飾彩 上
曰惟儉養德惟侈蕩心居上能儉可以導俗居上
而侈必至厲民獨不見茅茨卑宮堯禹以崇聖治
阿房西苑秦隋以失人心諸子方及冠年去朕左
右豈可使靡麗蕩其心也是年申定王府官制諸
在百官述中再定諸王及公主歲供之等秦晉
王將之國 上令辭 皇陵曰若等觀 祖宗

基之地當知王業艱難也又命 皇太子率三王
祭開國功臣然後行會星變求言平遙訓導葉伯
臣應詔上萬言書謂今分封大修用刑太煩求治
太速其論分封曰 主上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
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公卿大臣數十萬衆戰
勝攻取者一介使召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
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
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蓋強幹
弱枝遏亂原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諸王各有
分地以樹藩屏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
微吾錄 本卷
之弊然秦晉燕齊楚吳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
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于天子之都賜以甲兵
衛士之盛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
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七國晉諸王不恃險爭衛
擁衆入朝其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議者曰諸
王皆 天子親子 皇太子親骨肉所謂磐石之
宗天下服其強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
畿同則為列國矣尚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
楚吳諸國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以制假之以兵
何不撫漢晉事觀之乎漢景帝高帝孫也七國諸

王皆景帝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遽擄兵
西向晉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後迭相擁兵
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分封踰制禍患立
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
國地空之以待諸子王孫謂力少易使以義國小
無邪心使帝盡從誼言必無七國禍願及諸王未
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
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
德行者入為輔相其餘世為藩輔可以與國同休
世世無窮矣上見疏大怒曰小子敢間吾骨肉
徵吾錄不奉吾見且切齒可使吾兒見乎速取來吾將手射之
且啖其肉逮至瘦死刑部獄十九年冬 詔王國
慶賀禮國城官致禮在外文武官不得赴府賀有
事遣人啟聞不得遣將官二十年秋 詔給親王
歲祿五萬石停奉鹽布絮勿給二十六年賜諸王
永鑑錄二十八年八月 詔更定宗人封爵冊寶
之制 皇太子親王金冊金寶 皇太子妃王妃
金冊無寶 皇太子嫡長子為皇太孫金冊寶庶
子年十歲封郡王王金銀冊銀印庶子年十歲封
郡王冊印亦如之凡王世子必以嫡長以庶奪嫡

降庶人重則遠竄王年三十妃未有子庶子止封
郡王侯王與妃年五十無嫡子始封庶長子為王
世子若王世子嗣封王世子郡王納妃郡王受封
郡王長子嗣封朝廷遣使行冊命禮郡王次子授
鎮國次孫輔國次曾孫奉國皆將軍凡三等次玄
孫鎮國次五世孫輔國次六世孫奉國皆中尉凡
三等親王女曰郡主郡王女縣主郡王孫女郡君
郡王曾孫女縣君郡王玄孫女鄉君靖江王府視
郡王降一等宗人荀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
名聞考驗陞轉如常選法有犯宗人府訊聞量罪
降等重斤為庶人但有罰不加刑責 上謂戶部
尚書郁新曰朕今子孫衆盛原定親王歲祿五萬
石今天下官吏軍士多俸給彌廣其斟酌古今稍
節減各王歲給以資乏用至是 上議更定親王
歲祿萬石郡王三千石鎮國將軍一千石輔國奉
國中尉二百石公主及駙馬二千石郡主及儀賓
八百石縣主及儀賓六百石郡君及儀賓四百石
縣君鄉君次減一百石 皇太子庶子既封郡王
俟出閣歲賜如親王子封郡王者女侯嫁歲賜如
親王女已嫁者郡王子嗣郡王者比始封郡王減

半祿是時上重定祖訓錄名皇明祖訓更
箴戒為首章遣使召諸王至京諭減祿之故賜
皇明祖訓九月新言親王歲米既有定議請令有
司如數給之上曰晉燕楚蜀湘府給如數代肅
遼慶寧谷府遠在邊民少賦薄歲且給五百石齊
府千石嗣秦王幼應用米有司月進其祿給及多
寡異者並出一時權制云十月製二十字命名詩
登玉牒三十年勅遼寧諸王就邊場寧牧勿侵民
田是年令王府官不得三六九年考覈建文即位
詔王國所在惟國事聽王文武吏士聽朝廷王不
得節制永樂二年諭天下諸司事關王府遵祖
訓啓王有司合行事務不許槩啓若王府事馳奏
不待報輒行者重論罪三年五月上以代寧秦
晉諸王屢驕恣怨謗賜書戒飭諸宗人云宣德元
年定將軍主君儀賓品給冠服儀式王府官不得
外調陞不知起於何時或曰靖難後事也然宣德
中周忱以越府長史陞侍郎出撫江南鄭府長史
王淪改行在戶部郎中滕府長史姚友直陞雲南
左叅議掌長史司事洪熙中淮府長史王榮改吏
科左給事中荆府長史曹曼齡改翰林院修撰嘉

靖八年大學士楊一清言楊士奇以審理副選給
林院編修周忱亦自長史累陞尚書成化中雷霖
以德府長史為山西提學副使又言布政使雍泰
秦府有姻亦陞巡撫都御史乞容王府官與內外
官一體陞用王親亦選京官吏部議不可此祖
宗微意如近年江西婁性足為監戒况王親縱不
得京任得仕至左右布政使官與尚書等使非區
區自懷重內輕外之心則展布才猷亦足自見一
清再請吏部執不可二十二年蜀府長史高鵬九
年考滿至吏部吏部請奪職遂請王府官凡稱病
乞改用者並勒致仕輔導失職調者不得授府州
縣親民官時陝西山西河南湖廣積欠王祿百數
十萬有司不能給宗人告飢譁有司或杜門或踰
墻走今皇帝每下詔即念宗人歲祿顧歲祿百
倍洪武時有司竟不能給也宗人有上言願停祿
如唐宋故事得應舉效用者有請田力耕自養者
竟莫敢決河南諸郡縣主君至入布政司坐堂上
罵官吏宗人有罪者錮高墻高墻在中都凡先後
入高墻者男女且一千人嘉靖四年釋二百九十
人十二年釋十三年又釋三十八人十八年又釋

四十五人傳還原邸給新米自便

平漢

癸丑五月友諒遣兵攻陷吉安執叅政劉齊知府朱叔華又攻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三人皆不屈友諒縛之徇洪都又攻陷無為州執知州董曾曾不屈縛而沉諸江友諒既得吉安臨江洪都上統刻期必拔洪都晝夜督戰指揮薛顯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友諒兵稍却六月友諒增修攻具襲水關不克轉攻營步門德勝力戰中流矢死總管元帥萬戶諸將校多戰死內外

敵吾錄

不表

五十

上

問

阻絕文正遣張子明間行告急建康上問軍中

事子明曰友諒雖勝開死者亦不少今江洲賊艦

不利又糧盡援至夾擊必破賊上曰汝歸語文

正但堅守一月吾當擒此賊子明還至湖口被獲

友諒曰若能誘城降宥若死且富貴若子明曰諾

比至城下大呼曰援兵旦夕至諸君幸努力友諒

怒殺子明七月癸酉上自將達遇春馮國勝廖

永忠俞通海等舟師二十萬征友諒壬午風覆國

勝舟上不喜遣國勝還建康癸未進次湖口遣

一軍屯涇江口一軍屯南湖嘴遇其歸師又調信

州兵守武陽渡防奔逸丙子友諒聞大軍至東出

鄱陽湖逆我師洪都之圍蓋八十五日矣率諸軍

由松門入湖丁亥遇于康郎山戊子我分兵十二

屯達遇春永忠諸將進薄戰敗其前鋒通海復乘

風發火砲焚其舟殺溺無算我軍將陳兆先宋貴

等力戰亦死火遂焚達舟上進援達達力戰脫

張定邊者友諒驍將也直前圍上舟舟膠淺甚

窘遇春從傍射定邊定邊稍却通海驟舟未援上

水湧起上舟得脫永忠急以飛舸追射定邊定

邊被百餘矢走而遇春舟入膠淺上麾舟救遇

敵吾錄

不表

五十

上

春忽有敗舟順流下觸遇春舟亦得脫會日暮

上急登樓船鳴鉦集諸將約明日死戰是日命達

還守建康備友諒已丑復戰張志雄丁普郎余昶

徐公輔皆力戰死時東北風起上令七舟載

葦荻裹硝硫乘風縱火焚其戰艦數百艘煙焰漲

天湖水皆赤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平章陳普略皆

焚死庚寅再戰時上舟白檣敵識之併力來攻

圍上急韓成詐降投水死是夜上令諸舟盡

白其檣敵見之大駭辛卯復聯舟大戰通海永忠

張興祖趙庸等六舟深入敵艦中縱火飄飄而出

我師見之益呼噪力戰聲動天地波濤起立白日
為晦自辰至午敵兵大敗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
山我師扼之不得出乃歛舟不復敢戰上勞通
海等曰今日之捷諸公力也是日移舟柴棚挑戰
敵竟不出諸將請退休士上不許移舟渡淺泊
左蠡友諒亦出泊渚磯相持三日友諒左右金吾
將軍率眾降兵力益衰上貽書友諒友諒得書
大怒留我使人盡殺所獲戰士上乃悉出敵俘
還遂出湖口令諸將橫舟截湖湖岸立柵邀其
歸路凡旬有五日友諒不得出戊申上又貽書
微吾錄 上表 五十二
言公屢戰屢敗何不却帝名待真主否則喪家滅
族友諒憤不答上與博士夏煜等曰草檄賦詩
休兵俟戰又遣諸將攻下鄆興國友諒乏食掠鄰
昌文正遣兵焚其舟益窮蹙八月壬戌突出湖口
欲奔還武昌上麾諸將邀擊舟比隨流而下
自辰至酉力戰不已比至涇江口涇江口之師復
出擊之鐵冠道士大笑賀上曰友諒死矣上
笑曰勿妄言急遣人覘友諒降卒奔走上每曰
友諒被矢貫睛願死諸軍呼萬歲喜躍戰益奮敵
兵大潰擒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餘眾

皆降得其樓船軍資萬計戰士五萬人定邊等夜
以小舟載友諒尸及其少子理走武昌復立理為
帝改元德壽九月丁卯上發湖口壬申至建康
賞過春等田金帛有差諸將請曰友諒據上流待
我戎分彼逸今勝之何也上曰友諒人衆心疑
通連戰數敗不能養威俟時勞東驚西群情怨
怠夫兵貴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
不振之虜將士一心人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穴
俱覆也諸將皆伏地頓首稱善壬午上留善長
愈守建康復率遇春茂才永忠胡廷瑞等伐理十
微吾錄 上表 五十三
月壬寅上至武昌命諸將柵其門臨舟為長寨
江中斷其出入徇下湖北諸郡十二月丙申上
發武昌命遇春總督諸軍曰理猶孤狃處匣萬一
突出慎勿與戰但堅守柵柵久當自服甲寅至建
康戊午聞武鷄籠山召諭華雲龍等曰陣勢方圓
縱橫欽合布散條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逸
已勞人先機制勝運陰陽行鬼神使勇失其力智
失其謀斯為妙矣甲戌正月丙寅朔善長達等奉
上為吳王建百司官屬以善長達為中書省左右
相國遇春通海平章政事汪廣洋右司郎中張昶

左司都事二月乙未 上發建康辛亥至武昌督
兵攻城漢丞相張必先自岳州來援軍於洪山
上令遇春遂擊之擒必先狗城東南有高冠山
下關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山者友德曰諾
一鼓奪之城中大懼又數日 上遣中書諮議羅
復仁入城諭理定遠降理肉袒率群臣詣軍門伏
地戰慄 上憐其小弱起擊其首曰吾不罪爾無
恐命奄入其宮慰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悉令理
自取發粟大賑市井晏然民大悅漢荆岳潭郡縣
相繼來降立湖廣行中書省三月己丑朔 上至
微音錄 本卷 十四

平吳

丙午七月召省府議征吳善長曰張氏兵力未衰
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俟隙而動 上
曰不然彼淫昏益甚疆域日蹙生隙不已終為後
患達口士誠奢暴時值天亡諸將李伯昇呂珍皆
驕侈齷齪不足數徒擁兵娛富貴耳其居中用事
黃萊葉三叅軍皆迂腐書生不知大計臣請奉命
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 上喜顧達曰善達等將
發上問曰用師孰先遇春對曰當直搗姑蘇姑蘇
破旁郡可不勞而下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
天麟潘原明等皆兇悍死黨士誠窮蹙天麟輩懼
微音錄 本卷 十五

至洞定山癸酉至湖州又敗吳兵于毗山熊天瑞
叛吳甲戌至三里橋吳兵三路拒我師大戰敗
走擒其黃叅政胡元帥士誠遣李伯昇援湖州潛
入城我師合圍不敢出士誠又遣呂珍等援屯舊
館達遇春和分兵築十壘東阡鎮吳將校屯舊館
者稍稍遁去士誠又遣兵屯烏鎮為珍聲援我師
夜擊遁去遂壘漕澮塞餉道士誠大懼自率眾來
救達等與戰皂林之野大敗之九月士誠又遣徐
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遇春擊敗之文忠攻杭州廖
永忠薛顯取德清士誠遣弟士信覘舊館遇春出

徽音錄

不表

平胡

別港追襲於平望火攻敗之十月辛亥達以吳俘
狗湖州士子遇春敗吳兵于烏鎮追至昇山破其
陸寨甲子文忠攻桐廬略富陽圍餘杭戊寅達攻
昇山水寨遇春少却薛顯先登大敗其五太子及
呂珍等以舊館降十一月甲申達馮國用以呂珍
狗湖州李伯昇降已丑達引兵向蘇州至南潯降
其元帥王勝辛卯降吳江文忠亦下餘杭遂進兵
杭州未至潘原明遣人納款庶子士誠守將以紹
興路降輩雲龍降嘉興遂降海寧癸卯達兵至蘇
州城南鮎魚口敗其將竇義康茂才又敗其兵尹

山橋達遂進兵圍城攻婁門指揮副使茅成戰死
吳元年春正月嘉定州降夏四月上海賊殺松江
知府甸王珍達遣葛進討之餘黨走掠嘉興悉擒
斬之錢塘衛指揮同知袁洪攻下崇德五月貽書
士誠不報六月士誠突圍決戰敗走墜水又突出
胥門索戰遇春禦之兵却士信急收兵遇春乘之
大敗之益急攻飛磯擊殺士信九月辛巳達克蘇
州執吳王張士誠及其平章李行素黃萊葉三叅
軍將校流寓二十萬人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
等九人叛將熊天瑞士誠舟中閉目不食至建康

徽音錄

不表

平胡

自經死誅天瑞送神保大王等還元初達與遇春
約城破日分地撫集刻木為令曰掠民財者死毀
民廬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至是達軍其左遇春
軍其右秋毫無犯閭里晏然達分兵取通州上
遣平章胡廷瑞攻無錫莫天祐降平吳師還封善
長為宣國公達信國公遇春鄂國公將士馮宗異
等陞賞有差

平胡

吳元年冬十月召諸將議北征遇春請直擣元都
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

不能即破頌兵堅城餽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
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徹其屏蔽
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西據其戶檻天下
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
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九原關隴可席
卷而下諸將皆曰善甲子命信國公達為征虜大
將軍鄂國公遇春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
入河北取中原諭諸將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
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
闘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
微吉錄 不奉
莫如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
靡莫如遇春吾不患遇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
吾前在武昌見過春纔遇敵挑戰即輕身赴之彼
陳氏如定遠者何足稱數尚據城指揮遇春為大
將願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慎宜戒之若遇大敵
遇春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遇春與衆將馮宗異為
左右翼各執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衆政傳友德
皆勇冠諸軍可各領一軍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
但遣一將有膽略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
專主中軍策勵群帥運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

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丙寅撤諭齊魯河
洛燕薊秦晉之人達兵至淮安諭沂州王宣及其
子信降十一月王宣叛達進兵討之信走山西執
宣誅之達分兵下交東郡縣十二月達別將下東
平尋取濟寧達至濟南守將以城降別將取萊陽
達兵至益都登萊二州降遣使撫輯山東洪武元
年春二月遇春克東昌達康茂才從達北征三月
達至濟寧開耐牢坡壩引舟師由鄆城趨汴取河
南愈取唐州克南陽達遂入汴城夏四月達自中
梁進至虎牢攻河南元守將降留左丞趙庸守之
微吉錄 不奉
宗異進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宵遁遂入關西平
華州達取陝州降鈞陳許汝五月達自陝州還河
南庚寅 上至汴以何文輝守河南六月達朝行
在所 上問曰朕欲取元都將軍計安出對曰臣
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逡巡太原徒為觀望今
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
援已絕請乘勢討其孤城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
固是然此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徧裨
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後下山東之
粟以給餽餉由鄴趨趙轉臨清北擣元都彼外援

不至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運去即衰成敗由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追但出塞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受命還次河陰督諸將會兵發陳橋秋七月晝進征陣圖賜達茂才自陝州渡河取安邑上將發汴達等自陳橋入辭命宗異留守達檄諸將會東昌閏七月遣使犒北征將士達分兵取衛輝降彰德廣平次臨清遇春取德州達遂會馬步舟師北進下長蘆至直沽獲海舟濟師元都大震敗其兵河西務又敗之通州授其城乙丑夜元主携其后妃太子出建德門北遁達留別將築通州城八月庚午達入元都擒其監國宗王將相市肆不移明日順德守將來降分兵據右北平諸隘戍守直沽蘆溝橋已卯大赦天下改大都路為北平府留孫興祖華雲龍守之以和為偏將軍從達西征友德畧大同遣宗異率兵從達九月興祖下永平遇春下保定冬十月克真定宗異和入澤州環戰元兵於韓店敗績元兵遂攻潼關于興擊却之和取潞

州戊寅以平元都詔天下友德下平定州徙北平人於汴梁以懷慶衛輝彰德廣平順德大名河間保定真定隸河南北平隸山西碎元水晶宮漏十一月達發北平降井陘茂才克河中達遂至定州愈定金商均房十二月達克太原擴廓帖木兒遁河西達分兵擊賀宗裕于石州宗異克平陽達檄諸將會太原遣將取榆次關以通潞州洪武二年二月元兵侵通州達下平陽次河中遣遇春宗異渡河趨陝西三月達渡河降奉元趨屬翔李思齊奔臨洮達留炳文守奉元唐州兵亂南陽郡縣應之達遣楊璟討平之夏四月達趨隴州入伏羌降鞏昌遣宗異征臨洮降思齊思道聞之懼自慶陽奔寧夏達克蘭州遂入安定上使諭達曰張思齊兄弟誦詐即降慎防之元豫王親西安達遣兵襲之遁去五月達出蕭關下平涼克延安良臣以慶陽降至涇州良臣復據慶陽叛達合兵圍之六月遇春文忠還兵北平克開平薊北悉平秋七月征虜副將軍中書平章鄂國公常遇春卒於軍中詔文忠領其兵王保保分兵陷涇原以援慶陽達遣宗異屯驛馬關元兵遁去八月宗裕寇鳳翔文

忠破元兵於大同 上遣吳禎勅達既克慶陽及和還京定議功賞宗異禎鎮慶陽炳文李伯昇守陝西茂才鎮山西達克慶陽斬良臣宗哲遁去掠蘭州冬十月遣使貽書元主十一月達還京十二月賞平定中原將士金帛有差王保保襲蘭州鞏昌守將于光援之戰敗被執死之洪武三年春正月以達為征虜大將軍文忠勝左右將軍愈和左右副將軍征胡 上問諸將方略對曰王保保以元主故寇邊若直取元主保保失勢可不戰而降上曰王保保今在邊忘近趨遠非計吾欲分兵二

徵吾歸

上卷

李

道大將軍自潼關出西安擣定西取王保保左副將軍出居庸入沙漠追元主使彼此自救不暇應援况元主遠居沙漠不意兵至如狐豚遇猛虎取之必矣諸將皆曰善王保保侵安定二月金朝興取東勝文忠降興和進兵罕腦兒擒元平章竹貞三月汪興祖克武朔州達兵至定西王保保退屯車道峴愈柵而逼之達兵出安定王保保來戰胡德濟敗達援之虜退斬趙指揮徇再敗王保保奔和林械德濟送京師 上宥之諭達曰制閫無姑息五月蜀明昇圍興元達自將攻興元都督孫興

祖等遇元兵戰歿五郎口文忠克應昌獲元主孫買的里八剌太子愛猷識理達獵遁去達督諸軍至畧陽入沔州遣金興旺張龍出鳳翔入連雲棧攻隆興元達還西安愈克河州文忠奏捷封買的里八剌為崇禮侯免獻俘始聞元主殂謚曰順帝丁丑 詔曰朕本農家樂生元世庚申之君荒淫昏弱豪傑並起海內瓜分遣兵四出無救于亂此天意也首禍之徒謀奪土疆欲為王伯多行無禮皆底滅亡亦天意也朕當是時年二十有四盤桓避難終不能居遂托身行伍驅馳三年觀群雄無

徵吾歸

上卷

李

成徒擾生民乃率衆渡江訓將練兵奉天征討于今十有六年削平強暴混一天下大統既正民庶皆安而元之遺孽時犯邊場勞我師旅今年六月十有五日左副將軍李文忠等遣使來奏率兵北至應昌獲元君之孫買的里八剌及其后妃寶冊等物知庚申君已於四月二十八日殂於應昌大軍所至朔庭遂空左副將軍禮送買的里八剌至京朕憐帝王之後特封為崇禮侯總其眷屬以及母后等同居飲食服用出官民上裨存元祀體法前王嗚呼天命靡常惟殷是鑒可不畏哉

平蜀

洪武四年春正月以中山侯和為征西將軍江夏侯周德興德慶侯廖永忠左右副將軍管陽侯楊璟都督葉昇率京衛荆湘舟師入瞿塘趨重慶額川侯傅友德征虜前將軍濟寧侯顧時左副將軍暨都督何文輝等率河南陝西步騎由秦隴趨成都伐明昇臨江侯陳德南雄侯趙庸等充戰將衛國公愈訓兵襄陽轉餉蜀軍三月璟兵進次夔州大溪口戰不利赤甲白鹽兵皆退還歸州夏四月友德克階州和克歸州水寨仍駐歸州友德兵攻徵事錄 文州都督同知汪興祖力戰死友德急攻之遂克文州 上念伐蜀久無功以永嘉侯朱亮祖為征虜右將軍濟師友德兵渡青川白水江遂進克隆州五月友德兵至漢江造戰艦六月友德拔漢州守將吳守仁走陳德顧時追擊再敗之走保寧詔和曰傳將軍冒險深入克階文隆諸州渡白水口進次平川蜀人失險宜水陸並進使彼首尾受敵羅於奔命將軍久住俟水路進兵何怯甚和始趨夔州永忠先登度瞿塘關入夔州和始至分道並進友德進圍成都降金州永忠舟師至重慶

昇遣人納款和至昇詣軍門降亮祖兵亦至重慶秋七月友德遂分道徇下蜀州郡勅文忠按行四川明昇至京師封為歸義侯冬十月友德等班師還京十二月賞平蜀將士金帛有差 上曰璟庸亮祖三侯功不掩罪朕不汝賞璟等皆頓首謝明日 上復諭中山侯曰朕前命爾統師伐蜀爾駐歸州逗遛不進非穎川侯越關渡險直入劔閣攻戴壽撤瞿塘之兵還拔漢州德慶侯因得乘虛攻破瞿塘則西蜀何由可下後攻保寧又不勇往爾朕舊人自濠梁相從軍功不細宜爵爾為公緣過徵事錄 不相掩封汝第一侯今又不能自奮而使他将得上功朕為爾惜論功行賞必合于大公至正之道雖欲爾私不可得和叩頭謝曰 陛下屬臣以大任而臣愚劣失機緩事死有餘責 陛下曲宥不誅臣已過望敢希重賞

平雲南

洪武十四年九月以穎川侯為征南將軍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左右副將軍帥諸侯督衛兵征雲南播州宣慰使楊鑑率酋兵一萬為先鋒十二月征南三將軍由辰沅趨貴州進克普定留兵戍

守遂至曲靖擒達里麻留兵鎮曲靖傳將軍率衆
擣烏撒分遣兩副將軍趨雲南把匝刺瓦爾密道
羅佐山入普寧州驅妻子赴滇池死遂與達的驢
兒夜入草舍中縊死兩副將軍至雲南板橋觀音
堡等出降永昌侯遣景川侯曹聚定遠侯王弼宣
德侯金朝興分道進取臨安諸路傳將軍城烏撒
得七星關通畢節克可渡河東川烏蒙芒部諸蠻
降洪武十五年春正月甲寅以雲南平 詔天下
命設雲南布政司汝南侯梅思祖平章潘原明署
雲南布政司事以試左通政張統為雲南左叅政
詔諭雲南諸夷貴州宣慰使霽翠來朝英攻克大
理分兵取鶴慶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車里平緬
相率衆降三月烏撒諸蠻復叛秋七月友德英進
兵擊敗烏撒九月雲南諸夷復叛右副將軍英等
討平之洪武十六年三月命長興侯耿炳文諭征
南三將軍審度功師諭英留鎮雲南六安侯王志
安慶侯仇成鳳翔侯張龍經畧雲南洪武十七年
夏四月諭平雲南功進封友德為穎國公諸將陳
桓胡海郭英張翼為普定東川武定
鄭端簡公徵吾錄上卷終

子
正

鄭端簡公徵吾錄下卷

征胡

永樂十九年十一月 上欲征胡有司言兵食皆
不足且連年出塞宜務休息以安民庶 上不喜
戶部尚書原吉繫內官監籍其家兵部尚書方賓
目經于私第明年二月命英國公輔等議北征倪
運輔等議分前後運前運隨大軍行後運繼之前
運總督官三人隆平侯信尚書李慶侍郎李昶車
運驢運各分官領之領軍運者二十六人泰寧侯
愉都督張遠吳顯都御史王彰侍郎張本伏伯安
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人御史五人驢運
二十五人鎮遠侯興祖都督張安尚書趙玘侍郎
崔衍都指揮李得指揮十人郎中員外郎主事五
人御史五人後運總督官二人保定侯瑛遂安伯
瑛為之副者侍郎郭敦都指揮陳璟先指揮十人
郎中員外郎主事十人御史五人總督官各率騎
兵千人步兵五千人護行凡前後運用驢三十四
萬車一十七萬七千五百七十三輛挽車民夫二
十三萬五千一百四十六人運糧凡三十七萬石

並出塞分貯三月虜阿魯台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邊將檄聞上遂親征丁丑發京師辛丑駐鷄鳴山虜遁諸將請追虜上曰少俟草青道開平逾應昌擣其巢穴四月辛丑駐龍門諜言虜馬二千在洗馬林本掠我塞上馬去倉卒遺馬走且以啖我上命收馬入宣府五月駐獨石丁卯大閱將士戊辰上為平虜三曲俾將士歌庚午召英國公輔安遠侯升寧陽侯懋武安侯亨陽武侯祿隆平侯信應城伯亨新寧伯忠興安伯亨營中馳射輔升懋連發輒中餘半中應城伯不中

徵事錄 木下卷

罷領兵信稱病不至降辦事官上謂諸將曰為將勇智貴兼全勇而無智一卒之能耳辛未次西涼亭癸酉令軍中樵牧皆不得出長圍時大營居中外駐五軍左右前後哨掖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外神機營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上諭諸將曰兵法云多算勝用兵之際智在勇先馭戎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有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

譬如舟行遇風舟人齊力波濤雖險靡不獲濟六月壬辰次清平鎮令大營五軍將士出應昌地益平曠宜結方陣進神機馬隊必整列癸巳次威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上召諸將問計皆曰宜分兵還擊之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患大軍徑搗巢穴為此牽制術然其衆多不知大軍此行必已喪膽敢攻城乎庚戌次玉沙泉以深入虜地勅前鋒都督朱榮等各領健卒三百人人馬二資二十日糧宵行晝伏探虜都督吳成等領兵千人踵後策應七月己未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

徵事錄 木下卷

虜言阿魯台北走上曰獸窮則走然點虜未可遽信或詭謀示弱誤我不可不嚴備前哨獲虜部曲亦言虜恣眾夜遁乃召朱榮吳成等還發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是日命旋師遂召諭諸將曰兀良哈羽翼阿魯台為逆殺掠我吏民阿魯台遁兀良哈近東塞門庭之寇當還師剪此虜諸將曰然命簡步騎二萬分五道上授方畧進擊曰兵貴神速又曰虜聞我師東必西走吾邀其西辛酉諸將東行至清水泊庚午上率精騎數萬西至屈裂兒河虜數萬驅輜重西奔陷山澤

中遇大軍倉卒逆戰 上麾騎兵為左右翼齊進
虜欲突走 上率前鋒衝之斬虜數百人虜大潰
走其地背河前左皆山大將軍輔依山而陣 上
米高望虜稍復聚急麾兵繞出虜右十餘里又
急分兵渡河斷虜後虜果突而右走盡獲之又麾
兵繞出其左十餘里令甲士持神機弩伏深林中
戒曰虜過此發山下兵嚴陣以待虜果盡棄其輜
畜馳突而左 上麾騎士與山下兵馳追之虜驚
走至林中神機弩競發虜又潰餘虜百騎圍結甚
堅走且疾 上曰必酋也率騎兵追奔三十餘里
微音錄 下卷
直抵巢穴擒其酋伯兒伯克等盡收其人畜焚其
輜重詢降虜言屈裂兒河東北深谷中有虜千餘
人令寧陽侯懋以騎兵五千追之懋率精騎伏隘
中虜襲我輜重方接戰懋發伏夾擊虜大潰斬獲
過半凡獲虜牛羊十餘萬盡賞諸將士八月戊戌
次玻黎谷諸將擣兀良哈者斬虜首千餘俘其人
畜道大寧入喜峰口侯 上辛丑班師書諭 皇
太子詔天下九月丁巳 上度居庸關壬戌至京
師百官上表賀平胡癸亥左春坊大學士士奇吏
部尚書兼詹事義尚書呂震下錦衣衛領繫尋釋

之是歲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里而自立永樂二
十二年榆木川之變原吉始出掖廷獄復為戶部
尚書

谷庶人

谷庶人穗母郭惠妃滁陽王女也妃三子長蜀王
次代王次如意王或曰即谷王也洪武二十六年
建邸宣德即上谷建文初靖難兵起庶人走還京
靖難兵至穗守金川門登城望見 成祖麾蓋開
門迎 成祖成祖入即位賜穗樂七奏衛士三百
及金銀鈔馬加祿歲三千石官其護衛指揮僉事

張興為

下卷

五

張興為都督僉事儀衛正張成為指揮使已而改
封長沙之國驕橫不遵藩職尚書伯如瑞不謁穗
下詔獄死穗益肆無忌造戰船弓弩器械招匿亡
命習兵法戰陣日與都指揮張成宦者吳智劉信
等謀呼成師尚父智信國老令公成智信亦輒應
偽作識書以為識有十八云 高皇帝十八子也
陰傳播惑衆心製巧燈上獻擇壯士俾入朝架燈
又選壯士習音樂與燈並上朝廷乘隙為變奪民
田侵公稅殺無罪人踪跡益露長史盧廷綱屢諫
不聽誣罪磔殺廷綱張興懼禍及已因奏事北京

白其狀 成祖未信輿過南京又啓 太子曰臣
冒死上聞 上顧不信臣言臣萬死願陛下垂聽
憶臣言他日得無連坐戚臣家臣死不朽櫬又遣
劉信持所為識致書蜀王為隱語曰德蒼時不可
言桓文之事桓文時亦不可言德蒼之施欲結蜀
王為援蜀王切責不聽已而蜀王子崇寧王悅燭
得罪入投櫬櫬納悅燭因詭衆曰往年我開金川
門出建文君建文君今在我宮中我將舉事為建
文君復辟事將發會蜀王上變告求樂十四年七
月 成祖見蜀王踞嘆曰朕待櫬厚不宜有此心

徵吾錄

六下卷

本

蜀王忠孝又不宜欺我張都督嘗為我言我不忍
信今果然立命中官持勅諭櫬令櫬遣悅燭還蜀
櫬不意使猝至不得已就徵十月至京入見 成
祖以蜀王章示櫬櫬頓首自伏死罪死罪成國公
朱勇都御史劉觀諸大臣廷劾櫬曰周辟管蔡漢
戮安長皆大義滅親 陛下縱念櫬奈天憲何
成祖曰櫬朕弟朕且令諸兄弟議明年正月楚王
楨等各上議曰櫬違 祖訓謀不軌踪跡甚著大
逆無道罪誅不赦 成祖曰諸王奉大義國法固
爾吾寧生櫬二月削櫬及其二子賦灼賦燭爵為

庶人父子皆安置廬州相繼卒景泰五年五月遷
其少子賦煥居南京月與食米二十石卒無後

漢庶人

漢庶人高煦 成祖第二子初 太祖嘗召秦晉
燕周四世子及高煦輩學于京師高煦不肯學日
與晉恭王三子濟熿周定王二子有勲遊嬉輕躁
無行 太祖不悅建文君即位初仁宗及高煦奔
喪京師舅氏魏國公徐輝祖密戒之不聽盜輝祖
馬不朝辭渡江走歸途中輒殺吏民至涿州又殺
驛丞其凶橫淫荒狡黠險狠跋扈不可御又矣靖

徵吾錄

六下卷

本

難兵起 仁宗居守高煦有臂力善騎射從行頗
有功江上之戰靖難兵稍却高煦適引胡兵至一
成祖撫其背曰吾力倦矣汝努力已而議建儲藩
府舊臣淇國公丘福駙馬王寧善高煦時時稱二
錢下功高 成祖曰居守功高於危從儲貳分定
於嫡長且元子仁賢真社稷主汝等勿復妄言永
樂二年立 仁宗東宮封高煦漢王國雲南快快
不肯去曰我何罪斥我萬里改青州又快快不肯
去曰我何罪置我瘠土 上不說 仁宗力解得
暫留京師又請得天策衛為護衛曰唐太宗天策

上將吾得之豈偶然又益請兩護衛曰我英武豈不類秦王世民 文后崩 成祖狩北平高煦益不法陰蓄壯士肆出盜劫兵馬指揮徐野驢擒之高煦怒手鐵爪搗殺徐指揮衆莫敢言遂偕用天子車服十四年 成祖巡北京高煦聞不豫逆謀益著 成祖聞之大怒促駕南還召高煦褫冠衣囚繫西禁門條其罪惡數十事且誅高煦 仁宗頷首伏地涕泣力救久之削兩護衛誅其左右狎暱從封樂安州促即日行 成祖顧謂東宮及太孫曰樂安近北京即聞變告朝發可夕擒比至樂

徵吾錄

下卷

安怨望異謀益急 東宮數書戒竟不悛 成祖北征晏駕高煦子瞻圻在北京凡朝廷事潛遣人馳報一晝夜六七行高煦日亦數十人遣入潛伺京師幸有變 仁宗固知之顧益厚遇高煦書召至倍加歲祿賜資萬計先是瞻圻憾父教其母屢發父過惡 成祖曰爾父子何忍也至是高煦悉上瞻圻前後覘報中朝事又曰廷議旦夕發兵取樂安 仁宗召示瞻圻曰汝處父子兄弟間護搆至此乎褫子不足誅遣鳳陽守皇陵二十二年十月封高煦嫡子瞻垣為漢世子次瞻塗漢陽王瞻

徵吾錄

下卷

城臨瀛王瞻圻昌樂王瞻圻淄川王瞻圻齊東王瞻圻任城王瞻圻海豐王瞻圻新太王未幾 仁宗大漸 太子自南京奔喪高煦謀伏兵邀于路倉卒不果 宣宗即位賜二叔視他府特厚高煦日有請及言朝政 上曲徇其意索駝與之駝四十索馬與之馬百二十索袍服又與之袍服高煦益自疑宣德元年八月壬戌朔遂反遣枚清潛來京約英國公張輔內應輔暮夜繫青聞於朝又約山東都指揮靳榮等反濟南為應又散弓兵旗令真定諸衛所盡奪傍郡縣畜馬立五軍都督府指揮王斌領前軍韋達左軍千戶盛堅右軍知州朱恒後軍諸子瞻塗瞻圻瞻圻各監一軍高煦率中軍世子瞻垣居守指揮韋賢韋興千戶王王李智領四哨部署已定偽授王斌朱恒等太師都督尚書等官御史李濬樂安人棄其家變姓名間道詣京上變言高煦刻日取濟南然後率兵犯闕陞濬行在左僉都御史追中官侯太賜書高煦言昨枚青來言叔督過朝廷子誠不信 皇考至親唯二叔子所賴亦唯二叔小人離間不得不數露中懇且傳播驚疑或有未聞竊發者不得不略為

之備唯叔鑒之太至樂安高煦兵見太傲倨不
拜敕南面坐跪太大言曰太信讒削我護衛
從我樂安仁宗徒以金帛餌今又輒云祖
宗舊制殊令我鬱鬱豈能久居汝試觀我士馬
豈不橫行天下汝報上急縛臣來徐議吾所
欲太懼唯唯歸上問高煦何言太對無所見
上曰太二心已而錦衣官從往者具陳所見
上大怒太是月丁卯高煦遣戶陳剛進疏言
仁宗違洪武永樂舊制與文誥勅封贈今上
修理南巡席殿等事為朝廷斤二三大臣夏原
微吾錄 本卷
吉等為奸佞並索誅之又事與公侯大臣驕言巧
詆污蔑乘輿上嘆曰高煦果反議遣陽武侯將
兵討高煦輔臣榮力言不可曰皇上獨不見李
景隆事乎上默然立召張輔諭親征輔對曰高
煦素怯今所擁非有謀能戰者願假臣兵二萬獻
關下上曰卿誠足擒賊顧朕新即位小人或懷
二心行決矣今大索樂安奸謀乙丑勅遣指揮黃
謙同總兵平江伯陳瑄防守淮安勿令賊南走令
指揮芮勳守居庸關令法司盡地軍旗刑徒從征
戊辰命定國公徐景昌彭城伯張觀守皇城安鄉

伯張安廣寧伯劉瑞忻城伯張榮建平伯高遠守
京師已巳命豐城伯李賢侍郎郭璉郭敦李昶督
軍餉鄭王瞻埈襄王瞻塔留守北京廣平侯袁容
武安侯鄭京都督張昇山雲尚書黃淮黃福李友
直協守輔少師義少傅士奇少保原吉太子少傅
榮太子少保吳中尚書胡濙張本通政使顧佐扈
行陽武侯祿為先鋒辛未發京師癸酉駕過楊村
馬上顧問從臣曰試度高煦計安出或對曰樂安
城小彼必先取濟南為巢窟或對曰彼曩不肯離
南京今必引兵南去上曰不然濟南雖近未易
數吾錄 本卷
攻聞大軍至亦不暇攻護軍家在樂安不肯棄此
走南京高煦外多誇詐內實怯懦臨事狐疑展轉
不能斷今敢反輕朕少年新立衆心未附又謂朕
不能親征即遣將來得以甘言厚利誘餌事成事
今聞朕行已膽落散出戰乎至即擒矣戊寅獲樂
安歸正人益知賊中虛實言賊初約靳榮取濟南
山東布按二司官覺之防榮不得發又聞大軍至
不敢出宋恒應天人力言宜引精兵取南京得南
京大事成矣衆不從曰爾顧赴家奈我輩何又曰
高煦初聞陽武侯等將兵懷臂喜曰此易與耳聞

親征始懼於是授歸正人官厚賞給榜令還樂安
諭衆上仍書諭高煦曰張敖失國本之貫高淮
南受誅始於伍被今六師壓境王即擒獻倡謀者
朕與王除過恩禮如初不然一戰或擒或以王為
奇貨縛來獻悔無及矣上英暢神武詞旨明壯
我師氣盛龍旗鉦鼓千里不絕庚辰祿馳奏前鋒
至樂安約明日出戰上令大軍熟食無行文大
臣請慎重武大臣曰林莽間或設伏百里趨利不
可上曰兵貴神速我抵城下營彼阱中虎爪牙
安施大軍至烏合之衆方洶洶何暇設伏遂行夜
分至陽信時慶雲陽信吏人皆入樂安城無一人
朱朝者辛巳昧爽駐蹕樂安城北城中黑氣黯黯
我兵壁其四門賊乘城舉砲我軍發神機銃箭聲
震如雷城中股栗諸將請即攻城上不許勅諭
高煦再遣勅皆不答圍中人多欲執獻高煦者高
煦密遣人詣行幄願假今夕訣妻子明旦出歸罪
上許之是夜高煦盡焚兵器及交通逆謀書壬午
移蹕樂安城南高煦將出王斌等力止曰寧一戰
死無為人擒高煦詒斌等復入宮遂潛從間道出
見上群臣請正典刑上不允以勅章示高煦

高煦頓首言臣罪萬萬死惟陛下命上令高
煦為書召諸子同歸京師赦城中罪止同謀脇從
者不問遂執王斌等下行錦衣獄癸未令祿本鎮
撫樂安改樂安為武定八月乙酉班師命上官頌
繁高煦父子赴北京錦衣衛械繫王斌朱恒盛堅
典仗侯海長史錢巽教授錢常百戶并授至京皆
伏誅惟長史李默以嘗諫免死謫口北為民誅榮
榮子義天津鎮守都督孫勝山西都指揮張傑楊
雲青州左衛指揮使誠河間衛鎮撫溫英滄州
衛指揮鄭典鎮撫劉志皆約舉城應者先納軍馬
糧仗數事覺相繼誅六百四十餘人其故縱與藏
匿坐死戍邊者一千五百餘人編邊氓者七百二
十七人肅人至京鎖繫大內逍遙城一日宣宗
欲往觀左右力止不聽及至熟視久之庶人出不
意伸一足勾上仆地左右即扶起上大怒亟
命壯士舁銅缸覆庶人缸重三百斤庶人有力頂
負缸起積炭缸上如山煤炭逾時火熾銅缸庶人
死

寧庶人

寧庶人宸濠太祖五世孫也太祖第十六子

權以洪武二十四年封大寧大寧在喜峰關外古
會州地洪武初設北平行都司東聯遼東西接宣
府為巨鎮 文皇時討北平每歲秋七月會廣寧
遼王及寧王宣府谷王大同代王太原晉王西安
秦王韋州慶王甘州肅王出塞捕虜名肅清沙漠
以故諸王皆有重兵 文皇靖難兵起曰曩子巡
塞上見大寧領眾顏諸夷曉勇善戰戍卒皆間左
罪謫不能寒吾得大寧斷遼東得胡兵助戰吾事
濟矣今 仁宗居守率銳卒千人倍道趨大寧遺
書寧王言窮蹙求解吾弟王邀 文皇單騎入城
徽音錄 下卷 十
執手大慟言不得已至此南兵百萬旦夕且破北
平非吾弟表奏吾死矣寧王為草表謝請赦居數
日款洽不為備 文皇銳卒伏城外諸親密吏士
稍稍得入城遂令陰結諸胡酋長及間左思歸之
士皆喜定約 文皇辭去寧王餞郊外伏兵起執
寧王擁入關諸胡士卒一呼皆集守將朱鑑不能
禦戰沒總兵官都督劉貞遯還京師行軍都督陳
亨等皆降 文皇於是靖難兵益強當是時寧王
善謀時時草檄 文皇即位遣內官書諭王再三
王入朝相見甚歡因乞改南土初欲得蘇州 文

皇曰蘇州圻內不許又欲得杭州 文皇曰五弟
初封錢塘為吳王 皇考以為不可改封開封建
文無道封其弟允熲吳王竟不克享建寧荊州重
慶東昌皆善地惟弟擇焉寧王得書遂出飛旗令
有司治馳道 文皇大怒王不自安屏從兵從五
六老中官走南昌稱病卧城樓乞封南昌 文皇
不得已即藩司為府封王南昌已而人告王誹謗
巫蠱事 文皇書諭王王益不自安稍稍自飲戢
仁宗時乞朝京師又言江西非其封國請改封
上諭王叔受封 先帝已二十餘年朕不敢違
徽音錄 下卷 十一
宣宗即位以大父行又復輒恣橫請於封內遷于
女 上不許重違其意賜女婦八十四人王令省
中官衣朝服用天子儀仗賀王元旦長至千秋節
習儀鐵柱觀副使石璞聞於朝乞罪其長史王堅
朝議定宗室將軍祿米視品王抗言宗室安得有
品詞不遜時漢庶人方以反誅 上益書詞甚厲
云將軍中尉有品 祖訓也王不得棄 祖訓肆
煩說王即不謹非獨群臣有言不已天下人心亦
不容已徒恃尊屬誣蟻朝廷與憲且存朕不赦况
未幾又乞灌城田 上不許王見 上英武又稍

欽哉托志神仙正統十三年卒謚獻子盤斌未嗣
卒謚莊惠世子景泰元年以子真培嗣王追封寧
惠王真培以世孫嗣王弘治四年卒謚靖靖王長
子觀錫天順八年封上高王弘治五年嗣王十年
卒謚康康王庶子宸濠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
年封上高王十二年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
喜兵嗜利狗色凌宗室黷亂無禮養死士為群盜
湖江間及劫郡邑府庫財萬萬計術士李自然李
日芳妄言宸濠骨相天子也宸濠喜時詢中朝事
聞謗言輒喜聞言上明聖朝廷治即怒不應王

教吾錄

下卷

七

邸故以罪削護衛至正德初通逆瑾賂金錢無算
得復議給安化王反瑾誅革護衛未幾復結錢寧
諸權奸又得復護衛益大肆擅殺都指揮戴宣逐
布政使鄭岳御史范輅幽知府鄭獻宋以方殺辜
魏二姓幾千人盡奪諸附王府民廬副使胡世寧
言王橫無道不早裁抑禮樂征伐不復出自朝廷
宸濠不吝金壁萬計遣奄余欽入京徧遺中朝內
外文武等大臣朱寧蕭敬張雄張銳江彬陸元石
珣欲殺世寧賴武宗明聖世寧得不死謫戍遼
東自是益復無顧忌日與李士實劉養正王春謀

不軌又見武宗巡遊東宮久虛令典寶萬銳監賂
諸奸佞欲召其子大哥入京以上廟燒香為名幸
事萬一成得自取正德十二年府典寶閻順內官
陳宣劉良上變告宸濠疑出承奉周儀意盡殺儀
家及典仗查武數百人令承奉劉吉持金錢又徧
遺諸權奸佞幾殺順等於是逆謀益急妃婁氏累
泣諫不聽大集群盜十一閏廿四吳十三等數
千人置丁家山諸處四出行劫時庵畢真鎮守浙
江約起事為應又結廣西土官狼兵及南贛峒蠻
是時士實養正春吉銳日夜與宸濠謀恐起事以

教吾錄

下卷

七

反名人心未服伺一日宴駕大位未定乘變即起
萬一事成遣奸黠人盧孔章等分布水陸孔道萬
里傳報決旬往返踪跡大露朝野皆知宸濠旦夕
必反巡撫都御史孫燧日夜防遏宸濠托剿賊名
制置郡邑城郭兵食事甚悉嘗嘆曰即賊起吾不
滅賊賊必以吾所處分故速滅又連上七疏言宸
濠反且在旦夕宸濠諸奸邀諸途即不得諸奄權
奸得宸濠金錢多恐事洩并誅又幸冀非望往往
歷不聞上不知也十四年言官合詞為上言
宸濠必反狀上為遣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

順壽太監賴義諭宸濠令改過府中人以為召宸濠也六月丙子因諸司入謝宸濠酒遂稱密旨反劫燧及副使許達燧達叱宸濠無反自速死吾死不從賊遂殺燧達偽授士實太師養正國師吉太監春尚書凌十一等都指揮急走人令畢真反抗州為應遣余欽等攻九江南康王春等發傍縣諸賊黨九江南康城破七月壬辰進攻安慶知府張文錦守將崔文楊銳力禦不肯下宸濠以江西僉事潘鵬安慶人遣鵬招安慶文誅鵬家宸濠議偕大號改年順德士實養正言需至南京正位然後徵吾錄 下卷

改元布詔是時汀贛都御史王守仁已傳檄遠近名宸濠賊起兵討宸濠宸濠不敢離南昌已而聞守仁兵未集士實養正造偽檄指斥朝廷謂武宗以莒莒鄙高皇帝不血食建寺禁內雜處妓女胡僧玩弄邊兵身衣異衣至於市井屠販下流賤品之事靡不樂為棄置宗社陵寢而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裏贖資無厭荒遊無度東至永平諸處西遊山陝三邊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又謂常懸都太監牙牌稱威武大將軍又謂既奪馬指揮妻稱馬皇后復納山西娼婦稱劉娘娘原其為

心不能御女又將假此婦人以欺天下袍養異姓之子如前所為也留萬銳拱條等守南昌偽勅吉提督軍務叅政王綸叅贊軍務分諸賊為五哨一百四十隊戊戌直趨安慶庚子攻城不克甲辰以天梯攻又不克安慶守益堅又聞守仁兵且至宸濠懼方欲退還南昌丙午聞守仁辛亥破南昌擒拱條萬銳等及宸濠子三哥四哥宸濠益懼解安慶圍甲寅至樵舍乙卯遇守仁兵黃家渡戰敗丙辰又敗丁巳守仁急督戰火攻宸濠大敗妻妃投水死擒宸濠及其子大哥吉士實養正等宸濠曰紂用婦言亡而我不用婦言亡武宗初聞宸濠反江彬等幸上出遊巡勸上親征遂下詔曰宸濠天性兇淫自作不靖誣陷郡王淫亂宗女打死無罪平人不下千數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脅陷良善毒害忠貞包藏禍心妄竊大位聚集群盜招納叛亡私造戰船擅置軍器造謀作孽積有歲年流言日聞朕未遽信前年本府內官赴京告變近日在京科道交章舉發朕猶念在親誼曲為保全特遣親臣齎書戒諭宸濠自知罪在不赦使者未及半途先已肆行反逆殺害巡撫囚禁守臣

分遣賊徒四散流劫占據官府縱放獄囚攻圍城池燒毀郡縣搜劫印信搶奪運船南京各處守臣連日飛章奏報具有實跡反狀甚明爰下大廷會官集議僉謂宸濠悖逆天道得罪祖宗古今大惡朕不敢赦祇告天地宗廟革其封爵削其屬籍親統六師正名討罪詔未下守仁已擒宸濠宸濠六月丙子反七月丁巳就擒宸濠反謀雖久意倖倖倚奸人得竊位不欲顯言稱亂及事急反始掠省城兵器燧已名討賊移外郡倉卒不能備招賊又為諸下邑遏不得去諸偽將皆賊徒未嘗知戰士實養正徒以區區文詞議論負時名不知兵諸附者皆富貴子弟聞守仁倡義誅討未及見兵皆逃遁去燧初所置城遏賊不得逸盡就縛宸濠檻車至南京武宗頻出遊幸諸權奸得宸濠金錢者尚在武宗左右或握兵間通語言宸濠謂且得釋獨忌守仁知兵有威望又兵精慣戰不敢動武宗回鑾至通州誅宸濠弋陽王拱橫攝府事初獻王五子二子盤輝臨川王天順五年罪廢為庶人幽高牆三子盤桃宜春王四子盤柱新昌王五子盤煥信豐王弋陽王者靖王弟奠熾始

載書錄

下卷

二十一

封弋陽謚榮莊榮莊子觀錄嗣弘治十年卒謚僖順三子二子天季子宸訥弘治十二年嗣正德九年卒謚莊僖莊僖次子拱橫正德六年封鎮國將軍嘉靖元年攝王府事二年嗣弋陽王二十年得稍設官屬子多煥嘉靖五年封鎮國將軍郡王存者八將軍鎮國十五輔國五十六奉國四十二尉鎮國十八輔國一未封者二十五未名二百二庶人五十一

安化庶人

宣鑑者慶靖王曾孫也祖秩終靖王第四子永樂

徽音錄

下卷

王

十九年封安化王謚惠懿父遂授封鎮國將軍弘治六年贈安化榮和王宣鑑成化二年封長孫弘治五年嗣正德五年廢瑾擅權毒亂天下宣鑑遂起逆謀告生員孫景文曰日者言我有帝王骨相現王九兒降鸚鵡神妄言禍福每見宣鑑呼老天子宣鑑益冀望非分會大理寺少卿周東度田寧夏倍盜頃畝畝崇厚租徵馬屯租甚急景文謂宣鑑曰殿下欲圖大事此其時矣宣鑑遂為酒召都指揮何錦周昂指揮丁廣謀反以誅奄瑾為名是年四月五日宣鑑為酒大會巡撫安惟學總兵姜

漢周少卿等太監太監及漢至巡撫少卿辭不去
錦等矯言虜入塞急呼壯士申屠敬捕虜執其械
躍馬呼噪儀賓韓廷璋等伏府序下錦等趨安化
府推門入序中伏兵起殺漢及奄走行至臺殺惟學
都指揮楊忠又殺周少卿縛侯叅議放獄囚焚官
府劫庫藏奪河舟大索慶諸王將軍金幣萬計召
逆黨平虜城千戶徐欽引兵入城偽造印章旗牌
又令景文為偽檄言瑾盡惑朝廷變亂祖法屏棄
忠良收集凶狡阻塞言路括歛民財籍沒公卿封
拜侯伯數興大獄羅織無辜散遣官校脅持遠近

徽事錄

下卷

三十一

張綏機曹雄毛倫文臣武將內外交結意謀不軌
今特潔義兵清除君側凡我同心並宜響應傳布
遙鎮以錦為討賊大將軍昂廣左右副將軍景文
軍師欽先鋒將軍魏鎮等七人都護朱霞等十
二人總管當是時遊擊將軍仇鉞陷城中欲起兵
擒賊自效恐河東兵未集稱病卧鉞蒼頭潛入城
言副總兵楊英都指揮韓斌延綏副總兵侯勛遊
擊將軍時源各率兵屯河上廣武營都指揮孫隆
焚兩壩掃捲河舟盡奪河東岸矣鉞喜尚稱病卧
脫都指揮鄭卿等三千人出渡口留昂守城昂

問鉞病鉞猶稱病不起伏諸耆頭候昂入殺昂鉞
即起開門一呼諸遊兵壯士楊真等聞之即趨安
化府殺朱霞等十一人擒真鑄及其子台潛遣古
興兒密告鄭卿令反正卿遂殺魏鎮等十人錦廣
走追擒之賀蘭山外朝廷聞變遣都御史楊一清
太監張永督諸軍討賊未至寧夏賊平一清永至
陝械真鑄錦廣等至京頌繫真鑄諸王館錦廣等
下錦衣獄廷鞫并真鑄等伏誅弟真鑄真鑄坐黨
廢庶人者凡若干人將軍肅材俘至京既論死正
德中山僧大千和尚者財富凌同類同類毆和尚
殺寺錄

下卷

三十二

和尚憤曰我皇帝家人也眾異其言聞於朝逮至
京下部獄和尚曰我安化府肅材也眾不能辨安
化宮人左寶瓶在浣衣局召驗和尚寶瓶曰此肅
材殿下也得免死送高牆竟不能知當時代肅材
死者誰也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燉煌北大磧外西北羗胡
往來要路也元封忽納失里為威武王已而改封
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闕初置甘州五衛於張
掖肅州衛於酒泉涼州衛於武威西寧於湟中又

置山丹永昌鎮番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二千戶
所自陝西蘭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
十里為嘉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
定曰阿端曰赤斤蒙古曰典先曰罕東左七衛皆
在嘉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
魯番各千百里北至瓦剌數百里永樂二年改封
安克帖木兒為忠順王以頭目馬黑麻火只等為
指揮等官分其衆居苦峪城三年忠順王卒無子
兄子脫脫先是俘蠻夷邸上曰此西域入貢孔
道可釋脫脫令嗣王賜金印誥命玉帶文綺遣使
徵番錄 下卷 上
送還今察諸番向背凡諸番貢物表文譯上四年
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差是
年速哥失里逐脫脫上勅諸酋復立脫脫為王
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使朝貢九年脫脫卒勅都
指揮哈納為都督僉事守哈密是年封力帖木兒
為忠義王賜印誥玉帶守哈密卒從父子孛羅帖
木兒嗣仍封忠順王賜誥印十二年行在驗封員
外郎陳誠奉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
里東北二門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
蒙古回回人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鑛鐵犬尾羊

陰牙角城北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鹽鹵宜種
麥豌豆農耕亦用糞壤人獷悍好利西域三十八
國入貢經哈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洪熙
元年貢疏黃上詰邊臣何以有疏黃正統四年
貢玉求紵絲與四表裏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
桂茶釐成化元年令歲一貢貢不過三百人至京
不過三十人貢物馬駝玉石鐵器諸獸皮三年以
忠順王外孫為都督賜銅印金幣八年都督赴京
嗣官貢馬駝加賞時首者林忒孛羅帖木兒無子
王母努溫答力理國事九年土魯番速壇阿力欲
徵番錄 下卷 上
以哈密掠赤斤諸夷王母不從虜王母金印去還
番離散王母外孫都督把他木兒子罕慎避居苦
峪其奸狡者陰附阿力俟我塞下遣高陽伯李文
通政劉文討阿力調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
不敢進阿力遂輕中國文等謬言不見土魯番遂
還王母金印竟為阿力所留益侵我城郭諸夷十
四年阿力死子阿黑麻稱速壇未壯二十年守臣
乘間請封罕慎嗣忠順王入哈密罕慎貪殘國人
怨恨西域諸夷貢使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
二十三年罕慎言瓦剌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

拾死其弟阿沙赤為太師華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王
與阿沙赤雖殺西走據哈密至刺尋退去弘治元
年阿黑麻強曰罕慎非脫脫俗安得王哈密哈密
我當王欲殺罕慎畏我不敢發好語罕慎曰吾為
若聯姻若為王益安無外侮罕慎喜許阿黑麻阿
黑麻至哈密誘罕慎頂經結盟遂殺罕慎亦不敢
顯言據哈密即遣使入貢言罕慎病死國亂乞遣
大通事和番立我為王居哈密領西域職貢兵部
尚書馬文升言外夷北虜最強屢入貢乞通使我
不聽阿黑麻小夷且與哈密各有分地不可輒通
使亦不得王哈密彼若入貢我亦不拒請勅阿黑
麻諭令還王母及金印還我哈密時王母死已四
年遣哈密頭目馬亦虎仙齋勅諭阿黑麻阿黑麻
以金印城池來歸遣使朝貢厚賞之陞馬亦虎仙
為都督兼事文升言哈密有回回畏兀兒哈刺灰
三種共居一城種類不貴不相下北山又有小列
禿野也克力數種強虜時擾哈密必得元遺孽嗣
封理國事庶可懾服諸番與復哈密不然未得休
息乃立安定王族孫陝巴為忠順王安定王者本
脫脫種落令頭目奄克字刺阿木郎輔陝巴五年

陝巴至哈密六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得阿黑麻
又恨阿木郎剋賜物掠其牛馬遂入哈密殺阿木
郎虜陝巴及金印去內閣立瀋謂文升曰哈密事
重須公一行文升曰方隅有事臣子豈可辭勞但
西域賈胡慣窺利不善騎射古未有西域能為中
國大患者徐當靜之瀋曰有識言不可不慮文升
請行諸大臣不可請勅兵部侍郎張海都督侯謙
行視經略時阿黑麻貢使馬亦滿速兒等在京師
令海至河西令夷使二三人與邊通事致勅諭阿
黑麻歸陝巴金印諸夷使爭欲去海不可乃遣哈
密夷人以勅往阿黑麻竟留不報海不得已修嘉
峪關捕哈密奸回通阿黑者二十餘人戍廣西請
絕西域貢七年春海謙不受命輒還朝上怒逮
下獄降海山西叅政譙奪俸間住文升言土魯番
恃其強悍哈密奸回又反復欺負中國不懲創彼
益輕中國請安置馬亦滿速兒等於閩廣閉嘉峪
關絕西域貢令諸夷歸然阿黑麻當是時西域諸
夷皆言成化間我入貢皇帝先遣中貴人迎我
河南至京宴賜甚多今皇帝不撫我我泛海萬
里貢獅子謂我開海道却不受即從河西貢者寧

賞亦薄天朝棄絕我相率從阿黑麻且拒命中國
能奈我何哈密奸回又附阿黑麻阿黑麻遂復入
哈密自稱可汗大掠罕東諸夷謀言糾夷數萬用
雲梯攻肅州且蹂甘州報至文升曰彼虛聲挾我
也上魯番至哈密十數程中經黑風川哈密至苦
峪又數程皆無水草貢使往返皆馱水行使我謹
烽火明斥堠整兵以俟彼至肅州我以逸待勞縱
兵出奇一擊必使彼隻馬不返已而阿黑麻西去
令頭目牙蘭以二百餘人據哈密文升曰非用陳
湯故事此虜終不畏文升召肅州撫夷指揮楊鼎
至京撫其背曰汝諳夷情知西域道路王上令
欲擒斬牙蘭汝計安出肅曰此賊黠非嚴之不可
罕東至哈密有捷徑可進兵兵可不十日至文升
曰余欲還罕東兵三千為前鋒我兵三千殿後各
持數日熟食無程襲之何如肅曰善八年令河西
巡撫許進調兵食遣副總兵彭清統精兵三千由
南山馳至罕東即調罕東諸番兵乘夜倍道襲牙
蘭是冬進及總兵劉寧率兵至肅州久駐關外候
罕東兵不至乃出大路乏水草行不能疾牙蘭謂
知遁去我兵入哈密斬首六十得陝巴妻女獲牛

羊三千哈密脅從者八百餘人皆不殺擄以歸
西徼上師還糧乏士馬亦多物故然西域自是
畏中國文升言兵雖抵哈密然未獲牙蘭首功
少進寧及太監陸閭不遵節制徒取空城無
事獨軍士遠征勞苦宜陞賞上念邊臣出
功加閭歲祿二十石寧陞左都督加俸百石遷左
副都御史清都督僉事九年阿黑麻又襲破哈密
令撒他兒及奄克字刺住刺木城奄克字刺密結
瓦刺小列禿襲斬撒他兒奄克字刺還守哈密阿
黑麻遣人圍哈密哈密人舉火小列禿見之來援
退走守臣奏乞令羈留貢使往諭阿黑麻納款文
升曰阿黑麻未見遣使上款書不許是秋進改陝
西巡撫十年秋阿黑麻令人送陝巴還哈密其兄
馬黑上書言西域諸國不得貢怨阿黑麻今悔過
乞許與黑婁諸國入貢及還寫亦滿速兒等文升
言此虜挾詐候陝巴金印至甘州取寫亦滿速兒
等於閩廣是冬起王越為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總
制甘涼等處邊務經略土魯番哈密十一年越出
河西取陝巴至甘州令哈密三種都督回回寫亦
虎仙畏兀兒奄克索刺哈刺灰拜迭力迷失佐陝

巴奄克字刺罕慎弟也恨土魯番亦與陝巴不協
越以罕慎女也先主刺妻陝巴結好奄克字刺未
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復封為
忠順王放寫亦滿速兒等西歸時哈密三種人久
苦土魯番不願還文升請許半留肅州往來自便
十二年春陝巴至肅州畏番虜不肯出關守臣遣
恭將率兵護行又賞赤斤蒙古諸番令逐程防護
至哈密是夏寫亦虎仙致賞賜於土魯番諸夷使
入京朝貢十三年阿黑麻及黑婁諸國皆令人入
貢十七年春陝巴嗜酒招寇國人頭目者力克哈
等迎阿黑麻次子真帖木兒守哈密陝巴棄城走
沙州真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肯來哈密
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為野也克力達子
所據真帖木兒始至刺木城其兄滿速兒乞守臣
令人來守哈密真帖木兒自刺木城入哈密守臣
令官舍量傑及奄克字刺往哈密撫夷衆諭迎陝
巴還頭目阿字刺不聽必欲立真帖木兒為王奄
克字刺與傑等擒殺阿字刺等六人餘黨畏服守
臣令都指揮朱瑄率兵送陝巴入哈密撫送真帖
木兒還土魯番時阿黑麻死諸兄仇殺真帖木兒

懼不肯還曰奄克字刺我外祖願依之瑄慮陝巴
疑貳携真帖木兒居甘州正德元年陝巴死其子
拜牙即嗣封幼弱守臣恐真帖木兒還來侵哈密
留不遣三年滿速兒稱速壇遣人朝貢乞還真帖
木兒兵部尚書劉宇曰是謂質其所親愛不許四
年滿速兒與拜牙即乞還真帖木兒下守臣議五
年真帖木兒走出城追而獲之六年守臣請歸真
帖木兒下兵部會議請 勅宴賜真帖木兒及滿
速兒拜牙即并其親月七年冬令哈密三都督奄
克字刺寫亦虎仙滿刺哈三送真帖木兒西還八
年春至哈密奄克字刺不肯去寫亦虎仙滿刺哈
三送至土魯番八月拜牙即淫暴欲與奄克字刺
叛中國往土魯番奄克字刺不從自哈密奔肅州
拜牙即棄城走入土魯番滿刺兒令頭目火者他
只丁與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入哈密取金印火者
他只丁又令哈密都指揮火者馬黑木等至甘州
索賞哈密諸酋驛書言拜牙即棄國從番乞即差
人守哈密巡撫趙鑑謬謂滿速兒忠義令火者他
只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守城勤勞差撫夷官送
土魯番諸酋金幣二百明年正月撫夷官纔至哈

密滿刺兒率眾亦至分據刺木等一真帖木兒又言河西大飢窘人死且半甘州城南黑河可引灌城於是滿速兒及火者他只丁牙木蘭虎力奶翁寫亦虎仙滿刺哈三日夜聚謀侵甘肅番又索金幣萬萬還我哈密否即插旗甘州門牙木蘭者本我曲先人與寫亦虎仙等專伺我虛實外挾強番內要厚賞自京師至甘肅徧置奸細巧為交結肆行反間然亦專與哈密為仇未敢窺嘉峪關也時總制都御史鄧璋請專勅大臣一人經略哈密大將督兵戰守特勅四川討賊都御史彭澤總督肅肅軍務統延寧固原諸鎮兵防遏土魯番夷勿使內侵逐勦西海卜亦刺勅寫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勅責滿速兒送回拜牙即十年春澤至甘州火者他只丁牙木蘭侵赤斤王子莊澤以段布銀器并勅令通事與三都督送土魯番奄克季刺時在甘州言我與番世仇不肯去土魯番得寶物以金印與寫亦虎仙以哈密付滿刺哈三澤召還掌院事巡按馮時雍又言土魯番未聞請罪尚數侵邊下兵部尚書王瓊議乞留澤河西不允

嘉峪關 亦虎仙等入京朝貢當是時土魯番四出侵

嘉峪關 諸衛

及苦峪諸城殘破河西藩籬又歸焉

十一年李昆代鑑巡撫請 勅滿速兒

即滿速兒不聽令火者他只丁牙木蘭復據哈密滿速兒至沙州脇土巴部落入嘉峪關令肅州奸回斬巴思高彥名等內應攻我肅州遊擊芮寧泰將蔣存禮禦之敗績兵備副使陳九疇發憤撫死諸奸回及通賊都督失拜烟峇馮城拒戰退賊又急調屬夷兵劫其老營遣人結尾刺搗巢穴破其三城土魯番大創又盡發寫亦虎仙數十年傾陷哈密奸罪坐謀叛論死時失拜烟峇子米兒馬黑麻入貢在京巧賄權倖突入長安門左稱冤下錦衣衛會兵部三法司奏行河西訊報十三年逮昆九疇至瓊請廷鞫幾殺澤九疇昆降浙江副使澤九疇削籍是秋土魯番貢使至京兵部請繫獄輔臣梁儲不可乃已十四年刑部會訊脫寫亦虎仙死會 上幸會同館寫亦虎仙米兒馬黑麻因權倖得見 上賜國姓隨 上南征十六年 今皇帝即位詔逮寫亦虎仙復論斬罪死獄中瓊謫成澤起為兵部尚書嘉靖元年起昆為兵部侍郎九疇僉都御史巡撫甘肅明年失拜烟峇子米兒

黑木寫亦虎仙子米兒馬黑麻皆論死

兀良哈

兀良哈在烏龍江南漁陽塞北春秋時山戎地秦遼西北境漢為奚酋所據東漢征之走匿松漠間後魏復還歸庫莫奚服屬契丹元為大寧路戶四萬六千口四十四萬八千國初割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設都司於惠州領營與會二十餘衛所謂北平行都司也洪武十四年封皇子權大寧為寧王二十二年分兀良哈為三衛於橫水之北曰朵顏曰福餘曰大寧處降胡以脫魯忽察兒海撒徵青錄 下卷

男奚阿扎失里為三衛指揮使同知並邊為我藩籬靖難初首劫大寧兵及召兀良哈諸酋率部落從行有功遂以大寧界三衛寧王移封南昌徙行都司於保定為大寧都司令三衛歲二貢貢衛百人東起廣寧前屯歷喜峰近宣府為朵顏自黃泥窪逾潘陽鐵嶺至開原為福餘由錦義渡遼河至白雲山為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最險永樂中最親附宣德時嘗入漁陽塞上率諸將出喜峰關敗諸虜于寬河誅其大酋自後稍馴順正統中又叛侵盜東北諸關塞索鹽米

賞賜而已以故喜峰密雲間有都指揮或都督鎮

守驗貢夷已已福餘大寧結也先為也先鄉道朵

顏獨扼險不肯從也先至不能入塞不得利大掠

福餘大寧人畜去始勅都御史鄒永學經略已而

設大監叅將又設總兵景泰四年守臣言兀良哈

貢使往來不絕為瓦剌間諜詔自後使至伴二三

人入京餘不得輒入關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

通侵天城遣都督李鐸詰之十二年通仇加思蘭

謀寇遼東勅邊臣備之然亦未敢大為寇盜弘治

中守臣楊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邊累遂起正德

徵青錄

下卷

三

初部落既蕃陽順陰逆累肆侵盜朵顏都督花當

求添貢其子把兒孫深入虜掠動稱結親迨北恐

中國革蘭台者花當孫也兀良哈朵顏為大部朵

顏花當為貴種花當長子革列李羅早死其弟把

兒孫驍勇十年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

遣都督桂勇討之把兒孫遣扯禿等來言請入貢

且獻馬贖殺乾罪又謾言射林李羅幹兒路阿刺

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今失台呼扯禿等去

我亦幸無事奏虜退班師未幾入寇叅將魏祥全

軍覆沒時把兒孫狡劣屢謀奪嫡諸酋惡之不相

附尋亦死花當種人皆附華蘭台華蘭台貢馬遲之未請嗣番官也邊臣言下兵部今譯部落後許貢華蘭台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

流賊

正德六年流賊平先是逆瑾專權濫刑苛政毒海內海內騷動瑾誅霸州賊劉六劉七齊彥明邢老虎劉三聚眾萬餘掠文安獲趙燧賊喜燧通文書驍捷以為頭目領三千人久之劉六等欲分數為寇燧與楊虎劉三邢老虎一夥為河南賊劉六等一夥為山東賊所至張旗蓋鳴金鼓屠城破邑發

徵事錄

下卷

三本

庚濱獄殺戮燔燒奸淫慘毒僵屍被野千里蕭然至竊名號執王臣截漕舸攻宗藩中原震動上命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邊憲討之義無功逮偉中錫中錫死獄中令陸完討賊調遣將率健卒從行遊擊將軍許太敗賊景州卻未敗賊阜城燧等奔蒙山副總兵李瑾遇賊戰敗賊得我神器廬甲及蟒衣虎燧衣蟒衣至沂州楊頭管四馬武張通等皆歸賊賊勢轉熾破靈山衛及日照諸縣攻徐州不下至宿遷淮安知府劉祥率兵逆賊不戰自潰溺水死者無算祥被執繼還遂渡河

徵事錄

下卷

三本

郵指揮陳鵬攻靈璧知縣陳伯安出戰被執攻宿州不能破焚其西關欲降伯安不屈劉三欲殺之燧止得釋攻破永城夏邑虞城盡焚居民執虞城知縣釋之攻破歸德州守備萬都司率眾追至亳州武平衛指揮石堅率兵千人僧兵三百人邀戰皆敗殺僧兵七十人至白龍王廟小黃河渡潁兵管河上虎憤率壯士七人奪船渡河與戰官軍以土石擊覆其舟虎先燧等共推劉三為主至蒙城太和官民潰散副總兵白王兵至劉三率五千餘人與戰殺官軍千五百人奪我神器七十攻破霍丘殺萬人執都指揮潘翀釋之殺都指揮王保至鹿邑鹿邑潰散執守城千戶有陳翰者自稱兵部主事乞為劉三兒至新蔡致仕張知府率眾遺劉三金帛萬計得不攻當是時河淮南北官吏望風遁諸將利虜掠戰不力賊勢日盛燧劉三等妄欲舉大事與陳翰竊龍謀兵無主必亂共推劉三為奉天征討大元帥燧更名懷忠稱副元帥小張永前軍管四後軍劉資左軍馬武右軍邢老虎中軍並稱都督陳翰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其餘皆有名號分二十八營應二十八宿各樹大旗為號置

金旗二大書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
重開混沌之天又造釣牌令所至官吏修道路橋
梁備芻糧酒肉供軍迎降者秋毫無犯拒敵者寸
草不遺至上蔡知縣霍恩指揮李拒守賊破其
城殺霍知縣殘其尸至商水知縣降至西平知縣
王佐拒敵被執罵不絕口賊支解死至舞陽破其
城劫庫釋囚囚有僧德靜為稱唐府官人子因留
之至葉執知縣唐天恩及學官釋之俄為諸細賊
所殺攻襄城襄城人饋銀馬不攻攻破寶縣僉事
孫磐齋黃榜撫賊燧復書曰群姦在朝舞弄精神

徵事錄

下卷

三

濁亂海內誅殺諫臣屏斥元老乞皇上獨斷梟群
姦之首以謝天下斬臣首以謝群姦營中見撫榜
逃者百餘人賊有虜縣令妻子者燧殺之攻破裕
州殺都指揮詹濟等數千人劫庫釋囚唐王遣人
謂燧曰德靜非我子任若等殺之攻唐縣不能破
餽賊鞍轡二十副燒民居去邢老虎病死燧等併
其衆十三萬騎五千轉掠襄陽樊城棗陽隨州新
野破泌陽至西平與官軍戰大敗賊死二千餘人
奔鄆陵焚掠而過至新鄭鄭州攻城不能入遂至
滎陽圯水破其城至偃師遇姚總兵夾河而陣燧

率衆過河我軍潰散殺毛葫蘆百餘人至河南府
遇榆林官軍迎戰賊大敗官軍追至河劉三奮勇
殺都指揮及其下四十餘人至汝寧遇湖廣土軍
殺土軍數十人駐朱臯鎮官軍追過河與劉三戰
我軍敗賊至六安州官軍追殺五百人至定遠賊
又敗復至六安劉三率衆萬餘人走商城燧欲還
六安適管四張通率二千人来歸至潁州楊虎下
迎郎二千餘人来歸至鳳陽投書叢蘭都御史約
降不果屢與官軍戰敗陳翰降仇總兵劉三被射
死燧知事不成至應山奪度牒削髮詐為僧且投

徵事錄

下卷

三

江西賊覓渡舟過武昌軍趙成擒之伏誅虎至河
上官軍扼之虎急馮河官軍亂石擊之溺死楊虎
南去時劉六彥明還寇曹州諸將合擊大敗賊裴
子巖賊亦殺我官軍千人上復遣中使至陸完
所督諸軍力戰敗於湯陰永又追敗之於穆陵關
總兵劉暉又敗之滕縣賊且走且焚劫殺掠人至
下邳淮上都御史張縉遣兵禦之賊破北門四酋
迭進輒斃之賊却去參將李瑾邀擊敗之賊奔登
萊完率諸軍追戰嵩淺坡賊又敗劉六劉七彥明
獸挾驍猛三百餘騎逸去北奔霸州突過臨清又

奔河南又奔湖廣劉六溺水死七與彥明奔船東
下犯鎮江江陰退棲狼山忽遡江過南京犯安慶
完馳至江上分兵駐京口張縉及都御史王鎮叢
關俞諫副總兵時源各分兵守要害賊復沿江下
狼山完兵至江陰會天大風賊船糜碎諸將襲之
賊奔據山顛矢石兩下暉引所部力戰暉與任璽
戰山北永戰山南咸戴盾跣行奪其險賊墜巖死
者無算彥明死七乘小舟將遁溺海死

論功

內閣李東陽楊廷和梁儲費宏各廕一子錦衣正
千戶辭改六品文階進封仇鉞為咸寧侯加楊一

清少保完兵部尚書代王敬

逆瑾

正德元年十一月劉瑾入司禮監殺太監王岳徐
智范亨矯旨罷戶部尚書韓文郎中李夢陽少師
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少傳
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謝遷致仕
吏部尚書焦芳兼武英殿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
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加李東陽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以許

進為吏部尚書先是上初即位東宮舊侍內臣

劉瑾等導上遊殿內閣劉健李東陽謝遷上疏

曰視朝太遲免朝太數奏事漸晚遊戲漸廣長夏

之時遂停經筵并輟日講不知陛下宮中何以

消日奢侈玩戲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揮射鈞

獵殺生害物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田野之畜

不可育于宮庭弓矢甲冑戰鬪不祥之象不可施

于禁籞夫使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

不達而此數者交雜于前則聖賢義理何由而明

古今治亂何由而知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壞

而莫救宗社所係生民所賴今日之事臣實憂之

六月中旬風雨飄蕩雷霆震驚正殿鳴吻太

廟脊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各有摧折或至燒

燬天心示警蓋已甚明伏望陛下惕然修省悔

悟平旦視朝依期奏事屏去玩戲放逐鷹犬萬機

之暇省閱往日所進講章直解及諸衙門條上利

弊采納施行庶可上回天意下慰民心報聞後上

疏曰近兩月以來日高數丈尚未視朝侍衛離披

兵仗委棄萬眾共見有傷國體文武百官又伺

闕廷不惟精神困憊抑且妨誤政事況茲大變民

窮正宜恐懼修省息荒若此禍患將至又報聞已而太監王讚崔通南京蘇杭織造乞長蘆官鹽二千引戶部請與半召見內閣問狀內閣對宜如部議上曰用不足奈何對曰寧加銀數不可多鹽引上詰其故對曰鹽引有夾帶之弊引多則夾帶益多上曰彼獨不畏法乎對曰彼既得旨沿途騷擾朝廷豈得聞知上色變語益勵曰豈獨此數人壞事譬諸十人豈能皆賢亦未免有四五人壞事者時有譖使遷者上入其言故云內閣退復上疏自劾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臣等痛心刻骨誓以死報及當初政竭力臣持未敢求退近者地動天鳴五星凌犯星斗晝見白虹貫日群災疊異併在一時京城道路殺人西北諸邊胡虜猖獗損軍折將戰則無兵守則無食民生窮苦府庫空虛風俗傾頹紀綱廢弛賞罰不當法令不行名器冗濫諸司弊政日增月益百孔千瘡隨補隨漏當此之時內外臣僚協力猶恐弗堪方且持祿固寵任情作弊讒謗公行姦邪得計變亂黑白顛倒是非人怨於下而不知天變乎上而不畏竊觀古今載籍曾未有如此而不

亂者恭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更願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倣倣成風非惟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為多言幹事者以為生事執奏以為再擾革弊以為紛更憂在於民生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責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違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即有數陳多未批答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亦宜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否亦知內告外順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咎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于衷事非獲已若受顧命之名而不盡輔導之實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伏乞罷斥不允又上疏曰痛惟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面諭顧命諄諄數百言臣等頓首拜受不勝嗚咽彼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實共聞之伏自陛下嗣位之初臣等尤得少盡其職近來歲月往往旨從中出畧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詔書不信政令失中數事謂譚承清鹽法大同冒功次收南海淨身人八千濫賜蟒衣後收

御用監詔革書篆入遣官再查皇庄田主駕帖出外逮繫民命韋興玄齋未就刑譴私門占役營軍督造饒州磁器諸細小事不敢言及劉瑾上言政事多至百數疏其言及朝廷者曰單騎驅馳輕出官禁曰類幸監局曰泛舟海子曰鷹犬彈射不離左右曰內侍進獻飲膳亦屑曲納上皆不聽十月戶部尚書韓文等疏請急除祥奸劉瑾等以保聖躬晚入伏闕候旨司禮監傳諭已悟痛加修改瑾等不問文每朝退輒泣恨不能救正屬吏李夢陽說文公大臣義共國休戚徒泣何益公曰計

鐵吾錄 下卷

四

心擊毬走馬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至導萬乘與外人交易狎暱嫖棄無復禮體日造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切緣此等細人惟知蠱惑君上以便已行私不思皇皇帝業在陛下下一身今大婚雖畢儲嗣未建萬一起居失節雖將此輩壅粉殖醢何補於事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累聖德乎今馬永成等罪惡既著若縱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京下諭百僚將馬永成等明正典刑以回天變泄神人之憤潛消亂階以保靈長之業疏入上驚泣不食諸閣大懼王岳者亦青宮舊閣素剛厲頗惡其黨初閣老持言官章不肯下諸閣窘相對泣會諸大臣疏又入上遣司禮監八人詣閣議一日三至閣益持議不肯下岳本八人中入顧獨曰閣議是明日忽召諸大臣入諸大臣或有咎公者曰公疏言何公故不應今吏部侍郎王公整趨詣閣

鐵吾錄 下卷

四

候浴陽語王公曰事且十成七八諸公第堅持至左順門太監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諸先生愛君憂國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义不忍即置之法幸少寬上自處衆懼莫敢出一言荅榮面公曰此疏本出公公云何公曰今海內民窮盜起水旱頻仍天變日增文等備員卿佐靡所匡救上始踐昨輒棄萬幾遊幸無度狎昵群小文等何忍無言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寬之耳諸大臣遂旅退王公前謂榮曰設上不處奈何榮曰榮頭有髮鐵邪敢壞國事是日諸閣益窘自求去南京安置

閣議堅持猶不肯下是夜瑾等繞上前跪伏哭頭觸地曰微上恩奴儕且磔餒狗上色動瑾又進曰害奴儕者王岳上曰何謂曰岳前掌東廠謂言官先生有言第言議閣時岳又獨是閣議狗馬鷹鬼岳嘗獻否上心所明也今獨咎奴儕益伏地痛哭上怒夜收王岳范亨瑾又曰狗馬鷹犬何損萬幾左班官敢譁無忌者司禮監無人耳有則惟上所欲為誰敢言者上立詔瑾入司禮監竄岳亭南京途中賜死問復疏曰此數人者蠱惑誘引罪大惡極得罪祖宗非皇上所

得而赦臣等不能及早匡救罪難辭今事既至此又豈敢阿從以重傷聖德伏望聖明剛斷俯察群言擊送法司從重究治以絕禍根則聖德光輝聖躬安泰上以慰先帝在天之靈下以副天下臣民之望上令司禮監傳諭且貸瑾等內閣又上疏曰伏見舊年以來龍顏清減心切憂惶傳聞每夜戲樂有妨寢膳皇城禁門開閉無節甚至入市交易全無扈衛皆左右誘引以致聖心荒怠政令乖違財盡民窮上干天變昨者府部科道等合詞累奏所謂事情又有臣等不及知者皆謂太監劉瑾等狎昵淫巧罪大惡極欲乞明示典刑臣等讀未終篇涕淚交下連日司禮太監李榮等三至內閣傳示聖意乃謂瑾等自幼服侍不忍遽行斥逐夫人君之於小人若不知而誤用其失猶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知而不去人心危疑被其離間天下之事無可復為必至於亂亡而後已今數人者情罪畢露即乞早賜斥逐且邪正之勢必不兩立今滿朝文武公卿料道皆欲急去數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懷疑懼而此數人者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

協禍亂之機皆自此始宗社所關誠非細故 上不允使東陽冬上疏求去內批使遷致仕東陽留用東陽再乞退 上曰自陳休政臣下職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論卿毋再辭

北虜事畧

國朝取天下於胡元順帝遁去而名號尚存不得已常遣使欲與通和順帝崩其子愛猷識理達剌稱帝塞外洪武五年 上書諭元幼主欲其通好遣使取其子買的里八剌北歸初買的里八剌為我兵所獲封崇禮侯留京師七年遣使送崇禮侯

微吾錄

下卷

四十一

殺始皆遣人入貢然亦數寇邊四年書諭可汗通好勿拘留我使不報六年書諭本雅失理是時鬼力亦裏虜中立本雅失理為可汗七年遣給事中郭驥使虜通好虜不從殺驥 上怒乃封瓦剌酋馬哈木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安樂王以撓本雅失理而遣淇國公武城侯同安侯靖安侯安平侯五將軍出塞討虜五將軍入虜伏敗沒於臚胸河八年 成祖出塞討本雅失理及其臣阿魯台十一年遣人招阿魯台十二年瓦剌叛侵邊 成祖北征瓦剌是時瓦剌數敗阿魯台

微吾錄

下卷

四十二

保息塞外遣使奉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覆育豈有所擇納其貢使封為和寧王久之生聚畜牧蕃富遂叛我拘留我使數寇邊二十年圍我輿和 成祖怒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北走班師還是年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理而自立本雅失理妻率其屬來朝乞居內地避之二十一年 成祖又出塞討阿魯台阿魯台時為馬剌本之子脫懽所敗二十二年阿魯台部落侵塞上 成祖又出塞討之自順帝至鬼力赤凡七世其二世不可考洪熙元年馬哈

未破阿魯台欲自立衆心不附乃立元孽脫脫不
花為主居漠北宣德元年阿魯台脫懼各遣人朝
貢是時瓦剌強而阿魯台弱八年阿魯台遣人自
遼東入貢上勅總兵巫凱曰往年自大同宣府
入今乃迂路從遼東來謹防之九年瓦剌殘阿魯
台遣人來告瓦剌之難賜勅撫諭之是秋阿魯台
為瓦剌所敗死脫懼遣人朝貢告殺阿魯台阿魯
台子阿卜只掩來歸以為中府左都督正統元年
脫懼與其酋朵兒只伯仇殺脫懼遣人貢馬且通
兀良哈女直伺我塞下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
徵吾錄 下卷 季一
四年五年數貢馬亦數入塞六年脫脫不花及其
太師也先遣人貢馬八年又貢馬也先者脫懼之
子也當是時脫脫不花弱而也先強也先又以其
姊妻脫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遣人並入貢
馬得賜金帛無算使人皆館京師逾春始遣還桀
驁不恭時時殺掠道路我往來通事變詐出好語
告以中國虛實也先因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南
朝公主通事皆許詒之曰吾為若奏 皇帝皇帝
許爾矣也先大喜誘諸酋曰吾且進聘禮十四年
春遣二千人貢馬曰此聘禮也朝廷初不知答詔

不及和親事也先大恠怒七月大舉分寇大同宣
府塞上諸城堡多陷沒羽書紛至遣駙馬都尉井
源等四將軍統兵四萬出禦虜太監王振力勸
上親征八月庚申至土木車駕北狩十月虜復至
京城索大臣出議和迎車駕以通政司叅議王復
為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出見
英宗辭歸時瓦剌可汗普花即脫脫不花也遣使
貢馬尋和十一月也先又遣使索大臣議和皆不
許景泰元年吏部辦事吏徐鎮上疏言京官潛遣
家歸民心驚懼乞禁止時虜酋阿剌知院遣人貢
馬請和賜勅答之虜遂至大同宣府京師戒嚴阿
剌又遣人貢馬也先亦遣人至居庸關我遣禮部
侍郎李實大理少卿羅綺指揮馬顯偕阿剌使人
至瓦剌貽書可汗賜勅也先及阿剌而脫脫不花
遣皮兒馬黑麻貢馬至京又遣右都御史楊善工
部侍郎趙榮都指揮同知王息正千戶湯胤勣偕
皮兒馬黑麻使虜而李實等及也先使人把禿至
京把禿還賜勅也先八月丙戌楊善等奉 英宗
還京居南宮 景皇宴瓦剌使人於奉天門 英
宗宴之南宮已而脫脫不花也先各遣人貢馬賜

勅也先稱瓦剌都總兵答剌罕太師准王大頭目中書右丞相二年也先強盛劫奪脫脫不花而遣人貢馬三年遣書瓦剌可汗是年也先逐脫脫不花收其妻妾太子人畜獻良馬二告捷逾月也先又遣人貢馬請命使往來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隙幾危宗社令聽虜使朝貢優其賞宴便遂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瓦剌使臣太尉察占平章哈喇力等二千九百四十五人於禮部是冬也先及其諸酋乞黃紮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器藥材樂器佩刀諸物禮部言龍袍金器非所宜徵吾錄 天下卷 五十一

用乞勿與與藥材諸物數年間也先人每至京輒幾千人出入驕恣毆守衛掠人財物至欲騎入長安門稍稍約束即彎弓持刀欲奪馬殺入通事都督昌英每好語阻之不聽輒侮罵貢使尚在京時時入塞捕掠人畜將官請勦又以通好故恐貪功啓隙不欲與虜戰虜益驕東結朵顏西交哈密脇赤斤蒙古往來寇塞下四年正月瓦剌使還勅也先曰太師求答使朕恐使交構彼此懷疑以故不遣太師遣人多二次三千餘人邊將堅請謝絕朕念太師忠義姑聽使人入京自後可少遣遣時與

總數文書否守關者閉不納太師并各頭目差正副使二十二人陞都督都指揮指揮千戶等官賞金箱犀帶九級花金帶九素金帶二花銀帶一其三千餘人貢馬貂鼠皮賞織金絲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十二絹九萬一百二十七衣靴帽萬諭太師知之是月也先攻敗脫脫不花奔兀良哈依沙不丹沙不丹殺脫脫不花也先遂自立為可汗十月也先遣哈只貢馬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可汗田盛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下禮官會議答書吏科都給事中林聰言輒稱可汗不

可宜諭以順逆安遠侯柳溥言宜仍稱瓦剌太師并下廷議禮官胡濙等言大元田盛大可汗固不可從若可汗乃隋唐以來北狄酋長之常稱非中國所禁稱為瓦剌可汗便上令再議儀制郎中言稱可汗則彼益強橫稱太師則彼必慚憤封為敬順王或稱為瓦剌王便并下廷議濙等復言稱瓦剌可汗便言官盧祥李鈞路壁等以為不便宜仍稱太師上曰也先雖桀傲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勅文武督兵大臣曰也先擅易名號其所遣使從大同來或從宣府甘肅來奸計

臣測京師備禦不可不嚴爾兵部選兵訓練條上
長策聽便宜行事并勅沿邊守將十一月瓦剌使
臣貢玉石五千九百斤却令自售也先弟賽因諸
酋並遣人貢馬時也先新立恐諸部不附欲與中
國通好貢市往來不復深入寇掠然數年賞賜費
亦不下百萬天順初有也先平章哈刺者逐也先
走死部落遂分散而李來禰王子強字來殺哈刺
立小王子小王子之名始此不知其所自起字來
尋弒小王子天順二年春字來大舉寇陝西三年
秋寇大同抵鴈門烽火達於京師俄又寇宣府五
徵吾錄 下卷 五十四
年寇河南入蘭州關隴震動六年字來衰而毛里
孩阿羅出猛可三酋逐字來共立脫思亦稱小王
子脫思者故小王子從兄也小王子弱不能馭而
諸酋毛里孩阿羅出字羅出始入套爭水草不相
能以故不敢深入為寇時遣人貢馬成化初阿羅
出結札加思蘭字羅出結毛里孩各為黨出入河
套我漢人被虜去及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鄉道
元年遂入榆林塞入大同塞是年札加思蘭殺阿
羅出併其衆而結滿魯都滿魯都僭稱可汗以札
加思蘭為太師脫思不知所終五年字羅出札加

思蘭入榆林塞又入寧夏塞掠至固原六年阿羅
出毛里孩也烈勿屢入陝西塞八年都御史王越
總制關中軍務言自虜據河套邊人大擾乞搜套
復東勝 上遣武靖侯趙輔為總兵出塞搜套輔
以疾還遣吏部侍郎葉盛行遣上方略盛言增兵
半險便復東勝之役未可輕議遂止九年冬虜遣
人貢馬牛十年虜寇大同宣府及莊浪寧靜深入
鞏昌平涼然亦遣人貢馬十二年寇宣府十三年
寇宣府滿魯都札加思蘭遣桶哈刺忽刺一千七
百五十人貢馬駝五千當是時札加思蘭女妻滿
魯都欲代滿魯都為可汗恐衆不巳服又欲殺滿
魯都而立幹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知之索幹赤來
札加思蘭匿不與遂相仇殺十五年滿魯都殺札
加思蘭併其衆十六年滿魯都入榆林塞尚書王
越率兵出塞捕虜至威寧海斬首四百三十七封
威寧伯十七年亦思馬因入大同塞十八年又寇
大同十九年入大同宣府塞二十年戶部尚書余
子俊總制禦虜虜退去是時虜衆分散反覆相殘
並陰結朵顏伺我塞下即貢馬諸酋各以部落通
中國恐中國左右以故雖深入彼自相猜不能久

留內地未幾滿魯都裏而把禿猛可稱小王子及其大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千屢遣人貢馬弘治初把禿猛可死阿歹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虜中太師官最尊諸酋以王幼恐太師專權遂不復設太師三年伯顏猛可及其諸酋與瓦剌酋並遣人貢馬時馬文升為兵部尚書僉都御史許進巡撫大同進數條邊事戎政修明中朝大臣知進進疏至輒允下進嘗遺書小王子言通貢之利小王子瓦剌二種聞進威名遣哈桶察察少保等貢馬凡三年三貢多至三千人少不下二千皆從猶兒庄徵吾錄 下卷 五十六

入留大同遣數百人至京師當是時伯顏猛可幼新立瓦剌亦衰以故數年間我無虜患七年遂大舉寇陝西十年寇甘涼其酋火篩小王子部落也最強悍結諸部寇大同宣府歸正人言虜謀且深入勅侍郎許進督軍劉大夏轉餉禦虜又召王越總制陝西軍務經略哈密是年虜亦貢馬十二年虜入榆林大同寧夏塞亦遣人貢馬十三年夏火篩入大同宣府塞京師戒嚴火篩屢寇邊獲財畜日狹盛跋扈與小王子爭雄糾諸部入寇 上遣都督李澄守潮河川張晟居庸關襄城伯鄭榮

關侍郎李介經略宣大王宗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紫荊倒馬關備虜是秋虜入榆林塞冬入偏頭關十四年秋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十五年秋虜入大同塞時劉大夏在兵部秦紘總督軍務陝西十六年虜入榆林塞十七年虜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言將犯京師也 上召見內閣劉健等議兵事是秋虜入大同塞 上銳意討虜太監苗達數請出師大夏力言不可乃已是冬虜徵吾錄 下卷 五十七

入花馬池清水營十八年虜攻陷清水營起楊一清經畧陝西正德元年改一清總制軍務一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會 恭陵崩逆瑾專政一清去不果是年大夏致仕四年冬虜入花馬池殺總制尚書才寬先是小王子太師亦不剌有女許嫁小王子而小王子之弟阿爾禿廝娶為子婦小王子恨之欲殺阿爾禿廝亦不剌是年二酋奔出河套入西海攻破西寧諸族據其地而居之二酋尋歸小王子未幾亦不剌殺小王子長子阿爾倫台吉復走入西海八年虜入宣府塞十年

顏通北虜入馬蘭谷殺參將陳乾是秋虜入固原平涼十一年春虜入榆林塞秋入宣府塞十三年入寧夏塞大掠秦隴十六年虜入花馬池瓦剌西徙與土魯番相仇殺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台吉次阿著次滿官嗔阿爾倫台吉二子長卜赤次也明皆幼阿著稱小王子阿著死衆立卜赤稱亦克罕卜赤死而不及兒台吉稱小王子或曰不及兒台吉即也明或曰卜赤子也阿著二子曰吉囊曰俺荅阿不孩亦不剌部從吉囊火篩部從俺荅而小王子種落又盛

徵吾錄

下卷

五十八

齊庶人

齊庶人博 太祖第七子洪武三年封青州府十五年 上令出獵開平且備胡二十四年春再出開平 勅曰山東都司各衛騎士皆從總兵官額國公友德調發爾母相參遇有戰陣可自為隊或在總兵之左或在其右有膽略則當先否則繼後若奏凱之時寧使諸將言功勿自矜伐八月中秋高水冷人馬入關爾亦回京建文時有言王謀不軌者執之京師降庶人時周王橚已先削爵與博皆係禁靖難兵至 成祖急遣兵衛二王二王不

知靖難兵也大怖伏地哭將兵者言殿下遣來狀二王乃大喜頓首曰吾屬幸不死求樂改元復封併封其子賢熒為樂安王賢煥長山王賢賓平原王博之國復騎縱 成祖輒書諭戒來朝又面諭博曰無忘患難博益自疑陰蓄亡命養刺客僭帝號為詛呪輒用護衛兵守青州府城北門自廣智門外按園圍築園牆截往來守吏不得登城夜巡李珙曾名深等上變告博匿其人滅口三年 成祖賜書索珙論博改過是時周王橚上書悔罪成祖封橚書示博明年來朝面謝廷臣劾博罪請

徵吾錄

下卷

五十九

論如法博厲聲曰奸臣喋喋無乃效建文時殺我曾當盡斯此輩 成祖聞之益怒留博京邸奪其護衛護衛指揮柴直等伏誅罷遣罪斥府諸僚盡出王繫囚及諸不法械器群臣又請罪教授葉垣等不正教 成祖曰齊王凶悖縱恣性習使然朕與王君臣兄弟出之園圍寵以祿爵恩禮渥洽誠心溫詞開諭至六七不悛教授筆柰王何况垣等皆先自歸發其事可勿論博留京益有怨言乃召其諸子至京父子並奪爵為庶人安置廬州宣德三年福建安男子樓瀛詭稱七府小齊王建陽入

為製王冠服講不軌縣發其事械至京誅數百人
景泰五年五月擢少子庶人賢熾及其子能型尚
存上遣中官王顯送南京安插勅守備太監袁誠
寧遠伯任禮參贊機務兵部尚書張純防察之月
與食米二十石熾型及其妹姪女婚嫁許擇官民
家子女人配一人禁勿與諸人及諸王府往來交
通及生事攪擾人嘉靖初長壘殺人安置高牆久
之得釋南京今有齊庶人皆熾後也

徵吾錄

下卷

李



徵吾錄下卷終

徵吾錄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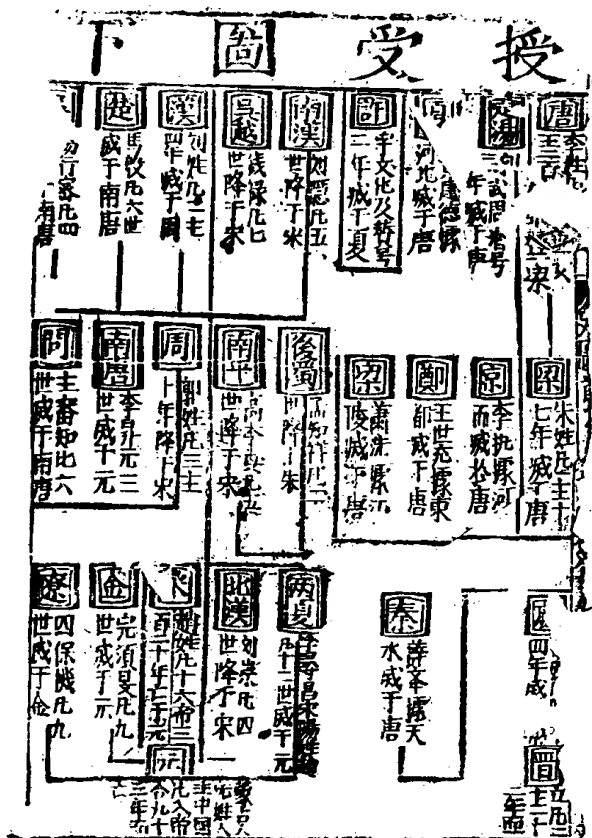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鄭曉撰曉有禹貢圖說已著錄曉初撰吾學編
記當時之事又縷分條析為今言三百四十餘條
復刊汰二書撮其指要以成是編體例畧與紀事
本末相近凡三十一篇然事迹本繁而篇帙太簡
苟悅刪班固之書尚不能不至三十卷而欲以寥
寥兩卷包括一朝此雖左氏司馬之史才恐亦不
能綜括也

+

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畧詳註
補遺大成十卷》提要



以上原缺

州地理圖

[illegible]

以後二數之而已至漢文帝稱元年其有後不景帝三稱元年
以有中元後元蓋史家所苦如此非號也蓋武帝始有改元之事
後至今美號不無重出前代人主嘗以改元為盛稱國之舊流而
漢帝相之不學事見前卷然則帝者之所當謹惜為不可畧也有
蓋亦有故亦本之甲子自茲即位甲辰始年號漢武建元始建元
辰又甲辰至乙卯在位七十二年葬起丙辰至丙辰在位六十二年
夏夏禹起丁巳至癸未在位二十七年常祀甲申至壬辰九年太康起
癸巳至辛酉二十九年仲康起壬戌至甲戌十三年至相起乙亥至
壬寅二十八年為羿所弑寒浞又殺羿飛起癸卯至辛巳共三十九
年為少康所誅少康起壬午至癸卯二十二年王扈起甲辰至庚申
十七年正槐起辛酉至丙戌二十六年至起丁亥至甲辰十八年
至泄起巳至庚申十六年王不降起辛酉至巳未五十九年至扁
起庚申至庚辰二十一年至壓起辛巳至辛丑二十一年至
壬寅至壬申三十一年至起癸酉至癸未二十一年至起甲申至
商終○商湯起乙未至丁未十三年太甲起戊申至庚辰二十三年沃
乙亥至辛卯十七年維已起壬辰至癸卯十七年太戊起甲辰又甲
辰至戊辰七十五年仲丁起巳未至辛未十三年外壬起壬申至丙
戌十五年帝實甲起丁亥至乙未九年祖乙起丙申至甲寅十九年
祖辛起乙卯至庚午十六年祖甲起辛未至乙未二十五年祖丁起
丙申至丁卯三十二年南庚起戊辰至壬辰二十五年陽甲起癸巳
至巳亥七年盤庚起庚子至丁卯二十八年小辛起戊辰至戊子二
十二年小乙起巳丑至丙辰二十八年武丁起丁巳至乙卯五十九
年祖庚起丙辰至壬戌七年祖甲起癸亥至乙未三十二年廬辛起
丙申至辛丑六年庚丁起壬寅至壬戌二十一年武乙起癸亥至丙
寅四年太丁起丁卯至巳巳三年辛乙起庚申至丙午三十七年紂
周起丁未至戊寅二十二年商至此六百四十四年而終○周武王起

[illegible]

元祐甲戌改紹聖乙未改元符其十五年徽宗辛巳改建中靖
國宋王延戊午改崇寧丁亥改大觀辛卯改政和壬辰宋王
起戊戌改重和金徽乙亥改宣和共十五年庚寅改
禮癸卯金太宗改天會乙巳徽宗丙午改靖康一年宋自大遼至
是一百六十七年是为南宋丁未高宗改建炎辛亥改紹興其三十
六年戊午金熙宗改大定辛酉改皇統癸巳改天會孝宗癸未
改隆興乙酉改乾道甲午改淳熙其二十七年光宗庚戌改紹熙凡
五年辛亥金章宗天寧宗乙卯改慶元丙辰金辛酉改嘉泰金和乙丑
改門丙寅太祖改戊辰改嘉靖其三十年戊辰金東海乙酉改
貞祐乙酉甲申宗守改興定癸未理宗乙酉改寶慶戊戌改紹定甲
改元先甲申宗守戊辰金東海允濟改太安
元太宗改天會甲午改端平十七年丁酉改嘉熙辛丑改淳祐
癸巳金宗改元年辛癸丑改寧祐己未改開慶庚申改景定其四十年
元元宗甲午改至元憲宗乙丑改咸淳凡十年恭帝乙亥改德祐凡二
統甲午改至元憲宗乙丑改咸淳凡十年恭帝乙亥改德祐凡二
年端宗改景炎凡三年帝昀改戊戌改祥興凡二年宋至此百五十三

史 23—71

詳註少畧總要通

治天下有直親賢必用而已矣治天下有法信賞
必必而巳矣治天下有本禮樂教化而已矣則君子進而小
人退則則有功勤而有罪懲則則萬事理人心悅而天下和三者之
要在身上端心誠不令而德矣故周書言民之治純用孔樂教化大
行不言而信不修而感無為而治如斯而已及其衰也以妹喜以
紂之亂紂之二人而自今不徒夫周室東遷之後玉
政不行諸侯多僭故夫子曰衛懿公作春秋以亡其國戰國王
室陵夷於朋離拆故孟子去魏適齊陳正道小人是皆聖賢為
萬世生民而發也自茲以还近愬澤竭人私其集私其學與端蜂
起聖序榛無而下安危不一難以悉舉姑取其最關於綱紀者
而論之虞夏之興去古未遠謗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有為之君也
然以輕士慢罵凌辱大臣張良托以詐殺何參乎功以詐以力天下
維安而古禮不復古樂不作從茲始矣可勝惜哉漢文沉潛而不能
剛克高高明而不能柔元西向讓三南向讓輔天何踐祚之初示
民以詘鉅賚之制又安用之故民雖富賤而脩已立誠之道幾乎息
矣窮民寶武虐民事神而海內虛耗至輪臺之詔天理譴其悔心
之萌乎不然則亦漢之續十四而識上官桀之詐似可有
為惜霍光不熾無術不能以道事有志於治而輔相亦非其
人孔明有王佐之才而當寇姓倚賴之隆童子雖有大志而亦不得
位御膳揚農之徒不保身之機外戚之禍中移於
卒壞於董卓曹操承之以移漢祚又何言成之不宗號為英主
百戰而有天下偃武修文精益求精致太平刑措不用亦希世之
君也然以君德論之則用官人私侍以劫其父納巢刺王妃而封

子明其諺曰：「其君非魏徵，辰毓之喻，則明母又繼文德而後矣。」閨門如此，而子孫又烏得有正家之法乎？是故武氏經事先帝，大貞已配壽王，中宗親為執紼於高宗，明皇賜洗兒錢於貴妃，卒為天下後世非笑，豈不皆曰：「太宗垂統之所教歟？」房杜主親，無忌遂良、狄仁傑、張九齡、姚崇、宋璟、李林甫、裴度之賢，德不能救其君於湯敗、禮義之際，而或以見疏。張柬之、韓休、紀處玄、陳希烈已敬暉等討武氏之亂，及正廟主，有大功於唐，而凌辱以死，韓愈陳軫勤王，悲七於章奏之間，而亦以獲罪。他尚何說哉？蓋唐之亂也，始於武宗，危於貴妃，壞於藩鎮，亡於宦官，而李勣、李義府、許敬宗、鄭愔、崔湜、武三思、李林甫、楊國忠、李輔國、盧杞元載之流，與后妃宦豎，內外交結，始終為難，非一朝一夕之故。秦以宮易為是，廢亡於平暴之手，晉以平易為是，馬賊於廢秦之時，隋被廣抗其父而自立，即以敗亡。又何足與論治天下之道乎？蓋以趙高揚秦之惡，而致扶蘇揚勇之死，是天所以速秦隋之滅也。且秦之暴，過於隋，隋之惡，浮於胡亥，覆宗絕祀，不亦平矣乎？秦之亂，至於平，禍亂相尋，戰爭不息，名為君臣，實為仇敵。世降至此，壞亂極矣。惟梁世宗粗有三代遺風，而使之不壽，豈天將啓宋世之治也乎？且自晉武之後，歷代無朝，骨肉相殘，群胡乘其濁亂，中原生民塗炭，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王謝陶阮，富貴風流，節行標致，沛乎有餘。江左之民，外賴之安，外朝廷之得失，姦雄之篡殺，則亦飽乎其不能正也。逮拓跋珪興，始以崔浩高允之徒，既治且安，至於孝文風移俗易，庶幾為禮義之和矣。至又高祖完顏世宗，其亦賢乎江左君臣，寧不知愧歟？夫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父景之後，能行之者，惟晉武帝、魏主、周高祖數君而已。此夫子所謂不如諸夏之亡也。然自晉、秦、隋、唐之君，率多不得其死，盡以國亡族滅，其故何

以爲得之以不仁上行而下效身爲天子死無噍類嗚呼哀哉至於
宋道夫嘗爲學晚好讀史歎曰堯舜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殺戮何所
代法網之密邪於是立法鞭朴不行於殿陛罵辱不發於公卿故臣
下得以有爲而忠君愛國之心油然而興矣命曹彬下江南則戒以
勿勿暴掠生民故彬至城下焚香納誓不妄殺亂述之曰行李蕭
然道臣歸而使知不陷之意必將相之問則喻以相安之情待
諸將以寬易諸節鎮以儒使樂爲行孝弟之上以隆禮義燕
耻之嗚呼人主如是亦庶乎其知九經之義哉曰洞開門正
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見之湯湯乎之庭不外是矣太宗即位之
初首開崇文館與諸王宰相繼閣書籍於進文章有德之士教道王
子且戒之曰必以忠孝爲先又能作興文學以風四方而人歸於是
平出公至於太宗力行恭儉正身率人終始如一升遐之日雖深山
窮谷亦莫不奔走悲號如喪此者非有得於人心而能如是乎太宗
風質心美謙恭以任賢臣而天下無事嗚呼太宗之初是爲垂簾之
政自曰有言曰旬月利於社稷吾無愛於髮膚任賢不貳夫說不疑
故曰建隆至於元祐號稱治平之世而人才之盛亦莫過於宋矣切
有趙普范質李沆張齊賢向敏中寇準蔡襄晏殊王旦王曾杜衍趙
抃呂公著等皆有輔佐富強陽蘇張文忠司馬之徒俱爲大賢文章
德業前無比擬繼以典爲之輔相當此之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天大婦婦百姓嗚呼太平天子又稱曰三爲女中堯舜嗚呼休
哉得宗刻意圖治上皇意謂心安石君臣之間求濟斯道未嘗不
以爲相期東向以米之有也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都喻呼
佛之治慎安石之學既仇而敵引用凶邪及治爲亂使天下之人竟
然其養生之心卒之群姦繼進禍成靖康之禍用人可不慎哉

此之時有奸治之君下有暴治之民而濫洛群奸曾無一人登
臣之傍者是宋不得與於斯文也豈天未欲使世世有宋之域
何道之不行也嗚呼其歸重也宋皆主佐之才曹崇以爲宋宗以
指以明黨斥爲黨黨皆宋宗之罪也宋宗之罪也宋宗之罪也宋宗
呂惠卿終於貶謫宋宗之罪也宋宗之罪也宋宗之罪也宋宗之罪
乎蓋宋之人君仁厚自給而剛斷不決宋之人臣德業有加而道則
不盡明乎二帝三王之遺以授大益氏之傳者又其進退之義故
終宋之世亦只如此而已使學者不無遺憾於斯世也且曹崇不
知寇準之貶曹崇不識惠卿之逐各且不爲明君之累邪至於曹崇
昏庸尤甚信任姦慝排斥忠賢却問大防何以至慶州左右不對亦
可羞也嗚呼飛破虜幾還兩宮秦檜矯詔班師而殺之高宗若不聞也
通天之罪尚忍言哉張浚趙鼎吳玠丁翁之賢立朝未久非惟
不能以正群邪之罪而反有此責負隆之免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
似道以元勳居位相室進同類而兩朝廷祇爲身謀卒以誤國而人
主方以爲忠豈復望其有三代之治乎文天祥拜相於國事既去之
餘而能以身任三百年綱常之重從容就義於顛沛流離之際爲國
之光豈非紹宗尊隆敬之報歟蓋其與也以大臣之賢其亡
也以大臣之姦故雖有大臣之賢而亦有大臣之報爲人君者可不
辨其邪正而端其本原哉大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百官
正則萬民莫敢不正萬民正則四夷賓服而天下安矣東夷西戎南
方百之生於諸漢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夷之人也
則宋王不聖不聖於大戎明皇不聖於綠山呼延晏亂國不能以晉都
而懷慈不辱於強虜矣宋雖不聖不能以犯宋京而徽宗不聖於

漢地矣蓋天下有道則夷來王壽和威休天下無道則干戈之禍
蓋在於四夷而其在華則禍之內矣故得其道則失其道則亂
之治也六事以自正成湯之治也作無道陳動詩文成康之治也
除秦苛法與民自新優武修文勵精求治舉德行興孝弟隆禮義尚
廉恥此實周書宗臣之所以興也至於末世崇尚虛無信誘邪說
垂及敗亡御不能固為周師所圍尚書老子為侯景所迫
惟談空守佛之說舍施之多無以適於民秦之勤設醢之厚
又何以加於民然則賊死其城而佛不之救受辱漠北而道亦不
聞秦皇漢武窮極以求神仙了無證驗後漢敬信沙門之法卒以
誅夷貊命入寇王欽若出守天樞軍束手無策開門修齋誦經而已
用此教者苟何補於治道哉伏仁傑巡撫江南奏毀三楚淫祠十七
百所已存惟夏禹大伯季子伍員四而已胡穎經夏廣東毀佛像
而殺妖蛇伏僧人以脫愚俗所遵淫祠必焚之此禹代之所瞻仰
也嗚呼自漢以來不能紹述三王之道而佛老之教反自明帝始永
平之間遣使之天竺得佛經四十一卷藏之蘭臺若室以佛像繪之
清涼臺顯節陵靈帝始立祠于宮中以表之又有飛仙變化之術冊
藥符籙之技術祠醮祭之法流傳尼獄之論以老氏為宗而名曰
道其修飾修飾請至如石勒之於佛圖澄得聖之於僧道安姚興
之於鳩摩羅什跋大武之於慧遠之於僧宗之於趙歸言宋道君
之於林灵素往七事以師礼不聞有福利之報而符得奇異之禍覆
轍相尋迷而不悟流弊于有餘載後明馬得以此其言說元氣有
佛老之望其於楊墨復有鬼怪人妖邪說其甚於楊墨者以惑世

誣民者乎孟子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韓愈之說曰人其
人火其書其房明先王之道以道之嗚呼其要固在於明先王之
道耳此為彼表自然之理也辨人才審治休表教化厚人倫此明道
之實也武帝好儒術董仲舒建議備已治人之策而帝之所與論者公
孫弘東方朔司馬相如之徒卒事封禪以蕩其志其言主道程伯
子上稽古正學定志之論而上之所與謀者王安石呂惠卿章惇蔡
卞之流創制新法以擾民用舍之間安危所繫宏紹不起則五族
忠賢之禁不除劉裕不興則潘鎮強臣之禍不息朱溫不來則宦官
官妾之亂不正然雖疽既潰而大命隨之蓋人君之喜用姦邪者賢
得以從己之欲而已人臣之欺罔其君者亦欲以固其寵祿而已然
君以逸欲威國臣以寵祿殺身而車馬既廢後車不戒及至君亡國滅
其臣又安得以保存哉是故宋末亡而李斯趙高先夷三族漢末成
而宦官張璠等二千餘人已誅夷矣竊竊神器而傳首諸宛梁
冀七侯三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無少長皆棄市
收其財貨合三十餘萬以充王府之用幸蜀李林甫斷絕
屍楊國忠斷頭注嬰而朱終而先斬韓全誨等一日六十二人復
殺第五可範以下數百冤號之聲徹于內外崔胤之徒亦隨授首
未亡而蔡京童貫王黼梁師成已先就戮而宋末而賈似道先
死于御虎臣之手秦檜創奪官爵歸仇賣身淮濱由此觀之昔之
進微聰明以圖利已者皆所以自威而已可不戒哉故為君誰為臣
不易治亂興亡之所由也可不慎哉嗚呼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
休戚漢唐有言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蓋人品不同
而事業亦異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諸君其補察於國秋二集友
同為其也也即於陽克復之京而終身重寶為武觀志存實

而身死權盜其道同也孟德呼兇神語狐媚欺孤恨文若九錫之勸而致之死察愛之所為也子儀功蓋天下位極人臣杖郭曖肆言之失而歸朝待罪臣子之所安也平生為死見貴臣操之所以知鬼也刑躬盡力死而後已亮之所以知龍也蘇武持漢節伶匈奴是舍生而取義賈卿陳禍札於帝烈乃殺身以成仁李陵衛律罪通于天和昌劉豫心委于虜虜光擁立二君而子孫夷滅是復盛兩而不止也韓琦策兩朝而德蓋世識用舍行藏之道也陶潛為晉處士心逸而日休楊雄為莽大夫心勞而日拙諸葛入寇晉史自帝魏也丞相出師魏賊明大義也廢帝為王唐經亂周紀也帝在房州禹古開群家也故自初命晉大夫為諸侯以來千三百六十二年之間謀亂賊於既死正名分於當時定褒貶於往而勸懲於來世此綱目之所以繼後麟而作也廣微壯天下於少年敬仲戒之必念千里生民之寄希元以命訓日者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祿之心是故建安與曹田俱為百世師循序乃脩首工夫齊歟用賈殊轍以同歸何後學之有異且晝所為則夜必焚香以奏于帝寬閔道之治其心乎因妻郭謀而毀謗朱子以媚仇賈乃卿人之喻於利也馮道歷事於五季惟恐失之嚴於加足於帝腹忘其貴也明燭以達旦乃雲長之大節卻衣而東死實陳之綱事少事偽朝官至即著陳之謬也求仁得仁抑又何怨告墓之正也君親雖曰不同忠孝本無二致是非得失乃在乎人千載之下公論不泯其亦可畏也哉蓋人才難得為民上者宜有以作成之也是故欲治之君須知為治之要夫治也者親賢遠奸信賞必罰明禮義謹學術以身先之使人知趨向之方上下相師而人才出矣如此則師道尊而善人多朝廷正而天下治百姓太和萬物咸熙蓋為治必以人才為本求人才之道又以教化為

分欲行教化非興禮樂不可也不興禮樂則教化不行教化不行則民無所措手足無所措手足則綱不正九疇不叙而欲致天下之治自矣夫治天下者必本諸身上端心誠則賢才輔而天下治矣聖賢慎厥身修思來詩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無貳爾儀上帝臨女此之謂也

詳考聖經要論首卷中

標題詩史畧史者記事之書畧者取其大畧而已補遺大成卷之二

元進主廬陵曾先之子野編次

後學金川李紀人正詳註補遺

太古

釋云極遠之古洪希淵陳移通端云相傳首出御世
之物分遠大故舊之義也
陳者有盤古氏盤古猶燕固

也又曰海經之說也五帝故氏臣魯公生於
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變為三才首君於是
汎汎開矣事升云天地初分之時盤古生於其中天日高一
丈盤古亦長一丈天之高既定盤古之長亦定能知天地之
高低也造化之理故
俗傳曰盤古分天地也

天皇氏

不德王王去聲聲據其身王則去聲而王則去聲曰王則去聲王則去聲王則去聲皆放此王則去聲

顧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以形家之言在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
 云才德合今謂天也生養之德在謂之天以主事而言謂之帝蓋天
 之德非凡例可比不以民而君之故曰皇天皇天也言道之大也已指與人而多
 毛詩傳尊而稱之則曰皇天皇天也言道之大也已指與人而多
 之乎上故曰以德王稱不以民而君之故曰皇天皇天也言道之大也已指與人而多
 非也坡嚴巨器至依義軒鼓嶺有之天地初分之時何曾有應服德
 器來此言**衣邑**是太歲在寅日攝提格攝提格斗斗受名甲子日開後

謂之經緯與曰上章半曰重光王曰玄默乘曰昭陽之十支之名子曰困
 入戶困救五曰秀命若申曰嘉提格曰作運成曰周茂曰巴曰天荒落曰
 壽考曰散地曰太歲在寅而相天之始終蓋夏正建寅故孔子曰行夏之時未
 嘗言以夏正無為而七下以輕清之氣而浮於上無
 元第十二人各

萬八千歲天也至於空際謂之一元一元有十合一合有一萬年子會生天丑會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消天而消地子會又生地寅會生人至戌會則閉物而消天亥會則必經此十二辰而為始終而曰兄弟十二人者係十文而吉也無疑矣先儒皆何之素思而不之察其亦不以理而推之者歟

皇氏則爲君矣

所以爲也。○
不齊其才德之類者則爲要所宗此君道之始也舜禹尚然況於
以武入皇氏況第九人相勝山川六落一乃故反曰落乃氏當是時
以萬物降生澤國外宗政教君臣所自也飲食男女所自始故人自
第第分爲九落各落乃物度夫擬非落石世親骨肉如寇讎者

陳

皇以後有曰有巢氏構木爲巢以居也通鑑云太古

教人火食用火氣炊過云作菓氏時未知蔞食草木之實未有
火化故禽獸之血而茹其毛遂人氏作規星辰而察五行
 氏居之以食木實如桃李之至煉人氏姓音始鑽燧以取火也
其害

而民利之故乎遂入氏以爲試者火之所由生也狂書其以前年代
國都不可放考文**傳遺**謂史官通紀凡十九氏如夏商周漢唐各代名
玄邑洛水之納矣船負書州甲古志公帝受之遂窮大地之變仰觀
落星圓山之勢俯察阜文鳥羽山川掌提而初文字字成天爲兩
作鬼夜哭載天地人三才之所由始及人事之所由肇端云先係
不以理推口述凡人之說本其人言其意唐之論今人又係

而詩註之以扶千古之說

三皇 通鑑東周朱氏註詭云按三皇之号有以爲天皇地皇人皇者見於秦博士之妄議有以爲伏羲神農燧人氏者出於梁武帝之謬談有以爲伏羲女媧神農者發於司馬貞之再說方分一皆非也或有問於朱子曰三皇所益甚多當

何者為是朱子曰無妄會當日依孔安國之說五羊以
 為天皇地皇人皇為之三皇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為五帝外
 無項高辛之數要之也可使如此說重氏謂三墳五典
 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左氏亦謂楚左史倚相得三墳五典
 則三皇有書明矣而孔子則云包犧氏始畫八卦上古結繩
 而治后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包犧以前日未有字安得有
 書哉此三墳為大義中書黃帝之書安國之說近是得明

朱子集諸儒之太成其立言爲論皆前儒之折衷也直訂之
雙胡皆不可得而考信之矣居乎華胥之窟猶巨人也意有
通鑑云太昊之因而知始生帝于成紀有聖德象
太昊伏羲氏
日月之明故曰太昊又上古茹毛飲血而衣皮革

太昊伏羲氏風姓
出氏有別字孫之所自后皆假此分代也
而王去虬身生人順也始書國詩鴻八卦謂乾坎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和一宿主禮。又時養不服脫解。**早假王命**，假指仲康之命以征。**仲用崩**。
征之。仲用，仲康之子也。仲用崩，仲康死。
三年，**子相**立。**立**，**逐相**，**貞**，**嬖**，**臣寒浞**。餓○后羿嬖幸之臣寒浞，名又
殺羿，**自立**。子所殺夏桀中絕者四十年。**相之后有仍國君女也方**
娠，**孕**，**今月**，**仍而生少康**。其後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
因得夏舊臣靡，**緼舉**，**起**，**兵滅足而復**，**國**之績。功也在位十二年。**自少康**
以來歷王，**抒**，**胤**，**少康**，**在**，**目**。胤，少康之子也。目，胤之子也。
王世，**十**，**年**，**上**，**位**，**九**。**不降**，**在**，**位**，**九**。**目**。胤，少康之子也。目，胤之子也。
至王孔甲，**淫**，**好鬼神事**，**離**，**亂**，**夏德衰**，**天降**，**二**，**當**，**作**，**乘**，**龍**，**有**
雌蜺，**陶唐氏之後有劉累**，**上**，**者**，**拳攘**，**施**，**上**，**之**，**應**，**劬**，**音**，**桑**，**云**，**明**，**也**。
以事，**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龍**。此蛇潛海，肉醬也。以食，則食
者如字，**喚人**，**而食之**，**復求之**，**而再求致之**，**累懼而逃**，**忘故**，**與**
食者皆以，**而食之**，**復求之**，**而再求致之**，**累懼而逃**，**忘故**，**與**
五帝紀。
甲，**之後**，**孔甲**，**在**，**位**，**三**，**歷**，**百**，**一**，**年**。**孔甲**，**子**，**在**，**位**，**十九**，**年**。
承統，**為**，**祭**，**法**，**多**，**禁**，**會**，**虐**，**貪**，**財**，**力**，**能**，**仲**，**織**，**紉**，**句**，**索**，**伐**，**之**，**事**，**而**，**有**，**施**
氏，**當時**，**有**，**施**，**以**，**末**，**通**，**喜**，**友**，**去**，**馬**，**以**，**女**，**與**，**人**，**日**，**女**，**有**，**寵**，**得**，**樂**
室，**所**，**言**，**皆**，**從**，**為**，**傾**，**當作**，**官**，**播**，**臺**，**頃**，**宮**，**及**，**財**，**為**，**宮**，**也**，**又**，**曰**，**傾**，**殫**，**盡**，**取**，**民**
財，**肉**，**山**，**脯**，**甫**，**林**，**乾**，**肉**，**曰**，**脯**，**如**，**山**，**酒**，**池**，**可以**，**運**，**船**，**以**，**酒**，**為**，**池**，**糟**，**坵**，**防**，**也**
防，**之**，**高**，**可以**，**望**，**千里**，**一鼓**，**動**，**而**，**牛**，**飲**，**者**，**三千**，**人**，**酒**，**如**，**牛**，**飲**，**水**，**然**，**也**
頭，**飲**，**地**，**以**，**飲**，**千人**，**低**，**末**，**喜**，**以為**，**樂**，**諸**，**國人**，**大**，**崩**，**山**，**壞**，**山**，**崩**，**言**，**民**，**心**，**之**，**聲**
鳴，**伐**，**是**，**向**，**也**，**鳴**，**條**，**地名**，**在**，**安邑**，**西**，**而死**，**之**，**也**，**在**，**位**，**五十**，**二年**
夏，**為**，**天子**，**十**，**有三**，**之**，**類**，**者**，**皆**，**放**，**此**，**上**，**有**，**七**，**世**，**凡**，**四百**，**三十二**，**年**。
注，**四百**，**十五**，**十八**，**年**。
殷，**王**，**成**，**湯**，**日**，**武**，**功**，**成**，**故**，**曰**，**成**，**湯**，**子**，**姓**，**名**，**履**，**箕**，**堯**，**曰**，**契**，**帝**，**嚳**，**子**，**也**，**母**

[illegible]

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王不可有未知天命之語引婦嬖紂不悅
不改王乃伐紂紂妻得蘇氏以爲武王
一曰天命大絕則其君臣當日命終則爲獨太丘有現兵而後伐
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纣兵而後伐討紂雖相承展轉左驗修
世儒者遂謂然而使武王蒙載西伯木主神以行武志故載王以
行伯夷叔齊其弟也各誓守公筴盜曰齊孤竹君二子也
諫曰父死小義安及乎也可謂孝而以臣弑君口實可謂佐乎左右
欲與之殺也太公曰姜桓楚也扶而去之武王之去使勿殺也○陳氏
無君伯夷叔齊之心恐方世之王既滅殷爲天子追尊而死後
無君此義蓋並行而不相斥也王既滅殷爲天子追尊而死後
太王公李爲王季西伯爲文王諸法經天改天下宗周通武王既勝
建千月爲止山名向赤姓用幣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以芥爲薇苦飢服冕而玄衣伯夷叔齊恥之不食周粟隱於首陽
山在河內村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以歡而差大有
河東縣南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以歡而差大有
周公易其指也言不知其非矣言武王不自知不足也神農虞夏勿罵沒考也我
安適的婦失何從而亡嗟祖義朋友業息之喪矣遂餓而死不
食餒而死其身武王崩太子誦立是爲成王成王幼年即位周公武
王位家宰百官均四海攝政推總太管叔祭叔管叔蔡叔度皆
於殷流言曰放桀傳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儒雅也謂或王言其與武
康作亂管叔蔡叔武康者國所許子祿父爲殷後者也周公東征
誅有罪而武康管叔放蔡叔事見書金王長張周公攝政史記成王
周公攝政於山莊桓桓忠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排其所
京邑周公山莊桓桓忠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排其所
是為西都將營洛邑禾果成王欲如武王之志召評公更遂相
宅宅土周公至洛築王城是爲東都按書傳洛水出商州洛南縣
其漢武王欲居焉而末成咸王踐卒其志而唐之后云知郭即此
也也於是見以洛爲天下中四方入貢王自貢道里均也王居西都

[illegible]

千七百至是乃過其歷數凡八百卒七年通鑑云披經世書始武王已外紀東周君壬子

該入百七十二年上地名平王東遷曰以衰微至於戰國

論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望之以

原為主守文武之宗統綿綿然必而不絕其故何哉值木因而發源深

所以維繫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義以為源自後綴以來近於文或成

夏商之世雖有隆替之異也禮則畏先王之禮而不取者特行離散之心則

思先王之民而不忍去附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不泯

以區區數百年七果四之間一日不可忽於數十世乎

春秋戰國解云春秋魯史記之名記事者公表年以前事坡錯

春秋戰國不以爲四時之名孔子曰平王東遷政教亏金不行

於天下故不得不因循而脩之以示優賤之意蓋是時周室衰微

諸侯並起弱齊楚秦晉始大四國更相征伐雖知有周而天子

不能制故弓曰春秋周威烈王以後三十世而命繼秦楚一

應客趙魏韓七大國用兵爭強不知有周故弓曰戰國

同平王以後爲春秋之世其列國與周同姓者曰魯曰衛曰晉曰
鄭曰曹曰宋曰燕曰吳其與周異姓者曰陳曰宋曰陳曰楚曰秦
此其大者餘小國若春秋所書杞宋滕薛邾郕江黃之屬許也
也辭也邦也莒也不可盡述於十二列國之中有召桓公宋襄
公晉文秦穆僖定懿王五霸事述若論春秋諸國之終始有未
及戰國而先亡者有既及戰國而後亡者各舉其槩略也周威
烈以後爲戰國之世則秦楚齊燕趙魏韓七大國而已秦焚蕪
猶爲春秋之舊國固存細氏趙魏歸則爲戰國之新國凡春秋戰
國之國雖繫周之諸侯而國異政實不繫於周難於盡載附見音
周之下方以下其時各有先後則觀有詳矣

秦至
秦始皇
平江
姬姓
太伯仲雍之所封也十九世車壽豪始稱王天伯大
孫田羽夷吾金繆轉頗高句甲去奔至壽豪爲十九世紀王末詳壽
慶四年長子諸樊次幼子曰季札賢欲使三子相繼立以及札札義
不可封巡厥今常州號曰延陵季子聘上國問孔諸侯使大夫過
鮮魴音徐國徐君愛其寶劍季子心知之便託還徐君已歿遂解劍懸其
墓而去壽豪後西君夷休傳地而至國盧瑤變手邑與伍員謀

堡塲龜陰之地以謝魯宋傳註龜陰也龜陰也三邑皆汝陽乃
 安州秦言於定公將血同墮○墮也三都謂數其城者其地也
 以強公室叔孫氏先墮師后季氏墮費孟氏之臣決不肯墮成圖
 季之不克或問成既不墮孔子如何使休朱子曰不久申大司寇
 攝轡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去正郊以正卿官也知名居三
 月魯失治齊人聞之懼乃歸女巢松魯季桓子受之不聽政郊
 又不致膳○蔡垣於大夫家未嘗史記世家定公以卿子為
 政魯大治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勤若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
 憂并矣孟致也焉○墮祖曰孔子先善治之道之不可則致地庸逢乎於是
 還齊國中美女八十人皆衣文衣而冠東萊文馬三十四匹黃魯君陳
 女樂文馬今魯城南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迎相三將受乃歸魯君
 於同遊游現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大夫可行失孔子曰魯今且知
 致膳墮於大夫孔子遂行孟子定公卒子哀公立欲以越伐三桓不
 曰孔子乃欲以微罪行是也
 克不果歷悼公元公至繆公知尊子由而不能用歷共恭公取公
 至平公嘗欲見季子而不果見梁惠王為歷文公至頃傾公為述考
 烈王亦威魯自頃公至頃公凡三十四世○世
 名季仲尼其先宋人也孔子出自子姓宋太子雍父何后何玄孫
 為有正考父者正考考父字佐宋三命○命楚墨一命受或再命受服
 益恭加考父廟焉而勒銘云一命而倭○再命而偃曲躬三
 命而俯俯首近殿○物命為子其容股肱命為大夫其容偃三命謂
 漸益恭知其容股肱三命皆其低頭而偃其於後夫其容偃三命謂
 泰循牆而走位不受命亦莫敢侮侮人不畏之謂之之謂者於是
 於宋宋華督其後適魯有叔梁紇○紇名孔子父也者與顏氏女孔
 也○紇名孔子父也而○紇名孔子父也為兒孀○紇名孔子父也常陳俎且○紇名孔子父也
 司○紇名孔子父也撤史○紇名孔子父也田○紇名孔子父也

曰此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則。唐象數辭說知卦文言
 文王所繫之辭斷一卦之吉凶如乾之元亨利貞是也孔子從而釋
 之傳而謂之彖象各卦彖白以下之辭并是家者周公所係之辭并
 下象詞一卦之彖象謂之大象如乾以天為象是也又下象辭一爻之
 象謂之小象如乾之潛龍勿用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謂之象今
 名卦象白以下之辭是也孫辟所以說言天地之闢與人人事之然始
 於此所以陳義入卦之本義實言之者以解命蓋坤之妙理皆孔子之
 所序讀易章句竹為簡以熟皮貫而成策三絕次斷絕者言清易之
 還也讀易章句竹為簡以熟皮貫而成策三絕次斷絕者言清易之
 魯勤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公微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
 公絕筆於獲麟春秋終止於西晉獲麟一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元公
 秦表公絕筆於獲麟春秋終止於西晉獲麟一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元公
 削不可而去游夏手見之徒不能替動一辨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親
 筆射御書數者七十有二人任山金氏以預制問對并排而雖堂立席不賜
 人明品業志不齊焚須有若公西赤京廣公治長南宮紹公折衷顏回
 季商賢聖開國地德靈光反仲會同聖感必期長雨宮紹公折衷顏回
 季公西赤既亦備有石處去郵伏思商澤在不齊宗所願為秦泰
 非秦難從後及承也中堂步衣來右子詢戒之常與國乘頭顧之僕
 孔也秦難多蒙家族相史記家語所載間有不同凡七十七人今依
 子思文介石室高七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魚早死孫伋急字子思作
 作庸十二人之數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伯魚早死孫伋急字子思作
 中庸三十字字其門人也名何字子車與魯魯孫之後生於鄒滕州
 初被慈母三遷之教初舍近某次徙近市三徙長張受業于思之門
 道阮通海蘇梁不用退與萬章之徒難去疑答問作七篇
 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老子著楚苦力為漢郡界人也李姓氏問焉
 名耳字伯陽又曰聃為周守藏史預藏書室問焉
 子盛德容貌若愚去謂弟子曰為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
 游水斲歎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網罟者可以為綸釣機飛者可
 以為矰矢而知白黿多私龍君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赴天也今見
 老子真猶龍子言不可測度也問曰六子問孔於孔子者時老
 子見道者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關君使老子俱之流沙渺沙在五門

云物。公以宋加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產受之謂受晉
以禮自固國雖晉楚非之暴不能加焉鄭至周烈王時君乙為
春秋侯侯所城韓徙居都之君乙九十三世
春秋初年陽后使曲沃又從姬姓
春秋初年陽后使曲沃又從姬姓
也請擇曰王曰吾與之盛耳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唐後世至文
公霸諸侯文公名重耳獻公之次子也獻公嬖珍驪姬驪姬或女殺
太子申生而代重耳於蒲重耳所重耳奔十九年而後友國嘗餒
重耳內上。松曹介子推介姓推名之語功也割股以食謂之及歸賞
從同相隨者右有謂出外孤偃趙衰領頭親犇而不不及子推
于推之從者懸羊營門曰有龍耳矯正貌感項顧失其所奔也五
蛇解介臣從之周流天下音龍飢乏食前卷一蛇子推圭鍾也
股肱子龍反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得貴一蛇無
穴子推未獲子中野与切公曰噫元寡人之過也使入求之不
得不得見隱綿上地在汾州山中焚其山之幽子推妃焉遂死干山後人
為去之寒食謂之寒食詩見胡曾詠史三詩火文公環綿上田封之號
曰介山文公卒其後球世為霸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至悼公
六卿霸業復盛文歷平公昭公頃頃公公室益弱而六卿范氏知嚳氏中
行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歷定公至出公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
中行氏公怒因卿又攻公公出奔而死哀公立韓趙魏氏又滅知氏
而分之幽公立意獨有絳曲沃絳州屬山西餘皆入韓趙魏氏號為
三晉三家共分晉國
通鑑公親武侯韓衰侯趙敬侯遷廢靜公為家人也而分其地晉
絕不拒世紀晉公口口至

齊國云外圖象天下... 王乃召即墨大夫... 子不事君左右以求助也... 之曰自子之守即墨... 飾詐修飾齊大治諸侯不敢侵致兵... 于郊日知惠王曰齊有寶乎... 寸之珠徑廣也徑一寸闊... 威王曰寡人之寶與王... 上破又東南下破又東南... 朝有盼子者... 有黔夫者使守徐州... 道不拾遺... 有慚色威王宣王立喜... 真劉之徒七十六人皆為上大夫... 威王數百千人然孟子至而不能用... 為將以救韓魏將龐涓... 自以所能不及孫臏以法斷... 日然之齊使法至魏... 也魏都柳渚而後... 者為十萬寵明日為五萬寵又明日為二萬寵

喜曰我國知者軍情... 二日行迷之腹度... 伏也兵乃斫大樹... 者萬弩即斫... 見白書以火燭... 子之名堅重堅... 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 聲聞於諸侯... 幸姬得愛幸... 以獻昭王無他求矣... 姬為法言得釋... 鳴方出客怨... 無所食項... 君歸也秦與韓魏... 與諸侯合謀而攻齊... 齊將淖淵救齊... 齊出而不還... 齊城惟晉即墨... 以火之器與王辛... 伍收城中得生牛餘為絳

牛尾火燒衣盡五級龍文布之東其角准脂也東常於尾燒
其端幾牛尾鑿城數十處夜縱生壯士隨其後牛尾熱怒奔去燕軍
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大呼從之聲震天地燕軍敗走七十
餘城皆復為齊迎襄王孫首封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
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無可往矣去無宗廟矣將軍有死之心士
卒無生之氣莫不揮泣爭欲戰今將軍東有夜亦魯州之奉西
有淄水出泰安州入海之娛黃金精帶勇馳也乎淄水淄水都府東
城入海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日厲魯也氣巡
城立於矢石備之所援抱鼓也鼓之進軍狄人乃下降襄王既立
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也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
君好客而米見置安下傳去孟嘗君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切
頭也歸來乎歸來食無魚也無魚之幸也孟嘗君聞之曰長鋏
歸來乎出無車也車之代也孟嘗君舍出有與矣又歌曰長鋏歸來
乎無以為家也孟嘗君不悅時邑人食不飽不足以奉客使人出
而而之則音次天而皆此錢散薛之取息以奉客貸借也者
以人多不能與息孟嘗君乃進驢請責息者之罪驢往不能與
者取其券文勿燒之驢既及薛見薛民多貧而無不取孟嘗君怒
驢曰令薛民親驢驢受其券而受其券約而不取孟嘗君怒
於薛襄王卒子建立母君王后賢不可却后故薛君王后事泰謹與
諸侯信君王后卒齊客多受泰金為去交間諜也謂及其勸王
入臨淄王建遂降項迂于其邑同處上聲之松栢之間而死以
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栢何栢邪主建其客和建用客不
此也世建其客和建用客不此也世建其客和建用客不此也世

勝其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穆王由是為趙氏春秋時
有趙威者事晉厲生成子衰初衰生宣子盾上人曰趙衰冬日也
之日也趙盾有身之日也冬自可愛夏身長盾生朔大夫屠岸賈
並同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而無名也賈索之不得朔客
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父曰無與死孰難曰死易立孤
難耳杵臼曰子為其難杵臼取他兒匿友力切中許趙武出
妻娶初切切與我千金一千金乃一錢也趙氏孤處在武處
買武乃使人隨殺杵臼及兒而趙氏真孤武在嬰後與武滅賈竟
立武而自殺自死以下報宣孟其字也及杵臼報曰報曰已死
之下武卒號文子文子生景叔景叔生簡子簡子有臣曰周舍
死簡子每聽朝問下不悅曰千辛之疾不如此孤之腹下白毛虱
也簡子長子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之於二簡也以授二子曰
謹識志也之謹其言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辭卒其辭求其簡已失之
矣無恤誦其辭其言也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簡於父於是立無
恤為後簡子使尹鐸為也晉陽太原請曰問子以為簡上絲乎簡
以此取民則財物益以為保障乎簡答曰簡子之意不在財我而
在保障也其後無恤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兄為天簡子曰保障哉
尹鐸損其少數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則
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晉陽三家圍而灌之相
於趙不與率綿視之甲以攻趙襄子走秦晉陽三家圍而灌之相
城不浸通注者三板築城用板捍上隨襄而升今沉龍產生盡
城同民無叛意為保障之效襄子陰與韓約有存亡齒共敗耳知

也不亦斷柯之環桂楚秦法群臣得殺者不得計操持是寸兵
也左右以手掉之擊討何且曰王負劒古首帶劍上推之於背令前短
逐按斲斷七其左股軻引七首摘肘至中去遂解其分以狗
家日狗秦人大怒益發兵伐燕蓋所用以獻以為太子用之後三
年秦兵虜喜民感無為郡世紀張自惠侯至一言北三十四
五伯之先本謂之高曰太業者生和驍音意○賜姓嬴氏其後
有莊康庶孽半當作孫按出紀莊顯曰女汝防女防之後有非子好
法馬為法周孝主主馬主官松汧汧木出岷州涪原渭之間馬大
蕃息養分土為附庸小國也陳氏曰氏功百兩入于滑渭之間馬大
閼首伐二世至秦仲始大歷莊公至襄公六戎殺幽王襄公救有
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百里之地○歷文公字公出子武公德公
宣公成公至襄同公有百里後義同○百里氏穆公其先國昭故屢
大夫也為繆公夫人勝年晉慶厲公父奚氏穆公其先國昭故屢
亡秦走楚屬南陽楚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五殺古○泮羊皮贈
得之授之政號曰五殺大夫自卑修進其安寔堅上○叔以為上大
夫緣公送哥惠公歸育大子申生費大茂胡彭生齊姜生秦懿夫人及
吾國雖生矣齊其姊生早子黽經華申生自殺又摯二公子出奔狄
公卒美齊平子登立皆為大夫里卓所伏怨公納夷晉是為惠公
已而倍同秦合戰干韓席焉同州州齊惠公略秦以求入秦
子驪季百之明年秦求食金去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如字公馬
恭節首不與秦以我之緣公為去晉軍所圍岐下有嘗食如字公馬
者三百人馳冒奔我晉軍晉解圍象脫取公以友先是凡言先是
穆公昔留放此○謂先此之特史內化繆公亡走失善良野人共得之
敗休文例最多后不及解者詳之也繆公亡走失善良野人共得之
畏者被下人共得之吏逐得知其故欲去之為之罪公曰食善馬不飲酒傷
犯能馬而食之○謂先此之特史內化繆公亡走失善良野人共得之
人酒必至傷內不飲皆賜酒而赦之忍法之故辨言和是耳長之酒而
遂公解其至是及此之時也史內化繆公亡走失善良野人共得之
人至是及此之時也史內化繆公亡走失善良野人共得之

皆亂法之民也盡逐之通也民莫敢言也不嚴去也今民父子兄弟
同室內息者也有父兄兄弟之多而居止不折戶當差者也蓋欲子壯則後聚廢井田也方之一里之田為一井中盡井字界為九區分八百畝為私田八家同井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也之祖以奉上而自耕私田而食其力此三代之良法也也開阡陌也多田而飽欲開井陌東西陌田蓋謂井田矣更變改也也為賦稅法也井田則借民力助耕公田而不復稅其民之必奉人富強封軌商於也田至秦漢之而田稅私田而無稅也科稅較多也也秦人富強封軌商於也十五邑號曰商君也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軌欲反也軌出亡也欲止客舍也舍人告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止宿者無驗者也坐之也無生合主也人也軌嘆曰也為法自弊也一至此哉去之也魏不受內也秦上人車裂以徇也五馬鞭之使走裂其屍為五段也魏也以也軌用法酷也步過大尺者有罪也秦刻六尺為六尺二為步也四眉令也軌用法酷也步過大尺者有罪也秦刻六尺為六尺二為步也水人則田畝寬而棄灰於道者被刑也則為情實故加刑也嘗臨謂論也法也武王使甘茂伐韓也韓宣陽大駭也其實郡也也今倍數也兩日臨險行千里攻之難嘗人有也與曾太子也同姓名者殺之也李以為警也人告其母也孔門曾母織自若也及三父告之母也按柳梓也符也檢也也下機踰越牆而走也臣賢不也怨主之信臣也又不如其母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符也也信人言也魏文侯也今樂羊伐中也仲山也此事又引也三年而後援之交而論功也文侯示之也語書也臣也乘羊文侯不信也成於陰以示也拜也曰也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也全臣也自謂也霸旅之臣也也客也也甘茂等也也國人故云也音掩不名也魏里子各失奉與主之命也高誘云也甘茂居也霸旅之臣也以掩而密里子也謂南之臣也其里有大樗也故號曰樗里子也紀生又謂也公孫襲武公孫也拔孫而也儲也此二人挾持論王必听也未必不也王自暴人并也持也于也意也壞也地名也甘茂乃與武茂也伐宜陽也之也听信之也王自暴人并也持也于也意也壞也地名也甘茂乃與武茂也伐宜陽也五月而不拔也二果爭也武王召茂欲罷兵也三武王

柱郭 柱郭木。城上合日。王臨朝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
南陽 蔡澤曰：四時之序，成功者去。雖稱病澤代之。昭襄 昭襄
孝文王 柱立薨子昭襄 楚莊嗣為王者政也。遂并六國是為宗
世紀素自非了受命。從衡之途，進反獲百端。然失要
天下而作帝。一國則從衡之途，進反獲百端。然失要
以相樂。秦盟以相結。若先王建方圖報諸侯使之朝聘，以相父聚宴
夫以信義相親，則秦強。若欲得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固也。曷使六國
齊先者三晉之相親，形勢相表裏，重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者，自
絕其根底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自傷其藩蔽也。安有微其藩蔽以
斷盜門盜竊乎？我而不改，豈不特哉？廿五日成六國者六國也。其無
信。秦始王薨六年始廢併天下。秦始皇項劉沛仲位二十二年傳二世子
九年而亡七列國時降代三十六年有餘歲。要謂成不十五年也。

賈帝以來天下列百里之國萬區蓋自中國以達于四裔之外
也。中國之制可攷於王制篇。者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之內。
一州為王畿，容九十三國。外人州客一千六百七十國也。各古之建侯各君其
百入戶口井歲內為千七百七十三國也。各古之建侯各君其
國各子其民，以養育之。而宗主於天子。三年一次聘，五年一朝。
是也。歷夏殷至周，強併弱吞，小春秋十二國外存者無戎字。
多也。戰國存者六七至是遂併於秦。
秦 檄以徵通鑑釋文。
此當當曰呂泰。

秦始皇帝名政 始皇于邯鄲曰水曰卿。召褒王時孝文王柱
為太子有庶子楚也。為質于趙。陽暉宅鉅陶大賈富商。呂不韋適
趙見之手楚曰此奇貨也。可居。言可以居積以圖他日富貴。乃適秦。
不常往來以太子。因太子妃筆去聲陽夫人。孝文王之姊以說稅她立楚。
金為求立太子。因太子妃筆去聲陽夫人。孝文王之姊以說稅她立楚。
為道。趙人不滿知夫人無人子。因托夫人之姊以寶貨獻夫。
美姬語大喜遂與孝文王不常因納邯鄲美姬有娠申子動而獻于楚生
有疾王言立楚為適嗣不常因納邯鄲美姬有娠申子動而獻于楚生
獻手。政大期謂十二個月生日。孝文王立三日而薨矣。是為莊襄王。四
年薨。京兆劉氏刻曰孝文莊襄王之死不得其年之政生十三歲。
末有皆品不常陰謀之所為盡欲立政之使也。

原缺第五十八葉後半葉

史 23—104

耳詳也。大將旗鼓而行，出井陘曰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也。**信**皆殊死戰，殊死也。水軍趙果空壁中，逐之水。上軍逃去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食、張敖諸將，因問曰：兵法謂兵之法，右倍而左，前死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不復生乎？**信**曰：吾法不曰陷之死地而不復生乎？置之亡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武臣者與千金得李左車者有縛致解縶之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勸燕王以信為將軍，率天下攻秦，約六國從信。燕王喜聽**信**，所以仲怒天之下容事也。今天下已合從以伐秦，而將軍先修枝道伐秦散關涉西河虜魏豹擒夏悅新張同謀陳餘於馬房，使情兵卒陸口感黃老之相助有功鹿以跑泉山飲水則五岸可乾怒目則鬼哭神号政令則河朔海沸今有水陸並進如斷故行既濟而又何安信不欲過城下兼據界首也。軍書如到日若能倒衣臥城畔臣酌時免致敗民往盡奎府大臣左丞相太燕行風而靡服也順從軍閥六國都招討在東被楚大元帥韓信善書姓英氏呼九龍也謂王上具書疾速而降隨何說我九江九江王黥布楚將也叛楚歸漢既至蘭室方躡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欲自殺又出就答張御食飲從主官此服卿之其也皆如蘭室居句又大

刻印張良來謂王方食其告良良曰請借前箸動觀韓王曰趣下音促夫大王籌畫之遂發八難去聲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后商受二曰武王八百表商谷間釋箕子囚封此于寔今陛下制獄死命乎巨橋栗敢庶辜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平四曰殷事已甲輕車爲軒到載千丈不息牛飲牛兆林之野示天下不便輸積今陛下能乎其八即下文天子許士徒惟無疆二段是也曰天下游土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游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兵國後將士各竭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且楚性無疆言楚之固公國復橫也而從之根捷而從之大王

孫吳和州乃有二十八騎謂其騎軍起兵公威年八十一餘戰
未嘗敗也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間決死願為並同
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評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鑑云斬其一
千人諸君於是欲東渡為江東故亭長魯肅曰船船待曰江
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弟東手弟千人度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評我王我何面目復見卿不愧
於心乎乃別而赴江東羽謂諸將曰我王我何面目復見卿不愧
楚地承蒙獨營不下王欲營之卒城下猶聞收誦之聲張弓絃同
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之節特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
入齊王信誓其軍其信為楚王下羽彭越為梁王羽定陶
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也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
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也羽起而飲曰項氏失天下者
否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而封之天下同其利項羽不
然有功者害之無功者賞之戰勝而不封人功地而不封人利上
曰公知其末不知其天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子房也國家既百姓給餽餉糧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名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
者皆人傑也我之不能用人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故齊田橫廣叔其
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田橫求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
李兵謀殺方客乘傳驛馬也至洛陽鄉自劉以王禮葬之三家
自劉徙之五百人在此者皆自殺初李布為項羽將數城
羽上書曰羽將軍討項王有功而未有封爵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羽上書曰羽將軍討項王有功而未有封爵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孫吳和州乃有二十八騎謂其騎軍起兵公威年八十一餘戰
未嘗敗也今卒困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間決死願為並同
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令評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鑑云斬其一
千人諸君於是欲東渡為江東故亭長魯肅曰船船待曰江
東雖小亦足以王願急渡羽曰籍弟東手弟千人度江而西
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評我王我何面目復見卿不愧
於心乎乃別而赴江東羽謂諸將曰我王我何面目復見卿不愧
楚地承蒙獨營不下王欲營之卒城下猶聞收誦之聲張弓絃同
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之節特羽頭示之乃降王還馳
入齊王信誓其軍其信為楚王下羽彭越為梁王羽定陶
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也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
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也羽起而飲曰項氏失天下者
否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而封之天下同其利項羽不
然有功者害之無功者賞之戰勝而不封人功地而不封人利上
曰公知其末不知其天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
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字子房也國家既百姓給餽餉糧不絕糧
道吾不如蕭何連名百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
者皆人傑也我之不能用人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
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故齊田橫廣叔其
徒五百餘人入海島上召之田橫求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
李兵謀殺方客乘傳驛馬也至洛陽鄉自劉以王禮葬之三家
自劉徙之五百人在此者皆自殺初李布為項羽將數城
羽上書曰羽將軍討項王有功而未有封爵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羽上書曰羽將軍討項王有功而未有封爵將軍聽細人之說誅有功之人此

少去時於下... 之憫其老乃下取復老人以足受之... 下黃石即我也... 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 有上封書... 曰古有巡狩會諸侯... 會諸侯於陳因禽之一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將遊雲... 夢至陳信上詔命武王... 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 固置景遂城... 不問信諸將... 多益辦何以去... 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披堅執銳... 者數... 臣等上何也... 群臣皆曰... 上封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後

見諸將往往... 取天下今所封... 能盡封又恐見疑平生過失及謀故相... 下平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 御史定功行封群臣... 詔定元功十八人位次... 五曲周侯... 二曲滿侯... 七曲成侯... 為太上皇... 儀者... 莫不振恐肅敬... 不如儀者... 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 則動靜有法而百行... 上問張良曰陛下何以處之

呂后治所以不能復古情狀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
呂后治所以不能復古情狀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
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鳩又去聲○鳩鳥以羽畫酒人飲之立死
則殺趙王如意斷上聲○戚夫夫人手足去上聲○眼軍首重許云勿力
耳令其耳飲去音○瘡使居廁謂宦室也中命曰人死召帝親
存也耳飲去音○瘡使居廁謂宦室也中命曰人死召帝親
之帝極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二年蕭何卒齊土肥高帝相去聲
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按書作講亦若畫一
齊整如一字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也其清淨民以寧一婦一○五年曹
參卒○六年王陵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太
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後宮美人子即失帝以為太子至
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天子命為制后坐朝出謂遺是時冒頓單于
方疆為書遺書詳極衰嫚以自娛願以所有易其所无單于書言
南王呂后為中國之主冒頓為胡地之主皆欲者呂后喪高元年六
和冒頓无妻故曰願以所有易其所无欲与太后合歡也
呂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陽刑白馬盟馬以重其誓曰非劉氏而
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胡氏
不知平勃因也雖然使太后未前而平勃先死則有已然論之乎陵
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余社稷定劉氏之功何必也故愚亦
不謂臣能不死也矣太后有欲意不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再遣調
當臣者張釋之風喻大臣少後諸呂則如何者平勃同意其罪甚大而
以主者張釋之風喻大臣少後諸呂則如何者平勃同意其罪甚大而
外僅足以贖王諸呂之罪先夫論四年孝惠廢帝幽囚殺之
云人臣之以當王諸呂之罪先夫論四年孝惠廢帝幽囚殺之
立恒下切山王義為常改名弘亦名他人子為惠王子者也○八
年六月前諸呂欲為亂時呂祿將北軍呂產將南軍獨遺索隱曰古
赤王宮街南以漢衛宮之兵在城內者為南軍官城之軍既謂之南
傳京城之軍則謂之北軍所以別也南軍衛宮屬主之此軍護京中

等受孫金錢充上乃專以德化厲爵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
發御府金錢賜之
過上下成俗咸好是以海內安寧家給人足家比給辦後世莫能及
邪霸陵即霸徐氏進巨文帝以儉自奉故和就雖免而因用不
之以德化民故肉刑雖除而訟獄不以宜其海內
富無我或刑措也然感於妖言而稱五帝之治
弱於小仁而短三年之喪深為盛德之累惜哉太子即位是為孝景
皇帝

孝景皇帝名啟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皇帝宜為
尊文
帝者太祖之廟德真盛恭孝文皇帝宜為帝者大宗之廟天子比廟
太宗情不忍不誅制曰可○帝為太子時詔朝錯名為家令主
皇太子欲廢倉之政得幸太子家號為智囊多也帝即位錯為內史
諸庫倉之中政問謂屏左言事輒聽允九卿太常卿光
施結官名數下同請開右之人也御史大夫卿太尉卿少府卿
九卿宗正卿司農卿大理卿鴻臚卿法令多所更定初吳王濞
太子入見得侍皇太子飲句傳圖謀爭道爭行恭不恭皇太子引

傅局提殺之邊稱疾不朝錯數責過罪可削地也國不忍及
帝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之謀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
削之反亟棘急也禍小未削反遲禍大上令平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
敢難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定法律裁削諸侯之議
帝之資臣原刻薄之言文自而入景帝之資思刻故鼂錯之言始
間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實出類見其心術矣上書文帝曰秦伯
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享者无非刑人殺人之事安可亥今日即位
而明日殺人所以教之當然也且豈亦以景帝既有刻削之資尚不
得王人而與之居則將刻速愈烈死無從不至誣之所以窺其心術者
豈非以殺異人居而得之耶夫以兩從父至親之一日以轉局爭道
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亦甚其親戚而死所重權則其即位也又將
何所不至哉竊欲文皇帝過之於其始擇止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
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臣捕刺鼂錯又言楚王戊高帝弟趙王方
薄之居也安得不為刻薄之事乎鼂錯又言楚王戊高帝弟趙王方
第五有罪削一郡楚創東海膠西王卬齊王肥弟有姦削六縣及削
吳會稽都屬浙東豫章都屬江西書徵至具王遂反膠西膠東
渠齊王肥弟六菑同川王賀齊王肥弟濟南王辟光齊王肥弟楚
子國在登州菑同川王賀齊王肥弟濟南王辟光齊王肥弟楚

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帝自問之廣川其董仲舒對曰事在強
上聲○又如字下同勉而已矣強勉李問則聞是轉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
目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有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
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
奸佞也其間是以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乃氏姓也多諸禍之物
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至終矣陛下行茲高而恩厚知神明之意
美妾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方民不正譬琴瑟不調必者必解
而更下即張之安欤乃可鼓也嶠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
更改而乃可理也治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今不可得也善治
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天子之學曰太學
者賢士之所關也非之所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成
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之義所使承流而宣化也亦
在上之吏行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貢天
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春秋書王正月一統也天地之常經常理古今之通義
也兩今師異道人異論惑亂愚以為請不在六藝之科此孔子之
術者也皆絕其道然後統緒可一法度可明而民知所從矣
上善其對以為江都制去陳氏曰申公之言當矣弟未知所謂
布未彰太學未建勢止不召博士不用中郎所言尚黃老六藝也
於是用其說與太學六藝家孝廉其言卓然可用亦
行之至於古人身身上等作儒言之小是也然強迫告高宗之言亦曰
朝野等語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
上所急聞也計制之言與此何異武帝分明具共言以為大贊也
街陽其其心已前不勝其說耳中舒何尤哉○戴氏曰武帝之以名
取之董仲舒申公論其失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
而辭其實故上以失棄之○上使使下去上如字者奉安車蒲輪欲其
也東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八十餘對三為治者
不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其力行者何事耳申公開端而未告

四年霍氏謀反伏誅其族告者皆封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
 上言曰客有過主人見其蠹食矣則不能藏火傍有積薪謂主
 人更爲曲突其曲突則可藏火速徙其薪主人不聽而帝不
 預失火霍氏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止也霍氏殺牛置酒謝其鄉人
 者封人上書之謂主人曰卿使聽客之言不費半酒終無火患
 氏不今論功而賞曲突徙薪無恩澤爵位不煇爛願爲
 上客封侯上乃賜福帛以爲郎賜與符璽帝初立詔高廟霍光
 驂乘御乘在前驂車在後上嚴憚之光若每苦刺尖銳刺刺
 也在背之後張安世代光上從容肆体放其安所焉故俗傳霍
 氏之尚萌於驂乘○北海今在都府太守朱益以治行政第一
 下朝爲大司農治藏者一渤海今屬山東太守龜遂入爲水衡都
 尉上死先是渤海盜起遷遂爲太守召見問何以治下平
 盜遂對曰渤海盜起不沾聖化人化其民饑寒而吏不恤也使墜
 下赤子小兒也盜養在於湯池之中耳渤海有地曰潢池又曰
 赤子賊言於水今欲使臣勝之邪故之將安之也處之上曰選用賢
 良因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則亂民急願無拘臣
 以文法去令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往至渤海界郡縣迎遂
 遂還移書罷捕不用盜書諸持田器者爲良民持兵刃者乃爲盜
 遂單車至府不用兵從盜聞即時解散民有持刀劍者吏
 賞明賞力買犢辟曰何爲帶牛佩犢勞來去巡行郡中
 有畜尤積訟止息至是召入都○元康元年牧京兆

神。善。○**昭**二年。巫蠱事作。巫女平也。巫者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即藥毒害人者也。

子宮云得木人尤多。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物方土及諸神巫多聚京師。率皆立祠設祭。變幻女魅在米宮中。數美人度年每至輒埋木人於其下。至是武帝書使索木人數千持杖擊前。乃驚悟遂病乃振之。充見上。年老悲思。罵詈訕太子所誅故云。於太子宮得木人。太子挽也。懼使佯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告。

母衛皇后發中既敕車載刺士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井泉奏詔發三輔漢以京兆扶陽馬州為三輔兵悉利劉歆等皆將之太子亦矯制許為發兵逢迎丞相軍。谷戰五日死者數萬。帝自殺太子亡至湖名有經死後有高願哀帝之禍。時千秋討書言有曰願翁教臣子弄兵罪當斧。梧曰此高願神靈害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恩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寇五原郡屬今豐州酒果遣李廣利救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候神人者今豐州

田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而無驗方士候神人者田千秋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罷逐方士候神人者

封富民侯議輪臺屯田論其西域國名按支渠渠下先欲求象屯耕於此詔深陳既往之非通鑑上曰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之悔五千頃直營屯田者悉罷之先是桑弘羊言輪臺東有旄田長此至是罷之。○**後元**三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縣界有旄田長此至是罷之五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縣界有旄田長此至是罷之五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縣界有旄田長此至是罷之

有一口**建元****元初****元始****永平****天鳳****延和****後元****上**

雄材大畧承天皇帝豐亨之後秘武事崇鼎造平城之變平城之變

○**征**如齊襄公復九世之讐襄公九世祖襄公嘗為紀侯所請而致于周至襄公六年季位紀而

○**效**音別。征匈奴漢合勢匈奴遠遁漢南無主庭

○**地**立君縣豈受降城取受匈奴東降之義東

○**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屬天德軍中受降城在榆林即五原也。通西

○**內**事或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與軍旅藏越內事王莽生苑屬南山

臣黠近之矣淮南王安淮南王安字子安長子文帝六年安封謀反曰漢廷大臣
 獨及黠奸直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誅之如祭蒙耳祭蒙字叔山汝南人
 臣黠嘗拜淮陽陳州陳州在淮陽之南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即中出入禁
 闥闥門也過拾遺拾遺官也相其過相其過也曰君薄之淮陽知吾今召君矣願淮陽吏
 民不得相也相也彼也得君之重重也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平黠甚為上
 所重人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踞廁見之則林也則馬則馬也曰古者見太
 如黠不冠不見也上招退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則林也罷者則林也罷者則林也罷者則林也
 改莊朱賈臣吾丘壽王吾丘姓壽王名也司馬相如司馬姓相如名也東方朔東方朔名朔
 也枚舉枚舉姓名也終軍終軍姓名也等在左右相如特以詞賦得羊羊姓朔泉不
 根持論根持論也去去也小小也好詠賦也詠賦也諸和合上以俳優俳優也童之朔
 嘗語上前俳儒俳儒也也此作一譏黠以為上欲殺之句俳儒泣請命俳儒泣請命也
 上問朔上問朔也未嘗言殺朔曰俳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之言伏日伏
 到至後第三段為初伏四段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未伏曆
 忌釋云伏者金匱伏藏之月也田制嘗以此日賜百官肉賜肉晏
 朔先所肉持歸上召問令評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礼也拔劍
 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細君懷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
 諫有所補益自李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已不止文成誅滅誅滅也而五利
 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馬肝可也國入服之謂可長生文
 成食之而死又云馬
 肝有毒食之令人死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半帝乃悟
 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妖妄也節食服藥差差也病而巳漢
 興雖自惠帝已除挾夏之禁挾夏之禁也帝已廣遊幸之
 路然儒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

宋上蔡侯也又且安又謀誘旦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也秦捕桀

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旦皆自殺○四年傅介子姓去名使去

西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專語闕朝廷以其為去匈奴反問淵

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案紀年改元四十三年此云十四年者

蓋帝即位三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十有四年後多改此改元者三百昭元鳳元平霍光為政

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州王賀娶王惲之子武帝之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太皇太后賀淫威無度光奏廢之后秦太迎立武

帝魯逢是為中宗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曾省屈就重也初

房太子據約史良娣第一良娣女弟也太子有生史皇孫進從母

日進生病已數月遭巫蠱事前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矣獄中有天

子氣雲霧遣使詰令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罪也的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還報句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林好

李亦喜游俠具知閭里姦邪吏治得失為官政治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大石自起立句上林有僂附也樹復起蟲食葉曰公孫病已立

有公孫病已之言也言村已外而說也并止此蓋當時之讖語也及賀廢元平十八矣光等奏病已躬節儉然愛人可以不嗣昭後迎八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始親政○

也路過舒上書言泰有一失義之上二也好武勇二也賊仁

其尚存治獄之吏見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雖非直

刻木為吏期不對非直正也此非痛之辭願省法制寬刑罰

則太平可興上為善廷尉平獄刑號為平矣○膠東國名王

第九相王咸勞苦日勤者勞者來者樂之不怠治有異績賜爵

之今西安府屬趙廣
大守頴川俗

豪傑和則漢
為節瑄
同○師古曰若金盛氣流為下孔受

吏民投書以受納吏民投書求詞以防出公或云云三品使相告

言詰謂政事人之明私也竊黨散落分散盜賊不得卒
落者其聚

計謂公為京兆尹為聲為鉤
此言如鉤七如鳥此言用計

先說牛之類以得其情聞
錄兩一四條乃典之數皆知言小

殺人不廷尉問罪吏民守闕號蒙
泣省教方人竟坐要斬廣

漢薦威制匈奴
小民海職蕭百姓進思歌之以君翁婦為右

扶風三折之一會
翁即初為東漢宰过戈許延尉于定國定國

欲托官字也足因東海人欲欲以萬子為刺捕托也
終日竟不敢

見使此人是翁婦也是音兒
此賢將大馬口地利知美制大汝不

任事也彼不解又不可
以私公私意征之此意足因退與邑子局

治治郡高第遂入法
治高第乃入治扶風常為三輔最治功

常為京兆尹取之
二軍上欲因匈奴某物出兵擊其若地按上

西也凡天下皆以東為左以西為右
使不復援也西域親相諫曰救亂

卡未謀賊共引之我兵我者止
敵敵人之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

者謂之應其兵
應者勝者最少故謂之不力贊參焉謂之念立其念

者敗利也人主地皆望者謂之具兵資皆戰時國家之大計詩人

邊境今欲與在父其地臣愚不知此有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二百十二人此非小安左右不憂乃欲舉兵報讎

韓城也之矣松遠夷始也孔子所謂莠稂莠之要在穎惠

京兆尹有公... 死後為辭家所告... 京師抱一音鼓數... 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 婦寡居不嫁以養... 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爭之不能得... 早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守答婦家... 于公治獄有陰德... 于定國以地節元年為廷尉...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 匈奴亂五單于... 來朝詔以客禮待之... 大將軍博陸侯... 延平劉德梁丘... 帝在位改元者七... 六年即元前葬杜陵... 房精勉為治樞機... 守數相去也... 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 以本太守吏民之本數...

有以取以... 公卿缺則選... 遇匈奴亂... 德宗... 元皇帝... 以刑名... 政乎且俗... 實觀不知所... 四人同心... 弘恭... 原缺

原缺前半葉

陽動死 人李通迎秀起兵秀兄縵
憤憤欲復 往樓平若不事家人生業縵
下雄俊至是分遣親察諸縣兵縵自登
曰伯升殺我 使伯升必敗而 及見秀綠衣
之乃自安 部署 狂我事 賓客 招說縵
來會 紅多 請無所統一 欲立劉氏從
常欲立縵新市平林將帥憚其威明遂立
將軍秀 以兵攻昆陽定陵 縵
尋大發兵 以長人巨無霸 為
豹以虎 犀角可作器 象之屬以助其
勢 諸將見其盛皆 入昆陽欲去秀
將去 騎千餘為前鋒 縵遣數千人
合戰秀

千級等也秦漢斬首一關爵者將曰劉縵
敵勢奇怪也尋邑兵却退也諸部共棄之
無不當法百秀與敢死者三千人衝其中
尋邑陣亂漢兵棄銳之戰而縵敗之
守者亦鼓譟出中外合勢呼聲動天地縵
尸百餘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也
縵敗走入于淮川者萬數關中皆聞之震
奔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號旬月徧天下縵
縵秀不敢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惟枕席有
將軍封武侯侯未幾如字之不秀行大司
徐奉司政南陽前南陽郡也鄧禹杖策以從
縵秀曰我得事封拜爵生遠來幸欲什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也禹功
多為之敗日用無更始常才帝王太業非
治廷英雄務悅民心止高祖之業救萬民之
不也言秀大悅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
祖業救萬民之命又曰古之興者在德不
不非秀之所能也伊周之能者不過如此
京元明真無能也期期下者王即成帝子
帝下者以兵威服之也今州郡平其九州
而秀下者以兵威服之也今州郡平其九
馬定州上下同謂秀曰是我北道主人也
急也曰城晨夜南馳至蕪湖馬累上豆
食至下曲陽縣聞主即兵往後至潯
武渡溪在今和州候吏官主道送迎白
河水流漸鮮也

平日見不敵性急大
連勝遂前
其中望
遂東尋以陽城中
若兵士淡白相踐於
於皆腹栗
震然海濱
流兄弟咸名且
涕泣赴至壯烈
馬事遠拘河
追秀反之
仕子

公之所始初起地至建武初懷天不秦州自稱西州上將軍以范滂
為前驅引兵救中屠剛杜林治黨援楊廣等為將軍抵兗
之精銳有欲援時家貧欲施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後有馬
數千枚救萬斛凡殖財產嘗賑賑施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
鄉閭聞者好士往從之意甚敬出與策后官遣焉援往成都觀
公孫援傳述舊向之賢故謂隱手歡如平生也平日時述已稱帝
四年矣援既至盛陳隆衛衛安衛定援延見援謂其屬曰天下
雄雌未定會為之忙吐日昨公孫不生甫迎國土友修飾敘邊幅
王氏曰言知布帛修整其意振一日布帛之有如偶人形死以象
履履其度量不過如此路路極而何止衣榮也如偶人形死以象
恥此何足久稽雞鵠也天下幸因辭歸謂蒼子曰陽綈井底蛙耳
言如蛙坐井中所見者小也君子秋水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
翰井中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繩也光武都洛在人水之東謂
西事達不如東事光武也晉乃使去援奉書維同洛陽謀本作洛成制
東漢河南郡屬縣明公憲殷頑民是為威風然素饒客云光
武以洪水行為水克火故加水加佳其在成寧西北懸北初到良
父即引入上自殿廡兩廊而下岸情願曰岸小中日痛洋情謂更料
其中自有暇散迎笑曰卿遨遊帝王指實間今見卿使人入大慚援頓
首曰當今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臣與公孫本同盟里門也韓良主
善相好也臣前至蜀求匹戰謂陳元休戰於階而後進臣今遠來
陛下何知非刺客替役之人而入簡易具若箭箭平易謂帝笑
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將說之客援曰天子反覆盜名字潛為者不
可勝升數上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援歸管東方事援自上才明勇義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
伏關雎多大節也累租也與高祖同經李膺贊政事文辯前世無比豈
今日上好吏事文吏法動如法度李勣則及不善飲酒實莫澤亦已

新學堂志於伊吾... 報書告以黃石公... 任以兵事... 以功臣任吏事... 每出師朝受詔... 赦而已... 有折... 果然失吾名... 撫群臣母如此... 大當以馬革裹屍... 其老援彼甲上... 我足翁乃遣之... 不吝... 聞人過如聞父母... 法... 虎伯高敦厚周慎... 俠好義憂人之憂... 願汝曹效之也...

原缺第十葉... 伏而不謁... 不賓... 光同... 嚴子陵... 湯之明... 三十三... 劉求... 戈講... 天子... 漢世多清... 史 23-128

漢書卷九十九
上之世民頗其廢太子立是為高祖皇帝
五帝通鑑成如民物豐盛邑子過國更收禁民安作以防火災範制
心乎當時皆以平御建簡而均平役教之如此為政指焉可以防
管憲以外戚侍中用事有罪求比擊比匈奴以自貶易其罪后從之
大破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入為大將軍四年父子
兄弟並為卿校即特校充滿朝廷有誦訓上知之遂與官者鄭衆定
議勸兵收應印綬迫令聲自殺以大太后故以眾為大長秋奉宮中宣
自加命常與議政宦官用權自此始胡氏曰晉代據已生助謀賊
四乃能信用於臣客求故事勳兵收捕中外未易手也後漢書
矣所可恨者三公不預大政而即聚有功由是定官用權至亡漢
可勝。先是漢兵擊北單于走死漢立其弟後除後叛追斬滅之鮮
卑徙據北匈奴地自此漸盛徵班超还京師卒超起自書生投筆
有封侯萬里外之志有相者謂曰生燕領胡氏曰類如猛虎頭面虎
飛而食肉萬里侯相也自假司馬入西域當帝時為西域將兵長上
史至上以超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平定諸國在西域三十年以功封
定遠侯至是以年老乞歸願生入玉門關王門西去長安上許之但
王尚代為都護請敕句超曰君性嚴急未清無大魚且湯佚放安和
細察簡易省平易尚松謂人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
尚後果失睦和知超言上在位十八年即位元朔改元者二曰天
下

賊由是敗散。太后崩。即名今汝南太守王龍好才愛士以衣闕為功曹進黃鵠陳蕃等憲父為牛醫。年十四，穎川荀淑遇於道，客旅曰竦敬之。然其子曰：「吾之師表也。」見限子國有類顏回喻。國曰：「見吾叔度，我邪戴良才尚每見焉。」端而詳，臨之總惘然。帳然若失。然其母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陳蕃字伯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牛，鄙吝之萌已發，復存乎心矣。」太原郭泰字仲博，閔不肖，汎屬累日，曰：「奉高之器聲之洗盥，詩經有列洗泉及腐沸，極矣。餘讀作泛，溢者非也。」出雖清而易挹，酌也。叔度注汪水，深若千頃，上階澄之不清，攪撓動之不清，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受辟，公府人勸其仕，暫到京師，即還。四十而終。太尉楊震自終，震閔西人，誅旦長破以時人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行教授生徒，堂下得三簣，黃身黑反或作簣以地咆而無麟，即今之驢魚也。都講以為有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宋傳三體者三公之象，都講以為有三公之象，取以進曰：「先生自此升矣。」後嘗為郎中，東末卿守蜀，邑令昌邑縣有懷金遺去之者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令慚而退。」及為三公時，宦者及上乳母王聖封野用事，皆有請託，震不從。又數朝以近習者奏，豐江京李雲等為讒言，正構之。成陽震之罪策收印後遂死望之曰名士皆來會有大為高大除至臺前俯仰流涕而去。上少云號聰明，既即位多失德，在位十九年崩。改元者五曰永初、元初、永平、建武。太子先為去近貴所請，去坐廢急濟上陰王。國在開北，閭皇后臨朝與閭顯迎帝，燕北鄉侯懿孫子嗣位。冬十月，宦者孫程等誅顯，遷閭后，迎立濟陰王，是為順帝。法慈和昌。順帝名保，為孫程等所立，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孫程王前應詔，王太子孫程等所立，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孫程王王道生元龜花東王前應詔，王太子孫程等所立，宦官以功封侯者十九人。孫程王

史 23-132

不為危言激論故處^許蜀世而禍不及焉謂直君子也王莽下
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憂括不言以憐小人之過
而猶以至於身死於刑及朋友士類非其故而隨之以不悲乎夫也
劉琨陽明曰持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乎乎其不可
卷之四 四年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為古文急就所撰史
者並行制焉知門下置立太宰諸生事管指○竹卷容細也小人
君于耻之○光和二年開西邸店名賣書各有賈價四百石四千貫
崔烈以五百萬得司徒問其子惟餉以外議何如子曰人嫌不平長
也其銅臭耳○五年以相典御史官常乘駿馬京師
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驂馬御史○中平元年鉅鹿張角以妖術教
授號太平道符水療治也病遣弟子將四方轉去相誘十餘年
間徒衆數十萬置三十六方將三十六大方萬餘小方六七千各立
渠帥渠首將也○大一時俱起有黃巾所在燔燒劫掠旬月之
間天下響應皆謂亂導討黃巾高與沛國曹操合軍破賊操父嵩
被殺為臣者曹騰養子子或云夏侯氏子也操少去歲機警戰敗有權數
百術數任俠為俠所謂橫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放蕩不治聲平行業德
業汝南許都即徙徙從允靖有高名共覈論去聲鄉黨人物每
月輒更其題品故汝南俗有月旦評平○公平之論曰評操性問劭曰我何
如人不答句切之或以力勸人曰胡乃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
雄操喜而去全是以討賊起○皇甫嵩討張角七死嵩與其弟張戰
被斬之上崩在位二十二年改元者四曰**建寧**四年**熹平**六年**光武**六年
中平六年子辨立何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何進錄尚書事總領表紹
勤謹宦官太后未肯紹等畫策召四方猛將引兵向京以脅伏通
太后遂召將軍董卓之卒朱卓進為太尉官所殺紹勒也

原缺第三十一葉

史 23—135

史 23-137

人師所刺殺之妻維用事數年出兵攻魏。魏李豐數為去聲
人所司馬師知其議已殺之。建興中平。左右勸誅師。魏主不敗
終師廢。王位十六年。即位改元者二曰**始興**。師迎立高
貴卿。大兄公髦手是為**孫資**之孫。明帝姪也。時年
十四。楊州都督毋無忌倫母立異名也。刺史父欽起兵討司馬而師擊
敗之。師卒弟昭為大將軍領其軍。而為大都督假節鎮大將。
也以黃金為飾乃天子之所授。楊州都督諸葛誕起兵討昭。昭攻
殺之。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不受。**皇親政數朔**。出中書視
大帝時舊事。嘗食生梅索蜜。若果乾為酸味則可食。蜜中有鼠矢同
召減去守藏問戶黃門從役爾水蜜邪。吏曰向求不敢與。向求實
鼠屎則不敢。黃門不服令破鼠矢矢中燥因大笑曰吳帝若矢先
在蜜中外俱濕今外濕內燥必黃門所為此詰之果服左右驚慄
關帝史真。主庸此。

天將軍孫綽以其多所難去問釋疾不朝以兵圍宮廢吳主為會稽王
迎立耶王休亮族兄立以綽為丞相綽又無禮於新君遂被誅。**魏**
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
率駿中領諸綸蒼頭官僮同。鼓譟欲誅昭昭之黨曹充入與
錫里成濟亦非錫里名抽戈刺**魏主**殞于殿切。子車下正廢
既司為庶人備位七年改元者二曰**元平**。司馬昭迎燕常道鄉公璜
是為**蜀后主**當道鄉公元皇帝初名黃燕王字之子操之孫也年
十五即位改名炎。漢姜維殺魏司馬昭患之遣劉文
會十季將兵入寇貪貨斜谷略谷在洋川具符縣通鑑計南子午谷
在羊州東北六十里峯峭天南北相當。燭漢中文自狄道縣屬燭甘
奴曰千午自杜陵直絕南山經漢中燭漢中文自狄道縣屬燭甘
松姑奴地名齊入蜀地名在狄道西中以綴其軍姜維聞會
已入漢中引兵從沓中還文追驅之隨步之大戰維敗走還守劍閣

[illegible]

[illegible]

帝每朝會於殿中。單盈。貂蟬侍中。常持官也。以貂尾為飾。門者
 不得入。限此。因物生。或時人語曰。貂不足。狗尾續。俗多而不折其
 弊。亦以此。陳此失。文帝鎮許昌。成都王穎。孫也。鎮京兆。問。何東
 王顯。曰。曰。亦鎮關中。各率兵討。倫依。問。輔政。驕奢。抑。處士
 鄭方。及孫。顯。皆上書。諫。不聽。顯辭。去。旅。倫。顯。皆。唐。禍。又。翰。因。秋
 風。起。以。孤。孝。專。養。鱸。魚。餚。曰。人生。貴。適。志。當。其。何。為。即。引。去。榮
 敵。酣。終。不。肯。以。旅。職。從。為。特。即。穎。川。處。士。房。參。知。禍。亂。將。興。仲。妻
 子。逃。於。林。慮。山。中。王。豹。致。戎。諫。蘭。殺。之。○大。安。元。年。顯。使。長。沙。王。又
 顯。至。了。綏。問。顯。亦。持。功。驕。奢。已。而。与。顯。率。兵。多。又。奉。帝。及。顯。執。顯。將
 臨。械。敗。破。收。數。日。事。亭。繫。街。松。江。也。鵠。鵠。也。可。復。開。乎。与。弟。雲。督
 為。趙。顯。所。殺。機。雲。督。陸。杲。子。也。○永。興。元。年。東。海。王。越。收。長。沙。王。又
 使。顯。將。張。方。殺。之。穎。進。兵。入。京。師。為。永。祖。已。而。逐。穎。顯。表。穎。為。皇。太

之也帝感其天下大饑帝曰何不食肉糜上洛問帝曰汝鳴者為上洛問為私乎左右獻之曰在官地者為官在
 私地者為私方賈氏專政時人知將亂上洛問內侯家皆閉門不與外通上洛問諸王迭相殘滅上洛問天大亂劉淵興于左國城上洛問故南匈奴之後
 諸王迭相殘滅上洛問天大亂劉淵興于左國城上洛問故南匈奴之後
 如九世孫匈奴曰漢魏以來臣中國其先世自以漢甥之子上洛問日胡
 姓也安也父豹為左部帥生淵幼而儁異上洛問日胡
 管曰吾耻隨隨賈氏無武遇高常而不能建封侯之業上洛問遂灌
 無父遇文帝而不能踵庠序上洛問名毀之教豈不惜哉於是燕
 冬武事季貌魁偉初為侍子也上洛問在洛豹死武帝以淵代為五部帥
 既而為北部都尉至部豪傑多歸之及帝世以為五部大都督成都
 上顯表為左賢王上洛問嘗使卿其在都淵子聰亦號武也勇絕人勇
 人傳族經更上洛問善騎射也文也吾友馬三斤淵從去祖叔
 祖曰宣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上洛問及土自餘王侯降同
 編戶也今吾眾雖寡猶有百萬上洛問李何歛手受殺上洛問也過百年司馬氏
 骨肉相殘上洛問四海鼎沸上洛問之禍也左賢王淵英武超世上洛問起復
 呼韓邪上洛問之衆此其時也乃相与謀推上洛問之淵允從上洛問顏請歸上洛問率
 五部來助既至左國城宣等推為大單于上洛問旬間衆五万都離石
 昭胡單歸之者愈衆乃建國號曰夏稱漢王淵有族子雁生而眉白
 目有赤光幼聰慧看瞻景亦好讀書上洛問受命能洞也上洛問鐵七十
 至是為淵上洛問西人順慶府氏南表名李特初以流民入蜀旬月
 衆三萬據廣安上洛問建政成都為刺史史羅高所敗并斬其
 首弟派代領其衆勢復盛死弟雄并帥代攻走羅高入成都至是
 自稱成都王上洛問鮮卑於金庭上洛問自武帝時已為寇統上洛問各

晉書卷一百一十五 載記第五 石勒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石勒之將居江表天下上民思晉者皆果而歸之

臨終禪位。帝即居攝。不副。猶不所望。時謝安王坦之在朝。
潮溫疑坦之安沮。效呂其事。心甚銜之。帝在位。改元者一曰咸
安。太子立。是為劉宋。帝名昌明。通鑑注。諱字昌明。年十歲即位。○
康元年。桓溫來朝。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都下洶洶。云欲誅王謝。與安
因移晉祚。因咸。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既至。百官拜于道側。溫大
陳。字。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浪倒執手板。安從。平容就
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兵。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
衛也。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猶如此也。溫云。遂命撤。去也。之。兵。與
安笑語移日。猶過。郗超卧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
入幕之賓矣。朝。延近侍臣。日入幕。賓。溫有疾。還姑孰。疾篤。也。諷求九
錫。安坦之故緩其書。尋卒。○
承相王猛卒。秦主哭之曰。天不欲使
吾平一六合。上下。邪。何奪吾景畧之速也。猛臨終。謂堅曰。晉雖僻處
江南。然正。征。朔相承。言。傳中。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
也。鮮卑。慕容。氏。姚。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安社稷。○
降于秦。先是。秦之叔父天錫弑。武觀而自立。天錫荒于酒色。政
亂。秦伐之。兵至姑珪。縣。屬。天錫面縛出降。送長安。右。前。京。張。軌。自。愍
帝。建。興。二。年。僭。號。秦。主。是。九。世。合。○
王。拓。跋。什。翼。捷。世。子。是。早。卒。繼。嗣。未。定。賡。長。子。遂
也。殺其諸弟。併殺什翼捷。會秦兵擊代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秦王苻
分代為二部。自河以東屬代。南部大人劉庫仁。自河以西屬匈奴。
劉衛辰使統其衆。代世子寔之子珪尚幼。母賀氏。珪走。秦。依。賀。訥。
奴。骨。已而依庫仁。庫仁奉珪。恩勤不以廢。與易。意。而。事。之。今。日。廢。
切。敗。而。不。負。慢。之。○
秦人強盛。為憂。詔求良將。去。可鎮御北方者。謝安以凡
子玄應詔。都超歎之曰。安之明乃能遠舉。舉親玄才不負所舉。吾嘗

帝勳殺祥而自立。魏主珪破走麟，奔慕容德，德為德所殺。德
 從弟廣固，在後，稱帝，是為爾朱。爾朱榮稱帝於龍城，時在是
 為北魏。後魏主珪稱帝於平城。涼王歆稱涼王，據張掖，是為
 北凉。○晉會稽王道子專以政事委世子元顯，晉政亂，東土騷然。
 妖賊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出作亂，刈裕。因討恩有功而起。
 帝弟苻丕，沮渠蒙遜，沮渠氏，殺監業而自立，蒙遜匈奴之種也。後遷姑
 臾。○宋主昱卒，子紹立，廢兄昱，繼而代之。呂超又弑昱而立其
 兄隆。後降秦，而凉亡。三年，裕亡。至是四世合十八年。○五年，隴西
 李嵩拔蠡蝗，是為西秦。後徙酒泉。元興元年，柔然初木骨間，此罪
 秦始有部。秦兵於起於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吞併諸部，士馬繁盛。
 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代北
 乃小國皆羈屬焉。與魏為敵。○晉孫恩敗，朔為去。劉裕時所敗
 走海死，其黨盧循遁道覆復起。○桓玄及初玄嗣父溫為南郡
 公，負其才地，門以雄豪有素。嘗守義興，常州。欽曰：父為九
 州伯兒，為五湖方五百里，放日五期。長上棄官，歸國，後為江州刺
 史。尋都督荆江等八州軍事。至時云：先都督荆司雍秦梁
 是季兵入建康，殺元顯，又殺道子玄，為相國，封楚王，加九錫。已而迫
 帝禪位。○三年，刈裕起兵於京口。今鎮江府。討玄，與玄兵戰，大破之。
 玄出走。斬首於江陵。帝復位。○義熙元年，以刈裕鎮京口。○秦
 連。秦連氏勃亡。名月。秦連氏勃亡。名月。秦連氏勃亡。名月。
 文衛辰之子也。○刈裕伐爾朱，先是南燕王慕容德卒，子立，立僞署
 晉邊，刈裕抗表伐之。○刈裕為討其臣馮跋所滅，先是刈裕
 三為高其下所弑，叔父立，立得義熙，弑之而立。熙之養子高雲
 不茂，後又弑雲而自立。○晉主殺入

日都督部曲... 豈能為五... 印綬去賊... 就自以先... 歸。夏統... 立。燕主... 後。七年... 世。四年... 罪。其有... 吳運... 作詩曰... 徙廣州... 德。弘... 伐。三... 十四年... 信。道士... 誅。沙... 史。書... 史。書... 史。書...

互相侵伐... 伐。國。何... 在。州。進... 未。始... 河。以... 魏。主... 而。立... 置。使... 目。光... 之。喜... 新。女... 大。也... 不。可... 赤。地... 康。也... 諸。東... 魏。主... 主。在... 以。在... 使。師... 是。為...

皇太子諸王通鑑曰宣武以太子幼弱以諸王輔之

諸王諸王諸王休休若等皆賜死諸侯俱

道成擊斬之道成為中領軍先是

稱太皇帝以宏幼仍總萬機

黎有斷去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李洋屠諸釋氏之教常有遺世之意

其母馮太后有所幸李榮為人上所誅馮太后怒遂殺之而相制

補造戶氏曰古之所治天職祖宗集業之付託海宇民物之歸仰委在青成總其大綱猶或庶幾魏主歸政於齊之季胡明追亡沙門以桑文聖一罪以大位付之惟千宰衡宮闈身相婦人之上悲夫豈喬松之有友貽鬻翁之哉然則宋主驕恣嗜殺中外憂惶肅道成與則浮屠老聃之季果何益哉

袁粲稍淵謀廢立袁粲不可淵贊之遂廢之在位六年即元改元者一日

補遺更始曰晉書五姓之一加以高祖之年

元帝永樂五年間而遇執裁謂之大厭劉氏故假異姓以絕其國耳

安成王勰為嗣皇帝

嗣皇帝桂陽王休範之子也

明帝之子是即位

表奏謀誅蕭道成褚淵之其謀告道成粲父子俱被殺於石頭城所獲百姓哀之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表奏死不作褚淵生沈攸之亦幸兵江陵討道成句軍潰走而繼死道成為相國齊公加九錫已而進爵為王宋圭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日

景明為蕭道成所篡立而彈指巨願後身世勿復生天子家道成統之而滅其族自宋高祖至是八世凡五十九年而亡

司馬溫公曰桓氏衰亡以來君臣忠奸亂相繼之間有曹氏一司馬溫公曰桓氏衰亡以來君臣忠奸亂相繼而冷矣曹氏經營四方楊雄東征廣固清洛中而趨步猶珍誠滿而面上熱熾未道貌卒北朝姚泓向時汎掃伊洛南秦周國慶隆一陳之心無變事雖以資寇敵大力不成借仇斯時者動於心治于惠陳氏反造承平之良主而不量力橫游強胡使師徒賊於河南代區敗於天津及其末略氣疑未決卒成子嗣豈非又有餘而武下不

人以孝武之盛漢明帝之循恩得償首領以波干韓下幸吳其可

有哉

宋太祖皇帝姓蕭氏名道成蘭陵人也相傳為漢相國何之後

何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紹生則則生應生章章生迎迎生造造生望之望之生育育生紹

王齊王即位未四月廢而弒之自立為國宗明皇帝

明皇帝名高帝之兄其子也帝夢之過於已見子而武帝之

天子長燃最惠之及得志殺高帝高帝子孫無道類之魏王自將伐

齊攻鍾離不克遣使臨江教齊主之罪而還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其後為崇聖侯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改元者二曰魏主如魯祀孔子封

有大志與侯景等相友善以任俠所謂行州里力折公使者也或曰侯景人也胡太后臨朝以承襲事用事故事縱弛

盜賊盜賊逢封疆日蹙促心親主詔漫無下同太后自知所為不謹務為壅蔽母千秋時六州大都督秀

容酋長人君長余朱榮余朱榮名仲都督并肆益廣但雲大兵

強高高歡見榮即劝幸丘清帝側欲謀弒之而韓陵上之名會主列胡

太后太后鳩之也後諡曰宣明皇帝余朱榮亦立之姪

千攸千攸總王阮昇胡后子河封荊太原王還晉陽北海王顯魏宗室于

榮立榮立遣將送入洛陽手攸出奔余朱榮渡河來救顯走死于攸

婦加婦加榮天柱大將軍天文三占六月一星也榮蓄不臣之志魏主陰謀誅

榮入榮入積手刺之魏帝手余朱世隆與余朱兆殺立宗室長廣王曄

玄孫玄孫入洛陽手攸遇試後諡曰宣明皇帝世隆又以曄疎遠察之立

孝文孝文之姪廢太子高歡起立誅余朱氏入洛陽廢恭而立

孝文孝文之孫平陽昭穆修廢王後諡曰節閔皇帝高歡為大丞

相建相建府於晉陽居之上畏歡謀代晉陽勸擁兵秉魏主奔長安依

關西關西大都督宇文泰以泰為大丞相世號此欢追魏主不及遂立清

河王河王孝文子世子善見也於各陽遷于業魏始此魏自道武至是一百

四十九年而分為東魏西魏古汾水父為原鄉令為姦吏所誣

當死當死吉盼請代父死主殺之其父小然則我過矣先是榮盛

入南斗入南斗庚戌火星也而南斗在箕星之北何崇之旁以夏秋之間皆易在南方非入地三十六度之南斗也主曰失

惑入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跳下殿樓之其穴及聞修出奔勉曰虜亦

應天象耶脩至長安喻半年又魚豢有降泰鵠之後諡曰宣武皇帝

孝武孝武既滅祗泰立南陽王寶炬孝文帝孫京泰以蘇綽為行臺左丞

秦嘗秦嘗問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近遠對如流問以政事綽懷為論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帝紀第五十五
元帝 名繹，字世修，武皇帝弟也。在東宮十八年而後遇侯景之亂，既立受制於景而已。相東王繹鎮江陵，繹武帝弟也。自稱假黃鉞，戊午者使黃鉞今如殿大將軍中外諸軍承也。其前制也。岳陽王督昭明太子統武部太于昭明之子也。顧襄陽與繹相攻，遣使去降于西魏以求援。**皇**蝗民食草木根葉皆盡，臺或衣羅綺懷金玉而死。**果**大將軍渤海王澄子先是為肅其下所殺，肅武帝太清三年高祖代關京所其第洋為丞相封齊王，故号毗逼東魏主禪位尋弒諡曰孝靜皇帝東魏建國十七年而亡。**爾**高氏雖僭好文多欲容納難回故敗

西魏 是時可**西魏**立梁肅為梁主。**西魏**主寶炬殂諡曰**文皇帝**太子欽立。侯景自立為**魏**主廢梁主祔之尸位不及三年尸即葬也帝雖居其位而不改元者一日立豫章王棟昭明太子長孫已而篡位先是始興鄒廣車太守陳景湘東主遣王僧辯討景景喪數月而為下僧辯霸去走奏吳欲入海為其下所斬送尸建康傳首江陵時侯景死此有季足送於北齊以景

東魏 推也沛東王立是為**元帝**

元帝 名繹一月眇眇云云殘忍殘虐即位于江陵自侯景之亂州郡大半入西魏蜀亦為魏所有自巴陵屬湖南廣建康以長江為限突厥占匈奴北部謝安厥本西方小國姓阿災厥因以為國号也攻桑然北齊擊突厥然是時桑然衰矣厥始

西魏 如荒蓋格呼梵式為

大周 號尊泰摩真主欽而立其弟武帝弟欽遇殺。**西魏** 摧桂

原缺

史 23—157

計敏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直且追宿衛次也六人為一
番值王暇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閭本立圖
由館中上十人形像植亮為養義自養號十八學士上大得預與其選者
時人謂之登瀛外仙也如登時有僚多補外官即官如晦亦出玄齡
曰餘人不足惜如晦王佐才道之才能大主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
可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剖決如流玄齡每入奏言起曰玄齡
為去吾現謀事雖隔千里如對面知天口漢唐之世其大臣無不
當宿房玄齡之職杜如晦高帝之至清廟而諸亡失蕭何之
曰諸將易得信臣固上無雙大王必發長江注無所事情致有
下非信無可與計事在周旋於是拜為大將太宗之在秦州時府
多補玄齡以餘人不及信如晦王佐之才則王欲經營四方排如
不可太宗於是奏為左庶子信非蕭何之言則王佐之功蓋天下身幾
而失於權信非玄齡之言則太宗失於如晦矣泰王功蓋天下身幾
危賴玄齡如晦策全是即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開元立妃長
孫氏為皇后少好讀動是次必循禮法上為國皇后奉事高祖承順
如嬪其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
議賞罰后辭曰北難之屬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后長孫
殊夏曰東齊南曰兗方周曰魏孔達爾突二可汗合十餘
萬騎入寇進至渭水使橋之北上自與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
與顏利隔水詰責以負約突大驚退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
甲蔽野爾懼而退置弘文館聚四部書前李充為名作
四部書分爲四部有甲乙丙丁部二十餘萬選天下文學之士雲世
南等謂褚亮趙思恭殷璠以本官兼學士初朝潮之隙引入內殿誦
論去前言行名去商榷論抄也政事或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上同
子孫充弘文館學士爾上嘗讀傳英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獨
不信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言莊耀彼中國和僻之人取老莊
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羣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

紹等討之。其不殺之以降。右梁師都自諸恭帝義寧元以其地為夏州。舊唐書即朔方。案此紀。太常祖孝孫。祖姓李。一節當在貞觀二年。奏唐雅不得奏聞。曰。比見群臣舉祥瑞。大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為美。舜百姓愁然而多瑞。不害為怨。故事。制軍國大事。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舍人省上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之。判入聲。正之上。謂王珣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卿曹勿雷同也。同雷同。時珣為侍中。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秘書監。平聲。官掌秘書監。明史稱。參預朝政。玄齡謀畫。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平用玄齡策。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去二人同心。與嗣同以。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勇。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諍諫。或上怒。其亦為之霽威。上嘗得雉鷄自贊。望見徵來。匿屣中。徵奏事久。鷄竟死屣中。徵嘗告上曰。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異乎。徵曰。忠臣與良臣。君臣協心。俱尊尊義。所謂良臣也。而折廷爭。同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也。上悅。殺蘇州刺史盧程。尚上以祖尚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既謝而復悔之。以疾固辭。上斬之。初。突厥既強。國諸部分散。其先匈奴族薛延陀。有薛延陀。回紇。其先匈奴族。唐薛延陀。請改水。上親時。號烏單可汗。唐初為勅勒諸部。集贊。曰。十五部。一薛延陀。二回紇。三都藍。四烏護。五多。六同。被突厥。七僕固。八拔野古。九思結。十十二。十一奚。十二奚。十三回紇。十四契丹。十五百靺鞨。皆居積石之北。政南薛延陀。回紇等叛之。加以民大飢。羊馬多死。奉使者遠。及邊帥皆養突厥。可取之狀。具言其形勢之可取。詔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之。靖發破突厥於陰山。開

易亦民而化湯武皆乘大亂之後身歟太平行帝道而帝適者可以
為而行王道而王可以為王也行王道而王可以為王也顧所行何如耳上卒也終從微言元
年閔中錢斗米直絹一匹四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土勤而撫之
未嘗嗾然至是天下大飢斗米三四錢終歲斷去刑統十九
人通鑑東至于海南及五嶺見前隋月外不附盜也行旅不驚
也糧取給也拾道路焉上曰魏徵勸我行仁義今既效矣惜不令封
德憂見之蓋德憂元年六月死矣通鑑五年新昌公李綱字貞
叔大理丞張縉伊氏曰前書承祖說此書張縉為盛德之累
正不其也通鑑國在夷人人微為不宜受士各付使
諸也通鑑東夷夷人人微為不宜受士各付使
門秦七德舞樂作也有太宗秦王時破州武周年春宴玄武
陣秦文名七德舞取禁暴鼓武九德舞九功者即功成慶義童
係大安功陵氏和樂豐財之義九德舞九功者即功成慶義童
借長神海醫藥而舜道安徐以義文德九功者即功成慶義童
取向書水火金木土穀正德利用厚功惟義之義徵欲上偃息
武脩文每侍宴有七德舞數俛首不視七德舞者秦王破陣曲也見
九功舞刻諦審也觀之徵脩文也王珪罷句徵為侍中上親錄審
囚徒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囚皆縱遣初至期求
諸京師全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赦之凡三百九十人上奉太
上皇五酒末央宮在安西山上皇命頤利可王起舞德言永許
劫之王氏曰馬賊亦南密酋長司突曰胡越一家胡謂胡利古
未有也八年吐蕃西羌別遣使入貢九年太上皇崩上皇即位
九年而禪位至是又九年公先是入寇涼州以李靖師李諸
軍討破之十年公遣子承治平書侍御史權黑紀言宣詔
卅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上曰卿未嘗進賢才而專言詔
昔堯舜抵也璧於山按珠於金漢之巨元聚錢為私藏也

日廟已感正祀感勳勳刑刑重重百餘萬萬請為州郡元也太古以降
 未前聞聞備禮告告明明仍頒宗天下下止為詩曰雪耻酬百王除除元元
 千千也也今安今符志符志而匪之匪之鶴神鶴神輔輔前前王王
 范氏曰范氏曰太宗太宗不不符志符志而匪之匪之鶴神鶴神輔輔前前王王
 之勢之勢如如漢漢之之民民解解而欲而欲收收功功於於北北荒荒因因厄厄地地破破亡亡以以其其臨臨
 其地其地不可不可得得其其民民不不可可使使列列於於州州郡郡是是崇崇虛虛名名而而不不通通實實欲欲不不同同有有
 全全當當以以為為刑刑而而不不可可法法也也二十二年二十二年司空梁公司空梁公國國公公房玄房玄平
 上悲上悲不自勝不自勝玄玄佐佐上上定定天天丁丁及及終終相相位位三十二年三十二年號號為為賢賢相相然
 無無近近可可尋尋上上定定禍禍亂亂而而房房杜杜玄玄機機不不言言功功王王魏魏王王珪珪善善諫諫詩詩而而房房杜
 讓讓其其賢賢英英衛衛公公李李靖靖善善將將其其而而房房杜杜行行其其道道理理致致太太平平善善歸歸人
 主主為為唐唐宗宗臣臣二十三年二十三年上上有有疾疾謂謂太太子子曰曰李李世世勣勣才才智智有有餘餘然然汝
 與與之之無無恩恩我我今今黜黜之之我我死死用用為為僕僕射射親親任任之之若若徘徊徘徊顧顧望望則則當當殺
 之之耳耳乃乃左左遷遷潭潭州州昌昌黎黎王王受受詔詔不不至至家家而而去去上上崩崩在在位位二十四
 年年即即位位二改改元元者者一曰一曰貞貞觀觀上上雖雖以以武武功功定定禍禍亂亂終終以以文文德德綏綏海
 內內常常有有自自驕驕修修為為悞悞嘗嘗曰曰人人主主惟惟一一心心攻攻之之者者衆衆或或以以勇勇力力或或以以辨
 口口或或以以諂諂諛諛或或以以姦姦詐詐或或以以嗜嗜欲欲輻輻輳輳聲聲色色湊湊非非居居必必如如衆衆輻輻共共焚焚
 我我各各求求自自售售永永壽壽也也人人主主少少懈懈而而受受其其一一則則危危亡亡隨隨之之此此其其所所以以難
 也也嘗嘗問問侍侍臣臣創創業業守守成成孰孰難難玄玄隱隱曰曰草草昧昧之之初初草草而而不不悉悉昧昧而而不不明
 也也嘗嘗問問侍侍臣臣創創業業守守成成孰孰難難玄玄隱隱曰曰草草昧昧之之初初草草而而不不悉悉昧昧而而不不明
 臣臣之之創創業業誰誰矣矣魏魏徵徵曰曰自自古古帝帝王王莫莫不不得得之之於於艱艱難難矣矣之之於於安安逸逸守
 成成難難矣矣上上曰曰玄玄齡齡與與吾吾共共取取天天下下出出百百死死得得一一生生故故知知創創業業之之難難徵
 與與吾吾共共安安天天下下嘗嘗恐恐驕驕奢奢生生於於富富貴貴禍禍亂亂生生於於所所忽忽故故知知守守成成之之難難
 然然創創業業之之難難往往矣矣守守成成之之難難方方與與諸諸公公慎慎之之自自知知神神采采為為臣臣下下所
 畏畏當當溫溫顏顏接接群群臣臣導導人人使使諫諫諫諫者者以以來來之之惟惟末末年年東東征征之之役役東東征
 諸諸遂遂良良嘗嘗諫諫不不聽聽太太子子立立是是為為高高宗宗皇帝皇帝

[illegible]

[illegible]

利園第子物府用未典其音清而近雅。明皇愛之。皇坐如皮子第三
典備優維其出而更置場院。○分珠玉錦繡於殿前風俗奢靡
與友汪以美之則被賞之為也。○分珠玉錦繡於殿前風俗奢靡
制乘輿服金紫紫冠。日今有司贈以快車國之用其來上錦綉
於天下明時如宋朱王。得將張珠玉錦綉其賜成錦綉所染為皂白
司馬溫公曰明皇始欲為試。自物節而後一得兩京成錦綉
或有難之易以賜人也。可云作與慶會。晉樓而曰花事相輝
不有物鮮克有綸可慎哉。○作與慶會晉樓而曰花事相輝
草木鮮其歡飲。躬之意以名樓也。○南曰勤政務本。宋王成器等
宅環其側。○三年盧懷慎為黃門監。開元元年改門下省為懷慎清謹
儉素事李不免飢寒。所君不蔽風雨。姚崇嘗謂告請歸十餘日政事
委積懷慎不飢寒。崇出須臾裁決書。○顧謂齊崇微曰。我為相何
如。答曰可謂救時之相。懷慎知智才不及每事推平。崇時謂之伴食
宰相。○四年姚崇辭宋璟為黃門監。○總注書趙諒為崇所親信受
不悅會曲敬宗宋璟特放桀驁。○自流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
南崇由是憂懼請避位為優。○代為相務擇人百官各得其
職好犯顏正諫。上甚敬憚之。○姚崇繼為政。崇善應及肅善守
文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見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
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莫得比。二人每進見。見上輒為聲之起去
則臨軒送之。○八年宋璟隆。○以崇惡錢推以給。○九年宗文融言
天下戶口逃移巧偽其衆。請加檢括。○附籍當差。同平章事。○太宗有
旨以美瑛詔大小三兩日。一至中。源乾曜贊成之以融為勸農使
徵用奏置勸農判官十人。分行天下。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
苦之。同三品太宗時李嗣以太子詹事向中書門下三品。張說建議
召募壯士。旬日得精兵三十萬。分隸諸衛。更賜下番。上下番上
也。○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
也。○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
也。○二十一年韓休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

以祿山為使伯。二十八年荊州長史張九齡卒文獻九齡廣東韶州曲江人後祿山亂明皇奔蜀思其先見遣使至曲江祭之云公謹之後其父為韶州別駕因家焉○二十九年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祿山傾巧傾反善事上左右至平盧或在魚陽○二說盧廣渠即其地皆厚賂歸營平之上益以為賢。為唐大臣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曰讓皇帝帝宋王憲者宋王天寶元年以祿山為平盧節度使○二年祿山入朝○三年改年曰載以祿山兼范陽節度使陽節度使○四載以楊大貞為貴妃故蜀州崇慶州司戶官掌佐郎玄琰女也為上子國昌昭妃十年矣上見其美平自以其意欲為女官且為去罪之人三綱絕於其而後納之遂尊龍氏曰明皇微時納于兒九載賜祿山爵東平郡王燕河北道採訪處置使祿山入朝楊

非為布衣志已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靈武方郡也今夏州是也事無大小與之謀上皇至成都遣朋輩朋輩謂諸將也天子謂及上也天子以五后如靈武補道祿山宴其群臣於凝碧池在陝西馬唐德宗幸靈武利園子弟往往欲飲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雷海清不勝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縛於試馬殿前支解之王維詩云萬戶傷心壯士何日歸遣使徵兵於回紇招討節度使房琯與賊戰于陳濤河在成陽瑄用車戰大敗至德二載安慶緒祿山自起兵以來目皆至是不復入物又病疽噪電恭欲以變安子恩代慶緒為嗣慶緒使人絀之而自立祿山僭號僅一年餘補遺教恩恩上太子也英果有才畧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選驍勇居前後血戰以衛上軍中皆屬李輔國張后諸殺之上至鳳翔府屬城西回紇初曾及遣子兼護回紇太僕卿精兵四千人至句天下兵馬都元帥屬鳳翔至長安擊賊賊大潰大軍入西京安慶緒走三引軍東出至洛陽與回紇夾擊賊大敗後安慶緒走三引軍東出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既而入睢陽與遠共守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之保障若棄之賊必尹子奇陷睢陽張巡許遠死士四萬人僅餘四百終無援者賊然城將士困病不能戰巡西向拜曰臣力竭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也鬼以殺賊城遂陷巡遠被執南霽雲雷萬春等三十六人皆被殺於殺妾之食士斯可謂壯烈矣夫矣

卒肩孤痛抗方張之勇大小數百戰力盡乃死於得全江油用以齊中與引利諸將以百易乃死於得全江油死而後已而後引太子立死而後已而後引太子立元年是歲後命郭子儀等九節度平李元平李元平李元平北庭李元平李元平李元平光緒九年郭子儀等九節度平李元平李元平李元平光緒九年郭子儀等九節度平李元平李元平李元平一施士卒壁壘旗幟精明通鑑物皆實史思明戰吳敗之元年太僕卿李輔國遷自於西內自愛思思自蜀歸即君之多御機居也父老過若往往瞻拜呼萬歲自常於樓下賜以酒食又嘗召將軍郭英父等上上樓賜宴輔國言自居自日與外人交通陳玄高力士謀不利於上自上不許乘上不豫自率眾劫遷自日以不懌因不茹自食自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平自定國等軍副元帥自疾聞自登遐自嗣位後七年也壽七十八上自遂崩在位七年改元者四曰自元元自初張皇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自有隙疾甚危自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恐震驚上体不可輔國聞其謀上崩殺后及皇子二人而後引太子立自任李輔國上不保其

詳註史畧補遺大盛卷之六

標明義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卷之七

唐高祖初名姬封，**獻宗**王為元帥定兩京。長安封楚王。

改為太子改名豫王。是即位誅李輔國。以重兵為天下共
馬元帥率諸將及回紇接兵討史朝義大敗之。賊將李懷斬朝義以降。以賊將張志遠領成德軍鎮河朔。常山號為威靈節度使。薛嵩鎮相州。今衛輝府屬。魏博河東屬山東。今大名府屬。田承嗣魏郡滑縣人。得以德魯山滄東瀋陽等州。今遼寧省屬。懷仙鎮鄭州陳留縣。今開封府屬。劉黑闥鎮滑州。今河南衛輝府屬。李懷信鎮滑州。今河南衛輝府屬。無罪因而授之節鎮。有自黨據可明也。敢抗朝廷命始此。通鑑注云：「上出奔陝州。」吐蕃入長安。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擊之。吐蕃遁去。二年流宦者程元振初附李輔國輔國死元振專權自怒尤甚思諸將有大功皆欲害之吐蕃入元振懼而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失措之術又云：「彼長胡歸每乘沮而行未知就是中外切齒至是流澤漆州離鄉。」臨淮王李光弼卒上幸虢光弼不至上撫之加厚素與子儀齊交在徐州擁兵不朝墜下指麾諸大将不復尊畏光弼愧恨感而泣。○建元元年平盧將李懷玉逐節度使侯希和而知留後其額之事詔因而授之。因使懷玉平盧。懷玉之皆放北賜名正已。詔。叛將僕固懷恩懷恩姓懷恩名物為懷恩之子。誘回紇吐蕃入寇召召延之郭子儀也。涇陽安西懷恩道死三虜吐蕃爭長。同不腦于儀遣人牙贊李說回紇欲立擊于曹弟是懷恩欺回紇謂子儀已死便下同至作說臣到嘴面絕不信曰郭公在可得見乎遂還報謂子儀已死子儀

[illegible]

能治其病... 子即位先是有風疾... 疾請使太子監政... 腹恐危邦... 在位改元曰... 皇... 名純年二十八為太子監國... 元... 夏州留後楊惠琳... 元... 導諸子大... 文克成... 疾不至... 李... 以白居... 院之故... 類...

新... 用... 李... 然... 可... 此... 迎... 崔... 度... 姓... 向... 果... 靖... 和... 母... 為... 后... 死... 軍... 濟...

聖武元衡師道素養刺客致人客請密往刺元衡則他相必爭
勸天子能矣元衡入朝賊暗射殺之又擊慶傷首上怒討賊愈
急以同平章事上曰吾倚度一人足破賊命度兼彰義節度使充
淮西宣慰招討使督諸軍討句唐即鄆州節度使李愬先
入擒賊將丁士良李希範而用和計雪夜七十里引兵入
蔡州即汝南城元衡擊賊鴨也混雲霧入據元衡
經牙城以所治為衙門牙城者即衙城也拒戰已而賊擒送
外檻車送之京師斬之自後及誅元用等賊時元和十二年
也淮西既平上浸漸驕侈先是二歲已用李希範同平章事至十
年又用度衡入支使皇甫鏊各官制攝使程序具進奏紙餘
之餘有能並同平章事朝野駭愕元和之政非矣○十四年迎鳳翔
法門寺塔佛指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拾

失所繫非輕人皆以十四年安祿山及為亂之始臣獨以開元
二十四年罷張九齡專任李林甫此理亂之所以分也願陛下以開
元為法○為戒獲之禍也皇甫鏊深恨之○十五年上暴崩上
服金丹多躁暴怒左右獲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宦者陳弘志
殺逆句其黨請之但言李愬之毒在位十六年○改元者一曰
元○太子立是為憲宗
憲宗名恒即位尊賢妃郭氏為皇太后○以憲宗母也郭氏
體貶皇甫鏊為崖州司戶以蕭儉段文昌同平章事○柳泌伏誅
李道古○以柳公權為翰林侍書李士元為樞密問何能如是
善對曰用筆在心心正則筆正上默然改容知其以筆諫也○三年
以牛僧孺同平章事柳公綽為山南東道節度使韓愈為吏部侍郎
李仲為戶部侍郎四年上崩改元曰穆宗太子立是為敬宗
敬宗名湛即位荒淫愛倖用事以李程賈島同平章事○
程為諫議大夫○吏部侍郎韓愈卒○李德裕獻丹表○
重興三曰龍南○四曰約誨○
微以風上○優詔答之○其詞多曰○
性復極急○宦官動也○
宮酒酣為法○宦者劉克明所弒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宣宗
宣宗名誦即位○
二年親策制舉人○
日制舉人○
日制舉人○

事。立訓之謀惟元與知之他相實不知也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同
平。分。南。北。同。官。宦。其。同。宰。相。行。文。書。而。已。李。
訓。為。去。人。所。殺。傳。首。以。示。衆。鄭。注。亦。為。鳳。翔。監。軍。
官。者。所。殺。開。成。年。司。徒。中。書。令。公。同。裴。度。卒。
度。自。憲。宗。時。罷。相。後。無。意。世。主。治。園。地。有。綠。野。堂。子。午。橋。東。柳。寺。
別。墅。之。勝。與。詩。人。觴。詠。自。娛。時。嘗。一。入。輔。政。王。之。世。
亦。嘗。平。章。軍。國。重。事。與。時。浮。沈。視。而。已。然。四。朝。將。相。威。望。
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安。否。以。身。繫。臣。家。輕。重。殿。如。郭。子。儀。
者。二。十。餘。年。○五。年。上。崩。上。即。位。之。初。勵。精。求。治。去。凡。奢。從。儉。中。外。
翕。然。歸。太。平。可。其。欽。制。於。宣。寺。如。字。又。前。時。范。官。也。寺。名。祠。也。祠。內。
竟。不。能。有。為。嘗。問。宰。相。何。時。太。平。僧。範。答。以。太。平。無。象。無。形。象。未。
年。嘗。問。近。臣。解。舞。朕。何。如。周。德。裕。曰。無。然。上。曰。娘。獻。受。制。強。臣。

今朕受制家奴謂宦殆不如也在位十五年即懿宗改元者工曰天

和開成帝親王立是為憲宗皇帝

憲宗皇帝名源諱也字尊尊敬敬宗子成美為太子臨崩欲

以成美監國稱也宦者一人以為立太子由己廢之而立源為

太弟遂殺成美而即位後改名炎以李德裕同平章事德裕在穆宗

初為幸士以李宗茂有掌製策天子譏切說其父吉甫嘉宗元

初次貧良方正嘉宗廟號常路指陳時事或无所建言時居相位恨

照之泣斷於帝且言翰林掌筆無所異同久之不調遂為定

之構貶宗閣嘉宗長安元年歲數出資奉賜時為中書舍人而託

史宗則新自是各分明黨更真相排刺不用也地籍也者垂四十

年在文宗時德裕為侍郎裴度薦其奇為相宗閣有宦官之助遂相

得勢相惡德裕適已紀而出之山為知州止引牛倚牆並相七年

排擠上文德裕之黨尋以溫裕鎮西川德裕乃籌邊樓在成都

里以龍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劉裕詰之辭在元史之奏表言徵賊并
 決不可恕如國方不支寧捨劉積河東兵出戍者聞朝廷令聲客軍
見在外之軍也取太原東劉琨妻被屠戮乃歸擒并送京師斬之未幾
 劉琨妻被屠戮人誦殺樹以降澤路平加德裕太尉衛國公貶牛僧
 孺為循州東長吏李崇蘭封州南劉怡宗宗潤觀政不簡之加
 平松裕乃言於上而黜之○詔則臣者先士良官爵錄其家先
 是主良致仕其黨送主良救之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有廢為
 之使無暇及他事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見而代典立心知憂懼
 則吾輩疎斥矣○詔毀天下佛寺僧尼勒歸俗帝崇信清風初受法
 尼初九萬四千五百人物歸俗并○會六年上崩在位七年年改元
 改元者一曰會光王立是為宣宗皇帝
 宣宗皇帝名昀子也幼號不慧太子文宗後益自貶匿上前
 其才智宗好法誘其言以為笑國豪邁心不禮之名為光武
 疾為子幼宦官元策策帝詔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推
 公曲去志軍國事裁決咸當法理人始知其有隱德焉所
 尋即位○李德裕罷政其專傳權宗閣等北遷南歸州近
 州司馬州德裕三貶州司馬白州州司馬至梧州南司馬
 死○今社狐綏名同平章事先是綏為李士士嘗以宗折撰金
 鏡錄授綏使讀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自來致太
 平當以此為首又書見觀政要於屏風正色拱手而讀嘗與李士
 畢誠論事議其陳方客上悅曰不意頗牧伯李牧伯在吾禁中即用
 為邊帥果稱其任李牧李牧伯上察馬上記嘗密令李
 李士章和纂次州縣主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新
 分去語區分分刺史有人謝而出者州刺史曰上處分太

事將入建州建州府刺史千上問建州寺師幾何曰八
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朕皆知之勿謂遠此隋前則萬里也刺史上
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能望人綱曰詩人托此高興法
語曰吳未必實然嘗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面察綱嘗徙故
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聞之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
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詔命既行判史不得外直嚴格
不用宰相謂有權時方綱汗透重拜奏上臨朝
對群臣未嘗有情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
忽怡然閑語一刻許徐復整容曰卿輩毒為之常恐卿輩負朕
貽不得相見綱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殿奏
事未嘗不汗沾衣也左問之曰近日
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端非前朝比上閉目從首曰全未全
未尚畏之在又嘗與綱謀畫誅宦官恐濫及無辜綱密奏曰但有罪
勿捨有缺勿補自然消耗至盡宦者論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
去南北司此司宦官如水火謂其相克而○大中十三年上崩在
位十四年改元者一長子立為懿宗皇帝
懿宗皇帝初名溫封鄴王以無冠不得為太子宣宗崩宦者立
之更名僖宗○浙東賊朱勣姓也起於剡縣南起聲振中原觀察使王
式討斬之○九年徐州賊龐勣起先是南詔稱大理皇帝帝幸兵入寇
陷播州在西交趾救徐四州屬兵戍桂州屬過期
不代遂作亂勣為糧料判官戊午推退平以為主權北北還加過
掠至徐州因緣節度使陷諸郡詔討保康軍劉擊之以沙陀去
死和赤心宣子也為前鋒勣敗死賜赤心姓名李國昌為大同軍

李振武... 名聞天下其子... 忻州... 拜其父... 大破之... 乘酒頗侵... 以水沃其面... 電光絕... 還晉陽... 志刑罰者... 都還長安... 以為功... 遣朱致... 忠上... 將王行... 李振武... 名聞天下其子... 忻州... 拜其父... 大破之... 乘酒頗侵... 以水沃其面... 電光絕... 還晉陽... 志刑罰者... 都還長安... 以為功... 遣朱致... 忠上... 將王行...

五年改元者五日... 下大亂盜賊... 立是為昭... 帝明粹有英氣... 不遂... 其不... 正天下... 來為兵馬... 計之... 周李... 建... 州... 長安... 也... 城... 今... 不利... 開... 立太子... 謀... 求官者...

還長安患以兵驅官軍殺之其出使外方者詔所在誅之存寬
 衣幼弱三千人備西掃官官自已後廢置在其掌握
 柙至有定策國老門生天子之號以其有東宮天子之力故是舊老
 論門及是大被誅殺命陶弘景曰夫寺人之官自三王之世載於詩禮
 不常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臣者最多驕橫未有如唐世
 也不常與之謀議使有威福耳東漢之衰臣者最多驕橫未有如唐世
 其李輔國以東宮舊僚奏進良將相曰此天子之官也
 許吏為叛亂德宗初立宦官有繼而後其將以警急
 中尉宦官所立是人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文武百官無不聽命
 全皆為宦官所立是人之柄落其掌握矣其後文武百官無不聽命
 進賢者之禍始於明皇盛衰成敗水德宗宗雖於昭宗易曰覆轍堅冰至
 愈漸可不慎其始哉全忠由東平王進爵至還汴今忠威震天下
 有篡奪之志懼懼為之備全忠表請除亂密使其黨殺之遂請上遷
 都東京促百官東行驅徙士民上謂侍臣曰鄧語云紇胡沒千明地
 山頭陳殺雀何不飛去走處舉句朕今漂泊不知竟落何所泣下霑
 巾遣間使以露詔告難於四方問使誰上至洛陽李茂貞等移檄以
 興復獻下為許全忠時將西討以上有苦氣恐生變遣人歸入洛弒
 之○上自即位非不憂想管象卒不得人終不得人嘗有朝士鄭榮
 好恢諧多為歌後詩歌後詩也詩句每夜後嘲時事上其有
 縊有縊成手注班簿以為相簿上親手注定除官班堂吏走告不不
 諷已而賓客至發孫首曰歌後鄭五條作宰相時事可知矣○上在
 位十七年即位二年改元者七曰龍天順景福乾寧光化天復天
 子立是為哀宗皇帝
 哀宗皇帝初名柝昭宗有廢太子柝已壯全忠騷之柝以幼得立更
 更名祝全忠殺柝等九人名詳皆昭宗子全忠為相國加九錫帝在
 位仍稱天祐不四年禪于梁尋被殺諡曰哀帝唐自高祖至是二
 世凡二百九十年高祖至是二

魏博將張戍尾橋關代... 李嗣源討之至城下軍士大譟曰... 李嗣源乃以敬德為前鋒李從珂... 唐主如聞東開嗣源已據大梁... 即命旋師從馬直郭從謙帥兵於汜水... 而殲之嗣源聞之痛哭乃入洛陽... 請嗣源監國乃許之繼而自為... 是為明宗皇帝... 三年而滅亡其心皆明而十五... 命吉山命歷年皆所... 本胡人說... 信也為晉王克用養子名嗣源... 功最高為中書令兼漢馬... 受命討鄭為法孫所... 自鄭遷汴入洛遂即位更

名置○契丹阿保機卒... 殘暴其下... 溥稱帝○南平王高季興卒... 嗣○吳越王錢鏐卒... 福卒子彝超嗣○西川孟知祥... 唐泰主從弟... 疾還卒牙兵... 從弟... 不情已與物無競... 胡人因亂為... 言於其誠心大... 祖以丁亥生焉... 元者三曰... 之唐肅宗... 慶豐兵卒用校... 閔名從厚明宗... 蜀孟知祥稱帝... 洛陽... 罪也... 曰餘兩... 名從厚本姓王... 心用事者... 難鎮必無全理... 制朝... 至洛... 衛州○蜀主孟知祥... 立○夏州李彝超... 兄彝殷代之

○閩人絃其主葬林而立其子繼鵬更其名曰唐王初與河東節度使石敬瑭素不相悅唐王立敬瑭不得已入朝尋歸鎮陰為自全之計唐王移敬瑭鎮鄆州節度敬瑭遂求援於契丹契丹敗拜唐王立敬瑭為晉帝引兵向洛陽唐王自焚死在位三年改元者一曰晉唐王自是四王實三姓凡一十四年(同馬溫公巨武)有河東黃巢之亂有功於唐上元之喪訟不能直遂與朱氏相攻紛紛不解至於晚節鋒銖亦衰莊宗以弱齡乘位麾下諸將皆武皇並舉之人乃能以恩信結其心英果折其氣莫不竭力致命順指如意策馬渡河而朱氏失國惜其志小氣近驕心易生驕及三年唐王亡族明宗先取國之志而為衆所附資性寬厚克終天壽清泰於宛淮之中坐神鼎之重負宸末安家為繼歷十年之中易姓者四禍福其速哉

晉 倒網敗紀福不于其身而于女子宜乎

晉高祖皇帝姓石氏名敬瑭少陀人唐之婿也初與從珂皆勇力善鬪事唐帝皆有功內相忌從珂稱帝國自河東來朝將佐勸留之時久病骨立從珂不以為虞也遂得歸鎮公主在洛陽醉曰何不且留還歸欲與石即及邪敬瑭聞之益懼尋命殺鎮鄆州敬瑭拒命從珂發兵之桑維翰為去敬瑭草表稱臣於契丹事以父礼約事捷割地劉知遠以為太過厚賂金帛足致其與不必許以主臣恐異日大為中國患敬瑭不聽表至契丹主大喜將騎五萬而來與唐兵戰於晉陽大敗拜之契丹主立敬瑭為帝國號晉割幽薊瀛莫等州檀順新等州今奉陽儒儒武雲應懷朔等州十州與之唐河東武勝等州屬山西屬懷柔等州屬北平屬莫等州屬南又破唐兵至潞州契丹北還晉王引而南唐將皆飛狀以迎將校之官迎接之唐王自焚死晉王入都洛已而還唐日敬瑭之罪在不助唐帝苟以開帝失國則當尊奉許主不為衡州之事而唐帝國欲君之惡是從帝以義奉名矣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利臣契丹割讓土境以父事之其利不勝以爾其言乃及死窮改以功利謀國而不本於義理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吳

徐知誥稱帝奉其主唐王為義皇帝自梁太祖開平元年唐王初徐溫命知誥治昇州致繁富城市府倉甚盛溫自徙居之知誥入唐廣陵輔吳政溫卒知誥以中書令鎮吳而留其子輔吳政廣金陵城唐王即吳州楚王以其地有吳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至是遂受吳知誥本徐州李氏子也自謂唐後國號唐是復伏姓李更唐名昇是為南唐契丹改國號大遼國王藏其主昶而自立昶也○吳越王錢元璣卒子弘佐嗣南漢主劉龍更更名龔南漢按前並無此字疑當作龔居容勿尤也○按南漢王初名若更立名昶又因龍見更名龍至晉高祖天福六年以龔名不和乃自龔龍字而名之取龔子珍立晉王在位不七歲龔改元者一曰齊王立是為南唐

○南唐主李昇殂子瑒立閩王之弟王延政據建州稱殷帝○南唐主劉昶之弟弘毅弒昶而自立更唐名殷閩朱文進弒其主王昶而自立殷王延政遣兵討之閩人殺文進傳送首於殷殷改國號曰閩唐王攻建州延政出降閩亡三傳據閩至是六世也○十三年唐王而唐攻福州閩王之不克後云越遣兵取之○初晉唐事契丹甚盛至主即位景祐元年唐王以高祖之不復稱臣契丹大怒延廣又囚其回圖名使使於梁太祖於汴刺梁廣鄆復州置回圖務運為回圖使亦置回圖名使使於梁太祖於汴刺梁廣鄆復州置回圖務運交易梁國之也○已而遣歸太官歸語而去先帝為去下北朝所立故稱臣奉表上乃中國所立為鄰稱孫足矣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嶺相持桑維翰屢請遜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沮於是契丹入寇渡河唐王自將及遣李守貞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契丹再至相州引還唐王又自將追之契丹旋兵南下晉人擊之

冊又敗走晉已既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特杜
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晉
自晉高祖至是再世二十二年而亡同馬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勢
以事伐秋路之土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
翼未成不可以應敵晉王於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
不修而外挑撥雖能無亡代胡氏曰與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
廣也二人用心俱而受禍同者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
共事者永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出四剽掠謂之打草穀食也丁
壯斃鋒乃老弱委溝壑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者衰弱者棄於溝壑自東西兩歲東西二
京也
及鄭滑河東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官掌判
盜錢
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威嚴誅遣人不聊生生言貧困也括
至初無頒給頒分給散皆欲聲臨中外然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
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退晉劉知遠先繫一月即停
於晉陽晉陽易成一捷之後順謂國勢無震盪者蓋四方貢賦皆
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倍多寡無筭委任馮玉衡勢弄
權當累年水潦國賦如錢之特方且今年遣使括民公明年遣使括
民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且調度苑內排沮人言遂使括
藏府空府庭虛迹其人謀臣不幸哉夫以晉之立國號威三綱屏棄
五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尊夷狄為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
而臣契丹而君臣亂矣三綱既失中國已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主
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
焉此豈容以常理研哉
二主一姓考之年
唐高祖皇帝姓劉氏初名知遠少陀人也事晉祖敬瑄於其間功最
多晉祖在河東唐潞王移之鎮鄆知遠曰明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
擾形勝之地士馬精強若稱兵傳檄文行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
移敵唐鎮移敵唐鎮自投虎口言死遂拒命唐遣將張敬攻之不克晉祖來共
執唐入洛陽知遠時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分漢兵入營還本館於
冊又敗走晉已既勝意契丹不足畏契丹主大舉入寇晉特杜
威降契丹遣兵入汴執晉主以歸其國在位五年改元者一曰晉
自晉高祖至是再世二十二年而亡同馬溫公曰高祖以地尊勢
以事伐秋路之土地籍其兵力以取天下羽翼未成不可以高飛
翼未成不可以應敵晉王於桑維翰之深謀信景延廣之狂策內政
不修而外挑撥雖能無亡代胡氏曰與晉者桑維翰也亡晉者景延
廣也二人用心俱而受禍同者何也歐陽子曰本末不順而與夷狄
共事者永契丹主入大梁胡騎出四剽掠謂之打草穀食也丁
壯斃鋒乃老弱委溝壑丁中壯健者死於鋒刃者衰弱者棄於溝壑自東西兩歲東西二
京也
及鄭滑河東曹濮數百里間財帛殆盡契丹主謂判三司官掌判
盜錢
使者數千人括於諸州皆迫以嚴誅威嚴誅遣人不聊生生言貧困也括
至初無頒給頒分給散皆欲聲臨中外然憤皆思逐之所在盜起契丹主
曰我不知中國難治如此居汴三月而退晉劉知遠先繫一月即停
於晉陽晉陽易成一捷之後順謂國勢無震盪者蓋四方貢賦皆
歸內府廣置宮室崇飾後庭賞賜倍多寡無筭委任馮玉衡勢弄
權當累年水潦國賦如錢之特方且今年遣使括民公明年遣使括
民財迨夫契丹入寇境內皇皇猶且調度苑內排沮人言遂使括
藏府空府庭虛迹其人謀臣不幸哉夫以晉之立國號威三綱屏棄
五常以叔母為妻而夫婦亂矣尊夷狄為父而父子亂矣為中國主
而臣契丹而君臣亂矣三綱既失中國已淪胥為夷不待契丹主
此蓋人道之大變中國之巨禍至使斯人與禽獸雜處而又罹其害
焉此豈容以常理研哉

乃遷唐主更其名景去社帝號奉周正朔。朗州王逵為去潘叔嗣所殺將吏迎潭州周行逢入朗行逢併潭朗有之。召華山隱士陳搏蘭闕以飛升黃白之術對曰陛下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山詔長吏常存問之。南漢主劉晟殂子鋹立。周主自將伐契丹取瀛莫易州三州皆平離京四十二日而閩南悉平議趨幽州會不豫也而止以瓦橋關為雄州平益津關為霸州平置戍而還六十日。趙匡胤先是為殿前都指揮使從去攻淮南又從征契丹至是為殿前都點檢。周主在藩為鎮守節度時詔悔及即位首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號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晏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表也勤於政事發創伏他力及挑也伏猶隱也謂老賢察如神開閣暇則召儒者讀史商榷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文武兼用各盡其能人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近哀慕子梁王立是為

宋 名宗訓七歲即位。以趙匡胤為歸德節度使明年春鎮地契丹入寇遣匡胤將兵禦之至陳橋驛在外軍士擁還策立匡胤周主在位半年初稱德遂禪于宋周自太祖至是三世實二姓十年而亡

司馬溫公曰太祖負天下之盛德不賞之功指身無所乘危而發難起於威令不行下陵上替故高平之役首誅禁何以振軍法遂能復天下之綱而為功乘勝遂北至于太原而無師習戰奔心進取不疑南割江淮西克秦鳳北開關南攻無堅城戰無強陣又以抱鼓之隙治律曆明典禮書法令修政事教養百姓可謂知治世之

本矣大功未成而天蓋太平之業

天將塔聖人而授之非人謀之所及也

史斷曰恭帝以區區

皇天之眷命然有言五代之君十有三周世宗為聖明宗次之周大

相又次之餘無足稱焉歷考五代之世正如中夜時安孤山窮谷之

間鹿鹿鳴孤狸鬼魅何物不有故有以盜賊而君天下者宋梁是

<p>也有以夷人而君天下者後唐晉漢諸君是也有以蠻人而君天下者周太祖也有以馬蕃之子而君天下者唐明宗昭宗王周世宗是也其受之大者則同姓之禍變於刀鋒而不恤盜賊夷人之禍則後焉已子使紹大統而不顧中國之君已之所當相繼者則稱父稱臣而不顧首是狗懸冠於逆賊之中國所當相繼者則稱父稱臣而不顧首是也人生斯世何其不幸歟</p>	<p>二</p>	<p>標題詳註史畧補遺大成卷之七終</p>	<p>漢唐晉漢周五代各事國五十七年</p>
--	----------	-----------------------	-----------------------

宋太祖

太祖姓趙氏名匡胤其先承人也相傳為漢京兆尹廣

漢之後公孫敞為洛陽縣令其後世居胤於甲馬營

光滿室中異香一月人謂不孫兒營少從辛文悅李文悅嘗夢

邀駕乃匡胤也周世宗時嘗收比六年士卒其恩威數朝從征

伐立大功一日於文書帳中得木書曰點檢作天子時張

永德為點檢使乃選之而為以匡胤即位之明年

命領宿衛衛契丹時主少國危中外始有推戴之議大軍既

出軍校苗訓見日下復有一日晷光相照指曰此天命也

次陳橋驛軍士聚議先立點檢為天子力破賊則知之不然

然修北征也然後北征環列待旦匡胤醉卧不知也黎明

相也軍士環列甲兵立叩窺門曰請將無主願策太尉

天子匡胤驚起披衣不則和與疾出被黃袍緋拜呼萬歲擁上馬

有行拒之不可得乃攬轡而進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匡胤曰我為天子能從

附
賢將紙尾曰臣晉記藏之金匱史云父有天下傳於子正也
夫有不生乳者也若后但知幼主之生而不知檢正立不正亂亦
必不免矣太祖俛從母后之命降生禍以子弟身亦不保哀哉趙普
以此不能脫誅切諫門前使之義者後漢書愛驚至晉王質寢疾灼艾
五炷無術未加大臣之議者也
似詩筆可效道亦有灸救以食齋膏曰晉王龍行虎步且生特
有異他日必作太平天子福祿非尋所能及也西京一本作幸
非表奇貨末家爵祿
名勳人也布衣口所衣張齊賢獻策下并汾富氏封建崇李
歷登召問賜食且唱談上且對道善其策齊賢固稱餘策皆
善用怒斥使執出既還諸去聲晉王曰吾幸西都得一張齊賢吾不
欲用之他日留與汝作宰相善傳位之定久矣太祖不豫后宋氏也
遣王繼恩召皇子德芳太祖繼恩密召晉王后見王愕然曰吾母王
宮之宦皆託官家五帝晉天下三王家天王曰共保富貴無憂此
王入散遣官人所言皆不可得聞但遙見燭影下王有離席之狀既
而上引柱斧敲耀○集地大聲曰好為之遂崩王即位更東名是
秦王廷美尹開封政封齊王德昭封武功紀州郡王謂變山丘氏
宋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失之機執筆者輕信傳聞之
言而不加考覈之失可乎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因其能而指之
于斯殿殞殞于殿西階太祖紀云開泰九年十月癸丑太祖崩
遂即皇帝位王繼恩傳云繼恩事太祖符承恩顧及太祖謂太宗主
南府監國中夜馳詣府請帥諸大臣入宿德安府云太祖大漸之夕
宮間夜有扣閣聲呼起宮御者應云繼恩地所久之見王繼恩馳至
繼恩趨迎迎天室即位馬紹傳云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繼恩造程
繼恩受遺詔許此所以水就曰明日乃晉王繼恩之長語曰太宗善政史
太宗不絕書所可惜有太祖臨前相繼恩見胡影臨如又聞大聲女好為之
此事召其兄弟王尤義待是宋主如甲寅光義立計殺王子夜召晉
王繼王入報數員以後事官宮觀皆不得入始繼恩獨影下晉王召諸
宗族來后見王懼呼曰吾母王之命當何王王曰史保信實無害也
余分此二書所載可嘆者因思昔唐之故而考校之則宋史之為
無可信也何也元人去宋未遠且史成於衆人之手使太宗誠有此事
之世豈特秉筆書公論無一人一言及此而聖不少見焉其說見於各事
不肖者不約而同皆云天祖既崩太宗始入並無所謂燭影之下事

以後事之言信以傳信... 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有為之賞... 王德芳卒自太祖... 意訪趙普曰太祖已... 得罪降... 州尋殺之普恐... 德超... 為戶以講... 賜錢帛... 伴不聞... 如無知也... 曰先生得玄默... 授殿直... 節度使... 仁... 州喻... 在... 昭言之上大怒曰待汝有為之賞... 王德芳卒自太祖... 意訪趙普曰太祖已... 得罪降... 州尋殺之普恐... 德超... 為戶以講... 賜錢帛... 伴不聞... 如無知也... 曰先生得玄默...

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 世今主... 條煉無出於此... 億方田錫... 上不怒... 獻... 宗子隆... 彬... 以契丹... 抹姓... 肅... 之保忠... 夏州... 既平... 有... 上命王... 宗族... 時... 譴... 淮... 故... 罪... 呂... 呂...

復生心準蓋欲擊之便算輸不返上曰數十歲後更有能禦之者吾不忍生靈塗炭困姑聽其和遂遣利國
上曰必不得已雖百萬金亦不可得
得過下三十萬如過此數勿來見準
萬銀十萬定和議南朝以此朝為多
師命南主知諸州皆於嚴受勅戒
責汝浪戢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
以其有智且有福出欽若知天雄軍
下欽若開門束手無策不識修齊
淵待準極厚欽若歸深恨準嘗退朝上
下欽若為其有社稷功耶城下之盟
下欽若乃可也欽若言以數帝而
而欽若先可也欽若言以數帝而
役準以陛下為孤注此錢勝則得之
之信耳準豈有是心哉上待準遂寬
張詠開準入相曰寇公材惜李術不足
張將別準曰何以教準詠曰霍光傳不
光傳讀之至不孝無術笑曰此張公謂
祐之子也
主簿官職不狃不循意竟不大用人
千庭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德望能斷大事上心深屬師之趙德
群臣皆請責之且曰臣欲詔德明塞上
百方可遣衆來取德明再拜受詔曰胡
廷有人上既入欽若之言

欽若何以嗣前
欽若知上厭用兵謬曰
詩取幽劇則乃可上令去其次乃
夷狄又言封疆當得天瑞前代有以
神龜負文有數至九而出於此
路馬逐則之以為瑞九晴果有此
易象詩書此欽若言於是自天中
書云自天降之欽若言於是自天
大內六月天降欽若言於是自天
欽若之計既行陳堯叟等附利
而天下爭言祥瑞矣惟龍
闕閣待制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耶
於汾陰汾水有汾水又有趙氏社九
降一日晉人皇中九人之一是趙氏社
九日復降主趙氏社上曰善總有各
祖母曰示天大聖后天下立天慶觀
京師作玉清昭應宮且不能止其事
知節深不然之孫奭上言方今野雕山鹿
稱賀將以欺天天不可欺將以愚民民不
可惑夫國將興聽于民將亡聽于神陛下
○賜杭州隱士林通果昂通力李性恬
不足晏如也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
粟帛後將卒賦詩有茂陵地日未遺華
和靖先生○改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
諸故也○八年知陳州張詠奏遺表哀
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譖惑陛下乞
以謝丁氏○九年時運歲旱蝗飛窮空上
釋殯將何以濟迪請發內藏庫以佐國用
土木之役過甚蝗旱之災殆天意以警
下也上然之傳京城工役

太子真宗第立是為**仁宗皇帝**
 名楨母李氏帝所生母章獻明肅劉皇后子之真宗王后
 得皇子已晚始生晝夜啼不止有道人言能止兒啼召入則曰
 莫問臭味何似當初莫笑帝即止蓋謂**皇宗**實額上帝祈祠問群仙
 誰當往者皆不應獨赤脚人仙一笑遂命降為**皇宗**子在宮中好法
 亦脚其驗也自昇王為太子年十二即位劉太后垂簾同聽政丁謂
 用事貶寇準為雷州司戶參政王曾密奏謂包藏禍心真宗山
 步輦移皇堂於絕地帝王之地因山為陵故曰山陵皇堂與穴地絕
 初命李宋綬草准責詞令平用春秋无將春秋傳云人臣無將大將者言將武君謂將有其意所謂誅意法也漢法不道謂不循道理也亦有此法
 及謂綬乃用其語卓詞曰無將之成庸典甚人快之方
 準時京師語曰欲得天下寧當接眼中下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
 然準竟不及北还而卒備置茲相寇準卒于雷州歸葬西京道出
 荆南公安縣人皆設祭於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踰月枯竹盡生
 衆聚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又顯忠公氏曰履忠敏入相凡三
 知白相知白卒張士遜相士遜罷呂夷簡相惟王曾自天聖初居相
 位至是十年而罷曾初舉進士青州發解卿李禮部會試廷議皆第
 一人曰狀元三場夾着不盡嘗白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皇宗**未正
 色立朝朝廷賴以為重作相日所進退士莫有知者或問其故曾曰
 恩欲歸己紀怨使誰當交此黎桓黎桓卒子龍廷殺其兄
 龍鉞而自立來貢賜名全忠

為因政端其事盡獄得罪有數人皆去拱宸喜曰善一網打
天盡矣行相七十日而罷夏竦朝平章事兼樞密使歸第樞副知
楊州事章得象龍陳執中平章事呂蒙正夏竦代為樞密使○其州
卒王則父文彥博宣撫河出討平之彥博入為平章事○趙元昊慶
曆初嘗因范仲淹請和又覆殺歲貢納款謂建效服誠實之言復稱臣策命為
夏國王名義張肅燭銀絹茶絲二十萬五千遂不復寇邊卒子
諒祚立○陳執中以無所建明罷○夏竦罷宋庠代之尋同平章事
未幾執罷○張賁矩伯父後宋張洎也堯佐一日除四使去聲
而其官職監察御史裏行文英在日知錄大帶以歷任年久每集與尚書同列號為青囊裏行貞觀中屬用來監察
御史裏行因為言乃唐介論之不聽遂劾奏文彥博向守蜀以澄龍錦
名乃清要之職也所以為朋黨助荒之上怒遠貶介
名喻金馬駟大貴妃得執政故某若
別駕王泰正叔之改美州今之改也七大夫以詩送者甚繁獨李師生詩云孤忠自許衆不知兩立敢言人所議去國一身輕收議

人
 沉代之執中嚴文彥博富弼並同平章事士大夫相慶得人上曰朕
 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高宗哉高宗宗愛得傳說
 孰可為相素白惟宦官官妾不知姓名者可充其選上慨然曰如此
 則富弼耳。契丹主宗真殂號崇宗子洪基立。交趾李德政卒子
 日尊立。以唐介知諫院。時御史希復請召還介文彥博請如中
 復奏乃召知諫院時稱彥博長者。以包拯知開封府拯性峭直剛
 毅惡吏苛刻為政務寬厚雖嫉惡如仇而未嘗不推以忠恕及知開
 封責感宦官為之斂手吏民不敢欺童稚婦文亦知其名呼曰包待
 制。刘沆罷文彥博罷韓琦平章事弼攝攝。以河南处士邵雍為
 將作監主簿再命為鄴川團練推官辟疾不起。王安石知制誥
 安石每遷官遜避不已至知制誥則不復辭官矣安石嘗侍嘗花餉
 魚烹食釣餌上以玉盞賜香餅置
 食上以其不情而遂非上曰安石饜食一餅可也。而又惡之安石有
 重名士爭向之惟蘇洵洵不見苟著辨姦論亦以為不近人情必大
 姦應。司馬光知諫院進三劄一論言有曰仁曰明曰武二論
 曰曰任官曰信賞曰必罰三論言又進五規曰保業曰惜時
 曰遠謀曰謹微曰務實為策制科人得蘇軾字子瞻蘇轍字子由
 公亮平章事。上在位四十年改元者九次。則垂簾之政
 也。太后
 更化君子蒲朝至。天下承平無事恭儉之德愛人
 恤物之心自即位至升遐終始如一日。遺制升廟下雖深山窮谷
 莫不奔走號泣而不赦止壽五十四。仁宗在位日久
 民以恩私待下而以至誠待民欲此蘇又忠公謂社稷及康終必賴
 之誠確
 皇子立是為仁宗皇帝

西吳地七百里。安石再相二年，屢病，子璠死，求去，力上益厭其所為。出判江寧府，遂不復用。安石用事，口談先王而專行管商，其所以為政，知王有富強之志，思所以濟其欲，謂立法當用人。而後以君子守之，不悟其無是理也。天下騷然，而國未嘗有邊鄙生事，徒多喪敗，而國未嘗有西鄰自治乎。未辨謗取綏州，夏人即欲興兵報復，伏育全諒祚卒子秉節立，大寇安石，雖用王詔取熙河之策，徒精怨西蕃，致鬼章、大酋等屢為寇患，初不能以此制西夏，所用沈起、劉燾、文燾、晏南、方、交趾、李日尊、辛子乾德立起，彛相繼知桂州集上丁，本上人為保甲於海濱，集舟師教水戰，禁止州縣與交人，人也。賢易交人，大舉入寇，圍富州，陷欽、廉、萬、海、南，言中國作言苗助役，法以困民出兵相救，安石怒，遣趙鼎、高、等討之，官軍死者十六，兵禍亂安石之法而示已也。吳王珪繼安石為相，充先在政府，教言政事，非便既代安石，蔡確、卞、鄧潤甫等共攻之，不能去。鄧處士邵雍卒，雍字堯夫，河南人，於書無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天性高邁，洵出千古而恒夷溫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而不流，人與交，又益尊信之，智慮絕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初北海李之才受易於可南，穆脩傳受於种放，放受於陳搏之才，授雍以河圖洛書。六十四卦象圖，雍由是探賸索隱，妙悟神契，洞徹溫氣，在洋洋博多，所有得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觀天地之變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精於物數，推無不中。程頤嘗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也。」頤嘗以其數推之曰：「堯夫數只是加一倍法。」數大歷生，兩儀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之類推之，照旁雍數其聰明，雍欲以數孝傳二程，二程不受，頤欲受雍，不許，曰：「徒長姦雄，敗行，亂先天下之旨者。」

曹餘畧言居洛逢軍環堵不蔽風雨躬耕於事親雖屢空怡然
其樂富弼可馬光等皆深敬重之初以王珪薦授將作主簿後補
順州團練推官皆固辭著皇極經世書上奏文無窮之義觀物
內外篇外篇二卷論維問對整集載傳于世至是年六十七而卒
其著述即以此為節先生○知太常禮院張載年六十其說後
世者以書論學之要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
棄其舊學以尊唐書德樂天安命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以孔
孟為法賦性安辨鬼神婚喪葬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又論
定并田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措諸事業初舉進士調雲巖
本以敦本善俗為先至上即位得才哲之士呂公著薦載有古學
召見以為宗文校書議新法不合屏居南山下呂大防薦之召知太
常禮院以疾歸而卒載學古力行為閩中士人宗師著正蒙東西
行于世世稱為橫渠先生○**○**三年知湖州○**○**蘇軾安置黃
州西先是中丞李定言軾有**○**以家然謗者父舒亦言軾議
時事陛下錢錢本以崇之也食民則曰贏得見草語有奸一牛
強爭也○在城中○明法明法科以課試詳吏則曰讀書萬卷
不濟律之書致君堯舜終無術○**○**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
音應教斥國○**○**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
解去志味○**○**也來三月食無鹽○**○**其他觸物即事無不以議
為主乃進軾御史劾議定與張瑄推明治王珪言軾有不臣
意軾試論無益身詩根到九水曲曲賦世間惟有龍龍知陛下飛
龍御天而戰欲求之地下之勢龍非不臣而何上曰彼自詠槍何
敢事上本無意罪軾宰相呂安政其方王安禮勸上容之獄遂

而有是命○**○**張方平司馬光以下三千一人○**○**上嘗憐軾尋後改州且復用
矣為蔡確張璪等所沮○**○**是充罷論月而卒○**○**三年大正官
名**○**五年官制成改平章事為左右僕射以王珪蔡確為之參知
政事前下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中書侍郎
尚書左右丞潘宗孟王安禮為之○**○**上嘗憐軾尋後改州且復用
旨問下覆奏尚書施行猶為相人謂之○**○**上嘗憐軾尋後改州且復用
得聖旨則曰領聖旨退書之則曰奉聖旨而已上厭之確謂珪曰上
久欲取璪武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璪善如其言命內侍李憲等
分道伐夏國攻靈州不克士卒死及東轍者十五六○**○**上再
舉之議徐禧又議築永樂新○**○**上再
禧等善禧官及諸軍死者萬三千上聞之慟哭○**○**上再
忠諫杜絕禍亂目進興利之臣為○**○**上再
夢寐聖念○**○**上再
安否義之性老而彌篤○**○**上再
至是薨○**○**上再
清獻○**○**上再
論所繫上○**○**上再
帝能司馬光○**○**上再
始上上嘉○**○**上再
曰御史大夫非司馬○**○**上再
上有疾又曰來春建儲○**○**上再
子也上在位十八年改元者曰○**○**上再
平生不御殿將不治○**○**上再

哲宗皇帝

遷舍人商賈志願刑恕商賈志願問公商賈志願欲使曰

神宗 高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安宗 憲宗 肅宗 睿宗 高宗 神宗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恭宗 安宗 憲宗 肅宗 睿宗

[illegible]

立子顓亦哲顓及章子燕淮得無各備且銳伶士大夫間矣

神宗太子卽位甫十歲皇太后同聽政

御宗
 宴石鑒法不便既垂
 庶知天下
 默苦日久
 首罷東京
 戶

馬騁京東西路保馬騁京東西物貨場騁諸州鎮寨市易抵當去蕭○神

定時有人驗其縣官財員以回宅或金帛為低價出賣十
 分之二過期不納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十今羅之
 罷汴河提

岸司地謀放市易常平免役息錢
羅非河堤岸司每歲所收地課

在京免行 有交先是京神白廟有行官司清酒但以青神類有陪估
金神宗時 康表行願出免行錢以文至是罷

罷提舉保甲錢糧巡檢等官罷方由等皆從中出自太大臣不與資

○王珪等奏韓休為左右僕射兼知樞密院司馬光門下侍郎

平居洛十五年兒童走卒皆知同馬_{起關入臨}
 宗升造_{此廟起關入臨}
 此廟起關入臨

并屠洛十五兒童夫卒皆為同馬老實神立升進也起賊入臨

○○衛士望見以羊加額曰司馬相公也爭擁馬首呼法曰公母歸
落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衆觀之光耀歸落已而召為執政
召程顥河南人為宗正寺丞未至顥學伯博弟順字正叔兄弟皆
從周茂叔受學道令尋中兄顥子所撰兩事詩序云云依天斗

藥之習既然首求道之王、尊以終以所及為一千百資生勸、心未

爾道和竿之氣在于口也無妄篇云吉言之用甚而景之

開之而後可以入道深有意於經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

人必有所齊申宗曹使隸隸人廿五焉數人以表又男親表戎令

順為首以所法不合去國是方召用及辛丑五十四三

天莫不爲之文。博采衆論。其言曰。月首壬子。而分頂。爲一京。

聖人之道不行也聖人學道不行而無門焉之序

學博千載無雙
需照等治上
首異朋夫善
由之節以叔
善能

宋帝京遺蹟

人以傳道後無直歸天下實寶非持寶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

厥美先生生于千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辨異端息邪說

聖人之道復明於世蓋有孟子之後人而已然學者於道

不知所回且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精也哉

願違所命。自欲知吾之道者。觀此序可矣。余有歐陽脩學古文

僞天子者僞天子而備有義理之至周程山狀後大明至是顯

性惟順在學煮之蒸伊用先由
 元年癸卯歲歲與章惇肥

[illegible][illegible]

以言照
以爲左傳館
以言照
以爲左傳館

文云之石著安石曰西鼎十一行作札矣悵勿父之諱者或謂

無陽之道新法如種其甚暑長矣此物等之曰先定之法

安石之不可變者安石之惠卿等所建之議為天下害非先帝本
意也如欲焚之則猶恐不及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峻父
議乃定或謂光曰章惇呂惠卿輩自有以父子之議先帝所立
而子之聞於上則朋黨之禍矣光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
必無此事安石再聞朝廷變其法夷然無世不以為意及聞罷助後
必復復舊矣安石曰然則安石之辭不為不盡也章惇曰此法終
不可變安石與先帝議之二年乃行無不曲盡其意惇曰此法終
安石卒安石在金陵當獨語知福建子惇曰恨惠卿也惠卿
叛安石惟章惇終始不叛安石又嘗曰新法之行始終以為可
行者曾子宣也始終以為不可者司馬若實也○呂公著右僕射
公著為右僕射時惇平章軍國事程頤學政殿說書蘇軾翰林學
士竇處忠御史等○司馬光為相入閣月而薨太皇太后哭之
慟上亦感涕不已贈太師溫國公諡文正光在位遼人夏人使往來
必問光起居而遼人勸其遷吏曰中國相司馬矣勿母生事開遼
及平京師民罷市畫其像於邸○之畫工有致富者及
葬四方來會者哭之如哭其親戚光嘗請法見無咎曰吾無過人但
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矣劉安世問光一言可以終身行
之者光曰其誠乎安世問其所從入曰自不妄語入○蘇軾程頤同
在經筵軾喜誦而頤以禮法自持軾每朝母之光之薨也百官方
有慶禮軾事畢欲往弔頤不可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或曰不
言歌則不哭但言先帝而不哭也軾曰此枉死市叔孫通當廷
市制此禮也願怒二人遂成隙○門人朱光庭買易為言
官職力攻軾軾命王巖叟宮閣等相繼論去軾軾遂命巖叟
石也下同光慶閣右軾是時元豐年大臣浪擲散地不得

有建入骨陰何間諺諸賢不惜方自分黨相攻有洛黨朔黨
洛黨以順為領袖也光庭易為有真黨以軾為領袖等為朔黨
朔黨以軾為領袖也軾與安世為領袖而軾與安世未幾軾順能不復
召久之軾亦罷後再入三人皆不又而出○呂公著為司馬同平章
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左右僕射純仁仲淹子也公著范純仁知漢
陽軍屬吳處厚言蔡確謫安州○安州詩云東吳詩云上名臣
以疾欲遜位武后無山公和處厚議止之今論確不已也安置不
也新州東呂大防劉摯范純仁王存等以為不宜令過嶺入
置死地純仁曰此路荆棘又無道過嶺八十年矣奈何問之尋曹政恐不
免耳半時之不得盡諫交章上攻純仁黨確和純仁遂罷劉摯
為右僕射大防摯欲引用元豐黨人安石之黨以平之舊謂之調
停○蘇軾等力陳其不可軾蘇軾為右僕射范純仁又代之
○元祐八年九月三聖烈太皇太后崩臨崩對上謂大防純仁等
曰老身沒後必多有調戲官家瑞者宜勿聽之公等亦宜早退令官
家別用一人時左右問官賜出社飯否因曰公等去矣哭一
匙社飯明年純仁思老身也后聽政九年天下稱為女中堯舜
不私曰私家以難治之國嗣君之故二子純仁一女純仁皆陳
以至公御天下當世賢者畢集于朝君子之盛後世以慶曆年
元祐年為最○士稱焉○軾與安世之盛後世以慶曆年為最
軾與安世之盛後世以慶曆年為最軾與安世之盛後世以慶曆年為最
主幼屢廢大藩臣禮皆強臣為之以其君民非有罪不忍賜師討
伐詔諸路嚴兵備而已○上始親政特即楊畏首叛呂大防
有謂軾者○心在熙寧○入對元石章惇明年改元

聖大防寵倖為右僕射純仁罷之來也道遇陳懷素聞其名
請載軺訪以世務雖曰請以所乘為偷重其可行乎或至
右其偏一也惇默然良久曰司馬近來邪所當先辨諸曰相公誤
此猶欲平舟勢而移左以從右也愚然將失天下之望惇既至
漸獲復失聖豐之法治平
劉安世純仁劉本世韓維王觀純仁
呂希純呂希績姚勛吳安詩上份張米太愚補之黃庭堅賈易劉
順泰劉永元孫承趙尚本之純仁純李周祿純范祖禹劉安世
侯等皆連敗竄多傳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祿範誠也
陳懷素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也也在中宮五年而廢
章惇蔡下請退廢太皇太后后向氏
章惇上言
廟庭平抵其本於地○在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紹潔乞追
停册礼之是册典礼別讓名族詔除名勒停册
道遇其友曰章惇別出涕盡色曰使君隱憂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登領海之外能知人哉願無自沮
者未止此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
徽宗皇帝名佶勸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
徽宗皇帝
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
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帝惇聽太后處
惇惶惶失措手足無王即位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

三十餘人
彥為右僕射忠彥琦千也○文彥博司馬光等三十三人
劉安世純仁劉本世韓維王觀純仁
呂希純呂希績姚勛吳安詩上份張米太愚補之黃庭堅賈易劉
順泰劉永元孫承趙尚本之純仁純李周祿純范祖禹劉安世
侯等皆連敗竄多傳久致仕降為太子太保祿範誠也
陳懷素后孟氏太皇太后所選也也在中宮五年而廢
章惇蔡下請退廢太皇太后后向氏
章惇上言
廟庭平抵其本於地○在賢妃劉氏為后右正言紹潔乞追
停册礼之是册典礼別讓名族詔除名勒停册
道遇其友曰章惇別出涕盡色曰使君隱憂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登領海之外能知人哉願無自沮
者未止此也○元符三年上崩在位十五年改元者三
徽宗皇帝名佶勸宗第十一子也初封端王
徽宗皇帝
太后向氏召宰執議立嗣后欲立
布身長望見端王已在簾下叱曰帝惇聽太后處
惇惶惶失措手足無王即位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范純仁等
太后垂簾半年而還政○章惇張安道○簡彥魯布左右僕射○
貶邢恕○貶蔡京蔡卞安石皆貶○先是章惇張安道陳師
等攻下服其執政京為翰林本官○大司馬○大司馬○大司馬
受專制權見其視口不瞬○謂此人必大責然以其區區精
神敢抗太陽他日得志必為天下患惇謂人曰刻石人先射馬擒
賊先擒主以前去其賊其賊連疏攻之其方京龍等又以御史陳
次升等言貶下俱貶○補遺觀文殿大學士范純仁卒于鄧遣表
帝清心寡欲約已使民安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
論詳察邪正之歸又言若宣仁謬謬未明致修佑夏勤不顯本權臣
務快其私惜非泰隆實謂之當於辛年七十五上聞計痛悼賜墓碑
曰世濟忠貞謚忠宣○上意專欲紹述熙豐之政而曾布微有兩存
熙豐元祐之意故建中靖國四年初嘗宴宴章惇蔡下所為既而布
迎上旨正人任伯雨江公望陳瓘等不容於朝小人雖多有黨更
與迭出入意同則同祖安石而已○李氏曰言紹述熙豐之政者
皆與惇同也○各各斤去正人而去小人則正人亦在伯雨
而小人亦在惇也○遂主弘基弘道宗孫延禧立號天祚○補遺前
直秘閣相國卒年七十五順於書無不讀其李本於誠以大孝論語
孟子中庸為指而達于大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嘗言農夫
和寒暑雨澤耕易穡播種五穀百工技藝養為器物吾得而食用之
介冑之士被堅執銳以守上宇者得而多無功澤及人而浪廢

靈素藥上為教主道君皇帝 聖主號帝為道家作延福宮作保和殿
作萬壽山以朱勔領花石綱用他州物一制奇石異木栴石珍禽奇獸
無遠不致民間花一木之妙輒令去供有一花費數千緡一石
費數萬緡署二十年間山林高深鹿麋鹿大曰麋小曰麇成群改名艮嶽吹
巖山為人為村居野店酒肆青館鹿小曰麇於其間每歲冬至後即放燈
縱令去飲博傳笑謂之先賞元宵一時生苦憂見地覆河決恠異
迭出率以為常京等誣奏并露降祥雲現飛鶴蔽空竹生紫花芝草
產于艮嶽及諸州連理木與木連理梨花美渠連理為藥牡丹其首連
至指臘月雷三月雪晉稱瑞表賀內侍重賞學師成用事師成
專務應奉以燕上心勢煥熾也竊感禍於中童貫事務開功生
事於外皆與蔡京父子相表裏女真阿骨打以會紀元年戊戌稱
帝初遣使天祚刑當僭盜趙遼荒於禽色禽色名鷹海東
青五國之東接大海出名鷹於女真女真與其鄰東北五國相去稍
來自海東者謂之海東青於女真女真與其鄰東北五國相去稍
里名也戰鬪乃能獲此禽以獻不勝其擾阿骨打遂叛攻陷混同江
水出咸平府東南之寧江州在英丹東北隅遼道將高仙壽討之而敗又
自山下流來遼東之寧江州在英丹東北隅遼道將高仙壽討之而敗又
起中京在大定府今上京長春西潞路本詳四路兵並進獨來源河
宋詳一路深入大敗三路皆退女真乘勝升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
衆天祚親征後大敗女真乘勝升渤海遼陽五十四州又度遼西降
契丹頭哥存契丹猶足為中國捍邊女真狼虎不可交且早為
之備上聞之不樂。上嘗微行都市酒肆妓館正字曹輔上聲言
編管編管知州。童貫自蒙恩間與王詔之子王詔子復皇州

既得志於西邊遂謂北邊亦可圖初乃自請未使視邊國有燕
之人馬植者陳燕之策實挾以歸更廣姓名趙良嗣復燕之議起
蓋李氏曰燕燕之故者初謂北邊亦可圖雖而趙良嗣來歸獻以取
燕之策謂燕將志於西邊天德宗之何而不肯大旨知天下火
矣士不肯戰白燕之敗為金國末有漢人高以海來具言女
所失喪亡而中國之憂始大矣國末有漢人高以海來具言女
真攻遼事國春乃用蔡京章貢議遣馬政由海道至阿骨打所居
阿阿骨打之川來流河與議其攻遼阿骨打遂遣使來國初至
京京詔京貴章貢諭以夾攻取燕之意差軍校呼慶呼選其使由
海海道歸國是歲王勰為相力助攻遼之策及呼慶復與金使來阿
骨骨打在上京遂遣良嗣往約金國取遼中京本朝取燕京即歲幣
如如與遼之數良嗣曰燕京一帶則併即附是也亦許之以
禮禮付良嗣期以女宜宜自平地松林古北州南矣自白溝在
州州南去安肅十五里亦名巨野又復與子攔持國
河河宋宋人分界處源流未詳矣政良嗣歸又復與子攔持國
責責往訂約彼此兵不得過閑未幾金金使復來又以國書就付其使
婦婦國特准南京西北江北江南相繼盜起山東宋江方就招安州
德德德寇方名連陷浙郡中都為去震童貫甫也平方方臘而北事作
矣矣人悉師發遼遼中京攻陷之中京者故奚國也遂引兵至松州
開開州北以與宋有各不過閑之約止引引兵由其西而過遼主先已
引引或或言金前鋒將至至覆覆擊奔雲帝入夾山特燕
士士導導守守燕蕭幹立淳為主宋童貫孫攸師師東路至白溝西
路路至范村蕭幹迎戰甚力宋師敗退即律俾死宋師再舉遼遼州將
郭郭師師領常勝軍保保州又常勝軍來降宋兵五十萬進進駐駐瀋瀋河其北北
於於代名小黃河自秦州州蕭蕭幹拒之藥藥師問道襲襲燕燕幹還救死聞
在在平境至北平東放入海蕭蕭幹拒之藥藥師問道襲襲燕燕幹還救死聞
藥藥師屢敗僅以身免遁還還蕭蕭幹拒之藥藥師問道襲襲燕燕幹還救死聞

是胤於儋州在南海今至潭而年八十蔡攸胤為安軍南

尋有詔即所斬之童貫亦遠胤斬於南雄府屬○李邦彥罷

張邦昌嚴並相邦昌能處仁相處仁敏罷唐恪相恪何夬

相○上皇歸京師數月金兵復至韓維不由東路陷真定府屬○

長驅先抵京師粘罕由西略略德太原府汾澤州平定軍屬○平

陽府河南府河陽府屬○鄭州懷州屬○張叔夜等統

兵赴關唐恪耿南仲專主和議曰今百姓困窮

何以給之乃止各道兵每得動京師有十一日

郭京言能用六甲法如甲子甲寅甲辰甲

令守禦人下城獨坐城樓上以觀兵勢

京給裝口須自下城作法因引餘衆南

披靡散走○太清上聞城陷慟哭曰朕不

於此先是金人之去順道請要餉早

猶有萬餘馬亦數千張叔夜連戰四日

而出上或於和議不定士卒號哭而散

八竊城而食之何則欲率鄉民巷戰中

不下惟以割地責金幣和議為辭以誤戰

上以爲然遂貶其計三元帥請

上出

皇后太子親主帝姬徽宗女皇族前後三千餘人乘車重

城中子女常室玩重服器用圖書物括索公私上下俱空

後宣金詔書選立真姓遂無前太宰張邦昌為楚帝以宋二帝北

歸金人在汴凡七閱月而去始至張叔夜營力戰餘皆主和以至吳

王聖英衛王時雍徐秉哲范頊等往來逼逐上皇以下出郊諸衆與

姓榮帝云性來議事以至若李興社者吳王聖英也逼逐上

姓皇以不出如者王時雍徐秉哲也魯離都人者范頊也

方上在

青城逼官御服時惟拿若水抱持大呼去春鳥金刀裂其順順

也斷其舌而後衆之相謂曰太逆破死義者十

侍即人然一時憤死者甚衆金人不知也

為范頊誘殺何舉孫傳張叔夜秦檜

氏金人驅之從上北行叔夜不食粟惟

至燕亦不食死補遺賦詩云人生會若

師至者皆詔止不進怨妨和議訖金

二帝北行即引軍至大名欲徑渡河據

之各卒無百者遂乃身

立千南京和議是為周鼎

王之師有以乘之

粘沒喝之使忽魯王聖英之散而兵

和張叔夜之將出於金人之門

不至竟以族術取敗呼可怪哉宋子日

以和字自愚京哉○呂氏曰靖遠之禍

史畧詳註補遺大成十卷

內府藏本

明李紀撰紀字大正金谿人初元廬陵曾先之撰十八史畧至宋而止明初臨川梁孟寅益以元事名十九史畧嘉靖戊戌紀復以舊註未備爲增補以成是編然舛陋亦甚據所列引用書目十餘種曰萬氏史畧筌蹄曰郭氏帝王世紀曰朱子四書曰倪氏四書輯釋曰蔡氏書傳曰鄒氏音釋曰陳氏禮記集說曰朱子詩傳曰資治通鑑曰呂氏集註曰劉氏翰墨全書曰左氏春秋傳曰林朱音訓曰李氏劉氏宋鑑是惡足以談史乎

荒史六卷

〔明〕陳士元撰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自刻歸雲

外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荒史六卷》

提要

刻荒史序

余嘗謂尚書春秋爲經中之要然春秋紀載僅二百四十二年行事惟尚書爲古今通史而仲尼又重闕疑以刪書斷自陶唐黃帝以前不次於間冊遂使鴻荒之迹無從考見好古者蓋未嘗不臨卷而興嗟也余撫楚則聞應城陳君者博極群書其所著述頗多奇秘及構其書業已入梓者殆十餘種而荒史六卷紀載元始訖於疏挖鉤深索隱疑信並傳蓋皆黃帝以前事云乃尚爲文學輩手錄余因念戰國時鄒衍著書十餘萬言稱引

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及海外人所不能睹記之事一時王公大人互相引重適梁梁惠王郊迎過趙平原君側行檄席如燕昭王擁篲先驅惜其書不傳每爲惋惋今觀陳君荒史其即鄒子之類也余旣未得遂見其人孰郊迎檄席之禮如三君而又不能求其傳即後之惋惋於陳君者益甚矣遂爲序而屬德安府刻之俾溺於世趨者由茲以窺古道之槩或亦挽回風俗之一機也陳君甲辰進士仕止州刺史士大夫知陳君者不能無憐才之嘆焉太史公有云虞卿非

窮愁安能著書見於後世然則天之所以厄陳君者其意固有在乎萬曆二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旣望汝陽趙賢書

讀荒史序

昔太史公作史記五帝紀始自黃
帝議者謂其敘五帝而闕三皇余
讀養吾陳君荒史上自元始迄於
帝摯爲本紀十二帝師傳六帝臣
傳十叛臣傳十一義例倣諸史記
載厥事實詳矣余有味乎其言也
乃敘曰二儀肇分至人首出握符
立紀總一人群不謂之至聖至神
者哉三五之隆莫可尚已五帝德
系見之大戴禮與易大傳所稱略
備然年載悠邈世次罕聞世儒闇
於稽古不務綜其終始詩書之文
雖闕載籍可考而知也三皇之世

以道爲治以天爲宗在混芒之中
與世淡漠無爲渾渾淪淪道尚潛
於太始然支干定歲龍鳳演書男
女君臣所自起矣自后攝提氏之
分畫山川合雒氏之教民穴處鉅
靈氏之揣丸變化辰放氏之上下
天地渾沌氏之執中涵和東戶氏
之熙載拱默稀希氏之得道以挈
天地有巢氏之結繩而治燧人氏
之法制大備均是道也以無爲爲
之者也史皇氏始創文字正君臣
父子尊卑栢皇大庭栗陸軒轅赫
胥祝融葛天無懷皆至德之世與
三皇同道者也伏羲氏之王天下

始作八卦再闢渾淪自是神農皇
帝顓臾氏作備物制用隨時順人
神而化之一出於道而已道在天
地一元流行混混不息上古聖人
得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也是
何可以弗論哉今觀荒史上下數
萬載貫穿百餘家勒成一家言述

史

序

六

古帝世次并其師臣炳如指掌其
敘事爽其文馴雅其旨要不詭於
理其用心亦勤矣哉陳君少與予
同舉於鄉登甲辰進士人咸竒其
有良史才宜入史館校天祿石渠
之秘乃以才忌弗庸於時退而著
作頗富殆十數種其他作毋論而

史學則有新宋史一百六十卷新
元史四十卷史書論纂五十卷歷
代世紀八卷竝可傳世云
嘉靖乙丑冬十月望日賜蘇張弦
書

史

序

七

荒史自序

客問荒史陳子析其義以對客去
陳子序於卷端荒者蕪也落也又
遠也泛也又蒙昧弗著恍惚可疑
也又廣也大也予之史旨晦而辭
穢未之刪矣前人之所棄遺也非
蕪落者耶司馬貞云無懷之前盤
古以後年紀悠邈不可備論非遠
泛者耶莊周云易姓而王封泰山
禪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
整堦者千八百餘所韓嬰亦云自
古封禪者萬有餘家仲尼觀之不
能盡識豈非蒙昧弗著恍惚可疑
者耶程子云二帝而上聖賢世出

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各因時
而立政非廣且大者耶起自元始
訖於帝摯者書典稽覈不敢襲也
本紀詳績也帝師見聖學也帝臣
昭勞也叛臣戒也此史之槩也歲
穀不登謂之荒歲果不熟亦謂之
荒史之味不啻果與穀也空言苦
澁無資世用斯謂之荒史也夫
嘉靖壬子仲冬朔日應城陳士元
識

荒史目錄

第一卷

元始本紀

二靈本紀

九頭本紀

五龍本紀

攝提本紀

合雉本紀

連通本紀

敘命本紀

循蜚本紀

因提本紀

第二卷

禪通本紀

第三卷

疏乞本紀

止帝擊

第四卷

帝師列傳

第五卷

帝臣列傳

第六卷

叛臣列傳

荒史目錄終

荒史本紀卷之一

歸雲外集四十四

應城陳士元輯

元始本紀

盤古氏繼天立極一日渾沌氏生於大荒莫知其始明天地之道達陰陽之故神靈一日九變蓋陶鎔造化之主也運游濛濛無端無倪灝粹氤氲凝靜冲謐庶類繁而混茫開是爲三才首君

兩儀初分至人首出盤古之號遐哉曼乎不可得而遡已丹壺記謂混沌氏之時上無復色下無復

荒史

卷一

一

淵地理神鑑謂盤古龍首人身元豐九域志謂廣陵有盤古冢述異記謂南海有盤古冢亘三百餘里錄異記謂成都盤古廟有三郎之名何其妄也又真元賦謂元始應世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荊州風土記謂十月十六日爲盤古生辰可占冬時之陰霽夫遂古之初甲曆未著何由紀其歲月哉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盤古之宗不可動也釋者謂盤古者盤固也而湘鄉有盤古村賴之會昌有盤古山均取盤固之義

或以湘賴為盤古氏顯化之所謬矣

贊曰太一生兩浮玄凝黃生民伊始厥有初皇繼
天立極開闢洪荒首出庶類運游渺茫陶鑄造化
混合陰陽一日九變神靈無方三才載立灝粹洋
洋渾沌盤古億代稱揚

二靈本紀

盤古氏沒天皇氏作是曰天靈出類岐始學篇出於崑崙無
外之山出通甲開山圖并水經注以木紀德體真得一出靈寶經提名
旋覆出河圖括地象混合乾曜斟元陳樞出易通卦驗亭毒萬有

神運四典

出史

制十千十二支之名以定歲之所在

其歲紀以攝提為首

出徐整曆紀

定君臣之位以三輔九

翼為之佐秉籙司契為龍鳳雲象之章以演八會之

靈書

出洞神部

像符以合元氣

出太微黃書

是時五運始興大

化始立人風真淳不殫形色故澹泊無為而俗自化

出外

天皇氏沒地皇氏作是曰地靈出於雄耳龍門

出文

主治

之岳以火紀德

出帝系譜

得道之秉立乎中央

出文

神與化游覆却萬物龍興鸞集自然成文

八荒四極四海山川谿谷上協天德下俾地利

出神部

神與化游覆却萬物龍興鸞集自然成文

三辰是分晝夜以三十日為一月十一月為冬至
天皇氏一姓十有三人地皇氏一姓十有一人迭為
君長各有一萬八千歲出帝系譜
外紀以三靈九頭為三皇紀史記秦丞相綰與博
士議云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伯陽
父云泰皇之世人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茲故以
天皇地皇為三靈紀而泰皇別為九頭紀不與二
靈參也
贊曰粵維天皇木德應紀八會靈書鳥跡攸始三
輔列佐九翼代理澹泊無為人風淳美爰及地皇
出自雄耳主治荒極萬物寧救雲章揮符龍興鸞
時三辰既定火運協曆
九頭本紀出寶積記云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數也或作一姓紀
地皇氏沒人皇氏作一曰泰皇氏一姓九人故曰九
頭氏又曰九皇氏出於刑馬山提地之國出神部
七紀德相厥山川裁為九州謂之九圍出神部
人各居一區已居中區以制八輔故又曰居方氏

守一得妙道參高厚昭明神靈光際無果出三愛

役風雨以御六氣立人之命捐物之情德教不言而

自叶駕雲提羽乘祇車出谷口周歷乎青寒覆露六

恭罔不承命乃有離艮地精生女為后出神飲食男

女所自始也有仿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政教君

臣所自起也山驥當是時也萬物群生淳風沕穆天

下渾渾出作入息頽然而無所用是之謂太平之世

或曰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六百年一曰人皇

傳世一百五十六代

卷一

卷一

四

按洞神部有初三皇中三皇初三皇者蓋盤古之

代中三皇者二靈九頭是已又謂中天皇姓望名

獲字于潤中地皇姓岳名鏗字于元中人皇姓惶

名胡洸字文生丹壺記謂天皇碧願禿揭頰贏三

舌人首鱗身水經注謂地皇女面龍類蛇身獸足

雄書謂人皇龍軀人面驤首達腋其身九章三皇

經謂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

年出治中人皇以太平元年出治其文皆用金玉

天皇所授玄王為簡青王為文地皇所授蒼王為

簡赤王為文人皇所授黃王為簡白玉為文皆經

以金鈎置以玉素覆以珠巾芬以五香襲以十華

九此類俱誕而不經故不繫述

贊曰恭皇御極同姓九人居方畫圓土德式承守

一得妙道配洪鈎乘雲山谷覆露海垠離民作匹

一主八臣政教所始治化渾淪作息順則沕穆風

淳世逾百代年越萬春

五龍本紀東源賦云人皇厭倦塵事乃

人皇氏沒五龍氏作一曰皇伯二曰皇仲三曰皇叔

卷一

卷一

五

四曰皇季五曰皇少出春秋五姓同期治在五方司

五類布山岳世垂巢穴日月貞明出真駕龍以治天

下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故號五龍氏世傳五龍

氏乘雲登仙而止郡府施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

漢宣帝立五龍仙人祠以祀焉

遁甲開山圖謂五龍見教天皇榮氏注云五龍奉

皇後君人面而龍身又云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

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是五龍在天皇氏前妾矣

郡道元水經注云五龍父子俱仙治在五方長曰

角龍木仙次曰徵龍火仙次曰商龍金仙次曰羽
龍水仙父曰宮龍主仙文選郭景純游仙詩云奇
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李善注亦引榮鄭之說為
證隋唐地理志宋九域志俱謂五龍祠在延安之
膚施然寰宇記又謂耀之雲陽亦有五龍祠云
贊曰五龍理世丑姓同期分布山岳各有專司三
辰順軌治尚無為駕龍以出道幹乾儀龍號伊何
音行合楔角木羽水厥類斯推乘雲上昇迹著膚
施漢朝倣祀仙苑懷追

光史

卷一

六

攝提本紀

攝提者以攝提首歲為紀也孟詵錄
帶書作拾提三續書作提提俱非一

曰五十
九姓紀

五龍氏沒攝提五十九氏作分畫山川各統一隅
動景隨而天下治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鄭玄釋周官祀典古帝王有四類氏以五龍攝提
為一類是所謂六十四氏者也方叔棧乃謂攝提
紀有七十二氏蓋附合六藝論六紀九十一代之
說而不諧其實無待深覈矣

合雒本紀

合雒者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
帝合而不死者是也或作合雒又訛

為合熊俱非
一曰三姓紀

攝提五十九氏沒合雒三氏作乘蜚鹿以理
民穴居焉出錄帶書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漢儀云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
姓皆古帝王也太史公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與
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與夫六十四氏者蓋併五龍
攝提而言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

連通本紀

連通者通化相承通徹無間
也或作連通非一曰六姓紀

合雒三氏沒連通六氏作乘蜚麟以治天下帝號無

光史

卷一

七

傳漢時入祀典

按六藝論以燧人列在連通欽命之前真源賦以
連通列在叙命之後路史注云泰皇以下五紀合
五萬載馬總徐整輩謂自五龍叙命連通以至燧
人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春秋命曆叙謂自
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年分為十紀陳
是曆元謂十紀合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
六年乾鑿度謂十紀合二百七十六萬年每紀二
十七萬六千年均妄

叙命本紀

叙命者能以天命叙而通之也一曰四姓紀

連通六氏沒叙命四氏作乘六龍以治天下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按真源賦謂五龍後傳七十二姓駕六龍而為治夫七十二姓者攝提五十九合雄三連通六叙命四也其蜚鹿蜚麟六龍蓋皆馬名如後世稱馬為蜚免翔麟紫燕白鶴云爾然七十二姓年曆曠絕帝號闕略何從撫摭而詮次之哉

攝提至叙命四紀總贊曰攝提氏作開疆畫地統

荒史

卷

八

取聯擊景隨風至合雒之興穴居首事連通撫運

叙命易位九厥四紀姓七十二蜚鹿騁騶麟龍攬

轡年代迥杳古史闕記帝號不傳祀崇漢季

循蜚本紀

循蜚者德厚信人循其化速若蜚也補史記作循蜚非

鉅靈氏繼叙命氏以治一曰尸氣皇出騶出於汾隰

出廣與元氣齊生出造甲開山圖控大象持化而與物相弊

出路鉅靈氏沒叙命氏作乘六龍以治天下帝號無傳漢時入祀典

大凝居無恒處而跡躋於蜀出外鉅靈氏沒叙命氏

作句疆氏沒譙明時作譙明氏沒涿光氏作涿光氏

沒鈞陣氏作鈞陣氏沒黃神氏作一曰黃袿無易天

生無散大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出造治三百四十

歲黃神氏沒鉅神氏作出於長淮駕六蜚羊治三百

歲五傳共千五百歲出春秋鉅神氏沒黎靈氏作其

沒也尸在東荒久而不壞出東後有大騶氏作出於

南密一曰泰塊設於無垓之宇而游於泰清厥後黃

帝訪泰塊於具茨蓋其人也時有鬼騶氏作鬼騶氏

沒弁茲氏作弁茲氏沒泰逢氏作泰逢氏沒乃為河

神司於黃山之陽出入有光出山海經後有冉相氏作得

荒史

卷

九

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此之謂真

人出南冉相氏沒蓋盈氏作出於若水之間禺中之

地蓋盈氏沒大敦氏作大敦氏沒雲陽氏作是為陽

帝出於長沙之茶陵厥化混混厥生濛濛出楚或曰

都於雍之甘泉云出楚南雲陽氏贊曰遠初濛濛乃

開字宇於雲陽化神而遠以莫土出楚雲陽氏沒巫

常氏作巫常氏沒泰壹氏作是為皇人開圖挺紀執

失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蓋范無形掌無

味要會又視操法覽而長存者出楚厥後神農

問於泰壹小子而皇帝老子受要於泰壹元君有兵
法陰陽雲氣黃冶雜子及泰壹之書出漢藝文志其書言

黃帝遊靈臺謁峨眉見天真皇人於玉堂咨三一之

道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出龍囑經泰壹之後有空

桑氏空桑究地也一曰廣桑空桑氏沒神民氏作都

於神民之丘蓋使民神異業精氣通行者出潛一曰

神皇氏駕六蜚鹿治三百歲出春秋命曆紀神民氏沒倚帝

氏作都於倚帝之山一曰倚帝氏倚帝氏沒次民氏

作是爲次是民其後有辰放氏出而天地易命矣

楚東 卷一

十一

右循蜚紀自鉅靈至次民凡二十有二氏穴處之

世此其終焉其代遠其事駭俗上之所蒙也然蜀

土有鉅靈之蹤茶陵有雲陽之墟南陽有倚帝之

山新鄭有大隗之蹟至今未之湮滅而莊周稱冉

相氏王符論神民氏皇圖要覽載巫常氏淮南子

鵬冠子述泰壹氏命曆叙列黃神鉅神氏咸昭昭

著在簡牘不爽也焉可逸哉

贊曰鉅靈開蜀五丁趨奔黃神按圖抱璞無煩泰

塊泰壹久視長存冉相持環雲陽高騫黎靈泰逢

幽在難論尸久不壞光照河源神明之世精氣流
宣次民以後衣皮漸繁

因提本紀因提者其世咸有制作俾後人可因

改火皆因其變而舉之也補史記作四提非一曰十三姓紀

辰放氏繼次民氏以治是爲皇次屈一曰元皇都於

地郭駕六飛麟而從日月上天下天地與神合謀苦初

之人卉服蔽體乃教民擇木茹皮以禦風霜緇髮閭

首以去霖雨號曰衣皮之民治二百五十載傳四世

是時有蜀山氏蜀之有君肇自人皇出華陽志其後乃有

楚東 卷一

十一

蠶叢拍濩魚鳧各數百歲蠶叢治瞿上服青衣以教

民蠶今蜀稱青衣神是已魚鳧治彭山及蒲澤人民

推結左言不知文字魚鳧蠶叢年祚遂渺事不克傳

楊雄蜀記云二萬四千歲杜預詩云二萬八千歲李

白詩云四萬八千歲或云魚鳧治蜀八萬年其說不

一難最後乃有望帝杜宇禪位於開明開明者判人

鰲令也浮尸逆流入蜀納武都山精爲妃事載益州

記中開明八世都郫其九世開明尚始治成都而黃

帝之子昌意昌意之子乾荒皆娶蜀山氏蓋其宗也
辰放氏之後有魍魎氏傳六世魍魎氏沒渾沌氏作

至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
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意蜚鳥之巢可俯而探
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
無外者渾沌氏之治也傳七世六編書以渾沌氏在
吳英前班固人表始
列於伏羲之下應劭遂以為伏羲之良佐三墳姓纂
皆因之失其實矣昔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
子與汝奚足以知之然則渾沌氏之治若
氏豈伏羲之佐哉此班固之謬渾沌氏沒東戶氏作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莢好垂精拱默而九塞
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群竹木遂長道上顏行而不
拾遺耕者餘餘宿之隴首其歌樂而無謠其哭哀而
無聲蓋至德之世也傳十七世出子思子并
莊子淮南子東戶氏
沒皇覃氏作皇談一曰離光氏在而不治官天地府
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而不相陵治二百五
十載傳七世皇覃氏沒啓統氏作傳三世啓統氏沒
吉夷氏作傳四世吉夷氏沒几遽氏作不治而不亂
徇耳目內通而外乎心知天下之人惟知毋不知父
鵲居鵲飲而不求不譽豈則旅行夜則類處及其死
也橐臬風化而已今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足治
也出莊子并
亢舍子几遽氏沒稀韋氏作得道以挈天地出

子傳四世稀韋氏沒有巢氏作上古穴居而野處搏
生而咀華與物相友無妒傷之心後世人民機智而
物始為敵爪牙角毒繫不足以勝禽獸乃構木為巢
教民巢居以避之登巢採蠶墮食鳥獸之肉未有大
化飲其血啜其膈茹其皮毛未知稼穡捆橡粟以為
食出外
紀民稔血食而起爭心於是刻木結繩以為政
木皮未委於是率其羽革紩衣學頰加兜冒以貴體
高氏小史出呂覽并未知喪葬過者賴泚於是厚衣之薪而瘞
之不封不樹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
荒史卷一
十三
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美下出晏
子一曰大巢氏治三
百餘載棲於石婁之山出開
山記傳二世有巢氏沒燧人
氏作觀乾象而察辰心自不周之山遊於日月之都
至於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則火出乃鑽燧別五木
以改火教民烹飪以免腥臊之疾人類漸繁羽皮不
給乃教民煬燼以蘇冬而禦寒又順天時辰出戌納
以濟火之用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皆火為之出尸
紀子
謂木器液於是范金合土為釜餽甌甌而火功洽矣
當是時雖出四位以供臣職明繇攸乎陞級必有辨

乎方色成博受乎古諸隕丘錄乎延嬉四職舉而天道平人事理龍圖呈瑞龜文效靈於是占建正方指天布曜以齊七政時天下多水教人以漁出尸始注重魚鳥獸之名命春秋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贊出子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賤其神乃制男女歸娶之年以息其情爲之進退以耻其濫是故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此作禮由此顯矣都於律高之石室以其遂人之情故又謂之遂皇治二百三十載傳四世唐天寶年立

荒史

卷十

十四

有巢燧人廟於其肇迹之地春秋祀焉燧人氏聖游於南垂別火滲代遠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遷性占建握義方屢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乎男娶女歸以息燧人氏沒庸成氏作庸以耻父老子壽禮辭顯矣成者墉城也群王之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絕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開府也開府所在庸成是立方是時結繩爲政其民僮僕莫知西東摩厲聲食而莫知其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跟而人無有相妬之心出淮定有季子其性喜淫晝亂於市庸成氏怒放之於西南季子儀馬而產了身人也而

尾蹄馬是爲三身之國

出博物志并路史

庸成氏傳八

臣恭成非此庸成氏也班固古今人表以庸成爲恭成誤矣

右因提紀自辰放至庸成九十三氏渾沌氏之執中東戶氏之熙載飾常氏之囿孔門數以爲訓矣至燧人而法制備禮節與其嚴於婚媾者所以順性命端化本而開生人之壽域也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孔子曰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夫燧人之言豈不造端夫婦執而景公倫叙不明宜乎內求而不得也嗟乎孔顏沒矣千百世之下又安得詳聞燧人之言哉贊曰辰放駕麟神謀翕赫教民衣皮乾坤再闢渾沌執中東戶明辟几蘧衍常治化融液治於有巢石婁棲跡高避猛毒刻木無斲燧皇法備四佐奕奕庸成之府永寶圖冊

荒史

卷十

十五

荒史本紀卷之一

荒史本紀卷之二 歸雲外集四十五

應城陳士元輯

禪通本紀禪通者言禪讓之德通乎天道或云封禪自此建也一日十八姓紀

金帝史皇氏姓侯岡名頡寔有睿德生而能書出淮南子

龍顏出春秋命曆初侈哆出內簡四目靈光出春秋漢孔圖并元命苞及長

登陽虛之山歸於玄扈洛汭之水上天作命使為百

王憲得河圖綠字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

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掌指而翔文字出外紀以正

君臣父子尊卑之分而天地之蘊盡矣天為雨粟鬼

為夜哭龍乃潛藏文字成而記注備著續別生正名

乎號而升封介丘介丘在泰安州南以昭於異世而文治興

焉治百有十載都於陽武丙寅日崩辛未日葬於衛

之利鄉亭出山後世習書者祀之羅泌史皇贊曰上天作今皇辟送王

穆穆聖倉四目靈光受河之圖仰觀俯察立我文字

著續別生升中於岱史皇氏沒栢皇氏作姓栢名芝

文治以興布於美惟出春秋是為皇栢出搏太陽駕六龍以木紀德命曆初為而

不有應而不求立於正陽之南謂之皇人山傳二十

世栢皇氏沒中皇氏作都於皇人山之西是為崧邱

山一曰中英氏又曰中皇子蓋封禪之帝也傳四世

中皇氏沒大庭氏作適有嘉瑞三辰增輝五鳳異色

都於曲阜以火為紀一曰炎帝又曰朱渢氏治九十

載傳五世厥後黃帝禘於大庭之館而魯有大庭氏

之庫蓋其所也大庭氏沒栗陸氏作一曰栗陸氏傳

及五世乃教昏勤民懷諫自用殺賢臣東里于而天

下叛之栗陸氏以亡出鄒折子於是昆連氏作昆連者昏

晦之謂也一曰釐連氏又曰釐蓄氏傳十一世昆連

氏沒軒轅氏作羅泌云軒轅氏古封禪之帝在黃帝前而莊子論至德之世軒轅氏後有

軒轅氏非軒轅也史遷本紀班固人表作軒轅黃帝故學者不考耳都於空桑之北絳物開智見轉風之蓬不已

者於是制為車乘橫木為軒直木為轅以尊太上號

曰軒轅氏權時羨審通塞伐山取銅以為刀貨以衡

域之輕重而天下治矣傳三世羅泌軒轅氏贊曰傳

數積功一德乘乾地不受珍乃權時羨制彼貨刀與

民通變稱物平施與無以遷皇上跡尊大號軒轅

軒轅氏沒赫胥氏作一曰赫蘇方是時人居不知所

為行不知所之鼓腹而游含哺而嬉晝動夕息饑食

渴飲莫知作善而作惡出三入一愴恍如遺泰宇以

寧疆域以清出楚光曜烜奕而隆名有不居故號赫

胥云顯迹於潛山是為衡岳天柱山葬於朝陽峯唐

南赫胥氏實曰栢皇作極中央大庭果陸昆連赫胥

是名有赫其尤於彼南極尊虛異英以嗣以續世代

恥縣邪形弗傳授其後乃有葛天氏作葛天者權天

也爰儼旋穹作權象故號葛天不言而自信不化而

自行其作樂也八士捉衽投足慘尾叩角亂之而歌

八闕一曰載氏二曰玄鳥三曰遂物四曰奮殺五曰

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

塊樹尾丘武鼎從之是謂廣樂於是封泰山與貨幣

以制數會故沉滯通而天下泰矣傳四世羅漢葛天

等蒼蒼孰測至極不有聖人伊誰執則無言而信不

化而行垂法蓋天蕩蕩難名載氏玄鳥臨物之極八

闕興誰莫葛天氏沒尊盧氏作一曰宗盧其立政也

無所甚親無所甚疎華天下之故惟以幣行抱德葆

和以順天下而世用靈焉山路治九十餘載都於塗

臺之陽葬於浮肺山之陰傳五世其後乃有祝融氏

一曰祝誦又曰祝和未有嗜欲無所造化以廣壽為

之師出楚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敘天下

洽和萬物咸若於是臚弁州之鳴焉作蜀續之樂誦

倫類諧神明而和人聲移風易俗而人多壽則歌樂

為之節文也以火為紀名為赤帝故後世火官因以

為號如黎回火正都於鄒故鄭為祝融之墟在位百

年葬衡山之陽故衡山有祝融峯傳二世羅漢祝融

古祝融人萌掄樂刑罰未施何所造作弁州之聲庸

致樂歌樂希屬續是為祝融以諸人神以通倫類

大開祥華稱炎帝承師範德三後有吳英氏作一曰

子英氏人民少而草木鳥獸繁益教民伐木而殺獸

商子所謂衣薪之代是也傳九世吳英氏沒有巢氏

作上世聖人教民巢居以避猛毒號為有巢氏木處

顛風生燥顛傷燥殄乃有聖人教民編槿而盧緝藿

而扉填塗茨翳免顛燥之患以其華有巢之化故亦

號有巢氏又曰古皇氏蓋屋廬之始也駕六龍從日

月圖書呈瑞故文成而治隆其為政也授而弗惡予

而弗取天下之民飯仁焉都於塗及塋嶺傳七世至

於末世有權臣而貴任之專而不享欲削之權懼而

變有巢氏遂亡出漢後有朱襄氏作越有巢氏數世

矣其時恒風群陰閼遏陽氣不伸百物散解而果木

不實乃令士達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謂

之來陰之樂都於朱朱和河故彌朱襄氏又曰子襄

氏傳三世朱襄氏沒陰康氏作都於華原是時水漬

不疏陰凝陽閔人既鬱於內膝理瑞著而多重腿陰

康乃制舞儀教人引舞以利導其關節是之謂大舞

出呂氏春秋并帝王統錄沒葬浮肺山之陰傳二世乃有無懷氏

作以道存生以德安形過而不悔當而不偷其民甘

食而樂俗安居而重生形有動作心無好惡雞犬之

音相聞而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世用太平鳳皇降龜

龍出風雨節寒暑時於是升泰山禪云云云云山在梁父山之

東以祀天地勒石昭示而天下漸趨於文矣出管子并大戴

禮傳六世羅泌無懷氏贊曰惟彼無懷以德安形人

大相聞龜龍以格登岱降云勒無懷氏沒太昊伏羲

氏作有巢氏之子伏羲為燧皇之子俱非出寶亦號

牙一曰蒼牙出易通是為蒼精故號春皇出寶亦號

天皇又號皇雄出帝王母華胥居於華胥之渚嘗既

叔姬遊於渚汾巨跡出焉華胥履之意有所動虹且

遶焉因孕十有二歲以十月十四日生帝得亥之應

故謂之歲生於仇夷長於起城長九尺有一寸望之

廣視之專出春秋繼天出震承歲而王肇脩文教為

百王典而萬世循用以木紀德木定嚴束故稱太昊

得乎中央別而能全宿而有成故稱伏羲伏者別也

義者獻也出禮緯又自有包之地而應曆故稱有包

氏出潛是時天下多獸教人以獵出尸秦育犧牲服

牛乘馬草鞮皮蒙引重致遠以利天下故又稱庖犧

氏河出馬圖於是觀象於天效法於地近參乎身遠

取諸物兆三畫著八卦逆陰陽之微順性命之理成

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而君臣陰陽家國之事始明

焉微顯闡幽章往察來於是申六畫作十言以明陰

陽之中以厚君民之德觀卦之變爻之動於是窮天

地之用極數之原參天兩地而倚數以成變化而行

鬼神天地之蘊盡矣所謂先天易也原始反終幽贊

神明著生龜出乃究天地之赜以著為筮獻南占之

十八變而成卦以斷天下之吉凶政治小大皆取於

易法離為網罟以畋以漁化蠶桑為總帛出皇圖因

網罟以建都市神龍降瑞以龍紀官作龍書以同文

而代結繩之政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而文籍著矣盡

地之利分壤蒔穀以制國用心不自聖乃師於宛華
爰興神畝制郊禪升薦於群祠正姓名通媒妁以重
萬民之僂僂皮為禮示合姓之難而民不瀆法乾坤
以正君臣父子夫婦之義聚銅以為棘幣外圓法天
內方法地以定輕重以通有無察六氣審陰陽而四
時水火升降得以有象百病之理得以有類於是堂
草治砭以制民病而民滋壽世稱神農嘗百草而孔
亦云伏羲制九針以拯天枉蓋治乃因甲錄合五緯
病之法始於伏羲而備於神農也
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為之元命潛龍氏迎日推策相

荒史

卷二

七

斗罡考甲子以命歲時干支配類以綱維乎四象作
旋蓋著躔舍而天運協審地勢立九部而民事理於
是紀陽氣之初以為法律起黃鍾以驗符分正爻以
配氣置重爻以當日乃作甲曆歲建甲寅日臨寅展
三墳云伏羲三十易草木而立三十二易草木而
河圖出又三十二易草木而造天書後一易草木作
甲曆歲起甲寅是伏義以庚寅歲生也升敷教之臺聽八風而授民始
舉六佐以自策金提主化俗為明主建福視默主災
惡紀通為中職仲起司陸陽侯司海輔六佐職而
天地位陰陽得乃體春秋明刑政脩兵仗以威懷以

雲脩為士御敗而達情於是和率萬民平水土道泉
源因水居方而置城邑百令具舉乃命蜚龍氏職圖
冊列禮義而天下治瑞鳳來翔爰作荒樂歌扶袂詠
網罟以鎮天下之情命曰立基斷桐為琴長七尺有
二寸繩絲為絃絃二十有七命曰離以操駕辨之曲
而通神明之貺偽辨琴曲名絙桑為瑟其絃三十有六以
脩身理性還其天真灼土為埴以合天人之和而禮
樂興焉其為治也負方抱圓體一統乾寢矩而枕繩
不是賢而非愚不沽巧而尚行去羨去慕惟以道化

荒史

卷二

八

是以百姓足而宇宙寧寧無供備之民而死不用櫛
為歌虫蛇懷其爪毒事簡俗淳而天下之人浮游僊
恍而莫知其所如君親尊而臣子順故星宿溫潤鬼
神受職功揆上下而後世不可及也乃封泰山禪云
云以昭姓而考瑞在位百六十有四載壽年百九十
有四葬於山陽或曰太昊之父葬於震山其母華胥
氏葬於藍田覆車之原其妃死為洛神世所傳宓妃
者是已都於宛丘故陳為太昊之墟其弟郝骨氏為
之立制云曹植伏羲贊曰木德風姓八卦創焉龍瑞

系時神德通玄 羅必伏義贊曰泰始云遠聖人成
龍出包應世書契代紀筆簡文教以立治紀經域
部吹漁林帶原始及終分理靈封消息甲乙以城變
化陸降禮樂教而不殊道凝體寂雲自蒼梧須方抱
圓明一生策不應不圖鬼神是嘆愛與 太昊氏沒女
神與封祿釋云萬世未賴若緒三墳 太昊氏沒女
弟女皇氏作以雲紀姓一曰她媧又曰女希出於承
匡之山生而神靈無景無韶少佐太昊禱於神祇而
為女媒正姓氏職婚姻以重萬民之判是為神媒太
昊氏最共工作亂振滔洪水以禍天下墮天網絕地
紀覆中冀人不堪命於是她媧役其神力以與共工
戰滅共工氏而遷之然後四極正冀州寧地平天成
萬民復生乃號女皇氏始都於中皇山之原繼都於
驩山受瑞膺圖承太昊之制製木政主於東方鎮宇
立極醇一虛無而不喋喋於苛事上際九天下契重
壚合元履中開陰布綱而下服度乃命隨作制為竿
簧以通殊風以裁民用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
天下之音命聖氏制班管以合日月星辰擇晨以作
樂謂之充樂用五絃之瑟於澤丘動陰聲極其數而
為五十絃以郊天佑神聽之極悲乃破為二十五絃
以抑其情樂成而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總紛而作

加之繫帶而頭歸用於是乘雷車轡六龍以御天
申視於祠而枚占之其詞曰昭昭九州日月代極平
均土地合和萬國占者曰吉徵也乃設雲帳而致神
明道標萬物神化七十器車出澤馬來川嶽效靈微
緯應理是故馨烈彌懋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
出 南 下 在位百有二十載葬於風陵堆後世以其始媒
故祀為皇媒之神稱曰皇母焉 曹植女皇贊曰古之
未就軒轅纂成或云女皇星人身蛇形神化七十何德
之靈 羅必女皇贊曰 制度承流 岷彼女希迪主東
方前蛇後蟠安穆靈門 瑞席圖上際九天下契黃
壚川嶽故奇 蔡烈宏宗 瑞萬物神化七十斷龍立
極地平天成聖黃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作姓伊耆
氏今載祀風陵 女皇氏 炎帝神農氏作姓伊耆
名軌一曰石年是為太精後帝皇君也 出洞 父少典
氏母有僑氏之文名 登生子二人一為黃帝之祖
襲少典氏之國一為神農神農之生也母安登感神
於常羊因而有姪生 神農於烈山之石室神農既生
九井自出長於姜水 以姜為姓其初國於伊繼國於
耆故又號伊耆氏 迹烈山烈山者厲山也故又號
烈山厲山氏長八尺有七寸三辰而能言五日而能
行七朝而齒具三歲而知稼穡日於淇山之陽求其

養民之穀而藝之天乃雨粟誕生嘉穀於是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墾土墾穡以教民播種嗣瓜瓞之實而省殺生之敝民始粒食承火德以王官師持事悉以大紀故和炎帝焉於是脩火之利范金排貨以濟國用因時變燠以抑時疾以炮以燔以爲醴酪大埏埴以爲器而人壽順天命正氣節審寒暑以平早晚之期謂人之生以穀爲主乃斲木爲耜操木爲耒教民以耕六穀盈稔以供菜盛而給軍國爰申國禁春夏所生不傷不害謹脩地利以成萬物不奪人所務而農得以順其時教民桑麻以爲布帛相土停居使人知所趨避乃命赤冀爲杵曰作鉏耨錢鏹釜甑井竈民無腥液之患又教教以重農事制爲登穀之法故雖天毀地凶旱澇並作而無有入於溝壑者時其特以待天權也是以年穀順成衣食足而禮義興焉不作而人從其政令其政令之詞曰惟天生民惟昔奉天惟食喪祭衣服教化一歸於正林林生人無亂政典出三於是賀金幣通有無列屬於國中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和

而化之使民宜之故天下號曰皇神農山春秋謹時祀封豨鬼拊土鼓以致敬於幽而神人以安天下既泰乃紀上元調氣朔而端啓閉三光會於攝提七曜紀於天關所謂太初曆也又命司恆主卜巫咸巫陽主筮通變極數以成天下之務謂始萬物者莫盛乎民於是重民爲首所謂連山易也故亦號連山氏乃以悉諸九靈老龍吉爲師法其高矩以致於理又問辟天之由於泰壹小子於是稽太始閱玉冊以緒鞭擊草木審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登而參之以養性而治命一日之間遇七十餘毒極含氣也人病四百藥三百六十有五乃著本草立方書命僦貸季理色脉對劑摩砭而人得以繕其生又制請雨之法迎赤松子爲雨師每歲陽月率萬民詣祭於國中以報其歲之成年不順成之方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教化興行應若桴鼓耕桑得利而究年受福乃命邢夭作扶犁之樂制豐年之詠以薦登采是日下謀制雅琴度理瑟以保太和而閉民欲於是神禮漢嘉穀出禮緯含文乃命屏封作德書以同文

而頌令命白阜度地紀脉水道審木方竹杭潢洋而
有無達遂甄四海審地形之遠近約山川林藪之廣
袤而正其制辨方定位經土分域處賢以便勢相爲
倚輔而寄其憾以大馭小國土聯繹乃鳩工畫地爲
城池以守之省方設教歲終獻功開明堂以聽政補
遂二國不供臣職乃伐補遂萬國定於是崇郊祀封
泰嶽禪云云以行大報之禮提挈形氣而埶控乎剛
柔以竅領天下是故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足
無制令而人從威厲而不殺法省而不用南交北出
三危陽谷之民靡不戾止風雨時若而民無札瘥之
患後世爲神農之言者謂夫負婦戴以有天下是相
率而僞也烏足以治國家執神農都葬於長沙之茶
鄉在位百四十有五載其武紀云神農在位末年歲
在甲午二月三日午時玄帝
生祠神部真武經又云
玄帝生於甲辰之歲壽年百六十有一曰赤帝
其崩也天下聞之不將者七日焉娶承桑氏之女生
子十有三人曹植神農贊曰少典之胤火德承木造
爲未邦神農播教正爲神農以暢風俗
羅泌神農曰火德開闢建山成神謹修地利利和
我蒸民報美平形神主梓離調元以進人言列
衆貨吉蠲潔盛衰就損義以興善俗化下均
勢虛素以公感厲以武弗傷弗害受福耕桑日

月攷默功明堂天不變道其
也七歲有聖德繼神農而有天下殖百蔬區百教深
耕厚作天均時而地均財於是神農之功廣而天下
殷賡矣任公而不物任法而不數守其餘以制其裔
故其人不飽審時而權宜故老幼安而無謝生之心
西盈河源東泊海潘南耀丹垠壯汜幽虛莫不來享
而服度亦曰烈山氏五帝以來祀以爲稷焉柱卒歷
數世而有炎帝慶甲又歷數世而有炎帝臨臨卒于
承立是爲炎帝承設貢賦之制二十而取一儲儲之
法行矣承卒其後裔魁立是爲炎帝魁祗脩自勤克
紹祖武是時諸侯夙沙氏叛不用命其臣箕文諫而
見殺炎帝魁益脩厥德夙沙之民自攻其主而來歸
魁卒孫明立是爲炎帝明明卒子直立是爲炎帝直
直卒子釐立是爲炎帝來釐卒其後裔居立是爲炎
帝居外紀作
帝巢炎帝居之毋曰聽詠桑水氏之女也居
卒子節立立是爲炎帝節節生子于克及戲節生
卒子克立是爲炎帝克克卒弟戲立是爲炎帝戲戲
卒子器及小帝戲卒子器立是爲炎帝器器卒弟小

帝立小帝少君也蓋為政日淺者慶甲以來俱葬於

茶陵通系云帝承在位六十年歸八十年明四十九年直四十五年來四十八年襄四十三年輪四

五十年而通鑑外紀以歸神農在位六十年帝承繼歸魁在位六年諸書不同難據也其後

裔有炎帝參盧或曰炎帝居之曾孫也是為榆罔都

於空桑政束急務乘人而聞其捷諸侯携貳乃命蚩

尤居小顓以臨西方司百工德不能御蚩尤作亂逐

帝而居涿鹿頻戰一戰並吞無親時有熊氏寔慙聖

德諸侯利賓參盧大懼遂禪於有熊氏賴其力以征

蚩尤有熊氏乃率風后力牧神皇鄒伯溫之徒與蚩

尤轉戰執而脩之於是四方之侯爭辯者咸質於有

熊氏有熊氏膺天曆代炎輝是為黃帝乃封參盧於

路而崇炎帝之祀於陳

按呂覽暨尸子俱謂炎帝神農傳七十世今可考

者僅十六世而篇籍所載又多錯謬通系外紀俱

以帝臨為臨魁夫帝臨在帝承前而帝魁在帝承

後本不同世小司馬三皇紀謂炎帝傳八世無臨

魁之名春秋命曆叙諸書亦謂炎帝八世而帝臨

帝魁互為存廢或合臨魁為一或以帝魁即神農

荒史本紀卷之二

或以神農為魁倪氏於乎炎帝八世尚錯謬難稽

若此況名號不存者乎炎帝參盧不繩祖武以致

蚩尤僭稱炎帝史云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

謂其征蚩尤也後世遂以阪泉之炎帝為神農之

後謬矣又莊周稱有姦氏有泰氏鵲冠子稱成唯

氏素皇氏內端氏路史采之著論於禪通紀柏皇

之下子未敢臆列焉傷世次之莫覈也

贊曰史倉翔宇書契攸同然封勒堅是始禪通大

庭儀鳳軒轅式蓬祝融赫胥遺躅衡峯朱襄造瑟

無懷治隆伏羲作卦女皇續鼎烈山樹藝稱為神

農參盧不振禪於有熊

荒史本紀卷之二

荒史本紀卷之三 歸雲外集四十六

應城陳士元輯

疏乞本紀

疏以知遠乞以審衡仁義道德之所用也補史記作流乞非

炎帝氏衰黃帝有熊氏作姓公孫

後改姓姬名茶河

國姓輔佐而難經注云

又名軒出孝經字曰玄律少

與氏之子黃精之君也母曰符葆

一作符寶又作附

玄天大感電繞斗軒而娠二十有四月生帝於壽丘

一云附寶孕二故名爲軒史記并外紀

生而紫氣充

房神變靈異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身逾九

荒史

卷三

一

言

尺知幽明生死之故繼少與氏之國更爲姬姓并謀

兼智而開國於熊炎帝之季諸侯相侵伐蚩尤作亂

最暴赫其火燁以逐炎帝帝弗能征乃率諸侯以

責於有熊有熊以風后力牧神皇鄧伯溫之徒較其

兵旅以遏蚩尤於小顓而弭火災得一奉宸乃臨盛

永錄龜符

出太白

納三公五意之機受八門九地之

要衍握奇以爲式

出六壬書

設五奇五麾六蠱以

制其陣年三十有七戰蚩尤於中冀而戮之於是炎

帝暨諸侯咸進委命乃即帝位都於彭城以土紀德

故色尚黃而天下稱爲黃帝自有熊肇迹故又曰有

熊氏其即位也適有雲瑞因爲雲紀而百官師長俱

以雲名立四輔三公六卿三少二十有四官凡百有

二十職以之共理而視萬民乃使知命糾俗天老錄

教力牧準斥鴆治決法

群輔錄有風

五聖道級窺紀

補闕地典絳州七佐得而天地治神明通十有五年

帝喜天下之戴已也乃順性命娛耳目放機務捨宮

寢而肆志於昆臺方明執輿昌寓參乘張若謂朋在

前昆閭滑稽在後風后相常從負書劍餐朝於紫宮

荒史

卷三

二

言

涉乎恒沙居於陰浦陟王屋而受丹經登空桐而問

廣成封東山而奉中華君策青城而禮寧生入金谷

而咨涓子躡具茨而訪大恢經襄城而扣神牧升鴻

隄而受神芝於黃蓋遂遊群神大明之墟而授王策

於鍾陰自是愛民而不戰四方共起而謀之介冑斯

興邊城日警帝乃嘆曰朕過矣君危於上者民不安

於下四盜迭震何以弋乃正四軍即營壘滅四方之

盜以安民於是以兵爲衛巡行天下未嘗宣居有不

順者從而征之身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乃晉能稽

功乘剛秉數而都於陳以大填封鉅赤誦爲之師至岐下見岐伯引載而歸以諏治道於是建九法立百僚命封胡爲丞鬼容蒞爲相力牧爲將而周昌輔之泰山稽爲司徒庸光爲司馬恒先爲司空風后司天相常司地見地祲草木乃述耕種之利出內又使奢比辨乎東庸光辨乎南大封辨乎西后土辨乎北帝處中央而正四國分八節以紀農功命天中建皇極乃施禁令國無邪教市無滯貨於是立貨幣以制國用乃問於栢高立五幣九棘之利而爲輕重之法財用足而刀棘由此顯矣又制爲理法法設而民不犯河出龍圖於是正乾坤分離坎倚象衍數以成一代之宜謂土爲祥乃重坤以爲首所謂歸藏易也故又號歸藏氏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蒞占星闓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義和占日尚儀占月車蒞占風隸首定數伶倫造律大撓正甲子容成作蓋天及調曆於是天地神民事物之官各司其序而不亂民神異業敬而不瀆乃范十有二鐘八乳四獸變異得以

占焉受祥金隱耀之神鍾於赤城其鍾有九乳神光玉聲乃命榮援鑄十二鐘以協月筭以定五音又命大容作承雲之樂以導天地之和樂興而禮備故別庶姓謹婚姻所以崇倫類而遠禽獸也於是廣宮室壯堂廡作合宮初鸞殿以祀上帝接萬靈而採民言乃命審封爲陶正赤將爲木正以利器用命揮作弓夷牟造矢以備四方命岐伯作鼓吹鐃角靈輶神鉦以揚德建武而威天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命邑夷作大輅之車命蜺服牛命焉師皇爲牧正而僕驛之竟史御全矣法乾坤以正衣裳設服冕添衣大帶菲履赤舄玄衣纁裳紉纁黃旂以規視聽之逸旁觀羣翟草木之花染爲文章於是有龍袞之制端瑩瑞以奉天委珩牙以昭武是以衣裳垂而兇惡不起飾棺衾以送死封崇表木以當大事立儼後設鬱律說青鳥記白澤以除民害乃命沮誦作雲書孔甲爲史以錄言動天下已治猶且卹然神惡形茹作丹書瑞書巾几之銘又命孔甲作戒於盤孟邊豆奩鏡劍履與席中杖戶牖弓矛悉著銘以彌縫其闕又爲金人三緘其

口而銘其背太公金匱云金人黃帝所作夙夕念治懼懼不寧是

以功高業廣而無通事於是親事法官觀八極而建

五常咨於岐雷而內經作謹候其時著之玉版藏於

靈蘭之室演倉穀山靈推賊曹出黃帝元辰經命俞附岐伯

雷公察明堂究息脉命巫彭桐君處方靈餌漸淋刺

治而人得以盡年命元妃西陵氏勸蠶以給郊廟之

服祀天圓丘牲玉用蒼祀地方澤牲玉用黃采壇陰

壇設醪醴制蘭蒲列圭玉而薦之七登之牀十絕之

帳奏函夾之宮以致之而榜徨乎壽宮出內傳立五祀

作祝嘏升薦有數而山川之典禮著矣命共鼓化狐

作舟楫以濟不通命豎亥審道路正里候風后畫野

分疆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焉命匠營國

經緯市館以俟朝聘之需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

牧交獻而朝聘之事備矣豐運命則刑而放之而萬

國服界土設井立采制畝因所利而勸之是以地著

而數詳存亡相守有無相質置法而不變俾民得以

安其法是以不誘而成不危而止策天命而恭字寧

故天報眉壽而德澤及於後世也自即位以來循禮

指象不就物不違害職道義經天地別雌雄等貴賤

故法令明而上下無尤不彰功不揚名隱真入之道

以從天地之固然故人無忿爭傾之患道不捨遺

城郭不閔二儀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若而日月

精明星辰不失其度災彘屈軼紫房類望火不廢書

鳳皇巢於閣麒麟遊於園九瀛仰化諸侯貢職莫不

來庭而依朔乃撫萬靈度四方乘龍馬高八尺為龍而巡狩

東薄海禪九山西逾隴歛竿屯南入江登熊湘北屆

渤海臨玄扈於是開東苑被中宮詔群神作清角之

樂鳴鶴翔鳳凰蔽日乃合符於金山以觀其會采

首山之銅鑄三鼎於荆山之陽以象太一能輕能重

能息能行存亡是驗吉凶可卜備百物為之視火參

鑑曹植黃帝三鼎贊曰鼎贊文粹古之神器黃帝是鑄以像太一能輕能重知凶識吉世來則隱世和

出八月既望鼎成而崩焉壽百十有七歲或云三百

歲子二十有五人葬上郡陽周之橋山其臣左徹思

感取衣冠儿扶而廟祀之率諸侯諸臣歲時朝焉奉

黃帝頌曰龜矣黃軒應天載靈通萬遠覽觀象設形

聖教廣訓舜倫收經德從風流化與雲從龍象人壽

地平天成災怒方備封禪勒銘紛然以有龍騰人壽

九龍九龍波高雲代期收蒸湯河品護而

姬姓名顓頊黃帝之曾孫祖曰昌意黃帝之震嗣也
行劣不似遜居若水娶蜀山氏曰景嫫生乾荒乾荒
襲若水娶蜀山氏曰樞是為河女所謂渚子也渚子
感搖光於幽防之宮而生顓頊淵而有謀疎以知遠
年十五而佐少昊封於高陽始都孤棘後徙商丘故
柳城衛濮俱為顓頊之墟肇迹高陽故稱高陽氏黑
精之君也以水紀德故稱玄帝載時以象天養材以
任地依鬼神而制義治氣性以立教釐政服虔符采
尚赤乃立九寺九卿重該脩熙少昊氏之四叔也冥
荒史
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為句芒該為蓐收脩暨熙為玄
冥又命孫黎為祝融而炎帝器之孫句龍為后土是
為五官恪供厥業遂濟窮桑上世人神異業是以禍
災不作而求用不匱少昊氏沒玄都九黎實亂天德
賢鬼而廢人家為巫史無有質要人匱於杞禍災稔
臻乃命重黎典司重獻上天以屬神黎抑下地以屬
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使復舊物毋相侵瀆民
用安生於是窮四履稱險易畫郊畿以嚴賦立勤人
以職祗設正長以惠窮置宰農以恤亡制射獵以習

穆乃礪名罔保大澤初十幣以通有無謂之權衡事
分職正而天下治然猶焦思以從事於賢乃歎令曰
毋慢制毋漁民貴臣驕而弗聽男女不相避於道者
拂之四達之衢文龍負圖於是作科斗書制戒盈之
器而著復禮之銘師於大款赤民相夷父栢亮父淶
圖以濟其明而益其聖脩黃帝之道弗或損益而致
治平出黃氏新書乃注新曆以孟春之月為元歲紀甲寅
朔旦乙巳月值艮離之初而五星會於營室冰始融
蟄始動鷄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萬
物莫不應和是為曆宗帝德合天正風乃行采金鐘
先為倡蜚龍和之會八龍之音制為圭水之曲以召
氣而生物浮金效珍於是鑄之為鐘作五基六經之
樂以調陰陽享上帝號曰承雲因事而憲功文德錫
之鐘磬武德錫之干戈而人知鄉方矣出淮南子惠浸萌
生信沾翔泳於是設蕭鬱陳裸饗伏萬靈以信順監
衆神以道物馭百氣詔雷電采羽山葛嶧之銅錡鼎
以載天下之神而洞臺之山陰宮之北悉移安德之
石填焉出陶弘景真經乃乘結元之輦巡四海以寧民比至

幽陵南至交趾西至流沙東至罽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祗屬集威成紀以理陰陽處乎玄宮搏心揖志不貪廣遠故施大而不溢在位七十有六載葬東郡頓丘廣陽里務顓之陽其陰九嬪在焉其范林方三百里其立也歲在承韋其崩也歲在鶉火娶鄒屠氏勝潰氏曹植顓頊贊曰昌胤之子祖自黃軒始誅九黎水德統天以國爲號風化神宣威暢八極靡不祗虔羅泌顓頊贊曰王子高陽精契擒光通有戴干是濟窮桑獲時象天駘以知遠上緣黃帝通變不徒集威成紀校懲自持內戒器室外親客師惠安萌生信沾翔泳乘彼結元元帝崩而元子立襲高陽氏是爲孺帝尋卒林何朔

而帝嘗高辛氏立高辛氏姬姓名譽

信一作
名遂
世界

紀一作俊
海經作俊

字曰亡斤黃帝曾孫也父曰嶠極

矯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玄囂與矯極皆不得

在位嘗之毋陳豐氏名裒履大跡而生嘗生而神異

自言其名遂以名焉厥德靈變厥行祇肅年十有五

而佐高陽氏受封於辛爲侯國故號高辛氏代高陽

孺帝而有天下以木紀德色尚黑正朔服度惟時之

直仁而感惠而信其容郁郁其性疑疑其動也時其

服也士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服也士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

天之義知民之急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脩身而天下服繇黃帝之道守高陽之庸而身專其美於是次敘三辰曆日月而迎送之命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是爲五官分職諸國封爲上公社稷五祀是尊是奉黎氏克官火紀昭融而世賴之逮及繼代失其業守乃命黎之弟回嗣厥職焉而火道復舉爰封於吳謹農祥乂歆饒故六氣正而四時成乃閭閻塞委關蜚賑匱急恤遠人令間連墓使人相親故生無乏用

死無傳尸升降有數而長幼有序命臺駘宣汾洮彰

大澤導演挈汰而民離湍決之患乃嘉其功封於汾

川以處大鹵旌勞醺勲而允格受封帥味受賞矣以

日至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日月星辰先王儲食

潔其祭服備其帷帳陳其圭幣薦之黑繒右社稷而

左宗廟制其谿陵明鬼神而敬祭爲之數薦以重本

也命咸熙典樂爲聲歌作九招制六列五聲享上帝

以中鼙命作卜作鞀鼓琴堯璫以及祥金之鐘沉

以中堂命木作壘壘久其并乃以木作金以

鳴之磬伶人咸抃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鼓奏以

觀和舞奏以觀禮禮以樂和政是以成命曰九招咸
黑爲頌以歌九招之就昇以善射服事先王乃命司
射賜以素飴彤弓萬矢昇乃去下地之百難而民得
以佚是以昇死託祀於宗布出鴻烈解於是盡地之制受
少昊高陽之經理創九州均畝賦以調民人和以仁
義持以禮智男有分女有歸壯有用老有終涼風至
而陳麾太白高而轉戰然後偃強惠命而天下定乃
周聽廣視以補其明致學於栢昭赤松舟人授書於
鍾山而拜師於牧德餐節移數順天思序以道御世
東度成紀行星辰遼日月以從天地之常舉星畢曳
雲稍春乘馬而秋登龍黃齊緋衣執中而統天法尚
手一而政尚乎信故下服度皇道炳煥萬流仰鏡牛
馬之牧不相反地寶天瑞應誠而至於省方以察
物而登封以報其政之成是以四海同風九州共貫
天下歸往而人以樂生都於亳年三十而御位又六
十三載乃崩葬頓丘臺城陰野之秋山所謂頓丘臺
也曹植帝學贊曰祖自黃軒玄覽之裔生言其名木
使帝世無享天地神聖靈察教誨四海明並日月
羅漢帝學贊曰帝造萬幸厥德神靈生而有異自
古其名其色御御從衣履屋次序三辰六畜燕喜二

司馬遷作史記肯記黃帝即繼以顓瞽堯舜畧少
昊而不紀然少昊之名自三代以來祀於五帝之
位次於月令之秋春秋左傳述郊子祖少昊非虛
語也春秋緯謂黃帝傳十世竹書紀年謂黃帝至
禹爲世三十若然則世次踈闕不旣多乎世紀史
攷通歷外紀諸書所稱堯化紀俱始黃帝訖於周
惟路史訖於夏予茲訖於帝摯者堯舜而下不敢
述也孔子論之詳矣堯蕩蕩舜禹巍巍堯無名舜
無爲禹無間故序書起自二典而門人記魯論亦
以堯曰之篇終焉學者所雅聞也豈容複益之哉
贊曰黃帝提象建國任賢合符鑄鼎乘龍上仙青
陽顓頊鳥紀龍編樂臻其盛承雲九淵高辛神異
執中統天省方誅暴太白旗懸五聲樂作拜師採
玄摯荒自廢書始堯編
元史本紀卷之三

應城陳士元輯

祝融師一人

廣壽子祝融氏之師也祝融氏問政於廣壽子廣壽子曰有道之人貴爲天子而不驕富有四海而不夸以天爲法以德爲行以虛爲宗與物變化而無所終窮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觀乎無盡譽流乎無止利而不矜成而不處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無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莫知其門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定性於天是謂無有無有而天下治矣祝融氏退而脩身刑罰未施而民勸化三綱正九疇叙天下洽和萬物咸若

按國名紀古帝之世有廣壽之國世稱廣壽長生不老而道家混元圖又謂廣壽乃老聃化身遂證後世慕仙之惑不知祝融所師師其德也賈誼新書謂王者官人六等其首曰師智如源泉行足表儀豈慕其長生不老哉余述帝師有涉道家語亦樂錄而不絀用寓存名之微蘊六

贊曰祝融大帝光耀宇宙嗜慾泯然師於廣壽物變易窮虛宗是叩無始無終謙冲攷究遺俗離形精充神覆刑罰未施彛倫罔謬治化隆邛皇猷騰茂匪曰性成寔繇師授

伏羲師二人

鬱華子廣成子伏羲氏之師也鬱華子國於宛一曰宛華子伏羲師於鬱華子得道以襲氣毋出莊子又師於廣成子受靈飛六甲八卦鎮方之錄出真元賦廣成子曰慎守而內周閉而外多知多敗毋視毋聽抱神以

龍史

卷四

二

靜形將自正故不得已而能知彼者未有也伏羲乃黜巧偽之端息流散之由消知能修太常大通混冥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根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後世廣成子之教也出淮南子

鬱華廣成載在往史而廣成爲帝師又歷五帝之代莊列淮南抱朴鵬冠等書多載其緒論大端皆老聃道德語也班氏謂道家本出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迹然後知秉要以自守清虛以自持班氏殆爲聃發然其說亦疎矣靈樞經謂上

古真人壽敵天地中古至人強益壽命余所紀古
帝自伏羲以前壽逾數百歲豈誑也執編想師傳
所以全天真而襲氣母者內可攝身外可馭世不
越乎伏羲八卦消息之理爾非若秦皇漢武之荒
驚也

贊曰太昊曆聖出震持盈師彼宛華爰暨廣成乃
襲氣母以握元精乃授靈籙以鎮群生備哉二師
德通神明守內閉外默僞順情蔚然皇範心遊紫
清遊窺王笈未注微名

史記

卷四

三

神農 六人

神農師於悉諸

出呂氏春秋新序作悉老姓辨作悉清

又師於九靈九

靈者太虛九光元君也得西華至妙之氣母養群品

居於崑崙之圃

出仙傳

又問請雨之法於赤松子赤

松子者上世之諸侯也治國歷年不知何始厥後徙

居襄城家於石室神農致為雨師行弟子之敬

出齊孔雅

故神農之理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為行雨旬日

為穀雨旬五日為時雨萬物咸若謂之神雨者以赤

松子為之師也

出尸或謂赤松子服水玉教神農入

火不熟焉

出列仙傳又云赤松子隨風上下炎帝少女追與俱仙

神農又師於

潏老而受學於泰壹小子潏老潏陰之老泰壹小

子者即上古泰壹氏所謂皇人者也神農問曰上古

之人壽過百歲後世不究天年而有殂落之咎獨何

氣使然小子曰天有九門中道最良乃穆太始說玉

冊磨歷鞭差察色艱掌草木而正名之審其平毒旌

其燥寒察其畏惡辨其臣使釐而參之以養其性命

而治病於是乎著本草立方書而天下後世賴以終

其天年

出史

又與阿荷甘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

史記

卷四

四

閭戶晝瞑阿荷甘

荷一作甘

一日中參戶而入莊注參音也

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曝然放杖而笑曰天

知予僻陋慢訑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餐予之

狂言而死矣夫弁惆弔

莊注弁惆體道之人弔其名也

聞之曰夫體

道者天下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

焉而猶知載其狂言而死又况大體道者乎

羅泌謂赤松石室在襄陽之境習鑿齒襄陽傳蔡

陽界有赤松亭亭下有神陂即南都賦所謂赤松
神陂者也酈道元水經注謂赤松子遊金華山有

燒而化故東陽記有石室山赤松澗赤松廟蓋不知鄭氏所謂金華之赤松子乃黃初平爾初平亦號赤松子也列仙傳謂黃帝嘗堯皆師赤松子然張良亦從赤松子遊豈即神農時之赤松子耶或曰峨眉雲陽俱有赤松壇蓋其寓迹焉

贊曰炎帝神農從師舍已九光元君西華妙旨石室赤松餐玉不燬悉諸憑老奉壹小子巨擘治道細達賢理維帝博學總萃群美兼師老龍畫象隱几參戶有聲擁杖而吏

黃帝師十六人

黃帝師於大填封鉅天老容成器史云大庭氏之族有大填為黃帝師又云炎帝器之子封鉅為黃帝師張衡云黃帝師天光而大庭與封鉅書并列仙傳俱以容成為黃帝師為天子十有九年今行澤流海宇休謐乃往空同見廣成子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剪

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

牙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頓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蹙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汝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汝內閉汝外多知為敗我為汝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

黃帝

卷四

七

也為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吾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人其盡死我獨存乎出莊黃帝曰至道之人芒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出淮南子其廣成子之謂矣黃帝又

與宰牧詣首陽

真源賦云黃帝以地皇九年正月上寅詣首陽宰牧從焉

行詣青丘過風山

謁紫府先生授三皇錄帝治身禁

也詳抱朴子

還詣王屋啓石函發玉笈得九鼎秘

靈神丹訣乃遊玄圃謁雲臺先生授龍蹻經役使龍

虎於是往見天真皇人天真皇人者即泰壹小子也

黃帝躡峨眉見天真皇人於玉堂再拜稽首曰敢問

何爲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君統矣又咨三一無

乃朗抗乎古之聖人合三辰立曆景封域以判邦國

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備衆交質以聚

民備

民備

民備

者也天地有啓閉日星有薄蝕治亂有運會陰陽有

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

而不變瀕氣浮於上而精氣萃於下性繁乎天命成

乎人使聖人以爲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

之而天下自治萬物自得神志不勞而真一定子以

最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爲備故天和莫不悔吝優其

生殺失宜動靜失節而貪欺終無所用無乃已乎

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

此即王現金瑞文也

雲華告是時東山有中華君者世所稱中黃夫人者

也能知九品之方青城有寧生者寧封也爲陶正能

出五色烟積火自燒而隨烟上下

然樂質洪鑑暢氣五烟聚靈漢表

延齡導引輕舉所著消子書

子黃曰消老餌米享茲遐紀九仙既傳二才乃具茨

有大隗者即上世之泰驪氏也能設於無垓之宇而

遊於泰清訪之者多迷其塗焉襄城有神牧者牧焉

童子也得七元大紀三綱之法

山又知大隗之所存是之謂天師

者陽城之童子也得神芝之道求爲童子而不老

注云黃帝登具茨之山升於洪隈受神芝圖於黃蓋

上谷有赤誦子

吸吐故納新遺形去知抱素反真以遊玄渺上通雲

天俗訓又有赤將子與者木正也不食五穀而噉百草

草花能隨風雨往來每於市中賣繖故亦謂之繖父

列仙傳繖父贊曰蒸民粒食孰享時子之接俗終

此八子恬然無思澹然無慮持道要之柄而子行獨

施上遊於霄寃之區下出於無垠之門外與物化
內不失其情黃帝虛懷訪之盡得八子之道焉

汝州崆峒山有廣成子祠唐盧貞作記記畧曰不

類蒙利不致用而玄功薄施廣成子之大吾無聞
然矣孔氏經云平天下在修其身廣成子以修身
之道授黃帝而天下治俾千百年人長又作銘揭

於祠之西序銘曰德高三皇唯有能氏為皇者
活身以澤為治功被九域形其稱述廣成子之道

存伯紀天道不窮至人無死

詳矣地理志載廣成子之崆峒有四一在安定一

在臨洮一在涼州一在汝州然莊周述黃帝問道

於崆峒遂言遊襄城登具茨訪大隗皆與汝州崆

峒接壤而列仙傳謂廣成子授黃帝陰符經帝悅

命奏鈞天之樂至今汝州崆峒有臺名鈞天云

贊曰黃帝有熊厥師十六大埴封鉅廣成宰牧天

老天真抱道岷隩紫府青丘雲臺玉屋中黃大隗

鴻隄金谷赤誦遺形洎子餌術甯生主陶繒父司

木帝何常師廣收並蓄

顓頊五人

顓頊在位民樸而親百辟就職顓頊懷德不自滿乃

師於大款赤氏相夷父父九父九父涿圖之流焉五人五人
和而臨真顓頊往從之以滌其明而益其聖於是作
成盈之器著復禮之銘注新曆而作承雲理陰陽而

鎮川嶽寔以五人為之範云

往史謂大款大庭之裔赤氏赤奮之裔相夷父亮

父相皇之裔國名紀謂涿圖國在湘澤之間姓苑
國新序作涿圖
或作鹿圖俱非五人之賢顓頊悉招致而師之謂
子謂顓頊上綠黃帝之道不茲微哉王符又謂顓

頊師老彭然老彭名簋字鏗封於彭謂之彭祖乃

吳回孫陸終子也吳回受封於帝嚳上距顓頊時

遠矣何得師其孫耶是知王符之言妄不足信

贊曰高陽顓頊膺紀操符政憑襄潤道賴師模大

款啓秘赤民示謨夷父亮父澧陵涿圖休矣至人

涵妙幹樞厭情濁世齊跡清都帝乃諮問拜伏勤

劬德隆勛峻惠我寰區

帝嚳五人

帝嚳紹高陽之道出智守數以順其常周視廣聽以

補其明時有相昭赤松舟人三人皆抱瀨氣而長存

者帝譽皆師之又詣牧德之臺謁九天皇人得靈

秘文九化十變之書可以隱遁日月游行星辰帝譽

曰嗟予恐後世務遠而滋惑遂制玉函藏其書於鍾

山群臣百姓皆莫得而睹已山四極明科并太霄琅書又有展上

公得九天之道約而能張幽而能明弱而能強柔而

能剛橫四維而游宇宙其藏無形其出無迹帝譽屈

躬而延於執中之館以咨修性御世之方於是天下

大治而帝譽之名流於後世

姓纂諸書謂栢栢夷父之宗展上公展國之侯

舟人禿姓其國在楚而牧德之臺在蜀之青城見

李膺青城記王符又謂帝譽師祝融祝融者火正

黎之號也黎臣帝譽見帝臣列傳

贊曰帝譽從師萬世作則屈躬祗承豈曰輔翼栢

昭亦松含情玄默亦有舟人靈妙難識真王秘文

臺稱牧德上公隱形長生展國帝得其道執中御

極藏書鍾山臣民莫測

荒史帝師列傳卷之四

荒史帝臣列傳卷之五

應城陳士元輯

燧皇臣四人

燧人氏之王天下也占建而正方握機而齊政以火

為紀而天下遂其性維時維出四人以為佐一曰明

繇序爵位曉等級定儀物而民不敢踰分二曰畢毓

外紀作必育分方正俗受稅賦考徭役之所宜而民不知

勞三曰成博受古侯之國辨其職等又詳於都鄙之

事而民知所向方四曰頂外紀作頂丘主祭祀以延禧

荒史卷五

蓋上古之人飲食必先嚴薦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

有毛血之薦至是火功已成而禮物可興乃立祀典

而民知重本故曰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此之謂

也

易大傳謂有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竊疑三

才初立既有皇君之稱自有臣佐之職其勢然也

河圖括地象謂天皇九翼易通卦驗謂天皇三輔

但年世繇述輔翼之名茫乎無考耳摘輔象謂迷

人出天四佐出洛鵠冠子謂政教君臣起自人皇

而六藝論即以堯皇爲九頭之人皇殆謬

贊曰於燦燦聖功顯制周革厥皮羽四佐旁求明
辭必有成博隕丘四佐在職代終惠疇辨序爵級
分定方陟格脩稽祀詳受古侯共承火德幽贊神
謀人情允遂光禩揚休

栗陸臣一人

東里子栗陸氏諱臣也栗陸氏先世繼大庭氏爲治
世稱栗陸氏傳位爰及五葉乃教昏勤民懷諫自用
有臣東里子入諫不聽繹諫焉栗陸氏殺之天下皆

東史

卷五

二

曰東里子賢臣也無罪見僂乃相率叛去栗陸氏遂
亡

古之教諫臣始此國名紀謂東里子栗陸氏之諸
侯而夏后之臣有東里槐者蓋其裔云

贊曰栗陸五世昏悖危隍有臣東里委身就刑
國恤民豈圖容悅觸諱犯顏矢殫忠節庶冀悔悟
諍言頻切身雖見殺名垂於烈寶祚潛移群心
絕哀哉暴君自取亡滅

朱襄臣一人

士達樂銘曰覽偶作士達或作不達非朱襄氏之臣也世遭恒風群

陰閼遏諸陽不成百物散解而果實不遂遲春而黃
落盛夏而疢疫天下皇皇然罔知所圖朱襄氏憂之
以詔士達士達曰陰陽之氣宰於冲漠運於寰壤洽
於民情而徹於草木梓孽之由必有類也類同相召
氣同則合聲比則應乃作五絃之瑟以來陰氣以定
群生於是寒暑適而風雨時萬物安寧民神以和朱
襄氏大喜名其瑟曰來陰之瑟

東史

卷五

三

余聞來陰之瑟有助於治理而嘆樂之通天地感
人心至神速也羅泌云瑟陰也故朱襄鼓五絃之
瑟而群陰來琴陽也故虞舜鼓五絃之琴而南風
至陰陽之應各從其類爾推茲類也則樂論所謂
春宮秋律而百卉凋冬宮夏律而雷發聲宮動角
而寒谷生春徵動羽而霜電夏寒者豈浪言哉
贊曰朱襄之代和氣鬱沉民病物痿帝有憂心乃
得士達變理其欽哉成化育匡佐高深因時作樂
叶氣諧音五絃之瑟開滯破滯風雨時若歲無大
侵帝曰休哉瑟名來陰

伏羲臣 十一人

伏羲紐神明開衷益舉六佐以自策一曰金提主化俗之政指苦蓋謹告藏視民未有居者借力成之以靖敷民而除其災害二曰烏明主建福之政窺小浮水以濟不通箕八方旌九位而分九土視地之廣物之夥其爭日衆勢不可以偏制而獨任於是經野謀賢以極治紀而閱法度邦國既立故不慮不圖而民志定三曰視默路史作視治災惡察虛實居百賄以平民四曰紀侗群輔作紀主中職定田賦於中邦五曰仲起司陸主平土之政六曰陽侯陽侯者陵陽國之侯也司海主水政國名紀云陵陽國近江陽是之謂六侯曰溺死而為大江之神佐又有潜龍氏因甲錄合五緯建五氣消息禍福以為之元迎日推策相昱考曆以命歲時配天為千配地為支支干類配以綱維乎四象故星辰順則而歲月日時無易蜚龍氏主河圖靈錄藏厭文字以詔後世獻南主占卜以前民用使天下通志而成務芒主九庖以祀上帝而和神明處修為士師之官主萬民之判以制婚姻有敗度者祭之而下情得以宣達

云命案修以為理王逸注云案修伏羲之臣也純遊仙詩云案修時不存劉良注云案修伏羲時之賢媒也 郝骨氏立制使天下共守而不敢越郝骨氏伏羲之弟為 伏羲臣唐書氏系表作郝骨氏

班固古今人表以女媧共工容成大庭栢皇中央栗陸驪連赫胥尊盧渾沌吳英有巢朱襄葛天陰康無懷東扈帝鴻凡十九氏叙於伏羲之下世紀及遁甲開山圖即以爲伏羲之臣三墳書亦謂共工爲上相栢皇爲下相朱襄居左吳英居右栗陸居北赫胥居南葛天居東陰康居下且加龍官之號而應劭服虔輩皆因之何其不察也莊周叙古帝大庭之後歷栢皇祝融等八氏而後稱伏羲管夷吾記封禪十二帝無懷在伏羲前孔子告子貢亦稱渾沌氏之治豈伏羲臣然哉

贊曰伏羲登賢群工景從金提烏明視默紀侗陽侯仲起六佐奮庸推策定曆則有潜龍考圖握錄蜚龍其供獻南主卜庖芒裡宗案修爲理制婚戰兕郝骨立法設險開封

媧皇臣 三八

嫫皇之臣有隨作有娥陵氏有聖氏隨作制笙簧以通殊風以裁民用娥陵氏制都良之筦以一天下之音聖氏制班筦一作以今日月星辰用以作樂命之曰克樂出帝系譜克樂作而陰陽之壅沉不通者有以竅理之不使逆氣戾物傷民厚積天下幽微無不得其理當此之時其卧倨倨其興眊眊其行踟躕其視瞋瞋侗然莫知其由悠然莫知所求故嫫皇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名聲被後世光輝重萬物乘雷車駕應龍駘青虬援絕瑞席羅圖前白螭後奔蛇黃雲絡

堯典

卷五

六

蓋浮游逍遙朝上帝於靈門穆休乎大道而不彰其功不隱其聲隱真人之美以從天地之自然豈無所藉哉寔以三臣爲之輔翼而道德通也

嫫皇之臣何其寥寥僅三人也執史稱嫫皇上承伏羲之制故臣工之紀襲守舊章此三臣者咸作樂之選增乎其舊者也娥陵隨聖之稱或亦女臣之巧哲者耶禮記明堂位云女媧之笙簧世本云隨作制笙簧而許慎說文又以爲隨作笙女媧作簧云

贊曰嫫皇膺圖上承太昊馨烈彌想法不更造朕臣三人際時熙皞乃作笙簧宣風爲寶乃作律管日星可考九奏廟郊洋洋浩浩是名克樂人神靜好太音希聲適懷古道

神農臣八人

神農之臣有曰赤冀一作赤奮一作赤冀一作赤冀作杵曰爲耜耨錢鏹鑄鬻井竈以濟萬民以燧以剗以蒸以燔而民無腥臊之患有曰白阜恠義之子也白阜生而聰敏能圖地形出春秋元命苞度地紀脉水道審本方竹杭潢洋

堯典

卷五

七

而有無達有曰傲貨季制方書理色脉對察和齊摩踵訛告以利天下而人得以繕生其術嘗傳於岐伯之祖焉素經云天師告黃帝曰我於有曰屏封一作屏封威嘉穀之瑞乃作稔書以同文而頒令并字源有曰司惟主卜有曰巫咸有曰巫陽並主筮策卜與而運山之易顯有曰邢天作扶犁之樂路史云神農之扶犁也帝系譜云伏羲作扶犁神農作扶犁制豐年之味辨樂論云伏羲教民吹簫時則有豐年之味以爲聖采其謂卜謀下謀九成而神明之德通上下之

按國名紀云吳權為炎帝臣權之事實無稽矣又云上古胡國在楚然矣陵廟有胡真官者世稱神農侍臣豈胡吳音近而訛耶不敢強附

贊曰粵維炎帝八臣交修亦奢有作杵臼耜耨白阜度地甯木為舟僦貸察脉疾瘠斯瘳巫陽司枉筮卜通幽屏封德書焯賁墳丘邢天奏樂豐年詠詎以薦鑿采是名下謀

黃帝臣 六十五人

黃帝有七輔知命糾俗天老錄教力牧準斤力牧路史作刀

史記

卷五

八

牧

鳩治決法

作鳩治

五聖道級

闕紀

補闕

闕紀

商洛

作鳩治

作鳩治 地典絡州論語摘輔象黃帝七輔有風后而無

按漢書藝文志通家有九牧二十篇兵家有九牧十五篇風后二十篇房中家有天老子陰道二

十五卷又世紀云黃帝以風后為上台與天老五聖相並謂七輔得而天地治其從征蚩尤之臣則有力

牧神皇以振師旅風后伍胥鄒伯溫以運籌策山文女兵

而巫咸為筮以下其吉兆其從道昆莖之臣則方

明軌與昌寓驂乘張若翽朋在前謂朋或作習昆閭

滑稽在後風后相常者書劇莊子餐朝紫宮而

於陰浦然後返帝乃以風后為相配上台而職天官

相常審地利而職地官其後又以鬼容區為相封胡

為丞漢書藝文志兵家有封力牧為將而周昌輔之

太山稽為司徒庸光為司馬後又為恒先為司空恒

即常先六帖云常謂之七相故七相翊而下服度出

史其真五方而辨四時之臣則奢比辨乎東以為士

師而平春種角穀論賢列爵勸耕饁而禁伐厲庸光

辨乎南以為司徒而正夏種芒穀修馳戒饗餐宿載

慎晨力以宛夏功又種房穀以應戊巳之方大封辨

虞史 卷五 九

乎西以為司馬玩異禽種遂穀收穀薦祖組甲厲兵

戒什伍以從事后土辨乎北以為李管子五行云泰

司馬冬行冬墮罪種稜穀剝箭伐木勞農出獵而民

心豫四臣協時叙疇錫福行六禁於天下預闕其肇

而隄其潰六禁者聲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

祭重室禁重也出呂氏春秋其主星曆之臣則有鬼容區

即鬼史區也義和尚儀一作儀車區出晉志或云大橈

外紀作風后容成列仙傳云容成公石相與帝師見

陰陽家有容成子十四篇房善補導之事漢書藝文志

中家有容成陰道二十六卷是侯作宛响八人鬼

察舊占星圖苞授規規者旋天之儀也察其規以正日月星辰之象分次著應始終相驗浮箭爲象孔壺爲漏以考中星於是星官之書義和占日璿珣旺適纓組抱負開啓無浮尚儀占月繩九道之側匿糾五精之留疾車區占風道八風以通二十四氣大橈正甲子探五行之情而納以五音風后釋其蘊義以致於用容成參儀曜之秘而詳備縝匠作爲蓋天以象周天之形綜六術以定氣運黃帝問於鬼容區曰上下周紀有數乎鬼容區曰天以六節地以五制周天氣者六期爲備終地紀者五歲爲周五六合者歲三千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千四百四十氣爲一周太過不及斯以見矣乃因五量治五氣起消息察繁歛以作調曆歲紀甲寅日紀甲子立正爻以配氣致重爻以抵日而特節定是歲己酉朔旦日南至而獲神策得寶鼎冕侯問於鬼容區鬼容區曰是謂得天之紀終而復始乃迎日推策造十六神歷積餘分以致閏配甲子而設歲七十六以爲紀紀二十而節首定原名堯先率二十而冬至復朔九二十推三百八

十年而策定然後時惠而展從矣其定數之臣則諫首因天地生成之數以率其要其會而律度量衡興焉其作樂之臣則有伶倫榮援大容伶倫一作榮援凡三人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谿以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分爲黃鍾之宮名曰含少制十有二簫以聽鳳皇之鳴而別之以爲十二律其雄鳴六鷓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生六律六呂候氣之應以立宮商角徵羽之聲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變而消息定榮援鑄十二鐘以協月筭以詔英韶調政之緩急分五聲以和五鍾立天時正人位而天地之美生矣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控楫以道其和仲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而奏之弛張合施動靜麗節是謂咸池之音止於五降而不彈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黃帝曰汝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其卒無尾其始無首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吾又奏之以陰陽之

調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輝輝其名高融是故鬼神守其幽而日月星辰行其紀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是為天樂於是有焱氏頌曰聰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天樂之謂也出莊其作器用之臣則有甯封赤將雖揮夷牟岐伯邑夷共鼓化狐九人甯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雖為杵曰揮造弓夷牟造矢岐伯作鼓吹鏡角靈輶神鉦以建德揚武而威天下邑夷法斗之周旋

虎史

卷五

三

魁方杓直以携龍角為大輅之車於是崇牙交旂羽揚播稍楓劍華蓋屬車副乘記里司馬無不備共鼓與化狐剝木為舟剝木為楫以濟不通而天下利其主圉僕之臣則馬師皇為牧正以治馬胥臣服牛以駕車列仙傳云馬師皇馬醫也知馬形生死之診治之術愈後因治龍疾乃乘龍而去其轡曰師皇與馬廐無殘軀精感群龍術甚殊類靈其主書史之此報德齊麟御舞探躍天漢察有遺荷臣則沮誦作雲書孔甲為史執青纂記言動惟實漢書文志雜家有孔甲盤王並邊豆查鏡劍後與席巾杖甲盤王二十六篇弓矛戶牖之間莫不注銘以示勅戒孔甲之銘周書之於成

美蔡邕銘云黃帝有凡中之銘孔甲有盤王之銘制貨幣之臣則有栢高黃帝問於栢高曰吾欲陶天下為一家有道乎對曰請父其寬而時之吾謹逃其

爪牙則可矣曰若言可得聞乎曰上有丹矸下有黃銀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赤銅青金上有黛赭下有鑒鐵上有葱下有銀沙此山之見榮者也至於艾而時之則貨幣於是乎成乃燹山林破層數以制金刀立五幣設九棘之利而為輕重之法故財用自足而刀棘繇此顯矣其制服冕之臣則有胡

虎史

卷五

三

曹呂覽云胡曹制衣世本云胡曹制冕設袞冕黼黻紵纁黻存以規視聽之逸淮南子云胡度作衣緣麻索縷手經指挂其衣裳而天下治豈虛哉其制履舄之臣則有於紀云於造履法地之載物作為屣履玄舄以飭足而世本作於則配冠鄧之內鄉有於村蓋封域也其主醫藥之臣則有岐伯雷公俞跗巫彭桐君凡五人岐伯雷公察五氣立五運洞性命紀陰陽窮上下究壽夭乃作內經著之王版藏於靈蘭之室岐雷與俞跗又能察明堂審脉息演倉穀而握靈樞推賊曹而慎鍼灸巫彭桐

能處方盪餌湔澣刺治而人得以盡年其主封東
之臣則有豎亥通道路正疆里風后裁割萬方畫野
分土得小大之國萬區而神靈之封隱於其中其明
目之臣則有離朱能察毫末於百步之外其鑄鼎之
臣則有神冶子祗火參鑪鑄三鼎以象三才能輕能
重能息能行可以驗存亡而察吉凶帝崩之後有臣
左徹取衣冠几杖廟祀焉九域地理志成州有黃帝廟晉周生招魂議云黃帝登仙其臣扶微羊飲其衣冠葬之扶微
字誤汲冢周書云左徹立顓帝亦非莊生謂黃帝
臣有知有無為謂有狂屈有喫詬有象罔蓋其寓言

卷五

五

茲不述

風后伏羲之裔善伏羲之道因八卦設九宮以安
營壘定萬民之囂蚩尤之滅多出其微猷蚩尤既
北復以輕兵勦其餘惡於輞谷人賴其利後世祀
為金川之神然風后與力牧黃帝皆以夢得之並
操將相之權相常相皇氏之裔大山稽大庭氏之
裔封鉅庸光皆炎帝嚳之子兄弟俱登輔佐桐君
雷公冕侯岐伯乃當時之國君而揮為方正則黃
帝之子也其餘制禮作樂立法造器之臣多有起

自則微者傳曰黃帝三十四面豈不然哉或謂倉頡
為黃帝史官其謬蓋始於朱衷爾世本云沮誦倉
頡作書未嘗言為史官也衷乃注云倉頡沮誦黃
帝史官而常誕傳玄皇甫謐輩皆從其說不及考
辨然河圖說微稱倉帝鴻烈解稱史皇說文稱頡
皇曰帝曰皇豈人臣哉故崔瑗曹植蔡邕索靖張
揖顧野王皆以倉頡為古帝不得稱為黃帝史官
云

贊曰黃帝御天適有雲瑞因雲紀官公卿悉備事

傳往牒炳炳可觀七輔協猷七相靖位辨方正時
垂衣設制星曆有司征討有帥醫闡雲樞史呈銘
記奏樂鑄鼎名流奕世

青陽鳥官臣名錄

青陽氏以鳥名官有五鳥五鳩五雉九扈之制五鳥
頡頏時而勤民者也鳳鳥氏為曆正鳳鳥知天時故立為曆正之官
為氏司分玄鳥燕也以春分伯趙氏司至伯趙氏司至
以夏至鳴也青鳥氏司啓青鳥春庚也以立春
至止故司至青鳥氏司啓鳴立夏止故司啓丹
氏司閉丹鳥鷩也以立秋五鳩糾民者也祝鳩氏司

徒故為司徒主教民 隹鳩氏司馬而有別故焉司
馬主 鳩鳩氏司空均故為司空平水 鳩鳩氏司危
法制 鳩鳩氏司空均故為司空平水 鳩鳩氏司危
故為司危主賊盜 鳩鳩氏司事去以多聲故為司事
言之職 五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以夷民者也
夷平也雉性介 鳩鳩氏攻木之工雉有五種西方曰
直故民可取平 鳩鳩氏攻金之工雉有五種西方曰
鷩雉氏搏埴之工雉通典作雉雉 鷩鷩氏攻金之工
南方之雉曰鷩 鷩鷩氏攻皮之工北方之雉 鷮鷮氏
雉路史作鷮雉鷮氏攻皮之工 鷮鷮氏
設色之工雉曰鷮雉 九九農為九農正教民事禁民
無淫者也 春春農氏趣民耕種春農氏趣民耘
耘夏農氏 秋秋農氏趣民收歛秋農氏趣民蓋
藏冬農氏 棘棘農氏為果驅鳥棘農氏為蠶驅
雀桑農氏 行行農氏為農驅鳥行農氏為夜為
農驅獸 老老農氏趣民夙興以刈麥老農氏
之謂鳥官若姓名則闕焉無攷矣

龍龍火師者春官為大火夏官為鶉火秋官為西火
冬官為北火中官為中大雲師者春官為青雲夏
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
皆取四時五行之義是即五鳥等制也謝靈運侍
宴詩云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惟聖則天
其有美於黃帝少昊之際乎
贊曰少昊青陽梓微鳳鸞建職立號以鳥紀官五
鳥勤民論煥誠寒五鳩糾民禁亂除殘五雉司工
器無淫奸九農司農稼穡惟艱凡厥鳥臣共圖治
安古史疎凋姓氏湮沒
顓頊臣八人
帝顓頊高陽氏立五官以正五位少昊有四叔曰重
曰該曰修曰熙寔能金木及水乃命重為句芒主平
春木正也該為蓐收主平秋金正也脩暨熙為玄冥
主平冬水正也厥孫曰黎又以為黎為顓頊之子寔能
火乃命為祝融主平夏火正也炎帝器之孫祝融之
子曰句龍黃帝司徒者也寔能土乃命為后土主平
中央土正也是謂五官是時黎國玄都氏亂德民神

雅操不可方物乃使重爲南正司天以屬神黎爲北正司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復舊物而民安又有通音律之臣曰鱣先曰蜚龍制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以會八風之正鱣先爲倡蜚龍和之作圭水之曲以召氣而生物

記謂少昊高陽官制蓋因黃帝而益詳故略史謂高陽立九寺九卿今焯然有名者五官耳禮傳謂五官皆古帝之裔其制始於高陽也文選王元長策問謂五正置於朱宣注云朱宣少昊氏之號而

宋史

卷五

十一

宋均亦謂五官乃少昊所立夫木正火正豈鳥官哉隋書天文志謂高陽命北正黎司地國語楚語謂高陽命木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火正司馬也故齊書職儀志謂高陽以司馬主火是已然鄭語又謂重黎爲高辛火正而外傳并堯典註俱以重黎在高辛之世賈公彥云高辛高陽相繼無隔故重黎事高陽又事高辛耳楚語又謂堯復育重黎之後蓋以義氏和氏爲重黎之後或謂堯之義和乃黃帝臣義和之後妄甚

贊曰高陽顓頊臣鄰夾輔重春該秋黎爲夏主修熙司冬句龍司土是爲五官應時奠宇布德慎刑平衡絜矩治定功成式興樂舞鱣先蜚龍調宮叶羽圭水之音名遺千古

帝嚳臣 十四人

帝嚳繼顓頊以爲治五官之臣不改乎舊重爲木正黎爲火正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此六臣者分職諸國封爲上公其嗣黎而司火者回也先是高陽氏娶勝濱氏之女曰嫫生卷章卷章娶根

宋史

卷五

十九

水氏之女曰嬌生黎及回黎爲火正淳耀敦辛臨照四海而民賴之黎生長琴居操山寔始樂風失其世業帝嚳乃以回代之封於吳謂之吳回是爲鬻熊之祖帝嚳又封允格臺駘賞帥味而天下服允格臺駘者少昊氏之孫昧之子也少昊次妃生子曰臺駘宣昧是爲玄冥之師汾北障大澤道演擊汰而民離湍決之患乃受封於汾川以處大鹵是爲沈姒之祖允格亦有大功乃受封於郕是爲陰戎之祖帥味之次之故受賞而已帝嚳命咸黑柞卜作樂咸黑出呂氏春秋又劉

成其成器為項作九招制六列五登樂成乃以中
登享上帝柝卜作鼙鼓制琴瑟璫荒祥金之鍾沉鳴

之磬柝鳳凰天翟舞之以康帝功謂之九招咸黑為
頌以歌九招之就焉羿以善射事先王為司射之官

帝嘗賜以素短形弓高矢以去下地之百難而民獲

寧謐乃受封於鉏其死也託祀於宗布是為窮羿之

祖云淮南子云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姁娥

竊以奔月所謂羿者蓋指帝嘗之羿非夏羿也

高陽高辛之五官三代祀為五行之神臺駘封於

汾川而通典謂曲沃有臺駘神羿封於鉏而鴻烈

解謂羿死託祀於宗布布祭名豈非功著當世而享

祀宜無窮哉

贊曰帝嘗紹位五官如故黎係顏業吳回是付允

格臺駘寵膺封柝帥味論功慶賞有度羿為司射

託祀宗布咸黑柝卜一時奇遇受命作樂鳳翟攸

聚六列五登人神和豫

荒史帝臣列傳卷之五

荒史叛臣列傳卷之六

歸雲外集四十九

應城陳士元輯

共工

共工氏伏羲氏之諸侯也始國於康冀名曰回是為

康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伏羲氏沒康回乃滅德尚

刑出世傲亂天常竊保冀方搶攘為饑於是左概介

丘右挹終隆振滔洪水以薄空桑寇劇於諸國雲弱

以逞乃以浮游為卿浮游出瑣語見晉平公自謂水

德官師制度皆以水名蓋乘時鵠起而失其紀者也

荒史卷六

立法貪貨貿興有無其取民也水處十七陸處十三

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而用不賈迨其蹊危更復峻刑

暴雷民不堪命於是立兵仗聚逋亡之徒以奸天憲

專任浮游以助其惡自以為聖天下皆無可臣者故

官曠而國日亂民無所附賢無所從出沒家書虞于

湛樂淫泆其身猶欲憑怒恃其悍悖擁防百川藟高

堙卑率萬與而潮陷之行違皇乾諸福不界疾淫作

而商屢臻常是時也天柱若折地維若缺燭皇火祀

而僂之共工氏遂亡由是黑龍滅蛟蟲死蒼天補西

極正淫水涸冀州平而顓民得以生矣

淮南子云女媧鍊五色石

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莖

氏以正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莖死

氏征蚩尤之助烈也共工氏在位四十有五載有

子不才死為厲歲時記謂共工有不才子以桀至日

死為厲畏赤豆故作赤豆粥以禳之

按列禦寇戴共工氏觸不周之山及女媧補天事

蓋甚言共工亂狀隳天網絕地紀女媧滅共工而

天下平是謂補天立極說者乃以煉石斷鼇足為

實事謬甚矣夫共工作亂宜在太昊既沒女媧繼

立之時而賈逵謂共工與高辛爭帝史記文子謂

高陽誅共工曹植贊堯克流共工荀卿新書戰國

策俱言禹伐共工淮南子稱舜征共工何其紛紛

也此蓋惑於二典之共工爾然堯典共工乃少昊

不才子窮奇而舜典共工則炎帝之裔名聖者也

學者見衆說不一遂以共工為官職非人名不知

女媧之共工乃封國之氏而舜之共工職也帝曰

垂汝共工是已堯之共工名也左氏傳胡考奚惑

馬

贊曰共工兇慝假擾天紀厥名康回棄時鵲起竊

保冀方振滔洪水黷貨峻刑民居如燬鴟張庚劉

聚兵列壘淫佚驕縱浮游昵比違天拂衆作孽誰

諉媧皇出征殲軀覆祀

補侯遂侯

補侯通典作補侯非遂侯炎帝神農之諸侯也神農在位天

下懷其仁而從其令萬物百族各有經紀條理辨方

止位畫土分域近國地廣遠國彌小以大攝小由中

下外會運臂建旌焉又課工定地設以城池歲時省

方畝功考度使侯國相糾相順而無有睽貳補遂二

侯遠於神農之都受制大國不得逞乃不供臣職掎

助為亂帝曰吾踐尊祚豈奉引其欲而逸樂其身大

下強掩弱衆寡寡詐欺愚男侵怯懷智而不以用教

積財而不以相分吾紹伏羲為治吾一人之明不能

徧照四海故分域處賢建小大之國使殊方絕俗僻

遠幽閒之區皆得被化而遷今補遂不臣化令雖至

亟召武臣振旅而征之不絕三光之明不傷百姓之

心出呂氏春秋補遂服罪而萬國定出路

史記蘇秦傳謂神農伐補遂使有書云炎農本泰

領尚且欲從戎蓋指補遂之役也國名紀云補國
即史伯所謂郛郛補丹地在號郛之間遂國即易
之遂城

贊曰炎帝建邦徧匝八紘遠邇挈柄大小持衡補
遂二侯持助稱兵逞頑負固嶽撼海傾掩寡兼弱
靡不覩驚帝乃震怒命師徂征二侯就僂三光載
明今行化洽萬國昇平

風沙

風沙氏炎帝魁之諸侯也興貨殖財貪利無厭乃妻

虎史

卷六

四

海為鹽

出世本

富溢他國恣橫叛亂不受朔度其大臣

諫曰國有罪矣帝其來誅蚤弗自戢是崇罪也風沙
不聽其臣箕文亟諫之不聽殺之三卿朝而無禮怒
而拘焉大小臣又相率而諫之風沙竟莫有悛心於
是大臣貳小臣離帝魁聞之益修厥德風沙之民自
攻其主而以土地來歸

風沙之名載於世本世紀說苑唐韻淮南子英賢
錄而文子作宿沙路史又作質沙其實一也路史
謂質沙之民自攻其主而歸帝魁文子說苑呂覽

又謂歸神農蓋神農帝魁俱稱炎帝耳呂枕云
沙氏煮海之神謂之鹽宗故安邑有鹽宗廟左傳
風沙衛乃其後裔云

贊曰帝魁之世風沙強梗煮海殖貨貪婪害猛鹽
度改朔肆厥狂騁蒙愾暴慢聞言弗省乃殺箕文
忍棄忠鯁乃拘三卿臣工憂警極惡窮兇民陷胥
寘宜其覆國殄宗喪領

蚩尤

阪泉氏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兄弟八十人河圖云蚩尤兄

虎史

卷六

五

弟八十一人

或云七十

蚩尤好兵而喜亂篡竊崇饒

二人路史云八十人
愾然彌篤作五雷之刑延於平民鴟夷姦究奪攘矯
虔發薦廬雅狐之金塔九冶作兵刑劍撥矛鎧之器
制為九雍之戟狐父之戈蚩尤頓戟一戰伏尸滿野
而歲之諸侯相蕪者二十一年出晉帝榆罔在位諸侯

携貳互相侵伐暴寡害弱帝乃分正二卿命蚩尤居
小顓以臨西方司百工帝德不能馭蚩尤產亂乃出
羊水登九淖以凌空桑逐帝而居於涿鹿擬尊號封
禪紀世自謂炎帝之裔故亦稱炎帝焉史云炎帝欲侵凌諸侯大

數禮云黃帝與蚩尤戰於阪泉之野後周書云炎帝為黃帝所滅文于云炎帝為大昊故黃帝拾之世謂蚩尤也而書傳以驅罔兩與雲霧祈風雨以肆志於為炎帝禱罔兩矣諸侯怒戟所指併吞無親九隅洵洵無所避匿兇群日集用兵無已出漢書帝知禍不可延乃率諸侯委命有熊氏有熊氏使力牧神皇厲兵稱旅順殺氣以振兵法文昌以命將熊羆貔貅以為前行鴈鵠鷹鷂以為旗幟陣既成以逮蚩尤之逆乃使巫咸筮之得大有之睽左傳晉侯將勤王使卜偃筮之遇太巫咸曰果哉有咎厥吉在後有熊氏率風后伍胥鄒伯溫之徒提兵挫奇及蚩尤於涿鹿之野三年九戰而城不下雲霧四起郊壘昏塞有熊氏仰天而嘆乃問伍胥伍胥曰城中之將白色商音君則蒼色角音將無以秋敵東方乎有熊氏曰爾其柰何伍胥曰請攻三日而城必下有熊氏曰積三年而攻不下何三日也伍胥曰請更其令乃設五旗五軍具四面攻之三日而城果下出玄文蚩尤出走相與轉戰蚩尤於中冀而戮之殊其肢體身首異處故名其地為解即今之解州以甲兵釋怒用大攻順天命叙紀於太常故名其

野曰絕纜之野風后又率輕兵誅餘孽於輞谷木盡誅者分其善惡遷善者於鄒屠屏惡者於有北詩云蚩尤也出北惡嘗讀往史至黃帝之世而嘆蚩尤之性異也歸藏格筮謂蚩尤八肱八趾龍魚河圖謂蚩尤銅頭鐵額路史注云涿鹿間掘得蚩尤骨長二十堅不可碎傳古圖謂三代彛器多著蚩尤之像以為貪害之戒其狀如獸附以兩翅一作肉翅道家謂蚩尤天符之神故行師者駱焉路史駱作駱周禮春官祭表貉則為位是也周禮注云貉音陌漢書武帝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殃其里人里人祀之寧宇記謂蚩尤身首異處故壽張鉅鹿俱有冢墓而壽張之冢即皇覽所謂有髀冢也漢宣帝立祠其上常以十月設祭有赤氣出旦天如虹謂之蚩尤旗天文志謂蚩尤之星長十餘丈出則主兵喪豈非占天者以天象妖戾有似蚩尤之性異故以名之者耶元命苞謂蚩尤作霧黃帝作指南車通典謂蚩尤帥魍魎戰於涿黃帝吹角為龍吟以禦之於

乎不有黃帝孰能征蚩尤哉

贊曰阪泉蚩尤憑威縱憑凌犯榆罔兼併侯國僭擬帝號妄承火德作霧興風妖謀鬼域有熊往征三年乃克解礮肢體用懲篡賊載追醜黨屏遠有北涿鹿告平黎庶休息

四盜

四盜黃帝時四方之盜也黃帝在位十五年天下之戴已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肝膽昏然五情奏惑乃放萬機捨官寢出列振鬱於昆峯訪道於風山車

光史

卷六

八

轍馬跡半天下愛民而不戰四方之盜共起而謀之各以方色為號東曰青帝南曰赤帝西曰白帝北曰黑帝謂之四帝旌旄服制各隨方色邊城目警介冑不釋黃帝焦然嘆曰朕之過淫矣君危於上者民不安於下主失其國者其臣再嫁今處民上而四盜并起迭震於師何以哉乃命風后神皇正四軍設營焉處山之軍居高水上之軍就卑近澤之軍依水草平陸之軍擇坦易出神武秘畧謂黃帝以四軍勝四盜東征青帝南征赤帝西征白帝北征黑帝殲四盜而定天下黃帝愛民

不戰四盜共謀之遠城日警介冑不釋若黃帝不能兼虎變之功與俗同道則天下臣民嫁於四帝矣

傳謂太昊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四盜之興繇於黃帝之忘戰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贊曰四盜稱帝阻絕德化邊野紛騷邊屯狙詐黃帝曰嗟惡盈罔赦乃命風后揚靈嚴禡干戈事與

兵車風駕四盜伏誅協從悉下臣庶權騰可免再嫁武功烜赫名垂無謝

嫁武功烜赫名垂無謝

茹豐茹玄中記音加張揖作荷或作茹俱非

光史

卷六

九

茹豐黃帝時諸侯也帝既誅亂而輯民乃置左右大監以監萬國侯牧交獻以通朝聘之禮茹豐負險不受命左右大監以告帝舉師禽之加以刑刑放諸王門之外茹豐受刑不能行乃扶伏而去後稱扶伏氏按國名紀茹豐之國在楚左傳昭公二十五年楚子使薳射城州屈以復茹人蓋其裔焉

贊曰黃帝建國布列萬牧左右大監如輶轉輻奉朔度度述職修睦乃有茹豐負險不服凌上害下違背是育舉師執言戒懼九服薄誼有華門效

逐則是難行世稱扶伏

後青陽侯

後青陽侯者繼少昊青陽氏之國者也少昊之父名清開土於青是爲青陽之國少昊初襲青陽厥後踐天子位紹有熊以治天下而少昊之族有膺青陽國祚者是爲後青陽侯也侯不安厥位肆強侵伐鄰國重丘氏苦其殘虐有妹冶而豔用謀臣計以妹遺之侯婪慾而無遠識湛樂淫佚惑而不治大臣爭權逐近相襲青陽之民不守遂滅侯而分其國

堯史 卷六

十

帝德考云少昊父曰清清地也一曰青陽而國名紀又謂清地有四其在鄆之東阿者爲少昊之國左傳襄公十七年取重丘而括地象則謂曹之武城有重丘故城是重丘與青陽相鄰受害爲切不遺美女其能免乎又茶陵之雲陽山有青陽冢而楚紀稱青陽都葬於雲陽者謂少昊金天氏非謂後青陽侯也或曰南正重者重丘之後漢之青陽精即青陽之後云

贊曰青陽嗣侯貪競不輟重丘獻妹圖跋侵軼荒

淫湛樂忘其危陞權分衆叛身亡祚絕悲哉女容嫁禍慘列妹喜姐已商周喪滅驪姬西施晉吳敗裂遠校青陽千古一轍

九黎

玄都九黎少昊時諸侯也玄都先世胙土於黎謂之黎侯兄弟九人故稱九黎上古民神異業精氣通行是以禍災不至而求用不匱少昊氏衰玄都九黎實亂天德賢鬼而廢人惟龜策之從謀臣不用詰士在外家爲史巫無有質要方不類聚物不群分民匱於祀神可私狎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不盡其氣鬼神龜策不足以舉勝左右背鄉不足以專戰於是顛頊舉師征之而滅其國乃命木正重爲南正獻上天以屬神火正黎爲北正抑下地以屬民絕上下之通規三辰之行民神各安其業無相侵瀆禍災息而天下寧矣

堯史 卷六

十一

九黎稱玄都者玄都其氏黎其封國也汲冢周書并六韜俱謂玄都忠臣無祿神巫用國而亡所謂國將亡聽於神非此類耶或以北正黎爲九黎之

謫誤也蓋北正黎乃高陽之胤而九黎受封則其知所始風俗通謂玄都之後有玄氏即氏路史注謂西伯戡黎即古黎國武王即以黎封湯後然杜預左傳注謂九黎侯國近東夷是九黎乃晉侯之所定非西伯之所戡矣

贊曰九黎亂德鬼神是圖民義不務家有史巫詬祀煩數徼福虛無災青荐集群氓毒熹高陽振旅順天行誅革厥幽性滅彼玄都神民業異天地道殊範垂萬世功溢九區

實沉關伯

實沉關伯帝嚳之子也實沉爲兄關伯爲弟居於曠林曠音麓古國名不相能也日操干戈交相征伐帝惡之遷關伯於商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實沉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服事夏商故晉爲參星厥後鄭子產使於晉晉平公疾卜曰實沉爲祟史官不知以問子產子產述以對

按輿地圖實沉封大夏今太原陽曲之域關伯封商丘今歸德西南有臺世稱關伯臺而河南通志

又謂歸德有關伯墓與廟或以商丘在漳水之南商王之墟誤矣道家又謂實沉爲陰陽官關伯爲倏火大神云

贊曰高辛二子居於曠林弟名關伯兄號實沉周敦同氣並起爭心視比讎寇干戈日尋帝怒不肖莫可訓箴分遷遠土俾毋相侵瞻霄察壤一商一參嗟嗟人頗有媿焉禽

驩兜苗民

驩兜者驩頭也初帝鴻庶子緡雲氏娶土教氏曰炎

驩

驩

驩

融遺腹子名驩兜一曰驩頭帝顓頊封之國名記云驩頭國在

地弘農是爲驩兜之國驩兜以孤功爲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權眩其是非帝摯在位驩兜爲司徒掎義隱

賊好行兇愚天下之人謂之促他兜與放之於崇山崇山在漢之慈利驩兜子三人謂之三苗帝嚳封於

其地有驩兜墓驩兜子三人謂之三苗帝嚳封於

衡澤之境出路史周景式又謂三苗國在崇桑彭澤之間是爲三苗之國三

苗長齒上下相冒啗於飲食婪於貨財侵慾崇侈不

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

下之人以比三凶謂之饕餮尤與竄之於三危河西

諸羌皆其裔也三光在嶽三苗既窺其嗣伯在國者

逆舜之命復九黎之德昏迷自賢反道敗德制五雷

之刑為劓刑桀酷以亂無辜練抑惟刑民棄弗保美

言聞於內惡言聞於外內外不相聞天降之咎俾禹

狙征猶且負周禹乃誕敷文德舞干羽而苗格遂分

北之其入南海者為驩朱國山海經云顓頊生驩頭

驩頭生苗民故世以苗民為顓頊之後若然則驩頭

乃禹之第三苗其姪也堯試舜時禹方十歲豈有弟

姪能作亂耶路史以神異經以侏僂窮奇檮杌饕餮為四獸夫以四獸

稱四凶少昊不才子曰窮奇高陽不才惡之也孟

子車氏謂橫逆之人與禽獸無擇矧四凶哉除四

凶而進元凱此泰亨之會也不然堯舜何以治天

下

贊曰父稱驩堯子稱三苗貪婪峻刻逞煖張泉世

濟其惡民生何聊侏僂饕餮寔協群讎窮奇之黨

檮杌之曹習兇紹慝奚容於堯以寬以放屏棄惟

遷元凱秉進是為清朝

荒史叛臣列傳卷之六

荒史六卷兩淮鹽政

明陳士元撰士元有易象鉤解已著錄是書述洪

荒開闢之事九頭等十紀之前增以元始本紀言

盤古二靈本紀言天皇地皇共為十二紀疏仡紀

則至帝摯止焉共為三卷帝師帝臣叛臣三傳各

一卷大抵以羅泌路史為藍本而稍附益之皆恍

惚無稽之說胡宏皇王大紀未至侈談神異陳振

孫書錄解題已有無徵不信之疑况動引道藏以

為史乎

藏書六十八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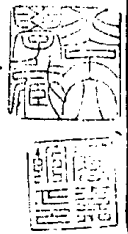
〔明〕李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七年焦竑

刻本

藏書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為人與其所為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



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寔本
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
盖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
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
俗流而迷治於聞見於人之

藏書序

上

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
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
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
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
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

興雲雨雷電皆至靈靈對百里
即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
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
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
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

藏書序

下

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
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
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
且以為衡鑑且以為著龜余
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

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挾腸
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
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
以為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
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

藏書序

書刺於亭州今為藏書刺於

金陵凡六十八卷

萬曆己未秋日琅琊焦竑書



藏書序

予為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
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
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
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
日無事只與千古人為友彼其

藏書序

你用多有妙愛其心多有不可
知愛既已觀破實不與舊時公
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
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
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
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古

者哲后碩輔名儒大將意念深
沈事功彪炳以及暮途不道之
倫伎藝諷諫之類靡不悉載中
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
懷點綴以出品隲區別撥事直
書真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唇

藏書卷

六

吻者也非欲以為異也而何必
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
生孤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達
楚寄跡禪林托心罔黨雖徑稍
別疑滂叢生即今世之人已無
有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

知也夫世儒局于成說膠固胸
中尺寸不失誰能凝神于寂以
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
其不傳之真耶予謂先生此書
千百世後經筵以進讀科場以
取士如所言之無疑也茲遊金陵

藏書卷

七

復舊侶聞其書已為好事者所
梓業與四方人士共之矣噫或
庶幾即有知先生者哉

皆

萬曆己亥秋

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翰林院庶吉士沁水劉東星撰

藏書序

藏書敘

衡湘梅國楨撰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
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
危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
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

藏書序

九

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又不相
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
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
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
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
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

經超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
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
至二千石輒自劾免取漢以來
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
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
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

藏書序

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
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
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
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
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
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

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
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
為之叙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
之下之知禿翁者

藏書序

三

藏書序

注予以南宮之役借潘公集過
田都于時先生居比部先生自
注無為人地唯知有性命之學
而已比余入楚先生業已掛冠
寓楚矣余雖時獲聞問然先生

藏書序

猶居就自注無為人也唯知有
性命之學而已及余釋榮遂為
令而從潘公集得先生藏書
讀之始稍疑其不同焉頃來余
叨南宮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
弱侯已將藏書裝梓以傳矣

謂其書鑿之皆治平之事與用

人之方質其始所自注無為矣
若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
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然觀
火不能掩印抑治平之事用
人之方初非有轍圖即真性命

藏書序

之學耶予讀之者末由窺見然
細玩其書其於治平大道斷不
妄矣由其言者善治即有真儒
不由其言者真儒即無善治不
為而可以者為斯語也殆謂先
生耶不然先生固不有其言者

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惟是真才
是實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
之才必自不肖其才者當耶
抑識才實難唯通於性命了達
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書曰
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

藏書序

書

也豈先生以己之是非未必適
合乎斯世之是非而必藏之歟
昔班固堅諫議子長謂其是非
頗謬于聖人史班固堅諫以子
長之是非為非是而謂先生之
藏書能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

決無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
名其書固宜令其是非果謬也
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其
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也則
焦弱侯潘玄華之心是矣余
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然余嘗

藏書序

十五

說焉夫便是非而果謬也何可
藏也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
雖欲藏之必有不能藏者矣夫
至於不能藏也先生亦任之可
也子長堅之史才殆不能無謬
于子長吾以是觀之愈有謬者

必其書之愈有奇也為史遷者
萬古不易漢史遷者千古不易
以千古不易之才漢萬古不易
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史生
之書矣能讀史生之書則必有
善治必有真儒既能善治而者

藏書序

十

真儒則雖謂先生是非謬於聖
人也先生之任之可也 省

萬曆歲己亥秋七月朔

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

孫章祝世祿極名撰



藏書叙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
是：非：無弗同也達者尚論
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臣
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之無

藏書叙

十

不忻慕也亂臣賊子士人僉夫
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也即有
奇譎巧偽能博勛名於一時能
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有疚於
道有違人心公議無所逃也第

忠孝仁義有同然也而委曲以全忠孝隱忍以成仁義衆人不識也匪不同也東於見也衆人執見乃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聞其微也善夫李先生之言道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十八

也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無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世程量千古可也

耿叔子定力撰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恆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遭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彊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走禦侮易有二也唯夫子自以嘗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譏操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卽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

亂之來。由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為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真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宐。又誰敢強之。作列傳。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

藏書紀傳總目後論終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前有總論

卷之一

世紀總論

九國分爭

東周

西周

周之無王久矣。此東西周君耳。非周王也。周王久已寄食於東西周矣。

燕

田齊

魏

趙

韓

楚

秦

卷之二

混一諸侯

呂秦始皇帝

二世胡亥附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胡亥書名。書附者何。若胡亥不附始皇。安所見耶。

匹夫首倡

陳王勝

古所未有。故特揭而書其名。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籍	
自是千古英雄、不成帝、故書名	
乘時復國	
齊王田橫	
賢矣哉田氏三君、安可泯也、	
神聖開基	
漢高祖皇帝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孝惠帝附	書附、無可紀也、稱帝、猶成君也、以下
皆然	
卷之三	
明聖繼統	
漢孝文皇帝	孝景帝附
英雄繼創	
漢孝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昭皇帝	
守成令主	
漢孝宣皇帝	
元成哀平附	
吁、此不足稱帝矣、	
篡弑盜竊	

新莽王氏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卷之四	
聖主重興	
漢世祖光武皇帝	
守成明辟	
漢孝明皇帝	章帝以後附
東漢一百九十四年降為公又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曹魏	
孫吳	
劉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三年
稱司馬者別牛晉也、然則司馬氏僅僅兩世爾、貴	
許多機巧何益哉	
卷之五	
南北兵爭	
南朝	
晉牛氏	共九十八年
宋劉氏	共六十二年

齊蕭氏	共二十三年	梁蕭氏	共五十四年
陳陳氏	共十九年		
卷之六			
北朝			
漢劉淵		後趙石勒	
燕慕容廆		秦苻洪苻堅	
西燕慕容冲		後燕慕容垂	
南燕慕容德		後秦姚萇	
北魏索頭虜		聖主文帝宏	
北齊高歡			
北周宇文泰		聖主武帝邕附	
卷之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二世共三十六年		
雖同爲混一而不得比秦始稱帝矣			
隋煬帝楊廣附			
廣比胡亥自勝是以稱帝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宋太宗皇帝	真宗附 雖曰附猶以宗稱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英宗附	求治真主	宋神宗	哲徽欽附 嗚呼此皆不得稱宗矣	偏安一隅	宋高宗	孝宗等附	附載	藏書 總目 金	遼	華夷一統	元	卷之九	大臣傳 凡五門	大臣總論	一因時大臣	漢叔孫通	曹參	丙吉	晉王導 附王夷甫	謝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忍辱大臣	唐婁師德	狄仁傑 附朱敬則	三結主太臣	漢蕭何	公孫弘	符秦王猛 傳見智謀 名臣	唐李泌 傳見智謀 名臣	宋呂夷簡 傳見智謀 名臣	卷之十	四容人大臣	東漢陳寔 附陳羣	劉蜀蔣琬	藏書 總目 金	晉山濤	羊祜	唐房玄齡杜如晦	盧懷慎	郭子儀	宋呂蒙正	王旦	畢士安 附李光則	文彥博	卷之十一	五忠誠大臣	燕樂毅	趙蘭相如	齊魯仲連	魏侯羸 傳見直節名臣	漢張良	田叔孟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安世	孫吳周瑜	卷之十二	劉蜀諸葛亮	附傳	唐裴度	宋呂端	韓琦	卷之十三	名臣傳	凡八門	一經世名臣	漢魏相	晉江統	唐馬周	魏徵	傳見行業儒臣	李德裕	後唐郭崇韜	卷之十四	宋趙普	張齊賢	向敏中	蘓頌	邵雍	傳見德業	程顥	傳見德業	呂好問	楊時	傳見德業	葉適	崔與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劉秉忠	廉希憲	傳見行業儒臣	耶律楚材	傳見數學儒臣	卷之十五	二疆主名臣	秦商鞅	趙毛遂李同	韓韓非申不害	漢周勃	毘錯	鄧都	張騫	傅不疑	龔遂	鄭吉	傅介子	王尊	東漢董宣	卷之十六	唐張柬之	李吉甫	杜黃裳	附高瓊	王會	富弼	附种師道	沈括	趙鼎	陳亮	虞允文	卷之十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富國名臣	
富國名臣總論	
魏李悝	
漢孔僅桑弘羊	耿壽昌
隋長孫平	
唐戴胄	劉晏
宋陳恕	趙開
卷之十八	
四諷諫名臣	
齊淳于髡	楚優孟
秦優旃	趙左師觸龍
齊嚴下貫珠者	後唐敬新磨
附錄	
齊晏子	晉師曠
魏魏敬	漢東方朔
劉蜀簡雍	
孫吳諸葛瑾	李忠臣
唐谷那律	王方慶
卷之十九	
五循良名臣	

漢張釋之		文翁
路溫舒		兒寬
杜延年		朱邑
于公于定國		何武
東漢卓茂		魯恭
唐徐有功		房琯
武元衡		
卷之二十		
六才力名臣		
秦李斯		
漢趙廣漢		田延年
黃霸		張敞
尹翁歸		韓延壽
召信臣		
卷之二十一		
漢薛宣		尹賞
朱博		翟方進
北魏李崇		
唐張嘉貞		崔佑甫
宋張咏		

卷之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智謀名臣總論	
東周蘓秦	蘓代
秦張儀	陳軫
魏犀首	
秦樗里子	甘茂甘羅
魏侯嬴 <small>傳見直節名臣</small>	
卷之二十三	
秦范雎	蔡澤
齊孟嘗君	馮諼
楚春申君	齊魯仲連 <small>傳見忠誠大臣</small>
秦呂不韋李園	蒯通
廝養卒	
卷之二十四	
漢陳平	張良 <small>傳見忠誠大臣</small>
酈食其	張耳
婁敬	陸賈
朱建	韓安國
王先生	

東漢虞詡	
卷之二十五	
曹魏荀彧	滿寵
荀攸	賈詡
程昱	郭嘉
董昭	劉曄
孫吳魯肅	周瑜 <small>傳見忠誠大臣</small>
呂蒙 <small>傳見大將</small>	陸遜陸抗 <small>傳見大將</small>
曹魏劉巴	
劉蜀龐統	法正
卷之二十六	
符秦王猛	
唐姚崇	李泌
宋呂夷簡	
卷之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楚屈原	吳伍員 楚申包胥
晉豫讓	齊聶政
齊魏子與栗賢者	魏無忌侯嬴朱亥
齊魯仲連 <small>傳見忠誠大臣</small>	趙虞卿平原君

齊王蠋	趙肥義	燕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太子丹	卷之二十八	漢漢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樂布	周昌周苛	張良	汲黯	霍光	朱雲	龔勝等三十九人	東漢董宣	傳見疆主名臣	卷之二十九	東漢朱暉朱穆	彭修	李善	范式孔嵩	戴封	陳蕃朱震	附李邵	東漢皇甫規	史弼等	趙岐孫嵩	李膺景毅夏馥何顒	賈彪	范滂	孔融脂習	王允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田疇	晉周處	祖逖	劉琨	卷之三十一	晉稽康稽紹	唐安金藏	辛儼	顏真卿顏常山	劉蕡李邵	朱劉安世	傳見詞學儒臣	陳東	陳瑾	洪皓	胡銓等	汪立信等	陸秀夫劉鼎孫	文天祥等	家鉉翁	謝枋得等	卷之三十二	儒臣傳	凡二門	一德行儒臣	二文學儒臣	德行門	又分爲二	一德業儒臣	德業儒臣前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東周荀卿	孟軻	附樂克論
漢楊雄		
東漢馬融	鄭玄	
隋王通		
宋胡瑗	穆脩	
李之才	邵康節	
周濂溪	程明道	
楊時	謝良佐	
羅從彥	李侗	
張九成	陸九淵	
楊簡		
元吳澄	黃澤	
德業儒臣後論		
卷之三十三		
二行業儒臣		
行業儒臣總論		
漢申屠嘉	蕭望之	
孔霸孔光	王嘉	
東漢第五倫	朱弘	
袁安	黃瓊	

楊震等	附晉蔡謨隋高祖	
卷之三十四		
唐黃珪	魏徵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楊綰
陸贄	裴垍	
李絳		
宋李昉	錢若水	
杜衍	范仲淹	傳見大將
張方平	司馬光	
呂公著	呂大防	
范鎮	范祖禹	
程頤	傳見易經學 儒臣	張載
卷之三十五		
宋鄒浩	呂大臨	
胡安國	傳見春秋 經學儒臣	陳師道
張浚	張拭	
楊萬里	朱熹	傳見經學儒臣
陸九齡	趙汝愚	附傳
蔡元定	傳見經學 儒臣	呂祖謙
陳俊卿	真德秀	

元廉希憲	許衡	傳見經世學儒臣
姚樞	虞集	
卷之三十八		
文學門	又分爲五	
一詞學		
漢賈誼	賈山	
枚乘枚臯	鄒陽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嚴安	終軍	
卷之三十七		
漢司馬相如	伍被	
王褒	劉向	
楊雄	傳見德業儒臣	
東漢張衡	崔篆崔駰崔瑗崔寔	傳見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蔡邕	
稱衡		
卷之三十八		
曹魏曹子建	王粲等	

晉張華	陸機	
左思		
宋謝靈運等	顏延之	附劉穆之
鮑照		
齊謝朓	沈約	
唐陳子昂	許敬宗	附李義甫
張說	蘓頌	
張九齡	李白	附張旭裴旻
卷之三十九		
唐杜甫	王維	
韋應物	白居易	附李揆
韓愈	柳宗元	附孟郊等
宋王禹偁	歐陽脩	附丁謂
王安石	蘇洵	
蘇軾	蘇轍	附張耒
曾鞏		
卷之四十		
二史學		
漢司馬遷	東漢班彪班固	
劉蜀陳壽	宋范曄	附王隱

北魏崔浩	高允
北齊魏收	
卷之四十一	
唐姚思廉	李延壽
吳兢	劉知幾
宋宋祁	鄭樵
元歐陽玄	
卷之四十二	
三數學 又分四門	
一音律門	
藏書	總目
隋萬寶常	宋魏漢津
二曆象門	
唐李淳風	僧一行
元郭守敬	
三占卜門	
晉管輅	郭璞
索統	
唐嚴善思	周傑
宋竇儼	劉敞
元耶律楚材	

四星相門	
曹魏朱建平	
唐袁天綱	王遠知
卷之四十三	
四經學 又分六門	
一易經	
漢田何等	張禹
京房	
晉王弼	
宋程頤	附譙定 張載
藏書	總目
元許衡	王
二書經	
漢伏生歐陽生夏侯勝等	
李尋	歐陽歙
東漢伏湛	孔僖
三詩經	
魯詩	
漢申公	韋孟韋賢韋玄成
薛廣德	
齊詩	

漢轅固	匡衡
翼奉	平當
韓詩	
漢韓嬰	
毛詩	
漢毛公	附衛宏
卷之四十四	
四春秋	
漢董仲舒	王吉
貢禹	疏廣疏受
	附宋孫復
宋胡安國	
公羊春秋	
漢胡毋生眭孟嚴彭祖	
東漢何休	丁恭
穀梁春秋	
漢瑕丘江公	晉范甯
唐啖助	
左氏春秋	
漢張蒼等	劉歆
東漢賈逵	鄭衆

晉杜預	
卷之四十五	
五禮經	
漢高堂生	二戴
梁皇侃	北齊熊安生
宋陳賜	
六五經	
漢許慎	魏王肅
梁崔靈思	隋劉焯劉炫
唐孔穎達	
宋朱熹	蔡元定
呂祖謙等	
卷之四十六	
五藝學 又分三門	
一字藝	
魏鍾繇	晉王羲之
	附于敬等
唐褚遂良	懷素
	附山谷
宋蘇軾	元趙孟頫
傳見詞學 儒臣	
二畫藝	
晉顧凱之	張僧繇

秦白起	王翦
漢衛青	附霍去病 李廣
李陵	
東漢耿弇	吳漢
段熲	
卷五十四	
曹魏張遼	劉蜀姜維
曹魏鄧艾	晉王濬
後周賀若敦	長孫晟
隋楊素	
宋劉劭	余玠
元董搏霄	
卷五十五	
三賢將	
賢將論	
東漢鄧禹	馮異
馬援	皇甫規 <small>傳見直節名臣</small>
皇甫嵩	朱儁
張奐	
卷五十六	

劉蜀關羽	張飛
唐李勣	王駿
渾瑊	李抱真
李光顏	
宋曹彬	
卷五十七	
賊臣傳	凡七門
一盜賊	
漢赤眉賊劉盆子等	後魏破六韓拔陵
唐黃巢	
二妖賊	
東漢黃巾賊張角	五斗米賊張魯
晉奉五斗米賊孫恩	隋宋子賢
三貪賊	
宋蔡京	賈似道
四反賊	
唐僕固懷恩	李懷光
卷五十八	
五殘賊	
漢竇成周陽由等	趙禹張湯

江充	嚴延年
唐裴延齡	皇甫鉞
宋蔡確	邢恕
史嵩之	附史彌遠
卷五十九	
六逆賊	
東漢董卓	附呂布
晉王敦	桓溫桓玄
唐安祿山史思明	李希烈
朱泚	
殺母逆賊附	總目
漢王陵	殺母
晉溫嶠	殺母
東漢趙苞	殺母
七奸賊	
唐李林甫	盧杞
宋秦檜	附湯思退
卷六十	
親臣傳	凡五門
一太子	
漢吳太子據	隋太子勇

唐太子建成	太子忠
太子弘	太子憲
太子瑛	
卷六十一	
二諸王	附宗室
漢楚元王交	梁孝王武
河間王德	中山王勝
東平王蒼	楚王英
朱虛侯章	吳王濞
淮南王長	
晉八王	附齊王攸
宋劉義康	
卷六十二	
三外戚	
漢史丹	王商
傅喜	陰興
樊儵	梁冀
東漢竇武	附胡騰
晉楊駿	
唐長孫無忌	
卷六十三	

四后妃	
漢馬后	班婕妤
唐長孫后	
宋曹后	高后
孟后	
漢呂后	趙后
竇后	竇憲竇衆附
晉賈后	賈充附 隋獨孤后
唐武才人	吉珣附 韋庶人
壽王妃楊氏	楊國忠附
卷六十四	
五公主	
宋荆國主	駙馬李遵勗附
唐太平公主	安樂公主
列女附	
漢桓少君	王霸妻
姜詩妻龐氏	班姬
樂羊子妻	李穆妻
孝女曹娥	龐消母趙娥
皇甫規妻	陰瑜妻荀氏

孝女叔先雄		晉羊耽妻辛氏
隋洗氏夫人		元謝枋得妻李氏
卷六十五		
近臣傳 凡三門		
一宦官		
漢正直宦官呂彊	唐小心宦官高力士	
唐忠謹宦官馬存亮	嚴遵美	
後唐忠節宦官張承業	以上皆大賢有益於國者	
秦趙高	狼賊	
漢石顯	固寵 單超等五侯 恃恩	
曹節王甫等	結恨 侯覽 報怨	
張讓趙忠等	固寵	
唐李輔國	恃功 程元振 恃功	
魚朝恩	恃恩 仇士良 悖逆	
二嬖幸		
漢鄧通	董賢	
三方士		
漢李少君少翁謬忌樂大公孫卿		
卷六十六		

外臣傳 凡四門

一時隱外臣

漢梅福

逢萌王君公等

周黨等

周燮馮良

韓康

范丹

漢濱父老

陳留父老

魏桓

姜岐

申屠蟠

黃憲

戴良

袁閔

郭泰

徐穉

漢書

總目

卷一

管寧

王烈

夏馥

傳見直節
名臣

龐德公司馬德操

魏張珩

焦光

隋李士謙崔廓

張文詡

唐元德秀

鄭邀等

宋南安翁

蘓雲卿

卷六十七

二身隱外臣

東周莊周列禦寇

秦四皓

漢嚴遵

鄭樸

向長禽慶

野王二老

嚴光

井丹

閔仲叔荀恁

梁鴻高恢

高鳳

臺佟

矯慎馬瑤

樊英

周緄

法真

魏寒食子

翟莊

晉孫登

皇甫謐

附楊王孫

陶潛

五代陶弘景

宗測

漢書

總目

卷一

馬樞

阮孝緒

陸夸

李謐

孔淳之

翟法賜

臧榮緒

朱桃椎

唐孫思邈

武攸緒

崔覲

陸龜蒙

司空圖

宋陳搏

邵雍

傳見德業儒臣

魏野

林逋

張壘

順昌山人

元劉因	卷六十八	三心隱外臣	戰國魯仲連	晉阮籍	隋王績	宋种放	四吏隱外臣	史隱外臣總論	戰國侯贏	漢東方朔	胡廣	晉王導謝安	唐婁師德	鄭繁	五代馮道
			傳見忠誠大臣						傳見直節名臣			傳俱見因時大臣	傳見忠誠大臣		
				劉伶	唐李白				韓張良	楊雄	蜀譙周	白居易			
					傳見詞學儒臣				傳見忠誠大臣	傳見詞學儒臣		傳見詞學儒臣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

後有總目

藏書紀傳總目前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為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愛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為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友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世紀總論

李生曰。一治一亂。若循環。自戰國以來。不知凡幾。治幾亂矣。方其亂也。得保首領。已爲幸矣。幸而治。則一飽而足。更不知其爲羶。羶也。一睡爲安。更不知其是廣廈也。此其極質極野。無文之時也。非好野也。其勢不得不野。雖至於質野之極。而不自知也。迨于若孫。則異是矣。耳不聞金鼓之聲。足不履行陣之險。惟知安飽。是適而已。則其勢不極。文固不止也。所謂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雖神聖在上。不能反之於質與野也。然文極而天下之亂復起矣。英雄並生。逐鹿不已。雖聖人亦順之。爾儒者乃以忠質文並言。不知何說。又謂以忠易質。以質林文。是猶不根之甚矣。夫人生斯世。惟是質文兩者。兩者之生。原於治亂。其質也。亂之終。而治之始也。乃其中心之不得不質者也。非矯也。其積漸而至於文也。治之極。而亂之兆也。乃其中心之不能不文者也。皆忠也。夫當秦之時。其文極矣。故天下遂大亂。而興漢。漢初。天子不能具鈞駟。雖欲不質。可得耶。至於陳。陳相因。貫朽粟腐。則自然啓武帝大有爲之業矣。故漢祖之神聖。堯以後一人也。文帝之用柔。文王美里以後一人也。西楚繼蚩尤而興。霸。孝武紹黃帝以增廓。皆千古六聖不可輕議。羣雄未次。則禍亂不息。亂離未甚。則聖神不生。

一文一質一治一亂於斯焉見矣

藏書世紀卷一

溫陵 李載贊 輯著

虎林 沈汝楫 重訂

金嘉謨

沈繼震 校閱

九國兵爭

東周西周

周烈王立十年崩弟顯王立顯王立四十八年崩子慎觀
王立慎觀王立六年子赧王立先是敬王四年子朝奔楚
王雖反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
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於王城爲周桓公自此以後東
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猶未立也及桓公生威公威公
生惠公惠公之少子班又別封於鞏是爲東周以鞏與成
周俱在王城之東也班之兄仍襲父爵居于王城是爲西
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也故自此以後西有公東亦
有公二公雖各有所食而周尚爲一至顯王二年趙韓分
周地爲二二周公治之王直寄焉而已周之分東西自此
始矣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王以上皆在東赧王
立始遷於西周卽王城舊都也後秦昭王使攻西周西周
君奔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秦受其獻而遷西周

君於惡狐後七歲而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秦
周遂不祀

燕

燕名公奭之後也。國於幽州。傳至文公卒。子易王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易王卒。子燕噲立。子之相燕。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于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齊湣王因而伐燕。燕君噲死。子之亡。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昭王。昭王於燕破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刺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齊城之不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于燕。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立。疑毅。使騎劫代之。毅因亡走趙。齊乃悉復得其故城。惠王七年卒。武成王立。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卒。子今王喜立。立四年。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爲趙王酒。還報曰。趙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藏書漢世紀 卷一

三

藏書漢世紀 卷一

四

兵不可。燕王怒。卒起二軍。車二千乘。使栗腹將而攻鄒。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緩止之曰。王無以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爲爲王也。燕軍至宋子。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鄒樂間奔趙。廉頗遂至燕。圍其國。燕相將渠處和。趙乃解。九年。秦王政卽位。燕太子丹質秦亡歸。陰使荆軻襲刺秦王。不中。秦王怒。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

田齊

田齊舜之後封於陳。齊桓公時陳敬仲奔齊。其子孫世爲大夫。執齊權。至陳恒弑齊簡公。恒之孫和遂篡齊。齊威王初卽位。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間。諸侯並伐。於是威王名卽墨。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居卽墨也。毀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卽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名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也。譽言日聞。然吾使人視阿。田野不辟。人民貧苦。昔日趙攻甄子弗救。衛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幣厚吾左右以求譽也。卽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嘗譽者。遂起兵西擊趙魏。敗

藏書 田齊世紀卷一

五

魏於濁澤。而圍惠王。惠王請獻觀以和。趙人歸我長城。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諸侯聞之。莫敢致兵於齊。二十四年。與魏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寡人國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威王曰。寡人之所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擅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將以此照千里。

藏書 田齊世紀卷一

六

豈特十二乘哉。魏惠王慚。不懌而去。二十六年。魏惠王圍邯鄲。趙求救於齊。齊因起兵擊魏。大敗之。桂陵。於是齊最強於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三十六年。威王卒。子宣王辟疆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霸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韓氏請救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爲師。救韓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騶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宣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郭逵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逵。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犬廢于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勸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弊其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湣王三十六年。爲東帝。秦昭王爲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於是齊去帝。復爲王。秦亦去帝位。三十八年。伐宋。宋王出亡。齊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晉。欲以併周室。爲天子。泗上諸侯鄒魯之君皆稱臣。諸侯恐懼。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各出銳師以伐齊。燕將樂毅遂入臨淄。湣王走莒。楚使淖齒將。

兵救齊，因相齊湣王，遂殺湣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鹵器，湣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爲莒太史敫家傭。太史敫女，奇法章狀貌，憐而常竊衣食之。淖齒旣去，莒中人及齊亡臣相聚求湣王子，欲立之。法章懼其誅已也，久之乃敢自言，於是莒人共立法章，是爲襄王，以保莒城。而布告齊國中曰：「王已立在莒矣。」襄王旣立，立太史氏女爲后，是爲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汗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而失人子之禮。襄王在莒五年，田單以卽墨攻破燕軍，襄王入臨淄，封田單爲安平君，而相之。襄王卒，子建立，十六年，君王后卒。四十四年，秦兵擊齊，齊王聽相后勝計，不戰，以兵降秦。始皇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君王后歿，后勝相齊，多受秦間金，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五國以亡。齊王建欲入朝於秦，雍門司馬前曰：「所爲立王者，爲社稷耶？爲王耶？」王曰：「爲社稷。」司馬曰：「爲社稷，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卽墨大夫聞雍門司馬諫而聽之，則以王爲可爲謀，卽入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十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鄆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衆，使收三晉之故地，卽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鄆、郢大夫不欲爲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而與之，十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卽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矣。」舍南面之稱制，乃西面而事秦，爲大王不取也。齊王不聽。秦使陳馳誘齊王內之，約與五百里之地。齊王不聽。卽墨大夫而聽陳馳，遂入秦。秦兵卒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王建遂降，遷於共處之松柏之間，餓而歿。故齊人怨王建不蚤與諸侯合從攻秦，聽奸臣賁客以亡其國。歌曰：「松柏耶？柏耶？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李卓吾曰：「齊之亡，甚無謂。齊王建餓得亦甚可憐，然如建者，不餓歿中，甚用也。餓歿一無用，痴漢而可以全活數十百人，猶且爲之，況全齊百萬生靈乎？干戈不格，且四十年戰國之民，齊何獨幸與？夫天之立君，本以爲民，爾由此觀之，雖謂建有大功德於民，亦可。」

魏

魏之先畢公高之後畢公佐武王有功封於畢其苗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滅魏以封畢萬子孫遂以國爲氏傳至魏斯與韓趙共滅晉而分其地魏安釐王四年秦破魏及韓趙殺十五萬人走魏將芒卯魏將段干子請于秦割南陽以和蘇代謂魏王曰欲重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重欲重者制地魏氏地不盡則不知已且夫以地事秦譬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王獨不見夫博之所以貴梟乎便則食不便則止今王曰事始已行不可更是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三十一年秦王政初立三十四年安釐王卒景湣王立十五年景湣王卒子王假立王假三年秦灌大梁虜王假遂滅魏以爲郡縣

趙

先是趙夙爲晉大夫其子衰有功於晉故子孫世爲大夫傳至趙鞅鞅傳子無卹初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智宗必滅弗聽趙簡子之子長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爲賢立以爲後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無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爲政與韓康子魏桓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諫曰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爲難誰敢與之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不備曰不敢與難無乃不可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

得地必請於他人。他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康子曰：「善，乃與之。」智伯悅，又求地於魏。桓子欲弗與，任章問焉。桓子曰：「無故，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長矣。』」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之。奈何獨以吾爲智氏質乎？」桓子曰：「善，亦與之。」智伯又求蔡、臯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歿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晉陽平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窳、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潞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爲趙氏游說，使主疑二家而懈於攻趙也。不然，二

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爲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唇亡則齒寒，趙亡則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趙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智伯，滅其族而分其地。唯輔果在，無恤傳子籍，是爲烈侯。與韓、魏共分晉地，都邯鄲。四傳至武靈王，武靈王八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曰：『君十六年，王游大陵，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人榮榮兮，顏若若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贏。』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既寵，立爲惠后。生子何，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蕃之地。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遂胡服，招騎射。二十六年，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年，大朝於東宮，傳國立王子何以爲王。王廟

見禮畢，出臨朝。大夫悉爲臣，肥義爲國相，并傳王是爲惠文王。惠文王之母有寵，故武靈王廢長子章而立之，而自號爲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爲代安陽君，又使田不禮相章。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殺肥義。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而主父遂餓死。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四年，韓氏上黨守馮亭，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爲趙，不欲爲秦。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王大喜，召平陽君豹告之，對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強大不能得之於小國，小國顧能得之於強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乃令楚勝受地，發兵取上黨。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秦人殺趙括，坑降卒四十萬。

圍邯鄲，趙使殺諒至秦。秦王曰：趙豹平原君數欺寡人，趙能殺此二人，則可殺諒。曰：趙豹平原君親寡君之母弟也，猶大王之有葉陽涇陽君也。大王以孝治聞於天下，衣服之便於體，膳啗之噍於口，未嘗不分於葉陽涇陽君。葉陽君涇陽君之車馬衣服，無非大王之服御者，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還報，敝邑之君畏懼不敢不行，無乃傷葉陽君涇陽君之心乎？秦王曰：諾。長平敗後，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秦乘七勝之威，戰於長平之下，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衆收破軍之敝，守而秦兵能於邯鄲，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故臣未見其可也。二十年，秦王政初立，明年，孝成王卒，悼襄王立，至幽繆王遷七年，秦人攻趙，趙殺其大將李牧，而王遷降，邯鄲入秦。

韓

韓之先與周同姓其後苗裔事晉封於韓原曰韓武子世爲晉大夫至韓虔與趙魏共滅晉分其地始列爲諸侯傳至宣王謂繆留曰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乎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簡公用田成監止而簡公弑魏兩用犀首張儀而河西之外亡今王兩用之其多力者內樹黨其寡力者藉外權羣臣或內樹黨以擅其主或外交以裂其地則王之國危矣十六年秦敗我修魚韓氏急公仲謂韓王曰與國非可恃也今秦之欲伐楚久矣王不如因張儀爲和於秦路以一名都具甲與之南伐楚此以一易二之

韓書韓世紀

卷一

十五

計也韓王曰善乃警公仲之行將西購於秦楚王聞之太恐召陳軫告之陳軫曰秦之欲伐楚久矣今又得韓之名都一而具甲秦韓分兵而伐楚此秦所禱祀而求也今已得之矣楚國必伐矣王聽臣爲之警四境之內起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使信王之救已也縱韓不能聽我韓必德王也必不爲鴈行以來是韓秦不和也兵雖至楚不大病也爲能聽我絕和於秦秦必大怒以厚怨韓韓之南交楚必輕秦輕秦其應秦必不敬是因秦韓之兵而免楚國之患也楚王曰善乃警四境之內與師言救韓命戰車滿道路發信臣多其車重其幣謂韓

王言其情韓王聞之大悅乃止公仲之行公仲曰不可夫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我者楚也王恃楚之虛名而輕絕逼秦之敵王必爲天下大笑且楚韓非兄弟之國也又非素約而謀伐秦也已有伐形因發兵言救韓此必陳軫之謀也韓王不聽遂絕於秦秦因大怒益甲伐韓楚救不至二十一年宣惠王卒襄王立襄王卒太子咎立是爲釐王二十三年趙魏攻華陽韓告急於秦秦不敢韓相國使陳筮說秦相穰侯穰侯乃發兵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是歲釐王卒于桓惠王立十年秦擊太行上黨郡守以上黨降趙二十九年桓惠王卒子王安立王安九年秦虜

韓書韓世紀

卷一

十六

王安盡入其地爲潁川郡韓遂亡

楚

楚平姓顓頊之後周成王封熊繹於楚後因周衰遂僭稱王春秋時莊王致霸傳至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魏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乃爲齊王往見昭陽說之昭陽遂引兵去十一年蘇秦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爲從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言張儀免相使儀南見楚王說楚絕齊請與商於地六百里卒爲秦所欺楚絕齊秦卒不與地三十年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後去楚王患之昭睢曰王母行而發兵禦守秦虎狼不可信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歡心於是往會秦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爲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不許秦因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立頃襄王而告於秦曰國有王矣秦昭王怒發兵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恐乃從間道走趙趙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頃襄王三年懷王病卒於秦秦歸其喪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二十七年頃襄王卒子考烈王立二十五年考烈王卒子幽王

悍立幽王卒弟哀王立哀王庶兄負劬之徒因襲殺哀王而立負劬四年秦將王翦破楚軍于郢殺將軍項燕五年王翦遂破楚虜楚王負劬滅楚名爲郡

素書 素世紀 卷一

秦之先秦仲周宣王時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子五人長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與秦仲後及其先大賂地大丘并有之爲西陲大夫莊公卒子襄公代立西戎大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驪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于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數傳至穆公又至獻公獻公元年止從文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獻公卒子孝公立孝公元年河山以東疆國六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時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并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脩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爲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爲後世開基會往者厲蹠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卽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

秦世紀 卷一

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政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誘三晉人耕稼於內，使秦人力戰於外。孝公善之，卒用鞅法。二十四年，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二十八年，惠王卒，子武王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卬、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武王無子，立異母弟，是爲昭襄王。昭王五十一年，秦使將軍嫪毐攻西周。周君走來自歸，盡獻其邑三十六城。五十六年，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孝文王除喪卽位，三日卒，子莊襄王立。四年，莊襄王卒，子政立，是爲秦始皇帝。

藏書世紀卷二

混一諸侯

秦始皇帝

秦始皇帝者，莊襄王子也，名爲政。當是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九年，王冠帶劔，李斯因說秦王，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大夫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彊，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母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飲食與繚同。繚曰：

秦王爲人，蜂準、長目、鵞鳥、鷹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爲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李斯用事至二十六年，秦遂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寡人以眇眇之身，興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御史大夫等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太皇，太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曰太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著皇，采

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朕聞上古有號，母諡。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朕弗取焉。自今以來，除諡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周得火德，秦代周，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寸，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丞相王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遠，不爲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衆，然後屬疏遠，相攻擊如讐，諸侯更誅伐，周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爲郡縣，諸

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爲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更名曰縣。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鍾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宮庭中，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自雍門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鐘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游隴西、北地，出雞頭山，過回中，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爲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

上鄒嶧山立石。頌秦功德，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于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禪梁父，刻所立石。於是乃並渤海以東，過黃腫，窮成山，登之界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作瑯琊臺立石刻，齊人徐市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州，請得齋戒，與童男童女求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也？」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二十九年，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爲盜所驚，乃登之界，刻石旋遂之瑯琊。道上黨人三十一人，更名臘曰嘉平。始皇爲微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見窘，武士擊殺盜。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刻碣石門，壞城郭，決通隄防，因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人海還，以鬼神事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僕射周清臣頌秦威德。始皇說博士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爲匹

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大業，建萬世之功，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異時諸侯並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爲名，異取以爲高，率羣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平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爲師，制曰可。三十五年，始皇以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爲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爲闕，爲複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常弗遇，願上所居官，毋令人知，然後不灰之藥

始可得也。於是始皇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帟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告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侯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爲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欲從以爲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親幸，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辦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不中程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爲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第二

五

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兵于上郡。三十六年秋，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滄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二十七年，始皇帝出游，左丞相李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慕請從，上許。

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浮江下觀籍柯，渡海渚，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北二十里從峽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還過吳，從江乘渡，並海上北至瑯琊。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鯨魚所苦，願請善射與俱。」始皇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至之杲，見巨魚射殺一魚，遂並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車府令趙高、丞相李斯矯詔立胡亥，賜長子扶蘇死。胡亥立，是爲二世。已而趙高譖殺李斯，又弑二世，立子嬰降，號爲王子嬰，殺趙高。漢兵入關，子嬰降而秦亡。

史記卷六 秦始皇本紀第二

六

英雄草創

西楚霸王項羽

項籍字羽，下相人也。初起兵，年二十四。其季父梁，梁父即楚名將項燕者也。家世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耳。」於是梁乃教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梁嘗殺人，與籍避讐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梁下，每有大繇役及喪，梁常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秦始皇帝東遊會稽，度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梁掩其口，曰：「無妄言，族矣。」

梁自此奇籍，籍身長八尺二寸，力能扛鼎，才氣過人。秦二世元年，陳勝起，會稽假守殷通素賢梁，梁謂守曰：「方今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時也，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守歎曰：『聞夫子楚將世家，唯足下耳。』」梁曰：「吳有奇士桓楚，亡在澤中，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梁乃出戒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語，曰：「請召籍，使受令，召桓楚。」籍入，梁胸籍曰：「可行矣。」籍遂拔劍擊斬守，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驚擾。籍所擊殺數千百人，府中皆讐伏，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部署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素謹信，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無適用，適請陳嬰欲立嬰為王。異軍蒼頭特起，嬰母謂嬰曰：「吾為適家婦，聞先故未嘗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嬰乃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適以兵屬梁。梁渡淮，英布、蒲將軍亦以其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時沛公亦從沛往，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好奇計，往說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南公稱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蠡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自號武信君，引兵攻亢父。初，章邯既殺齊王田儋於臨菑，儋弟榮走保東阿。章邯追圍之，梁引兵救東阿，大破秦軍。沛公與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又大破秦軍。斬李由，梁再破秦軍，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

宋義如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楚，大破之，定陶、梁、死章邯已破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擊趙，大破之。宋義所過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而先見敗徵，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計事而說之，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北救趙，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

藏書西漢世紀卷二

十一

破秦。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擊輕銳，我不如公，坐籌運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令者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餓。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併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舉秦彊，何敝之承？吾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今不卹士卒而徇私宴，非社稷之臣也。」羽晨朝宋義，卽其帳中斬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

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諸將皆服，莫敢支吾。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廼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人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羽迺悉引兵渡河，已度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士必死，無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殺蘇角，虜王離，涉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呼聲動天地，諸

藏書西漢世紀卷二

十一

侯軍人人惴恐，於是楚已破秦軍，羽見諸侯將入轅門，膝行而前，莫敢仰視。視羽繇是始爲諸侯上將軍，兵皆屬焉。羽乃立章邯爲雍王，漢元年，羽將諸侯兵，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夜擊阬秦軍二十餘萬人，至函谷關，有兵守，不得入。羽大怒，使當陽君擊關，羽遂入，至戲西鴻門，期旦日與沛公軍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良時從沛公，項伯夜以語良，良與俱見沛公，因伯自解於羽。明日沛公從百餘騎至鴻門謝羽，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

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因留沛公與飲。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曰：「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睜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一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勞苦而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

項王未有以應，曰：「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人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後數日，項王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寶貨，略其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於是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官室皆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項王聞之，斬韓生，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關者王之。其地，項王使人致命於懷王，

史 23 - 311

懷王曰：如約，項王乃曰：懷王者，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領主約？乃賜尊懷王爲義帝，項王與范增疑沛公業已講解，又惡背約，恐諸侯叛之，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還民皆居之，乃曰：巴蜀亦關中地，故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道，已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諸侯各就國。及漢王還定三秦，張良、狗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卽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項王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項王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被殺。項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盡，坑降卒，係虜老弱婦女，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於是田榮弟橫收得亡卒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畱連戰，未能下，以故漢王得劫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卽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殺漢卒十餘萬，皆入睢水，漢王乃與數十騎遁去。漢稍收散卒至滎陽，諸敗軍復會，因築甬道，取敖倉食。三年，項王擊絕漢甬道，漢王食乏，請和。項王欲聽之，范增曰：漢易與耳，今不取，後必悔之。項王乃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項王以故疑范增，增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行，未至彭城，疽發背死。於是漢將紀信詐爲漢王出。

降以誑楚軍。故漢王得以數十騎從西門出，漢王西入關，復收兵還出宛葉間。項王聞之，卽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張敖與項聲薛公戰下邳，殺薛公。項王復東擊彭越，漢王遂引兵北軍城皐，項王已破走彭越，復引兵西下滎陽，城進拔成皐。漢王獨與滕公出北渡河，從張耳、韓信軍畱止，使盧縮、劉賈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其擊破楚軍，燕郭西燒其積聚，攻下梁地十餘城。項王聞之，謂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皐，我十五日必定梁地，於是引兵東。四年，項王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項王悉令男、子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越強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以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漢果數挑楚軍，戰大破之，復入成皐。項王聞破，則引兵還，使人謂漢王曰：天下洶洶，徒以吾兩人，願與挑戰，決雌雄，毋徒罷天下父子爲也。漢王笑謝曰：吾寧關智，不能關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於是項王與漢王相與臨廣武關，而語漢王數項王十罪。項王怒，伏弩射。

漢王漢王傷走入成臯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而韓信已破齊且欲擊楚矣漢王乃使侯公說項王與約中分天下割鴻溝而西者爲漢東者爲楚已約項王解而東五年漢王背約進兵追項王與齊梁諸侯皆大會項王壁垓下軍少食盡漢率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乃悲歌忼慨自爲歌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今虞兮奈若何歌數曲美人之和項王泣下數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遂上馬戲下騎從者八百餘人夜直潰圍南出平明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夫田夫給曰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復引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項王自度不能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決戰必三勝之於是引其騎因四潰山而爲圍陳外嚮漢騎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殺漢一將是時楊喜爲郎騎追項王項王還叱之喜人馬俱驚辟易數里

與其騎會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居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兩騎乃謂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遂引東欲渡烏江烏江亭長艤船待謂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亡以渡項王笑曰乃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縱彼不言籍獨無愧於心乎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乃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獨項王所殺漢軍數百人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騎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剄王騎取其頭亂相蹂躪爭相殺者數十人最後楊喜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故分其地以封五人皆爲列侯漢王乃以魯公號葬項王於穀城爲發喪哭臨而去封項伯等四人爲列侯嗚呼此其所以爲漢王也

乘時復業

齊王田橫

田儋者，狄人也。儋從弟田榮，榮弟田橫，皆豪宗彊能得人。陳涉之初起，王楚也，使周市畧定魏地，北至狄，狄城守，田儋伴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調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儋田氏當王，遂自立爲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因略定齊地。秦將章邯圍魏，魏請救於齊，田儋將兵救魏，章邯大破齊軍，殺儋。儋弟田榮收儋餘兵，東走東阿，立田儋子市爲齊王，榮相之。田橫爲將，平齊地，後榮自立爲齊王，盡并三齊之地。」

項王聞之，乃北伐齊。齊王田榮兵敗，走平原。平原人殺榮弟橫，收齊散兵，得數萬人，反擊項羽於城陽。而漢王率諸侯敗楚人彭越、張敖，項羽聞之，乃釋齊而歸，擊漢，連與漢戰，相距榮陽，以故田橫復得收齊城邑，立田榮子廣爲齊王。而橫相之。橫定齊三年，漢王使酈生往說下齊。橫以爲然，解其歷下軍。漢將韓信襲破齊，歷下軍因入臨淄。橫怒，以酈生賣已而烹之，走博陽。齊王廣被虜，橫乃自立爲齊王。及漢王立爲皇帝，田橫懼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因謝曰：「臣烹陛下之使酈生，今聞其弟酈商爲漢將而賢，臣恐懼，不敢奉詔。」

使還報，高帝乃詔衛尉酈商曰：「齊王田橫卽來，人馬從者敢動搖者，致族夷，乃復使使持節具告，以詔商狀曰：『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加誅。』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廐置，橫謝使者曰：『人臣見天子當洗沐，止畱，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爲天子，而橫乃爲亡虜，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於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見我者，不過欲一見吾面耳。今陛下在雒陽，斬吾頭，馳三十里，形容尚未敗也，遂自到。』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夫！』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乎哉？爲之流涕而拜其二客爲都尉，發卒二千人，以王者禮葬田橫。既葬，二客穿其塚旁，孔皆自到，下從之。高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橫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神聖開基

西漢共二百一十一年

漢高祖皇帝

漢高祖劉邦，字季，沛豐邑人也。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天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及壯試吏，爲泗上亭長。廷中吏無所不狎侮，好酒及色，嘗繇咸陽縱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矣。」單父人呂公善沛令，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蕭何爲主吏，主費令諸大夫曰：「進不滿千錢，坐之堂下；高祖爲亭長，素易諸吏，乃給爲謁曰：『賀錢萬。』實不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呂公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誅。呂公因目固留高祖，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臣有息女，願爲箕帚妾。」呂公女，即呂后也。高祖嘗告歸之田，呂后與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相魯元公主，亦皆貴。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來，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乃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來

人兒子，皆以君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以亭長爲縣送徒，驅山徒多道亡，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徙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徑開，行數里醉因卧。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欲笞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嘗讀史記，見秦二世元年，陳涉起，斬至陳，自立爲楚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百人，因以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高祖，高祖之衆已數百人矣。沛令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欲誅蕭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高祖乃書帛射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久矣，今父老雖爲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沛今共誅令。擇可立之。以應諸侯。卽室家完。不然。父子俱屠。無爲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立爲沛公。祠黃帝。祭出尤於沛庭。而擊鼓。旗幟皆赤。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秦二世二年夏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往見之。六月。沛公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爲楚懷王。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當是時。秦二世三年也。秦兵彊。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先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奮勢願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將皆曰。項羽爲人。僇悍禍賊。嘗攻襄城。襄城無噍類。所過無不殘滅。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沛公與南陽守齕戰。犂東大破之。畧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不下。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遲明圍宛城。三匝。秋七月。南陽守齕降。八月。沛公攻武關。入秦。漢元年冬十一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封皇帝璽符節。降軺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服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遂西。

入咸陽。召諸縣豪傑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爲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待諸侯至而定要約耳。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唯恐沛公不爲秦王。十二月。項羽帥諸侯兵欲西入關。關門閉。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令子嬰相珍寶盡有之。欲以求封。亞父范增說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士。旦日合戰。會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沛公乃因良見伯。謝羽。鴻門羽乃解。二月。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既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多道亡還者。因聽韓信策。還定三秦。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三月。漢王自臨晉渡河。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

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項羽爲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衆爲之素服以告諸侯漢王曰善於是漢王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當是時齊王田榮旣亡榮弟橫收得數萬人復立榮子廣爲齊王羽雖聞漢東旣擊齊欲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三萬人歸漢漢王拜越爲魏相國令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賂置酒高會羽聞之令其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會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揚沙石晝晦楚軍大亂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不得道逢孝惠魯元載與俱行審食其從太公呂后反遇楚軍楚常置軍中以爲質漢王謂謁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吾取天下必矣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兵後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築甬道屬河以取敖倉八月漢王以韓信爲左丞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東太原上黨郡三年冬十月

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隨何旣說黥布起兵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布布戰不勝十二月布與隨何間行歸漢漢王分之兵與俱至成皐項羽數侵奪漢甬道軍乏食漢王乃從陳平計與平黃金四萬斤以間疏楚君臣夏四月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旣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於是陳平夜出女子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燒殺信漢王出滎陽至成皐入關收兵欲復東韓生說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與項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皐而自東擊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皐六月羽已破走彭越聞漢軍成皐乃引兵西拔滎陽遂圍成皐漢王跳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皐王門北渡河宿小修武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

而奪之軍，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饗軍，小修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綰、劉賈將卒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復擊破楚軍。羽乃謂海春、彭越曰：「謹守成臯，即漢王欲挑戰，慎勿與戰。」羽遂引兵東擊彭越。四年冬，漢果數挑成臯戰，又使人辱之。曹咎怒，渡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金玉貨賂。漢王遂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就敖倉食。羽既下梁地，十餘城，聞成臯破，乃引兵還軍廣武，與漢相守。數月，楚軍食少，項王患之，乃為高俎，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怒，欲殺之。項伯曰：「為天下者不顧家殺之，無益，祇益禍耳。」於是漢王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十罪，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曰：「虜中吾指。」漢王病創臥，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漢王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臯。十一月，漢王疾病，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留四日，復如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又居梁地，往來苦楚兵，絕楚糧食。項羽自知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患之。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九月，歸太公呂后。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二月，圍羽垓下。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知盡得楚地，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楚地悉定。二月，漢王即皇帝位。夏五月，置酒雒陽南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嫚而侮人，項王仁而敬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

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爲我擒也。秋，燕王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六年冬，人告楚王信謀反，上用陳平計，僞遊雲夢，會諸侯于陳，信迎謁，因執之，還至雒陽，赦信以爲淮陰侯。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七年冬，上自將擊信於銅鞮，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士卒墮指，遂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十年，代相國陳豨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昌白見四人，上疑罵曰：「豨子能爲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各封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稀，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乎？是月也，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上還雒陽。秋，淮南王布反，上自將擊布。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布走，令別將追之，斬布番陽。上還過沛，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見得百二十人，敎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

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下。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家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其以沛爲朕湯沐邑，復其民，世世無有所與。」十一月，上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西還長安，刑白馬，與蕭何等諸大臣啖血盟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藏盟金匱，剖符分封，使世襲其爵，而誓之曰：「黃河如帶，秦山若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歿，誰令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慮，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呂后復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夏四月，帝崩，壽五十三，卽位七年，起兵五年，共十二年。呂后與審食其謀曰：「諸侯故與帝爲編戶民，北面爲臣，心常鞅鞅，今乃事少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以故不發喪，或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陽，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比聞帝崩，諸將皆誅，必連兵還衛以攻關中，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躋足待也。」審食其入言之，乃發喪大赦天下，葬長陵。

孝惠卽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元年冬，呂氏殺趙隱王如意。二年冬，齊悼惠王來朝，恐呂后留之，乃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爲太后。秋七月，相國何薨。四年春三月，惠帝冠，赦天下，除挾書律。五年，相國參薨。六年，舞陽侯咼薨。七年秋，惠帝崩，在位七年。呂后臨朝八年。太史贊曰：孝惠帝高后之時，黎民得離戰爭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無爲，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稱制，政不出房戶，天下晏然，刑罰罕用，罪人是希，民務稼穡，衣食滋殖。



藏書世紀卷三

明聖繼統

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諱恒，母薄姬也。高祖誅陳豨，定代地，立恒爲代王。高后崩，諸呂謀爲亂，丞相陳平、太尉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使人迎代王。代王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以迎代王爲名，實不可信。願稱疾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豪傑並起，人人自以爲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爲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變，百姓弗爲，使其黨卒能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

爲天王夏啓以光代王曰寡人固已爲王又何王乎卜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於是代王乃遣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迎立王者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王乃令宋留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傳詣長安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問宋昌曰所言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議之閏月已酉入代邸羣臣從至請即天子位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使太僕嬰東牟侯典居先清宮奉天子法駕迎代邸皇帝即夕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爲郎中令行殿中還坐前殿元年冬十月辛亥謁高廟徙右丞相平爲左丞相太尉勃爲右丞相大將軍灌嬰爲太尉諸呂所奪齊楚故地皆復與之王子遣車騎將軍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益封太尉周勃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陳平將軍灌嬰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東牟侯典居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揭爲陽信侯賜金千斤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恩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

德之人而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閱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天下建諸侯爲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爲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設之以撫海內今釋宏建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空子啓最長敦厚慈仁請建以爲太子上乃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上從代來初即位施德惠天下鎮撫諸侯四夷皆歡洽乃修從代來功臣詔封周昌爲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又詔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皆益邑各三百戶故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穎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定等十人四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爲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爲靖郭侯故常山丞相蔡兼爲樊侯二年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

侯建國千餘歲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歡欣
靡有違德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吏卒給輸費苦而列侯
亦無繇教訓其民其令列侯之國爲吏及詔所止者遣太
子三月有司請立皇子爲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侯朕
甚憐之已立其太子遂爲趙王遂弟辟彊及齊悼惠王子
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彊爲河間王
章爲城陽王興居爲濟北王因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
原王揖爲梁王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
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是
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
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更以爲大逆
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忤朕甚不
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賜天下民今年田租
之半仍親率羣臣農以勸之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
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
相勃遣就國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上幸甘泉遣
丞相灌嬰擊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置
游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於是詔以棘蒲侯
柴武爲大將軍擊之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赦諸與興
居反者四年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爲列侯六年淮南王長

謀反廢遷蜀嚴道侯雍八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爲列
侯十二年春出孝惠皇帝后官美人令得嫁三月賜農民
今年租稅之半十三年除肉刑法十四年匈奴寇邊殺北
地都尉叩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
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乃止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爲
大將軍擊匈奴匈奴遁去其春詔曰朕獲執轡珪幣以
事上帝宗廟十四年矣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
自愧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
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開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不爲百
姓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
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十五年黃龍見於成紀
詔議郊祀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夏上幸雍始郊
見五帝修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禮十六
年立齊悼惠王子六人淮南厲王子三人皆爲王秋九月
得玉杯刻曰人主延壽明年改元後元年新垣平詐覺謀
反夷三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
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
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
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
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

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後二年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內勤勞不處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間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以諭朕志於單于今單于反古之道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棄細過偕漢書卷九十八匈奴傳第六十八

之大道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命和親以定始于今年後六年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河內太守周亞夫爲將軍次細柳及宗正劉禮等爲將軍次霸上等處以備胡後七年夏六月帝崩葬霸陵遺詔曰朕聞之萬物之生靡不有死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之父子損其飲食絕其祭祀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六其令天下吏民令到

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無以民哭臨官殿官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擅哭以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歸夫人以下至少使班氏曰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只令邊備守不冒發兵深入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賞賜以觀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焉李生曰歷代詔令多文飾惟孝文詔書字字出肺腸讀之令人深快于故備載之孝文深得退一步法自然脚跟穩實故其詔令不虛也學者未知黃帝老子之實謂之異端楊朱氏能令天下禍敗吁請細觀焉毋但哺前人糟粕也

景帝卽位之元年詔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

皇帝高皇帝室爲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室爲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室世世獻祖宗之廟三年吳王濞膠西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遣太尉亞夫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等皆自殺四年夏立皇子榮爲皇太子徹爲膠東王七年春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四月立膠東王徹爲皇太子後元年條侯周亞夫下獄死三年帝崩在位十六年班氏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綱密文峻而姦尤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之間至於

漢書漢孝景世紀卷三

移風易俗黎民淳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董份曰太史深服文帝故末復總敘其德化海內殷富二句結盡孝文功效矣

英雄繼創

孝武皇帝

孝武皇帝景帝第十子也建元元年冬十月詔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遣使者安車蒲輪束帛加璧徵魯申公三年閩越圍東甌東甌告急遣中大夫嚴助持節發會稽兵浮海救之未至閩越走兵還五年置五經博士六年閩越王郢攻南越

遣大行王恢將兵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擊之未至越人殺郢降兵還元光二年冬行幸雍祠五時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亡已邊境被害朕甚閔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空擊乃以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六年匈奴入上谷殺略吏民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騎將軍公孫敖出代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驍騎將軍李廣出鴈門青至龍城獲首虜七百級廣敖失師而還元朔元年冬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叅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閩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瘁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

漢書漢孝武世紀卷三

九

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乃加九錫，不貢士一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秋，匈奴入遼西，殺太守，入漁陽、鴈門，敗都尉，殺略三千餘人。遣將軍衛青出鴈門，將軍李息出代，獲首虜數千級。二年，匈奴入上谷、漁陽，殺略吏民千餘人。遣將軍衛青、李息出雲中，至高闕，逐西至符離，獲首虜數千級，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四年冬，行幸甘泉，夏，匈奴入代，定襄上郡，殺略數千人。五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獲首虜萬五千級。夏，丞相公孫弘請為博士，置弟子員。由是學者益廣。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六年春，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定襄，斬首三千餘級而還。夏四月，衛青復將六將軍，絕幕，大克獲，前將軍趙信軍敗降匈奴。右將軍蘇建亡軍，獨身脫還，贖為庶人。六月，詔置武功賞官，以寵戰士。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賜

謀反誅，黨與死者數萬人。二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遣驃騎將軍霍去病出隴西，至臯蘭，斬首八千餘級。夏，將軍去病、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過居延，斬首虜三萬餘級。秋，匈奴入鴈門，殺略數百人。遣衛尉張騫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廣，殺匈奴三萬餘人，盡亡其軍四千餘人，獨身脫還。及公孫敖、張騫皆後期，當斬，贖為庶人。是月也，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合四萬餘人來降，置五屬國以處之。以其地為武威、酒泉郡。三年秋，匈奴入右北平，定襄，殺略千餘人。四年夏，大將軍將四將軍出定襄，將軍去病出代，青至幕北，圍單于，斬首萬九千級，至闐顏山，乃還。去病與左賢王戰，斬獲首虜七萬餘級，封狼居胥山，乃還。兩軍戰士死者數萬人。前將軍廣後將軍食其皆後期，廣自殺，食其贖。五年春，丞相李蔡有罪自殺。六年秋，大司馬驃騎將軍去病薨。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二年冬，丞相莊青翟下獄。秋，春起，栢梁臺。四年冬，行幸雍，祠五畤。十一月，立后土祠于汾陰脽上，還至洛陽，封周孽子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封方士樂大為樂通侯，位上將軍。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五年冬，行幸雍，祠五畤，遂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而還。夏四月，南越王相呂嘉反，殺漢使者，秋，遣伏波將軍路博德等將兵，并

魏義侯遺別將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九月丞相趙周下獄歿樂通侯樂大坐誣罔要斬西羌衆十萬人反與匈奴通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內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夷平之馳義侯遺兵未及下便令征西南夷遂定越地以爲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郡秋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說中允王溫舒出會稽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擊之元封元年冬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夷頗未輯睦朕將巡邊垂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威震匈奴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關矣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不能亟來臣服何但亡匿幕北寒苦之地爲匈奴讐焉還祠黃帝於橋山迺歸甘泉是月也東越殺王餘善降乃詔曰東越險阻反覆爲後世患乃盡遷其民於江淮春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翌日親登嵩高御史乘屬在廟旁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令加增太室祠行遂東巡海上夏四月還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詔以十月爲元封元年復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

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二年春幸緱氏遂至東萊夏還祠泰山至瓠子臨決河命從臣將軍以下皆負薪塞河隄作瓠子之歌還作甘泉通天臺長安飛廉館詔曰甘泉宮內中產芝九莖連葉其赦天下賜雲陽都百戶牛酒作芝房之歌秋朝鮮叛遣樓船將軍楊僕左將軍荀彘將應募罪人擊之又遣將軍郭昌中郎將衛廣發巴蜀兵平西南夷未服者以爲益州郡三年春作角抵戲三百里內皆來觀夏朝鮮斬其王右渠降以其地爲樂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四年冬行幸雍祠五時通回中道遂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五年冬行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瀟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從陽而出作盛唐從陽之歌遂北至琅邪並海所過禮祠其名山大川春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于明堂以配上帝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赦天下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秋大司馬大將軍青薨六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騁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駢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舉茂材異等堪爲將相及使絕國者太初元年冬行幸泰山乙酉栢梁臺災十二月禪高里祠后土東臨渤海望祠蓬萊二月起建章宮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

色尚黃數用五定官名協音律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秋行幸安定遣貳師將軍李廣利發天下謫民西征大宛二年行幸河東祠后土秋遣浚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不還三年春行東巡海上夏還修封泰山禮石閭四年春貳師將軍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冬行幸回中天漢元年春行幸甘泉郊泰時二年春行幸東海還幸回中夏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于天山斬首虜萬餘級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與單于戰斬首虜萬餘級陵兵敗降匈奴是月也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誅三年春行幸泰山修封祀明堂因受計還幸北地祠常山瘞玄玉赦天下行所過毋出田租秋匈奴入鴈門四年發天下七科謫及勇敢士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萬騎步兵七萬人出朔方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步兵三萬人出鴈門游擊將軍韓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彊弩都尉路博德步兵萬餘人與貳師會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敖與左賢王戰不利皆引還太始三年行幸東海獲赤鴈作赤鴈之歌幸琅邪禮日成山登之累浮大海山稱萬歲冬賜行所過戶五千錢

守成明辟

孝昭皇帝

寡獨角人一匹四年春行幸泰山夏四月幸不其祠神人于交門官若有鄉坐拜者作交門之歌征和元年春還行幸建章官二年春丞相賀下獄秋三年春行幸雍至安定北地匈奴入五原酒泉殺兩都尉三月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廣利敗降匈奴六月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四年春行幸東萊臨大海後元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遂幸安定二年春二月立皇子弗陵爲皇太子丁卯帝崩葬茂陵在位五十四年

三年春泰山有大石自起立上林有柳樹枯僵自起生元平元年夏四月帝崩葬平陵在位十三年

守成令王

孝宣皇帝

孝宣皇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也太子納史良娣生史皇孫皇孫納王夫人生宣帝號曰皇曾孫生數月遭巫蠱事太子良娣皇孫王夫人皆遇害曾孫雖在襁緥猶坐收繫郡邸獄時丙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故曾孫賴吉得全因遭大赦吉適載曾孫送祖母史良娣家後有詔掖庭養視上屬籍宗正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

漢書 漢孝宣皇帝紀卷三

十六

曾孫奉養甚謹嘗以私錢供給教書既壯爲取暴室曹氏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濩中翁高材好學然亦喜游俠鬪雞走馬以此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徧三輔常困於遺匄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時會朝請舍長安尚冠里身足下有毛臥居數有光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饗亦以是自怪至是卽皇帝位大赦天下立皇后許氏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委任益封大將軍光萬七千戶三年春皇后許氏崩四年春立皇后霍氏地節二年大司馬大將軍光薨上始親政事又思報大將軍功德

漢書 漢孝宣皇帝紀卷三

十七

迺復使樂平侯山領尚書事而令羣臣得奏封事以知下情五日一聽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傳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三年春詔曰蓋聞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猶不能以化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四年秋大司馬霍禹謀反伏誅八月皇后霍氏廢九月詔曰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瘡痍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瘕疾者所坐各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元康二年春立皇后王氏四年詔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者他皆勿坐神爵元年詔曰朕承宗廟戰戰栗栗惟萬事統未燭厥理迺元康四年嘉穀玄稷降于郡國神爵乃集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威鳳爲寶東濟大河天氣清靜神魚舞河幸萬歲宮神爵翔集朕之不德懼不能任其以五年爲神爵元年是年西羌反後將軍充國言屯田之計二年羌虜降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秋匈奴日逐王先賢鞬將人衆萬餘來降使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迎日逐破車師九月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月始和

親三年春起樂游苑秋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四年春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秋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五月匈奴單于遣弟呼雷若王勝之來朝五鳳二年匈奴呼遼單于帥眾來降封爲列侯四年匈奴單于稱臣遣弟谷蠡王入侍以迎塞少寇滅戊卒什二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以給此邊省轉漕賜爵關內侯甘露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遣子右賢王鉅婁渠堂入侍匈奴單于遣弟左賢王來朝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緡來朝

漢書

卷三

贊謁稱藩臣而不名二月單于罷歸遣長樂衛尉高昌侯忠等將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居幕南保光祿城詔北邊振穀食到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是年詔諸儒講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帝崩葬杜陵在位二十五年

元帝之母共哀許皇后也宣帝微時生民間年二歲宣帝卽位八歲立爲太子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好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曰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繇是疏太子而愛淮陽王曰淮陽王明察好法宜爲吾子而王母張婕妤尤幸上有意欲用淮陽王代太子然以少依許氏俱從微起終不忍肯久之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以玄成常讓爵於兄欲以感諭憲王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太子卽皇帝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二年冬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書厥功茂焉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朝朔望十二月中書令弘恭石顯等

漢書

卷三

諸望之令自殺三年珠厓郡山南縣反待詔賈捐之以爲宜棄珠厓乃罷珠厓永光四年以渭城壽陽亭部原上爲初陵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頃者有司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令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別離非人情也今所爲初陵者勿置縣邑建昭三年秋護西域騎都尉甘延壽副校尉陳湯橋發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胡兵攻郅支單于斬其首傳詣京師縣蠻夷邸門竟寧元年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叛禮義既伏其辜呼韓邪單于不忘恩德復修朝賀之禮願保塞傳之無窮邊垂長無兵革之事其改元爲竟寧賜單于待

詔掖庭王嬙爲關氏五月帝崩在位十六年班彪贊曰臣外祖兄弟爲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判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卽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雖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之風然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矣

成帝母曰王皇后元帝在太子宮生甲觀畫堂爲世嫡皇孫宣帝愛之字曰太孫常置左右年三歲而宣帝崩元帝卽位帝爲太子初居桂宮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

藏書漢書成世紀卷三

二十一

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者令太子得絕馳道云其後幸酒樂燕樂上不以爲能而定陶恭王有材藝母傳昭儀又愛幸上以故常有意欲以恭王爲嗣賴侍中史丹護太子家補助有力上亦以先帝九愛太子故得無廢元帝崩太子卽皇帝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尚書事建始元年賜舅王譚商立根逢時爵關內侯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坐八月有兩月相承晨見東方河平二年封舅譚商立根逢時皆爲列侯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祕書謁者陳農使使求遺書於天下四年匈奴單于來朝鴻嘉元年上始爲微行出二年

春行幸雲陽博士行飲酒禮有雉蜚集于庭歷階升堂而饑三年皇后許氏廢永始元年封婕妤趙氏父臨爲城陽侯封舅曼子侍中騎都尉尉光祿大夫王莽爲新都侯六月立皇后趙氏三年尉氏男子樊並等十三人謀反山陽鐵官徒蘇令等二百二十八人攻殺長吏盜庫兵自稱將軍元延元年昭儀趙氏害後宮皇子二年行幸長楊宮從胡

客大校獵綏和元年詔曰朕奉宗廟二十五年至今未有繼嗣定陶王欣於朕爲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爲皇太子二年帝崩在位二十六年班彪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爲婕妤父子昆弟侍帷幄數爲臣言成帝善

藏書漢書成世紀卷三

二十一

修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睦湛于酒色趙氏內亂外家擅朝言之可爲於邑者也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遂篡位蓋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哀帝元帝第二子定陶恭王長子也帝親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寵信讒諂憎疾忠直安能彊乎在位六年享國不永哀哉

平帝元帝第三子中山孝王長子也年九歲卽位五年王莽鴆弑之

篡弑盜賊

王莽

王莽字巨君孝元后之弟子也父曼蚤歿不侯莽羣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遊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爲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曲有禮意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者連月鳳且歿以託太后及帝拜爲黃門郎遷射聲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書願分戶邑以封莽及長樂少府戴崇中郎陳湯等皆當時名士咸爲莽言上由是賢莽永始元年封新都侯國南陽新野之都

載書新莽世紀卷三

二十一

帝帝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信乃盛尊事光而引光女婿甄邯爲侍中奉車都尉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爲牙爪豐子尋歆子棻涿郡崔發南陽陳崇皆以材能幸於莽莽色厲而言方欲有所爲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卽稽首涕泣固推讓上以惑太后下以示信於衆庶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因奏言太后委任大司馬莽定策安宗廟故大司馬霍光有安宗廟之功益封三萬戶疇其爵邑比蕭相國莽宜如光故事太后問公卿曰誠以大司馬有大功當著之邪將以骨肉故欲異之也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言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以故蕭相國甲第爲安漢公第於是莽受太傅安漢公號讓還益封疇爵邑事云願須百姓家給然後加賞莽既說衆意又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省小事惟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因輔平決莽又欲以虛名說太后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欲大司農助給貧民每有水旱莽輒素食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有側長御方故萬端莽又欲以女配帝爲皇后奏言乃者國家之難本從亡嗣配取不正

載書新莽世紀卷三

二十三

請考論五經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
適子女事下有司上衆女名王氏女多在選中莽恐其與
已女爭即上言身亡德子材下不安與衆女並采太后以
爲至誠乃下詔曰王氏女朕之外家其勿采公卿大夫咸
言安漢公盛勲堂堂今當立后願得公女爲天下母莽遣
長史以下分部曉止公卿及諸生而上書者愈甚太后不
得已聽公卿采莽女遂立爲皇后初莽白太后以帝幼年
奉太宗爲成帝後宜明一統之義以戒前事遣甄豐奉璽
綬即拜帝母衛姬爲中山孝王后賜帝舅衛寶寶弟玄爵
關內侯皆留中山不得至京師恐其與已爭權也莽子宇
以莽隔絕衛氏恐帝長大後見怨即私遣人與寶等通書
教令帝母上書求入莽不聽宇與婦兄呂寬議以爲莽不
可諫而好鬼神可爲變怪以驚懼之即使寬夜持血灑莽
第門吏發覺莽執宇送獄飲藥死宇妻懷子繫獄須產子
已殺之莽奏言宇爲呂寬等所誣誤流言惑衆與管蔡同
罪臣不敢隱其誅莽因是誅滅衛氏窮治呂寬之獄連引
郡國豪傑素非議已者死者以百數海內震焉五年冬平
帝疾莽作策請命於泰時戴璧秉珪願以身代藏策金膝
置于前殿勅諸公勿敢言十二月平帝崩時元帝世絕而
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四十八人莽惡其長大曰兄

弟不得相爲後乃選玄孫中最幼廣戚侯子嬰年二歲託
以爲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露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
白石上圓下方有丹書著石文曰告安漢公莽爲皇帝符
命之起自此始矣莽使羣公以白太后太后曰此誣罔天
下不可施行太保王舜謂莽非敢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
權鎮服天下耳明年改元曰居攝居攝元年安衆侯劉崇
與相張紹謀曰安漢公專制朝政必危劉氏天下非之者
莫敢先舉此宗室恥也吾帥宗族爲先海內必和紹等從
者百餘人遂進攻宛不得入而敗羣臣復白劉崇等謀逆
者以莽權輕也宜尊重以鎮海內五月太后詔莽朝見太
后稱假皇帝二年九月東郡太守翟義立嚴鄉侯劉信爲
天子移檄郡國言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今共行天罰誅
莽衆十餘萬莽惶懼不能食晝夜抱孺子告禱郊廟放大
詔作策十二月王邑等破翟義於圍莽既滅翟義自謂威
德日盛獲天人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初翟義等舉兵欲誅
莽太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遠也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
自危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真皇帝以居攝三年爲初
始元年改號曰新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
高祖入咸陽秦王王子嬰降奉上始皇璽高帝即位因御服
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璽藏長樂宮

及莽即位請璽太后不官授莽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璽怒罵之曰爾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富貴累世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奮取其國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猪狗不食其餘天下豈有爾兄弟耶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皇帝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且暮且歾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寧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脇之乃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歾知而兄弟今族滅也莽既得傳國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莽因曰此詩德之臣也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莽乃率羣公奉上皇太后璽綬鳩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奉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墮壞孝元廟

更爲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養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宮莽以太后好出遊觀乃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妾豈空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祚乎飲酒不樂而罷太后沒年八十四沒後十年而漢兵誅莽孺子嬰三年莽篡位十八年而更始代之凡二年而光武卽皇帝位

乘亂草竊

公孫述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莽天鳳中爲導江太守居臨邛有能名及更始立豪傑各起兵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將軍略漢中郡商人王岑自稱定漢將軍殺王莽庸部牧以應成衆合數萬述聞之遣使迎成成等至虜掠暴橫述不能堪乃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復思劉氏故聞漢將軍到皆歡喜奉迎今百姓無辜婦子繫獲室屋燒燔此寇賊耳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皆叩頭曰願效死述乃使人詐稱漢書公孫述世紀卷三
使者自東方來假述益州牧印綬述即選兵西擊成等大破之而降其衆二年秋更始遣將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附欲自立乃使其弟恢於綿竹大破擊更始之將由是威震益部自立爲蜀王都成都蜀地肥饒述見兵力精彊遠方士庶多往歸附邛笮君長亦來貢獻建武元年述遂稱帝初世祖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後又謂岑彭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每一發兵頭鬚爲白因休諸將於洛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巴蜀告示禍福述初不答及世祖伐蜀岑彭吳漢臧官來歙等又水陸並進岑彭擊破

侯丹臧官破降王元及延岑之衆馬成等遂破河池平武都述始懼使客刺殺來歙帝仍與公孫述書示以丹青之信述左右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冬十月述又使刺客詐爲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十二年春吳漢破公孫述將于魚涪津因入犍爲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腹心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相皆恐日夜叛述而去帝必欲降述復下詔諭之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可完述終無降意冬十一月公孫述引兵出戰吳漢擊殺之延岑乃以成都降蜀地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而族延岑放兵大掠焚燒官室帝聞大怒遣人譴漢又讓其副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何以爲心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乃亦行此耶蜀平後帝以任延爲武威郡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曰卿言是也十三年詔封鄧禹爲高密侯食四縣李通爲固始侯賈復爲膠東侯食六縣帝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爲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亦上大將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賈復爲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

私第闔門養威重朱祐等薦復堪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大事

藏書公孫世紀

卷四



藏書世紀卷四

聖王重興

漢世祖皇帝

世祖光武皇帝諱秀字文叔南陽白水鄉人高祖九世孫也出自景帝生長沙定王發發生春陵節侯以至南頓令欽欽生光武光武身長七尺三寸美鬚眉大口隆準日角勤於稼穡而兄伯升好俠養士常非笑光武比之高祖兄仲王莽地皇三年光武避吏新野因賣穀於宛宛人李通等以圖讖說光武云劉氏復起李氏爲輔光武初不敢當然獨念天下方亂於是乃與李通從弟軼等謀起兵時年二十八矣光武遂將賓客還春陵時伯升已會衆起春陵春陵子弟恐懼皆亡逃自匿曰伯升殺我及見光武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爲之乃稍自安伯升於是招新市平林兵與其帥西擊長聚光武初騎牛殺新野尉乃得馬進攻棘陽拔之更始元年漢軍大破莽兵於淝水西伯升又破莽納言嚴尤將軍陳茂兵於滎陽進圍宛城二月立劉聖公爲天子伯升爲大司徒光武爲太常偏將軍三月光武別與諸將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多得牛馬財物穀數十萬斛轉以饋宛下莽大懼遣王尋王邑將兵百萬甲士四十二萬復與嚴尤陳茂合盡驅諸猛獸虎豹犀象

之屬以助威武諸將見尋邑兵盛反馳入昆陽皆惶怖欲散走光武曰今兵穀既少而外寇彊大并力禦之或可立功如欲分散勢無兩全且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陽即破諸部亦滅今不同心膽共舉功名反欲守妻子財物邪諸將咸怒曰劉將軍何敢如是會候騎還言大兵且至城北軍陳數百里不見其後諸將遽相謂曰更請劉將軍計之光武復爲圖畫成敗諸將皆曰諾時城中僅有八千餘人光武乃使大將軍王常留守乘夜與李軼等十三騎出城南外收兵時莽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幾不得出既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而諸將貪惜財貨欲分留守之光武藏書漢光武世紀卷四

曰今若破敵珍瑤萬倍如爲所敗首領無餘何財物之有衆乃從六月光武遂與管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時伯升拔宛已三日而光武不知乃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陽墮其書令尋邑得之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陳亂乘銳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奔殪百餘

里會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涇川盛溢虎豹皆股戰士卒爭赴溺死者以萬數水爲不流王邑嚴尤陳茂輕騎乘死人渡水逃去盡獲其軍實輜重車甲珍寶不可勝算光武因復徇下潁陽會伯升爲更始所害光武自父城馳詣宛稱謝司徒官屬來迎平光武惟深引過不敢自言昆陽之功又不敢爲伯升服喪飲食語笑如平常更始以是慙拜光武爲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九月三輔豪傑共誅王莽傳首詣宛更始乃議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去整修官府光武致條屬作文移從事司察一如舊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禁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及更始至洛陽復遣光武行大司馬事持節北渡河鎮慰州郡光武所到考察黜陟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人喜悅爭持牛酒迎勞進至邯鄲會王子林許以卜者王郎爲成帝子子與立爲天子都邯鄲遣使者降下郡國光武以王郎新盛乃北徇薊王郎移檄購光武十萬戶而故廣陽王子劉接起兵薊中以應郎城內擾亂轉相驚恐言邯鄲使者方到二千石以下皆出迎於是光武趣駕南轅晨夜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至饒陽官屬皆乏食光武乃自稱邯鄲

使者入傳舍傳吏方進食從者飢爭奪之傳吏疑其詐乃椎鼓紿言邯鄲將軍至光武升車欲馳既而徐還坐曰請將軍入久乃駕去晨夜兼行蒙犯霜雪面皆破裂至滹沱河無船王霸詭言水堅可渡至則水果合遂得渡進至下博城西遲惑不知所之有白衣老父在道旁指曰努力信都郡爲長安守去此八十里光武卽馳赴之信都太守任光開門出迎世祖因發旁縣得四千人先擊堂陽貫縣皆降之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又昌城人劉植宋子人耿純各率宗親子弟據其縣邑以奉光武於是北降下曲陽衆稍合樂附者至有數萬人復北擊中山等處移檄邊部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因入趙界拔廣阿會上谷太守耿況漁陽太守彭寵各遣其將吳漢寇恂等將突騎來助擊王郎時更始已入長安亦遣其尚書僕射謝躬討郎光武因大饗士卒東園鉅鹿逆戰南緣斬首數千級進圍邯鄲連戰破之拔其城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謗毀者數千章光武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更始乃遣持節立光武爲蕭王悉令罷兵請行在所光武用耿弇議辭以河北未平不就徵自是始二於更始是時更始政亂四方背叛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公孫述稱王巴蜀李憲自立爲隗南王秦豐自號楚黎王張步起琅邪

遣憲起東海延岑起漢中旧茂夷陵又別號諸賊銅馬大形高湖重連鐵脰大捨尤來上江青犢五校檀鄉五幡五樓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在寇掠光武先擊銅馬於鄴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破降之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勅令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案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悉將降人分配諸將衆遂數十萬故關西號光武爲銅馬帝云青犢赤眉賊入函谷關攻更始光武乃遣鄧禹率六裨將引兵而西以乘更始赤眉之亂建武元年光武北擊尤來大捨五幡於元氏連破之乘勝輕進反爲所敗賊追急光武自投高舂遇突騎王豐下馬授光武光武撫其肩而上顧笑謂耿弇曰幾爲虜嗤弇頻射却賊得免賊雖戰勝而素懼光武遂引去大軍復進至安次與戰破之賊入漁陽光武遣吳漢率耿弇陳俊馬武等追戰于潞東及之平谷復大破之於是諸將議上尊號光武大驚至中山諸將復請光武不聽行到南平棘諸將復固請光武曰寇賊未平四面受敵何據欲正號位乎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所志耳今大王爵

時逆衆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大衆一散難可復合言甚誠切光武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鄴疆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圖野四七之際火爲主羣臣因復奏請光武於是命有司設壇場於鄴南六月卽皇帝位建元爲建武大赦天下是月赤眉立劉盆子爲天子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奔高陵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十二月赤眉殺更始而隗囂據隴右二年大司馬吳漢率九將軍擊檀鄉賊於鄴東大破降之秋帝自將征五校大破五校於蕭陽降之三年馮異與赤眉戰於崤底大破之餘衆南向安陽

藏書漢光武世紀卷四

六

帝自將征之己亥親勒六軍大陳戎馬大司馬吳漢精平當前中軍次之驍騎武衛分陳左右赤眉望見震怖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出降四年吳漢擊五校賊於箕山大破之五年耿弇等與張步戰於臨淄大破之張步斬蘇茂以降平齊地六年山東諸郡悉平七年帝自征隗囂九年隗囂病歿衆復立囂子純爲王十年來歙等大破隗純於落門純降隴右平十二年吳漢率舟師伐公孫述大破公孫述將謝豐于廣都十一月吳漢滅宮與公孫述戰於成都述被創歿蜀平十三年大司馬吳漢還京十四年莎車國鄯善國遣使奉獻十六年交趾女子徵側反

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在所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植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遛迴避故縱者皆勿問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不收捕又以畏懷捐城委守者皆不問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開十七年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爲皇后甲申幸春陵置酒作樂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言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等擊交趾十九年馬援破交趾斬徵側因擊破九真賊盡降之六月詔以皇太子彊爲東海王立東海王陽爲皇太子改名莊二十一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出塞擊烏桓冬鄯善王車師王等十六國皆遣子入侍奉獻願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乃還其侍子厚加賞賜曰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二十二年烏桓擊破匈奴匈奴北徙幕南地空詔罷諸邊郡亭候吏卒二十三年高句驪率種人詣樂浪內屬二十四年匈奴莫鞬日逐王比遣使款五原塞求扞禦北虜二十五年烏桓大人來朝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奉養

藏書漢光武世紀卷四

七

稱臣。又遣其左賢王擊破北匈奴，却地千餘里。伏波將軍馬援等破武陵蠻於臨沅，叛蠻悉降。二十六年，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北匈奴遣使詣武威貢獻乞和親。三十年，鮮卑大人內屬朝賀。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高皇帝與羣臣約，非劉氏不王。」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呂太后不室配食高廟，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二祭。二年，東夷倭奴國王遣使奉獻。二月，帝崩，在位三十三年。年六十二。帝每旦視朝，日側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初，皇考南頓君爲濟陽令，生光武於縣舍，有赤光照室，是歲縣界有嘉禾生一莖九穗，因名曰秀。及王莽篡位，忌惡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文爲白水真人云。後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遙望見春陵郭，喟曰：「氣佳哉，鬱鬱！」

鬱鬱蔥蔥，然及始起兵，還春陵，遠望舍南，火光赫然屬天，有頃不見。王者受命，信有符乎！」

守成明辟

明帝

明帝莊，光武第四子也。母陰后。明帝十歲能通春秋，年三十卽位。改元永平。永平二年，幸辟雍，拜三老五更，引五更桓榮及弟子升堂上，自爲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薦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上自爲太子，受尚書於桓榮，及卽帝位，猶尊榮以師禮，嘗幸太常府，令榮坐東面，設几杖，會百官及榮門生數百人，上親自執業，諸生或避位發難，上謙曰：「大師在。」是帝崇尚儒學，自天子諸王侯及大臣子弟，功臣子孫，莫不受經，又爲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子立學南宮，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然性明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曳，嘗以事怒郎藥松，以杖撞之，松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松乃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時朝廷莫不悚慄，唯鍾離意敢諫，爭數封還詔書，臣下過失，輒隨救解，帝封諸子爲王，皆親定封域。馬后曰：「諸子食數縣，於制不已儉。」

平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十萬足矣。自爲東海王時，知吏牘墾田之弊，既卽位，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政，館陶公主爲其子求郎，不許而賜錢千萬，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尚書閹章二妹爲貴人，章精力曉舊典，久次當遷重職，帝以後宮親屬，故竟不用，是以吏得其人民樂其業，遠近畏服。戶口滋殖，在位十八年而崩，悲夫。多作數十年皇帝，何妨哉？

章帝，明帝第五子也。母賈貴人，帝少寬容，好儒術，顯宗器重之。元和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民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它異，斯亦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治，民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章和二年，帝崩，年三十一，在位十三年。帝雅好文章，褒崇儒術，立白虎觀，以會諸儒，考詳同異，稱制臨決，如石渠故事。自永平建初之間，公卿大夫至於郡縣之吏，咸選經明行修之人，虎賁衛士皆習孝經，匈奴子弟亦遣入學，三代以還，風化之盛，未有若此者。然帝

厭苛切而過於寬容，故外戚寢橫，實后以無子之故，譖陷宋貴人，動搖東宮，廢長立幼，東漢之衰自此始矣。君道貴剛柔，則廢信夫。范曄曰：魏文帝稱明帝察察，章帝長者，章帝厭明帝苛切，事從寬厚，盡心孝道，平徭簡賦，而民賴其慶，謂之長者，不亦宜乎？李生曰：長者，無用之名也，曷足貴乎？況帝王哉！一不剛始矣。

和帝，肅宗第四子也。母梁貴人，爲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爲己子，卽位年十歲，永元元年，誅竇憲，在位十七年，和帝初失皇子十數，後生者輒隱祕養於民間，羣臣無知者及崩，乃收皇子於民間，長子勝，鄧后誣以痼疾，少子隆生始百餘日，故迎立爲殤帝，延平元年，清河王慶就國，慶子祐年十三，太后以帝幼弱，留祐居清河邸，殤帝立八月而崩，鄧后臨朝，與鄧騭定策立祐爲嗣焉。

安帝，祐章帝孫，卽位，太后臨朝，封鄧騭及弟悺弘，皆爲列侯。初，太后以平原王勝有痼疾，而食殤帝孩抱，養爲己子，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恐勝終怨已，乃迎立祐爲帝，建光元年，太后崩，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稍不可，太后意，太后乃徵河間王子翼爲平原懷王後，留京師，帝乳母王聖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閭、江京毀短太后，致帝忿懼，及太后崩，官人有誣

告太后兄弟懼弘闇謀立平原王者帝怒令有司奏懼等
大逆無道盡誅之而以耿貴人兄寶監羽林車騎封宦者
江京李閭等皆爲列侯閭后兄弟顯景耀並典禁兵自此
宦官弄權外戚用事雖有賢人君子不能救漢祚之衰矣
在位十九年崩閭后臨朝又欲久專國柄貪立幼年與顯
等定冊迎章帝孫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爲嗣閭顯忌宦
官樊豐及外戚耿寶風有司奏貶寶爲亭侯寶自殺豐下
獄死王聖母子徙鴈門而以弟景等爲卿校並處權要威
福在已

順帝安帝太子母李氏爲閭皇后所害延光三年安帝乳

藏書漢世紀 卷四

十三

母王聖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共構陷太子太子坐廢
爲濟陰王明年安帝崩北鄉侯立濟陰王時方十歲以廢
黜不得上殿臨梓宮因悲號不食內外哀之及北鄉侯薨
閭顯等白太后祕不發喪而更徵立諸王子閉宮門屯兵
自守中黃門孫程等十九人迎濟陰王卽皇帝位誅閭顯
等而封程等十九人爲侯在位十九年而崩

冲帝順帝子年二歲卽位三月而崩梁太后與其兄冀定

策禁中迎續立之是爲質帝年八歲

質帝聰慧冀惡之遂弑帝而立志在位一年
桓帝志蠶吾侯之長子也帝卽位梁冀以外戚專權帝與

宦官單超等謀誅之自是宦官益橫雖有黃瓊陳蕃不學
無術而黨錮之禍起矣在位二十一年

靈帝解瀆亭侯之子卽位實后臨朝實武陳蕃爲政天下
名賢徵列于朝中外相望太平旣而陳寶被殺宦官專權
漢祚終矣在位二十二年子辯立何太后臨朝袁紹等勒
兵入宮盡誅宦官董卓遂脇太后廢辯爲弘農王而立陳
留王協

獻帝協靈帝次子年九歲卽位董卓旣誅曹操爲相進爵
魏王操薨子丕禪位以帝爲山陽公在位三十一年魏青
龍二年崩壽五十四自遜位至崩又十四年太子早沒孫

藏書漢世紀 卷四

十三

康立五十一年薨子璿立四年薨子秋立二十年永嘉中
爲胡賊所滅國除爲公共八十九年

三國兵爭

魏

武帝操字孟德沛國譙人也桓帝時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封費亭侯養子嵩嗣官至太尉嵩本姓夏侯氏嵩生操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操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謂是中惡風走告嵩嵩驚呼操操口貌如故嵩曰汝叔言汝中惡風有差乎操曰初中風但失愛於叔耳自後叔有所告嵩終不信于時惟梁國喬玄南陽何顒知操玄謂操曰天下將亂非命世之才不能濟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又曰君未有名可交許子將子將名郗與從兄靖俱好聚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操詣郗問曰我何如人郗曰子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也操大喜而去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何進與袁紹謀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操聞而笑曰閹豎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當假之權寵使至於此既治其罪當誅元惡一獄吏足矣何必紛紛召外將乎欲盡誅之事必宜露吾見其敗也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廢帝爲弘農王而立獻帝京都大亂操至陳留散家財合義兵將以誅卓始起兵於己吾是歲中平六年

也初平元年正月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仙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術濟北相鮑信同時起兵衆各數萬推紹爲盟主操行奮武將軍卓聞兵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焚燒宮室是時卓兵彊紹等莫敢先進操言舉義兵以誅暴亂大衆已合諸君何疑向使董卓聞山東兵起倚王室之重據二周之險東向以臨天下雖以無道行之猶足以爲患今焚燒宮室劫遷天子海內震動不知所歸此天亡之時也一戰而天下定矣諸將不能用操兵少乃詣揚州募兵得四千餘人二年諸將議以幽州牧劉虞宗室賢儒欲共立爲主操曰吾等所以舉兵而遠近響應者以義故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非有昌邑亡國之釁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是時袁紹代韓馥爲冀州牧鮑信謂操曰紹爲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一卓也且可據大河之南以待其變操善之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乘銳轉入東平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鬪志我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不若畜士衆之力引兵固守彼欲戰不得攻又不能其勢必散我選精銳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聽遂與之戰果爲所殺信乃迎操領兗州

收而自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鬪歿僅而破之購求信
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祭而哭焉操追黃巾至濟北受
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遂往征陶謙拔其五城初張邈少時好俠操與之善操之
攻謙志在必歿以父嵩見害於謙也勅其家曰我若不還
往依孟卓孟卓邈字也後還見邈垂泣相對陳留高柔謂
人曰曹將軍雖據兗州實有四方之圖未得安守而張府
君恃陳留之資將乘間爲變矣鄉人皆以張曹相親不然
其說已而張邈與陳宮果叛操以迎呂布賴荀彧保鄆城
程昱說范東阿卒完三城以待操二年操襲定陶呂布夜

走東奔劉備張邈詣袁術請救爲其衆所殺兗州平建安

十

元年操軍臨武是時董卓已爲王允誅滅允又爲卓將李
催郭汜所殺長安大亂車駕復還洛陽矣操乃將兵詣洛
見天子董卓等勸操遷都許下操遂自稱大將軍迎天子
都許昌時天下亂離民棄農業諸軍並起率乏糧穀饑則
寇略飽則棄餘无解流離無敵自破者不可勝數袁紹在
河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麤民多相食州
里蕭條羽林監奏祗請建置屯田都尉乃以任峻爲典農
中郎將募民屯田許下歲得穀百萬斛於是州郡倒置田
官所在積穀倉廩皆滿故操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

兼并羣雄軍國之饒起于祗而成于峻也建安二年操討
張綉三年東征呂布屠彭城布將宋憲等執陳宮舉城降
生擒布宮皆殺之四年袁紹既并公孫瓚兼四州之地衆
十餘萬至是將進兵攻許諸將皆恐操曰吾知紹之爲人
矣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刻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
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土地雖廣糧食雖豐祇足爲吾奉也
五年車騎將軍董承等稱受帝密詔與劉備共誅
曹操謀泄操殺承等六年操將征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
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公後若何操曰
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

必不動也遂擊備破之備走奔紹獲其妻子備將關羽屯

十

下邳復進攻之羽降操還官渡紹卒不出卒破紹斬其二
將顏良文醜七年操軍譙使以太牢祀喬玄後進兵官渡
紹自軍破嘔血歿少子尚代譚將軍軍於陽九月操征之
八年袁譚袁尚夜遁操進軍鄴九年操攻鄴十年攻譚破
之斬譚冀州平袁熙與尚奔三郡烏桓操征烏桓十一年
五月操至無終秋七月大水傍海道不通田疇請爲鄉道
引軍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乃壅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
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尚熙與蹋頓等將數萬騎逆
軍操登白狼山張遼爲先鋒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與熙

奉遼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及操破烏桓或說操遂征之操曰吾方使康斬送尚、熙首來不煩兵矣九月操引兵自柳城還康即斬尚、熙及速僕丸等傳其首諸將問操操曰彼素畏尚等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相圖其勢然也十二年至易水代郡烏桓及上郡烏桓行單于等將其名王來賀十三年南征劉表至赤壁與劉備等戰不利於是軍大疫多歿乃引還劉備遂有荊州江南諸郡十四年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淝水軍合肥十五年春下令曰自古受命之君曷嘗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及其得賢會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未定此求賢之急時也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勝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被褐懷玉而釣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遇魏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揚明側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是冬作銅雀臺於鄴十六年張魯據漢中操遣鍾繇討之而使夏侯淵等出河東與繇會時關東諸將疑繇欲見襲馬超遂與韓遂等叛操於是遣曹仁討超超等屯潼關操敕仁等曰關西兵精唯堅壁勿與戰八月操親至潼關與超等夾關而軍操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爲營操自潼關北渡臨濟河先渡

兵獨與都尉許楮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來奔操軍矢下如雨楮乃扶操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楮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操船工爲流矢所中楮右手並泝船是日微楮幾危校尉丁斐因放牛馬餌賊賊取牛馬操乃得渡循河爲甬道而南賊退拒渭水操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韓遂與操有舊請與操相見操欲離其黨於是交馬相語移時共道京都舊故拊手歡笑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平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超果疑遂卒爲操所破及關中平諸將問操曰賊初守潼關操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兵而後北渡何也操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也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二將得擅取西河然後引兵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樹柵爲甬道而南旣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始賊每一部到操輒喜賊破後或問操操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守阻不一二年不

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雖多。莫相歸服。軍無適主。一舉可滅。爲功差易。吾是以喜。十七年十月。操征孫權。十八年正月。進兵濡須口。破權江西營。獲其都督公孫陽。乃還。四月。至鄴。五月。操自立爲魏公。加九錫。始建魏社稷宗廟。安定太守母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校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十九年。立皇子熙等四人爲王。時許靖在巴郡。聞之。笑曰。將欲翕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七月。征孫權。參軍傅幹諫不聽。操自合肥而還。十一月。操遣華歆勒兵入宮。收伏皇后殺之。伏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十二月。操至孟津。天子命置旄頭宮殿。設鍾虡。乙未。下令曰。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陳平豈篤行。蘇秦豈守信耶。而陳平定漢業。蘇秦濟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廢乎。又曰。刑。百姓之命也。今典獄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軍。歟生之事。吾甚懼之。其選明達法理者。使持典刑。於是以高柔爲理曹掾。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而亡者猶不息。操欲更重其刑。并及其父母兄弟。柔啓曰。士卒

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空貸其妻子。以誘其還心。猥復重之。柔恐自今軍士見一人逃亡。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操稱善。久之。二十年。西征張魯。魯降。封魯及其五子。皆爲列侯。二十一年。操進爵爲魏王。十月。治兵征孫權。二十二年。操軍居巢。孫權在濡須口。築城拒守。三月。操引軍還。二十三年。金祿耿紀等欲挾天子以攻魏。未成而敗。操聞之。怒。召漢百官詣鄴。盡殺救火居左者。二十四年。西曹掾魏諷謀襲鄴。誅操不克。死之。是年。孫權將呂蒙襲斬關羽。操表權爲驃騎將軍。荊州牧。上書稱臣於操。操以權書示中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耶。侍中陳羣等。陳說天命。操曰。若天命在吾。吾其爲周文王矣。二十五年正月。操至洛陽。薨。年六十六。操薨。夷羣醜。其行軍用師。大較依孫武子兵法。而因事設奇。譎敵制勝。變化若神。自作兵書十餘萬言。諸將征伐。皆以新書從事。與虜對陣。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然至決機而乘。氣執盈溢。故每戰必克。御軍三十餘年。手不舍書。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並善草書。而操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觀等善圍碁。操皆與埒能。又習啖野葛。至一尺。少多飲醵酒。獻穆后。諱節。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

操進三女憲節華爲夫人及伏后被弑節立爲皇后曹不受禪遣人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是數輩后乃呼入親數讓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誓曰天不祚爾嗚呼誰知此晉遂成讖也漢獻貶帝爲公以后爲山陽公夫人相傳至玄孫秋猶爲公行漢正朔用天子禮樂未絕也永嘉不兢氏羌並起司馬晉已失天下況魏乎嗚呼又誰知漢以公相傳又且幾百年而魏之不祚一至此也西晉已亡而後漢之祀絕則漢之祀有五百餘年其末代如周之寄食東西而又勝之矣深仁厚澤之報何如哉故有國者不可以急於取國而恣爲勦絕撲滅之威以自擅而圖後禍也本欲爲

藏書劉氏世系卷四

五十三

慮後之圖孰知後禍更速乎魏武司馬懿是已魏武好殺其子丕先殺其弟禁錮其宗其餘盡夷滅於司馬懿之手無才遺者司馬懿好殺又多殺曹奪國未幾而司馬懿二十五子咸自相啖不盡者懷愍二君總奴虜斬截於羌胡矣天之報施竟何如哉天道好還人不可以獨殺諒哉余故謂曹后天不祚爾之言有驗也

文帝諱丕代漢都鄴徙洛陽首立九品官人之法在位七年壽四十臨終以司馬懿受遺詔輔政丕同母弟植好學多才見寵於武帝幾奪嫡而丁儀丁廙楊修等與植善又爲之羽翼故文帝立而怨之殺丁儀丁廙及其男口植與

諸兄弟並遣就國夫怨植已矣並及諸兄弟何也故下太后親告丕曰女既殺我任城不得復害東阿東阿植也黃初二年監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丕以太后故貶爵爲安鄉侯其年又改封鄆城侯其餘侯王皆寄名空地而無其實老兵百餘人爲之守備隔絕千里之外不聽朝覲雖有疾號實同匹夫皆願爲布衣而不能得法既峻急伺察者益衆故諸侯王過惡日聞獨北海王衮謹身好學未嘗有過監國防輔相與言曰受詔察王有過當奏有善亦宜以聞遂共表陳之衮聞大驚曰修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足以增其負累也

藏書劉氏世系卷四

五十三

孫盛曰異哉魏之封建也不度先王之典不思藩屏之重違敦睦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之封或權倖人王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王陋同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俗勢同庖木危若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世不易六代興亡曹阿論之詳矣余謂曹公屠鄴丕卽入熙室而奪其妻使曹公有今年破賊爲阿奴之嫌下太后往問丕疾見左右皆昔年侍者因問左右何時過對云正伏魄時過太后遂不入而罵曰狗鼠不食女餘灰固應爾至山陵亦竟不臨然則丕之喪心久矣又何有於諸王又何有於經國之長慮乎縱無

司馬懿之奸亦難久有魏也而況司馬父子兄弟終日睨其側哉

明帝獻丕子臨終以曹爽爲大將軍與司馬懿同受遺詔輔政在位十四年

鄧陵厲公芳獻養子也卽位三年而司馬懿卒子師繼爲大將軍六年而師殺中書令李豐及太常卿夏侯玄遂廢芳而迎高貴鄉公髦立之

髦丕之孫司馬師卒弟昭繼爲大將軍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率兵討昭爲昭所弑在位七年

長道鄉公奐操孫也司馬昭弑髦而立之昭卒子炎嗣爲晉王篡魏廢奐爲陳留王在位七年而魏絕魏之前後五

帝共享國四十一年其一被弑其二見廢唯丕與獻僅存然則魏武亦枉苦心矣本欲滅吳并蜀以一天下孰知吳蜀未滅而已先滅耶又豈料俯仰之間四十餘年蕩然遂無復有耶已取天下於人若此其難人取天下於已若此其易難易之故吾知雖以曹公之多智亦必不能逆爲之籌矣可不悲歟奐在位七年虛器也髦在位七年身且不保求爲虛器又不能得也芳雖在位六年乃廢然實他人子非魏物也其與司馬晉之爲牛羸秦之爲呂等耳未絕而先自絕矣然則自魏明帝而後稱魏帝者空有帝之名

無帝之實也吾又以是觀之丕七年獻十四年是魏之有天下也實則僅僅二十又一年也只有二代相繼而爲帝也魏武不亦枉哉而苦心乎哉悲夫

吳

孫堅富春人也董卓亂堅舉兵荊州與袁術相結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州刺史轉戰至梁大破卓軍卓尋徙都於燒維邑堅乃前至洛修諸陵平塞卓所發掘初平三年術使堅征劉表表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爲祖軍士所射殺初堅娶錢塘吳氏生四男策權昱匡及一女堅從軍于外畱家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士矣舒人周瑜與策同年自舒來造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乃推道南大宅與策及堅死策年十七策乃渡江居江都結納豪傑慨然有復讐之志

袁術與世世

二十

後策到壽春見袁術涕泣言曰亡父昔從長沙入討董卓與明使君會于南陽同盟結好不幸遇難勲業不終策感惟先人舊恩欲自憑結願明君垂察其誠術甚奇之以堅餘兵千餘人還策拜表懷義校尉因進攻橫江當利皆拔之遂渡江轉鬪所向皆破莫敢當其鋒初百姓聞孫郎至皆失魂魄長吏委城郭竄伏山草及策至軍士奉令不敢擄掠雞犬菜茹一無所犯民乃大悅競以牛酒勞軍策爲人美姿顏能笑語性闊達善用人既又攻劉繇於牛渚管又破繇別將於梅陵轉攻湖熟江乘皆下之進擊繇曲阿繇同郡太史慈時自東萊來省繇會策至繇使慈出往偵

袁術與世世

二十

視慈時獨與一騎卒遇策於神亭策從騎十三皆堅舊將慈便前鬪策刺慈馬而擊得慈項上手戟慈亦得策兜鍪會兩家兵騎並至乃各解散後繇兵敗走丹陽策入曲阿勞賜軍士旬月之間四面雲集得見兵二萬餘人馬千餘疋策於是威震江東建安元年策將取會稽會稽功曹虞翻說太守王朗曰策善用兵不如避之朗不從發兵拒策遂爲策所破朗降策自領會稽太守復以虞翻爲功曹策好獵虞翻諫曰明府喜輕出微行從官不暇嚴白龍魚服困于豫且白蛇自放劉季害之策曰君言是也然不能改策嘗爲涇縣大帥祖郎所襲幾至危殆劉繇之奔也太史慈遁於蕪湖山中自稱丹陽太守策已定宣城惟涇以西六縣未服慈因進住涇縣大爲山越所附於是策自將討祖郎於陵陽擒之策謂郎曰爾昔襲孤所孤馬鞍今創軍立事除棄宿恨惟取能用天下通耳非但汝汝勿恐怖卽破械署門下賊曹又討太史慈於勇里擒之解縛捉其手曰寧識神亭時耶今日之事當與卿共之卿天下智士但所託未得其人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卽署門下督軍還祖郎太史慈俱在前道會劉繇卒於豫章士衆萬餘人欲奉豫章太守華歆爲主歆謝遣之衆未有所附策命太史慈先往安撫并觀華子魚之爲人左右皆曰慈必不

還策曰：子義舍我，當欲從誰？饒送昌門，把腕別曰：何時能還？答曰：不過六十日。慈行議者猶云：策曰：太史子義氣勇，有膽烈，非縱橫人也。其秉心道義，重然諾，一以意許，知已死亡，不相負。諸君幸勿言。慈果如期而反。四年冬，策以計攻廬江太守劉勲，破之，遂進擊黃祖。十二月，策軍至沙羨，劉表子虎及南陽韓暹將長矛五千人來救祖，策與戰，大破之，斬暹，祖脫身走。策盛兵將徇豫章，屯于椒丘，謂功曹虞翻曰：華子魚自有名字，然非吾敵也。若不開門，讓城金鼓一震，不能無傷。卿便在前，具宣孤意。翻乃往見華，歎歎即作檄遣使齎迎，歆自葛巾迎策。策向歆拜，禮為上賓，遂

漢書卷之四

二十人

有豫章，初策殺吳郡太守許貢，貢奴客潛民間，欲為貢報讐。策性好獵，所乘馬精駿，從騎絕不能及。卒遇貢客三人射策中頰，策創甚，名張昭等謂曰：中國方亂，以吳越之眾，三江之固，足以觀成敗。公等善相，吾弟呼權，佩以印綬，謂曰：舉江東之眾，決幾於兩陣之間，與天下爭衡，卿不如我。舉賢任能，各盡其心，以保江東，我不如卿。五月夏，策卒，年二十六。時策雖有會稽、吳郡、丹陽、豫章、廬江、廬陵，然深險之地，猶未盡從。流寓之士皆以安危去就為意，獨張昭、周瑜等謂權可與共成大業。七年秋，曹操下書責孫權任子權引周瑜詣吳夫人前定議，遂不送質。十三年，權西擊黃

祖，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是時曹操遺權書曰：近者奉辭伐罪，旌麾南指，劉琮束手。今治水軍八十萬眾，願與將軍會獵於吳。權以示臣下，莫不駭震失色。權用周瑜、魯肅計，與劉備并力，破操於赤壁。操大敗，十五年冬，周瑜卒。十七年，權作石頭城，徙治秣陵，改秣陵為建業。秋九月，作濡須塢。冬十月，曹操東擊孫權。十八年春，曹操進軍濡須口，號步騎四十萬，攻破孫權。權江西營，權率眾士往禦之，相守月餘。操見其舟船器仗軍伍整肅，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如劉景昇兒子豚犬耳。權為牋與操，說春水方生，公宜速去。又別紙言足下不死，孤不得安。操與諸將曰：孫權不欺。

漢書卷之四

二十九

乃引兵還。二十二年春，魏王操軍於居巢，孫權保濡須，操進攻之。三月，操又引軍還。冬十月，魯肅卒。孫權以呂蒙兼漢昌太守代之。二十四年秋，權遣呂蒙襲公安。江陵獲關羽及子平於章鄉，斬之。十二月，魏王操表孫權為驃騎將軍，假節領荊州牧，封南昌侯。魏王不黃初元年，孫權遣使奉獻。二年，孫權自公安徙都鄂，更名鄂曰武昌。秋七月，孫權遣使稱臣于魏。魏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為吳王。吳中郎將徐盛忿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為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

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魏主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几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魏主曰：吳可征否？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禦備之固。魏主曰：吳如大夫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魏明帝泰和三年，吳王卽皇帝位，大赦，以黃龍見，改元黃龍。九月，遷都建業，以陸遜輔太子登，守武昌。黃龍二年，明年又改嘉禾。三年，六年，以赤烏見于前殿，改元赤烏。是年，魏主獻卒，太子芳立。十三年，吳主廢其太子和，立子亮爲太子。太元二年，權薨，年七十一。

孫亮權少子，權以宗室孫綝爲大將，傳亮，亮卽位，以綝專恣，陰與太常全尚、將軍劉丞謀誅綝。綝以兵取尚，又攻殺丞于蒼龍門，黜亮爲會稽王，尋殺之。在位七年。

孫休權第六子，綝廢亮立休。休以綝爲丞相，綝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休陰與張布圖計，臘日，百僚朝賀，詔武士縛綝，卽日伏誅。在位七年。

孫皓休兄和子，淫虐殊甚，每宴群臣，咸令沉醉，置黃門郎十人，以司過失。宴罷，各奏闕失。過大，卽加威刑；小過亦輒

罪，又激水入宮，宮人稍不合意，輒流殺之，或剝人之面，或鑿人之眼，又惡人視己，群臣莫敢舉目。丞相陸凱曰：君臣一體，無有不相識者，若猝有不虞，恐不知所赴也。後晉封爲歸命侯。在位十七年。

先主劉備，涿郡人。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屨爲業。身長七尺五寸，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常與公孫瓚同師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以爲平原相，常山趙雲來詣瓚，備見而奇之。雲遂從備。興平元年，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遂領徐州。建安元年，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布乃引兵水陸東下，張飛敗走布，遂虜備妻子。備請降布，布亦忿袁術，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勢擊術，使屯藏書。劉蜀世紀卷四 三十三

小沛。備因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乃復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遂益其兵，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布。三年，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將高順及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而還。備復走，操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值雷震失匙，箸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操遣備還袁術，術既南走，備遂殺徐州刺史車胄，留關羽守下邳，身還小沛。郡縣多叛，操爲備將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遂自擊，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擒關羽。備乃奔青州，因袁

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五年秋，劉備略汝穎之間，還至紹軍，陰欲離紹，紹乃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六年秋，操自擊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後在荊州數年，一日至厠所，慨然流涕，表怪問故，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骨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十三年，操軍至新野，劉琮以荊州降。琮表子也，諸葛亮勸備攻琮，以取荊州。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遂去過襄陽，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比到當陽，衆十萬餘，輜重數千兩，日行不過十餘里。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備據之，乃釋輜重，將精騎五千急追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追及備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遁去。或謂備曰：「趙雲北走矣。」備以手執摘之，曰：「子龍不棄我也。」頃之，雲抱劉禪與關羽船會，因得濟。汚備遂因魯肅以歸孫權。與權共破操於赤壁。十二月，備引兵南徇武陵、長沙、桂陽、零陵，諸郡皆降。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租稅以充軍實。以趙雲爲桂陽太守。十四年冬，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

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復以妹妻備。十五年冬，劉表故吏士多歸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容眾，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周瑜勸留之，權不聽，備還公安。聞之，嘆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及周瑜卒，魯肅代瑜，肅乃勸權以荊州借備，與共拒曹操。十六年冬，曹操遣鍾繇向漢中，蜀州牧劉璋別駕張松說璋曰：「曹公兵無敵于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若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強。曹公雖來，無能為也。」璋然之，乃遣法正迎備。法正至荊州，遂勸備取益州。龐統亦言於備，備曰：「今指與

藏書劉蜀世紀卷四

三十四

吾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今以小利而失信義于天下，奈何？」統曰：「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為人利耳。備以為然，乃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入境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太守嚴顏拊心嘆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至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法正白備，便於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卒。」璋與備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北到葭萌，未即

討魯，厚樹恩德，以收眾心。十七年冬，備在葭萌，十八年夏，備進據涪城。十九年，備進圍成都。璋出降，備自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為軍師將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等，璋之婚親也，彭義、璋之所嬖棄也，劉巴、宿昔之所怨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太和。初，赤壁之役，權遣使報備曰：「張魯王巴漢，為曹操耳目，規圖益州。若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欲先攻取璋，進討張魯，首尾相連，一統吳楚，雖有十操，無所憂也。」於是遂遣周瑜率水兵，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及備取

藏書劉蜀世紀卷四

三十五

益州，權聞之，怒曰：「猾虜乃敢挾詐如此。」二十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備引兵五萬，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是歲曹操將擊張魯，備聞之，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二十三年夏，備屯陽平關，魏大將夏侯淵督張郃、徐晃等與備相拒，備遣絕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引屯廣右。備又攻之，不能克，乃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健為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二十四年春，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

川矣。乃歛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黃忠引兵取之。過期不還，趙雲將數十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卒與相遇，遂前突其陣，且鬪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便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令插鼓，以勁弩隨後追射。魏兵驚懼，自相蹂踐，盡墮漢水中。備明日自來雲營，視其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操與備相守月餘，魏軍士多亡。夏五月，操引兵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立子禪爲太子。是年，孫權襲殺關羽，取荊州。魏文帝黃初二年春，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夏四月，

藏書劉蜀世紀卷四

三十一

漢中王卽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改元章武。初，先主忿孫權襲關羽，至是遂帥諸軍伐吳，竟爲陸遜所敗。三年夏，先主薨于永安宮，時年六十三矣。遺詔敕後主曰：「人五十不稱夭，吾年六十有餘，何所復恨？但以卿兄弟爲念耳。勉之，勿以小惡而爲之，勿以小善而勿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聞丞相爲寫申韓管子六韜一通已畢，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可也。

後主禪嗣位，丞相諸葛亮受遺詔輔政。亮卒，宦官黃皓用事，及司馬昭遣鄧艾鍾會伐蜀，禪遂降。禪子北地王禪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

社稷以見先帝可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謹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禪至洛陽，封爲安樂公司馬。昭與禪宴，爲之作故蜀歌，旁人皆爲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昭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是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矣。況姜維耶？」他日昭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語禪曰：「後若問，宜泣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閉其目，會復問，禪對如之。昭曰：「何乃似卻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

藏書劉蜀世紀卷四

三十一

奸臣篡奪

晉司馬氏

共五十二年

武帝炎司馬昭長子也昭師之弟而司馬懿之子懿字仲達河內溫縣人少有奇節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曹操爲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爲丞相又辟爲文學掾敕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乃就職於是使與太子游處遷黃門侍郎魏國既建遷太子中庶子與陳羣吳質朱鑠號曰四友及操薨于洛陽懿乃奉喪還鄴操子丕嗣懿轉丞相長史及丕代漢以懿爲御史中丞黃初七年文帝病篤懿與曹真陳羣等並受顧命輔政明帝卽位詔懿屯

藏書 晉司馬氏世記 卷四

三十一

于宛加督荊豫二州諸軍事初蜀將孟達之降也魏朝遇之甚厚懿以達言行傾巧不可任魏王不聽乃以達領新城太守封侯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蜀相諸葛亮惡其反覆又患其爲患達與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因漏泄其謀達聞其謀泄將舉兵懿恐其速發急以書喻達曰將軍昔棄劉備託身國家國家委將軍以疆場之任任將軍以圖蜀之事可謂心貫白日蜀人愚智莫不切齒於將軍諸葛亮欲相破惟苦無路耳模之所言非小事也亮豈輕之而令宣露此殆易知耳達得書大喜猶豫未決懿乃潛軍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

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至是亮斬達首傳京師俘獲萬餘人振旅還宛大和四年諸葛亮入天水詔懿西屯長安督永梁二州諸軍事統軍騎將軍張郃雍州刺史郭淮等拒亮張郃勸懿分軍往雍郃爲後鎮懿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淪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之麥諸將皆懼懿曰亮慮多決

藏書 晉司馬氏世記 卷四

三十九

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懿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懿列陣以待之亮宵遁追擊破之俘斬萬計明帝使使者勞軍加增封邑時軍師杜襲等皆言明年麥熟亮必爲寇隴右無穀空及時搬運懿曰亮再出祁山一攻陳倉挫衄而反縱其後出不復攻城當求野戰必在隴東不在西也亮每以糧少爲恨歸必積穀以吾料之非三稔不動矣青龍二年亮又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明帝憂之遣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懿節度諸將欲往渭

北懿曰百姓積聚皆在渭南遂引軍而濟背水爲壘因謂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諸軍無事矣亮果上五丈原將北渡渭懿遣將軍周當屯陽遂以餌之數日亮不動懿曰亮欲爭原而不向陽遂此意可知也遣將軍胡遵雍州刺史郭淮共備陽遂與亮會於積石臨原而戰懿以亮僞軍遠寇利在急戰故亮數挑戰懿終不出亮因遺懿巾幘婦人之飾懿怒表請決戰明帝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爲軍師以制之後亮復來挑戰懿將出兵毗杖節立軍門懿不得出乃止初蜀將姜維聞毗來謂亮曰辛毗杖節而至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懿與亮對壘百餘日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去懿乃行其營壘觀其遺事獲其圖書糧穀嘆曰天下奇才也辛毗以爲亮未必死懿曰軍家所重軍書密計兵馬糧穀今皆棄之豈有人捐其五臟而可以生乎宜急追之關中多蒺藜懿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著屐然後馬步俱進追到赤岸乃知亮果死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懿聞而笑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故也先是亮使至懿問曰諸葛孔明起居何如食可幾米對曰三四升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

省覽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及遼東太守公孫淵反帝乃徵懿詣京師問曰君度其作何計懿對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今其計將安出懿對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已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曰往還幾時對曰往百日還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爲休息一年足矣遂進師淵果遣步騎數萬阻遼隧堅壁而守以距懿懿盛兵多張旗幟出賊之南賊盡銳赴之懿乃泛舟潛濟以出其北又傍遼水作長圍欲向襄平諸將曰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懿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耻過昆陽也古人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指襄平則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懿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賊保襄平進軍圍之初淵聞魏師之出也請救於孫權權遺淵書曰司馬公善用兵變化若神所向無前深爲弟憂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何也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

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
令牛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苑也今賊衆我寡
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
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固
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
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
道楯櫓鉤撞發矢石雨下淵攻南圍突出懿縱擊敗之斬
於梁水之上既入城立兩標以別新舊男子年十五已上
七千餘人皆殺之僞公卿已下皆伏誅戮其將軍畢盛等
二千餘人遂班師帝乃遣使者勞軍于薊及齊王卽帝位
遷侍中持節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與曹爽共執朝政
更直殿中爽以懿年位素高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
初并州刺史陳平畢軌及鄧颺李勝何宴丁謐皆有才名
明帝惡其浮華皆抑不用曹爽輔政驟加引擢以爲腹心
丁謐爲爽畫策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爲太傅外以
名號尊之實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已得制其輕重也二
月以司馬懿爲太傅以爽弟羲爲中領軍訓爲武衛將軍
彥爲散騎常侍侍講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出入禁闥
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
忤旨爽又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于永寧宮專擅

朝政屢改制度懿不能禁於是與爽有隙懿遂稱疾不與
政事時人爲之謠曰何鄧丁亂京城爽晏謂懿果疾篤會
河南尹李勝將蒞荊州來候懿懿詐篤疾使兩侍婢持衣
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飲粥皆流出沾胸勝曰
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纒屬說
年長枕疾歿在旦夕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可善爲之備
恐不復相見願以子師昭兄弟爲託勝退告爽曰司馬公
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嘉平元年天子謁高平陵
爽兄弟皆從是日太白襲月懿於是奏永寧太后廢爽兄
弟太后勅如奏施行大司農桓範出赴爽蔣濟曰智囊往
矣懿曰爽與範內疎而智不及焉馬總授豆必不能用也
於是假司徒高柔節行大將軍事領爽營謂柔曰君爲周
勃矣命太僕王觀行中領軍攝義營懿親帥太尉蔣濟等
勒兵出迎天子屯於洛水浮橋上爽不肖通奏而遣侍中
許允尚書陳泰詣懿觀望風旨懿數其過失事止免官泰
還報爽勸之通奏懿又遣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諭爽
指洛水爲誓爽意信之桓範至果勸爽以天子詣許昌發
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義曰此事昭然今日卿等
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卿與天
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義兄弟默然自甲夜至五

鼓爽乃投刃于地曰司馬公正當欲奪我權耳吾以侯就
策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猶
耳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懿遂奉帝還
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四角作高樓令人
在樓上察視爽挾彈到後園中樓上人便唱言故大將軍
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爲計有司奏黃門張當與爽有姦收
當付廷尉考實於是收爽義訓晏颺畢軌勝并桓範皆下
獄劾以大逆不道與張當俱夷三族懿猜忌多權變初曹
操察懿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
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

藏書簡司馬氏世紀卷四

四十四

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故得免懿遂勤於
吏職至芻牧之間悉皆臨履由是操意遂安及平公孫淵
大行殺戮誅曹爽之際支黨皆夷及三族男女無少長姑
姊妹女子之適人者皆殺之既而竟遷魏鼎云卒時年七
十三師字子元懿長子雅有風彩沈毅多大略少流美譽
與夏侯玄何晏齊名晏嘗稱曰惟幾也能成天下之務司
馬子元是也懿之將誅曹爽獨與師潛畫弟昭弗之知也
將發夕乃告之既而使人覘之師寢如常而昭不能安席
晨會兵司馬門鎮靜內外置陣甚整懿曰此子竟可也及
懿卒議者咸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矣正元元年天子與

中書令李豐后父光祿大夫張緝黃門監蘇鑠等謀以太
常夏侯玄代師輔政師密知之即名殺豐逮捕玄緝等皆
夷三族師又諷帝擅廢皇后張氏又諷魏永寧太后下令
廢帝收帝璽綬仍以齊王歸藩迎高貴鄉公於元城而立
之昭字子上師同母弟也母丘儉文欽之亂大軍東征昭
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及兄師疾篤昭自京都省疾拜衛將
軍師卒天子命昭鎮許昌尚書傳報帥六軍還京師昭用
蝦及鍾會策自帥軍而還至洛陽自爲大將軍加侍中都
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二年鎮東大將軍諸葛誕舉兵淮
南三年攻誕斬之夷三族昭自爲晉公加九錫進位相國
晉國置官司焉景元元年昭弑帝而立燕王宇之子常道

藏書簡司馬氏世紀卷四

四十五

鄉公璜爲帝昭復滅蜀進爵爲王昭卒炎繼昭爲晉王泰
始元年炎篡魏國號晉都洛陽除魏宗族禁錮大封族屬
咸寧七年滅吳詔曰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
領兵馬今天下爲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
事悉去州郡兵大都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僕射山濤
言不宜去州郡武備帝不聽故永寧已後盜賊羣起州郡
不能制天下遂大亂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鎮愈
重矣在位二十六年帝初卽位厲以恭儉有司奏御牛青
絲紉斷詔以青麻代之大醫程據獻雉頭裘帝命焚於殿

前及平吳後天下又安遂耽樂遊晏既多內寵復納孫皓
官人數千自此掖庭殆將萬人莫知所適惟乘羊車聽其
所之官人竟取竹葉挿戶以鹽汁灑地爭引帝車末年知
太子昏庸而恃皇孫聰慧不欲廢立僕射何曾嘗云每侍
帝語不論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指諸孫曰汝輩必遇亂李生曰司馬懿於曹丕至善也曹
叡之愛禮懿亦至懿蓋兩朝顧命大臣受遺托寄非孟德
父子之於漢比也既受其託殺而奪之以爲己有既廢芳
立髦矣復弑髦而立奂又廢奂而自立豈其主有劉禪之
庸孫皓之虐者乎夫庸如劉禪而蜀之君臣如故也虐如
孫皓而吳之君臣如故也必如司馬氏父子則國家崇班
重任盡爲盜柄君之視臣如股肱心膂者乃引而納之蕭
牆之內也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況有國者將奚託哉是不
容不以篡弑論矣

惠帝武帝第二子也昏愚不辨菽麥自爲太子朝野咸知
不堪及居大位政由羣下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
以譏之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
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
飢餓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也後因食麴中毒
而崩或云司馬越鳩之在位十七年

懷帝武帝第二十五子也兄弟相屠存者三懷其一也惠
帝崩即帝位在位六年劉聰攻陷洛陽執以歸遂見殺秘
書監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劬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爲守
文之主而繼惠帝之後東海專政坐致流亡可慨夫
愍帝武帝孫也襲封秦王永嘉之亂避難入於藍田雍州
刺史賈疋遣兵迎衛達于長安即位四年劉曜逼京師肉
袒銜壁輿視出降劉聰出獵令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爲
導後因大會使行酒洗爵反而更衣又使執蓋遂見殺

藏書世紀卷五

南北兵爭

南朝晉牛氏

元帝司馬懿曾孫琅邪恭王之子也。初用王導計，出鎮建鄴，以顧榮爲軍司馬，賀循爲參佐，王敦王導周顗刁協等侍左右。及懷帝被虜，愍帝嗣立，進位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西都不守，羣臣因請卽帝位。旣而王敦內叛，四方貢獻多人，敦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元帝遂憂憤成疾，崩在位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之識，故司馬懿深忌牛氏爲二楹共一口。以時酒懿先飲佳者，而以毒酒鳩其將牛金。

而恭王妃夏侯氏竟通小吏牛氏而生元帝。

明帝元帝子也，聰明有斷，時兵凶歲飢，王敦外叛，帝崎嶇遵養，以弱制強，改授荆湘等四州，以分上流之勢。雖饗國淺，而規模可觀矣。在位三年。

成帝明帝子也，少而聰敏，及庾亮徵蘇峻峻反，舉兵逼帝遷石頭，庾亮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與犬斃，帝聞之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乃飲藥而歿，留心萬幾，務在簡約。在位七年。

康帝成帝母弟也，中書令庾冰以舅氏當朝，言國有強敵，宜立長君，遂以爲嗣。在位三年。

穆帝康帝子也，年三歲卽位，褚太后臨朝，會稽王昱爲撫軍大將軍輔政。在位十七年。

哀帝成帝子也，餌方士藥有疾，崇德太后復臨朝。在位四年。

海西公哀帝母弟也，卽位六年，桓溫帝在藩，風有痿疾，嬖人朱靈寶等參侍內寢，而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長欲封樹，時人惑之。因諷崇德太后下令廢奕爲海西縣公，徙居吳縣。十一月，妖賊許龍晨到門，稱太后密詔奉迎帝。帝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爲亂，因此左右縛之，龍懼而走。帝知天命不可再，深慮及禍，乃杜塞聰明，終日酣暢耽于內寵，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以帝安于屈辱，不復爲虞。太元十一年薨。

簡文帝元帝少子也，桓溫立之，帝雖神識恬暢，而無濟世大略，沙門支道林嘗言：「會稽有遠體而無遠神。」在位三年。武帝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也，幼而聰悟，威權已出，雅有人主之量，而溺於酒色，好爲長夜之飲。末年，長星見，帝在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杯酒，自古何嘗有萬歲天子？」時張貴人有寵，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貴人恚，因帝醉，夜使婢覆以被，蒙帝面弑之。」云。因廢暴殂。在位二十四年。

年時會稽王道子昏惑其子元顯專權竟不究其事
安帝武帝長子也自少及長口不能言至不能辨寒暑凡
動止皆非已出故桓玄之篡因此獲全初識云昌明之後
有二帝劉裕將謀禪密使王紹之縊帝而立恭帝在位二
十三年

恭帝安帝母弟也劉裕至京師傅亮承裕密旨諷帝禪位
帝欣然曰晉氏久已失之今復何恨乃書詔遂遜於琅邪
第宋末初二年裕使兵入踰垣而入弑之在位二年

定亂代興

宋劉裕

劉裕小字寄奴裕素貧時人莫知唯琅邪王謐知之裕常
負刃逡巡錢三萬被達執不得脫謐代之償故裕德謐後
裕伐荻新洲有大蛇數丈裕射之明日至聞有杵臼聲見
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裕問其故荅曰我王爲劉寄奴所
射令藥傳之耳裕曰王何不遂殺之曰劉寄奴王者不灰
裕叱之皆散走裕遂收藥而反以傳金劍無不立驗孫恩
作亂於會稽朝廷遣將軍劉牢之往討以裕參府軍事牢
之遣裕與數十人覘賊卒遇賊衆數千裕與戰所將人多
疲而裕獨奮長刀殺傷賊衆已而衆騎並至遂平山陰恩
遁入海元興元年桓玄篡位遷晉主於潯陽桓修入朝裕
從至建鄴玄見裕私謂王謐曰劉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
玄妻劉氏尚書令航之女亦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
不凡恐必不爲人下修尋還京口裕以此託疾不與修偕
行而與何無忌及弟道規沛國劉毅等密謀起兵矣玄聞
義兵起懼而謂所親曰劉裕足爲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擔
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外甥酷似其舅共
舉大事何謂無成也時衆咸推裕爲盟主庚申裕鎮石頭
立雷臺總百官焚桓溫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於太廟

命尚書王叔昇百官奉迎乘輿初晉陵人李叟與相術桓
修今相裕當得州不叟曰當得還州退而告裕曰君相貴
不可言裕笑曰相若准當用君爲司馬至是叟詣裕裕遂
用焉玄挾晉主走江陵劉毅何無忌劉道規等追及玄大
破玄軍於崢嶸洲玄復挾晉主入蜀至枚回州益州督護
馮遷斬玄而桓玄滅晉主至自江陵詔進裕侍中車騎將
軍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五年南燕主慕容超大掠淮
北裕抗表伐之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至下邳留船艦
輜重步進至琅瑯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或堅壁
清野大軍深入將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
藏書宋劉裕世紀卷五
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
進據臨朐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矣超聞晉師至引
羣臣會議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鋒玄
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然後徐簡精騎循
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腹背
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芟除禾苗使敵無所
資彼僑軍無食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
若縱賊入峴出城逆戰非勝算矣超不聽裕過大峴燕兵
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於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喜何也
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

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與燕兵戰於臨朐南秦軍胡藩
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
間道取其城裕從之丙子克其大城於是因齊地粮儲悉
停江淮漕運超求救於秦秦王與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
隣好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于洛陽若晉軍不
退卽當長驅而進裕謂秦使曰語汝姚興我克燕之後息
兵三年當取關洛也今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
裕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曰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
敵耳若廣固未下羗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
兵機非卿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
藏書宋劉裕世紀卷五
客先遣逆設此言耶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爲日久
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乎丁亥劉裕
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裕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
遂進攻獲超送詣建康斬之而南燕滅盧循反廣州循稱
恩妹壻也時裕將鎮下邳進攻河洛聞循反乃班師次于
山陽卷甲徑造江上知賊尚未至乃大喜四月裕至都于
時北師始還傷痍未復戰士纔數千鎮南將軍何無忌又
與循衆徐道覆戰於孟昶懼欲據主過江裕曰今重鎮外
傾強敵內迫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
瓦解江北亦安得至設使得志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

少猶足一戰。若其克濟，臣主同休。如其不然，不復能草間求活。吾計決矣。議者又欲分兵屯守諸津。裕曰：賊衆我寡，分其兵則測人虛實，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氣。若聚衆石頭，則衆力不分，或可冀也。戊午，裕移鎮石頭。賊大至。裕曰：賊若新亭直上，且將避之。若回泊蔡洲，成擒耳。徐道覆欲自新亭焚舟而戰，循多疑少決，果泊蔡洲。裕登石頭，使建威將軍孫處自海道襲番禺。戒之曰：我于二月必破妖寇，卿亦足至番禺，先傾其巢窟也。二月，盧循兵敗，回至番禺。果爲孫處所破，循收餘衆南走交州。刺史杜惠度斬盧循父子，函七首送都下。盧循滅，而廣州平。八年，荊州刺史劉

義書宋劉裕世紀卷五

七

道規患疾，以豫州刺史劉毅代之。毅既有雄才大志，與裕俱興復晉室，自謂京城廣陵，功足相抗。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裕知毅終爲異端，遣參軍王鎮惡襲江陵，克之。毅及黨與皆伏誅。而劉毅滅，先是譙縱據蜀，裕遣劉敬宣往伐。譙縱求救于秦，秦兵至，敬宣引還。至是，裕復謀伐蜀。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有武幹，欲用爲元帥。衆謂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聽，卽以齡石爲益州刺史。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大衆宜自外水

取成都，而以疑兵出內水，因函書封齡石，署通遼曰：白帝乃開視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見書，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嘉從中水取廣漢，老弱乘高艦千餘，從內水向黃虎。於是諸軍倍道兼行，尅日圍城。戊辰，縱棄城走。壬申，齡石入成都，縱自縊。歟。譙縱滅，而成都平。初，裕平齊，卽有定關洛意。遇盧循反，故止。至是，聞姚興死，子泓新立，兄弟相殺，關中擾亂。十二年，裕表伐關洛，乃以世子爲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入居東府。總攝內外。十三年，衆軍至洛，圍金墉，降之。裕修復晉五陵，置守衛。三月，裕率大軍入河。五月，帝至洛陽，謁晉五陵。八

義書宋劉裕世紀卷五

八

月，扶風太守沈田子大破姚泓軍於藍田。王鎮惡尅長安，禽姚泓而關洛平。十月，裕進爵爲王。裕欲息駕長安，經略趙魏，聞前將軍劉穆之卒，乃歸。歸，遂代晉國號。宋三年，宋主劼年六十，葬蔣山，謚武皇帝。裕徵時耕於丹徒，至受命，耨耜之具，咸命收藏。及文帝幸舊宮，見之而問，不覺有慚色。孝武大明中，壞宋主所居陰室，起玉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侍中袁顗因盛稱主儉素之德。孝武不荅，獨曰：田舍公得此，以爲過矣。少帝義符，武帝長子，卽位一年，居處所爲多乖失。徐羨之、傅亮廢爲營陽王，復弑之。

文帝義隆武帝第三子徐羨之傅亮迎立之元嘉三年殺徐羨之傅亮帝雅重文儒躬勤政事百官又于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惜其不自量力橫挑強胡使師徒殲于河南戎馬飲于江津及其廢立之際狐疑不決遂爲子劭所弑在位三十年

武帝駿文帝第三子舉兵誅劭自立在位十一年機警勇決文章華贍王僧虔以善書見忌僧虔至以秃筆書自免奢慝敗度待諸弟如讎

廢帝子業武帝子既卽位凶悖日甚誅殺相繼壽寂之等弑之而立湘東王或年在位一年

藏書宋劉裕世紀卷五

九

明帝或文帝子暴虐諸王宋子孫盡矣在位八年

蒼梧王昱明帝子嬖人李道兒所生也初或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昱故昱每微行自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管署巷陌無不貫串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篴執管便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端午太后賜扇昱嫌其不華令太醫煮酖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役猶昱曰汝語大有理後以太后令追廢爲蒼梧王在位五年

順帝明帝第三子蕭道成勒兵入宮泣而彈指曰願世世

不生帝王家遂被弑在位三年年十一

藏書宋劉裕世紀卷五

十

誅暴代立

齊蕭氏

蕭道成東海蘭陵人也。宋明帝即位，以道成非人臣相，而人間流言，咸云道成當爲天子。故明帝疑之。及明帝崩，蒼梧王卽位，以道成爲右衛將軍，領衛尉。元徽二年，江州桂陽王休範舉兵尋陽。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乃單車白服出新亭，宋主加道成節都督，征討諸軍事。平南將軍築新亭壘未畢，賊前軍已至。道成乃解衣高臥，以安衆心。索白虎幡登西垣，使員外郎王敬則浮舸與賊戰。大破之。未時，張敬兒斬休範首，臺軍及賊衆尚不知休範已斬也。賊帥丁文豪設伏破臺軍於皂莢橋，直至朱雀航。王道隆劉劭並戰沒。賊進至杜姥宅，府軍長史褚澄又開東府，納賊張永兵潰於白下。宮內傳言新亭亦陷。太后執蒼梧王手泣曰：「事敗矣。」道成急遣軍主陳顯達、張敬兒等從石頭濟淮，問道自承明門入衛官闕。時休範典籤許公與詐稱休範在新亭，士庶惶惑，詣壘投名者以千數。及至，乃知是道成。道成隨得輒燒焚之。登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戮矣，厥在南岡下，身是蕭平南汝等名字皆已焚燒，勿懼也。」遂分遣衆軍擊平賊。道成振旅凱入，百姓緣道

藏書齊蕭氏世紀卷五

十一

藏書齊蕭氏世紀卷五

十一

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休範平後，蒼梧漸行兇暴，屢欲害道成，嘗率數十人直入鎮軍府，時暑熱，道成晝臥裸袒，蒼梧立道成于室內，指腹爲射的，自引滿將射之。道成神色不變，歛衫曰：「老臣無罪，蒼梧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棚，而一箭便死，無復的矣。』不如以電箭射之。」乃取電箭一發，卽中道成臍。蒼梧投弓於地，大笑曰：「此棚何如？」道成威名既重，蒼梧深忌之。道成憂懼，乃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秋七月七夕，楊玉夫等弑之，而立順帝。道成自爲太尉，都督十六州諸軍事，謀代宋。建元元年，道成卽帝位，國號齊，封順帝爲汝陰王。仍弑之。宋宗室無少長皆死。齊主博學，善屬文，工草隸書，奕棋第二品。每曰：「使我臨天下十年，當使黃金與土同價。」所著文，詔中書侍郎江淹撰次之。又詔東觀學士撰史林三十篇。魏文帝皇覽之流也。在位三年。

武帝，高帝長子也，在位十一年。廢帝，鬱林王，武帝孫也，少美容止，好隸書，武帝特所鍾愛。勅皇孫手書不得妄出，以貴之。及卽位，西昌侯鸞有異志，謀弑之。乃稱廢帝，矯情飾詐，陰懷鄙惡。嘗侍文惠太子疾，及居喪，哀容號毀，旁人見者莫不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淫虐不道等事，遂遇弑。

海陵王鬱林弟也。蕭懿立之。復弑之。而自立。
明帝鬱高帝之姪。即位五年。大行誅戮。殺高武子孫無遺。
前古未有也。

後廢帝東昏侯。明帝子在位二年。委任羣小。誅諸宰臣。又
鑿金爲蓮花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也。大
虐無道。大臣恐懼。乃謀應蕭衍。遂被弑。

和帝寶融。明帝子。東昏之亂。長史蕭穎胄奉寶融舉兵。以
雍州刺史蕭衍都督前鋒諸軍事。及蕭穎胄卒。蕭衍遂代
齊。寶融爲巴陵王。仍遣鄭伯禽以生金進王。王曰。我
不須金。飲醇酒足矣。乃引飲一升。伯禽就加搢焉。在位二

年。
藏書 齊蕭氏世紀 卷五

十三

誅暴代立

梁蕭氏

蕭衍。蘭陵人。生而有異光。狀貌殊特。日角龍顏。重岳虎顧。
舌文八字。身映日無影。有文在右手。曰武。爲兒時能蹈空
而行。及長。博學多通。有文武才幹。初爲衛軍王儉東閣祭
酒。儉一見。謂人曰。蕭郎三十內。當作侍中。出此。則貴不可
言。竟陵王子良聞。西邸招文學。衍與沈約謝朓王融。蕭深
范雲任昉陸倕等並游。號曰八友。齊明帝將廢鬱林。每與
衍密謀。及齊明卽位。性猜忌。衍避時嫌。解遣部曲。但乘折
角小牛車。先是雍州相傳。樊城有王氣。至是齊明崩。遺詔
以衍爲都督雍州刺史。衍至襄陽。乃潛造器械。多伐竹木。
沉於檀溪。密爲舟船之備。二年冬。衍長兄懿被害。信至。衍
乃起兵。殺東昏。進爵爲王。天監元年。衍自立爲帝。國號梁。
八年。魏取梁三關。十六年。用釋氏法。長齋一食。惟菜羹糲
飯。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空皆以麪爲之。普通五
年。魏有六鎮之亂。梁復取三關。是年。以散騎常侍朱异掌
機政。八年。改元大通。梁主舍身同泰寺。三年。改元中大通。
元年。再舍身同泰寺。設大會。釋御服。持法衣。行清淨大捨。
素牀瓦器。乘小車。役私人。親爲四衆講涅槃經。羣臣以錢
一億萬奉贖。表請還宮。三請乃許。三年。太子統卒。太子好

藏書 梁蕭氏世紀 卷五

十四

讀書屬文，證曰昭明太子，葬丁貴妃，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請厭之。乃為厭焉。及諸物埋于墓側，後梁主聞之，遣檢掘得驚物，大驚，悉誅道士等，以故太子終身慚憤，不能自明。大同三年，修長干寺，阿育王塔，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老厭于萬幾，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及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橫，中大同元年，梁主幸同泰寺，講三慧經，太清元年，高歡卒，侯景來降，二年，侯景叛，襲破臺城，梁主遂為所弑。年八十三。武帝少而篤學，雖萬機多務，猶卷不輟手，燃燭常至戊夜，撰通史六百卷，金海三十卷，孝經義，周易講疏，毛詩春秋

荅問，尚書大義，中庸講疏，孔子正言，凡二百餘卷，贊序，詔詰，銘誄，箴頌，箋奏，諸文，又百二十卷，六藝備間，碁登逸品，陰陽緯候，卜筮占決，草隸尺牘，騎射，莫不稱妙，晚乃溺信佛道，製涅槃大品，淨名三慧，諸經義記數百卷，聽覽餘閒，即於重雲殿，及同泰寺講說，名僧碩學，四部聽衆，常萬餘人，在位四十八年。

號宮體，所著昭明太子傳，并諸經傳，共六百六十餘卷，並行于世，既見廢，自知不久，指所居殿謂舍人殷不害曰：「龐涓歿于此，後王偉與彭雋王修纂進觴而前曰：『丞相以陛下幽憂日久，使臣上壽。』簡文笑曰：『已禪位，何得言陛下遂盡酣？』謂曰：『不圖為樂，一至于此。』既醉而寢，舊進士囊遂歿。時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二十餘人，皆歿。太子神明端嶷，所親竊問之，太子曰：「賊若未見殺，吾雖陵慢呵叱，終不敢害。若見殺時，至雖一日百拜，亦無益也。」又曰：「殿下居困阨而神貌怡然，何也？」太子曰：「若諸叔能滅賊，賊必先見殺，然後就歿。若其不然，賊亦殺我，以取富貴，安能以必歿之命為無益之愁乎？」及難，顏色不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矣。」

元帝釋，武帝第七子，封湘東王，太清二年，侯景叛，舉兵圍臺城，簡文帝大寶元年四月，釋移檄討侯景，八月，侯景廢簡文帝，立豫章王棟，棟太子統之孫也，已而景廢棟，自稱帝，八月，王僧辯陳霸先擊敗侯景，景亡走吳，十一月，王僧辯等奉表勸進，釋立為帝，釋攻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著孝德傳，忠臣傳等書，共五百餘卷，在位三年。

敬帝蕭譽，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大同元年，除西中郎

將雍州刺史，晉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梁武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時亂足以圖霸功。及侯景作亂，蕭繹攻晉兄譽于湘州，晉率衆攻江陵以救之。會大雨暴至，晉遁歸襄陽，器械資重多沒于水。晉恐不能自固，乃遣蔡大寶求附庸于西魏。已而晉與魏師襲江陵，蕭繹被殺，魏相宇文泰命晉主梁嗣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入于魏。晉稱帝于其國，晉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志。居常快快，抱歎吒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歿。晉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三十卷，並行于世。在位三年。

定亂代立

陳陳氏

陳霸先，少儻有大志，及長，涉獵史籍，好讀兵書，明緯候，孤虛遁甲之術，武勇明達，爲當時推服。常夢天開數丈，有四人朱衣捧日納之口中，及覺，腹內猶熱，以軍功除高要太守。二年冬，侯景寇逼，霸先將赴援時，湘東王繹承制遣征東將軍王僧辯督衆軍討侯景，授霸先東揚州刺史。三年，霸先帥師發自豫章，進討侯景，景敗走。承聖三年，進霸先位司空，及魏平江陵，霸先與王僧辯等請晉安王方智以太宰承制。晉安王至自尋陽，方入居朝堂，而齊道遂貞陽侯明還。王僧辯納之，霸先固爭不從。九月，霸先計王僧辯甲辰，霸先至石頭，遣勇士自城北踰入，因風縱火。僧辯就禽，於是廢貞陽侯，而奉晉安王卽位。太平八年，霸先代梁卽帝位，國號陳，在位二年。子昌碩皆以江陵之陷沒于長安，內無嫡嗣，外有強敵，乃召臨川王僧嗣位。文帝，武帝姪也，起自布衣，知百姓疾苦，國家資用，務從儉約。一夜內刺閨取外事分判者，前後相續，每鷄人伺漏傳籤，殿中者令投籤于階石上，鎗然有聲，云吾雖得眠，亦令驚覺，其強苦如此。在位七年。

廢帝，文帝長子，性仁弱，國柄歸于安成王瑱。瑱廢帝爲熙

海王而自立在位三年

宣帝武帝次姪也。是時淮南之地並入于齊。帝志復舊境。思及侵地。疆弱之形既異。及周兵滅齊。乘勝而舉。略地遂至江際。在位十四年。

后主宣帝子也。在位六年。初隋文帝篡周。甚敦鄰好。太建末。隋兵大舉。聞宣帝崩。乃班師。仍遣使赴瑒。修敵國禮書。稱名姓頓首。而後主益驕。荒於酒色。左右嬖佞。珥貂者五十人。婦人美貌麗服。巧態以從者千餘人。常使張貴人等八人夾坐。江總孔範等十人豫宴。號曰狎客。先令八婦人襲采箋製五言詩。十客一時繼和。遲則罰酒。君臣酣飲。從

藏書陳氏世紀卷五

十九

夕達旦。以此為常。隋文帝謂高穎曰。我為百姓父母。豈可眼一衣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曰。吾將顯行天誅。即以晉王廣為元帥。督八十總管來討。辛巳。賀若弼進軍鍾山。乘勝進軍官城。燒北掖門。韓禽虎率眾趣官城。自南掖門入城內。文武百司皆遁。唯僕射袁憲侍側。憲勸後主端坐殿上。正色以待之。後主曰。鋒刃之下。未可交當。吾自有計。乃逃于井。既而軍人窺井。呼之不應。欲下石。乃聞叫聲。以繩引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乘而上。既見隋文帝。給賜甚厚。令班同三品。每預宴。為不奏。吳樂恐傷其心。監者言叔寶與子弟等。日飲一石。終日流。

醉。罕有醒時。隋文時使節其酒。既而曰。任其性。不爾何以過。日及從東廵。登芒山。侍飲賦詩曰。月光天德。山河壯。

帝居太平。無以報。願上東封書。後從至仁壽宮。及出。隋文帝目之曰。此敗豈不由酒。當賀若弼度京口。彼中人密啟告急。叔寶正飲酒。初不知。省高穎至。猶見啟在牀下。尚未開封。此亦大可笑。李生曰。檇櫟以不材得終其天年。此之謂矣。

卓吾子曰。劉裕以識故。弒昌明立恭帝。又遣傅亮諷帝禪位。帝欣然書詔曰。晉氏父已失之。重為劉公所延。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遜于琅邪。第夫裕之功德巍巍。四海服心。

藏書陳氏世紀卷五

二十

久矣。晉氏衰弱已極。即以琅邪一區處之。如漢獻故事。亦自無患。何必更使兵人踰垣而入弒之也。雖司馬懿之毒。必發。虐必報。然裕者。亦可以省此毒手矣。連弒二無罪之君。以自種毒。故裕子義符即位未幾。復為傅亮所弒。子孫繼立。自相屠夷。無子遺者。而蕭道成遂勒兵而入。毒亦遂發矣。蕭道成之來也。猶謂功在社稷。志切救主。反為蒼梧所害。出不得已。於是焉廢蒼梧而立順帝。復弒蒼梧而即帝位。封順帝為汝陰王。足矣。人心歸齊而怨宋。亦自無足虞者。乃復弒順帝。令宋室子孫無少長皆歿。何也。是又無故自種此毒也。故蕭衍代齊。遂廢寶融為巴陵王。仍遣鄭

伯禽以生金進而加捐之此亦蕭道成自種之毒不得不發於其子孫與蕭衍之手者又可逃乎設使道成子孫不自相屠至蕭衍亦決不肯留種矣最好笑者蕭衍斷灰刑則泣以麵為犧牲而以昭明太子故盡殺道士略無慘顏卒致太子灰而身為侯景所弑其子簡文求灰不得竟仆絕於土囊之口矣又并其太子大器及王侯在建康者盡數皆灰其毒不更慘耶夫我以生金進彼亦以土囊進我一施一報自是常理也獨陳霸先不忍殺一口以代梁故其後主雖荒淫不度遭遇隋堅刻毒異甚反哀而禮之為不奏吳樂以安其心夫堅豈不嗜殺人者陳霸先之不殺先之也余是以知毒之發百倍於種福之加萬倍於施天道不爽如此可畏又如此奈之何甘自種毒而不悔也

藏書世世紀卷五

藏書世世紀卷六

北朝漢劉淵

劉淵匈奴冒頓之後也初漢高以公主妻冒頓其子孫遂冒姓劉氏建武初單于入居西河美稷今離石左國城中平中單于羌渠為國人所殺於扶羅以其眾留漢自立為單于屬董卓之亂寇掠太原河東也於河內於扶羅弟呼厨泉立以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即淵之父也魏武分其眾為五部以豹為左部帥其餘部帥皆以劉氏為之太康中改置都尉左部居太原茲氏右部居祁南部居蒲子北部居新興中部居太陵劉氏雖分居部然皆家居晉陽汾澗之濱咸寧五年以淵為匈奴左部帥淵好學師事上黨崔游習毛詩京氏易馬氏尚書尤好春秋左氏傳孫吳兵法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朱紀范隆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之不知君子恥之二生遇高皇而不能建封侯之業兩公屬太宗而不能開庠序之美惜哉故淵武事亦妙絕於眾猿臂善射膂力過人姿儀魁偉身長八尺四寸鬚長三尺餘當心有赤毫毛三根長三尺六寸為侍子在洛陽王渾屢言之於武帝帝詔與語大悅王濟曰劉淵文武才幹若任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楊珧進曰臣觀淵之才當今無

比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其不復北渡矣。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時咨將帥上黨李熹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淵以將軍之號，鼓行而西，秦涼可指期而定也。」孔恂曰：「李公之言未盡，淵若能平涼州，恐涼州方有難耳。」會豹卒，以淵代爲左部帥。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明刑法，禁姦邪，輕財好施，推誠接物。五部僞傑，幽冀名儒，高門秀士，無不至者。楊駿輔政，以淵爲建威將軍，五部大都督。成都王穎鎮鄴，表淵行寧朔將軍，監五部軍事。惠帝失馭，寇盜蜂起，淵從祖故左賢王劉宣等竊議曰：「昔我先人與漢約爲兄弟，自漢亡以來，魏晉代興，我單于雖有虛號，無復尺土降同編戶。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與邦復業，此其時矣。」於是密共推淵爲大單于，乃使其黨呼延攸詣鄴，以謀告淵。淵請歸會葬，穎弗許，乃令攸先歸告宣等，招集五部，引會空陽諸胡，聲言應穎實背之也。及東瀛公騰、安北將軍王浚起兵伐穎，淵說穎曰：「今二鎮跋扈，衆餘十萬，請爲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穎悅，拜淵爲北單于，參丞相軍事。淵至左國城，劉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衆已五萬。都于離石。王浚率鮮卑攻鄴，穎敗，淵命左獨鹿王劉延年等率步騎二萬將討鮮卑。劉宣等固諫曰：「晉爲無道，奴隸御我，我單于積德在躬，方當興我邦族，復呼韓邪之

業。鮮卑烏丸，可以爲援，奈何距之而拯讎敵乎？」淵曰：「善。」爲崇岡峻阜，不當爲培塿。且夫帝王豈有常哉？今見衆十餘萬，鼓行而摧亂晉，猶拉枯耳。上可成漢高之業，下不失爲魏氏。雖然，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是以昭烈崎嶇於一州之地，而能抗衡天下。吾又漢氏之甥，約爲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且可稱漢，追尊後主以懷人望。乃遷於左國城，爲壇於南郊，卽漢王位，追尊禪爲孝懷皇帝，立漢高祖以下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遂進據河東，攻蒲坂，平陽皆陷之。晉永嘉二年，淵卽皇帝位，遷都平陽。四年，淵卒，子和立。

劉聰，淵第四子也。年十四，究通經史，兼綜百家之言。十五習擊刺，猿臂善射，彎弓三百斤，膂力驍捷，冠絕一時。太原王渾見而悅之，淵亦聽殺其兄和，卽皇帝位。遣子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衆四萬，長驅入洛，攻陷平昌門，入于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曜於是害諸王公及百官以下三萬餘人，於洛水北築爲京觀。時愍帝卽位，長安聽復遣劉曜等攻陷長安，降愍帝。晉大興元年，聰死，在位九年。粲少雋傑，自爲宰相，威福任情，既嗣位，荒耽酒色，軍國之事，一決於靳準。準作亂，勒兵入宮，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發掘淵聰墓，焚燒其宗廟鬼

大○哭○聲○聞○百○里○準○自○號○漢○大○王○置○百○官○遣○使○解○藩○於○晉○劉
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自○襄○國○率○精○騎○五○萬○進○攻○準○斬
之○劉○曜○徙○都○長○安○收○稱○趙○後○爲○趙○石○勒○所○滅○

後趙石勒 以劉曜稱趙在前也

石勒字世龍上黨武鄉羯人也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
倚牆上東門王衍見而異之顧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
其聲視其志將來必爲患馳遣收之而勒已去矣長而壯
健有膽力好騎射大安中并州饑亂并州刺史東瀛公騰
執諸胡賣充軍實勒時亦在賣中既賣與莊平人爲奴每
耕作常聞鼓角之聲勒告諸奴曰吾幼時在家恒聞如是
音聲奴家鄰馬牧因與牧率魏郡汲桑往來勒以能相馬
自託於桑遂招集桃豹遼明等爲羣盜及劉淵稱漢勒乃
歸淵淵以勒爲輔漢將軍淵从劉聰又授勒征東大將軍
并州刺史勒乃以張賓爲謀主及劉粲攻洛陽勒率騎二
萬會粲大敗晉師又南攻襄陽陷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進
至襄城滅王如復屯江西勒始有雄據江漢之志矣初勒
被溺平原與母相失至是劉琨遣張儒送母于勒遺勒書
曰將軍發迹河朔席卷充豫飲馬江淮折馘漢河雖自古
名將未足爲諭所以攻城而不有其民略地而不有其土
翕爾雲合忽復星散將軍豈知其然哉夫存亡決在得主
成敗要在所附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琨蓋欲其
倚晉也勒報琨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聞君當選節本朝
吾自夷難爲効因遺琨名馬珍寶謝歸以絕之卽於葛陂

繕室宇課農造舟欲攻建鄴會霖雨三月不止元帝又使諸將大集壽春勒兵饑疫死者大半刁膺乃勸勒先送款晉朝求掃平河朔勒慨然長嘯襲安勒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其怯也孔萇支雄等進曰萇等請各將三百步卒船三十餘道乘夜登城斬吳將頭得其城食其倉米當破丹陽定江南盡生縛取司馬家兒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匹顧問張賓曰於君何如賓曰將軍攻陷帝都囚執天子殺害王侯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還相臣奉乎天降霖雨方數百里示將軍不應留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四塞山河宜北徙

藏書

後趙石勒世記

六

始欲內其船而雄等已渡屯其壘門下船三十餘艘以濟其軍勒令主簿鮮于豐挑戰而設三伏以待之冰怒出軍將戰而三伏齊發夾擊破之又因其資長驅至鄴攻北中郎將劉演于三臺時諸將佐議欲攻取三臺以據之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之未可卒下舍之則自潰今四海鼎沸戰爭方始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難以保萬全制天下也夫得地者昌失地者亡邯鄲襄國趙之舊都依山憑險可擇而取之然後命將四出授以奇略則王業可圖矣勒曰右侯之計是也於是進據襄國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四碑等部衆五萬餘人討勒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頗為就六眷所敗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縱孫吳重生亦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皆曰宜固守以疲寇勒顧謂張賓孔萇曰君以爲何如賓萇俱曰就六眷大衆遠來以我軍寡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彭祖可指辰而定矣勒笑而納之卽以萇爲攻戰都督造突

藏書

後趙石勒世記

七

門於北城鮮卑入陣未定將士鼓譟城上孔長督諸將突
山擊之生擒末柸眾遂奔散長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
就六眷遣使求和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勒曰遼
西鮮卑徙國與我無怨特爲王浚所使耳放之必悅不復
爲王浚用矣於是納質遣石虎盟就六眷于渚陽勒以段
末柸爲子署北平公遣還遼西末柸感勒遂專心歸附而
王浚威勢衰矣是月石虎攻鄴三臺克之勒卽以石虎爲
魏郡太守鎮鄴三臺時王浚署置百官奢縱淫虐勒欲先
遣使以觀察之議者僉曰宜如羊祜與陸抗故事張賓曰
王浚假三部之力稱制南面雖曰晉藩實懷僭逆將軍威
聲震于海內今權誦遣使無誠款之形脫生猜疑後雖奇
略無所設也羊陸之事臣未見其可勒曰右侯之計是也
乃遣其舍人王子春等多齎珍寶奉表推崇浚爲天子浚
大悅以勒爲信勒募兵戒期將襲浚而懼劉琨及鮮卑烏
尤爲後患沉吟未發張賓進曰夫襲國當出其不意今戒
嚴經日不行豈顧有三方之慮乎勒曰然賓曰彭祖之據
幽州唯仗三部今皆離叛是則外無聲援以抗我也幽州
饑餓人皆蔬食甲旅寡弱是則內無強兵以禦我也此宜
應機電發不可後時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藩其實讎敵若
修牋與琨送質請和琨必欣於得我喜於浚滅終不救浚

而襲我明矣勒曰吾所不了右侯已了復何疑哉於是輕
騎襲幽州以火宵行晨至薊此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
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填塞街巷使兵不得發也勒
遂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讓而斬之封王浚首獻捷於劉
聰勒既還襄國劉琨乃遣將軍姬澹率衆十餘萬討勒勒
以孔長爲前鋒都督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自輕騎與
澹戰偽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軍大
敗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琨奔段匹磾遂爲所害勒於是
自稱趙王并降匹磾寢有平定中原闢關江左之志矣會
晉征北將軍祖逖據譙自淮以南多背勒歸逖勒憚逖乃
不敢爲寇時逖牙門童建遣使降勒勒斬之送首于逖曰
天下之惡一也叛臣逃吏吾之深讎將軍之惡猶吾惡也
逖是以復與勒修好亮豫之閒稍得休息焉初勒與李陽
隣居歲爭漚麻池迭相毆擊至是謂武鄉父老曰李陽壯
士也何以不來乃使召陽旣至勒引陽笑曰孤往日厭卿
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賜甲第一區拜奉軍都尉及祖逖
卒勒始遣將屯豫州又遣石虎統中外步騎四萬討曹嶷
害之阮其衆三萬人勒好書常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勒
立六國後大驚曰此法當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諫乃
曰賴有此耳其識達如此後勒統步騎四萬伐趙執曜斬

之以徇於軍，斬首五萬，餘級枕尸金谷，曜太子熙等奔上邽。虎復剋上邽，執太子熙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進剋集木且羌於河西，俘獲數萬，秦隴悉平。符洪姚弋仲悉降，羣臣請上尊號，勒乃卽皇帝位。晉荊州牧陶侃使使來聘，致江南之珍，勒因饗高句麗、酒酣，謂徐光曰：「朕方自古開基何等主也？」對曰：「陛下神武籌略，邁于高皇，雄藝卓犖，超絕魏祖，其軒轅之亞乎？」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亦已太過。」朕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與韓彭競鞭而爭先耳。脫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豕誰手也。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如曹孟德司馬仲達父子欺他孤兒。」

藏書後趙石勒世紀卷六

十

寡婦孤嫗以取天下也。朕當在二劉之間，軒轅豈所擬乎？勒以咸和七年殂，年六十，在位十五年。

石虎勒之從子也，性殘忍，好獵游蕩，充善彈，數彈人，軍中以爲毒患。勒白母將殺之，母曰：「快牛爲犢子時，多能破車，汝小忍之。」虎身長七尺五寸，趨捷使弓馬，勇冠當時，將佐親戚莫不敬憚。軍中有勇幹策略與已侔者，輒方便殺之。前後所殺甚衆，至於降城陷壘，不復斷別善惡。阮斬士女，數有遺類，勒雖屢加責誘而意自若。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故勒寵之。勒之居襄國，署爲魏郡太守、鎮鄴，及勒卽位，授太尉、守尚書令，封中山王。

虎自以勲高一時，謂勒卽位之後，大單于必在已，而更以授其子弘，乃私謂其子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端拱指授，而以吾躬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北走索頭，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剋殄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之望實在于我，而授黃吻婢兒，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咸康元年，虎廢勒子弘，自稱趙天王，立其子邃爲太子。虎荒游廢政，而使邃省可尚書奏事，邃遂有深寵，權傾其父。虎遷都鄴，以咸康三年，稱大趙天王，邃總百揆，荒酒淫色，驕恣無道。虎次子河間公宣樂安公韜亦有寵於虎，邃疾之，乃私謂庶子李顏等曰：「吾欲行冒頓之事，虎聞之大怒，殺邃而立其子宣爲太子，又命宣與石韜生殺拜除，皆迭自省決，不復啟聞。宣素惡韜，亦謂所幸楊杯曰：「韜凶豎悖逆，汝能殺之。」吾入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既死，主上必親臨喪，因行大事，蔑不濟矣。」杯等許諾，遂殺韜。虎不勝悲怒，乃幽宣于席庫，以鐵環穿其頰而鎖之，百法焚燒，初張豺之破上邽也。獲劉曜幼女，虎得而嬖之，生子世，至是虎曰：「吾欲以純衣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兒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定議立世爲太子。虎在位十五歲而卒，世卽位，尊劉氏爲太后，臨朝。石遵聞虎死，屯於河南，姚弋仲

藏書後趙石虎世紀卷六

十一

待洪石閔等既平秦洛班師而歸遇遵於李城說遵行大事遵從之至安陽貫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大武前殿擗踊盡哀假劉氏令曰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尋殺之世凡立三十三日初遵之發李城也謂石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爲儲貳既而立子衍閔甚失望密謀廢遵使將軍周成率甲士三十執遵於如意遵時方與婦人彈碁閔成等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汝等立鑒復能幾時遂殺遵及其太子衍遵凡在位一百八十三日鑒乃卽位以石閔爲大將軍時石祗與姚弋仲符洪等通和連兵檄誅閔龍驤孫伏都劉銖等結羯士三千亦欲誅閔

秦書後魏石虎傳卷六
十二

皆入屯鳳陽門閔率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現華橫尸相枕流血成渠閔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躬率趙人誅諸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屯據四方者所在承閔書誅而灰者不可計數于時高鼻多鬚濫灰者半石琨奔據冀州段龕奔據陳留姚弋仲據混橋符洪據枋頭衆各數萬仍率衆伐鄴石閔率騎千餘距之城北閔執兩刃矛馳騎擊之皆應鋒摧潰斬級三千琨等大敗走閔又率騎三萬討張賀虔于石濟鑒密遣齎書召張沉等使乘虛襲鄴遣者以

告閔閔馳還殺鑒并虎孫三十八人盡殪石氏鑒在位一百三十日虎小兒混將妻妾數人奔晉亦被斬於建康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自相殘害混至此又灰初識言滅石者陵尋而石閔從封蘭陵公虎惡之收蘭陵爲武興郡至是終爲閔所滅閔以晉永和六年自立復姓冉氏國號魏八年慕容雋遣慕容恪攻鄴擒閔斬之

秦書後魏石虎傳卷六
十三

燕慕容廆

慕容廆鮮卑人其先曰東胡爲匈奴所敗分保鮮卑山曾祖莫護跋魏初率其諸部入居遼西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歛髮襲冠諸部因呼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廆幼而魁岸美姿貌身長八尺雄傑有大度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懷帝蒙塵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傾沒天子蒙塵瑯邪承制江東實人望所係明公雄據海朔跨總一方而諸部猶怙衆稱兵未遵道化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今宜通使瑯邪勸承大統然後敷宣帝命以伐有罪誰敢不從廆善之乃遣長史浮海勸進時二京傾覆幽冀淪陷廆刑政修明虛懷引納士庶多襁負歸之廆乃立郡以統流人石勒遣使通和廆距之送其使於建鄴勒怒遣宇文乞得龜擊廆廆遣鮑攻乞得龜虓之悉虜其衆乘勝拔其國城收其資用徙其人數萬戶以歸成帝卽位加廆侍中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箋約以共攻石勒朝議未定而廆卒慕容皝嗣位三年皝自稱燕王四年皝敗石虎軍于汲城遣使獻捷于晉晉穆帝永和四年皝卒僞嗣八年遣弟慕容恪攻鄴擒魏冉閔殺之僞遂稱帝于龍城國號燕又自龍城遷于薊初鮮卑段龕因石氏之亂率其部衆自令支徙廣固至是慕容恪攻龕燕諸將請

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空急者有空緩者若彼我勢敵外有疆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疆彼弱無援于外當羈縻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今憑阻堅城上下勦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雙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也于是高牆深塹以守之龕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晉升平元年燕徙都鄴三年晉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燕大司馬恪擊之攸敗走恪遂渡河略地分置守宰謝萬復伐燕以燕兵大盛卽引還衆遂驚潰於是許昌潁川譙沛相次皆沒於燕四年燕主僞卒太子暉立年十一初僞寢疾謂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致治之主也陛下若以臣爲能臣請輔少主僞喜曰汝爲周公吾復何憂乃召吳王垂還鄴召恪及司徒評受遺輔政後恪歿垂奔秦暉爲符堅所滅李生曰慕容僞何如二字大類劉先主臨終之語舍着北地王譙不立舍着諸葛公不授掣而傳之木偶可笑也

秦符洪符堅

符洪氏人也世爲西戎酋長洪好施多權略時以善騎射屬永嘉之亂宗人蒲光蒲突共推洪爲盟主石虎以洪爲龍驤將軍處於枋頭累有戰功及石遵卽位洪乃遣使降晉永和六年晉以洪爲荊州刺史洪謂博士曰孤率衆十萬居形勝之地再閱慕容儁可指辰而殄姚襄父子在吾數中矣初虎以麻秋鎮枋罕再閱之亂秋歸鄴洪使子雄擊而獲之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西都長安洪深然之既而秋因晏鴆洪洪世子健覺而斬秋洪將歿謂健曰所以求入關者以中州可指日而定也今見因豎子中原非汝兄弟所能辦關中形勝吾亡後便可鼓行而西洪歿健嗣位主號遣使告喪於晉時京兆杜洪竊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健密圖關中乃僞受石祗官繕宮室於枋頭謀所部種麥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既而盡衆西行起浮橋於盟津以濟遣其弟雄率步騎五千人入潼關兄子菁自軹關入河東健執菁手曰事若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比及黃泉無相見也既濟焚橋自統大衆繼雄而進次赤水遣雄略地渭北諸城盡陷健引兵至長安入而都之遣使獻捷於晉永和八年健卽皇帝位十年桓溫率衆四萬趨長安健遣其太子長率雄菁等衆五萬距溫溫衆大饑

藏書秦符洪符堅世記卷六

十六

藏書秦符洪符堅世記卷六

十七

乃歸太子長與溫戰爲流矢中死健乃立其子生爲太子符堅字永固洪季子雄之子也健之人關也夢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堅爲龍驤將軍健翌日爲壇以授之泣謂堅曰汝祖昔授此號今汝復爲神明所授可不勉乎堅性至孝博學多才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並爲其羽翼略陽權翼見而驚曰非常人也及符生嗣位殘虐無度梁平老等亟以爲言堅遂弑生以昇平元年稱大秦天王堅自平諸國之後國內殷實將謀伐晉乃授符融征南大將軍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不可朝臣又屢諫堅皆不納曰吾統承大業垂二十載四方略定惟東南一隅未賓王化略計吾兵仗精卒可得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啟行薄伐南裔權翼進曰晉道雖微未聞喪德謝安桓冲江左偉才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星在斗牛福德在吳不可犯之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築室於道百計萬端吾當內斷於心矣羣臣既出堅獨留符融議之融曰諸言不可者皆是上策願陛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吾當與誰言之乎融泣曰晉之不可伐昭然甚明且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如有風塵之變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鮮卑羌羯攢

聚如林臣恐非但徒返而已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諸葛孔明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羣臣以堅信重沙門道安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東南公何不為蒼生一言乎安亦深止堅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既不然矣妾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鳴者宮室將虛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鳴廐馬多驚武庫兵動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未可圖也但可厲兵積粟以待暴主耳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堅弗聽于藏書秦符纂傳世紀卷本

時獨慕容垂以爲可伐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其惟卿乎堅銳意用兵寢不能旦是時彗星掃東井晉車騎將軍桓冲率衆十萬攻襄陽遣冠軍桓石虔攻沔北輔國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及萬歲城皆拔之堅大怒悉發諸州十丁遣一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遣符融張蚝梁成慕容暉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發長安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涼州之兵達于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頰融等攻陷壽春垂攻陷項城梁成

等率衆五萬也於河間晉遣都督謝石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距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等將士死者萬五千入謝石等因水陸繼進堅與符融登城而望見其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憚然始有懼色時張蚝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玄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大軍遂退制之不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追擊至於青崗歟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還淮北顧謂其夫人張氏曰朕若用朝臣之言豈有今日之事耶潛然流涕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時諸軍悉潰惟慕容垂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垂子寶勸垂殺堅垂不從乃以兵屬堅堅收離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軍容粗備未及關而垂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墓矣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從垂南結丁零烏丸之衆至二十餘萬攻鄴城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三萬進攻蒲坂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冲姊爲河清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長安歌之曰一

雖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曰：鳳凰止阿房，冲小字鳳凰。至是果入止阿房城焉。及冲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因責冲曰：爾輩羣奴，何為送來？冲曰：既服，豈復欲取爾見代耳。即率眾登城入據長安，縱兵大掠。堅走至五將山，姚萇遣吳忠圍之。堅眾奔散，忠執堅以歸。萇乃繼堅於新平佛寺，時年四十八。

西燕慕容冲

西燕慕容冲既得長安，畏燕王垂之彊將軍韓延，因眾心怨冲，殺之。立將軍段隨為燕王。慕容末殺段隨，率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去長安而東，立慕容忠為帝。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兵不敢進，乃築燕熙城而居之。末，廐弟之孫也。于是長安遂為姚萇所取。已而西燕又弑其主忠而立慕容末。後燕王垂攻拔長子，殺西燕王末，得所統七萬餘戶而西燕亡。

後燕慕容垂

慕容垂，號之第五子也。少岐嶷，有器度，身長七尺四寸。慕容儁即位，以垂為前鋒都督，封吳王，徙鎮信都。及敗桓溫于枋頭，威名大振。慕容評深忌之，謀誅垂。垂懼禍，奔于符堅。堅大悅，郊迎執手，禮之甚重。堅相王猛勸堅殺之，堅不從。以為冠軍將軍，封賓都侯，食華陰五百戶。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寶及弟德皆勸垂殺之。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投身於秦主，又為王猛所讚。國士之禮，每深報德之分，未一，如使秦運終窮，曆數歸我，授首之便，何慮無之？關西會非吾有，自可端拱而定。關東君子不怙亂，不為禍先，且可觀之。乃以兵屬堅。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以安戎狄，堅許之。權

翼諫堅不從，仍遣將率眾三千，送垂時堅子丕先在鄴，及垂至，丕館之于鄴西，會丁令翟斌謀通洛陽，丕乃配垂兵二千，遣其將符飛龍率氏騎三千，爲垂之副，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反形已露，可急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獨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爲亡虜也，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垂至河內，殺飛龍，悉誅氏兵，募遠近衆至三萬，濟河燒橋，今日吾本外假秦聲，內規興復，亂法

藏書 後燕慕容德世記 卷六

十三

者，軍有常刑，奉法者賞，不踰日，乃引師而東，衆至二十餘萬，至滎陽，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濟自石門，長驅攻鄴，符丕棄鄴城奔于并州，於是垂定都中山，卽位改元立寶爲太子，以慕容德爲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垂在位十三年而歿，歿時年七十一，魏主珪擊燕，進圍中山，燕主寶奔龍城，燕人攻陷龍城，寶復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隆安三年，南燕王德卽位，廣固。

南燕慕容德

慕容德，號之少子也，符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堅之敗也，德還次滎陽，言于暉曰：「昔句踐敗於會稽，終復吳

國，聖人相時而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空乘其弊以復社稷，暉不納，德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將軍，垂臨終，敕其子寶以鄴城委德，德既嗣立，德爲冀州牧，鎮鄴，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德乃自鄴徙于滑臺，滑聰曰：「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十餘萬，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之所營，山川阻峻，大軍臨之，自然瓦解，此亦兩漢之關中河內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姓安之，牛酒屬路，進據瑯琊，徐充之，士附者十餘萬，自瑯琊

藏書 南燕慕容德世記 卷六

十三

而北迎者四萬餘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德遂入廣固，四年，卽皇帝位，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附已者，冀州刺史劉軌等並內不自安，皆奔於德，於是講武于城西，步兵三十萬，車一萬七千乘，鐵騎七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慕容超，德兄子也，超不恤政事，耽游是好，百姓苦之，其公孫五樓爲侍中，尚書專總朝政，王公內外，無不畏憚，劉裕率師討之，超被擒，國滅。

後秦姚萇

姚弋仲，羌人也。劉曜之平長安也，以弋仲為平西將軍，復
晉豫州刺史。祖約奔于勒，勒禮待之。弋仲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矣。」勒
竟誅約，勒既歿，石虎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
之，乃正色謂石虎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虎憚其
強正，不之責。弋仲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屢獻讜言，無所
迴避。虎甚重之。後梁犢敗李農於滎陽，虎馳召弋仲。弋仲
率其部八千餘人，屯於南郊，輕騎至鄴。時虎病，不時見弋
仲，引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弋仲怒，不食，曰：「召我擊賊，
豈來覓食邪？」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日，兒來愁邪，
乃至于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令相殺，兒自有過，
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差天下必亂，
當坐憂此，不煩憂賊也。」犢等因思歸之心，共為姦盜，此成
擒耳。老羌請效，來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狷直俗無尊卑，
皆汝之虎亦恕而不責，坐授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以
鎧馬。弋仲貴甲，跨馬不辭而去，遂滅梁犢，以功加封西平
郡公。冉閔之亂，弋仲率眾討閔，石祗僭號于襄國，祗與閔
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祗，戒襄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
擒，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廬澤，大破之。弋仲有子豐

十二人，嘗戒諸子曰：「吾本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
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
有戎狄作天子者。我久汝，便歸晉，當竭盡臣節，無為不義
之事。」乃遣使降晉。八年卒，年七十三。

襄，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雄武多才藝，
善撫納士眾，愛敬之。晉遣使拜襄并州刺史。楊州刺史殷
浩憚其威名，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斬憬而并
其眾。會關中有變，浩率眾北伐，襄又要擊浩於山桑，大敗
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後弘農楊亮奔桓溫，溫問襄於亮，
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儔，其見重如是。」襄尋徙北屈，將圖
關中。符生遣符堅、鄧羌等要之，戰于三原，襄為堅所殺。
襄，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諸兄奇
之。襄使襄率諸弟降于符生，及符堅伐晉，以襄為龍驤將
軍。謂襄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嘗假人。今特以
相授，堅既敗，歸長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
其為司馬，為泓所敗。長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其懼
奔于渭北，西州豪族率五萬餘家推襄為盟主。襄乃自稱
大將軍，大單于，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戶，堅率諸將
攻之，不能剋。後符堅為慕容冲所逼，走入五將山，冲入長
安，堅校尉權翼等文武數百人奔于襄。襄遣將率騎圍堅。

殺之。中既率眾東下，長安空虛，遂據長安，即皇帝位。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長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間閭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後疾篤，夢符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奮入營中，畏走入宮，官人迎其刺，鬼誤中其陰，鬼相謂曰：「正中灰處，拔矛血出，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遂狂言，或稱必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其卒，子興自立為帝，傳子弘，為劉裕所滅。

北魏索頭虜

北魏本名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倚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為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眾復附之，其後為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北魏索頭虜姓拓跋氏，其先漢將李陵後也。晉惠帝末，并州刺史東瀛公司馬騰為匈奴所圍，索頭單于倚駝遣軍助騰。懷帝永嘉三年，駝弟盧率部落自雲中入鴈門，就并州刺史劉琨，求樓煩等五縣，琨不能制，且欲倚盧為援，乃上言盧兄駝有救騰之功，宜以其地處之。又上表乞封盧，愍帝初，進盧為代王。盧死，子幼，部落分散，盧孫什翼犍壯勇，眾復附之，其後為符堅所破，執還長安，堅敗，乃復北歸。犍性寬厚，郎中令許謙盜絹二疋，知而匿之，常討西部流矢中目，既而獲射者，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

妾與珪子清河王私通，王因欲殺珪，令萬人爲內應。珪臨
歿曰：「清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珪次子齊王嗣代立，謚
珪爲開道武皇帝。永初三年，克滑臺，又克虎牢，嗣歿。謚曰
明元皇帝。子肅，字佛狸，代立，壯健有筋力，勇於戰鬪，忍虐
好殺，夷宋畏之。攻城臨敵，皆親貫甲冑，初赫連勃勃築城，
號統萬，至是肅伐夏，渡河捨輜重，以輕兵三萬倍道先行，
羣臣咸議：「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今以輕騎直抵其城，
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彼或出戰，則成
擒矣。」吾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攻城則不足，夾戰
則有餘，遂行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勃勃

藏書北魏書卷之六

二十八

尚堅守，肅退軍，遣騎五千西掠居民，軍士有亡奔夏者，言
魏軍糧盡，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攻之。勃勃從之，將步
騎三萬出城，肅身中流矢奮擊，不輟，夏衆大潰，生擒夏主
赫連昌，以崔浩爲撫軍大將軍。宋元嘉十七年，魏號太平
真君元年也。元嘉二十二年，肅誅沙門，毀佛書佛像。二十
五年，魏殺其司徒崔浩。二十七年，肅自率步騎十萬寇汝
南。二十八年，肅掠民戶，燒邑屋去，凡破南兗、徐、豫、青、冀六
州，殺掠不可稱計。丁壯卽加斬截，嬰兒貫于槊上，樂舞以
爲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于林木，魏之士馬咸
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明年，魏主肅爲宗愛所殺，謚爲太

武皇帝。孫濬嗣立，濬歿，謚文成皇帝。子弘代立，弘勤於爲
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污，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
老浮屠之學，遂傳位於太子宏。特宏生五年矣，弘自爲魏
太上，馮太后怨太上，密行鴆毒，而自臨朝稱制。太后姐，宏
乃行三年喪，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宏以平城地寒，將
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命王謀筮之。遇革，
魏主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吉。」執大馬，於是戒嚴。
九月，至洛陽，詣故太學，觀石經，霖雨不止，詔諸軍前發，宏
戎服執鞭乘馬而去。羣臣稽顙於馬前，曰：「今日之舉，天下
所不願。」臣不知陛下獨行何之。宏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
期於混一，而卿等屢阻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
出，安定王休等復懇懃泣諫，宏乃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
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時舊人雖
不願內徙，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遣任城
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曰：『此真所謂革矣。』是年，齊蕭鸞
弑其君而自立，宏謀大舉伐之，至壽陽，衆三十萬，道遇其
雨，命去蓋，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南臨江，數齊主罪惡而
還。二十一年，齊將魯康祚侵魏，齊魏夾淮而軍，魏長史傅
末曰：「南人好夜斫營，必於淮中置火以記淺處，乃夜分兵
爲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瓢貯火，密使人於深處置之，戒曰：

藏書北魏書卷之六

二十九

見火起亦然之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營未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火既競起不辯淺處溺歟及斬首不知其數永有勇力好學能文宏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板惟傳修期耳二十二年魏拔新野是年蕭鸞歿魏聞齊有喪還師二十三年齊侵魏宏自將禦齊師還殂于穀塘原宏幼有至性年四歲時魏主弘患癰宏親自吮膿五歲受禪悲泣不自勝弘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文明太后以宏聰聖將謀廢宏乃於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召禪將立之賴元丕冲等固諫乃止宏亦不憾撫念諸弟如初宦官譚宏於太后太后杖宏數十宏不自申明聽

藏書北魏書卷六

三十

覽政事從善如流哀矜百姓百官大小無不留心每言凡為人君患於不均不能推誠遇物苟能均誠胡越之人亦可親如兄弟南北征巡有司奏請修道宏曰粗修橋梁通輿馬便止不須去草刻令平也巡幸淮南如在內地軍事須伐人樹者必留絹以酬其直苗稼無所傷雅好讀書手不釋卷史傳百家無不該涉善談莊老好爲文章自太和十年已後詔冊皆宏文也少善射有膂力年十餘能以指彈碎羊臍骨至十五便不復殺生常服澣濯之衣鞍勒鐵木而已在位二十九年朝號文帝次子恪代立幸戚高肇等用事在位十六年而詔立年始六歲胡太后臨朝后淫

穢日甚遂鳩殺詔而立臨洮王世子釗釗在位十三年壽十九歲爾朱榮舉兵而入立孝文姪子攸而沉胡后及釗于泗水及子攸誅榮爾朱世隆乃反與爾朱兆共立長廣王曄遷子攸于晉陽弑之子攸在位三年世隆又以曄疎遠廢之而立閔帝恭恭亦孝文姪也時高歡起兵誅爾朱氏入洛陽以恭神采英毅恐後難制又廢之而立修恭在位一年既失位乃賦詩云朱門父可患紫極非情既顛覆立可待一年三易換時運正如此唯有修真觀遂遇弑武帝修孝文姪孫時高歡專恣修密圖之歡覺遂擁兵至修懼奔長安依宇文泰歡追之不及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于洛陽遷于鄴是爲東魏

藏書北魏書卷六

三十

東魏靜帝善見高歡立之在位十七年爲高洋所篡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獅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沉雅有孝文風高歡以逐君之醜頗盡臣禮高澄嗣位以大將軍舉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監察魏主動靜澄常侍善見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善見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取本自江海人志意動君子澄乃幽善見於含章堂後遂禪位高洋遇醜而崩

北齊高歡

高歡字賀六渾，歡累世北邊，故其俗遂同鮮卑。歡深沈有大度，孝昌元年，歸爾朱榮，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命剪之，歡不加羈絆，剪馬而出，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何用也？」榮曰：「但言爾意。」歡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奸臣，清帝側成霸業，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及魏明帝暴崩，榮遂入洛，將篡位，歡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遂立孝莊，榮嘗問左右曰：「一日無我，誰可主軍？」衆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終當爲其穿鼻，乃以歡爲晉州刺史，無幾，孝莊誅榮，爾朱兆入洛，執莊帝，以北歡，乃以書諭兆，言不宜執天子，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時爾朱氏諸子弟，世隆度律彥伯等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大小二十六反，誅夷大半，猶不可止，兆患之，問計於歡，歡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空選王心腹私將統之，若有犯者，罪其帥，則所罪者自寡。」兆曰：「善，誰可行？」賀拔允時在坐，勸請用歡，歡拳歐允，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

在王而允敢誣下，罔上如此，兆以歡爲誠，遂委之，歡恐兆醒後致疑，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於是士衆感悅，咸願附從，將出澄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所過麥地，輒下步牽馬，魏普泰元年，歡遂據冀州，是時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歡，乃自封歡爲渤海王，徵使入覲，歡辭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又爲并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卒萬人將遣孫騰等爲請留五日，已又再留，及行，歡親送之，雪涕執別，人人號哭，歡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來後軍期，又當來配國人，又當來奈何？」衆曰：「唯有反爾。」歡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主，乃可。」衆願奉歡，歡曰：「此亦難事，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若以吾爲主，不得欺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歿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也。」衆皆頓額曰：「死生唯命。」歡乃推牛饗士，諭以討爾朱兆之意，遂建義於信都，抗表罪狀爾朱氏，永熙元年，進拔鄴城，據之，爾朱兆責歡背已，歡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讎耳。」歡曰：「我昔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歡將中軍，高昂將左軍，歡從弟岳將右軍，歡戰不利，兆乘之，岳以

五百騎衝其前，別將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之，兆等大敗奔并州。歡至洛陽，廢節閤而立修，卽位授歡大丞相、天柱大將軍，歡遂醢節閤。帝於門下外省，又殺其故主辟，而帥師北伐，爾朱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歡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而定居焉。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寶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永熙二年正月寶泰奄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兆自縊。既而魏帝與歡有隙，奔長安，依宇文泰，歡入洛，乃立清河王世子善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孝靜遷鄴，歡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於歡。

魏書 卷六

三十四

太平五年，歡卒。

文襄澄歡長子也，歡卒，澄嗣爲大將軍，東魏主不堪憂辱，乃與祠部郎中元瑾等謀誅澄，澄勒兵入宮，見魏主，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此？」必左右妃嬪輩所爲，欲殺胡夫人及李嬪，帝正色曰：「自古聞臣反君，不聞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責我？」我殺王則社稷安，不殺則滅我身，且不懈惜，況于妃嬪，必欲弑逆，緩速在王，澄乃下床，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而澄先爲其下所殺。

文宣高洋，歡第二子也，初高澄歿，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

軍殂，似是天意，及洋將赴晉陽，入辭，魏帝見之失色，曰：「此人又似不能容，吾不知成所矣。」於是徐之才盛言宜受魏禪，洋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升九五，如其不作人將，生心，洋乃鑄像以卜之，一寫而成，洋意遂決，及篡位，畱心政術，故宰相楊愔得盡匡贊之力，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畱情耽酒，肆行淫暴，無所不至，每醉輒手殺人，以爲戲樂，楊愔乃簡鄴下戚四，置之仗內，謂之供御四，開府參軍襄謂之，上書極諫，帝謂楊愔曰：「此愚人何敢如是？」對曰：「欲欲陛下殺之以成名耳。」帝曰：「小人我且不殺，爾焉得名？」後嗜酒成疾，不復能食，自知不久，謂李后曰：「人生必有死，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又謂常山王演曰：「奪則任汝慎勿殺也。」十月，殂。太子遂卽位，以常山王演爲太師，以長廣王湛爲大司馬，未幾，演放太皇后，下令廢齊主爲濟南王，令演入篡太統，太后戒演曰：「勿令濟南有他也。」演卽位，立世子百年，纔五歲，濟南王在鄴，望氣者言鄴中有天子氣，演乃徵濟南王如晉陽，使人酖之，濟南王不從，乃扼殺之，因出獵，有兎驚馬墜地，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齊主不對，太后怒曰：「殺之邪？」不用吾言，成其空矣，遂去不顧。十一月，詔以嗣子冲耿可徵、長廣王湛繼大寶，又與湛書曰：「百年無罪，汝

魏書 卷六

三十五

可以樂處置之勿效前人也。是日卒。湛卽位。封百年爲樂陵王。旣而白虹圍日。再重。齊主欲以百年厭之。百年自知不免。割帶瑛。畱與其妃斛律氏。齊主令左右亂捶。又令拽之。遶堂以行。且捶且拽。所過血遍地。氣息將盡。乃斬棄之。池中。妃把瑛。哀號不食。月餘亦卒。瑛猶在手。拳不可開。后主緯號無愁天子。周武帝代齊。執緯以歸。殺之。夷其族。

北周宇文泰

宇文泰字黑獺。泰少有大度。輕財好施。先隨父肱在鮮于修禮軍。後又隨爾朱榮遷晉陽。後又以別將從賀拔岳討北海王顥於洛陽。旣而從岳入關。高歡旣除爾朱氏。遂專朝政。泰請往觀歡。歡見之曰。此小兒。眼目異常。將畱之。泰詭陳忠款。苦求復命。乃還。謂岳曰。高歡豈人臣也。逆謀未發者。憚公兄弟耳。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之舉也。岳大悅。遂引軍西次平涼。表泰爲夏州刺史。魏永熙三年。賀拔岳欲討曹泥。遣使至夏州。與泰謀。泰曰。曹泥孤城。未足爲憂。侯莫陳悅貪而無信。空先圖也。岳不聽。遂與悅俱計。泥至河曲。果爲悅所害。衆散。還平涼。未知所屬。趙貴稱泰於衆。而令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之。泰至平涼。將士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魏帝將圖歡。聞岳被害。遣武衛將軍元毗宣旨。勞岳軍。追還洛陽。泰志在討悅。而未有朝旨。大衆未集。因假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魏帝因詔泰爲大都督。統賀拔岳軍。泰乃貴悅以殺賀拔岳。遂引兵上隴。悅遁走。泰命原州都督追悅。斬之。傳首洛陽。時歡已有異志。故魏帝深倚泰。歡通京師。魏帝親總六軍。屯河橋。令元斌之斛斯椿鎮武牢。泰謂左右

日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不能渡河決戰，緣津據守，大事去矣。即以都督趙貴從別道趣并州，都督李賢將精騎赴洛陽會弒之。斛斯椿爭權鎮防不守，魏帝遂輕騎入關，泰乃奉魏帝都長安。魏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平原公主明月從入關，宇文泰使人殺之。魏主不悅，由是與泰有隙。飲酒遇醜，而祖泰乃立南陽王寶炬，是為文帝。大統二年，高歡來攻，自蒲津濟河，泰迎戰於沙苑，歡大敗走。九月，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虎牢來降，泰帥軍應之。及高歡戰于邙山，大敗而還。十二年，高歡來攻圍玉壁，是時韋孝寬守玉壁，歡圍之。五

藏書 北周宇文泰世紀卷六

主八

十日不克而還。十三年，高歡卒，侯景叛東魏而降梁。十六年，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為府兵，蠲其租庸，以農隙講閱戰陣，馬畜糧糗大家供之，合為百府。是年，高洋篡東魏，稱帝，國號齊。泰以齊主稱帝，伐之，自弘農為橋濟河，至建州。齊主自將出頓東城，泰聞其軍容嚴盛，歎曰：「高歡不滅，矣會。」又雨乃還。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皆入於齊。十七年，魏主寶炬卒，太子欽立。二年，泰廢魏主，置之雍州，立其弟齊王廓末數月，欽為泰所殺。是年，泰遣于謹平江陵。三年，泰北巡，卒于涇州。以後事屬其姪宇文護。世子覺嗣位，泰能駕馭英豪，得其力用，質素明達，崇儒好古，凡所

施設皆倣古而為之

開帝泰第三子，纂西魏，即位未一年，宇文護弒之而立

明帝。明帝在位四年，宇文護憚之，復進毒垂沒，口授遺詔曰：「朕

子幼，未堪當國，魯公邕朕之介弟，寬仁大度，海內共聞，弘

我周家必此人也，遂卒。

武帝聖王泰第四子也，即位十年，誅宇文護，初周主每禁中

見護，常行家人禮。至是，引護入謁，太后謂曰：「太后好飲，屢

諫未納，因出懷中酒誥授之曰：「願兄以此入諫，護入讀未

畢，周主以玉珽自後擊之，護踣于地，直入斬之，并收護子

弟親黨皆殺之。遂禁佛道二教，經像悉毀，沙門道士並還

藏書 北周宇文泰世紀卷六

主九

俗，諸淫祠非祀典所載者盡除。十四年，召諸將論以伐齊

親帥軍六萬克晉州。十二月，又帥諸軍八萬，置陣東西二

十餘里，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陣，所至輒呼主帥姓名以慰

勉之。將戰，有司請換馬，曰：「朕獨乘良馬，將何之？」大軍次并

州，齊主走鄴，并州平，乃出齊官中金銀寶器珠玉麗服及

官女二千人班賜將士，復帥六軍趨鄴圍之。禽齊主詣行

臺，州鎮悉降。明年遣將破陳師于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

是年崩，年三十六。帝自誅護之後，始親萬機，克已勵精，聰

覽不怠，用法嚴整，羣下畏服，布袍布被，無金寶之飾，後宮

嬪御不過十餘人，至於校兵閱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皆

人所不堪。平齊之後，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躬在行陣，果決能斷，故能得士死力。以弱制強，破齊之後，欲遂平突厥，定江南而不幸歟矣。

天元卽位，昵近小，逞奢欲，捶人至二百四十，謂之天仗。在位一年卒，而楊堅爲大司馬，堅，天元后父也。

靜帝立二年，楊堅弑之，而篡其位，書弑書篡，以受遺也。

藏書北周宇文泰世紀卷六

四

藏書世紀卷六終



藏書世紀卷七

混一南北

隋楊堅 隋二世共三十六年

楊堅，武川鎮人也。父忠，從宇文泰起兵關西，位至柱國。隋國公堅，五柱入頂，目光外射，沈深嚴重，以父勲授驃騎大將軍。周明帝嘗遣善相者趙昭視之，昭詭對曰：「不過作柱國耳。」旣而陰謂堅曰：「公當爲天下君，必大誅殺而後定。」武帝卽位，堅襲爵隋國公，建德中，從平齊。天元卽位，堅以后父徵拜上柱國、大司馬。時天元病，喑不能言，靜帝幼冲，堅入侍疾，因受遺輔政。堅使人謂御正李德林曰：「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又夜召太史庾季才曰：「吾以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意察，竊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笑。頽之事乎？堅默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驕虎之勢，必不得下。』勉之。」九月，堅進大丞相，殺陳王純。辛未，殺代王達。滕王迥十二月進爵爲王。建隋國，大定元年，堅遂篡位，降封周靜帝爲介公。初，隋主輔政，楊后雖不預謀，然以嗣主幼冲，恐權在他族，聞之甚喜。後知其父有異圖，意不平，及篡位，憤惋愈甚。隋主欲奪其志，誓不許，堅性猜忌，不悅，學旣任智，以獲大位，殺諸王，弑靜帝，因



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規視內外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賊汗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十三年詔營仁壽宮於岐州之北於是夷山堙谷以立官殿役使嚴急丁夫多歿疲頓顛仆者推填坑坎寢以土石因而築為平地又以盜賊繁多命盜一錢以上皆棄市或三人共盜一瓜事發即歿喜怒不恒又信任楊素素復任情不平開皇二十年廢太子勇立晉王廣為太子仁壽四年

寢疾暴崩廣為之也在位二十四年

煬帝廣業元年詔楊素營建東宮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澗北跨洛凡大江以南五嶺以北奇材異

藏書 隋書 卷七

石盡輸洛陽又求海內嘉木異草珍禽奇獸以實園苑發河南淮北諸郡民前後百餘萬開通濟渠自西苑引穀洛水以達河復自板渚引河歷滎澤入汴又自大梁之東引汴水入泗以達於淮又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邳溝自山陽至楊子入江渠凡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植楊柳自長安至江都離宮四十餘所江南造龍舟及雜船數萬艘又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海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臺觀宮殿羅絡山上海北有龍鱗渠縹緗注海緣渠作十六院門門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絳為花葉色淪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絳為荷菱菱葉十六

院競以有羞精麗相高求市恩寵主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馬上奏之秋行至江都發顯仁宮自漕渠出洛口御龍舟龍舟四重高四十五尺長二百尺上重有正殿內殿東西廟堂中二重有百二十房下重內侍處之皇后乘翔麟舟制度差小而裝飾無異又有朱鳥蒼麟白虎玄武青鳧凌波等數千艘後宮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共用挽船士八萬餘人謂之御脚皆以錦綵為袍又有平乘青龍艤艫八擢數千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照曜川陸騎兵兩岸而行所過州縣五百里內皆令獻食二年東京成詔議定與

藏書 隋書 卷七

服儀衛制度課州縣送羽毛水陸禽獸有堪髦毳之用者烏程有樹踰百尺旁無附枝上有鶴巢不可上百姓欲取鶴乃伐樹根鶴恐其殺子自拔髦毛投地或以為瑞曰天子造羽儀禽鳥自獻羽三月發江都自伊闕陳法駕備千乘萬騎入東京文武之盛近世莫及也多製豔篇令樂正造新聲播之音極哀怨三年下詔安輯河北巡省趙魏車駕過鴈門自榆林出於是發榆林北境東達於薊開御道長三千里廣百步突厥啟民可汗與公主來朝行宮乃令為大帳可坐數千人以宴啟民及其部落數日駕發榆林甲士五十餘萬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令宇文愷等造觀

風行殿容數百人離合爲之下施輪軸又作行煤厨一千
步以布衣板樓櫓悉備胡人驚以爲神因大悅賦詩曰呼
韓頓顙至屠者接踵來何如漢天子空上單于臺吏部侍
郎裴矩知主好遠略撰西域圖記三卷奏之主於是慨然
慕秦皇漢武之功將通西域自是西域諸胡往來相繼所
經郡縣疲於迎送糜費以萬萬計秋詔發丁男百萬築長
城西距榆林東至紫河蘇威諫不聽高頗賀若弼皆坐誹
謗被殺四年夏至五原因出塞巡長城行宮設六合板城
載以槍車每頓舍則外其轅以爲外圍內布鐵菱次施弩
牀以繩連機有人觸繩則弩機旋轉向所觸而發主無日
不治官室然兩京及江都苑囿亭殿久而益厭矣每遊行
左右顧瞻無可意者乃備責天下山川之圖躬自歷覽以
求勝地可置宮苑者詔於汾水之源營汾陽宮五年改東
京爲東都二月至西京三月西巡河右至西平陳兵講武
將擊土谷渾其大酋帥男女十餘萬口來降因謂侍臣曰
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禮而江東諸主多傅脂粉坐深宮不
與百姓相見此何禮也是時天下凡有郡一百一十縣一
千二百有奇戶八百九十萬有奇東西九千餘里南北萬
四千八百餘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車駕東還行經大斗
拔谷山路隘險魚貫而出風雨晦冥饑餓沾濕士卒多凍

灰後宮妃主從俱相失與軍士雜宿山間九月駕入西京
冬復詣東都六年正月主以諸蕃酋長畢集洛陽於端門
街盛陳百戲胡客每過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徹
不取其直給之曰中國豐饒酒食例不取直胡人皆驚其
黠者見以繒帛纏樹曰中國亦有貧無衣者不以與之纏
樹爲何市人不能荅三月至江都宮以王世充領江都宮
監冬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餘杭八百餘里廣十餘丈通
龍舟七年自江都至涿郡御龍舟渡河入未濟渠遂下詔
討高麗敕幽州總管往東萊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晝夜立
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皆生蛆於是始相聚爲羣盜所
在蜂起攻陷城邑莫能禁止八年至遼東七月進軍至薩
水高麗擊之諸軍俱潰初九軍度遼凡三十萬五千及還
二千七百人爾九年始募民爲驍果命衛文昇等輔代王
侑守東都時所在盜起多者十餘萬少者數萬人遼東城
既久不拔主乃遣造布囊百萬貯土欲積爲大道高與城
齊使戰士登而攻之又作八輪樓車高出於城欲俯射城
內會楊玄感反書至乃還及玄感戰敗主乃曰玄感一呼
而從者十萬益知人不欲多多即相聚爲盜爾不盡加誅
無以懲後於是又殺三萬餘人百姓凡受玄感賑發者皆

阮之。感所善文士俱坐徙邊捕誅主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歟主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閔歟主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是誰語耶嘗謂侍臣曰天下皆謂朕承藉緒餘設令朕與士大夫高選亦當作天子矣十年復伐高麗時天下已亂所徵兵多不至高麗亦困弊乞降十月還西京十一年行至太原四月至汾陽官避暑官城迫隘百官士卒布散山谷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與義成公主遣使告變駕馳入鴈門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主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納言蘇威侍郎蕭瑀以帝女嫁外夷必恃中國之援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既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卽赦高麗專計突厥則衆心自安矣主乃親巡將士而告之又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使告始畢始畢解圍去主乃還九月還至太原蘇威言於主曰今盜賊不息士馬疲弊願陛下亟還西京深根固本爲社稷計宇文述曰從官妻子多在東都安便道向洛陽自潼關而入主從之至東都顧盼街衢謂侍臣曰猶大有人在意謂曩日平楊玄感殺人尚少故也玄感之亂龍舟水殿皆爲所焚詔江都更造凡數千艘制度仍大於舊者十二年詔毗陵通守集十郡兵數萬人於郡東南起官苑周圍十二里內爲十六離官大抵倣東都西

藏書 隋世紀 卷七

七

死之制而奇麗過之又欲築宮於會稽會稽不果七月江都新龍舟成宇文述勸至江都從之遂至江都以李淵爲太原留守五月唐公李淵起兵趣長安迎代王卽位還尊煬帝爲太上皇唐高祖淵武德元年隋主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已亂亦擾擾不安汲汲顧景惟作吳語嘗夜置酒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儼然儼不失爲長城公卿不失爲沈后且其樂飲耳又引鏡自照顧謂蕭后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笑曰貴賤苦樂迭爲之亦復何傷主見中原板蕩無心北歸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從駕驍果多關中人父客思鄉多謀叛歸虎賁郎將司馬德戡素有寵乃與所善虎賁郎將元禮直闕裴虔通等謀弑隋主主曰天子歟自有法不可加以鋒刃取鴆酒來文舉等不許乃自解練巾授行達縊殺之在位十二年

藏書 隋世紀 卷七

七

因亂使智

魏公李密

李密父寬隋上柱國蒲山郡公也密以蔭爲東宮千牛備身密額銳角方瞳子黑白明徹煬帝謂宇文述曰左伏下黑色小兒爲誰此人顧盼不常可無令人衛也述乃往諭密曰君世素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耶密遂謝病去益感勵讀書聞包愷在緱山往從之以蒲鶒乘牛掛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之曰書生何勤也問所讀項羽傳因與語奇之歸謂子玄感曰吾觀李密識度非常玄感遂與傾心交結大業九年玄感反密與謀曰今天子遠在遼左去幽州尚千里南限鉅海北阻強胡號令所通惟榆林一道爾若鼓而入薊直扼其喉高麗抗其前我乘其後不旬月齋糧竭矣舉麾一呼衆可盡取然後傳檄而南天下不足定也玄感不聽至東都玄感每戰皆克自謂功在旦暮及隋軍大至玄感乃謂密曰策將安決密曰元弘嗣方戍隴右可陽言其反使迎我我因疾引軍而西玄感從之至陝玄感又欲圍弘農宮密曰今給衆入關其機在速若追兵踵我何以共完乎玄感不聽留攻三日不能拔追兵及之而敗密爲邏所獲以計脫亡去抵平原賊郝孝德不見禮去之淮揚甚饑削樹皮以食變姓名爲

智遠教授諸生自給鬱鬱不得志時時哀吟泣下人有告太守趙佗者佗捕之遁而免往依雍丘令丘君明轉匿大俠王季才家爲吏所迹復亡去說東都賊翟讓與共破金隄關徇滎陽諸縣下之會河南討捕大使張須陁來討讓讓素憚須陁密曰須陁健而無謀且驟勝易驕吾爲公破之密乃率驍騎伏于林莽須陁引兵搏戰讓少却密伏兵發遂殺須陁密持軍嚴盛夏號令衆士皆若負霜雪然戰得金寶盡散之繇是人爲用密復說讓曰今羣豪競興公宜先天下攘除羣凶若直取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百萬之衆一朝可附霸王之業成矣讓曰僕起畝隴志不及此須君得倉更議之密遂以千人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拔興洛倉據之開倉賑食衆繼屬至數十萬隋越王侗遣將劉長恭討密又以裴仁基統兵出成臯而西密乃爲十隊跨洛水抗東西二軍令單雄信徐世勣王伯當騎爲左右翼自引麾下急擊長恭等破之東都震恐讓等共推密爲主建號魏公鞏南設壇塲卽位以讓爲司徒城洛口周四十里居之進逼東都燒上春門隋將裴仁基淮陽太守趙佗降長白山賊孟讓亦以所部來歸密乃以仁基爲上柱國與讓率兵二萬襲回洛倉守之入都城掠居人火天津橋諸賊帥黎陽李文相及張昇趙君德郝孝德等皆

歸密密又襲取黎陽倉據之齊郡賊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皆來歸密乃命幕府移檄州縣列煬帝十罪天下震動是月也唐高祖師起太原密自謂盟主致書于唐呼高祖爲兄請合從以滅隋大略欲與高祖爲盟津之會酈商幸於牧野執子嬰於咸陽高祖覽書笑曰密陸梁如此吾方定京師未能東略若不與同是又生一隋也若爲吾守成臯拒東都兵使不得西向足矣吾寧推順以驕其志因令記室溫大雅作書報曰頃者崑山火烈海水羣飛赤縣丘墟黔黎塗炭布衣戎卒鋤耨棘矜爭霸圖王狐鳴蜂起翼翼京洛強弩圍城騰騰周原僵尸滿路主上南巡泛膠舟而忘返匈奴北熾將被髮於伊川蓋上無虞羣下結舌大盜移國莫之敢指七百之基窮於二世周齊以往書契以還邦國淪胥未有如斯之酷者也天生蒸民必有司牧當今之牧非子而誰老夫年踰知命願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鱗附翼惟冀早應圖籙以寧兆庶宗盟之長屬藉見容復封於唐斯榮足矣酈商幸於牧野所不忍言執子嬰於咸陽非敢聞命汾晉左右尚須安輯盟津之會未暇卜期今日鑒與南幸恐同未嘉之勢顧此中原鞠爲茂草興言感歎實疚於懷脫知動靜數遲貽報未面靈襟用增勞軫名利之地鋒鏑縱橫深慎垂堂勉茲鴻業密得書大喜曰

唐公見推顧天下無可慮者遂專事隋九月遣將李士才攻隋將張珣河陰舉之煬帝遣王世充選卒十萬攻密世充營洛西戰不利更陳洛北登山以望洛口密引度洛與世充戰世充奔還師徒多喪自是大小六十餘戰皆捷遂陰圖翟讓殺之義寧二年世充復營洛北爲浮梁絕水以戰密提敢死士數百邀之世充大潰士爭橋溺死者數萬殺大將六人獨世充得脫密乘銳拔偃師又與東都留守韋津戰上春門執津而還於是海岱江淮間爭響附實建德朱粲楊士林孟海公徐圓朗盧祖尚周法明等悉上表勸進三月宇文文化及弒煬帝於江都五月越王侗稱帝于洛陽六月宇文文化及擁兵十餘萬至黎陽東都門東都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拒化及即以琮齎敕書賜密時密與東都相拒日久欲東拒化及又畏東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討滅化及以贖罪侗乃拜密太尉行軍元帥魏國公密既無西慮悉以精兵東擊化及密知化及乏食利速戰乃使徐世勳保黎陽倉化及攻不可下密乃以輕騎五百焚其攻具度化及糧盡遂進戰化及勢窮轉掠汲郡趨魏而去其將盡帥所部兵歸密密每戰勝輒遣使告捷于皇泰主隋人皆喜王世充獨不悅蓋世充本欲以城應化及也然密既殺翟讓心亦

頗驕兼之府庫財竭諸軍戰勝無所賜與而專厚撫新衆於是人心始離民食興洛倉者給授無檢至負取不勝委棄於道踐蹂狼戾賈潤甫諫曰人爲國本食乃人天公賴人之天以固國本而廩取不節教庾之藏有時而盡粟竭人散公孰與成功乎不聽徐世勣數規其失密內不喜使出就屯故其下多苟且無有固志武德元年密旣破宇文化及其勁卒良馬多歿士卒疲病世充乘其弊擊密密召諸將會議裴仁基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仍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世充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

藏書李密世紀卷七

十三

勞奔命破之必矣會陳智略樊文超單雄信等皆請決戰密惑於衆議遂出兵世充先索得一人貌類密者縛而置之戰方酣使牽以過陣前諫曰已獲李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遂潰邴元貞守洛口倉以城降世充密乃歸關中高祖聞密來使使迎勞冠蓋相望密大喜曰吾所舉雖不就而功不減實融豈不以台司處我及至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因朝會進食密恥之謂王伯當曰往在洛口常欲以崔君賢爲光祿不意身自爲之乃獻策於高祖曰臣虛蒙榮寵安坐京師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而撫之憑藉國威取王世充如拾芥耳時上聞

密故將士多不附世充亦欲遣密往收之密遂詒破桃林縣驅掠其衆直趣南山遣人馳告故將張善相令以兵應接時史萬寶鎮熊州謂總管盛彥師曰李密驍賊也今決策而叛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卽帥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伏於溪谷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時徐世勣尚爲密保黎陽

藏書李密世紀卷七

十三

帝遣使持密首往招世勣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尸乃發喪具威儀以君禮葬黎陽山密素得士哭多嘔血者邴元貞之降也世充以爲行臺僕射鎮滑州密故將杜才幹憾其背密僞兵歸之斬取其首祭密冢已乃歸唐

亡命草創

夏主竇建德

竇建德，貝州人，材力絕人，重然諾，喜俠節，鄉里有喪親者，貧無以葬，建德方耕間之，遽解牛以給之。有劫盜夜入其家，建德知之，立戶下，連殺三盜，餘盜不敢入，呼取其尸，建德曰：「可投繩下，係取去。」盜投繩而下，建德乃自係，使盜曳出，捉刀躍起，復殺數盜。由是益知名。大業七年，募兵伐遼東，以建德為隊長，會邑人孫安祖為縣令，捕劾笞辱安祖，刺殺令，亡抵建德，建德陰舍之。時山東饑，羣盜俱起，建德乃謀曰：「往歲西征，十不一返，今創夷未平，又重發兵，人盡危矣。」吾聞高雞泊廣袤數百里，段亂阻奧，可以阻衆，承間竊出，椎埋掠奪，且得廣招豪傑，觀時變，以就大計。乃招亡兵及民無產者數百，使安祖率入高雞為盜，時鄆人張金稱亦結衆萬餘，依河渚間，修人高士達兵千餘屯清河，鄆上諸盜往來漳南者，多剽殺人焚鄉聚，獨不入建德間舍。縣官意建德與賊通，捕族其家，建德至，聞其家屠滅，即率麾下二百人亡歸士達。十二年，涿郡通守郭絢率兵萬人討士達，士達自以智略不及建德，乃推為軍司馬，以兵屬焉。建德既統衆，思用奇，厭伏羣盜，乃請士達守輜重，自以精兵七千迎絢，詐為亡狀，達取所虜陽為建德妻子殺之。

藏書寶笈後集卷七

十四

藏書寶笈後集卷七

十五

建德遺絢書，請前驅執賊，自效。絢信之，建德因襲殺其軍，大獲其人馬，追斬絢於平原，獻首士達，威震山東。後隋遣太僕楊義臣討破張金稱於清河，乘勝欲遂入高雞泊，建德謂士達曰：「義臣隋善將，新破金稱，其鋒不可當，宜引兵避之，彼欲戰，不得，軍老食乏，乘之可也。」士達不納，留建德守壁，而自將兵逆戰。後五日，義臣斬士達，建德以百餘騎走饒陽，取之，并招潰卒，得數千人，軍復振。初，佗盜得隋官及士人必殺之，唯建德以恩遇之，故隋郡縣吏多以地來歸建德。建德勢益張，兵至十餘萬，又以計取上谷，賊魏刀兒十萬之衆，而并有其地。十四年，建德遂築壇場於河間，自立為夏王，都樂壽，署官屬。七月，隋將軍薛世雄督兵三萬屯河間七里井，建德以勁兵伏旁澤，悉拔諸城偽遁，世雄以為怯，建德乃率敢死士千人襲之，世雄引數百騎亡去，盡得其衆。河間烝王琮率郡屬面縛出降。武德元年，引兵討宇文文化及，化及保聊城，建德乃縱撞車機石，四面乘城拔之，斬宇文文化及，及其子。二年，陷邢趙滄三州，復陷冀州。八月，陷洛州，遂遷都焉。北聘突厥，士馬益精，勇俄而世充廢，建德乃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未幾，連突厥，侵相州，進攻衛州，執河北大使淮安王神通，黎陽守將李世勣遂降，滑人齊濟二州亦降，充賊徐圓朗聞風，送款三

年，建德殺其大將王伏寶，伏寶臨歿呼曰：「我無罪，王何信讒，自割左右手乎？」以後，建德數戰皆失利。會秦王伐世充，世充來乞師，建德發兵三十萬往救之。凌敬說建德曰：「今唐以重兵圍東都，守虎牢，我若悉兵濟河，取懷州、河陽，以重將戍之，然後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傳檄旁郡，進壺口，以駭蒲津，收河東地，此一奇也。」建德將從之，而世充所遣使日夜涕泣請兵不已。又陰齎金玉以啗諸將，諸將請曰：「凌敬書生耳，安知戰乎？」建德妻曹氏謂建德曰：「祭酒計善，夫自滏口道乘唐之虛，連營漸進，以取山北，因招突厥，西抄關中，唐必還師自救，鄭難紓矣。」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藏書 唐世宗紀卷七 十六 知鼓而前，遂大潰。建德被重創，竄入牛口谷，唐師獲之，傳斬長安。初，軍中謠曰：「豆入牛口，勢不能久。」至是果敗。餘黨欲立其長子為主，善行曰：「夏主奄定，河朔號為威強，今一出不復，非天命有歸哉？不如委心請命，無為塗炭生民也。」遂分府庫散給將士，善行乃與裴矩及建德妻奉山東地，并傳國八璽降唐。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

英主肇興

唐太宗皇帝 唐共三百零六年

太宗父李淵，隴西成紀人也。初，隋主以淵為太原留守，淵四男建成、世民、玄霸、元吉。玄霸先歿，世民聰明勇決，識量過人。見隋室方亂，領身下士，散財結客，長孫順德與劉弘基避遼東之役，亡命晉陽，與世民及晉陽官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靜相與同宿。文靜見世民而異之，謂寂曰：「此非常人，豁達類漢高，神武同魏祖，年雖少，命世才也。」後文靜坐與李密連昏，繫獄。世民就省之，文靜曰：「天下大亂，非高光之才不能定也。」世民曰：「安知其無？但人不識耳。」文靜曰：「今主上南巡江淮，李密圍逼東都，羣盜殆以萬數，當此之際，有真主驅而用之，取天下如反掌耳。」太原百姓皆避盜入城，文靜為令數年，知其豪傑，一旦收集，可得十萬人。尊公所將之兵，復且數萬，一言出口，誰敢不從？以此乘虛入關，號令天下，不過半年，帝業成矣。」世民壯之，乃陰部署賓客，世民恐淵不從，會突厥寇馬邑，淵遣高祖雅與王仁恭拒之不利而返，懼并獲罪。世民乃乘間屏人說淵曰：「今主上無道，晉陽城外皆為戰場，大人若守小節，下有寇盜，上有嚴刑，危亡無日矣。若順民心，興義兵，即可轉禍而為福也。」淵大驚曰：「汝安得為此言乎？」吾今執汝。世民徐曰：「世民親

天時人事如此故耳。淵曰：吾不執汝，汝慎勿出口也。明日世民復說曰：人皆傳李氏當應圖讖，故李金才無罪一朝族滅。願大人勿疑。淵歎曰：吾一夕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軀，亦由汝化家爲國，亦由汝矣。先是裴寂以晉陽宮人侍淵，至是淵從寂飲酒，寂從容言曰：二郎陰養死士，欲舉大事，正爲寂以官人侍公，恐事覺并誅耳。衆情已協，公意何如？淵曰：事已如此，當復奈何？正須從之耳。文靜乃詐爲勅書，發太原西河鴈門馬邑民兵以擊高麗，以故人情恟恟思亂者衆。世民卽與劉文靜等各出募兵，遠近赴集。文靜復勸淵與突厥相結，資其士馬以益兵勢。淵從之。

唐書 唐紀 卷七

遂以子元吉爲太原留守，自帥甲士三萬發晉陽至西河。會天雨久不止，軍中糧乏，或傳突厥與劉武周乘虛欲襲晉陽。淵議北還，世民曰：今禾穀被野，何憂乏糧？武周與突厥外雖相附，內實相猜，本興大義，奮不顧身以救蒼生，當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遽已班師，恐從義之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爲賊耳。將何以自全也？淵不聽，促令引發。世民復入不得，號哭於外，聲聞帳中。淵召問之，世民曰：兵以義動，進戰則克，退還則散，衆散於前，敵乘於後，灰亡無日，安得不悲乎？淵乃悟，曰：軍已發，奈何？世民曰：右軍嚴而未發，左軍去亦未遠，請自追之。世民乃分道

夜出，左軍復還。太原運糧亦至，八月雨霽，淵欲引兵西趣長安。裴寂曰：屈突通擁大衆，憑堅城，吾捨之而去，若攻長安不克，退爲河東所踵，腹背受敵，此危道也。世民曰：不然。兵貴神速，吾席累勝之威，撫歸附之衆，鼓行而西，長安之人望風震駭，知不及謀，勇不及斷，取之若振槁葉耳。淵兩從之，留諸將圍河東，自引軍而西。十一月，世民遂克長安。武德元年，宇文文化及弑隋主於江都，唐王淵卽皇帝位，推五運爲土德，色尚黃，立世子建成爲太子。世民爲秦王，元吉爲齊王，秦王遂平涇州，降薛仁果。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旣舍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爲不

唐書 唐紀 卷七

克而取之何也？秦王曰：羅喉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緩之則皆入城，未易克也。急則散歸隴外，折塢虛弱，仁果破膽，不暇爲謀，此吾所以克之。衆乃服。秦王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喉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問。二年，唐定租庸調法，已而劉武周等攻陷并州，齊王元吉奔長安。武周將金剛進逼絳州，復陷龍門關，中大震。唐主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空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武周，克復汾晉，于是發關中兵以益秦王。秦王引兵自龍門渡河，屯柏壁，與

金剛相持，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秦王追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曰：「大王深入，不愛身乎？」秦王曰：「金剛計窮而走，眾心離阻，空乘勢攻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則不可復攻矣。」遂策馬而進，追及金剛于鼠雀谷。一日八戰，皆破之。秦王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復引兵趣介休，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降秦。秦王得敬德甚喜，以爲統軍，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而并州果復。後尋相等復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秦王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邪？」遽命釋之，引入臥內，與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已而秦王以五百騎行戰地，王世充帥步騎萬餘卒至圍之。單雄信引衆直趣秦王，敬德躍馬大呼，橫槊刺雄信墜馬。翼秦王出圍，更帥騎兵還戰。世充大敗，僅以身免。秦王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四年，秦王兵又圍洛陽，城中乏食。實建德悉發衆西救洛陽，軍于成臯之東原，遣使與世充相聞。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空據武牢之險，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建德遠來，兵亦精銳，若縱之至北，兩寇合縱，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

爭未已。今空分兵守洛陽，堅壁勿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善之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元吉圍守東都。秦王將驍勇東趣武牢，甲申，秦王將驍騎五百出武牢東二十餘里，覘建德之營，緣道分留從騎，使李世勣等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與之偕進。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吾執弓矢，公執槊，相隨雖百萬衆，若我何？」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以爲斥候也。秦王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將。建德軍中大驚，即以六千騎來追從者，失色。秦王曰：「汝第前行，吾自與敬德爲殿。」於是秦王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引弓射之，隨輒斃追者，懼而止。止而復至，秦王前後凡射殺數騎。敬德亦殺十數人，追者不敢逼。秦王遂巡稍却，世勣等伏兵奮擊，大破斬之，獲其騎將以歸，乃爲書報建德，諭以禍福。建德迫於武牢，不得進，留屯累月。夏四月，謀者告曰：「建德伺唐兵芻蕘牧馬河北，將襲武牢。」五月，秦王北濟河，南臨廣武，察敵勢，因留馬十餘匹，牧于河渚之間。已未，建德果悉衆而至，秦王將數騎升高丘以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渡險而驚，是無紀律也。」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今與公

等約甫過日中必破之也。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皆列坐爭水飲。秦王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戒之曰賊若不動爾速引歸動則引兵東出士及至陳前陳果動秦王曰可擊矣于是諸軍大戰塵埃漲天秦王帥史太宗等捲旆而入出其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顧見之大潰追奔三十里斬首三千級建德中槩墜馬遂囚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太子羣臣詣軍門降世充建德之地悉平是年特置天策上將以授秦王秦王遂開館以延文學之士竇建德故將劉黑闥復叛起兵漳南據洺州盡有建德故地秦王攻拔洺水與黑闥相持六十餘日秦王度黑闥糧盡必求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帥兵萬人渡洺水壓唐營而陳秦王自將精騎擊破之堤水大至衆遂潰黑闥奔突厥六月太白經天已未復經天秦王殺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武德九年高祖乃立秦王爲太子太子卽位改年貞觀放宮女三千餘人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顯德殿嘗言自少經略四方頗知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強弱常以吾弱當其強強當其弱彼乘吾弱遂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上又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館于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

藏書 唐世紀 卷七

三十二

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衛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商確夜分乃罷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長孫德順受人餽絹事覺上乃復於殿庭賜絹數十匹以媿之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媿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分天下爲十道謂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以御史大夫杜淹參預朝政嘗有白鵲巢于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正以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舍已從人亦復何傷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後又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觀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又曰爲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詔自今奴告主

藏書 唐世紀 卷七

三十三

者斬四年上欲修洛陽宮張玄素諫曰陛下初平洛陽凡
隋宮室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
日效之上曰吾思之不熟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
居亦無傷也賜玄素綵二百疋魏徵聞之歎曰張公論事
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除鞭背刑上讀明堂針灸
書云人五臟之系咸附于背故有是命六年宴玄武門奏
七德九功舞更名破陣樂曰七德舞頒新定五經于天下
縱囚囚三百九十人還家復來歸獄詔赦之十七年太子
承乾謀反廢為庶人立晉王治為皇太子貶魏王泰為東
萊郡王高祖今上寶錄成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

藏書 唐世宗 卷七

二十

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
之所為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二十二年上作帝範十二
篇以賜太子諭之曰吾即位以來不善雖多顧弘濟蒼生
肇造區夏汝今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基業苟竭力為善
則國家僅安若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
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後有太白晝見太史占云
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
下上以武衛將軍李君羨小名五娘而官稱封邑皆有武
字誅之貞觀三十三年帝崩壽五十二

高宗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立太宗武才人為后垂

簾聽政天下大權悉歸中宮

中宗哲高宗第七子武后臨朝之明年廢哲為廬陵王居
房州而立豫王旦使居別殿凡七年而后自稱帝改國號
周又廢旦為皇嗣及張柬之等舉兵討亂後迎立哲后稱
周二十二年壽八十二初哲為母所廢餘十五年及復位
昏愚又甚縱豔妻信妖女尊寵三思貶損譙王竄殺五王
殺韋月將用斜封墨敕而賄賂旁午以哲一身始為母廢
終為妻殺四子皆不得其死嗣亦不傳豈天殲其德而絕
之耶韋氏既醜其主立溫王重茂而自攝政相王子隆基
舉兵誅韋廢重茂奉立相王然則哲復位僅四年耳

藏書 唐世宗 卷七

二十五

睿宗旦高宗第八子在位三年傳位太子

玄宗即位以風俗侈靡凡乘輿服御金銀器玩皆令有司
銷毀以供國用其珠玉錦繡悉焚於殿前罷兩京織錦坊
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境開元之際每歲供邊兵衣糧
費不過二百萬天寶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足
糧百九十萬斛開元二十年以前專用姚崇張說宋璟韓
休張九齡厲精圖治而四夷賓服衣食富足西京東都米
斛直錢不滿二百行者萬里不持寸兵天寶以後志欲既
滿侈心乃生忠直浸疎讒諛並進三子無罪一日殺之可
慨也夫祿山反出走蜀後乃還在位四十五年壽七十八

歲多歷年所既壽且康胡爲也

肅宗玄宗第三子初封忠王後立爲太子天寶三載安祿山來朝太子識其有反相祿山反玄宗走出避賊行至馬嵬父老遮道請留太子太子乃留朔方留後杜鴻漸六城水陸運使魏少游河西行軍司馬裴冕等共迎太子至靈武太子卽位雖賴郭子儀李光弼等擊賊克復兩京復完唐室然藩鎮廢立因而授之紀綱壞矣在位七年張后李輔國用事終不敢朝西內真庸主也哉

代宗在位十八年寵幸程元振魚朝恩使李光弼以憂死吐蕃入京天子走陝非令公殆矣

藏書 唐世紀 卷七

二十六

德宗在位二十一年初卽位詔罷四方貢獻縱馴象出宮女中外皆悅淄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太盈內庫官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由是有司不復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言曰財賦者國之大本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預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上卽日下詔從之唐初賦歛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

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歛迫趣取辦無常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災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爲行商者所在州縣稅三十之一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然偏信盧杞出走奉天陷顏真卿幾殺陸贄李懷光率兵勤王親解奉天之圍而使之不得朝見憤懣以反悲夫

順宗德宗長子貞元二十年病風不能言及卽位立憲宗而自稱太上皇

藏書 唐世紀 卷七

二十七

憲宗在位十六年神武英斷初用杜黃裳裴度等削平蔡鄆諸鎮強臣悍將歛手削地晚年驕侈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獲罪至是暴崩時人皆言內常侍王守澄陳弘志弑逆其黨諱之但云藥發中尉梁守謙與守澄等復殺承瓘而立穆宗

穆宗憲宗第三子牛僧孺李宗閔等相繼爲相分立朋黨蕭俛建銷兵之議而河朔復失矣改元長慶在位四年僞金石崩

敬宗穆宗長子善擊毬好手搏宦官小過動遭捶撻夜獵還官克明等弑之在位三年

文宗穆宗第二子年十二卽位勵精求治去奢從儉而受制宦官雖憤然欲除之始謀之宋申錫再謀之李訓鄭注皆敗在位十四年

武宗穆宗第五子初封穎王文宗崩仇士良等矯詔立之上英姿特達克振威權與李德裕深信故能收復太原等郡而餌方士金丹享祚不永惜哉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爲換骨在位六年

宣宗憲宗第十三子穆宗之弟也明察節儉而性猜刻好挾摘細微裴休請建太子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矣餌方士藥躁渴崩在位十三年

懿宗宣宗長子奢侈暴飲百姓苦之已相聚爲盜猶遣使往迎佛骨羣臣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荅曰朕得見之亦亦無恨及迎至京師降樓膜拜流涕霑臆在位十四年

僖宗懿宗第五子懿宗大漸中尉劉行深等定策立之時年十二稱宦官田令孜爲阿父善騎射劍槊法算至於音律蒲博無不精妙尤好蹴鞠關難擊毬嘗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應擊毬進士舉當中狀元也黃巢之亂出走蜀乃歸在位十六年

昭宗懿宗第七子徙都于洛昭宗銳然有恢復先烈之志

然當其時奸臣擅政藩鎮跋扈天下之衆鷓鴣張蟠結而宜者楊復恭之徒方且恃功驕恣自號爲定策國老斥天子爲門生終致兵交闕庭矢及御衣漂泊蒹葭城流寓華陰幽辱東內劫遷岐陽朱溫遂逼遷于洛陽殺之在位十六年初柳璨及第不四年爲相會有星變占者曰君臣俱災宐大誅殺以應之璨因疏其素所不快者於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非宐以之塞星變李振因言於全忠曰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除貶竄外其餘三十餘人盡殺之於白馬驛投尸于河初李振屢舉進士不中故深嫉縉紳之士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宐投之黃河使爲濁流

哀宗昭宗子昭宗有子九人全忠盡弑之視以幼得立尋亦受禪被弑在位四年

篡弑巨盜

後梁一十七年

朱溫有膽略善戰初從黃巢爲羣盜後降唐拜爲宣武軍節度使賜名全忠未幾進封梁王更名晃遂滅唐七年而子友珪弑之

末帝朱友貞初封均王起兵誅友珪卽位十一年而後唐伐之遂自殺而梁亡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

手

討逆正位

後唐一十三年

莊宗李存勖姓朱耶沙陀人先世事唐賜姓李至存勖滅梁稱帝在位三年國亂被殺五代史云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爲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太牢告廟請其矢盛于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係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又何衰也方其盛時舉天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歿國滅爲天下笑莊宗旣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爲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皇后劉氏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與諸姬爭寵常自恥其家世寒微莊宗乃爲劉叟衣服自負著囊藥笈使其子繼岌提破帽隨造臥內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

手

繼發而逐之，以此用爲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僕伶周匝爲
梁人所得，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曰：「身得不死者，教
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力也。」莊宗皆許以爲刺史。
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
大功始就，封賞未及，而先以伶人爲刺史，恐失天下心，不
可。」莊宗不聽，常與羣優戲，四顧而呼曰：「李天下何在？」伶人
敬新磨遽前，以手批莊宗頰，莊宗失色，羣伶大驚。新磨曰：「
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
殿中多惡犬，新磨去一犬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
縱兒女嚙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
譏笑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射新磨，新磨急呼曰：「陛下無
殺臣，臣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故，對曰：「陛
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夫同銅也，若殺
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復大笑，時諸伶獨新磨善俳而
無他過惡，其敗政亂國甚者，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門
高竟與彥瓊共弑莊宗，莊宗崩，五坊人善友聚樂，而焚
之。李嗣源入洛，得其骨，葬于新安之雍陵，傳曰：「君以此始，
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于門高，焚以樂器，豈不信哉。
明宗李嗣源卽位，年踰六十，每夕於宮中焚香祝天，
曰：「胡人因亂爲衆所推，願天早生聖人爲斯民主，在位

八年，年穀屢豐，兵革罕用，較於五代粗爲小康。
明宗歿，閔帝從厚立，廢帝從珂，明宗養子也，初封潞王，弑
閔帝而自立，石敬瑭兵至，遂自焚。

借兵臣虜

後晉一十一年

石敬瑭，沙陀人，明宗之壻也。潞王篡位，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壽畢，辭歸晉陽。唐主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郎反耶？」敬瑭聞之懼，乃借契丹兵以滅唐，稱臣稱父於契丹。割幽薊十六州以奉契丹。契丹乃立敬瑭為晉皇帝。在位七年，無嗣。馮道迎齊王重貴立之，四年而契丹執之以歸。

廣書後漢劉高世紀卷七

三十一

乘便竊位

後漢四年

劉高，字知遠，先亦沙陀人，仕晉，以功封北平王。及重貴被虜，高乃即位。在位二年，周王承祐立，是為隱帝。初，敬瑭之借兵契丹也，知遠諫曰：「以金帛賂之足矣，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禍。」嗚呼！使敬瑭能聽其言，安有四百餘年腥羶之苦哉！

廣書後漢劉高世紀卷七

三十一

因時援立

後周十年

郭威仕漢爲樞密副使及隱帝遇害將士擁而立之在位

三年

聖主柴世宗榮郭威養子也在藩邸時專務輯睦及卽位破高平御軍號令人不敵攻城對敵矢石雨落略不動容不事絲竹不愛珍玩文武參用各盡其能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登遐之日遠邇哀慕空矣在位六年宗訓嗣立年方七歲

藏書世紀卷八

宋

藏書世紀卷八

聖主推戴

宋太祖皇帝

共三百一十九年

太祖趙匡胤初生洛陽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營中異香經宿不散人謂之香孩兒管及長應募居郭威帳下柴世宗卽位拜殿前都虞候從征淮南擒南唐驍將皇甫暉姚鳳還拜殿前都指揮使又從世宗沿淮東下拔楚州屢立功世宗一日於文書囊中得木長三尺餘題云點檢作天子時張永德爲殿前都點檢乃命太祖代之世宗崩子宗訓立會契丹入寇遣太祖率禁兵禦之大軍發汴京殿前都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楚昭輔曰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侍衛親軍指揮使高懷德趙彥徽等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効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爲天子然後北征因具以事白匡義及掌書記趙普共以事理譬曉諸將匡義太祖之弟也黎明將士直逼太祖寢所曰諸將無主願冊太尉爲皇帝太祖未及對則相與共扶出廳事黃袍已加身矣衆卽羅拜呼萬歲挾之上馬擁逼還汴太祖乃攬普諸將曰汝等自貪富貴立我爲天子能從我命則可不然我不能爲若主也皆下馬曰願受命太祖曰太后主上我北

藏書世紀卷八



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時方早朝范質聞變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太祖進登明德門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將士擁范質等至遂奉太祖詣崇元殿行禪代禮國號宋遣使徧告諸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以其弟光義爲殿前都虞候趙普爲樞密直學士尊母南郡夫人杜氏爲皇太后上欲察羣情向背頗爲微行或諫曰陛下新得天下人心未安萬一有不虞其可悔乎上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殺之我終日侍側亦不能害微行愈數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建隆二年皇太后杜氏崩后治家嚴而有法陳橋之變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大志今果然矣及尊爲皇太后謂帝曰吾聞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爲匹夫不可得帝再拜曰謹受教及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謂帝曰汝知所以得天下乎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也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帝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卽榻前爲誓書於紙尾署曰臣普記藏之金匱遂崩上遂以弟光義爲開封尹光美爲興元尹李漢超

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上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郭進爲山西巡檢使有軍校誣訟進不法事帝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侵進語其入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貰汝罪汝能掩殺敵兵卽當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敵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上自卽位以來先平荆南獲高繼冲得州三縣十七繼平湖南降周保權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上以湖南旣平思得通蠻情習地勢者以鎮撫之辰州徃人秦再雄武健有奇略上聞卽擢爲刺史使自辟吏再雄至州訓士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猴又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於是荆襄無復邊患乃命潘美尹崇珂帥兵攻南漢郴州克之初南漢內常侍邵珣言于南漢主曰漢承唐亂居此五十餘年幸中國多故干戈不及今天下亂久矣亂久必治請飭兵備遣使通好于宋南漢主不以爲然至是始懼然是時上方謀下蜀未遑也上乃以王全斌爲西川行營都

部署劉光義崔彥進副之。王仁贍曹彬爲都監將步騎六萬分道伐蜀。戒之曰：「凡克城寨，止藉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土地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前蜀之亡也，降表亦昊爲之。蜀人夜書其門曰：「世修降表，李家官軍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八，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卽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後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晝夜宴飲，縱部下掠女子奪人財物，蜀人苦之。

藏書 宋世紀 卷八

四

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蜀兵憤恚行至綿州，遂作亂，劫蜀邑。衆至十餘萬，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爲帥。於是叩蜀眉雅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以應師。雄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其應賊，謀誘至夾城中，盡殺之。賴劉光義曹彬進擊，大破全師雄於新繁。曹翰王仁贍又圍賊呂翰於嘉州。呂翰棄城走，是夕呂翰還，結衆圍城，約以三鼓而進。曹翰知之，令掌漏者止擊二鼓，賊衆不集。天明遂遁，追襲又大破之。師雄走，死。蜀復平。先是馮瓚知梓州，纔數日，會僞蜀軍校上官進嘯聚亡命三千餘衆，劫村民，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

烏合之衆，以箠相擊耳，可持重以鎮之，待旦自潰矣。」中止有騎兵三百，使守諸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永夜分，擊五鼓，賊驚遁。因縱兵追之，擒上官進降千餘人。五年，全斌等至，具伏贖貨殺降之罪。先是上平荆湖，及定蜀，皆收其金帛，別爲內庫儲之，號封樁庫。凡歲終用度之餘，皆入之。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朕欲俟斯庫蓄滿，遣使謀彼，儻肯歸我地，則以此酬之。不然，當散滯財募勇士以圖攻取也。」又常欲以百緡易一胡人首，尋又鑿大池于京城南，號講武池，選精卒習戰池中，其志復幽燕如此。南漢主復侵道州，刺史王繼勳請伐之，上乃以潘美爲

藏書 宋世紀 卷八

五

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爲副，以伐南漢。南漢主鋹出降，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銀體質豐碩，性絕巧，常以珠結鞍勒爲戲龍之狀，多制醜毒臣下。一日從幸講武池，上賜以卮酒，鋹疑有毒，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爲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上笑曰：「安有此乎？」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鋹。鋹大慚，開寶七年，命曹彬爲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爲都監，曹翰爲先鋒，將兵十萬以伐江南。自王全斌平蜀，多殺降卒，帝每恨之。至是，戒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使自歸順，不須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無殺

戮設若因闕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仍以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彬自荆南發戰艦東下初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維南岸疾棹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關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組自荆渚而下議者謂江澗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潘美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江南主危迫遣徐鉉求緩師鉉至言于帝曰李煜無罪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奈何見伐帝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鉉復見帝帝按劍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邪鉉惶恐辭歸江南愈危煜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吳越王俶與妻孫氏子惟濟入朝帝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命與晉王敘昆弟之禮畱兩月遣還賜以一黃袱封識甚固戒俶曰途中宜密觀及啟則皆羣臣乞畱俶章疏也俶益感懼三月至洛陽上欲畱都羣臣咸諫晉王光義言其非便上曰還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力請還汴乃不得已從之因嘆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上友愛光義光義

常有疾親為灼艾光義覺痛帝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光義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非吾所及也在位十七年壽五十

繼統人主

宋太宗皇帝

太宗沈謀英斷既即大位陳洪進錢俶相繼納土未幾取太原伐契丹惟涪陵縣公之貶歿武功王之自殺宋后之不成喪大可恨焉在位二十二年壽五十九

真宗太宗第三子也初為太子兼判開封府開封政務填委太子畱心裁決靡不稱愜京獄屢空故太宗屢詔嘉美

宋世紀 卷八

之及踐位寬仁慈愛有李沆寇準王旦相繼為相在位二十五年講和契丹東封西祀天下稱太平矣壽五十五

守成賢主

宋仁宗皇帝

仁宗真宗第六子也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廷跣立殿下有司請以玉清舊地為御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為廣何以是為燕私常服澣濯惟帝衾稠多用絁絁官中夜因不寐而饑思膳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此間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遂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耳夏人犯邊禦之出

境契丹渝盟增以歲幣在位四十二年終始如一可謂聖主矣壽五十四

英宗太宗第四子商王元份之孫也仁宗無子育之宮中初辭皇子之命極其懇切既就召戒其舍人曰謹守吾舍上有過嗣吾歸矣仁宗崩即位每命近臣必以官而不以名其議漢王等禮蓋諸臣泥古不通各執已見非帝失也一日語神宗曰國家舊制士大夫之子有尚帝女者皆升行以避舅姑之尊義甚無謂豈可以富貴之故而風人倫長幼之序也在位四年壽三十六

求治真主

宋書 宋世紀 卷八

宋神宗皇帝

神宗英宗長子也在位十八年壽三十八神宗小心謙抑敬畏輔相求直言察民隱恤孤獨養耆老不治官室不事遊幸厲精圖治自始至終惜哉宰相王安石非但不能上比伊尹管仲亦不能彷彿商君矣

哲宗神宗第六子也即位之初太后垂簾翕然向治元祐之政庶幾仁宗既而太后辭世熙豐舊臣媒孽復用卒假紹述之言以圖報復黨禍興元祐諸君子安能辭其責也不曾幼學而能壯行難矣在位一十五年壽二十五徽宗神宗第十一子也在位二十六年為金所擄紹興五

年殂于五國城

欽宗徽宗長子也金人圍京師乃受禪靖康二年金人徙入京師陷欽宗及后太子皆降金紹興三十一年殂于金一祖八宗在位共一百六十七年

李生曰徽欽蒙塵不被戮辱如晉懷愍者祖宗仁厚所遺也

偏安一隅

高宗

高宗徽宗第九子也靖康之亂以親王奉使後即位應天改元建炎又移杭州建炎三年苗傅劉正彥劫帝傳位于

宋書 宋世紀 卷八

皇子昀張浚等討賊乃復位昀尋卒九月女真入建康帝走明州女真陷臨安帝航于海賴韓世忠等敗金人于江女真乃北還在位三十六年壽八十一先是元祐皇后降手書俾高宗嗣統其略曰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憂而敷天同左祖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漢家之厄十世空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乃天意夫豈人謀

孝宗秦王德芳之後太祖七世孫也初高宗謂侍臣曰太祖以神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遭時零落朕甚閔之紹興二年乃選帝育于禁中三十二年受高宗禪在位二十

七年壽六十八帝性至孝事德壽宮二十六年孝養純篤銳志恢復值金世宗賢明南北講好易表稱書改臣稱姪減去歲幣俱得休息矣金世宗每戒邊臣積錢穀謹邊備日吾恐宋人之和終不可恃也蓋亦忌帝之將有為云

光宗孝宗第三子也在位五年年四十乃受禪初即位總權綱屏嬖倖薄賦緩刑見于紹熙初政而官闕如悍內不能制驚憂致疾不孝明矣

寧宗光宗第二子也在位三十年初即位汝愚為相引拔善類一時之政燁然可觀及侂冑用事外挑強鄰流毒淮甸頻歲兵敗乃函侂冑之首行成于金既而彌遠擅權

荒益甚

理宗燕王德昭之後也理宗四十年之間若李宗勉崔與之吳潛之賢皆弗究于用而史彌遠丁大全賈似道等與相終始貪地棄盟事驟隨起兵連禍結境土日蹙怠于政事權移奸臣經筵性命徒資口頰云耳

度宗父理宗母弟也理宗無子立為太子即位賈似道專權元兵大舉南侵破襄陽諸郡在位十年

瀛國公度宗子也德祐二年元兵入臨安熈降封瀛國公初文天祥請以二王是昂鎮閩廣及元兵迫臨安乃徙封是為益王判福州昂為廣王判泉州至是立是

元兵至建寧是欲入泉州以招撫蒲壽庚作亂乃移潮州至井澳颶風壞舟是幾溺死遂成疾殂眾又立昂為主徙居廣州厓山元兵攻厓山急陸秀夫負昂投海中後官及諸臣從死者尸出于海至十餘萬楊太后聞昂歿撫膺大哭曰昔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而自溺宋南渡共一百五十二年

藏書 宋世紀 卷八

附載

遼

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爲匈奴所破保鮮卑山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及阿保機爲王最雄勇北侵室韋女真西取突厥故地擊奚滅之自稱皇帝國人謂之天皇帝以妻述律氏爲皇后置百官改元神冊述律后勇多權變阿保機常度積弊黨項留述律后守其帳黃頭室韋乘虛合兵掠之述律后知之勒兵以待奮擊大破之由是名震諸夷時韓延徽使契丹契丹主怒其不拜留延徽使牧馬延徽幽州人素有智略述律后言于契丹主曰延徽能守節不屈此

藏書通世紀 卷八

十三

故終同光之世契丹不深入爲寇延徽之力也阿保機卒述律后召諸將及酋長難制者之妻謂曰我今寡居汝不可不效我又集其夫泣問曰汝思先帝乎對曰受先帝恩豈得不思曰果思之宜往見之遂殺之而立中子德光爲天皇王石敬瑭有異志欲結契丹爲援契丹主遂滅唐因作冊書命敬瑭爲大晉皇帝敬瑭卽皇帝位割幽冀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後契丹主又滅晉至殺胡林而卒國人剖其腹實鹽數斗載之北去故晉人謂之帝昶焉宋康王兀欲立自稱天授皇帝已而燕王述輒殺兀欲而自立述律后及討殺述輒而代之故數年之間不暇南侵至郭威篡漢漢主知遠弟閔自立于太原號北漢至是閔以契丹兵擊周周主榮自將勝北漢已而破南唐取淮北地既破南唐復幸滄州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至益津關契丹守將以城降至馬橋關契丹守將姚內斌以城降周主遂入瓦橋關契丹莫州刺史以城降及李重進等引兵繼至契丹瀛州刺史等皆舉城降於是關南悉平將議取幽州矣以周主不豫而止至宋太宗平太原乘勝取幽冀及爲契丹將耶律休哥耶律沙耶律斜軫所敗而還先是宋欲遂取幽州李昉張齊賢力陳其未可皆不聽故敗雍熙三年

藏書通世紀 卷八

十三

宋復以曹彬田重進潘美等將兵伐契丹戰於岐溝關敗績楊業歿之業善戰號楊無敵契丹素畏業望見旌旗輒引去至是太宗以業既歿訪近臣可知代州者乃以張齊賢為之使與潘世美同領緣邊兵馬時契丹主隆緒及蕭太后帥眾南下宋瀛州部署劉廷讓一軍皆沒契丹復薄代州城齊賢豫選廂軍二千出禦敵乃伏步卒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是後契丹屢為邊患宋遂日以削弱矣真宗咸平六年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契丹戰於望都契丹執繼忠以去景德元年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復大舉入宋賴冠準請真宗幸澶州親征乃許成議歲幣真宗以契丹講和放河北諸強壯歸農罷諸路行營省河北戍兵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士安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又以李允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以契丹修好則有慶弔之使又置國信司專主其事慶曆二年元昊反契丹又欲乘釁取瓦橋關以南十縣及晉陽之地先遣宜徽劉六符來致書取故地問興師伐夏及沿邊疏濬水澤增益兵戍之故賴呂夷簡奏富弼為接伴使及報聘增納歲幣乃復通好如初然宋亦從此卑矣英宗時

契丹改國號遼神宗熙寧七年遼以河東路沿邊侵界便蕭禧來言神宗遣知制誥沈括報聘括至遼遼相楊益戒與禧不能屈護曰數里之地不忍而輕絕好乎括曰師直為壯曲為老今北朝棄先君之大信以威用其民非我朝之不利也凡六會竟不可奪乃還神宗以問王安石安石大言曰將欲取之必姑與之於是詔於分水嶺為界東西失地七百里遂為異日興兵之端云

女真蓋古肅慎氏世居混同江之東長白山鴨綠水之源於夷狄中最微且賤隋開皇時入貢其族分六部有黑水部卽今女真其水掬之則色微黑故目之爲混同江江甚深然纔濶百步唐開元中其酋來朝訖唐世貢不絕五代時遼阿保機吞北方三十六蕃此其一也阿保機慮其爲患誘遷豪右數千家於遼陽分其勢使不得與本國相通謂之合蘇館者女真是也女真凡用兵以戈爲前行號硬軍刀劍自副弓矢在後弓力不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非五十步不射十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

十長執旗百長挾鼓千人將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歿四人皆斬十長歿伍長皆斬百長歿十長皆斬將自執旗其後烏古迺卒子勃里鉢嗣及勃里鉢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契丹事阿骨打能之勃里鉢有子十一人烏雅束其長阿骨打其次也及頗刺淑歿弟盈哥嗣盈哥歿兄子烏雅束嗣時遼主幸混同江釣魚生女真酋長在千里內者故事皆朝會預宴遼主命諸酋次第起舞至阿骨打辭不能但端立直視遼主逼之再三終不肯及烏雅束歿阿骨打襲位遼使使往謂之曰何故不告喪阿骨打曰有喪不能弔而乃以爲罪乎遼主患其辭強遂

發諸軍自爲備阿骨打聞之謂其下曰遼人知我將舉兵集諸路軍備我我必先發制之遂率諸部兵皆會于來流水得二千五百人傳挺而誓且戰且前將至遼界阿骨打之子幹本與數騎陷遼園中阿骨打救之免胄而戰或自傍射之阿骨打顧見射者一矢而斃謂其下曰盡敵而止衆從之勇氣百倍遼軍大奔寧江州陷初女真部民皆無從役壯者悉爲兵平居則漁畋射獵有警則下令諸部徵之遼人常言女真兵滿萬則不可敵至是始滿萬焉阿骨打既屢勝遼其弟吳乞買勸稱帝不許粘沒喝等復以爲言阿骨打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金改元收國九月金主攻黃龍府次混同江無舟以渡金主使一人導前乘赭白馬徑涉曰視吾鞭所指而行諸軍隨之水及馬腹既濟使舟人測其渡處深不得底由是遂克黃龍府十二月金人聞遼主將親征下詔有女真作過大軍剪除之語金主乃薙面仰天慟哭曰始與汝等起兵蓋苦契丹殘忍欲自立國今天祚親至奈何非人人必戰莫能當也不若殺我一族汝等迎降轉禍爲福諸軍皆曰事已至此惟命是從金主遂帥師迎敵曰彼衆我寡兵不可分視其中軍最堅遼主在焉敗其中軍可以得志使右翼先戰左翼合而攻之遼兵大潰初女真無步兵惟騎兵千餘刻小木牌係人馬爲

號五十人爲一隊，前二十人重甲持矛，後三十人輕甲操弓矢，每遇敵必二人躍馬而出，以觀陳之虛實，四面結隊而持擊，百步之外，弓矢齊發，無不中者，其分合出入應變周旋，人自爲戰，所以恒勝。七年，遼主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爲金將婁室等所獲，遂亡。金主亦頌，宋徽宗宣和五年，金太宗吳乞買攻宋汴京，京城陷，金幹離不勝，徽宗及太后與親王、皇孫、駙馬、公主、妃嬪、康王、母弟、賢妃、康王夫人邢氏等三千人由滑州去，粘沒喝以帝后太子妃嬪宗室及何桌孫傅、張叔夜、陳過庭、司馬朴、秦檜由鄭州去，金主从兄孫亶立，亶卽位，委政於粘沒喝，幹本兀朮縱酒酗怒，手刃侍臣，而以完顏亮平章事，亮爲人慄急，猜忌殘忍，自以已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天德三年，金主亮弑亶自立，徙都燕，既又南侵，謀遷汴，適亮又爲其下所殺，金主亶乃下令散南征之衆，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告卽位，金主亶謂太子曰：朕爲汝措天下，當無復有經營之事，汝惟無忘純厚之風，以勤修道德爲孝，明信賞罰爲治而已。如遼之海濱，以國人愛其子，嫉而殺之，此何理也？子爲衆愛，愈爲美事，所爲若此，安有不亡？唐太宗謂高宗曰：爾與李勣無恩，今以事出之，我死安卽授以僕射，彼必致死力矣。君人者，焉用僞爲？受恩於父，安有忘報于子乎？大

定十七年，高麗致貢，有司奏高麗所進玉帶，乃石似玉者，金主曰：小國無能，辨識誤以爲玉耳。大定二十九年，金主亶卒，孫璟立，世宗在金最爲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歿，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嘗謂近臣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羣臣議多飾詞，何也？尚書省奏大興府推官蘇德秀爲禮部主事，世宗曰：朕嘗語卿，百官當使久於其職，彼方任理官，復改戶曹，尋又除禮部，人才豈能兼此？若久於其職，中材亦勝新人，事既經練，自能有濟。又言凡稱政有異跡者，謂其斷事有軼才也。若止清廉，此乃本分，以貪汙者多，故顯其異耳。及璟卽位數年，大爲北鄙阻隸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府庫空匱，國勢日弱，璟卒，衛王末濟立，末濟，世宗第七子也，末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蒙古主，問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爲之邪？卽乘馬北去。六年秋，胡沙虎弑末濟而立昇王珣，十六年，金主珣卒，子守緒立，六年，金主守緒走蔡州，金遂亡。

蒙古之先有曰孛端義兒母生二子而寡居夜寢屢有光明照其腹又一乳生三子孛端義兒其季子也其後子孫蕃衍各自爲部世奉貢于遼金而總隸于韃靼至也速該并吞諸部勢愈盛遂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次于盤陀山而生子因以鐵木真名之紹興十七年也速該歿鐵木真嗣立遂攻西夏大掠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之源建九游日旗自號爲成吉思可汗侵擾雲中九原連歲不休遂破大磧水以進攻西京取之凡破金九

藏書 元世宗 卷八

二十一

十餘郡兩河山東數千里人民殺戮幾盡金帛子女牛馬羊畜皆席卷而去繼又滅夏避暑于六盤山踰月鐵木真歿在位二十二年年六十六廟號太祖蒙古窩闊台太宗立太宗與其弟拖雷率衆入陝西至封丘入鄭州攻汴城金主守緒知事急取寶玉真于幽蘭軒環之以草命近侍曰歿便火我遂自經歿而金亡蒙古蒙哥擊西域欽察諸部降之欽察去中國三萬里其人皆青目赤髮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蒙古主怒宋囚使臣命諸王不哥守和林自將南伐由西蜀以入直抵合州城下秋蒙古主歿于合州忽必烈北

藏書 元世宗 卷八

二十一

還至開平卽位還定都于燕召實默許衡至開平命劉秉忠酌古今定內外官制後宋用賈似道不忠於宋擅拘賈元使乃復起兵端元伐宋宋遂亡至元十七年遣使窮河源行授時曆三十一年元主忽必烈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歲廟號世祖世祖既定天下從容問劉秉忠曰天下無不敗之家無不亡之國朕之天下後當誰得對曰西方之人也又問劉秉忠曰今之定都惟上都大都耳何處最佳劉秉忠曰上都國祚短民風淳大都國祚長民風淫遂定都燕之計命劉秉忠築元京城及開基得一巨穴內有紅頭蟲不知幾萬世祖以問劉曰此何祥也劉曰異時代國家者乃此物也世祖思太祖創業艱難俾取所居之地青草一株置于大內丹墀之前謂之自儉草太祖起龍朔破大金世祖得襄陽平南宋天下一統取大易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大元取至哉坤元之義年號至元立中書省以總庶務立樞密院以掌兵要立御史臺以糾彈百司嘗言中書朕左手樞密朕右手御史臺是朕臂兩手的成宗諱鐵木兒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大德二年以哈刺哈孫爲左丞相十一年崩在位十有三年先是成宗遯豫日久中官乃出仁宗及其母居懷州及成宗崩后又恐其兄武宗立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斷武宗歸路皇后垂簾

聽政而安西王輔之時左丞相哈喇孫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聽通武宗遣康里脫脫計事京師哈喇孫令急還報復遣使迎仁宗於懷州仁宗奉其母還大都諸臣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仁宗既至謀以三月三日偽賀生辰舉事哈喇孫遣人啟仁宗曰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仁宗乃先二日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執之誅阿忽台八都伯顏等諸王牙忽都進曰今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仁宗曰惡人潛結宮壺亂我家法故誅之豈欲作威福以觀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喇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及武宗至上都即位乃廢成宗后出居東安州賜死武宗諱海山順宗答剌麻八剌之長子也即位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萬世者可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大牢至大四年崩仁宗愛黎拔力八達武宗母弟也初帝在東宮宦者李邦寧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

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何足介懷加邦寧間府儀同三司集賢院大學士延祐七年崩在位十年仁宗天性慈孝恭儉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道為切服御質素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英宗碩德八剌仁宗子既即位宰臣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御前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前也至治三年御史大夫鐵失弑帝于行幄在位三年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徹樂避正殿近臣稱觴以賀帝曰何為而賀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詭邪斥出之嘗戒羣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若為不法必刑無赦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改除之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泰定皇帝諱也孫鐵木兒顯宗甘麻剌之長子世祖長子裕宗之嫡孫也致和元年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事燕鐵木兒等居守帝崩于上都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

二子明宗文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即乘間入繼大統明宗和世球武宗長子也英宗在上都謂丞相拜住曰朕兄弟實相友愛曩以小人譖慝俾居遠方當亟召還明正小人離間之罪及英宗遇弒奉定帝立奉定初爲晉王旣爲帝而帝兄弟播越南北人心思之及泰定帝崩于上都燕鐵木兒留守京師遂謀舉事八月甲午黎明召百官集興聖宮兵皆露刃號于衆曰武皇有聖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歸心大統所在當迎立之不從者死於是帝方遠在沙漠猝未能至慮生他變乃迎帝弟懷王於江陵且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以安衆心丁巳

燕書 元世紀 卷八

十五

懷王入京師燕鐵木兒以爲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足以係天下之志懷王以其兄周王在漠北欲虛位俟之燕鐵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噬臍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大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讓之心於是文宗遣人相繼來迎朔漠諸王皆勸帝南還京師遂發即位於和寧之北文宗遣右丞相燕鐵木兒奉皇帝寶來上帝宴諸王大臣于行殿八月丙戌帝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帝暴卒廟號明宗文宗圖帖睦爾武宗之次子明宗之弟也明宗暴崩文宗即位至順三年崩于上都寧宗懿

燕書 元世紀 卷八

十五

璘質班明宗第二子文宗崩燕鐵木兒請皇后立皇子燕帖古思后不從以文宗遺命立帝時年甫七歲百司庶務咸啟皇后取進止十一月帝崩順帝安懼帖木兒明宗長子也至元六年詔曰昔武宗升遐太后惑於憐愚俾皇考出封雲南英宗遇害我皇考以武宗之嫡逃居沙漠宗王大臣同心翼戴于時以地近先迎文宗暫總機務繼知天理人倫所在假讓位之名以實璽來上皇考推誠不疑卽立爲皇太子而乃當躬迓之際與其臣月魯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謀爲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歸而再御宸極又私圖傳子嫁禍于八不沙皇后謂朕非明宗之子出居遐陬上天不祐隨降隕罰叔嬭不答失理怙其勢焰舍長嫡而立幼次奄復不年諸王大臣以賢以長扶朕踐祚賴天之靈權奸屏黜永惟鞠育罔極之恩忍忘不共戴天之義至正二年開金口河費用不貲卒無成功七年沿江兵起八年台州方國珍兵起繼而潁州劉福通蕭縣李興羅田徐壽輝等兵皆起有韓山童者樂城人以白蓮會燒香惑衆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江淮愚民翕然信之福通等復詭言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乃刑白馬黑牛誓告天地以紅巾爲號十三年泰州張士誠兵起據高郵我

太祖皇帝起兵自和陽渡江取太平路十八年天完將陳友諒破安慶元淮南行省左丞余闕歿之二十四年我太祖建國號曰吳二十五年二月日旁有一月一星二十六年

太祖兵徇山東郡縣皆下之時徐達常遇春引兵由淮入河鼓行而東首克沂州於是萊州諸郡悉奉圖籍來降山東既定明年達與遇春會諸將率馬步舟師進克元都元主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夜半開建德門北奔遇春等追至北河擒皇孫買的里八剌而還元亡元主駐應昌二年殂在位三十六年

藏書 元史紀事本末

卷八

太祖以帝知順天命退避而去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買的里八剌爲崇禮侯順帝非行兇暴而漚亂已甚豈東西南北無思不服之主哉天生我太祖非偶然也元共一百六十二年

大臣總論

李生曰大臣之道亦難矣予觀古大臣之用心略有此五等者故別而論之夫因時者無作爲之迹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但能忍辱者亦妙於趨時務結主者尤貴于含垢此非休休有容者不能也而要其實皆本之于至誠惡能彊之哉則謂此五者一大臣之能事可也然世之好尚不同士之志業亦異如必兼全五者而後爲政則千古無君臣矣但能各從所好一門深入亦足當棟梁之任卓然不易幾及此古人所以致慎于學術也惟學術之不究而冒焉以身試之是以知其決不可耳且夫騁其材智恣其胸臆徃于聞見騫于虛名縱幸而成亦與野戰者等也又安知天下之重不可以輕擲僥倖之事不可以嘗試乎輕擲而屢試之而屢不悔彼所謂大賢君子皆是也而王介甫張德遠其甚也介甫不知富彊之術而必欲富彊德遠不知恢復之計而惟務恢復悲乎是直以君父爲兒戲也矣

藏書 大臣總論

卷九

藏書大臣傳卷九

一因時大臣

叔孫通

叔孫通，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何如？」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則反，罪死無赦。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前曰：「諸生言皆非，夫明主在上，法令具於下，吏人奉職，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偷，何足置齒？牙間哉？」郡守尉今捕誅，何足憂？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言反者。

藏書大臣傳卷九

卷九

諸言盜者，皆罷之，乃賜通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為博士。通已出，反舍，諸生曰：「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我幾不免虎口乃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通從之，梁敗，定陶，通從懷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通降漢王，通儒服，漢王憎之，乃變其服，短衣楚製，漢王喜，拜通為博士，號稷嗣君。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無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曰：「事先生數年，幸得從降漢，今不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通乃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關乎？故先言斬將奪旗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已并天

藏書大臣傳卷九

卷九

下，諸侯共尊為皇帝，於定陶，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劔擊柱，上患之，通知上益厭之。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為之。於是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百年積德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污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縣叢野外習之，月餘。通曰：「上可試觀。」上使行禮，曰：「吾能為此。」乃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十月，竟朝置酒，無敢譴諫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奉常，賜金五百斤。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共為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通出皆以五百金賜諸生。諸生乃喜曰：「叔孫生聖人，知當世務。」九年，徙通為太子太傅。十二年，高帝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通切諫上，上曰：「公罷矣，吾

特戲耳。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震動，奈何以天下戲？高帝曰：吾聽公。高帝崩，孝惠即位，乃謂通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習，徙通爲奉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通所論著也。

曹參

曹參，沛人也。秦時爲獄掾，而蕭何爲主吏，居縣爲豪吏矣。既佐高祖定天下，高祖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于春秋，參盡召長老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而齊故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

藏書 大臣 卷九

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乎？吾是以先之。始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爲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于文辭，謹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

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之欲有言，復飲酒，醉而後去，終莫能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而反取酒張坐，飲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女歸，試私從容問乃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于春秋，君爲相國，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然無言吾告汝也。窋既洗沐歸，時問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乃所當言也。至朝時，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參曰：陛下觀參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爲相國三年薨，謚曰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爲法，觀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靖，民以寧壹。

丙吉 微吏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武帝末，巫蠱事起，吉以故廷尉監徵詔

治巫蠱郡即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閒燥處後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郡即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入無辜死者猶不可况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武帝亦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即獄繫者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勅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後吉遷大將軍長史入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卽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于掖廷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廷官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常有阿保之功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封吉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五歲代魏相爲丞相吉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職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

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公府不案吏自吉始于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遺蕩從吉出醉毆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奔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吏言何見勞勉之有掾史由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闔者夾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恠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可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闕相殺奴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于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

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以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李生曰曹參遵何約束丙吉守魏之規叔孫因陋就簡制禮作樂以粉太平是皆以無用為用者也夫禮樂無處無之若必待積德又至百年則人道之滅久矣且夫世無百年之運人無百年之世信如兩生之說則雖賢聖亦徒然耳曷足貴乎彼蓋不知夫擊壤而歌者真聖世之聲也鼓藏書大臣卷九

腹而遊者真盛世之容也當漢時君臣方免於戰爭之苦而歌呼慶幸于殿陛之間皆自以為至樂矣稍縣蕞之便與天地同節又何待也積亂成治積虐成德三章約法彼案堵之民一言而遂定及是已盡出於烈焰之中矣其為手舞足蹈雖有夷蕢可得而復加之耶然則叔孫生之禮樂亦若此焉耳矣為漢儒宗不亦空歟

王導 附王衍

王導字茂弘瑯琊臨沂人覽之孫也時元帝為瑯琊王與導素親善帝之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王敦來朝導謂之曰琅瑯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

輕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祓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乃相率拜于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以招俊乂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于得人者乎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自此之後君臣之禮始定俄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者眾導勸帝收其賢人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前潁川太守刁協為軍諮祭酒前廣陵相卞壺為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頴為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

藏書 大臣 卷九

帝克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帝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贈不過別部司馬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有不得者或為恥之天官混雜朝望頽毀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帝從之晉國既建以導為丞相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及帝登尊號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之始鎮江東也導與從兄

敦同心翼戴敦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故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恃功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疎外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而敦益懷不平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劉隗勸帝悉誅王氏導率羣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僕射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顗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出導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導稽首謝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豈意

藏書 太臣 卷九

九

平進位太保帝崩導復與庾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爲成帝咸和二年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欲下詔徵之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不聽乃徵峻爲大司農峻遂舉兵反三年正月蘇峻濟自橫江入臺城導謂侍中褚裒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啟今速出裒卽入躬自抱帝登大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牀擁衛峻稱詔大赦以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已之右峻自爲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逼遷帝于石頭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導等峻雅敬導不許未等便有二心於峻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未使歸順導

藏書 太臣 卷九

十

歸罪猶自申理有謂郭默曰劉江州密有異圖將不利於郭侯默遂帥其徒襲胤傳首京師導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爲江州刺史陶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將兵討之且與導書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害宰相便爲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故包含容忍以俟足下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于外南蠻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爲之防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論空絕知者之口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書以爲庾公帝之

藏書 大目 卷九

十一

元舅左善事之於是譏間遂息薨時年六十四帝舉哀于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中與名臣莫得比王衍字夷甫神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嘆良久既去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補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黃門侍郎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歷中領軍尚書令又拜

河南尹衍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封武陵侯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勒甚悅之與語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事邪破壞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時年五十六

藏書 大目 卷九

十二

謝安

謝安字安石寓居會稽揚州刺史庾冰以安有重名必欲致之累下郡縣敦逼安不得已赴召月餘卽告歸安弟萬時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時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時安年已四十餘矣乃出爲征西大將軍桓溫司馬

會萬卒安復投機求歸頃之徵拜侍中簡文帝疾篤溫上疏薦安宜受顧命且望簡文臨終禪位于已不爾便為周公居攝及帝崩遺詔止依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溫甚憤怒乃入赴山陵止新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懼問計于安安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時孝武帝富于春秋政不自已溫威振內外人情嚮瞻安與坦之盡忠匡翼終能軒輊及溫病篤諷朝廷加九錫使袁宏具草安見之輒改由是歷旬不就溫薨

大歷卷九

十三

錫命遂寢安以天子幼冲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蓋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臨朝而已得專故也安與彪之時方共掌朝政安每臨朝輒嘆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其推之也如此安義存輔導雖會稽王導子亦賴調諧之益強敵寇境邊書續至梁益不守樊鄧陷沒安每鎮以和靖弘以大綱人皆比之王導而謂文雅過之及桓冲欲以揚州讓安桓氏族黨皆苦諫冲郗超亦深止冲冲不聽朝廷乃詔冲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鎮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太元元年帝

始親萬機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鎮肥京師震恐玄入問計安夷然荅曰已別有旨玄不敢復言安遂命駕出山墅于時親朋畢集安方與玄圍碁賭別墅安基常劣于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反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步至夜乃還時桓冲亦深以秦寇為憂遣精騎三千入援安固却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缺空留以防西藩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開將略今大敵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袵矣及玄等破敵書至安時方與客圍碁安看書竟置書圍碁如故客問之乃徐荅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甚喜不覺展齒之折也是年八月安奏請乘符氏傾敗開拓中原以謝玄為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進據彭城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加安都督楊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于時荆江二州並缺物論以玄勲望空授之安以父子皆著大勲恐為朝廷所疑又懼桓氏失職桓石虔復有汚陽之功在形勝之地終或難制乃以桓石民為荊州改桓伊為中流石虔為豫州既以三桓據三州彼此無怨各得所任其經遠無兢類如此性好音樂自弟萬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基

大歷卷九

十四

喪之慘不廢絲竹於土山管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安而安殊不以屬意常疑劉牢之不可獨任又知王味之不宜專城牢之既以亂終而味之亦以貪敗由是識者服其知人時會稽王導子專權安乃出鎮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以避之盡室而行造汎海之裝欲須經略粗定自江道還東雅志未就而疾作上疏請旋旆并召子征虜將軍琰解甲息徒命龍驤將軍朱序進據錐陽前鋒都督玄抗威彭沛委以董督若二賊假延來年水生東西齊舉遂還都聞當與入西州門自以本志不遂因悵然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藏書大臣卷九十五

吾常懼不全忽夢乘溫輿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今十六年矣太歲在西吾病殆不起乎薨時年六十六初至新城築埭於城北後人追思之名爲召伯埭羊曇者泰山人安薨後曇輟樂彌年行不出西州路一日大醉不覺至州門因悲感不已以馬策扣扉誦曹子建詩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返

卓吾曰當晉之時何時而其主又何主也中原爲胡虜之區其君臣已偏安一隅矣大將持重兵于外欲以擁衛朝廷而反遙制朝廷之權矣此時尚可爲乎然而晉祚卒延者何王謝之力也偉焉哉二公之於晉也無求備無取必

無敢僥倖譬如人有虛怯之症飲食可進則進之不可進則俟之不遽試以金石之藥功劫之劑以無病視病故其病不治而自愈矣何者忘之也夫天下之病皆以治而失之者多矣若當臥病之時而能忘其爲病此其忘身無患固非扁鵲倉公之所能驚也而況世醫乎自道德教遠世之言治者皆苟而已不思因時之政治以不治雖黃帝不能違而況于累卵之時歟善乎王茂弘有言曰人言我憤憤後人當思此憤憤謝安石亦曰不爾不成京師至哉言乎於道德深且遠矣吾獨怪夫有宋之末其君臣俱犯虛怯之病其不足有爲明矣一時大賢起而欲採之務爲求全果於取必乃百藥雜試以圖僥倖而遂壞之也悲乎

二忍辱大臣

婁師德

婁師德鄭州原武人也。第進士。上元初。爲監察御史。會募猛士。討吐蕃。師德乃戴紅抹額。來應詔。高宗假朝散大夫。使從軍。有功。遷河源軍司馬。并知營田事。與虜戰白水澗。入遇八克。天授初。爲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數百萬。兵以饒給。無轉餉和糴之費。武后降書勞之。長壽元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日。后謂之曰。軍在邊。必待營田。公不可以劬勞憚也。乃復以爲河蘭鄯廓州檢校管田大使。入遷御史大夫。知政事。證聖中。貶原州司馬。萬歲通天二年。入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後與狄仁傑分道撫定河北。進納言隴右諸軍大使。復領營田。聖曆三年。突厥入寇。詔檢校并州長史。天平軍大總管。九月卒于會州。年七十。贈幽州都督。謚曰貞。師德長八尺。方口。博唇。深沈。有度量。人有忤已。輒遜以自免。弟守代州。師德戒以耐事。弟請曰。人有唾面。潔之可否。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使自乾耳。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常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所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乃嘆曰。婁公盛德。

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總邊要。爲將相者三十年。恭勤樸忠。終始如一。方酷吏殘鷲。人多不免。獨能以功名終。與郝處俊相亞。故世之言長者。稱婁郝焉。

狄仁傑 附朱敬則

狄仁傑字懷英。并州太原人也。舉明經。調汴州參軍。爲吏誣訴。黜陟使閻立本召訊。異其才。謝曰。仲尼稱觀過知人。君可謂滄海遺珠矣。薦授并州法曹參軍。高宗幸汾陽宮。爲知頓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妒女祠。俗言盛服過者。致風雷之變。更發卒數萬。攻馳道。仁傑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妒女避邪。止其役。帝壯之。出爲寧州刺史。撫和戎落。郡人勒碑。以頌。轉文昌右丞。復出爲豫州刺史。時越王兵敗。支黨餘二千人。皆論死。仁傑釋其械。密疏曰。臣欲有所陳。似爲逆人。申理不言。且累陛下欽恤。意表成復毀。自不能定。然此皆非本惡。謹誤至此。有詔悉謫。邊戍囚出。寧州父老迎勞曰。狄使君活汝邪。相與哭。碑下。齋三日。乃去。天授二年。以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武后謂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譖卿者。欲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爲過。臣當改之。以爲無過。臣之幸也。譖者乃不願知。后歎其長者。會爲來俊臣所構。捕送制獄。于時訊反者。一問卽承。聽減死。俊臣引仁傑置對。荅曰。有周革命。我乃

唐臣反固實俊臣乃使王德壽以情謂曰我意求少遷公
為我引楊執柔為黨公且免死仁傑歎曰皇天后土使仁
傑為此乎即以首觸柱血流沫面德壽懼而謝之守者寢
弛仁傑乃巧筆書帛置楮衣中好謂吏曰方暑請付家撤
絮仁傑子光遠撒絮得書即上變后遣案視俊臣命仁傑
冠帶見使者而私令德壽作謝表以聞后召見仁傑謂
曰承反何耶對曰不承反死咎掠矣示之表對曰無之后
知代署因免死時同被誣者鳳閣侍郎任知古等七族悉
得貸萬歲通天中契丹陷冀州河北震動擢仁傑為魏州
刺史前刺史懼賊至驅民保城修守具仁傑至曰賊在遠
何自疲民悉縱就田虜已引去民愛仰之復為立祠俄轉
幽州都督賜紫袍龜帶后自製金字十二於袍以旌其忠
召拜鸞臺侍郎復同平章事張易之常從容問自安計仁
傑曰惟勸迎廬陵王可以免禍會后欲以武三思為太子
以問宰相眾莫敢對仁傑曰臣觀天人未厭唐德比匈奴
犯邊陛下使梁王三思募勇士踰月不及千人廬陵王代
之不浹日輒五萬今欲繼統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
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同
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且姁姁
與子母孰親陛下立廬陵王則千秋萬歲後常享宗廟三

思立廟不附姑后感悟即日遣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
匿王於帳中召見仁傑語王事仁傑敷奏切至涕下不能
止后乃使王出見仁傑曰還爾太子仁傑降拜頓首曰太
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
門具禮迎還中外大悅初吉頊李昭德亦數請還太子后
意不回及仁傑每以為言后性聰利不能不動故卒復唐
嗣云他日幸三陽宮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簪禮卓
異是時李楷固駱務整討契丹克之獻俘含樞殿后大悅
二人者本契丹李盡忠部將盡忠入寇楷固等數挫王師
後兵敗來降有司請論如法仁傑稱其驍勇可任若貸死
必感恩納節可以責功至是凱旋后舉酒屬仁傑賞其知
人聖曆三年卒年七十一仁傑所薦進若張柬之桓彥範
敬暉姚崇等皆為中興名臣則天時南海貢集翠裘后以
賜張昌宗仁傑奏事后命與昌宗雙陸曰以何為賭仁傑
對曰臣願以臣之袍賭昌宗之裘則天曰此表價踰千金
仁傑笑曰以昌宗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於是昌宗累
局連北仁傑對御視表謝恩而出
李生曰梁公始者幾危後得免於虎口遂有悟於黃帝老
子之旨同塵合汙與世委蛇對主視表當朝縱博非但全
唐亦以完軀其事偉矣又可喜者妻公實薦梁公而反以

為不知人。梁公實重妻公而反。數濟之於外。朋黨之疑不
開。二張之交已合。后雖伎忍而不知反。正之權固已在此。
老掌握之中矣。矣。所謂汗其身以善其君者。梁公有焉。奈
之何。記史者。往往添足其間。欲以為梁公諱也。故撮其要
者。錄之于篇。亦以見當斯之際。尚有可為之人。則天下決
無不可為之時。特未有學術如梁公者。徒使人扼腕歎息。
恨不得起之于九原耳。

朱敬則。亳州未城人。以孝義世被旌顯。敬則志尚恢博。好
學。重節義。急然諾。咸亨中。高宗聞其名。召見。異之。武后稱
制。已革命。敬則諫曰。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商申之法。杜
私門。張公室。既庶而富。遂屠諸侯。此救弊之術耳。故曰。刻
苛可施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天下已平。故可易之以
寬簡。潤之以淳和。秦乃不然。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
陸賈叔孫通事漢祖。當榮陽成阜間。糧餉窮乏。智勇困未嘗
敢開一說。惟進豪猾貪暴之人。及區宇適定。賈乃著新語。
通復定禮儀。此知變之善也。臣聞急趨者無善迹。促柱者
無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不鼎食。國家自文明以來。流言
構難。故不設鈎距。無以順人不切刑罰。無以息暴。於是與
神器。開告密。故能不出房闥。而天下晏然。易主。今者正值
變通之時。臣願鑒秦漢考時事。下寬大之令。流曠蕩之策。

去萋菲之角牙。頓姦險之芒刃。塞羅織之妄源。掃朋黨之
顯迹。曠然使天下更始。后善其言。遷正諫大夫。兼修國史。
乃請高史官。選以求名才。時賦歛煩重。民多蕩析。后數召
入禁中。訪失得。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張易之構魏元忠。
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
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待御史冉祖雍。誣奏
敬則與王同皎善。貶涪州刺史。既明其非罪。改廬州代還。
無淮南一物。所乘止一馬。子曹步從。以歸。卒年七十五。敬
則與三從兄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及執政。每以用人為
先。細務不省也。嶺表叛。敬則以裴懷古有文武才。用為桂
州都督。又薦魏知古為鳳閣舍人。張思敬為右史。皆稱職。
三張之未誅也。敬則密謂敬暉曰。公若假太子令。舉北軍。
誅易之兄弟。兩飛騎力耳。暉用其策。卒復唐祚。睿宗嗣位。
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
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不。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立。天
下所推。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
氏于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也。於是
追贈秘書監。謚曰元。

三結主大臣

蕭何

蕭何沛人也。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佑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餞三何。獨以五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彊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初。諸侯相與約先入關破秦者。王其地。沛公既先定秦。項羽後至。欲攻沛公。沛公謝之。得解羽。遂屠燒咸陽。立沛公爲漢王。而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謀攻項羽。周勃灌嬰樊噲皆勸之。何諫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歟乎。夫能屈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乃遂就國。以何爲丞相。何進韓信。漢王以爲大將軍。令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爲衛。爲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輒以便宜行事。上來以聞。計戶。轉漕。給軍。漢王數失軍。逕去。何常與關中卒。輒

補缺。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與項羽相距京索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何曰。今王暴露。露蓋。數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已殺項羽。卽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何功最盛。先封爲酈侯。食邑八千戶。又悉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賞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錢二也。七年春。上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官室。且夫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上說陳豨。及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謂東陵瓜。從召平始也。平謂何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

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幸。得民和。上所為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賣。貸以自污。上心必安。于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彊賤買民田宅數千人。上至何謁。上笑曰。今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隘。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業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買人財物。為請吾死。乃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買金。為請吾死。以自媚于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于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奈何疑相國受買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何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買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上不懌。是日使使持節放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上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吾死。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高祖崩。何事惠帝。二年何病。上親自臨視。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

矣。何亦不恨。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李和尚曰。何為家不治垣屋。而治未央宮。極其壯麗。何哉。公孫弘。公孫弘。菑川人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應命。以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入見。容貌甚麗。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吏。是以勢同而治異。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期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冊書問弘。稱周公之治。卿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至可牽持駕服。唯人之從。臣聞採曲木者不累日。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于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期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

詔使弘視焉。還奏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于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嘗奏事。與主爵都尉汲黯請間。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所言之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常與公卿約議。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旨。汲黯廷詰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人談。奇多聞。嘗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儉節。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滄海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益之地。願罷之。於是上乃使朱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謝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滄海。專奉朔方。上乃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日廷詰弘。誠中弘之病。云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後擬于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今臣弘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陛下安得聞。

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丞相。唯弘無爵。於是封丞相弘爲平津侯。丞相封侯。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舉。首起徒步。數年丞相。封侯。于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衡山王謀反。治黨與方急。弘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撫鎮國家。使人由臣子之道。今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恐病死無以塞責。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不許。居數月有瘳。視事。凡爲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爲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墟而已。至賀屈氂時。壞以爲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李生曰。轅固以弘爲阿世。仲舒以弘爲從諛。汲黯以弘爲不忠。皆似也。予以爲臣而忠可也。獨不思有難乎。其爲上者。與主欲聖。而臣欲忠。夫誰獨無欲者。今臣欲忠。而不以聖歸其主。主欲聖。而不以忠與其臣。夫是以愈相持而愈不相值耳。必也。其至忠乎。至忠者。不忠。平津侯真是已。且

帝素憚黯黯亦素能面折帝者帝之多欲如故也黯以忠
求帝而帝反以慙與黯吾見忠未獲而淮陽之命下矣平
津侯則不然天子使吾丘壽王等難弘弘誦服使朱買臣
等難弘弘則曰山東鄙人不知其便若是也蓋歸其能于
主而居已于不能上下之道固如是耳然而天子卒用侯
言不置滄海不通西南夷族郭解而舍卜式非人情不軌
之臣則帝之受益於侯者亦弘矣作史者乃稱其意忌外
寬內深而獨引二人以為證夫主父之惡甚於郭解可勿
誅耶仲舒以明災異下獄論成誰出之平津侯力也人特
未知之耳况乎膠西之相惟正義不謀利者乃空居之舉
能其官又何過乎

藏書大臣傳卷十

四客人大臣

藏書大臣傳卷十

四客人大臣

陳寔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也少為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縣
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為督郵
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焉尋轉功曹
時中常侍侯覽囑託太守高倫用吏倫教寔署為文學掾
寔知不可懷微入見言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
寔乞從外署不足以塵明德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
倫後被徵為尚書謂人言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陳君密
持教還而於外白署比聞議者以此少之此咎由故人畏
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過則稱已者也除太丘長約
已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
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及後逮捕
黨人寔曰吾不就獄眾無所恃乃請囚靈帝初大將軍竇
武辟以為掾屬時中常侍張讓父歿歸葬潁川雖一郡畢
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
多所全宥寔所活人者多也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
輒求判正至乃嘆曰寧為刑罰所加勿為陳君所短有盜
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人不可不勉

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于此梁上君子是矣
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
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太尉楊賜司徒陳耽每拜公卿
輒嘆寔大位未登愧于先之及黨禁解每三公缺連徵不
起中平四年辛酉年八十四何進遣使弔祭海內赴者三萬
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謚文範先生有子六人紀誼最賢
孫羣字長文紀之子羣爲兒時寔常奇之曰此兒必與吾
宗魯國孔融高才倂倂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
友更爲紀拜由是顯名曹操辟羣爲司空西曹掾屬時有
薦樂王模下邳周達者羣封還教以爲模達穢德必敗操
不聽後模達皆坐姦死誅羣薦廣陵陳矯丹陽戴乾後吳
人叛乾外難矯遂爲名臣故世以羣爲知人魏國既建遷
羣爲御史中丞時操議復肉刑今日安得通理君子達於
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可加於仁恩者
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以爲
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
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若用古刑使淫者下
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窬之姦矣今以笞死之
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曹丕卽王位
封昌武亭侯徙爲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卒謚靖侯子奉

副

蔣琬

蔣琬零陵人爲廣都長先主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時
又沈醉先主大怒欲加治之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
非百里才也其政以安民爲本不以修飾爲先願主公重
加察焉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琬爲參軍統留府事亮
數外出琬長足食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
與吾共贊王業者也亮卒以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
近危悚琬拔處羣僚之右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
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朝野大安延熙元年詔琬總帥
諸軍屯住漢中東曹掾楊戲琬時與言通不應答或以爲
慢琬曰面從後言古人所誠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心欲
反吾言邪則又顯吾之非是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督農
楊敏常毀琬曰作事憤憤誠不及前人或以告琬并請推
究之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後敏坐事繫獄衆懼
必死而敏竟免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人早孤居貧與嵇康呂安善年四十舉
孝廉久之遷尚書吏部郎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二人居
勢爭權濤平心處中俱無恨焉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

及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會遭母喪歸鄉里時濤年踰耳順詔以濤爲吏部尚書濤以喪病逼迫詔命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除尚書僕射加侍中復領吏部濤居選職十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任意諧之於帝濤行之自若濤所奏甄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後以年衰上疏乞歸至免冠徒跣懇上還印綬不允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又以老疾辭不允薨年七十九五子該、淳、允、謨、簡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受而藏之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遺者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故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九世並以清德著聞祜蔡邕外孫司馬昭爲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祜以高貴鄉公在位不願爲侍臣求出補吏徙秘書監鍾會誅乃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共掌機密遷中領軍悉統宿衛入直殿中武帝伐魏以佐命勲進號中軍將軍帝將滅吳以祜爲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

甚得江漢人心與吳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每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卽遣還後吳將夏詳邵錮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祜軍入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射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亦送與吳於是吳人翕然說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常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抗病祜饋之藥抗卽服之人有止抗者抗曰豈有敵人羊叔子耶抗每告其下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孫皓聞而詰抗抗曰一邑一鄉猶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初祜以伐吳必藉上流之勢時吳有童謠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浮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爲大司農濬小字阿童也祜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以龍驤將軍密令濬修舟楫爲順流之計至是上疏請伐吳帝深納其策而議者多有不同祜乃歎曰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歷職二朝任典樞要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或謂祜慎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不取也每風景必造峴山

言詠終日，嘗慨然顧謂從事中郎鄒湛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有知，吾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後祜寢疾，求入朝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宐常入，遣中書令張華問籌策。祜曰：「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爲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既疾篤，乃舉杜預自代。卒年五十八。無子。帝爲素服，哭之甚哀。是日適大寒，帝涕淚霑鬚，髮皆凝結而成冰。南州人征市，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哭。襄陽百姓復於峴山建碑立廟，歲時享祭，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其碑爲「墮淚碑」。爲荊州人爲祜諱名，屋室之戶皆以門稱。又改戶曹爲辭曹。祜卒二歲而吳平。帝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祜前母孔融女，生兄發，祜母篤愛之。

房玄齡杜如晦

房玄齡字喬，臨晉人也。幼警敏，貫綜墳籍，書兼草隸，開皇

中，天下混一，玄齡密告其父彥謙曰：「主上無功德，徒以周近親，妄肆誅殺，攘神器而有之，全不爲子孫長久之計，潛置嫡庶，競侈僭相，傾閭閻，終當內相誅夷，立致危亡也。」年十八舉進士。時太宗以燉煌公，狗渭北，玄齡杖策上謁，一見如舊，署渭北道行軍記室參軍。每從征伐，衆爭取珍怪，玄齡獨收採人物，致幕府，與諸將密相申結。居府出入十年，軍符府檄，駐馬卽辦。高祖嘗稱之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爲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也。隱太子與王有隙，玄召玄齡與計，乃引杜如晦協判大事，累進文學館學士。隱太子忌二人，譖於高祖。高祖乃斥還第，及太子將有變，玄齡密謂長孫無忌曰：「宜勸王行周公之事，無忌入白王，王召玄齡及如晦，以方士服入計事。事平，王爲太子，擢玄齡右庶子。太子卽位，進中書令，第功班賞與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侯君集功皆第一，封韓國公，食邑千三百戶。居宰相位積十五年，女爲皇妃，男尚主。玄齡自以權寵已極，累表辭位，不聽。晚節多病，疾甚，上命鑿死垣，以便通問，臨歿，親握手與決。權子遺愛右衛中郎將，遺則朝散大夫，令及見之。薨年七十一，謚文昭。陪葬昭陵。玄齡當國，夙夜勤公，竭節聞人善，若已有之；議法處令，務爲寬平，不以已長望人。雖卑賤，皆得盡所能，或以事被讓，必稽顙請罪。若無

所容貞觀末以謫還第褚遂良言於上曰玄齡事君小心不可以一肯便斥上悟遂召見時上以司農卿李絳為民部尚書有自京師來者上問之曰玄齡謂此人若何對曰玄齡說緯繅好上遂改緯太子詹事上初伐遼命玄齡留守許以便宜從事有男子上急變玄齡詰狀曰我乃告公玄齡遂驛送行在上聞畱守送告密人使人持長刀於前問告者為誰曰房玄齡上大怒斥令腰斬下詔謂玄齡曰公何以不自信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玄齡治家有法度常恐諸子驕後襲勢凌人集古今家誠為屏風令各取一具曰畱意於此足以保身子遺直嗣次子遺愛誕率無學有武力尚高陽公主公主帝所愛故禮與他婿絕主驕疾遺直任嫡遺直懼請讓爵上不許高宗立出遺直汴州刺史遺愛房州刺史主又誣遺直他罪因敕長孫無忌推鞠得主與遺愛反狀遺愛伏誅主賜死遺直以先勲免貶銅陵衛史臣贊曰太宗取孤隋懷羣盜天下已平用玄齡如晦輔政大亂之餘紀綱彫弛而能興什植僵使號令典刑粲然完具可謂名宰相矣然求所以致之之蹟逮不可見何哉唐柳芳有言帝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而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而房杜濟以文持衆美效之君是後新進更用事玄齡身處要地不吝權善始終以此成令

名如晦雖任事日淺觀玄齡許與及帝所親款則謀謀果有大過人者如晦字克明京兆杜陵人也少英爽喜書以風流自命秦王引為府兵曹參軍時府屬多外遷王患之房玄齡曰去者雖多不足惜至若如晦王佐才也因表畱僚府從征伐常參帷幄方多事裁處無畱僚屬共才之王為皇太子授左庶子即位遷尚書左僕射領選與玄齡共筦朝政當時浩然歸重每議事帝所玄齡必曰非如晦莫籌之及如晦至卒用玄齡策蓋如晦長於斷而玄齡善某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當世語良相必曰房杜云卒年四十六長子構任慈州刺史次子荷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承乾謀反荷曰琅琊顏利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氣軒昂構以荷累貶死嶺表

盧懷慎

盧懷慎渭州人也第進士神龍中遷侍御史開元元年進同紫微黃門平章事三年改黃門監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崇時議為伴食宰相以疾乞骸骨遺言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帝悼歎之懷慎清儉不營產服器無金玉文綺之飾所得祿賜隨散輒盡赴東都掌選奉身之具止一布囊既屬疾宋璟盧從愿候之見敝簣單籍門不

施酒會風雨至舉席自障日宴設食丞豆兩器菜數杯而已臨別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於勤將有愉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四門博士張星上言懷慎忠清以直道始終不別優賜無以勸善乃下制賜其家物百段米粟二百斛帝後還京因校獵樗杜間望懷慎家環堵庖陋家人若有所管者馳使問之還白懷慎大祥帝即以緘帛賜之因爲罷獵既經其墓碑表不立停蹕臨視泫然流涕乃詔官爲立碑而令中書侍郎蘇頌爲之文帝自書李生曰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崇此與視人之技若已有見人之彥寔能容何以異乎誠所謂大臣也夫今之以清介自高下視他人者相踵也况公實未嘗無才者哉常事而讓姚崇身退而薦宋璟執手數言天寶之後若親視之才與識兩俱勝者也

郭子儀 武舉

郭子儀字子儀華州鄭人也長七尺二寸安祿山反子儀以武舉異等累遷充朔方節度使先是安思順爲朔方子儀與李光弼俱爲牙門都將二人素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目相視不交一語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意欲亡去猶未決旬日詔子儀率兵東出趙魏光弼入見子儀曰一炊固甘乞免妻子可也子儀趨下持抱上堂而泣曰今國亂

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執其手相持而拜因率本軍東討與光弼合破賊史思明衆數萬子儀選騎五百更出挑之三日賊疲引去乘之大破於沙河安祿山益出精兵佐思明子儀曰彼恃加兵必易我易我心不固戰則克矣與戰未決戮一步將以徇士殊死鬪遂破之斬首二千級俘五百人獲馬如之於是晝揚兵夜擣壘賊不得休息氣益老乃與光弼僕固懷恩等復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跳奔博陵於是河北諸郡往往斬賊首以迎王師方議北圖范陽會哥舒翰敗績潼關天子走入蜀肅宗卽位靈武又詔子儀班師矣乃與光弼率步騎五萬赴行在所時朝廷草昧衆寡軍容闕然及是朝威始震賊將阿史那從禮以同羅僕骨五千騎出塞誘河曲九府六胡州部落數萬欲迫行在子儀與回紇首領葛邏支往擊敗之斬獲數萬河曲平定賊將崔乾祐守潼關肅宗二年三月子儀大破賊於潼關崔乾祐退守蒲津又攻蒲津平之自是潼關之間無復寇欽是月安祿山遂歿五月詔子儀帥師趨京城與賊將安太清安守忠戰失利子儀收合餘衆保武功九月從元帥廣平王率番漢之師十五萬進收長安回紇遣葉護太子領四千騎助國討賊子儀與葉護宴狎修好誓平國難相得甚好乃以李嗣業

爲前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陣于香積寺之北。嗣業以長刀突出。斬賊數千騎。回紇以奇兵繚賊背。夾攻之。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賊帥張通儒夜亡走陝郡。翌日王入京師。老幼夾道而呼。踊躍歡迎。王休士三日。復東。安慶緒聞王師至。遣嚴莊率衆十萬屯陝。以助通儒。連出輕騎。子儀遣二隊逐之。又至倍以往。皆不及。賊營輒反。最後賊以二百騎掩軍。未戰而走。子儀悉軍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回紇于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僵尸相屬。嚴莊等走洛陽。挾慶緒渡河。保相州。遂取東都。於是河東河西河南州縣悉平。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入朝。帝遣具軍容迎至灊上。勞之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卽詔九節度大舉討慶緒。以子儀光弼皆元功。難相臨攝。第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而不立元帥。子儀自杏園濟河。至衛州。慶緒分其衆爲三軍。將戰。子儀選善射三千人伏壁內。誡之曰。俟吾小却。賊必乘壘。若等譟而射。旣戰。僞遁。賊薄營伏發。注射如雨。斬首四萬。執安慶和。遂收衛州。復連營進圍相州。引漳水以灌城。城中糧盡。人皆相食。慶緒求救於史思明。思明自魏來。前軍遇之。會大風拔木。跬步不相物色。於是王師南潰。賊亦走。輜械滿野。諸節度引還。子儀以朔方

軍保河陽。時王師衆而無統進退相顧。望責功不專。是以及于敗。魚朝恩素疾其功。因是譖之。故帝召子儀還。更以趙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李光弼副之。代子儀領朔方軍。上元初。復以子儀爲諸道兵馬都統。率英武威遠等兵趨范陽。詔下爲朝恩沮解。明年光弼敗邙山。失河陽。又明年河中亂。殺李國禎。太原亂。戕鄧景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乃復以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路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進封汾陽郡王。屯絳州。子儀至。屯誅首惡王元振等數十人。太原辛雲京亦治害景山者。諸鎮皆惕息。代宗立。程元振自謂於帝有功。忌宿將難制。因罷子儀副元帥。子儀懼。讒蓋襄肅宗所賜詔勅千餘篇上之。蓋不得已。亦欲以自明也。初帝與子儀平兩京。同天下憂患。至是亦不免爲魚朝恩程元振所譖。然是時史朝義尚盜洛。帝欲使副雍王率師東討。又爲朝恩元振交訾而止。悲夫。會梁崇義據襄州叛。僕固懷恩屯汾州。陰召回紇吐蕃寇河西。殘涇州。犯奉天武功。上乃遽拜子儀爲關內副元帥。鎮咸陽。初子儀自相州罷歸京師。部曲離散。逮承詔。麾下才數千騎。驅民馬補行隊。至咸陽。虜已過渭水。並南山而東矣。是時天子走陝。子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數千而已。軍不完也。會六軍將張知節迎子儀于洛南。子儀乃遣知節率烏崇福羽林

將長孫全緒爲前鋒營韓公堆擊鼓譟山張旗幟夜叢萬炬以疑賊於是吐蕃夜潰破賊書聞天子賴焉自變生倉卒天子出走故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懼乃說帝都洛陽帝已可其奏賴子儀奏請還都疏語明切反覆可聽帝讀之動乃復還長安既見子儀勞之曰用卿晚故至此傷哉帝也是誠不足與有爲矣因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回紇克項數十萬人入寇朝廷大恐詔子儀屯奉天帝問計所出對曰無能爲也懷恩本臣偏將雖割果然素失士心今能爲亂者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耳然皆臣故部曲忍以刃相向乎先驅至奉天諸將皆請擊賊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因下令敢言戰者斬永泰元年吐蕃自北道趨奉天克項自東道趨同州吐谷渾奴刺自西道趨盤屋回紇繼吐蕃之後懷恩又以朔方兵繼之京師大震急召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丙寅回紇吐蕃合兵圍涇陽子儀命諸將嚴設守備而不戰是時回紇與吐蕃聞僕固懷恩已死咸相與爭長分營而居矣回紇在城西子儀因使牙將李光瓚等往說回紇欲與之共擊吐蕃回紇曰郭公在此此紿我耳若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瓚報子儀子儀請挺身往說之遂與數騎開門出傳呼曰令公來回紇大驚其大帥合

胡祿都督藥葛羅可汗之弟也執弓注矢立於陣前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回紇諸酋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藥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背恩德而功叛臣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今吾挺身而來聽汝執我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藥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旻駕令公亦捐館今知天可汗在上都令公復總兵於此懷恩又爲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吞噬我邊鄙焚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載馮羊雜畜長數百里瀾漫在野此天以賜汝也全師而繼好破敵以取富爲汝計孰便藥葛羅曰吾爲懷恩所誤負公誠深今請爲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子儀因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藥葛羅使子儀先執酒爲誓子儀酌地曰大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兩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噴陣前家族滅絕孟至藥葛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皆大喜曰歸以二巫師從軍巫言此行甚安穩不與唐戰見一大人而還今果然矣子儀竟與約而還吐蕃疑之夜引兵遁去藥葛羅帥衆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癸酉戰於靈臺西原大破之殺吐蕃萬計得所掠士女四千人丙子又破

之於涇州東賊虜敗散京城解嚴令公之功也德宗嗣位賜號尚父建中二年薨年八十五子儀事上誠御下恕遭幸臣程元振魚朝恩短毀方時多虞握兵處外然詔至即日就道故譏間不行方破吐蕃靈州時朝恩使人發其父墓盜未得子儀自涇陽來朝中外大懼帝唁之子儀叩頭號泣曰臣久主兵不能禁士殘人之墓人今發先臣墓此天譴也朝恩又嘗約子儀修具元載使人告曰軍容將不利於公其下願以衷甲從子儀不許但以家僮十數人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子儀告之朝恩泣曰非公長者得無致疑乎田承嗣傲狠不軌子儀常遣使至魏承嗣西望再拜指其膝謂使者曰茲膝不屈於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公私財賦一皆遏絕子儀封幣道其境即令持兵衛送麾下宿將數十皆王侯貴重子儀願指進退若部曲然與李光弼齊名而寬厚得人過之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八子七婿皆貴顯朝廷諸孫數十不能盡識至問安但領之而已子儀禁無故軍中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都虞候杖殺之諸子泣訴子儀叱遣之已而歎曰子儀諸子皆奴才也不賞父之都虞候而惜母之乳母為

呂蒙正

蒙正字聖功河南人也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初蒙

正父龜圖好內寵故蒙正與母劉氏俱被出頗淪蹟窘乏及蒙正登仕為翰林學士至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為不聞也而過之同列不能平將詰其名姓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名姓則終身不能忘不若不知之為愈也李昉罷蒙正拜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任寬簡趙普開國元老蒙正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甚推許之先是盧多遜為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至是蒙正奏曰臣忝科甲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今天下才能死干巖穴不霑天祿者多矣若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如此寵命不可乞以臣釋褐時官官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為定制一日上語侍臣曰清靜致治黃老之旨也如汲黯臥治淮陽宓子彈琴單父皆真能行黃老之道者蒙正對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唯清靜以鎮之足矣時輦運卒有私貨市者上聞之曰幸門如鼠穴何可盡塞但去其尤者可也篙工楫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曹參不擾獄市者以其能兼愛善惡也若窮之則姦慝無所容故告以慎勿擾耳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論中書選才蒙正既疏名列上而上不用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上怒投其奏于地

曰卿何固執蒙正曰臣非固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因循苟倖拾其書徐懷而下上退謂左右曰蒙正器量我不如至道初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至洛多引親舊歡宴以政事委任僚屬已特總裁之而已真宗即位進左僕射咸平四年以本官復同平章事蒙正至是凡三入相與趙普等矣景德二年表請歸洛日會親舊子孫環列送奉壽觴後上朝永熙陵過洛兩幸其第謂蒙正曰卿諸子孰可用對曰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夷簡由是聞知于上富弼之父富言一日入白曰有兒十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既見而驚曰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勲業遠過於吾者也遂令與諸子同學又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如何諸子云大人爲相四方無事蠻夷賓服但人言無能爲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耳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入耳蒙正有冊子每四方蠻罷謁見必問地方人才客去隨卽疏之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其爲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王旦

王旦字子明大名人也父祐以文章顯于漢周之際事太祖太宗爲名臣常論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百口明符彥卿無罪世多稱其陰德又常手植三

槐于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旦幼而沈默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淳化初王禹偁薦其才命直史館二年拜右正言知制誥初祐以宿名久掌書命旦不十年繼其任時論美之錢若水有人倫鑒每曰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也李沆以同年生亦尊重旦爲遠大之器真宗卽位拜中書舍人數月爲翰林學士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錢若水薦同知樞密院事踰年參知政事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畱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畱守事旦曰願宣冠準臣有所陳準至旦曰十日之內未有捷報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旦馳至京直入禁中令人不得傳播及大駕還旦家子弟皆出郊迎忽聞後面有騶訶聲回視乃旦也皆大驚三年拜工部尚書同平章事王欽若勸帝封禪帝沈思久之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日者上書言官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占吉凶之說帝恚欲付御史問狀旦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因自取嘗所占問之書以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爲此必以爲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矣何可免旦曰臣爲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爲之幸乎不發而以罪人也帝意稍解旦乃詣中書悉焚所得書已而帝復悔馳取之已焚之矣契丹來請別假錢幣

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勅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寇準數短旦旦專稱準帝謂旦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旦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此臣所以重準也帝以是愈賢旦中書有事送密院達詔格準在密院以事上聞旦被責堂吏皆罰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詔格堂吏欣然呈旦旦令送還密院準以是慚及準罷樞密使託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邪準深憾之已而除準武

藏書 大周 卷十

二十一

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乃媿歎以爲不可及準在藩鎮生辰造山棚大宴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爲人所奏帝怒謂旦曰寇準每事欲效朕旦微笑徐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駿邪真宗意解曰然此正是駿爾遂不問帝欲相王欽若旦曰欽若遭逢陛下恩禮已隆且乞畱之樞密兩府亦均旦沒後欽若始大用語人曰爲王公遲我十年作宰相初欽若與馬知節同在樞府因奏事忿爭真宗召旦至欽若猶譁不已帝大怒命付獄旦從容曰欽若等恃陛下厚顧上煩譴訶當行朝典願且還內來日取旨明日

藏書 大周 卷十

二十一

召旦問之旦曰欽若等當黜未知坐以何罪帝曰坐以忿爭無禮旦曰陛下奄有天下使大臣坐忿爭無禮之罪或聞外國恐無以威遠帝曰卿意如何旦曰願至中書召欽若等宣示陛下含容之意且戒約之俟少間罷之未晚也後月餘欽若等皆罷楊億問旦丁謂久遠當如何旦曰他日在上位使有德者助之庶得終吉若獨當必爲身累耳內臣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爲節度使帝語旦曰承規待此以瞑目且執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爲樞密使者當奈何遂止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旦門不得見意爲人所毀及議知制誥旦曰可惜張師德向敏中問其故旦曰吾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師德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爾若復奔競使無階而入者當如何也每有差除旦先密疏三四人姓名以請所用故旦所薦人未嘗知旦沒後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出奏章始知多旦所薦云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旦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詠之規也若他人往必妄有變改矣曹瑋知秦州懇乞求解帝問可代者旦薦李及衆皆謂及非守邊才本州將吏亦輕及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方觀書亟命斬之觀書如故楊億聞之具道其事與旦旦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

固當斬也。烏足爲異。且之用及但。以及必能謹守。璋之規摹而已。馬軍副都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大峻兵。懼謀欲爲變。上召二府議之。且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急捕謀者。則震驚都邑。陛下數欲任旻以樞密。今若擢用。使解兵柄。及側者當自安矣。上謂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且素羸多疾。自東魯復命。連歲求解天禧。初進太尉兼侍中。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凌策耳。處士魏野以詩與旦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書十五秋。泰嶽汾陰俱禮畢。這迴好伴赤松遊。且覽詩。復求避位。乃以太尉領玉清昭應宮使給宰相傳。尋又命肩輿入禁。使子雍與直省吏挾扶。見于延和殿。帝曰。卿今疾亟。萬一有不諱。使朕天下事付之誰乎。且曰。知臣莫若君。惟明主擇之。時張詠馬亮皆爲尚書。帝歷問二人。且不對。因曰。試以卿意言之。且強起。舉笏曰。以臣之愚。莫如寇準。帝曰。準性剛褊。卿更思其次。且曰。他人臣所不知也。疾甚。帝手自和藥。并煮菹粥賜之。薨年六十一。帝臨其喪。大慟。贈太師魏國公。謚曰文正。

畢士安 附李九則

畢士安。鄭人。舉進士。太平興國初。吳越錢俶納土。還知台州。言。湖海新民。始得天子命吏。宜一用舊籍。詔從之。召人

翰林爲學士。知制誥李沆卒。進士安吏部侍郎。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又曰。朕倚卿以輔相。豈在今日。更求與卿同進者。未審誰可耳。對曰。臣驚朽實不勝任。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真宗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第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德。涵養安佚。而西北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所宜用也。未閱月。以本官與寇準同拜平章事。準爲相。守正嫉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有布衣申宗古。告準。交通安王元傑。準惶恐。莫知所自。明賴士安力辯其誣。乃下宗古吏。俱伏姦罔。景德元年。契丹引兵分掠威虜。士安與寇準合議。請真宗幸澶淵。真宗嚴兵將行。太白晝見。流星出上台。北貫斗魁。士安適臥疾。移書準曰。屢請昇疾從行。手詔不許。今大計已定。唯君勉之。士安願以身當星變。而就國事。已而少間。進至澶淵。見于行在。及罷兵從還。乃宋邊要選良守將。令塞上得境外牛馬類者悉還之。通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畜。未幾。夏州趙德明亦款塞。內附。二方既定。中外略安。量時制法。次第施行。二年十月。晨朝。至崇政殿。廬疾暴作。真宗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

李九則并州人。遷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

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後湖南民列允則治狀於
安撫使陳堯叟堯叟以聞乃召還連對三日真宗曰畢士
安不謬知人者遷知滄州允則潛浮陽湖并營壘官舍間
穿井未幾契丹來攻老幼皆入保而水不乏斷米代砲契
丹遂解去遷東上閣門使契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允則
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道以鼓
吹居人爭獻金銀久之聲言盜自北至遂下令捕盜移文
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闕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
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映事名界河戰棹爲號渡縱北人
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

藏書

大臣

卷十

五十五

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允則曰南北既講和
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
築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
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里下令安撫司所治境
有隙地悉種榆久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
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
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
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救火
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倣火甚嚴
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謀釋

縛厚過之謀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綠邊金穀兵馬
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
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還至還所與數緘印如
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數
爲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允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
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謀欲以毆人爲質驗既
無有乃殺謀雲翼卒亡入契丹允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
不知所在允則曰在某所契丹駭愕卽歸卒遂斬以徇允
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
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在

藏書

大臣

卷十

五十五

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其方略設施雖遊觀亭傳後人
亦莫敢隱國信往來費用儀式多所裁定王君玉談苑曰
允則守雍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
庫錢千緡復歛民間錢起浮圖卽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
司亦屢有奏劾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
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畱心釋氏實爲遠地起
望樓耳蓋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爲其
備故也李生曰允則真大將之選也當自立傳特爲畢公
藻鑑如此若已有之又如此世人未知之故附諸其後焉
允則亦可謂真大臣

文彥博

彥博字寬夫汾州人也及進士第知翼城縣轉侍御史元吳入攻邊將劉平戰歿監軍黃德和擁兵觀望欲脫已罪誣平降虜而以金幣賂平奴使附已平家二百口皆舍冤械繫詔彥博置獄河中彥博鞠治得實德和黨援謀翻獄已遣他御史來代之矣彥博拒之曰朝廷慮獄不就故遣君今獄具矣事或弗成彥博執其咎與君無與也德和并奴卒就誅及知益州時米價騰貴彥博因就諸城門相近院一十八院減價糶賣與貧民不限以數張榜通衢米價遂減前此或限升斗或抑價直適足以增其氣餒而終不

藏書

大原 卷十

二十七

能平其米價乃知臨事當有術也召拜樞密副使叅知政事又拜同平章事薦張環韓維王安石等御史唐介劾其在蜀日作問金奇錦獻張貴妃緣此摧為執政上怒甚却奏不視謫介英州別駕彥博亦罷相知許州至和二年復以吏部尚書同平章事三年正月帝疾暴作彥博呼內侍史志聰問狀對曰禁密不敢漏言彥博叱之曰爾曹出入禁閤不令宰相知天子起居欲何為邪自今疾勢增損必以告不爾當行軍法又與同列劉沆富弼留宿殿廡知開封府王素夜叩官門上變彥博不使入明日言有禁卒告都虞侯欲為亂者彥博召都指揮使許懷德問以都虞侯

狀懷德稱其人謹愿可保無此彥博曰然則卒有怨誣之耶當亟誅之以靖眾乃請劉沆等判狀尼斬卒于軍門先是富弼用朝士李仲昌策自澶州商朔河穿六澤渠入橫壠故道北京留守賈昌朝素惡弼陰約內侍武繼隆令司天官二人俟執政聚時於殿廷抗言國家不當穿河北方以致上體不安後數日二人又聽繼隆上言請皇后同聽政史志聰以狀白彥博彥博視而懷之徐召二人詰之曰天文變異汝職所當言也何得輒預國家大事邪汝罪當族二人大懼彥博曰觀汝直狂愚今未忍治汝罪二人退乃出狀以示同列同列皆憤怒曰奴輩敢爾何不斬之彥

藏書

大原 卷十

二十七

博曰斬之則事彰灼中官不安矣既而議遣司天官定六澤方位復使二人往二人至六澤恐治前罪更言六澤在東北非正北也帝疾愈彥博等歸第劉沆密白帝曰陛下違豫時彥博擅斬告反者彥博聞之乃以沆判呈熙寧二年彥博言於帝曰朝廷行事務合人心宜兼采衆論以靜重為先祖宗法未必皆不可行但有偏而不舉之敝耳不須更張以失人心在樞府九年以極論市易司監賣果實損國體飲民怨為安石所惡力引去出知大名府初選人有李公義者請以鐵龍爪治河宦者黃懷信沿其制為滑川祀天下指笑以為兒戲安石獨信之遣都水丞范子淵

行其法。子淵奏用杞之功，水悉歸故道，退出民田數萬頃。詔大名核實。彥博言：「河非杞可濬，雖甚愚之人皆知無益。」臣不敢雷同。上疏，上不悅。乃請老以太師致仕。居洛陽。元祐初，用司馬光薦，復命平章軍國重事。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居五年，復致仕。卒。年九十一。彥博遇事四朝，任將相五十年，名聞四夷。契丹使邪律求昌來聘，望見彥博於殿門外，却立改容曰：「此潞公也。」邪蘇軾曰：「使者見其容，未聞其語，其綜理庶務，雖精練少年，有不如其貫穿古今，雖專門名家，所不逮。使者拱手曰：『天下異人也。』既歸洛，西羌首領溫溪心有名馬請於邊吏，願以餽彥博，詔許之。其爲外國所敬如此。其在洛也，洛人邵雍程顥兄弟皆賓接之。如布衣交。與富弼司馬光等十三人用白居易九老會故事，置酒賦詩，相樂序齒，不序官謂之耆英會。初，竇元問河東閼漕使章得象言：「聞縉紳間說文彥博者。」磊落有稱。呂夷簡曰：「恨不識也。」明日召至，既退，歎曰：「此大有福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就遷待制，不出十年出將入相。元豐間，以太尉畱守西京，未交印先就第，廟坐見監司府官。唐介之子義問爲運判，退謂其客尹煥曰：「先公爲臺官，嘗言潞公今豈挾爲恨邪？」煥曰：「公所爲必有理，姑聽之。」明日彥博交府事，以次見監司府官如常儀，或

以問彥博。彥博曰：「吾未視府事，三公見庶僚也，卽交印河南知府見監司矣。」一日謂義問曰：「仁宗朝先叅政爲臺官，以言彥博得罪，彥博亦罷相，未幾彥博復召還，卽上言唐介所言，正中臣罪。」仁宗用是起先公判潭州，尋至大用，與彥博同執政，相知爲深也。元祐元年，程顥爲崇政殿說書，願以師道自居，每侍講，色甚莊，繼以諷諫，上畏之。彥博對上恭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彥博頓首謝，立不去。時年已九十。

李生曰：「結主者慕獲上之誠，客入者美秦誓之美，有自來矣。夫自秦繆著誓，孔子取以爲平天下之要訣，而後一个臣者不難擇矣。所謂一个臣者，無他技，蓋斷斷乎其無他技也。非有技而藏之，不試也。夫有其技者，必以技爲天下役，自無其技，則天下之技往歸焉。此自然之勢也。故爲君者擇一相而已，所擇於一相者，非有技也，爲其好人之技也。而君能好之，則天下平矣。然自古至今，多才與技者未嘗乏人，獨好技者之難，何哉？以其未嘗無他技，故耳。後儒不識好惡之理，一旦操人之國，務擇君子而去小人，以爲得好惡之正也。夫天有陰陽，地有柔剛，人有君子小人，何可無也？君子固有才矣，小人獨無才乎？君子固樂於嚮用矣，彼小人者，獨肯甘心老死於黃馘乎？是皆不可以無所

而使之有不平之恨也。使小人而可以無所。則是天地有棄物而慈母有棄子也。必天地而不生此物。父母而不生此子也。而後可否則未有不以技爲天下役者矣。而奈何去之。吾恐仁人之所放流者。正在此而不在彼也。故列敘古之大臣。復取其能容人者。以爲世鑒焉。

藏書大臣傳卷十一

三十一



藏書大臣傳卷十一

五忠誠大臣

樂毅

樂毅者其先祖曰樂羊。樂毅賢好兵。聞燕昭王以子之之亂而齊大敗燕。燕昭王怨齊。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于是爲魏昭王使於燕。燕王以客禮待之。樂毅辭讓。遂委質爲臣。燕昭王以爲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南敗楚。相唐昧于重丘。西摧三晉于觀津。遂與三晉擊秦。助趙滅中山。破宋。廣地千餘里。諸侯皆欲背秦而服於齊。湣王自矜百姓弗堪。於是燕昭王問伐齊之事。樂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習于兵戰。未易獨攻也。五若欲圖之。莫若結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別使連楚魏。令趙暗秦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輪之燕。燕昭王大悅。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于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

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狗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唯獨莒即墨未服會燕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太子時常不快於樂毅及即位齊之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於是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知燕惠王之不善代之畏誅遂西降趙趙封樂毅於觀津號曰望諸君尊寵樂毅以警動於燕齊齊田單後與騎劫戰果設詐誑燕軍遂破騎劫於即墨下而轉戰逐燕北至河上盡復得齊城而迎襄王於莒入于臨菑燕惠王後悔使騎劫代樂毅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樂毅報遺燕惠王書曰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逃遁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于魏以身得察于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者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王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于寧臺大呂陳于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于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鴻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

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于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疎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於是燕王復以樂毅子樂間為昌國君而樂毅往來復通燕燕趙以為客卿樂毅卒于趙

蘭相如

蘭相如者趙人也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常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臣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常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于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為其人勇士有智謀空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蘭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

一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歡不可於是趙王乃齋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廷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為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敢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其使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壁于

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于庭外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城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熟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因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歡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卒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與趙趙亦終不與秦璧其後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于西河外滎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滎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今趙王鼓瑟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鐃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進鐃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鐃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

戰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一擊鐃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鐃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之勞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藺相如欲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卓吾曰言有重於泰山相如是也相如真丈夫真男子真大聖人真大阿羅漢真菩薩真佛祖真令人千載如見也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倜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

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潛王爭彊爲帝，已而後歸帝，今齊潛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此時魯仲連適游趙，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魯仲連曰：「吾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曾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煩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

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斬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新垣衍曰：「然。」魯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辯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潛王將之魯，夷維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舍，納莞簟，攝衽抱機，親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簞，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

晉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倍棺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固不敢入于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賻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賭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子譏妾為諸侯妃姬處眾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願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

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敵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公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懷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父

存又一計乎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管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管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會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劒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狷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欲歸燕已有隙恐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眾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魯連子云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譏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十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人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已終身不談李生曰田巴之談可無魯連子之談不可無能如魯連之談則終日談可矣談之益於世也甚矣張良

雷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一年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僅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問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殿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

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五日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遂去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良爲韓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軋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雄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楊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峽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

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官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卽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之至褒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

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越、張敖反，間行歸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邳，漢王下馬，握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矣。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之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勸立六國後。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王籌之。漢王聞良籌畫，輒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今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

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爵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與蕭何等俱封。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嘗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空來來以為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成爭太子。上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

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見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搖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讎，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留侯歿，并葬黃石冢。

名富貴人也。當不已於好謀用智之心。雖欲善藏其用，以求免帝之疑，又可得與信何是已？信無足論矣。觀何日夜求免於帝之疑者，至無遺策矣。何亦自以爲得藏身之智也。然帝疑何之心，卒與何相終始，其獲免於械繫者，直天幸耳。乃知心迹苟明，雖智如子房，未始藏其用也。范蠡惟不勝好智之私，故卒以滅吳而霸彊，越成萬世之名。夫會稽之棲報父之讎也，非無罪而與師者也。舍而不誅，蠡之君臣當用以爲德矣。謀之二十餘年，自強可也。雪恥可也。乃句踐既許吳成矣，蠡獨鼓進兵焉，何哉？以長頸鳥喙之人，猶掩泣而不忍其使者，蠡獨何忍乎？太伯之祀忽焉，遽絕句踐之疑，從茲甚矣。與其逃海避誅，以智求免，孰若優游廊廟，使悍后妒主皆信之而不疑也？故爲陶朱公者，去越適齊，又去齊還陶，役焉名利之場，老歿而不止是用智之過也。則謂留侯善藏其用亦可也。

田叔孟舒

田叔，趙陘城人也。叔好劍，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爲人刻廉自喜，喜游諸公。趙人舉之，趙相趙午、言之趙王。張敖以爲郎中，數歲未及遷，會趙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澤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王至長安。趙王赦。

事自得。出。廢爲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不知也。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歿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爲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敖。王敖之所欲。以身歿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東來爲邊患。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歿。敵如子爲父。以故歿者數百人。孟舒豈國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叔曰。上無以梁事爲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其財物。訟王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二十。餘各搏二十。怒之曰。王非汝主耶。何敢自言。

藏書

大經

卷十一

二十一

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府錢。使相償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爾。是王爲惡。而相爲善也。於是王乃盡償之。王好獵。相常從。王輒休。相出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我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游。數年。叔以官卒。曾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義不以百金傷先人名。

張安世

任子

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爲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力於職。休沐。未嘗出。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爲尚書令。遷光祿大夫。昭帝卽位。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會左將軍上官桀父子及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蓋主謀反。誅光以朝無舊臣。自用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以自副焉。久之。天子下詔封安世爲富平侯。明年昭帝崩。未葬。大將軍光白太后。徙安世爲車騎將軍。與共徵立昌邑王。王行淫亂。光復與安世謀廢王。尊立宣帝。帝初卽位。褒賞大臣。下詔益封安世萬六百戶。功次大將軍光。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皆中郎將侍中。大將軍光薨後數月。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車騎將軍安世事。孝武皇帝三十餘年。忠信謹厚。勤勞政事。與大

藏書

大經

卷十一

二十一

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國家重臣也安尊其位以爲大將軍毋令領光祿勳事使專精神憂念天下安世子延壽重厚可以爲光祿勳領宿衛臣上亦欲用之安世聞旨懼不敢當請問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誠自量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哀以全老臣之命上笑曰君言泰謙君而不可尚誰可者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爲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數月罷車騎將軍屯兵更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城門北軍兵屬焉時霍光子禹爲右將軍上亦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右將軍屯兵以虛尊加之而實奪其衆後歲餘禹謀反夷宗族安世素小心畏忌已內憂矣其女孫敬爲霍氏外屬婦當相坐安世瘦癯形於顏色上恠而憐之以問左右乃赦敬以慰其意安世寢恐職典樞機以謹慎周密自著外內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

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勢如此爲光祿勳郎有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不反水漿邪郎淫官婢婢兄自言安世曰奴以恚怒誣汗衣冠告署適奴其隱人過失皆此類也安世自見父子尊顯懷不自安爲子延壽求出補吏上以爲北地太守歲餘上憫安世年老復徵延壽爲左曹太尉初安世兄賀幸於衛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後爲掖庭令而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賀內傷太子無辜而曾孫孤幼所以視養拊循恩甚密焉及曾孫壯大賀教書令受詩爲取許妃以家財聘之曾孫數有徵怪賀聞知爲安世道之稱其材美安世輒絕止爲少主在上不空稱述曾孫及宣帝卽位而賀已歿上謂安世曰掖庭令平生稱我將軍止之是也上追思賀恩欲封其冢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歿無子子安世小男彭祖彭祖又小與上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故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上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止不敢復言遂下詔曰其爲故掖庭令張賀置守冢三十家上自處置其里居冢西關雞翁舍南上少時所嘗游處也明年復下詔封賀弟中關內侯彭祖爲陽都侯賜賀謚曰陽都哀侯時賀有子

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減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安世尊爲公侯，食邑萬戶，然身衣弋綌，夫人自紡績，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內治產業，累積微，是以能殖其貨，富於大將軍光。天子甚尊憚大將軍，然內親安世，心密於光焉。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留，安世復強起視事。至秋薨，天子贈印綬，送以輕車介士，謚曰敬侯。賜塋杜東，將作穿復土，起冢祠堂。子延壽嗣，延壽自以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爲有讓，乃徙封平原，并一國，戶口如故，而租稅減半。薨，謚曰愛侯。子勃嗣，爲散騎諫大夫。元帝初卽位，詔列侯舉茂材，勃舉大官，獻丞陳湯，湯有罪，勃坐削戶二百。會薨，故賜謚曰繆侯。後湯立功西域，世以勃爲知人。子臨嗣，臨亦謙儉，每登閣殿，常歎曰：「桑霍爲我戒，且夙分施宗族，故舊薄葬，不起墳，臨尚敬武公主薨，子放嗣，鴻嘉中，上欲遵武帝故事，與近臣游宴，放以公主子開敏得幸，放取皇后弟平恩侯許嘉女，上爲放供張，賜甲第，充以乘輿服飾，號爲天子取婦。皇后嫁女，大官私官並供其第，兩宮使者冠蓋不絕，賞賜以千萬數，放與上臥起寵愛殊絕，常從爲微行出游，北

藏書

大臣

卷十一

二十五

藏書

大臣

卷十一

二十五

至甘泉，南至長楊五柞，闢難走馬長安中，數月成帝崩，放思慕哭泣而歿。初，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爲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關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材。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及禹誅滅，而安世子孫相繼，自宣元以來，爲侍中中常侍諸曹散騎列校尉者，凡十餘人，功臣之世，唯有金氏、張氏親近貴寵，比於外戚，放子純嗣侯，恭儉自修，明習漢家制度故事，有敬侯遺風，王莽時不失爵，建武中，歷位至大司空，更封富平之別鄉，爲武始侯。」

周瑜

周瑜，字公瑾，廬江人。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因往省之。會孫策東度，瑜遂將丹陽兵迎策，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江，擊秣陵，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走劉繇，策衆遂已數萬。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吳會，平山越，卿可還鎮丹陽。」瑜還，袁術欲以爲將，瑜觀術終無成，乃求爲居巢長。遂自居巢還吳，是歲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從攻皖，拔之，時得喬公兩女，皆國色，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復進討陽討江夏，還定豫章、廬陵，策薨，策弟權統事。

建安七年、曹操下書責權質子。權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荊山，地不滿百里，繼嗣賢能，廣土開境，遂據荊陽，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部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士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偏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權母曰：「公瑾議是也。」十三年，曹操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操，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羣下，問計。議者咸謂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用足，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乎？今北土未平，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擒操，空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時劉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住夏口。遣諸葛亮詣權，權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併力，逆操。遇於赤壁，時操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操軍散退，引次江北。瑜部衆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戰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艤、艫、艵、艦數十艘，實以薪草，灌膏油，其中裹以帷帳，上建牙旗，先書報操請降，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操軍吏士皆延頸觀望，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人馬燒溺，死者甚衆。操軍遂敗，退還保南郡。備與瑜等復共追操，操留曹仁等守江陵，城竟自北歸。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仁退，權拜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爲奉邑。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荊州牧，治公安。備詣京見權，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場，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權以操在北方，當廣攬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郃寇，侵瑜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

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俱進，取蜀得蜀，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賊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為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時年三十六。權素服舉哀，感慟左右。瑜性度恢廓，惟與程普不睦。普頗以年長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曹操聞瑜年少，有美才，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辭見稱。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為曹氏作說客邪？」因延幹入，為設酒食，畢遣出，就館。後三日，瑜請幹與過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械，還宴飲。因謂幹曰：「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劉備之自京還也，權追送之。備因言次，歎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大，恐不久為人臣耳。」曹操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操劉備咸疑諸之瑜，少精意於音樂。雖三爵之後，其有闕誤，必知之。」
顧故時人謠曰：曲有誤周郎顧。

卷十一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五忠誠大臣

諸葛亮附傳

諸葛亮琅邪人，早孤。從父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天下大亂，亮隨玄往依劉表。玄卒，亮遂寓南陽。亮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與潁川徐庶及孟公威、石廣元游。三人讀書務於精熟，而亮獨觀大略。每晨夜從容抱膝長嘯，以管仲樂毅自比。嘗謂三人曰：「卿諸人仕進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問其所至，亮笑而不荅。先主在荊州，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麗士元也。司馬徽清雅，有知人之鑑。同縣龐德公素有名，微兄事之。亮每獨拜床下，德公常謂亮為臥龍。統為鳳雛，微為水鏡。故徽與先主語而稱之。徐庶亦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以故先主凡三往詣亮，乃得見。既見，因屏人語曰：「漢室傾頽，奸人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君謂計將安出？」亮荅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亦人謀也。今操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

賢能爲之用。此可以爲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孫權。內修政理。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備性好結。賤適有以髦牛尾子備者。備因手自結之。亮進曰。明將軍當復有遠志。但結賤而已耶。備乃投賤而起。亮遂言。

卷十二

卷十二

二

曰。將軍度劉鎮南孰與曹公。備曰。不如。曰。將軍自度何如也。備曰。亦不如。曰。今皆不如。而將軍之衆。不過數千。以此待敵。得無非計乎。備曰。我亦患之。當若之何。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凡有遊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劉表長子琦深敬亮。表溺愛少子琮。琦每與亮謀自安之術。亮不應。琦乃與亮游。後園已上樓。令人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於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陰規出計。獲鎮守江夏。曹操南征表。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降操。先主屯樊。不知。

操卒至。遂將其衆去。過襄陽。亮與徐庶並從。操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請從此別。遂詣操。先主至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於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據有江東。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難。略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豫州遁逃至此。若能以吳越之衆。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若不能。何不北面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而內懷猶豫。事急而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不遂事之。亮曰。田橫。

卷十二

卷十二

三

濟之壯士。猶守義不辱。况劉豫州帝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仰慕。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於人。吾計決矣。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於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忌之。曰。必蹶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之民。附操者。迫兵勢。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將統兵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破。必北還。此。

則荆吳之勢強。足之形成矣。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萬。隨亮詣先主。遂破曹公。收江南。建安十六年。亮與先主共圍成都。成都平。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足兵食。郭冲敎亮五事。其一。事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路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以來。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其二事曰。曹公遣刺客見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既而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動而神懼。視低而忤。數奸形外。漏必刺客也。急追之。客已越牆去矣。建安二十三年。先主屯陽平關。時法正從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遂使即真。頃之。轉爲益州治中從事。初。健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祗已爲廣漢太守。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建安二十六年。先主卽帝位。以亮爲丞相。章武三年春。先主在永安宮病。

篤。召亮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成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後主建興元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顗直入諫。亮謝之。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以附吳。吳以闓爲永昌太守。闓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諸夷皆從之。牂牁太守朱褒。越嶲夷王高定。皆叛。應闓。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二年春。亮率衆討雍闓等。秋七月。亮至南中。所在戰捷。由越嶲入。斬雍闓高定。孟獲收闓餘衆。拒亮。亮聞。獲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若留外人而無兵。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懼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不留兵。不運糧。使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于是悉收孟獲等。以爲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終亮之世。夷不復反矣。是歲。魏文帝殂。明帝立。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郭冲三事。

曰亮軍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并兵東下亮惟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來與延軍錯道亮至前當亮亮欲前赴延軍而相去遠將士皆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臥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有伏兵於是引軍北趨山六年亮將攻魏司馬懿延曰聞夏侯楙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緣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西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使將軍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遣曹真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既歿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豫備而卒聞亮出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關中響震初越雋太守馬謖才氣過人好論軍計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亮不謂然及出軍祁山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爲之涕泣撫其遺孤思若平生乃上疏

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是時趙雲鄧芝之兵亦敗於箕谷集衆固守故不大傷亮謂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兵退兵將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兵將無緣相失故耳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則此病不在兵少也是年十一月亮聞孫權破曹休魏兵東下關中虛弱復上言曰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勿疑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曹真以亮德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冬亮果出散關圍陳倉使郝昭鄉人斬詳於城外遙說昭昭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以火箭逆射其梯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九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亮又爲地穴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

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二十餘日。曹真遣費耀等救之。魏主亦召張郃使擊亮。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魏將王雙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平之。是歲。孫權稱尊號。議者咸爲名體勿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亮曰。權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驍情者。求犄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便當移兵東伐。與之角。力。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爲利亦已深矣。乃遣衛尉陳震往賀權。九年。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亮率諸軍圍祁山。以木牛運道人。招鮮卑軻比能等。魏主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郭淮等以禦亮。懿留精兵四千守上邽。餘衆悉出西救祁山。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於上邽。郭淮等邀亮。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飲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懿等尋亮後。至於鹵城。張郃曰。亮孤軍食少。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既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詡數請戰。因曰。畏蜀兵如虎。奈天下笑何。懿病之。乃使張郃攻無當監河平於南圍。自案中道向亮。亮使魏延逆戰。魏兵大敗。亮以糧盡。退軍。張郃追之。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而卒。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運米集斜谷。治

斜谷邸閣。息民休事。十一年春。亮悉六衆由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峙於渭南。尅日交戰。懿戎服蒞事。使人視亮。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郭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非國之利也。懿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後數日。亮盛兵西行。淮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相持百數日。其年八月。亮病卒。手軍

賊云何以一人成廢天下大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大怒率所領先歸所過燒絕閣道儀等令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遣兵逆擊儀儀等令將軍王平於前禦延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延獨與其子逃奔漢中儀遣將追斬之平初爲馬謖先鋒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恃魏將疑其伏兵不敢往偏於是徐收合諸營遣進率將士而還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于武功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亮先時

卷十二

自表後主曰臣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而已及卒如其所言

董允中郎將和之子也諸葛亮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官省之事遷侍郎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親兵獻納之任允皆專之後主大愛宦官黃皓皓便辟佞慧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不過黃門丞延熙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爲大將軍費禪副貳九年卒居位凡三年

費禪江夏人遊學入蜀後主踐位爲黃門侍郎諸葛亮南

征還羣僚出迎而亮特命禪同載由是改觀亮北住漢中請禪爲參軍後爲司馬值軍師魏延長史楊儀交惡每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涕泣橫集禪常入其坐間諷諭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禪之力也亮卒禪爲後軍師頃之代蔣琬爲尚書令於時國方多事公務煩猥禪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旨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以博奕延熙七年魏軍次興勢假律節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禪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禪與敏獨對戲不輟敏曰向聊觀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禪至敵遂退律當

卷十二

國功名略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十六年大宴會魏降人郭循在坐律歡飲沉醉爲循所害禪喜赦大司農孟光責禪曰赦者偏枯之物衰敝窮極必不得已乃行之丞相亮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啓告爲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後主襲位徙廖立爲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二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快快亮於是廢立爲民徙汝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植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泣歎曰吾終爲左衽矣遂終於徙所

魏曹真欲三道向漢川亮命李嚴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明年當出軍又命嚴以中都護署府事改名爲平諸葛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空受九錫進爵稱王亮荅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以勿拘是以未得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已未荅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敵帝還故居與諸子並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天霖雨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喻指呼亮來還亮退軍平聞軍退乃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表後主說軍僞退欲以誘賊與戰亮具出平前後手書疏平違錯章灼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在治家尚爲小惠臣當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無有來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平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臣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喪之然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是稽留將致禍敗乃廢平爲民徙梓潼郡亮又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

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細亦乃克復思道願寬慰都護勤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否可復通邇可復還也詳思盛戒明吾用心臨書長歎涕泣而已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孝起尚書陳震字平聞亮卒發病歿平常冀亮當自補後策後人不能故也

諸葛瑾爲孫權長史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俱公會相見退無私面及吳襲殺關羽先主征吳瑾爲南郡太守遺先主牋曰陛下以關羽之親何如先帝荅曰荆州大小孰與海內俱應仇疾誰當先後若審此數易干反掌矣時或言瑾別遣親人與漢主相聞者陸遜表明瑾必無此權報曰子瑜與孤從事積年恩如骨肉玄德昔遣孔明至吳孤常語子瑜曰卿與孔明同產且弟隨兄于義爲順何以不畱孔明子瑜荅言委質定分義無二心弟之不畱猶瑾之不往也其言足貫神明今豈當有此乎

張裔成都人汝南許文休入蜀謂裔幹理敏捷是中夏鍾

元常之儔亮以爲參軍嘗北詣亮諮事述者數百車乘盈路喬還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拔寶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歿其談啁流連皆此類初亮北征漢中欲用喬爲留府長史以問蜀郡太守楊洪洪對曰喬天姿明察長於治劇然性不公平恐不可專任不如畱向朗朗情僞差少喬隨從目下效其器能於事兩善後喬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至于忿恨亮與喬書曰僕自以爲與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難以相益割骨肉以相明猶不相謝也况吾但委意於元儔而君不能忍邪元儔述字

藏書

卷十三

十四

何祗少寒貧體甚壯大能飲食好聲色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爲督軍從事諸葛亮聞祗游戲放縱不勤所職當庵往錄獄祗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諸葛晨往祗悉聞誦荅對無所凝滯亮甚喜之出補成都令時鄆令缺復以祗兼之二縣切近都治饒諸奸穢祗每比人常眠睡值其覺悟輒得奸詐舉咸畏祗之發摘或以爲有術無敢欺者使人投筭祗聽其讀而心計之不差升合汶山夷不安以祗爲汶山太守及祗還廣漢汶夷反叛辭令得前何府君乃能安我其信服之如此

年四十八卒如直所言

諸葛喬瑾之第二子也與兄元遜俱有名於時論者以爲喬才不及兄而性業過之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建興元年卒子攀官至行護軍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有胃喬故攀還復爲瑾後

諸葛瞻工書畫彊識念蜀人追思亮咸愛其才敏每朝廷有一善事雖非瞻建倡百姓皆傳相告曰諸葛侯之所爲也是以美聲溢譽有過其實鄧艾伐蜀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諸軍至涪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琅瑯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歿時年三十七艾長驅至

藏書

卷十二

十五

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干寶曰瞻雖智不足以扶危勇不足以拒敵而能外不負國內不改父之志忠孝存焉華陽國志曰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用生何爲乃馳赴魏軍而歿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咸熙元年內移河東京爲郡令尚書僕射山濤啟事曰郡令諸葛京祖父亮盡心王事臣以爲空以補東官舍人以明進善之理副梁益之論京位至廣州刺史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也貞元初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拜中丞宣徽五坊小使再歲秋按鷹犬畿甸所至須索

百姓畏之。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至張網羅于民家門首，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畱她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致供奉鳥雀，可善飼，無使饑渴。」主人賂而謝之，乃肯携去。元和初，故態未絕，嘗至下邳，縣令裴寰不肯曲奉，小使奏寰出慢言，憲宗怒，促令榷寰下獄。宰相武元衡等不能解，度入奏事，因極言寰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寰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寰。」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寰為令長，憂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稍霽，翌日，令釋寰。王師討蔡，以度視行營諸軍，還奏攻取策，與帝意合。

進兼刑部侍郎。王承宗李師道謀緩蔡兵，伏盜京師，害宰相元衡。又擊度，刃三進，斷鞞，刺背，裂中單，又傷首。度冒岨，得不死，哄導駭伏，獨騎王義持賊大呼，賊斷義手。度墜溝，賊意已灰，因亡去。議者欲罷度安三鎮，反側帝怒曰：「度得全，天也。若能是賊計，適行吾倚度足破三賊矣。」度亦以權紀未張，王室凌遲，常憤愧，自行營歸，知賊曲折，帝益信仗疾愈。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始德宗時，尚伺伺中朝士相過，金吾輒飛啟，宰相至，闔門謝賓客。度以時多故，宏延天下髦英，咨籌策，乃請還第，與士大夫相見，詔可。于時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度奏病在腹心，不時去，且為大患。

不然，兩河亦將視此為逆順。帝曰：「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今但論帥臣勇怯，兵強弱處置何如耳。」渠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問。十二年，宰相李逢吉建言餉億煩匱，宜休師，唯度請身督戰。帝獨目度，畱曰：「果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賊偕存。」臣比觀吳元濟表，勢寔窘蹙，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詣行營，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即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度以韓弘領都統，乃上還招討，以避弘。入對，延英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成。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度屯郾城，勞諸軍，未幾，李愬夜入懸弧城，縛吳元濟以報度。以蔡牙卒侍帳下，或謂不可。度笑曰：「吾為彰義節，度元惡已擒，人皆吾人也。」入朝，進上柱國，晉國公。復知政事。十三年，上命六軍脩麟德殿，戶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鏞、衛尉卿鹽鐵轉運使程异，數進羨餘，以供費。由是有寵。鏞又以厚賂結吐突承璀，鏞以本官，并以工部侍郎，並同平章事。判使如故，制下朝野駭愕。至於市道負販者，亦嗤之。裴度崔羣極陳其不可，上不聽。表求自退，不許。度復上疏，以為鏞在度支，專以豐取刻與為務，凡中外仰給度支之人，無不思食其肉。比者裁損淮西糧料，軍士怨怒，今舊將舊兵悉向淄青，聞鏞入相，必盡驚憂，知

無可訴之地矣。程昇雖人品庸下，不宜爲相，然心事和平，可處煩劇。至如鑄資性狡詐，天下共知，唯能上惑聖聰，足見姦邪之極。臣若不退，天下謂臣不知廉恥。臣若不言，天下謂臣有負恩寵。今退既不許，言又不聽，臣如烈火燒心，衆竊叢體，所可惜者，淮西盪定，河北底寧，承宗欲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陛下建升平之業，十已八九，何忍還自墮壞，使四方解體乎？上以度爲朋黨不之省，度乃纂述蔡鄂用兵以來上之憂勤機略，因侍宴獻之，請內印出付史官，然卒爲異鐫所構，出爲河東節度使。穆宗卽位，朱克融王廷

藏書

大臣

卷十二

十八

奏亂河朔，加度鎮州行營招討使。時元稹結宦官魏弘簡求執政，恐度復當國，因經置軍事，數持梗，不使有功。度恐亂作，卽上書暴積過惡，以爲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先宣肅清朝廷。何者？河朔患小，禁閑患大。小者臣與諸將必能翦滅，大者非陛下覺悟制斷，無以驅除。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切要，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遭姦臣抑損之事，不少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表三上，上雖不悅，以度大臣不得已，罷弘簡，棋近職，俄擢稹宰相，稹怨裴

度欲解其兵柄，故勸上雪王廷奏而罷兵，以度守司空平章事，東都留守，諫官叩延英言不可。帝不省，會中人使幽鎮還，言軍中謂度在朝，而兩河諸侯無不懷畏。今居東，人入失望。帝悟，詔度由太原朝京師，及陛見，感慨流涕，伏未起。帝遽曰：朕當延英待卿，始議謂度無援，與且久，外爲奸，愉恨抑慮，帝未能明其忠，及進見，辭切氣怡，卓然當天子，意在位聞者皆竦。毅將貴臣至，嗟咨出涕，乃拜度守司徒，領淮南節度使。是時徐州王智興逐崔羣諸軍，盤互河北，議者交口請相度，乃以本官兼中書侍郎平章事，而權倖側目。咸謂逢吉善謀，可以構度，共諷帝自襄陽召逢吉還。

藏書

大臣

卷十二

十九

矣。度居位甫閱月，果爲逢吉所間，罷爲左僕射，已而逢吉代相，出度山南西道節度使。長慶四年，王廷奏屠牛元翼之家，敬宗羞悅，深歎宰輔非人。學士韋處厚上疏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寢謀，千木處魏，諸侯息兵。王霸之理，以士止百萬之師，一賢制千里之難。裴度元勳，巨德文武兼備，若位廊廟，委叅決，必能使戎虜畏威，幽鎮自臣。時敬宗雖孺蒙然，實注意度，中人至度所，必丁寧慰安，且示召期。寶曆二年，度請入朝，於是有詔復使輔政。先是，帝將幸東都，大臣切諫不納，度從容奏言：國家建別都，本備巡幸，但自艱難以來，官闕署屯，百司之區，荒圯弗治，必假歲月完。

新然後可行帝悅曰羣臣諫朕不及此如卿言誠有未便因止不行汴宋觀察使令狐楚言亳州聖水出飲者疾輒愈度判曰妖由人興水不自作命所在禁塞朱克融執畱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疏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足并助丁匠五千修東都上憂其不遜問宰相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亡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自無能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亦不要索所畱勅使但更緩旬日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去就待到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置造不謹我方詰之所請丁匠固是虛語今欲直挫其姦即報云卿所請丁匠脩官闕可速遣來已勅魏博等道今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則報云東都官闕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二三十萬端足祇是事體不可獨與范陽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遂進詔草云主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帝崩定策誅劉克明等迎立江王是為文

宗大和四年度數引疾願上政事乃詔進司徒平章軍國重事須疾已三日若五日一至中書牛僧孺李宗閔輔政共短損度又出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八年徙東都畱守時闡豎檀威天子擁虛器縉紳道喪度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午橋作別墅其煥館涼臺號絲野堂激波其下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窮晝夜相譔開成二年復以本官節度河東度牢辭老疾帝命諭意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度乃之鎮三年以病旬還東都年七十六自為銘誌度退然纔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年歲幾何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子重輕

呂端 官生

呂端字易直幽州人也以父蔭補千牛備身許元王僖尹開封端為判官王薨有發其陰事者坐禪贊無狀遣御史及內侍往就鞠端方決事二使曰有詔推君端神色自若顧從者曰取帽來二使曰何遽至此端曰天子有制問即罪人矣即下堂左遷衛尉少卿逾月拜叅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常曰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真台輔之器也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為人糊塗太宗曰

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會曲宴後苑，太宗作釣魚詩，有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溪須問釣魚人。意屬端也。後數日，遂相端。端爲相，特重識大體，以清簡爲務。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內出手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初，李繼遷擾西鄙，保安軍奏獲其母。太宗欲誅之，以寇準居樞密，獨召與謀。準退，過相幕，端謂準曰：上戒君勿言於端乎？準曰：否。告之故。端曰：何以處之？準曰：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端曰：必若此，非計之得也。卽入奏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分我一盃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擒乎？若其不然，徒結冤讎，愈堅其叛心耳。太宗曰：然則如何？端曰：以臣之愚，宜置于延州，使善視之，以招來繼遷。雖不卽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歿之命在我矣。太宗拊髀稱善。曰：微卿，幾誤我事。其後母終於延州，繼遷成子，竟納欵，請命。端之力也。太宗不豫，端日與太子問起居，及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等謀立故楚王元佐。端問疾禁中，見太子不在，傍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字，令親密更趣太子入。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卽給繼恩使人書，閣檄太宗先賜墨詔，遂鑲之而入。皇后曰：官車已宴駕，立嗣以

長順也。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爲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邪？乃奉太子。真宗旣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捲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呼萬歲。真宗每見端入對，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又以端軀體大，宮庭階阼峻特，令梓人爲納陛焉。

李沆

李沆，字太初，肥鄉人。舉進士甲科。淳化二年，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真貴人也。三年，參知政事。四年，罷奉朝請，知河南。真宗卽位，擢官平章事，監修國史。會契丹犯邊，真宗北幸，命沆留守。真宗還，沆迎于郊，命坐置酒慰勞之。真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時李繼遷久叛，有圖取朔方之意，輔臣咸以爲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學士楊億以爲此虜方黠，其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帝以訪沆。沆曰：繼遷不取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未幾而靈州陷。帝由是益重之。沆爲相，王旦參政事，以西北用兵，或至旰食，旦歎曰：我輩安能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少有憂勤，足爲警戒。他

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沈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
不孝惡逆之事奏聞上爲之慘然不悅且以爲細事不足
煩上聽沈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常懷憂懼不然
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
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沈沒後真宗以契丹旣
和西夏納款遂封岱祠汾大營宮觀蒐講墜典靡有暇日
且乃以沈先識之遠嘆曰李文靖真聖人也寇準與丁謂
善屢以謂才薦於沈沈不用曰顧其爲人可使之在人上
乎準曰如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
後悔當思吾言也沈又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
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耳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
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景德元年七月卒年五
十八上趣駕往臨哭之慟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沈性直
諒頗通內典接賓客寡言笑時以爲無口匏其自奉甚薄
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曰居第
當傳子孫此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大視廳事已寬矣後遇
疾沐浴右臥而逝時盛暑停屍七日如生沒後或薦梅詢
可用真宗曰李沈嘗言其非君子其信倚如此

韓琦

韓琦字稚圭相州人也弱冠舉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

史奏目下五色雲見拜右司諫權知制誥趙元昊反副
疎爲經略安撫招討使琦言元昊雖傾國入寇衆不過四
五萬吾逐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併出一
道鼓行而前破之必矣乃詔鄜延涇原同出兵元昊來求
盟琦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賊果犯山外琦
悉兵付大將任福令自懷遠城趨德勝皆出賊後如未可
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及行戒之至再又移檄申約苟
違節度雖有功亦斬福竟爲賊誘沒于好水川疎使人收
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會四路置師以琦
兼秦鳳經略招討安撫使屯涇州元昊稱臣召爲樞密副
使琦與范仲淹富弼皆以海內人望同時登用羣小不便
毀言日聞仲淹弼繼罷琦爲辯析不報乃請外知揚州定
州久之求知相州嘉祐元年召拜樞密使三年拜同平章
事帝春秋高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疾不能御殿中外
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積五六歲依違未行至
是琦乘間進言帝曰朕有意久矣宮中常養二子小者甚
純近不慧大者可也琦請其名帝以宗實告琦遂力贊之
英宗卽位數日挂服柩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左右皆
走大臣駭愕竊立莫知所指琦投杖直趨至前抱入簾以
授內人曰須用心照管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

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初英宗以驚
疑得疾疾雖平而疑未解每面壁臥不受藥琦率同僚自
捧藥以進俯而懇告帝或熟視不言或取藥覆琦之衣琦
跪於榻上者移時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琦曰相公
亦不易勝矣蓋帝遇貂狗少恩左右不悅每道禁中隱密
故大臣亦心惑之琦獨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
而一入官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時大臣有不預立
太子者陰進廢立之說琦奏事簾前太后忽問漢昌邑王
事琦對曰漢有兩昌邑王不知所問何王耶后語既塞琦
即奏曰此語必有從來不知甚人於太后前道此事后亟

藏書 大臣卷十二

曰無他舊常聞耳琦因從容曰太后無親生兒女今皇帝
自少鞠於官中皇后又是外甥乃天安排此兒女以遺太
后豈可不自愛惜又謂太后曰大大王長宜且與照管蓋
謂神宗也后含怒曰尚欲舊窠中求免耶聞者驚懼皆退
數步琦獨曰太后不要胡思亂量少間恭政歐陽修進曰
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聖之德著于天下昔溫成之寵太
后處之裕然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忍耶后意稍和修復進
曰仁宗在位歲久德澤在人故一日晏駕天下稟命奉戴
嗣君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措大爾非仁宗遺意天下
誰肯聽從琦又因奏罷謂太后曰太后既無親出子幸

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子其為子毋不為不順若更懷
猶豫聽讒佞禍亂必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己之子
然太后既無子不得不自認業太后由此語塞一日送密
劄與琦有為孀婦作主之語琦因見上曰有一文字進呈
陛下今日皆太后力恩不可不報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
上曰謹奉教琦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
泄則則遂開卒難合矣後數日琦獨見帝帝曰太后待我
無恩琦曰自古聖帝明王不為不多然獨稱舜為大孝豈
其餘皆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
不慈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帝大悟自是不復言太后短

藏書 大臣卷十二

矣琦慮官中或有不測一日以言動太后曰臣等在外面
不得見官家內中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
未安穩太后驚曰相公是何言語自家更是用心琦即曰
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照管同列為縮頸流汗琦潛察英廟
已安而曹后未有還政意乃先建議英廟曰可一出祈雨
使天下之人識官家上然之容太后太后怒曰獨不先稟
此耶孩兒未安恐未能出且人主出不可以不備儀禮琦
曰此小事朝廷願指即辦不數日素杖成上遂幸相國寺
京師之疑已解太后不久即還政曹后初未還政琦力引
古以動之數日批出示某日更不御殿琦亟令捲簾撤坐

人內都知任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謀兩宮琦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得此好報參政歐陽修已僉書矣趙鼎難之修曰爲書之韓公必自有說琦坐政事堂以頭子勾任守忠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死責斬州團練副使斬州安置取空頭敕填之差使臣即日押行先是后對中書樞密泣訴英宗疾中語言起居狀富弼亦以太后爲然故琦立勸太后撤簾不敢令弼預聞太后還政拜琦右僕射封魏國公夏人寇大順琦議停歲賜絕和市遣使問罪樞密使文彥博難之或舉寶元康定事琦曰諒祚狂童也非有元昊智計而邊備過當時遠甚亟詰之必服已而諒祚果上表謝罪神宗立拜飛書 大臣 卷十二 三十一

司空兼侍中初英宗臥疾久琦間起居退神宗出寢門顧琦曰奈何琦曰願大王早暮當在上左右神宗曰此乃臣子之職琦曰非爲此也神宗感悟而去英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愕然亟告琦欲止召太子琦曰先帝復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上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御史中丞王陶劾琦除判相州八年換節永興軍再任未拜而薨年六十八前一夕大星隕于治所樞馬皆驚琦蚤有盛名識量英偉其爲學士臨邊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嘉祐治平再決大策以安社稷當是時朝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或謂公所爲誠善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

琦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盡力事君歿生以之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輟不爲哉聞者愧服在魏都久遼使每過移謀必書名曰以韓公在此故也忠彥使遼遼主問知其貌類父命工圖之英宗卽位羣大慶於天下濮安懿王所生父也中書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翰林學士王珪等議甫上太后降手書云濮王不當議稱皇考上見太后手書驚駭遽降詔罷議後禮官范鎮等堅請必行而臺官亦各有論列上旣以太后之故決意罷議故凡有言者一切留中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議中書乃略草一事目進呈云濮安王乃朕本生親也羣臣咸請封崇而子飛書 大臣 卷十二 三十九

無爵父之義安令中書門下以坐爲園卽園立廟令王子孫歲時奉祠上覽之曰如此極好然須白過太后乃可行上又未暇白太后中書亦更不議及明年臺議復作中書再將前所草事目進呈乞降詔上曰待兩三日間白過太后是夕忽遣內侍降出太后手書云濮王許皇帝稱親又云濮王宜稱皇與中書所進詔草絕異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見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書三事其稱親一事可以奉行而稱皇稱后乞陛下辭免別降手詔止稱親而却以臣等前日所進呈詔草以坐爲園以園立廟令王子孫奉祠等事便載手詔行出上欣然曰甚好遂降手

詔云云。又慮中外不知詳悉，乃詔勝於朝堂曰：朕近奉太后慈旨，濮安懿王令朕稱親，朕惟漢史宣帝本生父稱親，證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遂遵慈訓，而不敢當追崇之典。臺官呂誨等專執合稱皇伯進封大國，朕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並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誨等奏促不已，忿其未行，乃引漢哀帝去恭皇定陶之號，立廟京師，封還告敕，擅不赴臺，明繳留中之奏，於中書錄傳訕上之文於都下，暨手詔之出，誨等則以稱親立廟，皆為不當，朕覽誨等前疏，亦云生育之恩，禮宜追厚，侯祥禪既畢，然後講求典禮，褒崇本親，今又以稱親為非，前

藏書

大臣

卷十二

三十一

後之言，自相牴牾，兼以某等不顧義理，更相唱和，朕姑務含容，止命各以本官補外，尚慮縉紳之間，士民之衆，不詳本末，理當申諭，庶知朕意。二詔皆琦所自草也。治平三年上疾革，琦奏曰：陛下又不視朝，中外憂懼，宜蚤建太子，以安衆心。上領之，琦請上親筆，乃批曰：立大王為皇太子。琦曰：大王乃賴王也，煩請更書。上又批云：大王賴王。某琦曰：乞卽晚宣麻制下，卽設置東宮官屬，由是國本遂定。判相州日，陞辭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因問王安石。琦曰：為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先是琦知揚州，王安石初及第為僉判，每讀書至達旦，略假寐，日已高，急上府，多不

藏書

大臣

卷十二

三十一

及漱，琦疑安石或夜飲，謂安石曰：若少年，幸毋廢書。安石不荅，退而言曰：韓公非知我者，後有人上琦書，多用古字，琦謂僚屬曰：惜王廷評不在此，其人頗識難字。安石聞之，益以為輕已，故安石每曰：韓公形相好耳，作畫虎圖以詆之，不知安石乃畫虎不成者也。琦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一日與希文議西事不合，徑拂衣去。琦自後把住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琦姿貌偉特，美鬚髯，骨目森秀，圖繪傳天下，人以為高山大嶽望之氣象，雄傑而包育微細，畜泄雲雨，藏匿寶怪，理空然也，自謂才器須周足，當四面入，籠入細，乃是經綸好手，故其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又謂成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蓋自許也。近世宰相獨許裴度，或問司馬光呂公著大用如何，琦曰：才備規模，小晚與歐陽修相知，屢薦之于上，曰：韓愈，唐之名士，天下望以為相，而竟不用，談者至今以為為謗。歐陽修，今之韓愈也，而陛下不用，臣恐後之談者謗必及國，修亦深服琦之德量。嘗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或謂公之德量無愧於人，但文章有所不逮。琦曰：某為相，歐陽未叔為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人？

藏書大臣傳卷十二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三

一經世名臣

魏相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爲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許稱御史止傳，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奸，收捕客，按致其罪，論棄市。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奸邪，豪強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歿，先是千秋子爲洛陽武庫令，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我用丞相歿，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武庫令西至長安，太

藏書經世名臣卷十三

二

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新立，以爲函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爲關東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戌中都官者二三千人，遮大將軍自言，願復舊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按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兩吉相善，時吉爲光祿大夫，予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藏器於身，相心善其言，爲霽威。」

嚴居部二歲，徵爲諫議大夫，復爲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今光歿，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勢，任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空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

藏書名臣卷十三

二

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親屬皆出補吏。于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勵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質諍，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上，皆納用焉。相勅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自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

之時丙吉爲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謚曰憲侯

江統

江統字應元陳留人也靜默有遠志時人爲之語曰疑然稱言江應元除山陰令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統深惟四夷亂華空杜其萌乃作徙戎論其辭曰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故匈奴未守遼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而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雖寇賊侵暴而兵甲不加遠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三

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事征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已用故申繚之禍顛覆宗室襄公要秦據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鄭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戰國楚吞蠻氏晉剪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并天下南兼百越北走匈奴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西都長安及至王莽之敗西都荒毀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

地與華人雜處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恃其肥疆又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驕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爲行衛于是羣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征之興尸喪師諸戎遂熾至于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中軍侯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也雖由禦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疾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狂悖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漢末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四

關中殘滅魏興與蜀分隔疆場之戎一彼一此魏武帝令將軍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疆國杆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土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畝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誼詠其殷實未聞戎狄安在此上也夫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

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空室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着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氏出還隴右着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及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維並得其上所合往古卽敘之義下爲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越山河雖有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剋也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師老十萬凶逆既戮悔惡初附百姓望寧息之期若枯旱之思雨而子方欲作役起徒使疲悴之衆徒自荷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荅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者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也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五一

亡散離與關中人戶爲難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糲粒不繼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爲濟行者以糜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蹙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基拓迹謀及子孫者也時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中原不守可勝恨哉

馬周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本一

馬周字賓王博州茌平人也天資曠邁鄉人以其不謹細薄之武德中補州助教不治事刺史達奚恕數加誚讓周乃去客密州趙仁本高其才給使入關周留客汴爲俊儀令崔賢所辱乃遂感激而西去舍新豐逆旅主人又不之顧周命取酒一斗八升獨酌而醉至長安舍中郎將常何家時貞觀五年也方詔百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周因爲條二十餘事太宗怪而問之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也帝卽令召客未至遣使者四輩趣促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立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奉使稱職帝以何得人賜帛三百疋周上疏其略曰臣伏見詔書宗室功

臣悉就藩國貽厥子孫世守其政臣謂宗室功臣安思所以安存之富貴之不必世官也堯舜之父有朱均之子設有不肖襲封嗣職正欲絕之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存之則樂毅之惡已暴與其毒害於見存之人寧割恩於已亡之臣則向所謂愛之重之者適所以傷之也臣謂空賦以茅土疇以戶邑必有材行乃隨器而授漢光武不任功臣以吏事所以終全其身者良以此也帝善其言除侍御史又言往貞觀初率土霜儉匹絹纔易斗米而天下帖然者百姓知陛下憂憐之故人人自安無謗議也五六年來頻歲豐稔匹絹至易粟十餘斛而百姓咸怨以為陛下不憂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七

憐之何者營為者多不急之務也夫儉以息人貞觀初陛下已躬為之今行之不難也里語曰貧不學儉富不學奢言其自然也疏奏帝稱善擢中書舍人周善敷奏機辯明銳帝每曰我覽不見周即思之侍中岑文本曰馬君論事論文切理聽之纔纔令人忘倦然為有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十八年遷中書令二十二年卒年四十八贈幽州都督初帝遇周厚周頗自負為御史時遣人以圖購宅眾以其與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之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遽以聞帝即詔有司給直并賜奴婢什物子載咸亨中為司列少常伯與裴行儉分掌選事故言吏部者稱裴馬

焉

李德裕 官生

李德裕字文饒吉甫子德裕卓犖有大節不喜與諸生試有司吉甫勉之答曰好驢馬不入隊行遂以蔭補校書郎穆宗即位擢翰林學士始吉甫相憲宗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痛詆吉甫吉甫泣訴於帝有司皆得罪遂與為怨吉甫又為帝謀討兩河叛將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既而吉甫卒裴度實繼之逢吉以議不合罷去故追銜吉甫而怨度擯德裕不得進至是問帝誅度使與元稹相怨奪其相位而已代之欲引僧孺益樹黨而牛李之憾結矣僧孺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八

亦為上所厚乃以僧孺同平章事而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敬宗立侈用無度詔浙西上脂蓋糶具德裕奏比年旱災物力未完乃三月壬子赦令常貢之外悉罷進獻矣今本道所存者惟畱使錢五十萬緡率歲經費常少十三萬軍用編急今所須脂蓋糶具度用銀二萬三千兩金百三十兩物非土產雖力營索尚恐不逮願詔宰相議何以俾臣不違詔旨不乏軍興不疲人不歛怨則前救後詔咸可遵承不報又詔索盤絲縹綾千疋德裕復奏言太宗時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諫止賜詔嘉歎玄宗時使者抵江南捕鵠鵲翠鳥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即見

褒納皇甫詢織半臂造琵琶捍撥鏤牙筋於益州蘇頌不奉詔帝不加罪夫鵠鵲鏤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勞人損德爲言豈二祖有臣如此今獨無之蓋有位者蔽而不聞非陛下拒不納也帝爲優詔停止焉時帝數遊幸狎比羣小聽朝簡忽德裕上丹宸六箴表辭皆明直婉切帝雖不能用猶敕韋處厚作詔厚荅其意德裕又留江介心戀闕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然爲逢吉排笮訖不內徙在浙西八年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薦德裕材堪宰相而李宗閔以中人助先秉政乃又出德裕爲鄭滑節度使引僧孺協力罷度政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九

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踰年徙劔南西川蜀自南詔入寇敗杜元穎而郭釗代之病不能事民失職無聊德裕至完殘奮怯皆有條次始韋臯招來南詔復雋州傾內資結蠻好示以戰陣文法德裕以臯啟戎資益其策非是至元穎時遇隙而發故長驅深入蹂躪千里蕩無孑遺今瘡痍尚新非痛矯革不能刷一方恥乃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餉遠邇曲折咸具乃請甲人於安定弓人於河中弩人於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銳率戶二百取一人使習戰貸勿事緩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築仗義城以制大度清溪關之阻作禦侮城以控榮經犄角勢作柔遠城以扼西山吐蕃復叩嶮關徙雋州治臺登以奔蠻險於是二邊震懼南詔還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維州將悉怛謀遂以城降德裕請於朝僧孺居中沮其功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爲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涼畝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命返悉怛謀於虜以信所盟吐蕃盡誅之境上德裕終身以爲恨會監軍使王踐言入朝盛言悉怛謀效拒遠人向化帝亦悔之尤僧孺失策僧孺內不自安累表請罷乃以僧孺充淮南節度使而以李德裕爲兵部尚書俄而宗閔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又坐論李訓鄭注爲宗閔所譖出爲鎮海觀察使再貶袁州長史德裕與宗閔既有黨上甚患之嘆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未幾宗閔以罪斥而注訓等敗帝悟乃以德裕爲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開成中遷德裕淮南節度使武宗立召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鎮淮南五十四歲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當世榮之旣入謝卽進言治亂繫信任引齊桓公問管仲所以害霸

藏書 名臣 卷十三

十

者仲封瑟琴笙等，弋獵馳騁，并害霸者，惟知人不能舉，舉不能任，任而又維以小人害霸也。又追論維州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江，在我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曰無憂城，從此得併力於西邊，更無虞於南路。憑陵近甸，肝食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此城為始。萬旅盡銳，急攻數年，雖擒論莽熱而還，城堅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熟臣信令，空壁來歸。臣始受其降，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其吐蕃合水、棲雞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可滅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且維州未降前一年，吐蕃猶圍魯州，豈願盟約？臣受降之初，指天為誓，面許奏聞，各加酬賞。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臣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詔嚴切，竟令執還，體備三木，輿於竹舂，及將就路，冤叫嗚咽。將吏對臣，無不隕涕。其部送者，更為蕃帥譏誚云：「既以降彼，何須送來？復以此降人戮於漢境之上，恣行殘忍，用固攜離。」至乃擲其嬰孩，承以槍槊，絕忠款之路，決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雖時更一紀，而運屬千年，乞追獎忠魂，各加褒贈，詔贈悉怛謀右衛將軍。是時已擊敗回鶻，未

幾澤路劉從諫，及其從子稹，擅留事以邀節度。德裕請用兵討稹，稹伏誅。策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固讓，言：「唐興，太尉惟七人，尚父子儀乃不敢拜，裴度為司徒，十年亦不遷。臣願守舊秩足矣。」乃改封衛國公。韋弘質見德裕嚮用，因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管仲明於治國，其語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君尊；君尊，國安。治人之本，莫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五者無赦。」又曰：「令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繫於人也。」傳曰：「下輕其上，爵賤人圖柄。」臣則國家搖動而下人不靜。今弘質為人所教而言，是圖柄臣者也。昔蕭望之，漢名儒，為御史大夫，奏云：『歲首日月光少，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輕丞相，下有司詰問。貞觀中，監察御史陳師合上言：『人之思慮有限，一人不可總數職。』太宗曰：『此欲離間我君臣。』斥之。嶺外臣謂宰相有姦謀，隱懸則人皆得上論。至於制置職業，人主之柄，非小人所得干也。時天下已平，德裕當國凡六年，方用兵時，決策制勝，他相無與。故威名獨重於時。宣宗卽位，德裕奉冊太極殿，帝退謂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邪？』願我髦髮為森賢翌日，罷為荊南節度使。俄徙東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鉉使黨人李咸、斥德裕陰事，又貶潮州司馬。明年，又導吳

汝訥訟李紳殺吳湘事，貶爲崖州司戶參軍。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沒，見夢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歸葬。」綯語其子瀉，瀉曰：「執政皆其憾可乎？」既久，又夢曰：「衛公精爽可畏，不言禍將及綯白帝，乃以喪還白敏中。」德裕所薦也。德裕明辯有風采，善爲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爲。武宗知而能任之，言從計行。是時王室幾中興，德裕所居安邑里第，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中。」雖左右侍御不得預，不喜飲酒，後房無聲色，娛嘗言昔玄宗以臨淄王定內難，自是疑忌宗室，不令出閣，天下皆以爲幽閉骨肉，虧傷人倫，曷使天寶之末建中之初，宗室散處方州，何至爲安祿山朱泚所魚肉哉？初，德裕爲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錢徽掌貢舉，西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無之。及第者鄭朗、單之弟、裴謨度之子、蘇巢、宗閔之壻也。文昌言於上曰：「今歲禮部不公，所進士皆弟子無藝。」上以問諸學士，德裕積紳皆曰：「誠如文昌言。」上乃貶徽江州刺史，宗閔、劔川刺史，或勸徽奏文昌紳屬書，徽曰：「苟無媿心，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邪取書焚之。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李逢吉用事時，所親厚及附麗者甚衆，時人目爲八關十六

子焉。逢吉去而後，德裕進德裕計澤潞及回鶻計書甚長，遭遇武宗可謂行其志矣。

郭崇韜

郭崇韜，鴈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永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圍我，意在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既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居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是時唐已失德勝，梁兵日掠澶相、魏、陽、衛州，而李繼韜以澤潞叛入于梁，契丹復犯幽、涿，諸將皆曰：「唐得鄆州，隔河難守，不若棄鄆與梁，而西取衛州、黎陽，以河爲界，與梁約，罷兵毋相攻。」莊宗不悅，退臥帳中，召崇韜問計。崇韜曰：「陛下興兵仗義，將士疲戰爭，生民苦轉餉者十餘年矣。況今大號已建，自河以北，人皆引首以望成功。今得鄆州不能守而棄之，雖欲指河爲界，誰爲陛下守邪？願陛下分兵守魏，而自鄆州疾驅擣其巢穴，不出半月，天下定矣。」莊宗大喜，因問司天司天言歲不利，崇韜曰：「古者命將鑿凶門而出，况成筭已決，區區常談

何足信也。莊宗遂卽日下令軍中歸其家屬於魏。夜渡楊劉。從鄆州入冀州。八日而滅梁。莊宗推功賜崇韜鐵券。崇韜未嘗居戰陣。徒以謀議居佐命第一之功。並與相遇事無所回避。而宦官伶人用事者甚不便之。崇韜頗懼。語其故人子弟曰。吾佐天子取天下。今大功已就。而羣小交與。吾欲避之。歸守鎮陽可乎。故人子弟皆對曰。但語曰。騎虎者勢不得下。今公權位已隆。而下多怨嫉。一失其勢。何能自安。崇韜曰。然則奈何。對曰。今中官未立。而劉氏有寵。宜請立劉氏爲皇后。而多建天下利害。以便民者。然後退而乞身。天子以公有大功而無過。必不聽公去。是外有避權之名。而內有中官之助。又爲天下所悅。雖有讒間。不可動矣。崇韜以爲然。乃上書請立劉氏爲皇后。崇韜素廉。自從入洛。始受四方賂遺。故人子弟或以爲言。崇韜曰。吾位兼將相。祿賜巨萬。豈少此耶。今藩鎮諸侯多梁舊將。皆主上斬祛射鉤之人也。今一切拒之。能無反側。明年天子有事南郊。崇韜乃悉獻其所藏。以佐賞給。莊宗已郊。遂立劉氏爲皇后。同光三年夏霖雨不止。莊宗思得高樓避暑。乃遣宦使王允平營之。左右皆曰。郭崇韜眉頭不伸。嘗爲租庸惜財。陛下雖欲改作。其可得乎。莊宗乃使人問崇韜曰。昔吾與梁對壘於河上。雖祁寒盛暑。被甲跨馬。不以

爲勞。今居深宮。陰廣厦。反不勝其熱。何也。崇韜對曰。陛下昔以天下爲心。今以一身爲意。艱難逸豫。爲慮不同。願陛下無忘創業之難。常如河上。則可使煩暑坐變清涼矣。莊宗默然不悅。卒遣允平起樓。崇韜果切諫。左右因譖之曰。崇韜之第無異皇居。安知陛下之熱。由是讒間愈入。明年征蜀。議擇大將。時明宗爲總管當行。而崇韜恐以讒見危。思立大功爲自安之計。乃請以親王爲元帥。率師討之。莊宗乃以繼岌爲西南面行營都統。崇韜爲招討使。率大軍入蜀。蜀平。崇韜語繼岌曰。王有破蜀大功。師旋必爲太子。侯主上萬歲後。當盡去宦官。繼岌監軍李從襲等聞之。咸切齒此言。莊宗聞蜀破。遣宦官向延嗣勞軍。崇韜又不郊迎。延嗣發怒。因與從襲等共構之。延嗣歸。讒之劉后。后泣訴於帝。莊宗大怒。及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將行。帝令誅崇韜。并其子廷誨。廷信。崇韜有五子。其二從歿。餘皆見殺。崇韜自以爲子儀之後。其伐蜀也。過子儀墓。下馬號慟而去。聞者頗以爲笑。然崇韜盡忠國家。有大略。其已破蜀。因遣使者以唐威德風諭南詔諸蠻。欲因以綏來之。其不幸被讒以歿。信矣哉。盈滿之難居也。利令智昏。貪令入愚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四

一經世名臣

趙普

趙普字則平太祖卽位以佐命功授左諫議大夫乾德二年以普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命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以副之參政班在宰相後不宜制不知印不預奏事不押班但奉行制書而已蓋欲以寵普也太祖數微行幸普家普每退朝不敢便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已立風雪中普惶懼迎拜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因與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下則邊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開寶六年復幸普家會錢王俶獻海物十瓶普置廡下未屏帝至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帝曰海物必佳命啟之皆瓜子金也普惶恐謝帝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普爲政久頗專屯田員外郎雷得驤判大理寺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減刑名得驤憤惋求見上奏之并言趙普強市人第宅多聚賄上怒叱之曰鼎鑪猶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引柱斧擊折其上齧二齒命左右曳出將斬之既而上怒少霽乃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後又削籍徙靈武

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吏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鬻都下權三司使趙玘廉得之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又營邸店規利盧多遜爲翰林學士因召對屢攻普短會得驤子有鄰擊登聞鼓訟堂後官胡贊李可度受賕訕法事普庇之太祖大怒下御史府按問悉抵罪而以有鄰爲秘書省正字普恩始替始詔參知政事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未幾出普爲河陽節度太平興國初入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爲相專譖毀普謂普初無立上意以故普奉朝請者數年會柴禹錫等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陰謀上召問普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退又上書自陳預聞太祖昭憲皇太后顧託之事太宗感悟卽召見慰諭拜司徒兼侍中并以子承照爲六宅使淳化三年卒年七十一謚忠獻上撰神道碑銘親八分書以賜之二女皆笄咸願爲尼上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普初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者爲言太祖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太祖嘗勸普讀書普後每歸私第闔戶啟篋讀書竟日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性深沉有岸谷雖多忌刻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嘗奏薦某人太祖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以其人奏太祖怒碎裂奏

積擲地普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紙復奏如初又有羣臣當選官太祖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爲請太祖怒曰朕固不與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太祖怒甚遽起普亦隨之太祖入宮普立于宮門外竟得俞允乃退一日大宴雨驟至上已不悅雨又不止左右皆恐普因奏言外間百姓正望雨時雨難得可令樂官就雨中奏樂上大悅乃終宴焉太宗時曹彬爲弭德超所讒屬普再相爲彬辨雪保證事狀明白太宗嘆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國事即日寬逐德超遇彬如舊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太宗意欲傳之廷美以

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他變詔降封廷美爲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雍熙元年廷美年三十八憂悸成疾卒廷美之得罪趙普爲之也廷美亦可謂不知早回頭者矣此吳季子所以爲難歟初太祖謂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十姓兵革不息其故何也普曰其故非他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奇巧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語未畢上曰卿勿言吾旣論矣頃之上與故人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我非爾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有窮已然爲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爲節度使之樂吾今終夕未嘗安枕而臥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難知居此位者誰不欲爲之守信等乃皆惶恐頓首曰陛下何爲出此言上曰不然汝曹雖無心其如麾下之人欲富貴何一旦以黃袍加汝身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守信等乃皆頓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憐指示可生之塗上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爲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兒舞女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不

亦善乎，皆再拜謝曰：陛下念臣及此，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明日皆稱疾請解軍權，上許之。皆以散官就第。乃訪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乾德三年，置諸路轉運使，自唐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曰送使，州其土供者甚少。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輸送汴都，無得專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使及刺史皆不預，滄書金穀之籍，于是財利盡歸于上矣。殿前侍衛二司各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六

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凡材用伎藝有過人者，悉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致於驕惰。皆普之謀也。普初與太祖相遇，其事甚奇。蓋當周世宗親征淮南，駐蹕正陽，拒壽陽劉仁贍。時太祖分兵滁州，距壽州只四程。南唐主李璟聞世宗在淮，命大將皇甫暉提兵十萬，控扼滁陽，以援壽州。太祖與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為暉所敗。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

者，多詣以決曲直。太祖乃微服往訪之。學究曰：皇甫威名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師絕歸路，不復有焦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為勝。今關背有徑路，人無行者，雖驛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下，方西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既敗之餘，無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衆，不為備，斬關而入，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即下令普師夜出，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以入，擒之，遂下滁州。蓋淮南無山，惟滁州邊淮，有高山為屏蔽，既失滁州，不惟中斷壽州失援，而淮南盡為平地。世宗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李璟割地稱臣，皆由太祖先擒皇甫暉，首得滁州，阻固之地，故也。趙學究，即韓王普。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六

張齊賢

張齊賢，曹州人也。慕唐李太亮之為人，故字師亮。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或曰：太祖有意取河東，恐謀洩，故置齊賢下，并汾策不用。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

高第有司偶失揀選，上不從，故一榜盡與京官車駕北征。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齊賢上疏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動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吞燕，幽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由敵國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將撫禦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制人，則邊鄙寧，則輦運減，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六年為江南西路轉運使，齊賢居使職，行寬大，江左人思之，召還，簽書樞密院事，雍熙三年大舉北伐，代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七

州揚業戰沒，上訪近臣，齊賢請行，先是齊賢言事頗忤上意，上因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是時遼兵自湖谷入寇，薄城下，都校馬正以所部列南門外，眾寡不敵，副部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普眾慷慨，一以當百，遼兵遂却，初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間使為遼人所得，齊賢以師期既漏，恐美眾為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并

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若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眾，捷奏及歸，功於盧漢贊，遼人又自大石路南侵，齊賢預簡廂兵千人為二部分，屯繁峙、崞縣，下令曰：代西有寇，則崞縣之師應之，代東有寇，則繁峙之師應之，比接戰，則郡兵集矣。至是果為繁峙兵所敗，淳化二年，趙普薦齊賢可大用，召入參知政事，數月拜平章事，王延德掌京庖，欲求補外，託參政李沆為請于齊賢，齊賢以聞，太宗以延德嘗事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執政，於是罷齊賢為尚書左丞，出知定州，至真宗即位，乃召拜兵部尚書。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八

平章事，初齊賢從容為上言：皇王之道，而推本其所以然，上曰：朕以為皇王之道，非有迹，但庶事適治，道則近之矣。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也。齊賢自負有致君之術，每敷奏多不直致，日南至，朝羣臣，會齊賢被酒，上曰：卿為大臣，何以率下，乃罷守本官，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為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上言：自清遠軍陷沒，青岡砦燒棄，靈武一郡

榜隔勢孤。今其蕃部大族首領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暗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以恩信。而又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自然傾心朝廷。今靈武軍民不翅六七萬。皆陷在危亡之地。使繼遷來春發兵攻圍。則靈州孤城必難固守。萬一失陷。賊勢益增。臣所以乞封潘羅支爲六谷王。而厚以金帛者。正恐繼遷旦暮用兵。斷彼賣馬之路。故也。苟朝廷信使。得達潘羅支。則泥埋等族。西南遠蕃。不難招集。西南稟命。而後緣邊之勢張。則鄜延環慶之淺蕃。原渭振戎之熟戶。自然歸化。然後使之與對替甲兵。及駐泊軍馬。互爲聲援。則萬山聞之。必不敢於靈州河西頓兵矣。萬山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九

既退。則賀蘭蕃部亦稍稍叛。繼遷矣。又言靈州斗絕一隅。爲今之計。若能增益精兵。以合西邊屯駐對替之兵。從以原渭鎮戎之師。率山西熟戶。從東界而入。嚴約師期。兩路交進。取靈州軍民置砦於蕭關。武延川險要。去處以僑寓之。如此。則蕃漢之兵。乘時以爲進退。而成功不難也。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收判永興軍。時薛居正子惟吉妻柴氏無子。早寡。盡畜其貨產及書籍。欲改適齊賢。惟吉子安上訴其事。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西京。景德二年。改吏部尚書。上疏言曰。臣在先朝。常憂靈夏兩鎮終爲繼遷并吞。當時臣下皆以繼遷只是懷戀父祖故地。別無他心。故先

中與以銀州廉察以滿其意。是後攻劫不已。直至降麟府州界八部族蕃酋。又脅制賀蘭山下帳族言事者。猶謂封獎未厚。請陛下賜以銀夏土壤。寵以節旄。自此茲威愈滋。屢斷靈州糧路。復擾緣邊城池。數年之間。靈州始爲吞噬。臣初受經略之命。思得一兩處強大蕃族。俾與繼遷爲敵。以蠻夷攻蠻夷。遂請以六谷名目封潘羅支。其時近臣所見不同。今繼遷雖爲潘羅支射殺。其子德明依前攻劫。臣慮德明乘大駕東幸。去攻六谷。則瓜沙甘肅。于闐諸處。漸爲控制矣。況潘羅支已亡。斷鐸督又非其敵。望乞早委大臣經制其事。是年從東封還。復拜右僕射。三年出判河陽。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十

從祀汾陰。還進左僕射。五年代還。請老。以司空致仕。入辭便坐。方拜而仆。上命二子扶掖升殿。益坐茵爲三。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七年夏薨。年七十二。謚文定。齊賢資儀豐碩。議論慷慨。有大略。喜提獎寒雋。四踐兩府。九居八座。以三公就第。康寧福壽。時罕其比。初爲布衣時。僦孤貧落魄。有羣盜攻劫。聚飲逆旅。居人惶恐。竄匿。齊賢獨徑前揖之曰。賤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酌而飲。取狔肩爪分爲數段。啗之。勢若狼虎。羣盜相視愕眙。歎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

當念吾曹競以金帛相遺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奇士

向敏中有才有守

向敏中開封人初知廣州是州兼掌市舶多貨物敏中至荆南預市藥物以往故以清謹聞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名臣也朕將用之乃並用爲樞密直學士會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日侃監無爲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爲未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觀其名不敢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箚中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賞激遂決意登用未幾

拜同知樞密院事自郎中至是僅百餘日時西北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敏中明辨有才略遇事敏速凡二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眞宗咸平初拜參知政事四年以本官同平章事因故相薛居正孫安上不肖事累及罷知永興軍俄遷京兆是冬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使安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難有告禁卒欲倚讎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命讎入先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旣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時舊相出鎮

不以軍事爲意冠準雖有重名所至終日遊宴或以所愛伶人付與富室張齊賢側儻任情獲刼盜或至縱遣所至尤不治帝聞之稱敏中曰大臣出臨四方惟敏中盡心民事於是復拜同平章事進右僕射卒年七十二敏中姿表環碩有儀矩豈弟多智居大任三十年爲人主優禮故雖衰疾終不得謝在西京時有僧暮過村求寄宿主人不許於是權寄宿主人門外車廂夜有盜自牆上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自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人家亡其婦人及財明日必執我因亡去忽墮臂井則婦人已爲盜所殺先在井中矣明日主人搜訪得之執詣縣僧自誣服誘與俱亡

藏書

名臣

卷十四

十

恐爲人所得因殺之投井中暮夜不覺失足亦墜賊在井傍不知何人取去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賊不獲致疑乃引僧固問得其實對敏中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姬聞自府中來問曰僧之獄何如吏給之曰昨已笞死矣姬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此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姬曰言之無傷矣婦人者乃村中少年某甲所殺也指示其舍吏就舍中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其賊僧乃得出

蘇頌

蘇頌字子容泉州南安人也父紳葬潤州丹陽因徙居之第進士知江寧縣調南京留守推官畱守歐陽修曰子容

處事精審一經閱覽則修不復省矣時杜衍老居雅陽見頌深器之遂以平生所施設出處語頌皇祐五年同知太常禮院遷知頤州通判趙至忠本邊徼降者所至與太守競頌待之以禮至忠感泣曰身雖夷人然見義則服平生誠服者唯公與韓魏公耳英宗卽位召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頌請以獲盜多寡爲縣令殿最法以謂巡檢縣尉但能捕盜而不能使人不爲盜能使人不爲盜者縣令也且民罹剽劫之害而長官不任其責可乎遷度支判官送契丹使宿恩州驛舍火左右請出避火頌不許州兵欲入救火頌亦不許但令防卒撲滅之初火時郡中洶洶謂使者有變救兵亦欲因而生事頌不動而止久之擢知制誥知審刑院大臣薦秀州判官李定召見擢太子中允除監察御史裏行朱敏求知制誥封還詞頭復下頌當制頌奏祖宗朝天下初定故有起孤遠而登顯要者真宗以來雖有幽人異行亦不至超越資品今定不由銓考擢授朝列不緣御史薦寔憲臺雖朝廷急於用才度越常格然墮紊法制所益者少所損者大臣未敢具草次至呂大臨亦徑封還於是並落知制誥歸工部郎中班天下謂爲三舍人云歲餘知應天府呂惠卿語人曰子容吾鄉里先進苟一詣我執政可得也頌聞之笑而不應凡更三赦大臨

還侍從頌纔授秘書監知通進銀臺司吳越饑還知杭州一日出遇百餘人哀訴於道曰某等皆以轉運司責逋市易緡錢故夜囚晝繫苦無所償頌曰吾釋汝使營生期以歲月償足可乎卒如期而償足一日宴客有美堂偶聞將兵欲爲亂頌密使捕渠領十輩荷校赴獄迨夕會散坐客不知也使契丹日遇冬至其國曆後來曆一日北人間孰爲是頌曰曆家筭術小異遲速不同如亥時節氣交猶是今夕若踰數刻則屬子爲明日矣或先或後各從其曆可也使還以奏神宗嘉之神宗因問彼處山川人情向背頌對曰彼講和日久頗竊中國典章禮義以維持其政上下相安未有離貳元豐初權知開封府又召判尚書吏部兼詳定官制因陛對神宗謂頌曰欲修一書非卿不可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禮幣儀式皆無所考卿若修之何時當就頌對曰須一二年及書成帝讀序引喜曰正類序卦之文賜名魯衛信錄焉帝又問宗子主祭承重之義頌對曰古者貴賤不同禮諸侯大夫世有爵祿故有大宗小宗主祭承重之別喪服從而異制爰也匹士庶人亦何預焉今五服救嫡孫爲祖父斬衰三年生而情禮則一歟而喪服獨異恐非先王制禮之意世俗但知三年之喪爲承重豈知爲承大宗之重也哉元祐初拜吏部尚書兼侍

讀五年擢尚書左丞嘗行樞密事七年拜右僕射兼中書門下侍郎領爲相務在奉行故事使百官守法遵職量能授任深戒疆場之臣邀功生事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致仕方頌執政時見哲宗年幼每大臣奏事但取決於宣仁后哲宗有言或無對者惟頌奏宣仁后必再稟哲宗有宣諭必告諸臣俯伏而聽及貶元祐故臣御史周秩并劾頌哲宗曰頌知君臣之義無輕議此老徽宗立進太子太保爵累趙郡公建中靖國元年夏至自草遺表明年卒年八十二頌器局闊遠自書契以來經史九流百家之說至於圖緯律呂星官算法山經本草無所不通尤明典故喜爲人言憂憂不絕朝廷有所制作必就而正焉

范純仁前醜後得

范純仁中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父仲淹門下多賢士如胡瑗孫復石介李觀之徒純仁皆與從遊仲淹沒始出仕知襄城縣襄城民不蠶織純仁勸使植桑有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故後人呼爲著作林焉治平中召爲殿中侍御史以議濮王典禮不合通判安州歷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純仁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修糧儲粗備神宗愕然純仁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畱意邊功拜同知

諫院加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尋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安石以富國彊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空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答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毋輕去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純仁凡所上章疏神宗悉不付外純仁知之盡錄申中書安石見而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徙慶州過關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卿隨父既久邊事必熟純仁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臣時尚幼陛下若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臣不敢辭若開拓使

范純仁

名臣

卷十四

十一

攘願別謀帥臣也遂行秦中饑純仁擅發常平粟以賑之僚屬咸請待奏報而後發純仁曰報至無及矣果有詔遣使案視民謹曰公實活我我安忍累公晝夜輪納常平追使者至已無所負矣會邠寧間有叢冢使者乃發冢籍骸上之上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骸也純仁言建中守法申請以待詔旨故不免有殍歿者既已坐罪罷去矣今緣按臣而復及建中是一罪而再刑也因丐罷提舉西京畱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純仁及司馬光相約爲真率會洛中以爲勝事哲宗立復知慶州召爲天章閣待制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

寧元豐法度純仁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熱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已出謀自已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純仁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便郡既而中止純仁請置往咎而恤其私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純仁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已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一無所問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及確新州命下純仁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宏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確卒貶新州大防奏確黨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陳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今蔡確之事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論純仁黨確純仁亦力求罷政出知河南府召還復

拜右僕射宣仁后崩哲宗親政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純仁奏曰太皇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監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哉蘇轍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不敢仰視純仁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此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呵叱奴僕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轍竟落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先帝本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當時何故畏避不言今却有是言耶哲宗既召章惇爲相純仁堅請去知賴昌府徙陳州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之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所親見也疏奏忤惇意詆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居三年徽宗卽位卽日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

今虛相位以待純仁懇乞歸養疾不得已乃許之疾革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其略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卒年七十五謚曰忠宣初罷相伊川見而責之曰曩者某事相公何爲不言純仁謝罪如是數事純仁皆謝他日伊川見劄子一篋凡責純仁所不言者皆已先言之矣弟純粹在關陝純仁與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關力中國與外邦校勝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不武也其慎邊事如此

卓吾頂門一針

呂好問

呂好問字舜徒希哲子也以蔭補官崇寧初治黨事好問以元祐子弟坐廢靖康元年以薦召爲左司諫權御史中丞時金人既退大臣不復顧慮武備益弛好問言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及邊警急大臣不知所出仍遣使講解金人佯許而攻掠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不出好問言彼名和而實攻朝廷不謀進兵遣將何也請亟集滄滑邢相之戍以遏奔衝而列勤王之師于畿邑以衛京城疏上不省金人陷真定攻

中山上下震駭廷臣狐疑相顧循以和議爲辭好問率臺屬劾大臣畏懦誤國出好問知袁州欽宗憫其忠下遷吏部侍郎既而金人薄都城欽宗思好問言進兵部尚書都城失守召好問入禁中軍民數萬斧左掖門求見天子好問從帝御樓諭遣之衛士長蔣宣帥其徒數百欲邀乘輿犯圍而出左右奔竄獨好問與孫傳梅執禮侍宣抗聲曰國事至此皆宰相信任姦臣不用直言所致傳呵之宣以語侵傳好問曉之曰若屬忘家族欲冒重圍衛上以出誠爲忠義然乘輿將駕必甲乘無闕而後動詎可輕邪宣乃服麾其徒使退欽宗再至金營好問寔從及欽宗被留乃

遣好問還慰拊都城已而金人立張邦昌以好問爲事務官邦昌入居都省好問曰相公真欲立邪抑姑塞敵意而徐爲之圖邪又曰相公知中國人情所向乎特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能保如今日乎大元帥在外元祐皇太后在內此殆天意盡亟還政轉禍爲福且省中非人臣所處宜寓直殿廬毋令衛士夾陛敵所遺袍帶非戎人在旁弛勿服車駕未還所下文書不當稱聖旨及金人謀以五千騎取康王好問又密遣人以書白王言大王之兵度能擊則邀擊之不然則空遠避且言大王若不自立恐有不當立而立者既又語邦昌曰天命人心皆歸大元帥相公先

遣人推戴則功無在相公右者若撫機不發他人聲義致討悔可追邪於是邦昌謀遣謝克家奉傳國寶往大元帥府須金人退乃發金人將還議留兵以衛邦昌好問曰南北異宜恐北兵不習風土必不相安金人曰留一勃董統之可也好問曰勃董貴人有如觸發致疾則負罪益深乃不復留兵金人既行好問趣遣使詣大元帥府勸請進元祐太后垂簾邦昌易服歸太宰位太后自延福宮入聽政高宗卽位太后遣好問奉手書詣行在所李綱以羣臣在園城中不能執節欲悉按其罪好問曰王業艱難政空含垢絕以峻法懼者衆矣侍御史王賓論好問嘗汗偽命不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可以立新朝高宗曰邦昌僭號之初好問募人賁帛書具道京內外之事金人甫退又遣人勸進考其心跡非他人比好問自慙力求去且言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潔身實不爲難徒以世被國恩所以受賢者之責疏入除資政殿學士知宣州提舉洞霄宮以恩封東萊郡侯避地卒于桂州子本中孫祖謙祖倫皆以學行著名李生曰李綱當此時不思多方博訪者德以佐時艱乃一好問不肯容留怪哉好問跨父越祖不用真可惜真可惜

葉適永嘉人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授平江節度推官召

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言二陵之讐未報故疆之半未復云云帝讀未竟感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光宗嗣位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方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歎私畏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殆不可久既而帝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言語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請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葉適

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中外使臣下妄生議論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執喪軍士籍籍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預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許立嘉王爲皇太子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走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臣庸可坐視蔡乃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府省關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其意以告必勝適得之卽亟白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闢禮以內禪議奏太后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宴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汝愚既相侂冑恃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汝愚不從適歎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寧宗召入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適因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

藏書 各臣

卷十四

二十三

蓋欲改弱以就疆矣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然後修實政行實德弱卽可變而爲強也今欲改弱就強而遽爲問罪興師之舉爲至大至重之事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宜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則不免於至險至危而已矣除權工部侍郎侂冑欲籍其草詔以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將皆敗侂冑懼以丘岳爲江淮宣撫使除適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乞并節度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乃募市

并悍少年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采石將徐緡統以往夜過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敢進黎明追我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人乃解和州圍還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將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遂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還進兼江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不自保適遂於虛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

藏書 各臣

卷十四

二十四

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三大堡既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奉祠凡十三年而卒卒年七十四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始侂冑欲開兵端以適曾有大讐未復之言附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

而後發且力辭草詔議者乃咎其不極力諫止侂冑以致用兵何其輕於論人也禿翁曰此儒者乃無半點頭巾氣勝李綱范純仁遠矣真用得真用得

崔與之 用得

崔與之廣州人與之少卓犖有奇節遊太學舉進士廣之士繇太學舉進士自與之始遷知新城歲適大歉有強發民廩者與之令執其首折手足以徇金遷于汴授與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荅曰彼方得勢而我與之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已盡輪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能久駐况東海漣水已為我有山東歸順之徒已為我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為區處山東諸酋若為措置望別選通才以任和議既而金人深入無功和議亦寢乃召入為秘書少監與之力辭召命而還未幾成都帥董居諒為叛卒所逐蜀大擾與之以選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盡護西蜀之師與之開誠布公兼用吳蜀之士拊循將士人心悅服先是安丙嘗納夏人之請會師攻秦鞏而夏人卒不至遂有阜郊之敗踰年夏人復攻金遣百騎入鳳州遂守將求援與之使都統李冲告之曰通問當遣介持書不當遣兵徑入若邊民或有相傷則失兩國之好矣

藏書 各目

卷十四

五

藏書 各目

卷十四

五

宜急歛兵退屯夏人遂不敢言初蜀盛時四戎司馬萬伍千有奇開禧後安丙裁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禁給細茶增馬價總司之給料不足者亦移檄增給之又乞移大帥於興元雖不果行而凡關外林木厚加封植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領皆極邊號天陰因厚間探者賞以故動息悉知邊防益密初至府庫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與之已棄官還廣矣端平初召為吏部尚書數以御筆起皆力辭金亡朝廷議取三京與之聞之頓足浩歎帝注想彌切又拜與之參知政事右丞相又力辭乃訪以政事之罷行人才之用舍與之力疾奏曰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或謂世數將衰則人才凋謝此殆不然惟陛下收攬大權歸之獨斷獨斷以兼聽為先倘不兼聽而斷其勢必至於偏聽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與之控疏至十三章嘉熙三年乃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官薨年八十二

劉秉忠 傳

劉秉忠瑞州人也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邢州秉忠生而風骨秀異年十七為邢臺節度使府令史居

常鬱鬱不樂。嘆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爲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卽棄去，隱武安山中。事天寧、虛照禪師爲僧。後遊雲中，留居南堂寺。世祖在潛邸，海雲禪師被召過雲中，邀秉忠與俱行。旣入見，應對稱旨，遂留潛邸。中統元年，世祖卽位，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改舊服。至元元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奏言：秉忠久侍藩邸，積有歲年，參帷幄之密謀，定社稷之大計。今聖明御極，萬物維新，而秉忠猶仍其野服散號，深爲未便。帝覽奏，卽日拜光祿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詔以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妻之。至元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山，因築精舍以居。秋八月，秉忠無疾端坐而化。時年五十九。帝謂羣臣曰：秉忠侍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來，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不得而知也。

李禿翁曰：秉忠履歷與李泌同。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二疆主名臣

商君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爲中庶子。痤病，魏惠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公孫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爲相者，我言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乎？卒不去。公叔旣歿，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

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刻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計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爲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

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爲私闖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藉明尊卑爵秩等殺。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闖。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爲築冀闕宮。廷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公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

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

藏書

名臣

卷十五

四

毛遂李同

秦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得十九人無以滿二十人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

藏書

名臣

卷十五

五

矣毛遂曰三年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比至楚平原君與楚合從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為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

餉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飲血而定從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歆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趙曰勝不敢復相士矣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萬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矣遂以遂爲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歿

卓吾子曰余又安得李同而友之哉嗚呼邯鄲之故主灰飛咸陽之宮闕烟滅久矣而李同至今猶在世也傳舍吏

子之壽乃余長父耶故讀史至李同戰歿遂爲三嘆

韓非申不害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歸本於黃老非爲人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之於功實之上以爲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其書嘆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主欲并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之非已歿矣申不害者京人也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用爲相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申子

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

周勃

周勃沛人勃爲人木樛敦厚高帝以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椎朴少文如此高帝崩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置太尉官以勃爲太尉十年高后崩呂祿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平朱虛侯章共誅諸呂以爲少帝及濟川淮陽恒山王皆非惠帝子呂太后以計詐名他人子令孝惠子之立以爲後用彊呂氏今已滅諸呂少帝卽長用事吾屬無類矣不如視諸侯賢者立之遂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文帝卽位

藏書 名臣 卷十五

八

以勃爲右丞相賜金五千斤邑萬戶居十餘月乃謝請歸相印歲餘每河東守尉行縣至絳絳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今家人持兵以見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爲證公主者孝文帝女也勃太子勝之尚之初勃之益封盡以子薄昭及繫急薄昭爲言薄太后太后亦以爲無反事文帝朝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于是使使持節赦勃復爵邑勃旣出曰吾嘗將百萬軍安知獄吏之貴也勃復就國孝文十一年薨

鼂錯

鼂錯潁川人也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錯爲人峭直刻深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齊有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受之太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詔以爲太子舍人門大夫遷博士錯因上書言人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於是拜錯爲太子家令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是時匈奴彊數寇邊上發兵禦之錯上言兵事文帝乃賜錯璽書寵答曰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

藏書 名臣 卷十五

九

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文帝十五年策問賢良文學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唯錯爲高第繇是遷中大夫錯又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盡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卽位以錯爲內史錯數請間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堦中門東出不便錯乃穿門南出鑿廟堦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爲奏請誅錯錯聞

卽請問爲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鑒廟垣爲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塽中垣丞相謝罷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固誤丞相於是遂發病次錯以此愈貴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則其支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議莫敢難獨實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錯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謹譚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上初卽位公爲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爲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歿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爲名上與錯議

藏書 名臣 卷十五

十一

出軍事會實嬰言爰益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上問盜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吳王卽山鑄錢煮海爲鹽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豈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益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而爲誑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益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益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益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益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錯擅適

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爲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願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拜益爲太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劾奏錯曰吳王反適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可以予吳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錯給載

藏書 名臣 卷十五

十一

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歿謁者僕射鄧公爲校尉擊吳楚爲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聞鼂錯歿吳楚罷不鄧公曰吳爲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爲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拊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爲諸侯報仇臣竊爲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爲城陽中尉鄧公成固人也多奇計

李生曰鼂錯區區欲圖袁盎自速反噬無足怪也然而漢

景之愚亦太甚矣。若錯但可謂之不善謀身。不可謂之不
善謀國也。鼂賈同時人。皆以賈生通達國體。今觀賈生之
策其迂遠不通者。猶十而一二。豈如鼂之鑿鑿可行者哉。
故立魏相諸賢多從鼂賈以致中興也。然言鼂則賈繼之
矣。餘無能出賈之右者也。又曰。斬韓信則生入信罪斬鼂
錯則生入錯罪。刑官假借以誑一時。史臣又久假以誑萬
世。誣哉。冤乎。孰肯盡心於所事也。

郅都

郅都河東大陽人也。以郎事文帝。景帝時爲中郎將。敢直
言。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鴛卒入廁。上

藏書

各臣

卷十五

十三

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
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邪。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
何。上還。薨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上亦賜金百斤。由
此重郅都。濟南瞞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於是。景帝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滅瞞氏首惡。餘皆股栗。居
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
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嘗稱曰。已背
親而出身。固當奉職。必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遷爲中尉。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
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
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魏其侯使人間于臨江王。臨江王
既得爲書謝上。因自殺。實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
歸家。景帝乃使使即拜都爲鴈門太守。便道之官。得以便
宦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歿不近鴈
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令騎射。莫能中。其見憚如此。匈
奴患之。實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
實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遂斬郅都。

張騫

張騫漢中人也。建元中爲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
王。以其頭爲飲器。月氏遜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
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騫以
郎應募。使月氏。與堂邑氏奴甘父俱出隴西。徑匈奴。匈奴
得之。傳詣單于。單于留騫十餘歲。子妻有子。然騫持漢節
不失。居匈奴西。騫因其屬亡鄉月氏。西走數十日。至大
宛。大宛聞漢之饒財。欲通不得。見騫喜。問欲何之。騫曰。爲
漢使月氏。而爲匈奴所閉道。今亡。唯王使人道送我。誠得
至反漢。漢之賂遺王財物。不可勝言。大宛以爲然。遣騫。爲
發譯道。抵康居。康居傳致大月氏。大月氏王已爲胡所殺。
立其夫人爲王。既臣大夏而君之地。肥饒少寇。志安樂。又

藏書

各臣

卷十五

十三

自以遠漢殊無報胡之心。騫從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留歲餘，還並南山，欲從羌中歸復，爲匈奴所得。留歲餘，單于歎國內亂，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俱亡歸漢。拜騫大中大夫，堂邑父爲奉使君，騫爲人強，力寬大，信人，蠻夷愛之。堂邑父胡人，善射，窮急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唯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且爲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印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爲匈奴所得，從蜀空徑又無寇，天子旣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爲然，乃令因蜀鍵爲發間使，數道並出，出駝山，出徙叩，出燹，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乃復事西南夷。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不乏，封爲

博望侯。是歲元朔六年也。後二年，騫爲衛尉，與李廣俱出右北平擊匈奴，而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是歲驃騎將軍破匈奴西邊，殺數萬人，至祁連山，其秋渾邪王率衆降漢，而金城河西並南山至鹽澤，空無匈奴。匈奴時有侯者，到而希矣。後二年，漢又擊走單于於幕北，天子於是數問騫大夏之屬。騫旣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聞烏孫王號昆莫，父難兜靡，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難兜靡，奪其地，人民亡走匈奴。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翎侯抱亡致草中，爲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爲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以其父民衆與昆莫昆莫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西走，復徙大夏地。昆莫略其衆，因留居，會單于，不肯復朝事匈奴。匈奴擊之不勝，益以爲神。今單于新困於漢，而昆莫地空，蠻夷戀故地，又貪漢物，誠以此時厚賂烏孫，招以東居故地，漢遣公主爲夫人，結昆弟，其勢空聽，則是斷匈奴右臂也。旣連烏孫，自其西大夏之屬，皆可招來而爲外臣。天子以爲然，拜騫爲中郎將，將三百人，馬各二匹，牛羊以萬數，齎金幣帛，直數千鉅萬，多持節副使，道可便遣之。旁國旣至烏孫，致賜諭旨，未能得其決，騫卽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烏孫，發譯道送騫與烏孫使數十人。

馬數十匹報謝。因令窺漢知其廣大，還拜為大行。歲餘卒，後歲餘其所遣副使通大夏之屬者，皆頗與其人俱來。於是西北國始通於漢矣。然騫鑿空諸後使往者，皆稱博望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由是信之。其後烏孫竟與漢結婚。騫孫猛字子游，有俊才。元帝時為光祿大夫，使匈奴給事中，為石顯所譖自殺。

李生曰：張騫持漢節入匈奴十三年而不失，與蘇武何異？同時百十人皆沒，獨騫與堂邑父兩人在耳。身所經歷者，大夏、大宛、烏孫、康居諸國，不下萬餘里，所至戎狄皆愛而信之。以故兩度得脫，無困迫憂則其才力固有過人者。予固略其節而愛其才，益信漢武之能得士也。

雋不疑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治春秋為郡文學。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屣起迎，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濱，聞暴公子威名，舊矣。今乃

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末終天祿，勝之知不疑非庸人，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側聽不疑莫不驚駭。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昭帝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旄，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長安中吏民

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各聲重於朝廷。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

名方遂居湖有故太子舍人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以得富貴即詐自稱詣闕

龔遂

龔遂字少卿山南平陽人也以明經爲官至昌邑郎中令事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爲人忠厚剛毅有大節內諫爭於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蹇蹇亡已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郎中令善媿人王父與驕奴宰人游戲飲食賞賜亡度遂入見王涕泣膝行左右侍御皆出涕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願賜清閒竭愚王辟左右遂極諫王會昭帝崩昌邑王賀嗣立王卽位二十七日卒以淫亂廢昌邑羣臣坐陷王於惡不道皆誅死唯遂與中尉王陽以數諫爭得減死髡爲城旦宣帝卽位父之渤海左右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禽制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爲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內輕焉謂遂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欲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海濱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更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刑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答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

藏書

各臣

卷十五

十八

藏書

各臣

卷十五

十九

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贈遣乘傳至渤海界郡聞新太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鉏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單車獨行至府郡中翕然盜賊亦皆罷渤海又多劫略相隨聞遂教令卽時解散棄其兵弩而持鉏鉏盜賊於是悉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假貧民選用良吏尉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趣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數年上遣使者徵遂議曹王生願從功曹以爲王生素嗜酒亡節度不可使遂不忍逆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止願有所白遂還問其故王生日天子卽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空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旣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說其有讓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前曰臣非知此乃臣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年老不任公卿拜爲水衡都尉議曹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云

傅介子

傅介子北地人也。以從軍爲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至。王苟不教匈奴。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爲不言。王謝服。言匈奴使屬過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

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士刺王者皆補侍郎。

鄭吉 卒伍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爲郎。吉爲人彊執習外國事。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犂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旣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乃下詔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王尊 牧羊兒獄小吏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初元中。舉直言。遷虢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

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詎管我尊聞之，遣使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遺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華雍，過號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策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強扶弱，宜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敕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趨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闕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丞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灰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強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宐，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郡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

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郯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傳相連坐，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大傳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願但負貴安能勇？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援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尊竟坐免爲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興權。

薛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周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慙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穀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

藏書

卷十五

二十

二十

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倨慢嫚上不宥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曰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除民反農業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斂張禁酒趙放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殄有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欲傷害尊建畫爲此議以復私怨臣等竊痛傷尊脩身潔已砥節首公而一旦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公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尊以京師廢亂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旣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書奏

藏書

卷十五

二十五

二十五

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爲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正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衡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爲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

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更弱不勝任免

董宣

董宣字少平陳留圉人也初為司徒侯霸所辟舉高第累遷北海相到官以大姓公孫丹為五官掾丹新造居宅卜工以為當有死者乃令其子殺道上行人置屍舍內以塞咎宣聞知即收丹父子殺之丹宗族親黨三十餘人操兵詣府稱冤叫號宣以丹前附王莽慮其交通海賊乃悉收繫劇獄使門下書佐水丘岑盡殺之宣坐徵詣廷尉及當出刑官屬具饌相送宣厲色大言曰董宣生平未嘗食人之食況赴死乎升車去時同刑九人次應及宣光武馳使賜騎特原宣刑仍還獄使者詰宣宣具以狀對曰水丘岑受臣意罪不由岑願殺臣活岑有詔放出宣左轉懷令并赦岑罪勿案後江夏有劇賊以宣為江夏太守宣到界移書賊首夏喜等曰朝廷以太守能禽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策喜等懼即時降散後以他事坐免又特徵為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遂格殺奴主還官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臣不須笞請

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黄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豪彊莫不震慄京師號為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在縣五年年七十四卒於官詔遣使者臨視唯見布被覆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敝車一乘帝傷之曰董宣廉潔死乃知之

藏書 卷十五

二十七

藏書名臣傳卷十五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二疆主名臣

張東之

張東之、襄陽人、中進士第、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授鳳閣舍人、時年七十餘、以忤旨出、爲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兵五百戍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歿、東之論其弊曰、臣按姚州、古哀牢國、光武末、始請內屬、置永昌郡、統之、賦其鹽布、甌巂以利中土、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諸葛亮收其產入以益軍、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貢不入、

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國、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臣竊爲陛下惜之、昔漢歷博南、涉蘭滄、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苦、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滄、爲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爲蠻夷所驅役也、漢復其利、人且怨歌、今減耗國儲、費調日廣、可徒使陛下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母幼子、哀號望祭於千里之外乎、疏奏、不納、俄爲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資歷、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不足與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雖老宰相材也、后卽召

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人、仁傑曰、臣嘗薦張東之、未用也、后曰、選之矣、曰、臣薦宰相、非司馬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郎、後姚崇爲靈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爲相者、崇曰、張東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既老、惟亟用之、於是遂卽日召見、拜同平章事、進鳳閣侍郎、及誅二張、東之首發大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封漢陽郡公、不半歲、以漢陽郡王、加特進、罷政事、東之既罷、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刺史、至州、持下以法、雖親舊、必深文致法、無所貸、會漢水漲、蓄城郭、東之因壘爲隄、以遏湍怒、闔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以三思事貶、又流隴州、憂憤卒、年八十二

李吉甫

官生

李吉甫、趙郡人、父御史大夫李栖筠也、吉甫以蔭補官、貞元初、爲太常博士、李泌實參深器之、陸贄疑其有黨、出爲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也、宰相故起吉甫爲忠州刺史、吉甫至州、益厚贄、坐是不徙者六歲、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制誥、俄入翰林爲學士、遷中書舍人、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趣果、闕以攻渝合、吉甫以爲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運、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洪、斬鄂、强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虛、則賊勢必分

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闕志矣。帝從之。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吉甫又建言諸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旬軍國大事，以實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之。元和二年，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平章事。吉甫連蹇外遷十餘年，常病方鎮強恣，至是爲帝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爲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爲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殺冒，吉甫始簿其員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京師貴人。吉甫曰：「錡庸材而所畜乃亡命羣盜，非有關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制削李錡官爵及屬籍，以淮南節度使王鐔統諸道兵爲招討處置使，討之。詔下，錡衆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爲相歲餘，凡易三十六鎮，殿最分明。是時吉甫撰元和國計簿，上之，總計天下方鎮州府縣戶稅實數，比天寶戶稅四分減三，天下兵仰給縣官者八十二萬餘人，比天寶三分增一，大率二戶資一兵，其水旱所傷，非時調發，不在此數。欲以感悟朝廷，會寶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吉甫固乞免，因薦裴垍自代，乃以爲淮南節度使，居三歲，奏蠲通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萬頃，漕渠痺下，不能居水，又築隄關以防不

藏書 名臣 卷十六

三

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六年，裴垍病免，復以前官召吉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乃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稟者無慮萬員，願詔有司博議，乃詔參閱蠲減凡省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一日上御延英殿，問時政。記時吉甫監修國史，先對曰：「是宰相記天子事，以授史官之實錄也。古者右史記言，今起居舍人是左史記事，今起居郎是永徽中宰相姚璩監修國史，慮造膝之言或不下聞，因請隨奏對而記于仗下，以授史官，今時政記是也。姚璩修之于長壽，及璩罷而事寢賈耽齊抗修之于貞元，及耽抗罷而事廢，然則關時政記者不虛美不隱惡，謂之良史也。先是六胡州在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及元濟擅立，吉甫謀與帝合，吉甫又請自往招元濟，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免之。會暴疾卒。」

藏書 名臣 卷十六

四

吉甫畏慎奉法顧大體雖其不悅者亦無所傷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如此命微而新之卒年五十七

杜黃裳

杜黃裳萬年人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冊事李懷光與監軍謀矯詔誅大將等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于時諸將狼駭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所惡十期不遷貞元末拜太子賓客遷太常卿擢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西川節度使韋臯節度副使劉闢自爲留

載書

名臣

卷十六

五

後表求節鉞憲宗元和元年劉闢旣得旌節志益驕求兼領三川上不許闢遂發兵圍東川節度使李康於梓州上欲討闢而重於用兵公卿議者亦以爲蜀險固難取黃裳獨曰闢狂慙書生取之如拾芥耳臣知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願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時宿將名臣素重者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詔用崇文皆大驚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中蜀平羣臣入賀憲宗目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言陛下空鑒貞元之弊整法度股損諸侯由是平夏翦齊

滅蔡復兩河以機乘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皆黃裳啓之也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卒年七十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居相位不久未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初韓全義入朝以其甥楊惠琳知夏綏留後黃裳以全義出征無功驕蹇不遜直令致仕以右驍衛將軍李演爲夏綏節度使惠琳勒兵拒之詔河東天德軍合擊惠琳傳首京師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未敢失禮有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一乘直千緡使者于宅門候伺累日未敢送適有緣與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繼縷使者聞知是相公夫人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載書

名臣

卷十六

六

冠準 附高瓊

冠準字平仲華州人也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士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準不可雍熙二年廢太子楚王元佐太子殘忍不守法帝怒會冠準通判鄆州得召見謂曰試與朕決一事東官所爲不法欲廢之則宮中有甲兵恐因而招亂準曰此易耳請某月日令東官於某處攝行禮令左右侍從皆從陛下搜其官中果有不法事廢太子一黃門力也太宗從其策及東官出果得劍服挑筋摘舌等器遂廢之權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

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
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淳化二年春大旱太宗
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
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太宗怒起入禁中頃之獨召準
問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有詔二府準乃言曰頃
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
弟盜主守財千萬止杖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太宗乃責
汚拜準樞密副使改同知院事後與知院張遜數爭事帝
怒謫遜準亦罷知青州帝顧準厚既行念之明年召拜參
知政事時太宗在位久馮拯等上疏乞立儲貳帝怒斥之
藏書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直於帝前帝益不悅因歎曰
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準知鄧州真宗咸平六年遷
三司使真宗久欲相準患其剛直景德元年以畢士安參
知政事踰月並命同平章事是時契丹內寇縱游騎掠深
祁間小不利輒引去準曰是狃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
據要害以備之是冬契丹果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
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
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今
候駕起帝難之亦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
去矣請毋還而行乃議親征召羣臣議方略既而聞契丹
圍瀛州直犯貝魏中外震駭參知政事王欽若請幸金陵
陳堯叟請幸成都帝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曰誰為陛下
畫此策者可誅也今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賊
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
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遠地遂請帝幸澶州及
至南城契丹兵方盛衆請駐蹕以規軍勢準固請曰陛下
不過河則人心危敵氣不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超
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陳以扼其
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陛下何疑而不進乎衆議
皆懼準力爭之不決出遇高瓊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

以報國否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從人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爲然盡試問瓊等瓊卽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空起駕瓊卽麾衛士進轡帝遂渡河御北城門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歡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帝盡以軍事委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喜悅敵數千騎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半乃引去上還行宮留準居城上徐使人視準準方與楊億飲博謔歌懽呼相持十餘日會契丹統軍撻覽爲威虎軍張頭瓊牀子弩所中歟乃請盟準不從欲邀使稱臣并獻幽州地時有譖準欲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乃不敢言真宗遣曹利用往議歲幣曰百萬以下皆可許也準召至幄語曰雖有敕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果以三十萬成約而還河北罷兵宋免遷國準之力也初真宗語準曰虜騎未退天雄軍截在賊後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奈何準曰古人有言智將不如福將臣觀叅政王欽若福祿未艾空可守準卽時進促出敕召欽若諭以上意授敕俾行欽若茫然自失準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叅政爲國柄臣當體此意驛騎已集仍放朝辭便空就途遠酌大白飲之命之曰上馬杯欽若飲訖拜別準荅拜曰叅政勉之回日卽爲同列也故準自澶淵還欽若深嫉之會朝準先退帝目送準欽若

因進曰陛下敬寇準謂其有社稷功邪帝曰然欽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爲恥而謂準有社稷功何也夫城下之盟春秋恥之澶淵之舉是城下之盟也何恥如之欽若又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聲所有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帝頗準寢衰出華知天雄軍北使過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京兆都監朱能獻天書託神言國家休咎欲倚準重望以實其事準從上之天禧元年復召準入同平章事準請問言曰太子人望所屬願陛下傳以神器丁謂佞人也不可以輔少主上然之準乃屬楊億草表請太子監國億夜屏左右至自起剪燭跋中外無知者旣而準被酒漏泄謂懼力譖準罷準爲太子太傅以丁謂平章事曹利用加同平章事上雖擢二人而待寇準猶如故謂等懼乃共謀發朱能所獻天書妖妄事捕能誅之降準太常卿知相州朝士與準親厚者皆斥楊億尤善準準敗丁謂召億億懼面無人色謂素重億徐曰謂當改官煩公爲一好詞億乃安謂不欲準居內郡復徙準道州司馬自準罷相繼以三紉皆非上意歲餘上忽問左右曰吾目中久不見寇準何也左右莫敢對乾興元年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丁謂惡準必欲置之死遣中使齋

救就賜以錦囊貯劍揭馬前至道州準方與客宴衆惶恐不知所爲準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乃授以敕準卽從錄事參軍借絲衫著之短纓至膝拜敕于廷升階復宴至暮乃罷及赴貶所更獻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準恍然曰吾少時嘗爲詩曰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重人生得喪豈偶然邪丁謂出準門下事準甚謹嘗會食中書羹汚準鬚謂起徐拂之準笑曰參政國之大臣乃爲官長拂鬚邪謂大慚處士魏野嘗贈準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宅起樓臺及是北使至賜宴兩府北使歷視坐中問譯者曰誰是無宅起樓臺相

藏書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藏書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卷十六

歸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準喜劇飲每宴賓客闔扉脫驂在鄧州爲花蠟燭名著天下雖寢室亦然燭達旦厠溷間燭淚成堆少年時愛飛鷹走狗母不勝怒舉秤錘投之足流血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痕輒哭歸葬西京道出荆南公安縣人皆祭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衆因爲立廟歲時享祭準無子葬後贈萊國公高瓊家世燕人事太宗真宗官至太尉曾孫女爲宣仁皇后事英宗上在澶淵南城瓊請幸河北曰陛下不過河百姓如喪考妣馮拯呵之曰高瓊何得無禮瓊曰君以文章爲大臣今虜騎充斥無禮如此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邪上乃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輦未進瓊以所執槌築輦夫背曰何不亟行已至此尚何疑上乃命進輦瓊執御轡曰此處好喚宰相吟兩首詩也

王曾

王曾字孝先益都人由鄉貢試禮部廷對皆第一通判濟州代遷召試學士院宰相寇準奇之特試政事堂授秘書省著作郎遷翰林學士參知政事時宮觀皆以輔臣爲使王欽若方挾符端傳會帝意又欲陰排異已者曾當使會靈觀因以推欽若故忤帝意出知應天府王旦語人曰王

君介然他日德望勲業甚大昨讓會靈觀使頗拂上旨而進對詳雅詞直氣和了無所懼且王君始被進用已能若是我自循任政事幾二十年每進對上意稍忤即蹙蹙不能自容以是知其偉度矣徙知天雄軍復叅知政事真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錢惟演時爲樞密交通官掖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官不能立中官非倚皇儲之重則人心亦不附后加恩太子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白后兩官由是益親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冲年太后臨朝斯已國家否運稱權猶足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先欲亂之邪遂不敢去仁宗立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蔡邕獨斷所述東漢故事太后坐右帝坐左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畫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先是寇準貶雷州李迪貶衡州曾疑太重丁謂熟視曾曰居停主人恐亦未免爾蓋指曾嘗以第舍假準也曾蹴然懼遂不復爭入內押班雷允恭管勾山陵大行事判司天監邢中和謂允恭言今山陵上百步法宐子孫恐下有石若水耳允恭曰第

移就上穴我入見太后言之允恭方貴橫衆莫敢違卽改穿上穴既而果有石石盡水出允恭坐擅移皇堂杖允恭初下獄曾欲因山陵事并去謂一日語同列曰曾無子將以弟之子爲後明日朝退當畱白曾因獨對具言謂包藏禍心故令允恭擅移皇堂於絕地太后大驚乃責謂爲太子少保分司西京故事宰相罷免皆降制時行欲亟止召當直舍人草詞仍以謂罪狀布告中外始謂命宋綬草綬雖從謂指然有改易及謂貶綬猶當制卽草詞曰無將之戒舊典甚明不道之辜常刑罔赦朝論快焉時真宗初崩內外洶洶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拜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靈觀使王欽若卒乃以曾爲玉清昭應宮使始太后受冊將御大安殿曾固執以爲不可及長寧節上壽止供張便殿太后左右姻家稍通請謁曾又多裁抑以故太后益不悅會玉清昭應宮災乃出曾知青州復徙知天雄軍契丹使者往還欲車徒而後過無敢諱者人樂其政爲畫像而生祠之景祐元年入爲樞密使明年拜右僕射封沂國公寶元元年冬大星墜其寢左右驚告曾曰後一月當知之如期而薨曾資質端厚眉目如畫朝廷進止皆有常處平居寡言笑人莫敢干以私少與楊億同在侍從億

喜談謔。凡僚友無不狎侮。至與言。則曰。余不敢奉戲也。卒年六十一。仁宗爲篆其碑曰。旌賢之碑。改其鄉曰旌賢鄉。大臣賜碑額自曾始。

李生曰。王孝先人品甚高。事業亦偉。以今觀之。俱無足論者。余獨喜其能以計去丁謂也。以丁之神奸位元宰。交結方深。一旦去之。如縛雞然。卒展轉不得。可謂有用之學術矣。去凶人定國家。安善類。幾不密。則失身城狐社鼠禍蔓延。必重悞國。自古所難也。予謂公卽此是學矣。使以公之才而知如是之爲學。則當皇帝幼冲之年。女主垂簾之初。丁謂去而社稷安危之寄。獨存于我。胡爲乎裁抑劉氏。使不得一行其意。便以爲輔相之能也。其後呂相繼之。卒安劉氏而成仁宗四十年恭儉之績。公豈未知之邪。奈何復入而復攻。呂之短。又不得容其身於明良之朝也。耶。史臣無識。於公之去丁也。旣明丁非其罪矣。又重爲公諱曰。獨衆論稱快云。夫丁苟當去。不必他罪。去丁果當。不必稱快。知此則可爲天子大臣矣。噫。公雖不得爲大臣也。獨不可以爲重臣歟。

富弼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初母韓有娠。夢旌旗鶴鴈降其庭。云有天赦已而生弼。少篤學。舉茂材異等。除鹽鐵判官。史館

藏書

卷十六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修撰奉使契丹。會契丹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先是西兵久不決。六符以中國爲怯。且厭兵。教其主聚兵幽薊。聲言欲入寇。及是先以書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莫敢行。夷簡薦弼。弼入對。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爲動色。先以爲接伴。英等入境。中使迎勞之。英託疾不拜。弼曰。昔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今中使至而君不拜。何也。英矍然起拜。弼開懷與語。英感悅。遂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弼。弼具以聞。進弼樞密直學士。辭不拜。曰。國家有急。義不憚勞。奈何賂以官爵。遂爲使報聘。既至。六符來館客。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爲。羣臣請舉兵而南。吾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朝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士卒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必勝乎。就使獲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

者久之弼又曰塞馬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知其詳然所欲得者祖宗故地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世宗復取關南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六符曰吾主恥受金幣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朕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耳朕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假此爲詞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又言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陳必不可狀且言北朝既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獵罷六符曰吾主聞公榮辱之言意甚感悟弼歸復命於是呂夷簡傳帝旨令弼草答契丹書并誓書弼奏於誓書內創增三事弼因請錄副以行弼自念所增三事皆與契丹前約萬一書詞異同則虜必疑乃密啟副封果如所料弼疾馳還京見上曰執政固爲此欲致臣于死臣死不足惜奈國事何上急召呂夷簡等問之夷簡曰此誤爾當改正弼語益侵夷簡遂易書既至契丹主曰須於誓書中加一獻字弼曰南朝爲兄豈有兄獻于弟乎曰改爲納字如何弼曰亦不可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於二字何有

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南北故不憚更成何名爲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當以曲直爲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契丹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弼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當時贈遺或稱獻納其後頡利爲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弼聲色俱厲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弼歸奏曰二字臣以爲拒之彼氣折矣可勿許也朝廷竟用納字時契丹實固惜盟好特爲虛聲以動中國中國方因西兵相臣持之堅許與過厚虜既歲得金帛五十萬兩因勒碑紀功擢劉六符極漢官之貴是歲復以弼爲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悲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計元昊未暇與角其敢取實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之愈力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弼言契丹既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誥納上前而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遠故也弼乃受命帝銳以太平責成宰相輔數下詔督弼與范仲淹等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上當世之急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爲本欲漸易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四

年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帝疑二邊同謀弼曰兵出無名契丹不爲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今契丹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城威塞以備之宋兒屢寇威塞契丹疑元昊使之故爲是役耳二邊卒無事出知鄆州移青州河朔大水民流就食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缺寄居者皆賦以祿使卽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煖慰籍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流民擅取歟者爲大塚葬之目曰叢塚明年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歸募爲兵者萬計帝聞之遣使褒勞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悉爲疾疫及相踴籍或待哺數日不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至和二年召拜同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與學士歐陽修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若今日人情如此哉嘉祐六年三月以母憂去任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遭喪皆起復帝虛位五起之弼謂此金革變禮不可施於平世英宗立召爲樞密使居二年以足疾求解判楊州熙寧元年徙判汝州詔入覲神宗御內東門小殿令其子掖以進坐語

從容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主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又問邊事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明年召拜左僕射同平章事時有爲帝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而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此必奸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以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王安石用事雅不與弼合弼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上神宗將許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弼薦文彥博神宗默然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判河南改亳州青苗法出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治郡願歸洛養疾遂請老加拜司空致仕弼雖家居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帝雖不盡用而眷禮不衰嘗因安石有所建明卻之曰富弼手疏稱老臣無所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求其敬之如此先時慶曆三年夷簡罷相夏竦爲樞密使復奪之而以與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石介時爲國子直講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略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大姦指竦也介之師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夏竦因與其黨目衍仲淹及修爲黨人修又作朋

黨論上之竦因介嘗奏記於弼責以行伊周之事乃使女
奴習介書改伊周爲伊霍又僞爲石介撰廢立詔飛語聞
上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於是弼使河北仲淹使河
東介亦求外補歸家待次病卒夏竦銜介甚且欲傾弼會
徐州孔直溫謀叛搜其家得介書竦因言介實不反弼陰
使入契丹謀起兵爲內應耳事下知州杜衍會官屬議之
泰寧節掌書記龔鼎臣獨曰介平生直諒寧有是耶願以
合族保其死衍竦然採懷中奏藁示之曰老夫既保介矣
君年少見義必爲安可量哉七年竦又讒介說虜不從更
爲弼往登萊結金坑凶惡數萬人欲作亂請發棺驗視朝
廷復詔監司體量奉符提刑呂居簡曰今破塚發棺而介
實死則將奈何且喪葬非一家所能辦也若人人召問之
苟無異說卽令結罪保證亦可應詔矣中使曰善還奏上
意果釋史評曰黨論之始倡蔡襄賢不肖之詩激之也黨
論之再作石介一夢一契之詩激之也其後諸賢相繼斥
逐又歐陽邪正之論激之也弼爲樞密相時怪韓琦不關
報撤簾事有魏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之語歐陽修爲參
政首議追尊濮王弼曰歐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
忘仁宗累主上欺韓公爾自此與修琦絕後弼致政居洛
每歲生日琦必遣使致書幣弼初不答書而琦之禮終不

廢琦與修之薨也弼皆不祭弼云元豐六年八月有大星
隕於所居還政堂下空中如甲馬聲弼登天光臺焚香再
拜知其將終也時年八十贈太尉謚文忠

沈括

沈括字存中錢塘人以父任爲沐陽主簿縣依沐水乃職
方氏所書浸曰沂沐者故跡漫爲汗澤括新其二坊疏水
爲百渠九堰以播節原委得上田七千頃擢進士第後遷
太常丞同修起居注時大籍民車又市易司患蜀鹽不禁
欲盡入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括侍帝側帝顧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曰
車戰之利見於歷世然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
旋利於捷速今之民間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故世謂
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事之日耳帝喜曰人言無及此者
遂問蜀鹽事對曰一切實私井而運解鹽使一出於官售
誠善然忠萬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不可猝絕也勢須列
候加警臣恐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權知制
誥時賦近畿戶出馬備邊括言北地多馬而人習騎戰猶
中國之工強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強所不能何以取勝謂
室以射遠入堅爲法遼蕭禧來理河東黃嵬地留館不肯
辭曰必得請而後反帝遣括往聘詣樞密院閱故牘得頃

歲所議疆地書指古長城爲境今虜爭蓋三十里遠表論之帝喜曰大臣殊不究本末幾誤國事命以畫圖示禮禮議始屈還拜翰林學士權三司使嘗白事丞相府吳充問曰自免役令下民詆訾者今未衰也是果於民何如括曰以爲不便者特士夫與邑居之人習於復除者爾無足惜也獨微戶本無力役而亦使出錢則爲可念若悉弛之使一無所預則善矣充然其說表行之蔡確論括乖刺陰害司農法出知宣州改延州至鎮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以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唯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以副總管神諤西討拔銀有功加龍圖閣學士朝廷出宿衛之師來成賞賚至再而不及鎮兵括以爲衛兵雖重而無歲不戰者鎮兵也今不均若是且召亂乃藏勅書矯制賜緡錢數萬驛聞詔報之曰此右府頒行之失非卿察事機必擾軍政自是事不暇請者皆得專之諤師次五原值大雪糧餉不繼殿直劉歸仁率衆南奔士卒三萬人皆潰入塞居民怖駭括出東郊餞河東歸帥得奔者數千問曰副都總管遣汝歸取糧王者爲何人曰在後卽諭令各歸屯未旬日潰卒盡還括出按兵歸仁至括曰汝歸取糧何以不持軍符因斬以徇括博學

善文於天文方志律曆音樂醫藥卜算皆有論著又紀平日與賓客言爲筆談多載朝廷故實者舊出處傳於世

李綱附神師道

李綱無錫人宣和七年金人攻汴徽宗震恐乃擢吳玠爲門下侍郎傳位太子而自稱道君除綱兵部侍郎靖康元年金兵渡河道君皇帝東幸時綱侍對延和殿聞宰臣議欲奉鑾輿出狩綱進曰聞宰臣欲奉陛下出狩果爾宗社危矣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上默然太宰白時中曰都城不可守也綱諍曰天下城池有如都城者乎若能激勵將士與之共守何不可之有上顧綱曰誰可將綱曰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臣請效死乃除綱右丞宰臣猶以去計勸上有旨復命綱畱守而以李稅副綱綱復爲上力陳所以不可去者且言唐明皇時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今陛下初卽大位四方之兵不日雲集虜騎必不能久畱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等畱守何益上意頗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官國公已行矣上色變降御榻泣曰卿毋畱朕朕將親往陝西起兵以復都城綱亦泣俯伏上前不肯起會燕越二王亦以固守爲言上意稍定因顧綱曰卿畱朕治兵禦寇專在卿矣綱惶恐受命

與李悅同出治兵。越五日，綱自尚書省趨朝，道路紛紛復傳言欲南狩矣。綱惶懼無策，因厲聲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社稷乎？願扈從巡幸乎？皆呼曰：願死守。綱因拉殿帥王從濤等入見，曰：陛下昨已許留，今復戒行，何也？且六軍之情已變，彼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萬一中道散歸，其誰與我？況虜騎已逼平，上悟綱因謂宰相曰：上意已定，敢有異議者，斬。因出傳旨，宣示禁衛，皆拜伏呼萬歲。復入勸上御樓，以見將士固守之議。始決是日，以綱為親征行營使，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兵備禦。賊渡濠以雲梯攻城，綱命班直乘城射之。綱時坐酸棗門下，有自門上擲下

藏書 綱目 卷十六

三十五

人頭至六七者，皆云斬獲姦細及驗認，即皆漢人首級。綱於是捕獲數人，斬以徇軍。是日賊攻陳橋，封丘等門而酸棗門尤急。上遣中使勞問城上，歡呼自卯至申，殺賊數千人。賊乃退，幹離不因遣使請和，乘夜欲入城。綱傳令敢輒開門者斬，竟候明而入，使人出書欲得大臣赴軍前定議。時宰臣莫敢出，辭綱乃請行。上曰：卿方治兵，不可。卿性剛，李悅奉使可矣。綱曰：今虜氣方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不和。然得和則中國之勢安，不然禍患未已。臣懼李悅柔懦誤國事也，因為上具道，所以不可割地及過許金幣之說。李悅至金果犀命，須犒師金五百萬，銀五十萬，綰綵各百

萬，馳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王為伯父，又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而以親王宰相為質。乃詐悅唯唯不能措一辭而返。金人相視而笑曰：此婦人爾。悅至，呈金人所須事，曰：大臣震恐，欲如其數。綱引前議力爭，以謂犒師金幣雖竭，天下不足以充其數。太原河間中山國家屏蔽，號為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割之何以立國？為今計，莫若擇使與之熟議，宿留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入重地，勢不能久，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以重兵衛出之，其和可久也。諸大臣方謂都城破在旦夕，肝腦且塗地，尚何有於三鎮？上為羣議所惑，凡爭論兩時，無一人助綱言者。綱自度力不能勝，因再拜求去。上慰諭曰：不須如此。卿第出治兵耳。綱因出至城北壁，復回而誓書已行，所求悉皆與之矣。宰臣哀聚金銀，自乘輿服御宗廟供具，六官官府器皿，以至臣庶之家，不能充數。於是欲盡括在京官吏軍民銀兩，立限輸官。不輸者，斬。都城大擾，限既滿，亦不能足。賴四方勤王之師，漸至，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擊破金兵於鄭州門外。於是金人始懼，遊騎不敢旁出，而京城以南之民稍安。已而靖難軍節度使种師道承宣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路兵至，綱奏曰：金精兵不過三萬，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已二十餘萬，彼以孤軍入重地，正猶虎豹自投陷穽，當以

藏書 綱目 卷十六

三十五

計取之扼河津絕糧道禁抄掠以重兵臨賊營堅壁勿與戰俟其芻糧乏人馬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後三鎮縱其歸半渡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上深以為然期以二月六日舉事而姚平仲謂大功可自有之先期於二月一日夜率步騎萬人往劫金寨欲生擒所謂幹離不者既為虜所覺即遁去上震恐遽詔不許進兵而幹離不亦遣使來詰用兵違誓之故宰相李邦彥謂使人曰用兵者李綱姚平仲之謀非朝廷意也余議欲縛綱以與金而金使反以為不可遂罷綱而以蔡懋代之种師道亦罷宣撫時有太學生陳東及書生千餘人詣闕上書明綱及師道不當罷職書名臣卷十六 二十六

軍民聞之不期而集者數十萬人上乃召綱及師道入對復綱尚書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方蔡懋代綱時金人近城令不得施放有引砲及牀子弩者皆杖之將士憤怒及綱至施放自便中賊者賞城上爭發霹靂砲擊賊賊薄城射却之京師不逞之徒乘機殺傷內侍取其金帛而以所藏器甲弓劍納官請功綱命集守禦使司以次納訖凡二十餘人各言名姓皆斬之并斬殺傷部隊將者二十餘人及盜納襖一領者強取婦人絹一匹者妄斫傷平民者皆即斬以徇故外有強敵月餘日而城中竊盜無有也然金人自平仲劫寨及封丘門接戰之後頗有懼意既得三

鎮及肅王為質即不俟金幣數足遂辭去綱奏上曰澶淵之役雖與盟而退猶遣重兵護送蓋恐其無忌肆行擄掠故也今空遣道大兵護之出境上以為然即日分遣將士以兵十萬數道並進已而澤州奏金粘罕兵已次高平朝廷震懼恐其復渡河而南宰臣咎綱綱曰幹離不之師既退自當遣兵護送粘罕雖來聞既和亦當自罷必無復渡河之理又太行懸車之險已遣統制官郝懷將兵二萬屯河陽控扼險道矣決無他慮也而宰臣獨密啟上於是悉追還諸將之兵綱聞之復力爭雖復得旨再進與金人相及於濟沁河然將士知朝廷議論不一不復有邊擊之意職書名臣卷十六 二十六

矣於是金人復旁出抄掠深祁恩冀間而粘罕之兵聞已和果退如綱言未幾綱往南都迎道君皇帝既還入國門見上奏曰金人退師交割三鎮三鎮官吏軍民不肯陷沒虜廷欲為朝廷堅守臣恐秋高馬肥虜必再至以責前約空及今飭武備脩邊防以待之於是為上條具八事其一謂唐之藩鎮所以拱衛京師故雖屢有變故卒賴其力為今之計莫若以太原真定中山河間建為藩鎮擇帥付之許之世襲以捍金人又滄州與營平相直隔黃河下流及小海其勢易以侵犯空分濱隸德博建橫海軍一道如諸鎮之制上俾宰臣共議而其間所論異同綱力爭之不能

得大抵自賊馬既退道君還宮之後朝廷恬然遂以為無事防邊禦寇之策皆置不問執政又密白上以綱得都城軍民之心於是綱惶懼乞骸骨會种師道以病告歸乃以綱為宣撫使代師道綱再拜力辭自陳舊生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上不許即命尚書省出敕綱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致上聽不能無惑者上不聽綱不得已戒行號令將士斬悍將焦安節以徇雷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進次懷州綱以為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人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戰車制度兩竿雙輪前施皮籬槍刃運轉輕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槍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凡造千餘兩日肄習之俟防秋之兵集欲謀大舉而朝廷降旨凡詔書所起之兵皆悉罷減宣撫副使制置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又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綱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論奏不報既而徐處仁吳敏罷相而相唐恪許翰亦罷同知樞密院事而進用聶山陳過庭李四等矣吳敏復責授散官安置涪州綱歎曰事無可為者矣因入表劄力道所以不勝任者於是上命种師道以同知樞密院事巡邊交割宣撫司職事除綱觀文殿學士知揚州綱奏請辭免并上疏具言宣撫司兵若干

防秋兵若干屯駐某處不用朝廷應副銀絹錢若干及御前降到若干除支官兵食錢并犒賞外今皆椿留懷州及在京降賜庫具有籍可考按乞即遣使覈實嗣是果有言綱專主戰議喪師費財者又指綱十罪於是落職官觀費授保靜軍節度副使建昌軍安置又以綱上疏辯論謂退有後言以惑眾聽再謫寧江二年春復舊官領開封府事時金兵再至都城圍急綱聞命即率湖南勤王之師入援五月次繁昌聞都城已破二聖播遷次太平得高宗即位赦書次寶應聞已降麻告廷除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矣次姑熟得御史中丞顏岐遣人投文書開視乃論綱不當為相章奏其大意謂張邦昌金人所喜雖以為三公真王宜更加同平章事增重其禮綱金人所惡雖已命相宜及其未到罷之以為中太一宮使置之閒地前後凡五上皆不降出故岐封以示綱欲綱見之而不敢進也會朝廷遣使趣綱進行進對內殿奏言今日急務莫先於料理河北河東兩路今河北河東雖為金人殘破然河東所失者折代太原澤潞汾晉其餘猶存也河北所失者真定懷衛濟四州其餘中山河間二十餘郡皆為朝廷守然金人善因兵於敵今兩路軍民雖懷忠義使救援之兵不至必且憤怨朝廷金人因得撫而用之矣臣愚以謂莫若於

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置司擇有材略者爲之使宣諭
陛下德意其能保全一州收復一郡者隨其高下以爲節
度防禦團練使如今張所可以招撫河北傅亮可以經制
河東然所嘗論潛善綱頗難之一日遇潛善款語曰今當
艱難之秋負天下重責而四方士大夫號召未有來者前
日議置河北宣撫司獨一張所可用又以狂妄有言得罪
如所之罪孰謂不宐第今日事迫不得不試用之如用以
爲臺諫處要地則不可使之借官爲招撫員必立功以贖
過似無嫌潛善欣然許之乃薦之於上借所通直郎直龍
圖閣充河北招撫使以亮爲河東經制副使而以觀察使
王瓌爲使未半月上忽降手詔欲巡幸東南綱因其劄子
極論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
而有東南漢光武唐肅宗是也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
原而有西北晉元帝是也今者自冬徂春兩河措畫就緒
卽空還駕汴都矣既而上許幸南陽而潛善伯彥又陰勸
之乃遷綱尚書左僕射除潛善右僕射既命兩相則潛善
顯沮張所而罷傅亮綱面身極論且言潛善伯彥始極力
以沮張所又極力以沮傅亮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
得安其職臣每鑒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
善伯彥商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如此乃力請求去翌

日降麻除綱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自綱罷張
所以罪去傅亮以母病辭歸招撫經制二司皆廢車駕遂
東幸兩河郡縣相繼淪陷凡綱規畫軍民之制一切廢罷
金人攻京東西殘毀關輔而中原盜賊遽起矣紹興四年
冬金人及偽齊來攻綱具防禦三策謂偽齊悉兵南下境
內必虛倘出其不意電發震擊擣頰昌以臨畿甸彼必震
懼還救五年詔問攻戰守備之方綱奏言議者謂敵馬既
退當遂用兵爲大舉之計臣竊以爲不然生理未固而欲
浪戰僥倖非致勝之術也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然後能
制服中外以圖事業建康昔號帝王之宅今舊都未復莫
若且於建康駐蹕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
治兵爲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上
下偷安不爲長久之計天步艱難職此之由九年除知潭
州荆湖南路安撫大使綱具奏力辭次年薨年五十八綱
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爲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
用有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宋使至燕山
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爲遠人所畏服如此
种師道少從張載學以廩補知懷德軍夏國使焦彥堅來
欲得故地師道曰如言故地當以漢唐爲正則君家疆土
益蹙矣童貫謀伐燕使師道盡護諸將師道諫曰今日之

舉營如盜入鄰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無乃不可乎貫不聽既次白溝遣使來請曰女真之叛本朝亦南朝之所甚惡也今射一時之利棄百年之好結豺狼之鄰基他日之禍謂為得計可乎救災恤鄰古今通義惟大國圖之貫不能對師道復諫宜許之又不得責為右衛將軍致仕而用劉延慶代師道金人南下復加京畿河北制置使時師道方居南山豹林谷間命即東至洛陽聞幹離不已屯城下或止勿行師道曰吾兵少若遲迴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焉即揭榜沿道言種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徑逼敵營金人懼徙若稍北增壘自衛時師道春秋高天下稱為老种欽宗聞其至喜甚入見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何對曰女真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入境而能善其歸乎帝曰業已講好矣拜檢校少傅同知樞密京畿兩河宣撫使京城自受圍以來諸門盡閉師道請啓西南壁聽民如常出入又請緩給金幣使彼情歸拒而殲諸河執政不可金師退乃罷為中太一官使御史中丞許翰以為不宜解師道兵柄上曰師道老矣及翰見師道於殿門外復上奏謂師道智慮未衰於是加進太尉為河北河東宣撫使屯滑州師道請合關河卒屯滄衛孟滑備金兵再至朝論以大敵甫退不宜勞師示弱格不用既而太原陷又使

巡邊次河陽亟上疏請幸長安以避敵鋒大臣復以為怯復召還既至病不能見遂卒年六十七及京城失守帝拊膺曰不用師道之言故至於此李生曰哀哉庸主之難扶也

趙鼎

趙鼎聞喜人登進士第擢為開封士曹京師失守二帝北行金人議立張邦昌鼎與胡寅張浚逃太學中不書議狀高宗幸建康詔羣臣具條防秋事宜鼎言宜以六官所止為行宮車駕所止為行在使敵莫測巡幸之所上納之遷殿中侍御史御史中丞拜參知政事宰相朱勝非忌鼎除鼎知樞密院川陝宣撫使時人士皆惜其去會邊報沓至鼎朝辭上曰卿其可遠去當遂相卿九月拜尚書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制下朝士相慶時劉豫子麟與金人合兵大入舉朝震恐鼎獨論戰禦之計上曰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鼎喜曰累年退怯敵志益驕今聖斷親征成功可必也於是詔張浚以所部援韓世忠而命劉光世移軍建康且促世忠進兵世忠至楊州大破金人於大儀鎮金人遁去上謂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翕然自效乃朕用卿之力也五年上還臨安以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未幾劉豫

復遣子麟、倪分路入寇。禹移書浚，欲令張俊與楊沂中合兵剿敵。於是俊進一軍至藕塘，與倪戰，大破之。禹又命沂中趨合肥，以援劉光世。光世時已棄廬州，回江北矣。浚以書告禹，禹白上，詔浚有不用命者，聽以軍法從事。光世乃大駭，復進至肥河，與麟戰，破之。麟倪遂拔柵遁去。後浚遣呂祉入奏事，禹見祉所言誇大，每裁抑之。帝謂禹曰：「他日使浚與卿不和者，呂祉也。」浚後因論事，意侵禹，因求去。出知紹興府。七年，浚以王德爲都統，屬璦副之，並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節制。璦與德有宿怨，訴於祉，不得直。執祉以金軍降偽，齊浚乃引咎去位。後召禹入對，拜尚書左僕射。
藏書 名臣 卷十六 三十五

用諷次翁又論其嘗乾沒都督府錢十七萬緡，謫居興化軍。移漳州，又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在潮五年，始杜門謝客，不談時事。然亦晚矣。中丞詹大方誣其賄屬潮守，故放編置人，後移吉陽軍。禹因表謝上曰：「白首何歸，懷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禹此表實禍胎也。檜見之，果恨曰：「此老偏強，猶昔。」禹子汾乞侍行，禹語之曰：「紹聖初，呂微仲謫嶺南，惟一子景山同行。呂顧其子泣曰：『吾老矣，汝何罪？』乃同歎漳鄉耶。不若我先歿，使汝護喪而歸，猶有後也。」微仲大防字，禹在吉陽三年，門人故吏皆不敢通問。惟廣西帥張宗元時饋醪米，檜知之，令本軍月具存亡申報，禹遂不食而歿。先遣人語其子汾曰：「檜必欲殺我，我歿，汝曹無患矣。」自書墓中石，記鄉里及除拜歲月。又書銘旌云：「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時紹興十七年也。天下聞而悲之。明年得旨歸葬，汾護喪歸。葬衢州，守臣章傑知中外士大夫是日皆携酒來會。葬陰遣縣尉翁蒙之以搜私，釀爲名，欲馳往掩取之，以爲奇貨。而不知蒙之固正人也。蒙之急書片紙，走僕自後垣出，密以告汾。令盡焚篋中書，以及弓刀之屬。比官兵至，搜索悉無所得。禹之一家，賴以紓禍。蒙之力也。孝宗卽位，謚忠簡。禹有擬秦表疏雜詩文二百餘篇，號得全集行于世。李生曰：「趙得

全卒不得全何其愚也又曰守臣枉出奇計縣尉自有蒙之人生品格已就豈在官爵崇卑

陳亮 五十五歲始登第

陳亮字同父永康人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論議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嘗著酌古論郡守周葵得之曰他日國士也及葵執政朝士白事必指令揖亮因得交一時豪俊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亮持不可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亮園視錢塘喟然嘆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於西湖也淳熙五年孝宗卽位又十七年矣亮更名同復詣闕上書書奏孝宗赫然震動欲

藏書

名臣

卷十六

三十七

卷十六

三十八

三十九

勝朝堂用種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之左右大臣惡其直言遂有都堂審察之命亮待命十日再詣闕上書帝欲官之亮笑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遂渡江而歸日與邑之狂士飲醉中戲爲大言有欲中亮者以某侍郎何澹澹嘗爲考試官黜亮亮不平語數侵澹澹聞而嘆之卽繳狀以聞事下大理笞掠亮無完膚孝宗知爲亮及奏入取旨帝曰秀才醉後妄言何罪之有劉其牘於地亮遂得免居無何亮家僮殺人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疑事由亮聞於官乃囚亮父於州獄而屬臺官論亮請重下大理時丞相王淮知帝欲生亮而

辛棄疾羅點素高亮才援之尤力復得不亮自以屢遭大獄歸家讀書所學益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於杪忽較禮於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正睥面益背則於諸儒誠有愧焉至於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風雨雷雲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現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亮意蓋指朱熹呂祖謙等云是時熹與亮往復論王霸之辨葉適曰同甫旣脩皇帝王霸之學上下三千餘年考其合散發其秘藏見聖賢之精微常流行於事物儒者失其指故不足以開物成務其說皆今人所未講朱元晦意有不與而不能奪也於時鄉人宴會多末胡椒置羹截中以爲敬同坐者歸而暴殂曰陳上舍使殺我縣令王恬實其事臺官諭監司選酷吏訊問無所得取入大理衆意必死少卿鄭汝諧閱其單辭大異曰此天下奇材也力言於光宗遂得免未幾光宗策進士問以禮樂政刑之要亮以君道師道對時光宗不朝重華官羣臣更進迭諫皆不聽得亮策乃大喜以爲善處父子之間奏名第三御筆擢第一既知爲亮則大喜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僉書建康府判官屬公事未至官一夕卒年五十五亮志存經濟重許可人人見其肺腑雖爲布衣薦士恐弗及家僅中

產嘶人寒士衣食之入不衰卒之後葉適請於朝命補一子官非故典也李卓吾曰終始知公者葉雖與文公游文公不知也乃郡守周葵早歲便知亮異哉堂堂朱夫子反以章句繩亮亮豪目亮悲夫士唯患不能豪耳有能有豪而後真精細出矣不然皆假也

虞允文

虞允文隆州人登進士第金主亮脩汴允文言金必敗盟兵出有五道願詔大臣豫思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使與館伴賓射一發破的衆驚異之允文還奏言淮海衛禦尤急金果使王全高景山來欲得

藏書

名臣

卷十六

三十一

淮南地於是遣成閔爲京湖制置使將禁衛五萬禦襄漢上流允文曰兵來不除道敵爲虛聲以分我兵成其出淮奸謀爾不聽卒遣閔允文復語宰臣陳康伯曰閔軍約程在江池空令到池者駐池到江者駐江若敵兵出上流則京湖之軍捍於前江池之軍援於後若出淮西則池州軍出巢縣江州軍出無爲是一軍而兩用也康伯然其說而閔軍竟屯武昌時金主將兵百萬自渦口渡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州錡亦回楊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是月權又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金悉大軍臨采石朝命成閔代錡李顯忠

代權又命允文趣顯忠交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之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衆曰既有主請死戰允文至江見江北已築高臺對植絳旗繡旗中建黃屋金主亮踞坐其下時金兵號百萬實四十萬馬倍之我軍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軍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行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撫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鱗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歟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救兵始退因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允文乃犒將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船繼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明日敵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戰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旣而敵趨瓜州顯忠至允文語之曰敵犯瓜州京口無備我當往顯忠乃分軍萬六千允文至京口敵屯重兵滁和造三牀儲水深數尺塞瓜州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惟海鱗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

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庚寅亮至瓜州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未幾亮爲其下所殺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嘆謂陳俊卿曰虞允文朕之裴度也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謂官軍進討東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且欲用忠義人守新復州郡官軍退守蜀口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西也允文疏言恢復莫先於陝西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又係於德順之存亡一旦棄之則窺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重前後凡十五疏不報隆興元年入對除兵部尚書湖北江西制置使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五上疏力爭思退竟決和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貶上悔不用允文言陳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遣完顏仲有所議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廷有異論不果五年拜右僕射同平章事兼樞密使多薦知名士如洪范汪應辰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罷公武李燾其尤也詔以范成大爲祈請使爲陵寢故謀報金人欲以三十萬騎奉遷陵寢來歸中外洶洶允文謂金方懲亮決不輕動不過以

虛聲撼我耳敵卒無他會慶節金使烏林荅天錫入見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內諭之曰大駕旣興使人來旦隨班上壽金使慚而退八年允文舉衆克家自代上不聽御史蕭之敏劾允文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以畱之允文力求去授四川宣撫使淳熙元年卒允文姿格偉長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度早以文學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出入將相垂二十年

藏書名臣傳卷十六

虞允文

四十一

富國名臣總論

卓吾曰史遷傳貨殖則羞賤貧書平準則厭功利利固有國者之所諱與然則太公之九府管子之輕重非歟夫有國之用與士庶之用孰大有國者之貧與士庶之貧孰急漢自高帝圍于昌頤高后辱於媼書文景困於中行說堂堂天朝犬戎侮之至妻以公主而納之財猶且不得免也烽火通甘泉邊城晝警入粟塞下募民徙邊積穀屯田殆無虛歲矣武帝固大有爲不世出之主也於此肯但已乎今夫富者力本業出粟帛以給公上貧者作什器出力役以佐國用助征戍是所益於國者大也獨有富商大賈美天子山海陂澤之利以自比於列侯都君而不以佐國家之急果何說乎設使國家無此固無損也夫有之未嘗益則無之自無損此桑弘羊均輸之法所以爲國家大業制四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且其初亦非有意盡奪之也既拜爵以勸之矣又大封賜卜式以誇耀風厲之矣而商賈終不聽也故重征商稅使之無利自止然後縣官自爲之耳又於京師置平準以平物價使之不至騰躍而後賈賤賣貴者無所售其贏利其勢自止不待刑驅而勢禁之也弘羊既有心計又能用人其所用者前有爵賞之勸後有誅罰之威是以銖兩之利盡入朝廷奸吏無所措其

手足不待加賦而國用自足太倉甘泉一歲皆滿邊餘穀賞賜日以鉅萬皆取足大農大農財帛盈溢如故也武帝之雄才如何哉甚矣孝武之未可以輕議也宋之王安石吾不知何如人者乃亦欲效之可乎夫安石不知其才之不能而冒焉遽以天下之重自任議者不以其才之不足以生財而反咎其欲以奪民之財則其所見又在安石下矣夫安石之遇神宗猶夷吾之於齊商君之於秦也言聽而計從之矣然夷吾行之迨二百餘年以至威宣猶享其利商君相秦不過十年能使秦立致富強成帝業者乃安石欲益反損欲強反弱使神宗大有爲之志反成紛更不振之弊胡爲也哉是非生財之罪也知所以生財之罪也嗚呼桑弘羊者不可少也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三富國名臣

李惲

李惲謂文侯曰。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上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大饑。則發大熟之所歛。而糴。故雖遭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而補不足也。行之。魏國。國以富強。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孔僅桑弘羊

漢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宏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美。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錢器。鬻鹽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

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代僅幹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餽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

往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泰山。巡海上。旁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復告緡。他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百焉。

耿壽昌

耿壽昌。宣帝時爲大司農。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空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往年加海

祖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乃出。今壽昌欲近羅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增其價，而糴以利農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

長孫平

長孫平，開皇五年奏立義倉法，令諸州百姓及軍人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熟當社造倉窖貯之。若時或不熟，卽以此谷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

戴閔

戴閔，安陽人性堅正，幹局明彊，善簿最，隋末爲門下錄事，貞觀二年閔奏曰：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曰社倉，終文皇代得免饑饉。宜令王公以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稱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七年卒，房玄齡魏徵與閔善，每至生平故處輒流涕，可以知其人矣。夫房魏知之如晦，亦知之至，遺言請以選舉委閔，閔豈直能明刑善理財已乎。

劉宴 妙人

劉宴，字士安，曹州人，年七歲舉神童，授秘書省正字，實應二年遷吏部尚書平章事，領度支鹽鐵轉運租庸使，坐與中官程元振交通，元振得罪，宴罷爲太子賓客，尋授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轉運租庸鹽鐵使，如故兵戈之後，外艱食，京師米斗至千，官厨無兼時之積，禁軍乏食，畿縣百姓至授穗以供之，宴受命以轉運爲職，凡所經歷盡得其利病之由，然畏爲人牽制，乃以書遺宰相元載，載得書卽以漕事委宴，故宴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太悅，遣衛士以鼓吹迓東渭橋，又馳使勞之曰：卿朕鄴侯也，歲凡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而物不翔貴，至德初第五琦於諸道榷鹽以助軍用，及宴代其任，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所入逾十倍，而人無厭苦，累遷吏部尚書知三銓選事，尚書左僕射，宴所置諸道租庸使皆慎簡臺閣士以充之，時經費不足，停天下攝官獨租庸補署至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于請欲假職仕者，宴皆厚以稟入奉之，而不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利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煩伸諧戲不敢隱，惟宴能行之，他人不能也，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

以贍關中自楊州四旬至都人以爲神至湖嶠荒險去處
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宴悉儲淮楚間買銅易薪歲鑄
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駿足置驛
相望四方貨殖低昂及他利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以
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
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實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
不廢所居修行里粗樸庖陋飲食儉約室無嫖婢然任職
久勢輒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四方名士無不至其有
口舌者率以官爵名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
言宴任數固恩而不知欲以行其志也始楊炎爲吏部侍
郎安爲尚書盛氣不相下宴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
政銜之先是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官人劉清潭
等請立妃爲后且言韓王數有符異時有妄言宴與其謀
者至是炎見帝泣曰黎幹劉宴搖動社稷賴祖宗神靈先
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今幹伏辜而宴猶在職宰相不
能正其罪法當歟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復究
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亦力救解故宴止罷使貶忠州
刺史炎知度準與宴素憾權準爲荆南節度使以相司察
準即奏宴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
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詔中人賜宴歿家屬徙嶺表

坐累者數十人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而已
青節度使李正已表言誅宴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致
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宴歿二十年韓洄元琇裴
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有名於時皆宴所辟用
也陳諫以宴爲管蕭之亞嘗曰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
至德後殘於大兵十耗其九至宴充使戶不足二百萬宴
察州縣災害蠲除賑救不使流離歿亡初州縣取富人督
漕輓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
不堪命皆去爲盜宴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
歛正鹽官法以裨用度宴之意曰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
使之耕耘織紉常歲平歛之荒年蠲救之又時其緩急而
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蠲某物貸某
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蓋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
救災者不使至賑給賑給少則不足以活人活人多則國
用闕國用闕則復重歛矣死賑給多僥倖吏下爲姦彊得
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也是謂二害災沴之
鄉所乏惟糧耳他產固尚在也賤以出之易以雜貨因人
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乏多出菽粟恣之糶
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自然轉相沿逮不待令
驅之矣是謂二勝宴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饑則賤與率

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所謂有功於國者非邪

陳恕

陳恕南昌人遷河北東路管內制置使太宗召諭以農戰之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應募而致若使之持兵禦寇春時仍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入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為三等曰下等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但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為三法行之遷禮部侍郎

藏書

卷十七

七

真宗即位加戶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帝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真宗嘉之咸平五年知貢舉王魯其首也及廷試糊名曾復中甲科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數月病劇表求館職真宗曰卿求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準罷樞密使恕即薦準自代遂以準為三司使恕為集賢殿學士判院事準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為冊及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恕亦不讓一一判與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焉卒年五十九真宗悼惜錄其子執中為太常恕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但不喜釋氏嘗請廢譯

經院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欲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

趙開

趙開安居人登進士第除成都路轉運判官凡元符至宣和所增鹽額列其次第謂之鼠尾帳揭示鄉戶歲時所當輸折料等實數俾人人具曉由是鄉胥不得隱匿竄寄嘗言財利之源當出於一祖宗朝天下財計盡歸三司諸道利源各歸漕計故利害可以參究而無牽掣窒礙之患因指陳權茶買馬五害請依嘉祐故事盡罷權茶權茶未可遽罷亦宜併歸轉運司痛減額以蘇茶戶輕立價以惠茶商如此私販必衰盜賊消弭本錢既常在而息錢自足朝廷是其言擢都大提舉川陝茶馬事使遂大更茶馬之法官買官賣茶並罷給茶引使茶商執引與茶戶自相貿易於是茶引收息至一百七十餘萬緡買馬乃踰二萬匹張浚以知樞密院宜撫川蜀知開善理財即承制以開兼宜撫處置使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開見浚曰蜀之民力盡矣錙銖不可加獨權貨稍存贏餘而貪猾認為已有互相隱匿惟不恤怨詈斷而敢行庶可救一時之急浚乃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又於秦州置錢引務興州鼓鑄銅錢官賣銀絹聽民以錢引或

藏書

卷十七

八

銅錢買之凡民錢當入官者並聽用引折納官支出亦如之民私用引爲市於一千并五百上許從便增高其直惟不得減削法既流通民以爲便初錢引兩料通行纔二百五十萬有奇至是添引至四千一百九十餘萬人亦不厭其多價亦不削宣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浚欲從有司議當以灰開白浚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卽爲真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殺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灰也浚稱善悉如開言時浚倚重寄治兵秦川經營兩河旬犒月賞期得士死力費用不貲盡取辦於開開悉知慮於食貨算無遺策雖支費不可計而贏貲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

九

若有餘然吳玠爲四川宣撫副使數以餉饋不繼訴于朝開乃自劾老德乞去朝廷不許特置四川安撫制置大使命席益爲之開復與席益不合而卒宋室之不疏大抵若此矣

李生曰使吳玠不諧殺曲端不訴趙開則其材豈非大將之選哉然則愛惜人才固將相之急務與

藏書名臣傳卷十七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四諷諫名臣

淳于髡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善謳者寡人未及試亦會先生至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一

彼有之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太史公曰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神化春秋道義故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廷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朝羣臣行誅賞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方威王之八年也楚大發兵加齊王使髡之趙請救齊金百斤車馬十駟髡仰天大笑冠纓

索絕。王曰：先生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田儼有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祝曰：『饑饉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威王乃益齋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行至趙，趙王與精兵一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髡對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奉勸鞠，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父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眇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展烏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薜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卓吾曰：連縱之忽，遽奪之至極，而亂極而悲，極而衰，真今

人懷灰也。況正當威王厭悔時乎。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嘗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梓大夫禮葬之。左石爭之，王曰：有敢以馬諫者，死。優孟聞之，入殿問仰天大哭。王驚怪而問故。優孟對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槨，梗楠豫章爲題，奏發甲卒爲穿，塋，老弱負土，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以墮窆爲梓，銅歷爲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曰：『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卽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待三日而後爲。』

相三日後，優孟復來，謂王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給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吏，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歿而家滅，貪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歿不敢為非，廉吏又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楚莊王謝優孟，召孫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至十世不絕。

優旃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為笑言，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寒。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即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應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願難為，陰室於是二。」

世大笑而止，居無何，二世為趙高所殺，而優旃歸漢。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楊慎曰：「太史公此贊滑稽語，亦滑稽而予獨惜其不能亦滑稽以回漢武之怒也。然則滑稽豈易哉！余為誰，卓吾子。」

左師觸龍

趙孝成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太后盛氣而胥之。入，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間者殊不欲食，乃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后曰：「老婦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

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
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計長久爲子孫相
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王
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
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
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
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
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爲愛
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悉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

藏書

卷十

六

蠟下貫珠

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留水有老人涉留而寒出不能行
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襄王惡之曰田單之施將欲以
取我國乎不早圖之恐後之左右顧無人蠟下有貫珠者
襄王呼而問之曰汝聞吾言乎對曰王不如因之以爲已
善也王嘉單之善下令曰寡人憂民之饑也單取而食之
寡人憂民之寒也單解裘而衣之寡人憂勞百姓而單亦

憂之稱寡人之意單有是善而王善之善單之善亦王之
善已王曰善乃賜單牛酒嘉嘆其行後數日貫珠者復見
王曰王至朝日空召田單而揖之于廷口勞之乃布令求
百姓之饑寒者收穀之因使人聽于閭里聞丈夫之相與
語曰田單之愛人嗟乃王之教也

敬新磨

後唐莊宗獵于中牟踐蹂民田中牟令當馬而諫莊宗大
怒令叱去斬之伶人敬新磨者率諸伶走追其令擒至馬
前數而讓之曰汝爲縣令獨不聞天子好田獵乎奈何縱
民稼穡以供歲賦何不且饑餓汝民空此田地以待天子
馳逐也汝罪當死亟請行刑諸伶復共唱和於是莊宗大
笑赦之

藏書

卷十

七

李卓吾曰伶人敬新磨與髡與朔何異使亞子略加之意
能使亞子不復縱長夜之飲也烹阿而封卽墨直反覆手
耳然則善引君者曷嘗有一定之途轍哉俗儒之不可以
事君斷斷乎其可知矣髡之語孟子曰無賢者也有則髡
必識之孟雖好辯欲以求勝孰知其不能得也哉

附錄

晏子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歿。臣請爲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歿。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國人之罪。又當歿。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歿。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師曠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求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魏敬

秦王稱帝。魏王將往賀。魏敬謂魏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何也。王曰。甚然。乃輟行。

東方朔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是固當歿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歿。天下聞陛下重鹿賤

人。二當歿。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歿。帝默然赦之。

簡雍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吏於人家索得釀具。欲論罰。簡雍與先主遊。見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先主於是大笑而止。

諸葛瑾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威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託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李忠臣

辛京果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果罪當歿。上將從之。李忠臣曰。京果當歿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果諸父兄弟一門俱戰歿。獨京果至今日尚有故臣。以爲久當歿。上憫然傷之。左遷京果。

谷那律

高宗出獵。遇雨。問谷那律曰。雨衣若爲不漏。對曰。以瓦爲之。則不漏。上因此不復出獵。

王方慶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

焉敢相近世以此倉唐之對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八 終

藏書名臣傳卷十九

五循良名臣

張釋之 納粟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與兄仲同居以貴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亡所知名釋之曰久宦減仲之產不遂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從釋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從行上登虎園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園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疾凋物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嗇夫喋喋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問釋

之秦之傲具以質言至宮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拜爲中大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厠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耶鄼道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意悽愴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貯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三石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爲廷尉頃之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問蹕匿橋下久以爲行已過既出見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文帝怒下廷尉治廷尉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爲奏當棄市

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庫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開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爲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率見謝景帝不遇也王生者善爲黃老言處士也當召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鞮解顧謂釋之爲我結鞮釋之跪而結之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使結鞮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事景帝歲餘爲淮南相猶尙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犇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文翁 史貢

文翁廬江舒人也少好學通春秋以郡縣吏察舉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

蜀物齋計吏以選博士。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閭閻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藏書 各臣 卷十九

路溫舒 牧羊兒獄小吏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也父爲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吏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初卽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謏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也方今天下賴

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蜀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傷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内之蓋秦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

藏書 各臣 卷十九

五

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李於官溫舒從祖父受歷數天文以爲漢厄三七之間上封事以豫戒成帝時谷永亦言如此及王莽篡位欲章代漢之符著其語焉溫舒子及孫皆至牧守大官循良之報也

兒寬

兒寬千乘人也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

史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善屬文然儒於武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除爲從史之北地視畜數年還至府上畜簿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掾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以白廷尉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即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見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以寬爲奏議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語經學上說之從問尚書一篇擢爲

奏書

卷十九

六

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既治民勸農業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故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聞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繆屬不絕課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下躬發聖德統攝羣元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天地並應符瑞昭明其封泰

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以爲封禪告成合祛於天地神祇祗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其宜而爲之節文唯聖主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不亦可乎上然之乃自行儀采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初梁相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第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大自以爲得御史大夫至洛陽聞見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曰上誠知人

奏書

卷十九

七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昭帝初立大將軍霍光秉政以延年三公子吏材有餘補軍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蠻夷反延年由校尉將南陽士擊益州還爲諫大夫左將軍上官桀父子與蓋主燕王謀爲逆亂假稻田使者燕倉知其謀以告大司農楊敞敞惶懼移病以語延年延年由聞桀等伏辜延年封爲建平侯延年本大將軍霍光吏首發大姦有忠節由是擢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

故吏侯史吳後

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雜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藏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少府徐仁。卽丞相車千秋女壻也。故千秋數爲侯史吳言。恐光不聽。千秋卽召中二千石博士會公車門議問吳法。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明日。千秋封上衆議。光于是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內異言。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朝廷皆恐丞相坐之。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于法深。又丞相素無所守持。而爲好言于下。盡其素行也。至擅召中二千石甚無狀。延年愚以爲丞相久故及先帝用事。非有大故。不可棄也。問者民頗言獄深。吏爲峻詆。今丞相所議。又獄事也。如是以及丞相。恐不合衆心。羣下謹譁。庶人私議。流言四布。延年竊重將軍失此名于天下也。光以廷尉少府。美法輕重。皆論棄市。而不以丞丞相終與相竟。延年論議持平。合和朝廷。皆此類也。見國家承武帝奢侈師旅之後。數爲大將軍光言。年歲比不登。流民未盡還。宜修孝文時政。示以儉約。寬和順天心。說民意。

年歲宜應。光納其言。舉賢良。議罷酒榷鹽鐵。皆自延年發之。吏民上書言便宜有異。輒下。延年平處復奏言。可。官試者至爲縣令。或丞相御史除用。滿歲以狀聞。或抵其罪法。常與兩府及廷尉分章。昭帝崩。昌邑王卽位廢。大將軍光車騎將軍張安世與大臣議所立。時宣帝養于掖廷。號皇曾孫。與延年中子佗相愛善。延年知曾孫德美。勸光安世立焉。宣帝卽位。褒賞大臣。延年以定策安宗廟。益戶二千三百。與始封所食邑凡四千三百戶。延年爲人安和。備于諸事。久典朝政。上任信之。出卽奉駕入。給事中。居九卿位十餘年。賞賜賂遺貲數千萬。霍光薨後。子禹與宗族謀反。誅。上以延年霍氏舊人。欲退之。延年坐免官。削戶二千五。鳳中徵入爲御史大夫。延年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是時四夷和。海內平。延年視事三歲。以老病乞骸骨。天子優之。使光祿大夫持節賜延年黃金百斤。牛酒加致醫藥。延年遂稱病篤。賜安車駟馬。罷就第。後數月薨。謚曰敬侯。子緩嗣。拜爲太常。治諸陵縣。每冬月封具獄。日常去酒省食。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緩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刺史有能名。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欽字子夏。少好經書。而目偏盲。故不好爲吏。

茂陵杜鄴與欽同姓字俱以材能稱京師故衣冠謂欽爲
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見詆乃爲小冠高廣財二寸
由是京師更謂欽爲小冠杜子夏而鄴爲大冠杜子夏云
時帝舅大將軍王鳳以外戚輔政求賢智自助鳳深知欽
能奏請欽爲大將軍軍武庫令職閒無事欽所好也欽爲
人深博有謀國家有大政鳳輒與欽慮之數稱達名士王
駿章安世王延世等救解馮野王王尊胡常之罪過及繼
功臣絕世鎮撫四夷當世善政多出於欽者見鳳專政泰
重亦時戒論管曉之頃因日食京兆尹王章上封事求見
果言鳳專權蔽主宜廢勿用以應天變于是天子感寤召
見章與議欲退鳳鳳甚憂懼欽令鳳上疏謝罪乞骸骨文
指甚哀太后涕泣爲不食上少而親倚鳳亦不忍遽廢鳳
乃復起鳳就位鳳既復視事上令尚書劾奏京兆尹章章
死詔獄章既死衆庶免之以議朝廷欽欲救其過復說鳳
宜因章事舉直言極諫並見即從官展盡其意加于往前
以明示四方使天下咸知主上聖明不以言罪下也若此
則流言消釋疑惑著明鳳曰行其策欽之補過將美皆此
類爾

朱邑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也少時爲舒桐鄉嗇夫廉平不苛

以愛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
吏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大司農丞遷北海
太守以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
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是時張敞爲膠東相與邑書
曰明主游心太古廣延茂士此誠忠臣竭思之時也直倣
遠守劇郡馭於繩墨旬臆約結固亡奇也雖有亦安所施
足下以清明之德寧周稷之業猶饒者甘糟糠穰歲餘梁
肉何則有無之勢異也昔陳平雖賢須魏倩而後進韓信
雖奇賴蕭公而後信故事各達其時之英俊若必伊尹呂
望而後薦之則此人不因足下而進矣邑感敞言貢薦賢

于公于定國

士大夫多得其助者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
鄉黨家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聞惜下詔稱揚曰大司
農邑廉潔守節退食自公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可謂淑
人君子遭離凶災朕甚閔之其賜邑子黃金百斤以奉其
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
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
桐鄉西郭外民果然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至今不
絕

于公于定國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其父于公爲縣獄史郡決曹

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爲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月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少壯奈何其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于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疆斷之咎黨在是乎于是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藏書 各臣 卷十九 主

定國少學法于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曹趙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軍光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起遷定國于是爲光祿大夫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起爲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寃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

爲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爲丞相封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年七十餘薨於家子永嗣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史大夫永少耆酒多過失年三十乃折節修行定國死居喪如禮以孝著聞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寃于孫必有與者至定國爲丞相子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卒如其言云永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成帝方欲相永會薨子恬嗣爲侯

藏書 各臣 卷十九 主

何武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也武兄第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第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其課市耆夫求商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率吏州里聞之皆服焉久之太僕王音舉武賢良方正徵對策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爲虧除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禮經號小戴者也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

曰後進生何知乃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歿武平心決之率得不歿自是後聖懸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武爲刺史二千石有罪應時舉奏其餘賢與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行部必先卽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爲刺史五歲入爲丞相司直丞相薛宣敬重之綏和元年御史大夫孔光左遷武爲御史大夫成帝欲修辟雍通三公官卽改御史

藏書 名臣 卷十九

主

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哀帝初卽位褒賞大臣更以南陽犍之博望鄉爲汜鄉侯國增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之善爲楚內史厚兩龔在沛郡厚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此人顯於世者何侯力也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

卓茂

卓茂字子康南陽人也元帝時茂學長安事博士江生習詩禮及歷算究極師法時稱爲通儒性寬仁恭愛鄉黨故

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初辟丞相府史事孔光光稱爲長者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問之曰子亡馬幾何時矣對曰月餘日矣茂有馬數年心知非是解以與之而自挽車去將去顧而謂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他日馬主別得亡馬乃詣丞相府歸馬其好讓不爭如此後以儒術舉爲侍郎給事黃門遷密令吏民親愛不忍欺詒人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茂辟左右而問之曰亭長無故從汝求乎抑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汝平生自以恩意遺之也人曰吾自往遺之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人曰竊聞賢聖之君使人不畏吏吏不敢取人今我

藏書 名臣 卷十九

主

畏吏是以往遺遺之而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爲敝民矣凡入所以貴於禽獸者以其有仁愛知相敬事也今鄰里長老歲時尚致餽遺况吏與民哉凡人之生羣居雜處故有經紀禮義以相交接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人曰旣如此律何故禁之茂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將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人皆相與嗤笑鄰邑聞者亦鄙其不能河南郡爲更置守宰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之後教乃大行王莽秉政遷京部丞密

人無老幼皆涕泣相隨送數日不絕及葬居攝茂以病免歸鄉里光武卽位下詔褒茂以茂爲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二千戶賜几杖車馬衣一襲絮五百斤復以茂長子戎爲大中大夫次子崇爲中郎給事黃門建武四年茂薨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李生曰偉哉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之語也夫以禮教汝汝必無我怨惡若以律治汝則一門之內小可論大可殺將無所措手足矣奈之何爲民父母者不念也苟一日之間三復斯語安有不與憫惻之念者安有無所措手足之民也然茂爲密令亦必數年之後教乃大行則非久任不遷亦當以不及降調罷軟罷斥矣烏能澤及密黎聲施后世乎

魯恭

魯恭字仲康扶風平陵人也恭年十五與母弟丕俱居太學習魯詩閉戶講誦大爲諸儒所稱恭憐丕小欲先就其名託病不仕郡數禮請終謝不應建初之初丕舉方正恭始爲郡吏太傅趙喜聞恭賢辟之肅宗集諸儒於白虎觀恭以經明獨得召與衆議拜中牟令恭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有訟人許伯等爭田累郡守縣令不能決恭爲平理其曲直皆退而自責亭長從人借牛而不還牛主訟之恭

召亭長勅令歸牛亭長不從恭數日是吾教化不行也急宜解印綬去於是掾史泣涕共留恭亭長慙乃還牛建初七年郡國螟災大傷禾稼犬牙緣界獨不入中牟竟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與恭巡行阡陌

同坐桑下適有雉飛過止其旁旁有童兒肥親謂兒曰何不捕雉兒言雉方將雛肥親於是瞿然而起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也今蟲不犯竟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童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毋益遽還府以狀曰安安卽上書言狀永元九年徵拜議郎遷光祿卿十三年代呂蓋爲司徒以弟丕爲侍中兄弟父子並列朝廷

永初六年卒年八十一

季生曰肥親亦甚可足稱袁安之使矣若是今人便須用一升過山銀

徐有功

徐有功舉明經累補蒲州司法叅軍爲政不忍杖罰人民服其德更相約曰犯徐叅軍杖者衆必共斤之以故訖代不辱一人累遷司刑丞時武后革命改唐爲周畏大臣謀已周興來俊臣丘神勣王弘義等因而創置總監牧院諸獄追捕將相大臣俾相鉤逮掩護送楚掠凝慘吏人爭以周內窮詆爲高而后又輒賂以官賞相告言者無虛日

朝野震恐莫取正言獨有功數犯顏諫諍時博州刺史瑯琊王冲坐逆誅魏州人告顏餘慶豫冲逆謀后令來俊臣鞠治有司建議餘慶更永昌赦令據法當流侍御史魏元忠謂餘慶與冲通書合謀甚明非支黨比宜殊死而籍其家詔可有功駁議曰永昌赦令與應貞同惡魁首者伏誅支黨未發者赦原書曰戮厥渠魁律以造意爲魁首尋赦文已伏誅則魁首無遺矣餘慶赦後被言是謂支黨今以支爲首是以生入死也赦而復罪不如勿赦生而復殺不如勿生竊謂朝廷不當爾后怒問曰何謂魁首有功應聲對曰魁首太師首者元謀也后意色稍解乃遂得免死當是時左右及衛杖在廷陛者數百十人皆縮項噤舌不敢息而有功氣定言詳截然不撓反當人主意大爲當時朝士所恃賴有韓紀孝者曾受徐敬業僞官已先物故推事使顧仲琰請籍其家詔亦已報可有功追議之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卽無斬無斬則法不得相緣所緣之人旣亡則所因之罪自減后詔從之鳳閣侍郎任知古冬官尚書裴行本等七人被誣當死后謂宰相曰古人以殺止殺朕今欲以生止殺就諸公可乎知古等賜再生可乎俊臣獨欲引行本更驗前罪於是有功奏曰俊臣故違陛下再生之賜矣陛下何以示信於天下乎知古等乃俱得免死道州刺

史李仁褒兄弟爲人構誣有功爭之不能得周典奏曰有功故出反囚罪當誅后雖不許猶坐免官俄起有功爲左肅政臺侍御史有功陛辭曰臣聞鹿走山林而命繫庖厨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后固授之天下聞有功復用乃復洒然相慶竇孝謹妻龐氏爲其奴所誣給事中薛季昶鞠獄當麗死罪龐子希城爲母訟冤有功明之季昶劾奏有功黨逆罪當棄市是日有功方視事令史涕泣走告有功笑曰豈獨吾死而諸人常不歟邪安去后召而詰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后默然悅龐以故得減死有功爲獄持平守正執據冤罔嘗與后反覆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有功迴顧言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凡三坐大辟終不挫折將歟晏然后以此益重之所全活者甚衆酷吏爲少衰然疾之如讐矣卒年六十入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遣使甲祭賜物百段授一子官選官之日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會昌中追諡忠正鹿城主簿潘好禮稱有功仁恕過漢于張起居舍人盧若虛論之曰徐公當雷霆之震而能曲全仁恕雖千載未見其比也李公曰果然哉平情待下正直事上剛而能恕尤爲難事張文成爲有功贊曰驪虎

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懼鳳峙鳴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害可謂善名狀矣

房瑄

房瑄河南人也少而好學風流秀整與呂向偕隱陸渾山開元中作封禪書上投宰相張說說奇之奏為校書郎拜監察御史坐訊獄非是貶仍復為縣所至敦上德化興長吏以治最聞玄宗避亂倉卒走蜀瑄馳至普安上謁俄而與韋見素崔渙等奉冊至靈武傳位肅宗具言上皇本意便道當時利病稍索虜情吐辭華暢肅宗為改容謝之瑄既素有重名深為肅宗所傾倚機務一與瑄決時第五琦

藏書 各臣

卷十九

三

以言財利得幸為江淮租庸使瑄對肅宗曰往者楊國忠聚斂產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見德仍復寵琦恐人不服肅宗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瑄不能對北海太守賀蘭進明自河南入朝詔以進明攝御史大夫嶺南節度使進明謝上因言瑄曰陛下待瑄至厚以臣觀之瑄終恐不肖為陛下用肅宗問其故進明日瑄為聖皇制置天下而以永王為江南節度賴王為劍南節度盛王為淮南節度支庶悉領大蕃皇儲反居邊鄙此雖于聖皇似忠於陛下即非忠也瑄益以聖皇諸子但一人得天下即不失恩寵推此而言瑄豈盡誠以事

陛下乎肅宗入其言於是始惡瑄矣會瑄自請平賊乃以瑄持節招討西京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等使瑄用春秋戰法以車二千乘繚營騎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悉解果賊投芻火之人畜俱焚殺率四萬流血丹野殘衆數千不能軍瑄雖自負以天下之重然用兵本非所長其佐李楫劉秩又皆儒生不諳軍旅瑄每叱曰彼曳落河雖多安能當我劉秩因罷為太子少師乾元元年又出為邠州刺史始邠以武將領州故綱紀廢弛瑄至治府為營人人自便政聲流聞寶應二年召拜刑部尚書道病卒贈太尉

藏書 各臣

卷十九

三

宋儒有言曰朔方河北天下勁兵處也肅宗收復兩京全賴朔方士馬力進明險惡悖亂小人奪賴真卿軍權坐視張睢陽圍急而不救其譏何足信而肅宗遽信之悲夫唐末司空圖謂瑄建請諸王為都統節度安祿山聞之大驚蓋當難危之際以親王重藩分布外鎮夾輔王室統繫人心自是長策

武元衡

武元衡字伯蒼祖平一有名於時元衡舉進士擢為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德宗目送之曰真宰相器也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憲宗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聽禮信

任異於他相。浙西李錡求入覲，已而又稱疾。憲宗以問宰相，鄭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矣。而錡不朝，是朝不朝，皆在錡也。陛下初卽位，諸鎮屬耳目，若鎮臣得遂其私，則陛下威令去矣。憲宗然之，遂追錡。錡計窮遂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爲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乃詔以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崇文去成都，盡以其金帛，幕僚伎樂工巧行，蜀幾爲空。元衡到官，緩靖約束，儉已裕民，比及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服。雅性莊重，雖燕于接物，而開府極一時之選。八年，復召還執政，淮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元衡。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悖慢無禮。元衡叱去之，已而元衡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亂奔走。元衡遂被害，批其顱骨以去。還司傳譟盜殺宰相，連聲十餘里，達于朝堂，百官恟懼，不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宰相元衡受害也。帝震悼罷朝，獨坐延英，見大臣哀慟，爲再不食，賴裴度帽璫不脫，極力勸帝用兵。進李光顏、李愬等，李平蔡而擒吳元濟，於是諸鎮始有懼意矣。初，元衡自蜀再入輔政，太白犯上相，歷執法，占者言今之三相皆不利，始輕末重，月餘，李絳足疾免。明年李吉甫暴疾卒，至是元衡竟爲盜所害，詔金吾有

司大索都下，聞有傳言者曰：「無搜賊，搜急必反。」又有投其書於路者曰：「毋急我，若急我，先殺汝。」故吏率不敢搜捕。侍郎許孟容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賊不得當，大爲朝廷羞。於是乃下詔決意捕賊，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以五品官。雖嘗與賊有謀及舍賊，但能自言，卽有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言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王承宗所遣，皆斬之。京師城門從此加兵，仗凡偉狀異服燕趨言者，皆驗訊公卿朝，則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鼓騎翼導，每過里門，搜索傳呼，警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

六才力名臣

李斯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至秦，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胥人者，去其幾也。」成大功者，在因瑕釁而遂忍之。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侯尚眾，周德未衰，故五霸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勝役諸侯，蓋六世矣。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疆，大王之賢，由龜上騷，除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急而不急就，諸侯復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而已。覺秦王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見書，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李用其計謀，二十餘

年竟并天下。尊王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李斯之諫逐客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飭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魏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駛騷，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飭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

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鐃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昭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鐃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趙廣漢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才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聞之先風

告建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盡爲之請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敢近者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先是潁川豪傑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詔笥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爲豪傑大姓子弟所言其後疆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讐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本始中復

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真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爲非二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僵仆無所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舉立具即時伏辜廣漢爲人疆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爲鈎距以得事情鈎距者設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

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廷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耶甚厚送獄勅吏謹遇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旣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

藏書 各臣 卷二十

五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捕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田延年

田延年字子賓延年以材略給事大將軍莫府霍光重之遷爲長史出爲河東太守選拔尹翁歸等以爲爪牙誅鉏豪彊姦邪不敢發以選入爲大司農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淫亂霍將軍憂懼與公卿議廢之莫敢發言延年按劍

廷叱羣臣卽日議決宣帝卽位延年以決疑定策封陽成侯先是茂陵富人焦氏賈氏以數千萬陰積貯炭葦諸下里物昭帝太行時方上事暴起用度未辦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民臣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富人亡財者皆怨出錢求延年罪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載沙便橋下送致方上車直千錢延年上簿詐稱僦直車二千凡九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霍將軍召問延年欲爲道地延年抵曰本出將軍之門蒙此爵位無有是事光曰卽無事當窮竟御史大夫

藏書 各臣 卷二十

六

田廣明謂太僕杜延年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賓之言大事不成今縣官出三千萬自乞之何哉願以愚言白大將軍延年言之大將軍大將軍曰誠然實勇士也當發大議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今病悸謝田大夫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公議之田大夫使人語延年延年曰幸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使衆人指笑我幸徒唾吾背乎卽閉閣獨居齋舍偏袒持刀東西步數日使者召延年詣廷尉聞鼓聲自刎死

黃霸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也霸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

察廉爲河南太守丞霸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足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自武帝末用法深昭帝立幼大將軍霍光秉政大臣爭權上官桀等與燕王謀作亂光既誅之遂遵武帝法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上嚴酷以爲能而霸獨用寬和爲名會宣帝卽位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也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後以他故黜廢又擢爲揚州刺史三歲宣帝下詔曰制詔御史其以賢良高第揚州刺史霸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賜車蓋特高一丈別駕主簿專綆油屏泥於軾前以章有德時上垂意

藏書

治臣

卷二十

七

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詔令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語次尋繹問他陰伏以相參攷嘗欲有所司察擇長年廉吏遣行屬令周密吏出不敢舍郵亭食於道旁烏攫其肉民有欲詣府口言事者適見之霸與語道此後日吏還謁霸霸見迎勞之曰甚苦食於道旁乃爲烏所盜肉吏大驚以霸具知其起居所問毫釐不敢有所隱鰥寡孤獨有死無以葬者鄉部書言霸具爲區處某所大木可以爲棺某亭諸子可以祭吏往皆如言其識事聰明如此吏民不知所出咸稱神

明察人去入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正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耗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秩二千石坐他事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治如其前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皇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數月徵爲太子太傅遷御史大夫五鳳三年代邴

藏書

名臣

卷二十

八

吉爲丞相封建成侯霸材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邴邴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樂陵侯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霸薦高可太尉天子使尚書召問霸太尉官罷久矣丞相兼之所以偃武與文也如國家不虞邊境有事左右之臣皆將帥也夫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亡冤刑邑亡盜賊君之職也將相之官朕之任焉侍中樂陵侯高惟懼近臣朕之所自親君何越職而舉之自是後霸不敢復有所請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爲首爲丞相五歲甘露三年薨諡曰定侯始霸少爲陽夏游徵與善相人者共載出見一婦人相者言此婦人當富貴不然

相書不可用也。霸推問之，乃其鄉里巫家女，霸即娶爲妻，與之終身。

張敞

張敞字子高，本平陽人，父徙茂陵，又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切諫，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復徙爲山陽太守，久之，渤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以爲臣做愚驚，卽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渤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一切比於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寢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

漢書 名臣 卷二十一

九

漢書 名臣 卷二十一

十

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首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問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赭吏坐里閭，閱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爲劇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無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閭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敞使賊捕掾繫辭有所案驗，辭以敞劾奏當免，不肖爲敞。」

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卽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敎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叩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他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卽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旣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簾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敞謙不月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尹翁歸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爲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闕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武者西問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月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從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閭閻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舉廉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

致其罪高至於死，取人必於秋冬，謀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刻許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慄，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持以禮，奸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一

七

斫筮責以員程，不得取飲，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鉞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大將軍霍光秉政，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先是趙廣漢為

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今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於是百姓尊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從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諍，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春秋鄉射，陳鍾鼓管絃，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一

五

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向之。又置正五長，不得含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吏聞者自傷悔，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日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并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

平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奉本諸生
間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率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爲天下最入
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歲餘不月出行縣丞掾數白安
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
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重爲煩擾丞掾皆以
爲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
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
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
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耻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
聽事因入臥傳舍開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爲令丞嗇夫三
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
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
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屬勉以意告鄉部有以
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
尉薦郡中翕然莫不傳相勸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偏二
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紿

召信臣

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以明經甲科爲郎出補穀
陽長舉高第遷上蔡長其治視民如子所居見稱述起爲

零陵太守病歸復徵爲諫大夫遷南陽太守其治如上蔡
信臣爲人勤力有方畧好爲民興利務在富之躬耕勸農
出入阡陌止舍離鄉亭稀有安居時行視郡中水泉開通
溝瀆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
萬頃民得其利蓄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
於田畔以防分爭府縣吏家子弟好游敖不以田作爲事
輒斥罷之其化大行郡中莫不耕稼力田戶口增倍盜賊
獄訟衰止吏民親愛信臣號之曰召父荊州刺史奏信臣
爲百姓興利郡以殷富賜黃金四十斤遷河南太守治行
常爲第一復數增秩賜金竟寧中徵爲少府列於九卿年
老以官卒元始四年詔書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郡
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
奉祠信臣冢而南陽亦爲立祠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終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六才力名臣

薛宣 可法

薛宣字贛君東海鄆人也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琅邪太守趙貢行縣見宣甚說其能從宣歷行屬縣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卽位宣爲中丞執法嚴中外總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貶退稱進白黑分明縣是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入守左馮翊高陵令楊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宣視事請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政節敬宣之效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湛卽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

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或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爲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果邑縣小辟在山中民謹樸易治令鉅鹿尹賞久郡用事吏爲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卽以令奏賞與恭換縣二人視事數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誣也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率功業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自發舉者不欲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歸恩受戒者宣爲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宣聞立受囚家錢宣以讓縣縣案驗獄掾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掾實不知掾以是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及日至休吏賊曹

緣張扶獨不月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縣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緣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爲少府月餘爲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食邑千戶會叩成太后崩喪事倉卒上以過丞相御史遂冊免宣宣子惠亦至二千石始惠爲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不修宣心知惠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宣笑曰吏道以法令爲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材何可學也衆人傳稱以宣言爲然

尹賞

尹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也以郡吏察廉爲樓煩長左馮翊薛宣奏賞能治劇徙爲潁陽令坐殘賊免後以御史舉爲郎令永始元延間上急於政貴戚驕恣紅陽長仲兄弟交通輕俠藏匿亡命而北地大豪浩商等報怨殺義渠長妻子六人往來長安中丞相御史遣掾求逐黨與詔書召捕久之乃得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

者主治喪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條治長安獄穿地方深各數丈致令辟爲郭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伍人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起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効以爲通行飲食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犬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自發取其尸親屬號哭道路皆歔歔長安中歌之曰安所求子死桓東少年場生時諒不謹枯骨後何獎賞所置皆其魁宿或故吏善家子失計隨輕黠願自改者財數十百人皆以賞其罪諒令立功以自贖盡力有効者因親用之爲爪牙追捕甚精甘膏姦惡甚於凡吏賞視事數月盜賊止郡國亡命散走各歸其處不敢闕長安江湖上多盜賊以賞爲江夏太守捕格江賊及所誅吏民甚多坐殘賊免南山羣盜起以賞爲右輔都尉遷執金吾督大姦猾三輔吏民甚畏之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汙坐賊。慎母然。賞四子。皆至郡守。長子立爲京兆尹。皆尙威嚴有治辨名。

朱博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也。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廷。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後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成帝卽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爲長史。咸薦蕭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爲長安令。京師治理。遷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勅告吏民。欲言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冤。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乃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從事。

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爲并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臥。博問其故。對言惶恐。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乃敢起。就職。博奮髯抵几曰。觀齊見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教置之。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郡中大驚。頃之門下掾霸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人。拜起舒緩。博出教主簿。霸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教拜起。開習乃止。又敕功曹官屬多褻衣大袒。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博尤不愛諸生。所至郡。輒罷去議曹。曰。豈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時有奏記稱說云云。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亡柰生所言聖人道何也。且持此道歸堯舜。君出爲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豪桀。以爲大吏。文武從宜。縣有劇賊。及它非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詐不稱。誅罰輒行。以是豪強懾服。姑幕縣有羣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詣閤。博乃見丞掾曰。以爲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閤下書佐入博口占檄文。

曰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王卿得赦惶怖親屬失色晝夜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卿憂公甚效檄到齋伐閱諸府部掾以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其操持下皆此類也以高第入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誦網絡張設少愛利敢誅殺然亦縱舍時有大貨下吏以此為盡力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痕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翊欲酒卿恥技拭用禁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教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栗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為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隄為太守先是南蠻若兒數為寇盜博厚結其昆弟使為反間襲殺之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光祿大夫遷

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矧目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吏訛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案上不過三桮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率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相封陽鄉侯趙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延登受策有音如鐘聲故曰朱博翰音

翟方進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為

小史號遲頓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所宜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爲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年歲舉明經遷議郎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與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論議不有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爲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遷爲丞相司直丞相宣甚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近臣子弟賓客多辜權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賊數千萬上以爲任公卿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爲京兆尹搏擊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爲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書曰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免爲庶人方進亦坐爲京兆尹時奉喪事

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爲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其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絮請託不行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闓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

李崇

李崇頓丘人孝文初爲荊州刺史鎮上洛救發秦陝二州兵送之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但一宣詔旨而已不須發兵自防使人懷懼也乃只將數十騎馳到上洛宣詔綏慰邊戍略得齊人悉令遣還南人感悅兩境交和在州四年甚有稱績召還除兗州刺史兗多劫盜崇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擊鼓四面諸村聞鼓齊擊咸守要路俄頃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故盜竊始發便爾禽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也延昌初都督江西諸路事先是壽春縣人有泰有子三歲遇賊亡失後見在同縣趙奉伯家二家各言已子並有鄰證郡縣不能斷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乃告之曰君兒昨不

幸遇疾暴死了也。苟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遂以兒還泰，奉伯乃款引，又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弟思安背役亡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尸，詐稱其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自誣云見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崇疑之，密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曰：僕在北州，比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便即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揚州相國城內，脫矜慙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故求少停此人。具報崇，崇一鞠卽伏。時霖雨十三日，大水入城，崇與兵泊

卷二十一

七

城中，而水增未已。崇乃乘船附女牆，州府勸崇棄州保北山，崇曰：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脚，百姓无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昔王尊慷慨，義感黃河，吾豈愛一軀哉？但憐士庶無辜同死，可柅筏隨高，人規自脫，吾必死守此城。時州人裴絢等受梁假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是時非崇則淮南不守矣。崇沈深有將略，在州凡十年，嘗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臥虎。孝明踐祚，褒賜衣馬，徵拜尚書令，孝明靈太后嘗幸左臧王公嬪主從者百餘人，皆賜布絹，各任其力，多者過二百匹，少者百餘。崇與章武王融以所負多，賴什於地，崇乃傷腰

融至損脚，時人爲之語曰：陳留章武，傷腰折股，長于世哲，性傾巧，善事人，以貨賂自達，高聲劉騰之處勢也。皆與親善，世號爲李錐。

張嘉貞

張嘉貞，荷氏人。御史張循憲使河東，因決事未決，問吏曰：諸君頗知有佳客乎？吏舉嘉貞。循憲召而咨之，嘉貞條析洗然，循憲大驚，試命草奏，武后以爲能，循憲對曰：張嘉貞所爲也。嘉貞儀止秀偉，奏對侃侃，后召見異之，卽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酬其得人。嘉貞累進中書舍人，歷梁秦二州都督，并州長史，政以嚴辦，吏下畏之。奏事京師，

卷二十一

七

玄宗善其對，數加慰勞。嘉貞自陳少孤，與弟嘉祐相持以長，今爲鄴州別駕，願內徙，使少相近。帝爲徙嘉祐忻州刺史，突厥九姓新內屬，雜處太原北，嘉貞請置天兵軍，卽以爲天兵，使明年入朝，或告其反，按之無狀，帝乃令坐告者。嘉貞辭曰：國之重兵利器皆在邊，今告者一不當，卽罪之，臣恐塞言路，且爲未來之患。天子大悅，許以入相。嘉貞因曰：昔馬周起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帝曰：卿第往行，卽召卿矣。及宋璟等罷相，帝欲用之，而忘其名，夜詔中書侍郎韋抗

曰朕嘗記其風操而今爲北方大將姓張而複名者可爲我思之抗曰非張齊丘乎今見爲朔方節度使帝乃令草詔召之至夜半帝閱大臣表疏一閱便得遂以嘉貞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居位三年善傳奏敏於裁遣初嘉貞在兵部而張說已爲侍郎及皆相說反位其下故說不平遂出嘉貞爲幽州刺史嘉貞性簡疏與人不疑內曠恕也或時以此失其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其坐後十年果爲中書令嘉貞雖貴不立田園有勸之者曰吾嘗相國矣未死豈有饑憂若以譴去雖富田產猶不能有也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一

主

崔祐甫

崔祐甫字貽孫世以禮法聞第進士調壽安尉安祿山陷洛陽祐甫冒矢石入私廟負木主以逃時侍郎關祐甫攝省事數與宰相常袞爭議不平會朱泚軍中貓鼠同乳表其端詔示袞袞率羣臣賀祐甫獨曰臣聞禮迎貓爲其食田鼠以其爲人去害雖細必錄今貓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交乳之無乃失其性邪貓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爲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候勤徵巡則猶能致工鼠不爲害代宗異其言帝崩袞與禮官議禮爲君斬衰三年漢文帝權制三十六日玄宗以來

始變天子喪爲二十七日乃者遺詔雖曰天下吏民三日釋服羣臣宜如皇帝服二十七日乃除祐甫曰遺詔無臣庶人之別袞曰賀循稱吏者官長所署非公卿百官也祐甫對曰傳曰委之三吏乃三公也史稱循吏良吏豈胥吏歟袞曰禮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膺受寵祿今與黔首同信宿而除於公安乎祐甫曰若遺詔何詔而可改孰不可改旣而袞入臨遣從吏扶立殿堦上祐甫謂衆曰臣哭君前有扶禮乎袞不勝怒乃劾祐甫率情變禮撓國典請貶潮州刺史德宗以爲重改河南少尹始肅宗時天下務劇宰相更直掌事若休沐還第非大詔命則聽直者代署以聞是時郭子儀朱泚俱以軍功平章事當署勅尾而不行宰相事帝新卽位袞如故事代署子儀泚入言祐甫不宜貶帝曰卿向何所言今云非邪二人對曰臣初不知帝怒以袞爲偶上卽兩換職以袞河南少尹而拜祐甫平章事自至德乾元以來天下戰討啓馬填委故官賞繆素永泰後稍稍平定而元載用事非賄謝不與官載誅楊綰相未幾卒袞當國凡奏請一杜絕之惟文辭入第乃得進然無所甄異賢愚同滯及祐甫則薦舉惟其人不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員帝嘗謂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對曰陛下令臣進擬庶官夫進擬者必悉其才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一

五

行如不與聞之何由得其實帝以爲然神策軍使王駕鶴者典衛兵日久帝將代之懼有變祐甫曰是無足慮卽召駕鶴留語移時而代者曰志貞已入軍中矣淄青李正已表獻錢三十萬緡帝意其詐祐甫曰正已誠詐陛下不如因遣使勞其軍以所獻就賜將士若正已奉承詔書是陛下恩洽士心也若不用彼自斂怨軍且亂矣帝曰善正已慙服是歲薨年六十贈太傅故事門下侍郎未有贈三師者帝以其有大臣節特寵異之朱泚亂祐甫妻王陷賊中泚常與祐甫同列遣以贈卽赦粟受而緘鎖之帝還京具封以獻士君子益重其家法云

張詠

張詠字復之濮州人中進士乙科知崇陽縣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摧之不若早自異也命民拔茶植桑民始以爲苦其後摧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歲至爲絹百萬疋云嘗坐城下見有負菜而歸者問之云市之詠怒而笞之曰何不自種更有一錢在臂傍者詰之乃庫中錢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遂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杖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以薦人爲太子中允遷秘書丞通判麟相二州太宗聞其強幹擢樞密學士淳化四年

冬東西二川大旱寇賊蜂起賊首李順攻陷成都詔王繼恩克招安使討之而以詠知成都府事明年繼恩破賊收成都時關中率民負糧以餉詠至府見城中屯兵尚三萬人而無半月之食訪知鹽價素高乃下其估聽民得以米易鹽以故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時益州雖收復諸郡餘寇尙充斥繼恩恃功驕恣軍不戢往往剽奪民財詠悉擒招安司吏至廷欲斬之吏股慄求活詠曰汝帥聚兵玩寇不冝出皆汝輩爲之也今能亟白乃帥分兵出尙可免繼恩於是分兵降州不數日城中兵減半諸軍請食馬芻粟詠給以錢繼恩詎曰馬不食錢給錢何也詠

召謂曰今賊餘黨尙在尙多紹安使頗兵城中不討賊芻粟民所輸今城外皆賊何由得之繼恩懼乃出城詠計軍食有二歲備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何益州日以運糧爲請詠至方踰月已有二歲備朕無慮矣民有訴主帥帳下卒恃勢嚇取民財者其人聞知縋城夜遁詠差衙校往捕之戒曰爾生擒得則渾衣撲入井中作逃走投井中來是時羣黨詭譎聞自投井故不復言有巡檢所領龍猛軍人劉玘爲羣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羣盜不可制者充之標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大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詠自行也

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鈴轄，驚曰：「某行矣！」詠顧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數行，鈴轄曰：「某願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諾。」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斷頭于此樓之下矣。」已而鈴轄兵敗，還走數十里許。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爲，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詠一日斬一猾吏，吏稱無罪，詠封判令至市曹讀之。吏聞判辭，告諸市曰：「爾輩得好知府矣。」先是李順有罪，此吏縱之，故也。民間謠言有白頭老翁，後食男女，詠召其屬謂曰：「近者謠言惑衆，汝歸縣去。」訪市肆中有大言其事者，但立證解來。明日果得之，詠戮于市。卽日帖然。詠曰：「謠言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謠則有聲，止訛之術在乎識斷，不在厭勝也。」詠初至蜀，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大閱，始出嵩呼者三，詠亦下馬三呼，遂攬轡行。衆不敢謹，每夕張燈炷香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歷歷分明，有差必加詰問。守籤者指名伏辜。詠曰：「鼓角爲中軍號令，在前尚不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真宗卽位，加左諫議大夫。咸平二年，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以自給。詠捕犯者數百人，悉寬其罰，而道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

自活。一旦爲盜，則其患深矣。杭有富民病將死，其子三歲，富民命其壻王家貲而遺以書曰：「他日分財以十之三與子，而七與壻。」其後子訟之官，壻持父書詣府。詠閱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特子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手矣。」乃命三分其財與壻，而子與七。初詠之自蜀還也，詔以牛冕代詠。詠聞之曰：「冕非撫御才，其能綏輯之乎？」踰年果致王均之亂，遂覓據益州。後雖討平，而民尚未寧。上以詠前治蜀，威惠在人，復以詠爲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民聞之，鼓舞相慶。詠知民信已，乃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無不慰懌。詠採訪民間事，無遠近，悉得其實。門人李旼問其旨，詠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十得八九矣。」祥符三年，詠自益州歸，復掌三班，領登聞檢院，以瘍生於腦，求知潁州。遂命知昇州。范延貴爲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天使公路來，還曾見有好官否？」延貴曰：「昨過萍鄉縣，得一邑宰張希顏，詠曰：「何以知之？」延貴曰：「入縣境，驛傳橋道完葺，田萊墾闢，至縣廨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善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善也。卽日同薦之於朝。祥符八年，卒於陳，年七十。諡忠定。詠少學劍，有士人遊宦遠郡，爲僕夫，持其不法事，且欲。」

其女爲妻，歲久益恣橫，不可制。詠知之，卽陽假僕爲馭單騎出城，至林麓中斬之而還。未第時，嘗游蕩陰縣，令餽與東帛萬錢，張卽負之而歸。或謂此去遇夜，陂澤深奧，人煙疎闊，可俟徒伴偕行。張曰：秋莫矣，親老未授衣，但淬一短劍去行三十餘里，止一孤店，惟一翁泊二子，夜始分，其子呼曰：雞已鳴，秀才可去矣。詠不答，卽推戶，詠先以床拒左扉，以手拒右扉，其子既呼不應，卽排闥，詠忽還立，其子閃身入，詠撻其首斃之。少時，次子又至，如前復殺之。詠持劍視翁翁方燎火，爬痒復斷其首。老幼數人併命于室，乃縱火行二十餘里，始曉後來者相告曰：前店失火，舉家被焚也。少時宿鄭州，有一山人自稱神和子，與之語皆塵外事，質明爲別。語云：異日相會于西川。及知益州，因患頭瘡，於龍興觀設醮，是夕坐寐，夢神和子謂曰：頭上瘡，公勿疑，不是死病，及覺語與道士王文正文正云：曾收得鄭韶州處士贈神和子歌，詠索而閱之，益異其事。乃建大閣，號曰仙遊閣。詠後去蜀，留一卷實封文字，與僧正希白云：候十年開觀，果後十年而卒。計至蜀人罷市號慟，希白爲設大會，發所留文字，乃公畫像，自爲贊也。贊云：華則違俗，崖則絕物，乖崖之名，聊以表德。因號乖崖。詠嘗謂李吹曰：大小之事，皆須用智，智猶水也，不流則腐。又曰：子知公事有陰陽

否，凡百公事未著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著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初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公賦有包戎臥鼓，豈煩師旅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魁，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公憤然，毀裂儒服，趣豹林谷，以第子事陳希夷。希夷一見謂曰：子當爲貴公卿，一生辛苦此，地非棲憩之所也。果後二年及第，希夷以詩遺之曰：征吳入蜀是尋常，鳴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卻應多謝腦邊瘡。後詠兩入蜀，定王均李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累乞閑地不許，因腦邊瘡乞金陵養病，方許之。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終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一

智謀名臣論

李生曰：士之有智謀者，未必正直，正直者未必有智謀。此必然之理也。世之貴正直久矣，余謂惟智謀之士不用而後，正直之臣見節義之行始顯耳。節義者，敗亡之徵也。東漢之末，事可見已。夫惟國家敗亡，然後正直節義之士收其聲名以貴於後世，則何益矣。歷觀近古，嬴氏興而六國之謀臣盡走，咸陽而後，屈平以死諫，顯於楚；李牧以死戰，顯於趙；荆卿以匕首入秦，顯於燕矣。雖數子者，其名美彼列國者，曾奚賴乎？漢興，陳平之謀居多，平非惟有定天下之勲，亦且有安社稷之烈。使當時無周昌、王陵等數十百輩，亦何損於漢也？由此觀之，創業中興之主，所用所養，皆可矣。予以謂智謀之士可貴也。若夫醇厚清謹之士，自好者，亦能為之以之保身，雖有餘以之待天下國家緩急之用，則不足，是亦不足貴矣。是故惇謹之士於斯為下，循良之吏，惴惴無華，方之能吏，京兆趙張才質固殊有便於民，其實一也。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七智謀名臣

蘓秦

蘓秦者，東周維陽人也。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出游數歲，大困而歸。兄弟嫂妹妻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蘓秦聞之而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求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蘓秦，皆少之。弗信。乃西至秦，秦惠王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見，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林中九原，南有噤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栗矣。此所謂天府者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

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南近齊，齊趙，彊國也。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歿，卽因說趙肅侯曰：『天下卿相與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

臣故敢盡其愚慮，竊爲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而不得，則民不安。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予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琴之音，前有樓閣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剖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賓秦，則秦甲必不敢出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飭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是時，周天子致文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且

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浚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陜塞、郢陽，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強與王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不西面而朝於秦。秦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弱則楚強，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則郢郢動矣。故願大王早熟計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蒙駝良馬必實外廐，故從合則楚王衛成，則秦帝從親，則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二者大王何居焉？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

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於秦患，不可與浚謀，與漢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今主君欲一天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行過雒陽，車騎輻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擬於王者，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委蛇蒲伏，以面掩地而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蘇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貧賤則輕易之，況眾人乎？且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安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朋友，初蘇秦之燕，貸人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後是以後，子子今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君，乃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

李卓吾曰：蘇秦當其難張儀為其易，太史公兩人斷語，極當，極可賞也。

燕代

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讓
蘇秦。蘇秦恐。請使燕。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歲文
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燕。
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
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以先生之故。為天下
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為王取之。蘇秦
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之速
也。蘇秦曰。臣聞饑人所以饑而不食。烏喙者為其愈充腹
而與饑人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即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
其十城。而長與彊秦為仇。今使弱燕為厲行。而彊秦敵其
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
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為福。因敗為
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即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
喜。秦王知以已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
讐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
不聽。是王以虛辭附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
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
覆之臣也。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
見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為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宜以
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於王者。臣
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為也。進取者。所以
為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臣棄老母於東周。固
去自為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
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
義不離其親。一宿於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
燕之危。王哉。廉如伯夷。義不為孤竹君之嗣。不冝為武王
臣。不受封侯。而饑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使之
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於上者也。
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
然。臣聞客有遠為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
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
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
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伴僵而棄酒。主父大怒。
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
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遇不幸。而類是乎。
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

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佯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齊宣王卒。湣王卽位。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使人刺蘇秦。不效。殊而走。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卽死。車裂臣以徇於市。曰。蘇秦爲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爲蘇秦報仇也。蘇秦之弟曰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義甚高。釋鉏耨而干大王。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謁王之過。失齊趙者。燕之仇讐也。楚魏者。燕之援國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和燕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之讐。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矣。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千乘之大宋。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可以爲固。長城鉅防。足以爲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惡足以爲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爲塞。且異日濟西不師。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封內敝矣。大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爲質。寶珠玉帛。以事左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蘇厲質子爲謝。已遂委質爲齊臣。蘇相子之與蘇代婚。而欲得燕權。乃使蘇代待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子之。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敢入燕。皆歸齊。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以宋加之淮北。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彊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彊。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然。智者舉事。因禍爲福。轉敗爲功。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復殘彊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者也。今王若欲因禍爲福。轉敗爲功。則莫若挑霸

齊而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其大上計破秦其次必長實之。」秦挾實以大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爲功。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爲之者。以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陽君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秦。秦爲西帝。燕爲北帝。趙爲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及宋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譽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船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大衍。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行卷。我下枳。道南陽封冀。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鑠戈在後。決榮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爲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妻於齊。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爲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妻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

塞鄙阨，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素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鄙阨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質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燕石，遇敗於陽馬，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刳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弟穰侯爲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鄙阨。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

晉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也。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不行，魏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魏，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魏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歿，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蘓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其術長於權變，而蘓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言蘓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蘓秦。夫蘓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張儀

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蘓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蘓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壁，門下意張儀，共執張儀，掠資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噫，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蘓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蘓秦善，今秦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上謂求見蘓秦，蘓秦乃誡門下人不爲通，又使不得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讓之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如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乎？子不足收也。謝去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爲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蘓秦已而告其舍人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勿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蘓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蘓君。蘓君憂秦伐趙，敗從約，

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便臣陰奉給君資盡蕪
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
不悟吾不及蕪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蕪
君蕪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蕪君在儀寧渠能乎張儀既相
秦爲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咎我若
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與張儀
圍蒲陽降之儀因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
說魏王曰秦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
少梁謝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爲相更名少梁曰夏陽儀
相秦四歲立惠王爲王居一歲爲秦將取陝築上郡塞其
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免相相魏以爲秦
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耳聽儀秦王怒伐取
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張儀留魏四歲而魏襄
王卒哀王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
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秦復欲攻魏
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復說魏王曰
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諸侯四通輻秦
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
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
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

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
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
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名
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
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蕪
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
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
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
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
戰悉梁之兵南面而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
適秦嫁禍安國此善事也魏哀王於是乃倍從約而因儀
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
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儀說楚王曰
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楚王怒陳軫對曰
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
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
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食夫孤國而與
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而生
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

陽絕於齊。楚王曰：願陳子閉口勿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張儀至秦，伴失綬墮車，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楚使者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口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尚可存，楚王不聽。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擊楚，斬首八萬，殺屈匄，取丹陽、漢中之地。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欲以武關外易之。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張儀曰：秦疆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也。遂使楚。楚懷王至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郡賂楚，以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

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夜言於懷王，懷王乃赦張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穰侯秦威乃說楚王曰：秦與楚，接壤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伐。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張儀至，臣以為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邪說，不再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逐之。韓說韓王，韓王聽張儀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為相。韓王曰：武信君使張儀東說齊、潁王，西說趙王，又北之燕，說燕昭王，三國皆聽張儀欲事秦，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讒張儀，諸侯聞張儀有郤，武王皆畔，衡復合從。張儀懼誅，乃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得地也。今聞齊之梁、齊必與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乃具車三十

乘入儀之梁齊果與師伐之張儀相魏一歲而卒
太史公曰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
先歿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
傾危之士哉

陳軫

陳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
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
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
蘇胡不軫乎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
曰然王曰儀之言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
盡知之矣昔子胥忠於其君而天下爭以爲臣曾參孝於
其親而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
妾也出婦嫁于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以
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爲然遂
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奔楚楚未之
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韓魏相攻期年不解秦惠王欲救
之陳軫適至秦惠王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
對曰王聞夫越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
珪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
富矣亦思越不中謝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

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尚越聲也今臣雖
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今韓魏相攻期年不
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便寡人不能決願子爲子
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下莊子刺
虎聞於王者乎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
牛食甘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歿從傷而刺之
一舉必有雙虎之名下莊子以爲然立須之有頃兩虎果
鬪大者傷小者歿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雙虎之
功今韓魏相攻期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亡從傷而伐
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乎臣主與王何異
也惠王曰善卒弗救初秦惠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
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
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
往見昭陽軍中日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
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
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
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
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
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
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

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攻之不勝身歿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添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

犀首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言曰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張干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予何不少委焉以爲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然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爲便因委之犀首以爲功果相魏張儀去義渠君朝于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謂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掇焚杆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變夷之賢君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乃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李伯之下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

樗里子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與惠王異母樗里子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二十五年使樗里子爲將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蘭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秦惠王卒太子武王立遂張儀魏章而以樗里子甘茂爲左右丞相秦使甘茂攻韓拔宜陽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卒迎之意甚敬楚王怒讓周以其重秦客游騰爲周說楚王曰智伯之伐仇猶遺之廣車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疆弩在後名曰衛疾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七年樗里子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是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樗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南陰鄉樗里故俗謂之樗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直其墓秦人諺曰力則任鄙智則樗里

甘茂甘羅

甘茂者下蔡人也事下蔡史舉先生學百家之說因張儀樗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惠王卒武王立以甘

茂爲左丞相以樗里子爲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謂向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盡以爲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甘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不如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辛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衍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

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爲昭王向壽公孫衍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逋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殺塞及至鬼谷其地形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及以圖秦非秦之利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贊厚其祿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卽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湣王曰夫甘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賜好爲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卽位之上卿而處之秦因復甘茂之家以市於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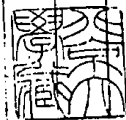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旣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秦始皇帝使剛成君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

得唐者與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文信侯不快。未有以強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吾今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甘羅曰：臣請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汝焉能行之？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與文信侯專？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歛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爲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至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丹入質秦，欺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欺曰聞之。燕太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

欲攻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城，令秦有十一。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爲上卿，復以始甘茂田宅賜羅。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二

二十七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七智謀名臣

范雎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歸以告魏相。魏相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管擊雎。折脇摺齒。雎佯死。卽卷以簣置廁中。賓客飲者醉。翼溺雎。故傷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簣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簣。簣中無人。魏齊醉曰。可矣。范雎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雎。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謂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爲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雎賢。謂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載范雎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雎曰。彼來者爲誰。王稽曰。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范雎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

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謂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卽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故無能者不敢當職。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樞實。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慕。楚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

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必死，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効，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悅，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雕。於是范雕乃得見於離宮，佯爲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雕謬謂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敬執賓主之禮。范雕辭讓，是日觀范雕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雕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雕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雕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驛旅之臣也，交

疎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卒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雕拜，秦王亦拜。范雕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久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闢，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

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雕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魏韓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疎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

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秦附而韓魏因可虜矣。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曰：益親復說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

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亦聞恒思有神，叢與恒思有悍少年，請與叢博，曰：吾勝叢，叢藉我神三日，不勝叢，困我，乃左手爲叢投，右手自爲投，勝叢，叢藉其神三日，叢往求之，遂弗歸。五日而叢枯，七日而叢亡。今國者王之叢，勢者王之神，藉人以此得無危乎？昭王聞之大懼，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乃拜范雎爲相，封之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年也。范雎既相，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也。久之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范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賈，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容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謂。雎請爲見君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

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賈，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睢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餼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宥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昔者楚昭王時，申包胥爲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睢爲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公亦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昭王召王稽拜爲河東守，又任鄭安平以爲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蹙顏，感鰓，膝孿，吾聞聖人不相。』始先生平，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金帛於塗，聞應侯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惡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倍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若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實仁秉義，行道施德，得

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甯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謬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二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心腹。示情懷。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攘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三

九

實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歟。乎。夫待歟。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歟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爲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悼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遇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三

十

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象，其處勢非不遠矣，而所以死於者，惑於餌也。燕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於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三 十一

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積穡，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阮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

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劔歿於杜郵。吳起爲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捐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技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空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三 十二

還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爲應侯世稱孤而有
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卽君何居
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
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者也
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
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肅敬受命於是乃延入
坐爲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
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霸之業世俗之變
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
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
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
蔡澤計畫遂拜爲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
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
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
子丹入質於秦焉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
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
計策之拙所爲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卿相
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
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

子

孟嘗君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齊威
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封於
薛威王卒宣王立嬰與田忌孫臏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
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宣王七年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
齊宣王東阿南明年復與梁惠王會甄是年梁惠王卒宣
王九年田嬰相齊相齊十一年而宣王卒湣王立初田嬰
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
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
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
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
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
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
戶則高其戶耳誰能制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
父嬰曰子之子爲何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何曰爲玄孫玄孫
之孫爲何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
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
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
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藏欲以遺所

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籍怪之於是與乃體文
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于諸侯諸侯皆使人請
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靖郭君而文果代
立是爲孟嘗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
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
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常
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
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
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
自到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
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
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
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
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
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
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
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
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
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
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徇問客莫能對最
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
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
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
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
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
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爲鷄鳴而鷄盡鳴遂發傳出出如
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
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
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
孟嘗君至則以爲齊相任政後湣王滅宋益驕欲去孟嘗
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
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焉齊襄王新立畏孟嘗君與
連和復親孟嘗孟嘗卒諸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孟嘗絕嗣
無後也
卓吾曰余有狗盜偈四句今附錄孟嘗門下客三千狗盜
鷄鳴絕可憐自脫秦關歸去後始知二子會衆禪
馮驩
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

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刺絙，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今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君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於是驩不復歌。居期年，驩無所言，時孟嘗君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三

七

而燒之。曰：孟嘗君所以貸錢者，為民之無者，以為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為無以奉客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之。諸君強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孟嘗君問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于薛，聞先生得錢，即以多具牛酒而燒券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即不能畢會。無以知其有餘不足，有餘者為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息愈多，急即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為孟嘗君名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轡，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轡，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為雄雄者得天下矣。秦王踞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為雌，而可？馮驩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三

七

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事而受之秦雖彊國豈可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卽召孟嘗君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益以千戶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愿

不知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春申君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爲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恐一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驚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冬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八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三

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求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細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

藏書 卷二十三 主

還爲越王俞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趨趙免鬼遇大獲之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處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顙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

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讐之韓魏必攻隋水右壤隋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陽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

藏書 卷二十三 主

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彊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爲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爲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爲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今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爲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鄆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

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秦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熟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成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

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春申君相楚八年。爲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爲蘭陵令。當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爲璚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飭之。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

呂不韋呂園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秦昭王有太子。初爲安國君。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而所甚愛姬曰華陽夫人者。無子。安國君中男子。楚之母曰夏姬。無愛子。楚又爲質於趙。秦數攻趙。趙不禮子楚。子楚車乘進用不饒。呂不韋賈邯鄲。見而憐之。曰。此奇貨可居也。乃往見子楚。說之曰。吾能大子之門。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門。而乃大吾門。不韋曰。子不知也。吾門待子門。而大子楚心知。所謂乃引與坐。淡語。呂不韋曰。秦王老矣。安國君爲太子。竊聞安國君愛幸華陽夫人。無子。能立適子者。獨華陽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餘人。子又居中。不甚見幸。卽大王薨。安國君立爲王。則子無幾得與長子及諸子旦暮在前者。爭爲太子矣。子楚曰。然。爲之奈何。呂不韋曰。子貧客於此。非有以奉獻于親及給賓客也。不韋雖貧。請以千金爲子。

西遊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爲嫡嗣子楚乃頓首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呂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遊秦求見華陽夫人國姊而皆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言子楚賢智結諸侯賓客徧天下嘗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曰吾聞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蚤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立以爲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爲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世之利也不以繁華時樹本卽色衰愛弛後雖欲開一語尚可得乎今子楚賢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爲適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誠以此時援以爲適夫人則竟世有寵於秦矣華陽夫人以爲然承太子間從容言子楚質於趙者絕賢往來者皆稱譽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願得子楚立以爲適嗣以託妾身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安國君及夫人因厚餽遺子楚而請呂不韋傳之子楚以此名譽益盛於諸侯呂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呂不韋怒念業已破家爲子楚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

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爲夫人秦昭王使王齕邯鄲急趙欲殺子楚子楚與呂不韋謀行金六百斤予守者更得脫亡赴秦軍遂以得歸趙欲殺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活秦昭王薨太子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立爲王后子楚爲太子趙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歸秦秦王立一年薨太子子楚代立是爲莊襄王以呂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莊襄王卽位三年薨太子政立尊不韋爲相國號稱仲父不韋招致士至食客三千人是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天下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爲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爲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人室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其女弟欲進之楚王先求事春申君爲舍人已而謁歸故失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臣之女弟與其使者欲故失期春申君曰婢人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卽幸於春申君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圖女弟承間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

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百歲後將更立兄弟。楚更立君，亦各貴其故所親。君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誠以君之重進妾於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為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既入其女弟，立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君語泄，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國人頗有知者，春申君相楚二十五年，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禍，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為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且暮，且卒卒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此所謂母望之福也。何謂母望之禍？」曰：「李園君之舅也，不為兵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母望之禍也。何謂母望之人？」曰：「君置臣郎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為君殺李園，此所謂母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

春申君入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投之棘門外。於是遣使吏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人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是歲也，秦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為亂於秦，覺夷三族，而呂不韋廢。太史公曰：「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蒯通

武信君下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今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煎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范陽令宜整頓其士。」

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君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叛之，劫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劫中，強從之。及田榮敗，二人相與入深山隱。客謂通曰：「先生之於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相國，通曰：「諾。」臣之里婦與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曰：「女安行？我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縲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東縲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

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求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凡八十一首，號曰《雋末》。初，通善齊人安其生，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而項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肯受。

廝養卒

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間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卒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大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邪？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右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滅燕易矣。燕

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歸。
可○惜○此○養○卒○不○載○名○姓○卓○吾○子○曰○所○卽○姓○養○卒○卽○名○其○姓○
名○卽○千○載○不○朽○矣○豈○似○世○之○自○負○著○姓○有○名○望○而○實○與○草○
木○同○腐○者○乎○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三

三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七智謀名臣

陳平

陳平陽武戶牖鄉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治黃帝老子之
術。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爲人
長大。美色。人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疾平之不視
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伯聞之。逐其
婦。父之戶牖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
欲得之。邑中有大喪。平家貧。侍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張負
既見之。喪所獨視。偉平。平亦以故。後去。負隨平至其家。家
乃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張負歸。謂其
子仲曰。吾欲以女孫與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
笑其所爲。獨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
卒與女爲平貧。乃假貸幣。以聘。予酒肉之資。以納婦。負戒
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事兄伯如父。事嫂如母。平既
取張氏女。資用益饒。游道日廣。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
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爲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當如
此肉矣。陳涉起。使周市略地。立魏咎爲魏王。平已前謝兄
伯。從少年往。事魏王咎。爲太僕。說魏王。王不聽。人或譏之。
平亡去。項羽略地至河上。平往歸之。從入破秦。賜爵卿。項

羽之東王彭越也。漢王還定三秦而東，殷王反楚，項羽乃以平爲信武君，往擊之。殷降而還，項王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千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平懼，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身間行，杖劍亡，渡河，船人見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下，當有寶器，金玉目之，平心懼，乃解衣裸而佐刺船，平遂至修武，因魏無知求見漢王，漢王召入，賜食畢，王曰：「罷就舍矣。」平曰：「臣爲事來，所言不可，以過今日。」於是漢王與語而說之，問曰：「子居楚何官？」平曰：「爲都尉。」是日，拜平爲都尉，使參乘典護軍，諸將盡譴曰：「大王一日得楚之亡卒，未知高下，而卽與共載，使監護長者。」

漢書 卷二十四 三十一

漢王聞之，愈益幸平，遂與東伐，項王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還，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絳灌等或譏平曰：「平雖美丈夫，如冠玉耳，其中未必有也。」聞平居家時盜其嫂，事魏不容，亡而歸楚，歸楚不中，又亡歸漢，今大王尊官之，令護軍，臣聞平受諸將金，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平反覆亂臣也，願王察之。」漢王疑之，以讓魏，魏無知對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今有尾生孝已之行，而無益於勝敗之數，陛下何暇用之乎？」今楚漢相距，臣進奇謀之士，顧其計誠足以利國家否耳。盜嫂受金，又安足疑乎？」漢王召平而問曰：「吾聞先生事魏不遂，事楚而去，今又從

吾遊，信者固多心乎？」平曰：「臣事魏王，魏王不能用臣說，故去事項王，項王又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臣聞漢王之能用人，故歸大王，王身來不受金，無以爲資，誠臣計畫有可采者，願大王用之，使無可用者，大王所賜金具在，請封輪官，得請骸骨，漢王乃謝，厚賜，拜以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諸將乃不敢復言，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不聽，平謂漢王曰：「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譏，必內相誅。」

漢書 卷二十四 三十一

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乞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用其計策，卒滅楚。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亟發兵，阮豎

子耳。高帝默然以問平。平固辭謝曰：「人之上書言信反，人有聞之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陛下第出偽遊雲夢，會諸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遊，其勢必郊迎謁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爲然，乃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南遊雲夢，上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卽執縛之，遂會諸侯於陳。還至雒陽，與功臣剖符定封，封平爲戶牖侯。世世勿絕。平辭曰：「此非臣之功也。」上曰：「吾用先生計謀，戰勝克敵，非功而何？」平曰：「非魏無知臣，安得進？」上曰：「若子可謂不肯本矣。」乃復實魏無知其明年。平從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奇計，使單于闕氏解圍，或云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闕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闕氏畏奪已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地，非能用之也。」單于察之，會冒頓與王黃趙利期，而黃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乃解圍之一角，會天大霧，漢使人往來，匈奴不覺。陳平請令彊弩傳兩矢，外鄉從解角，直出，帝出圍欲驅。太傅滕公固徐行，至平城，漢大軍亦到，胡騎遂解去。漢亦罷兵歸。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屋室甚大，曰：「壯哉縣，吾行天下，惟見雒陽與是耳。」於是

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除前所食戶牖。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滅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奇計或頗秘，世莫得聞也。燕王盧綰反，上使樊噲以相國將兵擊之。旣行，人有短惡噲者，高帝怒，曰：「噲見吾病，乃幾我死也。」用平計，召絳侯、周勃受詔，牀下曰：「平乘馳傳，載勃、勃代噲將。」平至軍中，卽斬噲頭。二人旣受詔，馳傳未至軍，行計曰：「樊噲，帝之故人，功多，又呂后女弟呂嬃夫有親，且貴，帝以忿怒故欲斬之，卽恐後悔。」寧四而致上，令上自誅之。未至軍，爲壇以節召樊噲，噲受詔卽反，接戰，極車詣長安，而令周勃代將兵定燕、平，行聞高帝崩。平恐呂后及呂嬃怒，乃馳傳先去。逢使者詔平與灌嬰屯於滎陽，平受詔立復馳至宮，哭殊悲，因奏事。喪前呂后哀之，曰：「君出休矣。」平畏讒之，就因固請得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帝是後。」呂嬃乃不得行。樊噲至卽赦後爵邑。惠帝六年，相國曹參薨，安國侯王陵爲右丞相，平爲左丞相，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爲王，問陵，陵曰：「高帝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今王諸呂，非約也。」太后不悅，問左丞相平及絳侯、周勃等，皆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言罷，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高帝崩，

太后欲王諸呂，諸君縱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于地下乎？平曰：「于今面折廷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呂太后乃陽遷陵爲帝太傅，徙平爲右丞相，以辟陽侯審食其爲左丞相，食其亦沛人也。漢王之敗彭城西，楚取太上皇、呂后爲質，食其以舍人侍呂后，其後從破項籍爲侯，幸於呂太后。及爲相，不治事，監宮中如郎中令。公卿百官皆因決事，呂頤嘗以平前爲高帝謀執樊噲，數譏平曰：「爲丞相不治事，日飲醇酒，戲婦人。」平聞，日益甚。呂太后聞之，私喜，面質呂頤于平前，曰：「鄙語曰：『兒婦人口不可用。』願我於君何如耳？」無畏呂頤之譏，呂太后多立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太

諸呂爲王平僞聽之。及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卒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文帝立，平以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諸呂，臣功亦不如勃，願以相讓勃。」于是乃以太尉勃爲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爲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益封三千戶。居頃之上，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各有主者。」上曰：「主者爲誰？」平曰：「陛下卽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

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駕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責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獨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卽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于是釋侯自知其能弗如平，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而平顯爲丞相。孝文二年，平薨，謚曰獻侯。傳子至曾孫何，坐略人妻棄市。始陳平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卽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吾多陰禍也。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戚貴，願得續封，然終不得也。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七

酈食其

酈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吏。然縣中賢豪不敢役，自謂之狂生。及陳勝、梁項等起，諸將徇地過高陽者數十人，食其聞其將皆醜，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食其乃自匿。後聞沛公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騎士適食其里中，子沛公時時問邑中賢豪，騎士歸食其，其見謂曰：「吾聞沛公嫚易人有大略，此真吾所願從遊，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歲，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騎士曰：『沛公不喜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溺其中，與人

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食其所戒者。沛公至高陵傳舍，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沛公方踞牀，令兩女子洗，而見食其，食其入，卽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欲率諸侯攻秦乎？」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侯相率攻秦，何謂助秦？食其曰：『必欲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立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食其上，坐謝之。食其因言六國從衡事。沛公喜，問曰：「計安出？」食其曰：「足下起瓦合之卒，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徑入強秦，此所謂探虛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知其令。」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八十一

今請使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食其往，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食其爲廣野君。食其言：「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西南略地，食其常爲說客。」馳使諸侯。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兵遁保鞏，楚人聞韓信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兵救之。韓信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臯以東，屯鞏，雖以距楚，食其因曰：「臣聞之，知天之王者，王事可成。王者以民爲天，而民以食爲天。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乃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乃引而東，今適卒分守成臯，此乃天所以資漢也。且兩雄不俱立，願足下急復進兵。」

收取滎陽，據倉廩之粟，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惟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開將二十萬之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岱，阻河濟，南近楚，齊人多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乃從其畫。復守厥倉，而使食其說齊王。齊王田廣以爲然，乃聽食其罷麾下兵，守戰備，與食其日縱酒，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度兵彭原，襲齊。齊王田廣聞漢兵至，以爲食其賣已，乃烹食其，引兵走。漢十二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黥布有功，高祖舉功臣，思食其，食其子酈數將兵，上以其父故，封酈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陽，方酈生被烹時，田廣謂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乃烹酈生。」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九

張耳

張耳者，大梁人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爲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去抵父客。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敖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脫餘者亦大梁人也。好

儒術數游趙苦陘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爲里監門以自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皆陳餘陳餘欲起張耳瞞之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歾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陳涉起斬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卽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立爲王且夫監臨天下諸將不爲王不可願將軍立爲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爲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衆不顧一生之計爲天下除殘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爲樹黨爲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陳涉不聽

遂立爲王後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敢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歷陳澤往讓陳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歾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歾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歾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歾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歾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歷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歾立信安知後慮陳餘曰吾亦願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歷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間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歷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歷陳澤以必歾責臣臣使將五千人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爲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爲重去將哉乃脫解印綬

推子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却。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傑。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以成。豈顧問哉？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藏書 各臣 卷二十四

十二

嬰敬

嬰敬，齊人也。漢五年，戊隴西，過雒陽。高帝在焉，敬脫輓轡，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虞將軍欲與鮮衣，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軍入言上，上召見，賜食已而問敬。敬說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敬曰：「陛下王天下，與周異。周之都雒，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焉。然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今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

藏書 各臣 卷二十四

十三

所謂天府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夫與人關，不益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勝。今陛下入關而都，按秦之故，此亦益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高帝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駕西都關中。於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嬰敬、婁者，劉也。」賜姓劉氏，拜為郎中，號曰奉春君。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徒見其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上使劉敬復往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今臣往，徒見羸畜老弱，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以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已業行，上怒罵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乃今妄言阻吾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已斬先使十輩，言可擊者矣。」乃封敬二千戶為關內侯，號建信侯。當是時，冒頓單于兵彊，控弦四十萬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必慕以

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冒頓在固爲子婿外孫爲單于可不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官許稱公主彼亦不肯貴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以呂后泣諫而止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夕可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以實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劉敬徙所言關中十萬餘口

藏書 諸國 卷二十四

陸賈

陸賈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有口辯居左右常使諸侯時中國初定尉陀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陀印爲南越王賈至尉陀懸結箕踞見賈賈因說陀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爲敵國禍且及身矣夫秦失其正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籍背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矣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諸侯誅項羽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而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

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左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倔強于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冢墳夷種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卽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于是陀乃蹶然起坐謝賈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賈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賈曰王似賢也復問曰我孰與皇帝賢賈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輿萬物殷富政由一家今王衆不遇數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如漢一郡王何乃比于漢

藏書 諸國 卷二十四

陀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遽不若漢乃大說賈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賈橐中裝直千金它送亦千金賈拜陀爲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悅拜賈爲大中大夫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高帝乃謂賈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敗之國賈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語曰新語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

相陳平患之常燕居深念賈往不請直入坐陳平方念不見賈賈曰何念深也平曰生揣我何念賈曰不過患諸呂少主耳平曰然爲之奈何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天下雖有變則權不分君何不交歡太尉深相結爲陳平畫呂氏數事平用其計乃以五百金爲絳侯壽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兩人深相結呂氏謀益壞及誅諸呂立孝文賈頗有力孝文卽位欲使人之南越丞相平乃言賈爲大中大夫往使尉陀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指初王諸呂時太后畏大臣有口賈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家馬賈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十六

有五子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賈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公約過公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來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父恩公爲也後竟以壽終

卓吾曰賈非但有知亦且達生子房之流亞與

朱建 非但有謀且有節也

朱建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黥布相有罪去後復事布布欲反時問建建諫止之布不聽聽梁父侯遂反漢既誅布聞建諫之高祖賜建號平原君家徙長安建爲人辯有口

刻廉剛直行不苟合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欲知建建不肯見及建母歿貧未有以發喪方假貸服具陸賈素與建善乃令建發喪而身見辟陽侯賀之曰平原君母歿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歿何乃賀我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夫相知者當相恤其災危以母在故義不知君也今其母歿君誠厚送喪則彼爲君歿矣辟陽侯乃奉百金稅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賄凡五百金久之人或毀辟陽侯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困急使人欲見建建辭曰獄急不敢見建乃求見孝惠幸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十七

臣閻孺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下吏道路皆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含怒亦誅君君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歡兩主俱幸君君富貴益倍矣於是閻孺大恐從其計言帝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建建不見辟陽侯以爲背之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

韓長孺

御史大夫韓安國者梁城安人也後徙睢陽嘗受韓子雜

家說於騶田生所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并吳兵於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吳楚已破安國張羽名由此顯梁孝王景帝母弟實太后愛之今得自請置相二千石出入游戲僭於天子天子聞之心弗善也太后知帝不善乃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爲韓安國爲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后曾弗省也夫前日吳楚齊趙七國反時自關以東皆合從西鄉惟梁最親爲難梁王念太后帝在中而諸侯擾亂一言泣數行下跪送臣等六人將兵擊卻吳楚吳楚以故兵不敢西而卒破亡梁王之力也今太后以小節苛禮責望梁王梁王父兄皆帝王所見者大故出稱蹕入言警車旗皆帝所賜也即欲以侘鄙縣驪馳國中以夸諸侯今天下盡知太后帝愛之也今梁使來輒案責之梁王恐日夜涕泣思慕不知所爲何梁王之爲子孝爲臣忠而太后弗恤也大長公主具以告太后太后喜曰爲言之帝言之帝心乃解而免冠謝太后曰兄弟不能相教乃爲太后遺憂悉見梁使厚賜之其後梁王益親歡太后長公主更賜安國可直千餘金名由此顯結於漢其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獨不復然乎田甲曰然即溺之居無何梁內

史缺漢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起徙中爲二千石田甲亡走安國曰甲不就官我滅而宗甲因肉袒謝安國笑曰可溺矣公等足與治乎卒善遇之公孫詭羊勝說孝王求爲帝太子及益地恐漢大臣不聽陰使人刺漢用事謀臣及殺故吳相袁盎景帝乃遣使捕詭勝必得漢使十輩至梁相以下舉國大索不得內史安國聞詭勝匿孝王所乃入見王而泣曰主辱臣死大王無良臣故事至此今詭勝不得請辭賜死王曰何至此安國泣數行下曰大王自度於皇帝孰與太上皇之與高皇帝及皇帝之與臨江王親孝王曰弗如也安國曰夫太上臨江親父子之間然而高帝曰提三尺劍取天下者朕也故太上皇終不得制事居千櫟陽臨江王適長太子也以一言過廢王臨江用宮垣事卒自殺中尉府何者治天下終不以私亂公語曰雖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今大王列在諸侯悅一邪臣浮說犯上禁撓明法天子以太后故不忍致法於王太后日夜涕泣幸大王自改而大王終不覺悟有如太后官車即晏駕大王尚誰攀乎語未卒孝王泣數行下謝安國曰吾今出詭勝詭勝自殺漢使還報梁事皆得釋安國之力也於是景帝太后益重安國孝王卒共王卽位安國坐法失官居家建元中武安侯田蚡爲漢太

尉親貴用事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言安國太后天子亦素聞其賢即召以爲北地都尉遷爲大司農建元六年武安侯爲丞相安國爲御史大夫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恢議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復倍約不如勿許興兵擊之安國曰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爲廣有其衆不足以爲彊自古不屬爲人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敝且彊弩之極矢不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羣臣議者多附安國於是上許和親安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二十一

國爲人多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焉貪嗜於財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也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爲國器

太史公曰予與壺遂定律歷觀韓長孺之義壺遂之深中隱厚世之言梁多長者不虛哉壺遂官至詹事天子方倚以爲漢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內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李生曰不贊韓長孺贊壺遂異哉此韓長孺所以爲國器也歟

王先生

鄒陽王先生皆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二十一

濟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爲其事尚隱惡指斥言故先引泰爲諭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後乃致其意其辭甚懇切吳王不內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爲人有智略慨不苟合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勝等疾陽惡之孝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客游以讒見禽恐死而負累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孝王立出之卒爲上客初勝詭欲使王求爲漢嗣王又嘗上書願賜客車之地徑至長樂宮自使梁國士衆築作甬道朝太后爰盎等皆建以爲不可天子不許梁王怒令人刺殺盎上疑梁殺之使者冠蓋相望責梁王梁王始與勝詭有謀陽爭以爲不可故見讒枚先生嚴夫子皆不敢諫及梁事敗勝詭死孝王恐誅乃思陽言深辭謝之齎以千金令求方略解罪於上者陽素知王先生年八十餘多奇計即往見語以其事王先生曰難哉人主有私怨深怒欲施必行之誅以太后之尊骨肉之重猶不能止况臣下乎昔秦始皇有伏怒於太后羣臣諫而死者以十數得茅焦爲廓大義始皇始能說其言也乃自強從之耳茅焦亦屢脫死如毛楚故事所以難也今子欲安之乎陽曰鄒魯守經學齊楚多辯知韓魏時有奇節吾將

歷問之。王先生曰：子行矣，還過我而西。鄒陽行月餘，莫適為謀。還乃復過王先生。王先生曰：吾先日欲獻愚計，以為衆不可蓋，竊自薄陋，不敢道也。子行，往見王長君，必能為子謀矣。鄒陽發寤於心，曰：敬諾。即辭去，徑至長安，見王長君。長君者，王美人兄也。鄒陽留數日，乘間請曰：臣非為長君無使令於前而來也。愚竊不自料，願有謁於長君耳。長君跪曰：幸甚。陽曰：竊聞長君弟得幸後宮，天下無有而長君行迹多不循道理者。今爰益事，即窮竟，梁王恐誅如此，則太后怫鬱泣血，無所發怒，切齒側目於貴臣矣。臣恐長君危於累卵，故為足下憂之。長君瞿然曰：將為之奈何？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二十二

陽曰：長君誠能為上言之，得毋竟梁事乎？長君必固自結於太后。太后厚德長君，入於骨髓，而長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又有存亡繼絕之功，德布天下，名施無窮，願長君深自計之。昔者舜之弟象，日以殺舜為事，及舜立為天子，封之於有庠，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是以後世稱之，以是說天子，微幸梁事不奏。長君曰：諾。乘間入而言之，及韓安國入見，長公主事果不治。

虞詡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祖父經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決獄六十

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詡曰升卿。詡早孤，孝養祖母，祖母終服闋，辟太尉李修府。永初四年，羌胡反亂，殘破并涼，大將軍鄧騭以軍役方費，事不相贍，欲棄涼州，并力北邊。乃會公卿集議，騭曰：譬若衣敗壞，一以相補，猶有所完。若不如是，將兩無所保護。議者咸以為然。詡聞而說，李修曰：竊聞公卿定策，當棄涼州，求之愚心，未見其便。夫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園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陽曰：關西出將，關東出相，觀其習兵壯勇，實過餘州。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據三輔者，心腹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庶，安土重遷，必生異念。如使豪雄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猶恐不足當禦。議者喻以補衣，猶有所完。詡恐其疽食侵淫而無限極，棄之非計。修曰：吾意不及此。微子之言，幾敗國事。然則計當安出？詡曰：今涼土擾動，人情不安，竊憂卒然有非常之變。誠空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厲，答其功勳，內以拘致，防其邪計。修善其言，更集四府，皆從詡議。於是辟西州豪傑為掾屬，拜牧守長吏子弟為郎，以安慰之。鄧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及朝歌賊竄，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二十二

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詔爲朝歌長，故舊皆弔。詔曰：「得朝歌何弔也？事不避難，臣之職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利器乎？」始到，謁河內太守馬稜。稜勉之曰：「君儒者，當謀謨廟堂，反在朝歌邪？」詔曰：「初除之日，士大夫皆見弔勉，以詔譎之。朝歌者，韓魏之郊，背大行，臨黃河，去敖倉百里，而青冀之人流亡萬數，賊不知開倉招衆，劫庫兵，守成臯，斷天下右臂，此不足憂也。今其衆新盛，難與爭鋒，兵不厭權，願寬假轡策，勿令有所拘閔而已。」及到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史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爲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而不事家業爲下。收得百餘人，詔爲饗會，悉賞。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其罪，使人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之，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承縫縫其祿爲幟，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賊由是駭散，咸稱神明。遷懷令，後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詔有將帥之略，遷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詔於陳倉嶠谷，詔即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詔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詔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

行速必憚，追我孫臏，示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詔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詔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詔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詔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詔乃占相地勢，築營壁二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永和初，遷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四

之會卒，臨終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爲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無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獲罪於天，已可知也。恭亦有俊才，官至上黨太守。」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四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五

七智謀名臣

荀彧

荀彧字文若，潁陰人。祖父淑，生八子，號爲八龍，視其一也。或卽觀子，年少時，南陽司顓異之曰：王佐才也。董卓之亂，或謂潁川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鄉人猶豫未決，會冀州牧韓馥遣騎迎或，或乃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或度紹終不能成事，聞曹操有雄略，去從之。操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興平元年，操領兗州牧，以或爲鎮東將軍，操征

藏書 諸葛亮名臣傳卷二十五

一

陶謙任或留事，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使告或曰：呂將軍來助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或知邈爲亂，卽馳告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叛應布矣。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突至城下，欲求見或，惇等皆曰：君一州鎮也，不可輕往。或曰：貢與邈等分非素結，今來，速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貢果見或，無懼意，遂引去。或因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是時兗州郡縣皆應布，唯鄆城范東阿不動，或謂昱：宜往撫之，昱乃歸過范，至東阿，卒完三城。或之謀也，操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

藏書 名臣傳卷二十五

二

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公前討徐州，威賞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取，必人自爲守，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操攻陶謙，阬殺男女數萬口于泗水，水爲不流。操又引軍從泗南攻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墟邑無復人行。故或言云：然操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操議奉迎都許，或勸操曰：昔晉文公納周襄王，而諸侯景從，漢高祖爲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恩，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業也。乘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爲累，明矣。操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子拜操大將軍，進或爲侍中，守尚書令，操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自曹操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下畏其彊，操

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繡又敗操軍於宛紹益驕與操書言辭悖慢操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衆皆謂操失利於張繡故或見操操以書示之或曰古之成事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衣紹爾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持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飭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聞者多歸之公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三

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紹雖彊其何能爲操乃悅或又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操曰然吾所惑者恐紹侵擾關中北引羌胡南誘蜀漢則是我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敢相一唯韓遂馬騰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雖不能久比公安定山東亦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操乃表繇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三年操既破張繡東擒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爲之謀審配逢紀任其事顏良文醜統其兵未易克也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

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法必不能縱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五年操保官渡紹圍之操衆少糧盡士卒疲乏多叛歸紹操與或書議欲還許以致之或報曰紹悉衆聚官渡與公決勝公以至弱當至彊若不能制必爲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操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四

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奔操說操潛兵燒其輜重紹遂以敗紹遣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操北救劉延荀攸曰今兵少不敵必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河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操從之遂斬顏良解白馬之圍紹軍至延津南操勒兵駐營南阪下使騎登壘望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操曰勿復白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紹騎將文醜與鬻備將五六百騎前後至諸將復白上馬操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操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斬文

醜醜與良紹名將也再戰悉擒之紹軍奪氣而田豐以衆見誅皆如或所策六年操就毅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衆離心空乘其困遂定之而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糧乘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操乃復次于河上紹遇病歿操渡河擊紹子譚尚八年操錄或前後功表封或爲萬歲亭侯十七年董昭等謂操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或或謂操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謙退之實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操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勞軍于譙因輒留或參丞相事操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五

樊普封以呈操操陰爲之餽或後恐事覺欲自祭之因求使至鄴勸操以女配帝操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以得配上且吾以微功見錄位爲宰相豈復顧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悖惡可因此廢也操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爲公言也操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索紹相持恐增內顧憂故不言爾操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操以此恨或與略曰中常侍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裴松之按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歿計或于時年始二歲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裴松之又以爲魏八龍之一將有逼而然何云勢哉昔鄭忽以違齊致讎雋生以拒霍見美致讎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而或以閹豎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繼之此婚庸何傷乎或子粲字奉倩何劭爲之傳粲常論其父或不如從兄攸蓋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而已誠然乎哉李卓吾曰荀或既屢以高光劉項爭天下事許曹操矣却拒董昭之請何邪世間道學好騎兩頭馬喜踰兩脚船專欲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六

無厭、思惟兼得、而不知人之不可欺、卒之俱不能得、而反以兩失也。豈獨荀令若然哉？裴松之等取唐衡生卒之年、苦爲或辨、又謂其出於不得已、皆無見識之甚、要知無之不足爲或奇、有之不足爲或累、烏用辨也。

滿寵

太尉楊彪與袁術婚、曹操惡之、欲誣以圖廢立、收彪下獄、使許令滿寵按之、將作大匠孔融與荀彧囑寵曰、但當受辭、勿加考掠、寵不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操、言曰、楊彪考訊無他、詞語、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於是即日赦出彪、初、彧與融聞寵考掠彪、皆

藏書

卷二十五

七

大怒、及因是得出、乃反善寵、不得不善矣。

荀攸

荀攸字公達、祖曇、廣陵太守、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時攸年十三、疑之、謂其叔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乎、衢推問、果殺人亡命者、董卓徙都長安、攸與議郎何顒等謀曰、董卓無道、甚於桀紂、今直刺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由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歿、得免、曹操迎天子都許、荀彧薦攸、操乃徵攸爲尚書、建安二年、從征張繡、攸言於操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

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若急之、勢必相救、操不從、遂進軍、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操謂攸

曰、不用君言、故至是、是歲、操自死、征呂布、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遠襲呂布、不可、攸以爲表繡新破、勢不敢動、布驍猛、又恃袁術、若縱橫淮泗間、豪傑必應之、今乘其初叛、衆心未一、可破也、操曰、善、進至下邳、布既戰敗、退而固守、攻之不拔、操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城當自拔、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操援白

藏書

卷二十五

八

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與操遇、諸將皆恐、說操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操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斬其騎將文醜、而與紹相拒於官渡、時軍食方盡、攸言於操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猛銳而輕、敵可破也、操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獲其輜重、而還、七年、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明年、操欲征劉表、而譚尚爭冀州、譚遣辛毗請救、操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強、宜先平之、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無四方志可知矣、袁紹據四州之地、以寬厚得衆、假使二子和睦、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

構勢不兩全。可急圖之。操曰：善。乃許譚和親，而還擊破尚、冀州平表，封做陵樹亭侯。攸深密有智防，自從操征伐，常謀謀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操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又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休。荀公達之去惡，不去不止。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客公達，輒復過人意。後從征孫權，道薨。操言之，則流涕。

賈詡

賈詡，武威姑臧人。察孝廉為郎，以疾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

藏書

卷二十五

九

九

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久為邊將，威震西土。故詡假以懼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董卓入洛陽，詡以太尉掾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皆懼。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自解散，間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傕乃西攻長安，和出天子。詡有力焉。是時將軍煨屯華陰，與詡同郡。詡遂去，傕託煨。詡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不自安。張繡在南陽，詡因結繡，或謂詡曰：煨待君厚矣。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

意禮雖厚，我去必喜。又望吾結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得詡，則家與身俱全矣。詡遂往。繡執禮甚畢，煨果善視其室。詡乃說繡與劉表連和，曹操北征繡，一旦遂引軍退。繡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故敗。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果得勝而還。因以問詡。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後。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知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是後曹操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繡欲許之。詡顯於繡坐，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乎？繡驚曰：何至是？若此，當何歸？詡曰：當歸曹公。繡曰：袁強曹弱，今又與曹為仇。詡曰：此乃所以空歸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空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空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空從三也。繡遂率眾歸操。操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袁紹圍操於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火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

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失其機，須臾可定也。操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建安十三年，操破荊州，歛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令收漢南，威名遠著，軍勢既大，若乘舊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操不從。軍遂無利。操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之而已。」操曰：「解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時操子丕爲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不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謂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夕孜孜，不違子道，而巳。」操又嘗屏左右，問詡。詡嘿不對。操曰：「與卿言，不答，何也？」詡曰：「屬有所思。」操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操大笑。太子遂定，詡思非操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疑。闔門自守，男女嫁娶，不結高門，曹丕篡位，以詡爲太尉，丕問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以文德，而候其變，則平之不难矣。」吳蜀雖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者。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

未見萬全之勢也。李生曰：此人非但有謀，且有大識。享年七十又七，宜哉。

程昱

程昱，東阿人。黃巾賊起，縣丞王度反應之，吏民盡負老幼，東奔渠丘山。度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因謂縣中大姓薛房曰：「度得城郭而不居，其勢可知矣。此不過虜掠財物耳，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多穀米，若還城堅守，度可破也。吏民不肯從，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遣數騎舉幡，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因大呼曰：「賊至矣！便下山趣城。」吏民奔走相隨，昱遂與之共守。度等來攻城，不可下，欲去。昱因率吏民開城急擊，度等破走。東阿得全，昱之力也。初平中，兖州刺史劉岱與袁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而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必與紹絕。別勅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可將騎來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乃召見昱，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袁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瓚，未至，瓚已大爲紹所破矣。曹公臨兖州，辟昱與語，說之，及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皆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

軍降者言陳官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或謂昱
空往說之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若母弟
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之甚方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
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宜詳擇也夫布粗中
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
略不世出此殆天所授君若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
可立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時汎疑已在范允乃
見疑伏兵誅殺之而勒兵自守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
宮至又不得渡昱至東阿東阿令衆祗已悉屬吏民拒城
堅守矣卒完三城以待曹曹公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十三

肯攻曹公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育矣其後曹公征
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
立未爲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
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
敵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則又不可得而
殺矣權果多與備兵以禦曹

郭嘉

郭嘉潁川人初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曰夫智者審於量
主故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
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共濟天下難矣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十四

遂去之先是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早卒曹公與荀彧書
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
之或薦嘉遂召見公曰使孤成大業者必子也因謂嘉曰
本初擁冀州之衆青并從之地廣兵強而數爲不遜吾欲
討之而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
智勝項羽雖強終爲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
雖兵強無能爲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
東取呂布公曰然征呂布三戰破之遂禽布劉備來奔以
爲豫州牧或謂曹公曰備有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公
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

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以窮歸我，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孫策轉關千里，盡有江東，聞曹公與袁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嘉策之曰：「策新并江東，所誅皆雄豪將帥，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雖有百萬之眾，無異獨行。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嘉後從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袁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謀，臣必交關其間，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

卷二十五

十五

變成而後擊之。公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遂從定郡。公將征袁尚，及三郡烏丸，諸將多懼，劉備襲許，嘉曰：「公雖威震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我耳，舍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生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公遂行，至易，嘉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多難，以趨利，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之，惶怖合戰，大破斬蹋頓及名王以下，尚及兄

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曹公語人曰：「唯奉孝為能知孤意。」年三十八，自柳城還，疾篤，遂不起。

董昭

董昭，定陶人。袁紹使昭領鉅鹿，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選侯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城，孫伉等為應。檄到即收伉等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按檄告令，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後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時曹操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勢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

卷二十五

十六

天下之英雄也。況今有緣空，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未為深分。楊於是通曹上事，并表薦焉。昭又為曹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催、郭汜等各隨輕重，以致殷勤。建安元年，曹公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強，而少黨援，作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援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儔。然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今將軍為內主，吾為外援，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矣。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

共表操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而曹遂朝天子於洛陽曹乃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霸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臣弼事勢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徙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筭其多者曹公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且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宜遣使厚遣答謝以安其意說京相無糧欲車駕暫幸洛陽近許以便轉運庶免縣乏奉爲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十七

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公曰善卽遣使詣奉徙大駕至許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致辭以卽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樊軍之圍可不救而自解伏乞不漏令羽有備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倘有他意爲難不小公曰善卽勅救將徐晃以權書射着圍裏及羽也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樊圍以解曹丕篡位遷昭爲侍中三年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

過人而用兵畏敵甚不敢輕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爲懼乎後果如昭言明帝太和六年薨年八十一

劉曄

劉曄漢光武子阜陸王延後也曄母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臨終戒渙曄曰尔父侍人素諂害我汝長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至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行矣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十八

渙曰那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其父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楊士多輕俠狡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欲驅掠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強逼曄使唱導此謀曄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曹操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使者爲論事勢要與俱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曄令家僮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令健兒因行觴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

同罪。眾皆驚怖走還營。營有將精兵數千。曄即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諭以禍福。眾皆叩頭。開門。內曄。推曄為主。曄視漢室漸微。已為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時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繇宗民。數欺下國。忿之久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繇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為外援。勲信之。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繇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倘旬日不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繇。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曹曄。與

書

劉

卷二十五

十九

蔣濟等亦皆以楊州名士為曹所徵。時廬江界有山賊眾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所遣偏將皆莫能克。曄曰。策等小賢。因亂赴險。相依為強。非有爵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天下略定。後伏見誅。况明公之德。東征西怨。先開賞募。大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啟而虜自潰矣。公笑曰。卿言近之。遂克策。後征張魯。轉曄為主簿。既至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公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為有。無吾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曄策魯可克。如糧道不繼。雖退軍亦不能自全。馳白公。遂攻之。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因進曰。

明公以步卒五千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附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為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為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公不聽。后七日。蜀降者說蜀一日數十驚。雖斬之而不能安。乃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文帝時。吳遣使稱藩。朝臣皆賀。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荆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外有強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承

書

劉

卷二十五

二十

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強兵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夫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太興師徑渡江。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况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倘已怒。欲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勢。

也文帝不聽遂受吳降拜權爲吳王曄又進曰不可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陽侯耳不可卽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且權一受王位之後蜀兵旣卻必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而內爲無禮以怒陛下待陛下赫然發怒興兵彼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如此今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人子女以爲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威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拜權爲吳王權將陸遜旣大敗劉備果內不順如曄言文帝復興師伐吳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楊州諸軍並進帝問權當自來不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起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駐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後出爲大鴻臚以憂歿

魯肅

魯肅字子敬臨淮人時天下已亂肅大散財貨標賣田地以賑窮弊結士爲務周瑜爲居巢長將數百人故過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困米各三千斛肅遂指一困與瑜瑜是以益知其奇也瑜東渡因與同行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因薦肅才宜佐時權卽見肅與語甚悅之因密議曰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二十一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二十一

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餘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旣惠顧何以佐我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剿除黃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旣而劉表歿肅進說曰夫荆楚與國鄰接水流順北外帶江漢內阻山陵今表新亡二子素不輯睦加劉備與操有隙寄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用也若備與彼協心則空撫安與結盟好如有離違宜別圖之以濟大事肅請得奉命弔表二子說備使撫表衆同心一意共治曹操備必喜而從命今不速往恐爲操所先權卽遣肅行到夏口聞曹公已向荊州晨夜兼道北至南郡而表子琮已降曹公備惶懼奔走欲南渡肅徑迎之到當陽長阪與備會宣騰權旨勸備與權并力備隨到夏口遣諸葛亮使權會權得曹公欲東之問諸將議皆勸權迎之肅獨不言權起更衣肅追至宇下曰向察衆人之議專欲認將軍不足與圖大事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不可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時周瑜受使至鄱陽肅勸追召瑜還遂任瑜以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

畫方略曹公破走肅卽先還權大請諸將迎肅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肅始當顯耳權撫掌歡笑後備詣京見權求都督荊州肅勸權借之共拒曹操操聞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周瑜病乞肅自代卽拜肅奮武校尉代瑜先是周瑜甘寧並勸權取蜀權以谷備備不肯旣備定益州權求長沙零桂備又不聽權乃遣呂蒙率衆取之備聞之自還公安遣羽來爭三郡肅在益陽邀羽與相見但請單刀俱會諸將恐有變肅曰今日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二十三

之事宜相開譬劉備負國是非未決羽亦何敢重自干命乎乃趨就羽羽曰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寢不脫介戮力破魏豈得徒勞無一塊壤而足下來欲收地邪肅曰不然始與豫州遇於長阪豫州之衆不當一校計窮慮極圖欲遠竄望不及此主上懸豫州之身無有處所不愛土地士人之力以濟其患而豫州獨飭情愆德臨好今已藉手於西州矣又欲剪并荊州之土肅聞貪而棄義必爲禍階吾子屬當重任曾不能明道處分以義輔時而負恃弱衆以圖力爭師曲爲老將何以濟乎羽無以荅備乃割湘水爲界各罷軍肅年四十六卒權爲舉哀臨葬諸葛亮亦

爲發喪及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人曹操征荊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獨北詣曹操辟爲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彘追謂巴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天人去就巴可知矣足下去欲何之巴曰受命而來不成當還此其宜也先主深以爲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蜀巴乃辭謝先主不責也辟爲左將軍西曹掾張飛嘗就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五

二十四

巴宿巴不與語飛大怒諸葛亮謂巴曰張飛武人敬慕足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巴曰大丈夫處世當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備聞之怒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初攻劉璋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盡赴諸葛亮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更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後代法正爲尚書令吳張昭嘗對孫權論巴稱阨不當拒張飛太甚權曰若令子初隨世浮沉容悅玄德交非其人何足稱爲高士乎

章武二年卒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今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矣諸葛亮亦言之先主見與談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

藏書

卷二十五

二十五

諸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於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可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不可璋既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伏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統還坐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風人建安初天下饑荒正入蜀依劉璋益

藏書

卷二十五

二十六

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松後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舉正正既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會璋聞曹公欲征張魯松遂說璋遣正迎先主使之計魯正既銜命而往乃陰獻策於先主先主然之於是取璋時璋蜀郡太守許靖將踰城先降以事覺不果及璋稽服先主亦遂薄靖不用正謂先主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天下之人必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追昔燕王待郭隗先主乃厚待靖而以正爲蜀郡太守楊武將軍外統都畿內

為謀主一食之德。雖此之然。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為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以法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心常凜凜。故亮云。然建安二十二年。正謂先主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勢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此非其智不逮。力不足也。必內有憂偏故耳。今策淵郃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眾往討。必可克之。先主善其策。二十四年。先主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與勢作營。淵將兵來爭。正曰。可擊矣。乃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淵等授首。曹公西征。聞之曰。吾故知玄德不辨。有此必為人所教也。先主既立為漢中王。以正為尚書令。護軍將軍。明年正卒。年四十五。先主為之流涕者累月。諸葛亮與正雖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後先主將東征。孫權以復關羽之恥。羣臣屢諫不聽。及大軍敗還。亮乃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七智謀名臣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少貧賤。以鬻春為業。嘗貨春於洛陽市。有一人貴買其春。而云無直。令隨取直。猛從之行。不覺遠。忽見一父老鬚髮皓白。踞胡牀上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前拜父老。父老令十倍償春。直仍送出。猛既出。顧視向處。乃嵩高山也。猛博學。氣度雄遠。士不參其神契。卽不與交。隱於華山。桓溫伐秦。人關。猛被褐謁溫。一面談當世之務。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仗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灊水。百姓未知公心。故也。溫默然。無以辭之。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署為軍謀祭酒。溫將還資猛車馬。欲與之俱。猛還山。咨師。師曰。卿與桓溫豈並世哉。在此可富貴。何為乎遠行。時秦王苻生。醜虐不道。而東海王苻堅有志度。堅左右說堅誅秦王。堅以問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殿下宜咨之。堅因婆樓招猛。猛一見如舊語。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堅大悅。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堅既代立。以猛為

中書侍郎掌機密，又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鞭殺下吏，百姓上書訟猛。堅以檻車徵下廷尉，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蒞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宰國以禮治，亂國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劇邑，謹爲明主翦除凶猾，始殺一凶，餘尚無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臣願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聞命也。堅謂羣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以爲尚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秦民大悅，遂以猛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又遷左僕射，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領選如故。時猛年三十六矣，歲中五遷，權震書。」

卷二十六

傾中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氏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衆辱猛曰：「君無汗馬勞，何敢專管大任？」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門外，不然，吾不處世。」猛以白堅，後世入言事，堅伴問猛曰：「吾欲以楊壁尚主，何如？」世勃然曰：「楊壁，臣之壻也，陛下安得令之尚主？」猛讓之曰：「陛下帝有海內，而君敢競婚，是爲二天子也。」世怒，將擊猛，左右止之。世遂醜言大罵，堅大怒，立命斬世。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亦數譖毀猛，堅黜騰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亦後上下咸服，莫敢言者。晉興二年，秦汝南公騰謀反，誅。

騰，秦主生之弟也。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猛屢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爲患。」堅不聽。明年，匈奴寇秦，堅自將往討，留李威與猛輔太子守長安。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入襲李威，擊斬之。幼之反也，晉公柳、趙公雙皆與通謀，幼誅雙，復與魏公庾、燕公武謀作亂。柳據蒲坂，武據安定，雙與庾據上邽，而庾遂以陝城降燕，請兵接應。秦人大懼，賴雙等以次誅滅，而猛復攻破陝擒庾，誅之。秦國乃定。向使早聽猛言，安有是乎？晉桓溫伐燕，至枋頭，燕遣使求救於秦，羣臣議不可。王猛密言于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北兵，引并豫之。」

卷二十六

果觀兵峭渾，則陛下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從其病而取之，堅乃遣兵救燕。初，燕太宰慕容恪臨終，謂燕王暉曰：「吳王垂文武兼資，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時慕容評專國，素忌垂，故垂奔秦。堅聞慕容恪卒，已有圖燕之志，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垂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成大功也。」王猛曰：「慕容垂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恐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不聽。燕初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退，燕復悔。秦王怒，遣猛及將軍鄧羌、楊安帥步騎三萬伐燕，進攻洛陽。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垂子慕容令以爲參軍，卿導，將。

行造。垂飲謂垂曰：今當遠別，何以贈我？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貽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其子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秦王心亦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將為天下笑。聞東朝比來悔寤，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奔燕軍。猛即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堅勞之曰：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亦各其志。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待之如舊。猛敗燕軍，取洛陽，置戍金墉城而還。堅以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復督諸軍十六萬騎伐燕。慕容評屯路州，猛進與相持。遣將軍徐成規燕軍，期日中。及昏而反，猛怒，將斬成。鄧羌請曰：賊眾我寡，詰朝將戰，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斬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郡將也，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效戰，以贖罪。猛又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矣。成既獲免，羌自來謝。猛執羌手而笑曰：吾試將軍，公將軍於郡將尚公，况國家歟？秋七月甲子，猛陳師渭源，而誓眾踊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望見燕兵眾盛，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破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公勿憂也。猛曰：此非所及。當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

乃大飲帳中，與張琚徐成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殺傷數百人。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乘勝追擊，所殺及降又十餘萬。慕容評單騎走還鄴，於是秦兵長驅圍鄴。猛之未至鄴也，鄴旁剽劫公行。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而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玄恭，恪字也。十一月，秦王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自率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猛潛如安陽謁堅曰：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無足慮也。監國幼冲，驚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秦王乃入鄴，執燕主暉，以猛為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猛以六州任重，請改授親賢，別乞一州自效。堅遣侍中諭旨，猛乃視事。俄入為丞相，稍加都督中外諸軍事。猛表讓父之猛，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於是兵強國富，垂及昇平。猛之力也。西平公融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融問申紹，誰可使詣長安申理者？紹曰：燕尚書郎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猛及融屢辟泰不起。至是，泰從融命而至。猛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泰曰：罪人來就刑，何謂遲乎？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齊宣王以稷下垂聲，今陽平公開建學官，追

跡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頗有司舉劾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罪乎猛曰是吾之過猛疾堅親臨省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爲國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爲人患空漸除之時鮮卑慕容垂爲冠軍將軍羌人姚萇爲龍驤將軍皆敵國來降爲堅所寵任故猛言及之堅比飲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姚崇

姚崇字元之陝州人武后時拜侍郎后嘗語左右在時周興來俊臣等數治詔獄朝臣相逮引一切承反朕意其在更昇近臣臨問皆親得其手牒自俊臣等誅遂無反者然則向論成得無冤邪崇曰當時以告言爲功故天下號曰羅織甚於漢之鉤黨雖陛下使近臣覆訊彼尚不自保敢一搖手以悖酷吏之意哉且被問不承則重罹其慘今賴天之靈發悟陛下臣以一門百口保內外官無復反者矣后悅賜銀千兩聖曆三年進同鳳閣鸞臺平章事未幾出爲靈武道大總管張柬之等謀誅二張崇適自他所還遂參密議以功封梁縣侯武后遷上陽宮中宗率百官問起居五公相慶崇獨流涕柬之等曰今豈涕泣時邪恐公禍

由此始崇曰此與計逆不足爲功然事天后久違舊主而泣人臣終節也由此獲罪甘心焉後五王被害而崇獨免玄宗卽位講武新豐天子行幸收守在三百里內得詣行在崇時在同州召至帝方獵渭濱問崇曰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臣年二十居廣成澤以呼鷹逐獸爲樂張璟藏謂臣當位王佐無自弃故折節讀書遂待罪將相然少爲獵師老未忘也帝遂與俱獵緩速如旨是日帝憊甚旣罷獵乃謂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銳於治先設事以堅帝意卽陽不謝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帝曰試爲朕言之崇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復之悔臣願不倖邀功可乎比來壬倂冒觸憲綱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閭人之口臣願宦豎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寢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評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觀費鉅百萬臣請絕道佛營造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翌日拜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遷紫微令二月甲寅朔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崇上賀請書之史冊三年以盧懷慎校吏部尚書兼黃門監崇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德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泚曰余爲相可比何人泚曰公可謂救時之相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哉崇嘗於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顧崇懼再三言之卒不荅崇趨出內侍高力士侍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開元四年山東大饑崇奏曰詩云秉彼蠹賊付畀炎火漢光武詔曰勉順時政勸督農桑去彼螟蟊以及蠹賊此除蝗謠也請夜設火坎其旁且焚且燼乃出御史爲捕蝗使分道殺蝗汴州刺史倪若水上言除天災者當以德昔劉聰除蝗不克而害愈甚崇移書謂之曰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者良守蝗避其境若謂修德可免彼將無德致然乎今坐視食苗不救因以無年刺史其謂何乃縱捕時議者猶諠譁不止帝復問崇崇對曰庸儒泥文不知事變事固有違經而合道反道而適權者昔魏世山東蝗小忍不除至人相食後秦有蝗草木皆盡牛馬至相噉毛今飛蝗所在充滿加復蕃息討蝗縱不能盡不愈於養以遺患乎帝

然之蝗害訖息盧懷慎卒崇病店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父之崇還宰政因舉宋璟自代乃以開府儀同三司罷政事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屋自壞帝問宋璟蘇頌同對曰壞屋之變天所以示教戒陛下宜停東巡又問崇崇對曰臣聞隋取符堅故殿營廟而唐因之且山有朽壤尚不免崩歲久枯木自當摧折但壞與行會耳且陛下以關中元元輸餉告勞因幸東都不爲已也百司已戒供擬既具請車駕如期帝曰卿言正契朕意賜絹三百疋車駕遂東八年授太子少保以疾不拜明年卒年七十二崇三爲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士馬儲械無不精熟上初卽位勵精爲治每事訪崇崇應荅如響故上專任之每見便殿必爲之興去輒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始爲同州張說素恨崇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聽又使殿中監丞姜皎言于上曰陛下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臣今得之矣上問爲誰皎曰姚崇文武全才真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也汝何得面欺皎叩首服上卽遣中使召崇詣行在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召問之對曰臣損足無甚痛乎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也夫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

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于是出說相州及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協然其人素奢侈好服玩吾歿後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張若顧卽錄致之仍以神道碑爲請旣獲其文登時錄進上覽豫磨石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後必當有悔若復來索碑文便當引視鐫石告以上聞可也崇歿張果至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致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擎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全數日後果遣使來索原本欲加刪改諸子引使者視其碑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撫膺曰歿姚崇能算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矣魏知古崇所

表書 名臣 卷二十六

十一

引及同列稍輕之出攝吏部尚書知東都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憑舊請託知古密以聞他日上召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曰臣二子分司東都其爲人多欲而寡慎必常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必私其子及聞之大喜曰卿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其德臣而請之帝於是愛崇不私而薄知古欲斥古崇曰臣子無狀僥陛下法而逐知古外人必謂陛下私臣乃止

李泌

李泌字長源七歲知爲文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座訶辯注射帝異之

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奏李泌卽馳召至帝方與張說觀奕使說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才靜若得意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養視之張九齡尤獎愛泌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忽獨念曰嚴太苦勁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介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泌爲小友嘗遊嵩華終南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斥置蕭肅肅宗卽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嵩穎間冒難奔赴行在至彭原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至于四方文狀將相遷除皆與泌參議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金帛子女悉送范陽志在苟得詎能定中國邪不出二年無寇矣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志忠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繫其四將也隨祿山

表書 名臣 卷二十六

十一

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散。我常以逸待勞。以所徵之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命建寧王為范陽節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犄角。以取范陽。賊失巢窟。當歿河南諸將手。時中書令崔圓宦官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代宗立。召至。賜光福里第。強詔食肉。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暉甥婦。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出為江西判官。載誅帝。召還。復為常衣所忌。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李懷光叛。歲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葉矣。三年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初張延賞滅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離。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曰。人既凋耗。員何可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今州或參軍。署參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也。泌乃條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可罷者。又如舊制。諸王未出閣。官屬皆不除。則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是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而京官祿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開劇。普增其俸。又白罷

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唯用韓臯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莫辨存亡。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園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年六十八。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為人所譏。獨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蠡云。泌在衡獄。有僧號懶瓚。與坐。撥火中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鄴侯家傳云。泌少時身輕。極能于屏風上行。竹薰籠上立。有異人云。此兒十五必升騰。父母惡之。忽聞空中異香。作蒜汁滌之。既長。辟穀。每導引。骨節珊珊。人謂之鍊子骨。建寧王倓性英果。有才略。從上自馬嵬北行。屢逢寇盜。倓自選驍勇。居上前。後血戰。以衛上。上或過時未食。倓悲泣。不自勝。軍中皆屬目。向之上。欲以倓為天下兵馬元帥。使統諸將東征。李泌曰。建寧王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于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其肯已乎。太宗太上皇卽其事也。上乃以廣平王倓為天下兵馬

元帥諸將皆屬焉。侯問之謝泌曰：「此侯之心也。」上謂泌曰：「張良姊祖母昭成大后之妹也。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官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已也。至于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至德二載，帝又從容謂泌曰：「廣平爲元帥踰年，今欲令建寧專征，又恐勢分立，廣平爲太子何如？」對曰：「臣固嘗言之矣。戎事交切，須卽區處。至于家事，當俟上皇，不然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卽位之意邪？此必有人欲令臣與廣平有隙耳。」臣請以語廣平，泌出以告廣平。王俛俛曰：「先生深知其心也。」乃入固辭曰：「陛下猶未奉晨昏，臣何心敢當儲副？」願俟上皇還宮，臣之幸也。李輔國外恭謹寡言，而內狡險，見張良姊有寵，陰附會之。建寧王俛數于上前詆訐二人罪惡。二人譖之于上曰：「侯恨不得爲元帥謀害廣平王。」上怒，賜侯死。于是廣平王俛及李泌皆內懼，俛謀去輔國及良姊。泌曰：「不可。王不見建寧之禍乎？」俛曰：「竊爲先生憂之。」泌曰：「泌與主上有約矣。平京師，則告還山。」俛曰：「先生去，則俛益危矣。」泌曰：「王但盡人子之孝，良姊婦人委曲順之，亦何能爲？」九月，廣平王俛入長安，捷書至鳳翔，百僚入賀。上召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復修人子之職矣。」泌對曰：「上皇不來矣。」上驚問故。泌曰：「理勢自然，請

更爲羣臣賀表，言自馬嵬請留靈武，勸進及今成功，主上思戀晨昏，請速還京，以就孝養之意，乃可。」上卽使泌草表，立命中使入蜀，因就泌飲酒，同榻寢。李輔國請取契，鎗付泌，泌請使輔國掌之。泌曰：「臣今報德足矣，復爲閒人，何樂如之？」上曰：「卿且眠。」泌對曰：「陛下今就臣榻，臣猶不得請，況異日香案之前乎？」陛下不許臣去，是殺臣也。」上曰：「不意卿疑朕如此。」是直以朕爲句踐也。對曰：「陛下不辨殺臣，故臣得以求去。若其旣辨，臣安得言？」陛下鼻日待臣如此，臣于事猶有不敢言者。况天下旣安，臣敢言乎？」上良久曰：「卿以朕不從北伐之謀乎？」對曰：「非也。所不敢言者，建寧耳。」上曰：「建寧朕之愛子，艱難時有功，朕豈不知，但爲小人所教，欲害其兄，圖繼嗣。朕以社稷大計，不得已除之耳。」泌對曰：「若有此心，廣平王當怨之。」廣平每與臣言其冤，輒流涕嗚咽。上曰：「渠嘗夜捫廣平，意欲加害。」泌曰：「此皆讒人之言，豈有建寧之孝友聰明而爲此乎？且陛下昔欲用建寧爲元帥，臣請用廣平。建寧若有此心，當深憾于臣，而以臣爲忠益相親善。」陛下以此可以察其心矣。」上乃泣下曰：「先生言是也。」旣往不咎，朕不欲聞之。泌曰：「臣所以言者，非咎旣往，乃欲陛下慎將來耳。」昔天后有四子，長曰太子宏，天后方圖稱制，惡其聰明，酖殺之。立次子雍王賢，賢內憂懼，作黃臺

瓜辭冀以感愍天后。天后不聽。賢卒歿於黔中。其辭曰。種瓜黃臺下。瓜熟子離離。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爲可。四摘抱蔓歸。今陛下已一摘矣。慎母再摘。是時廣平有大功。良姊忌之。潛構流言。故泌言及泌求歸山不已。上不得已。乃聽歸。德宗貞元中。張延賞在西川。與東川節度使李叔明有隙。上入駱谷。值霖雨。道途險滑。衛士多亡。歸朱泚叔明之子昇等六人恐有奸人。乘輿相與齧臂爲盟。更輦上馬。以至梁州。及還長安。上皆以爲禁衛將軍。寵遇甚厚。張延賞知昇私出入部國大長公主第。密以白上。上謂李泌曰。部國已老。昇年少。何爲如是。泌曰。此必有欲動搖東宮者。誰爲陛下言此。上曰。卿勿問。第爲朕察之。泌曰。必延賞也。上曰。何以知之。泌具爲上言。二人之隙。且曰。昇承恩顧。典禁兵。延賞無以中傷。而部國乃太子蕭妃之母也。故欲以此陷之耳。上笑曰。是也。部國肅宗之女。適駙馬都尉蕭升。女爲太子妃。詹事李昇出入主第。或告主。亂且厭禱。上大怒。幽主於禁中。切責太子。太子請與蕭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一旦疑之。欲廢之而立姪。上怒曰。卿何得問人父子。誰語卿舒王爲姪者。對曰。陛下自言之。大曆初。陛下語臣。今日得數子。臣請其故。陛下言昭靖諸子。

主上令吾子之。今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姪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曰。卿違朕意。何不愛家族耶。對曰。臣爲愛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任汝爲相。不力。使至此。必復殺臣。子臣老矣。餘年不足惜。若寬殺臣子。以姪爲嗣。臣未得歆其祀也。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使朕如何。而可。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臣始謂陛下聖德。當使海外蠻夷皆戴之。如父母。豈謂自有子而疑之。至此乎。臣今盡言。不敢避忌。諱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覆家者。陛下記昔在彭原。建寧何故而誅。上曰。建寧叔實寬。肅宗性急。譖之者深耳。泌曰。臣昔者以建寧之故。辭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又爲陛下相。又觀諸事。臣在彭原。承恩無比。竟不敢言建寧之冤。及臨辭。乃言之。肅宗亦悔而泣。先帝自建寧。常懷危懼。臣亦爲先帝誦黃臺瓜辭。以防讒構之端。上曰。朕固知之。意色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臣方欲言之。昔承乾屢監國。託附者衆。藏甲又多。與宰相侯君集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長孫無忌與朝臣數十鞠之。事狀顯白。然後集百官議之。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并廢魏王泰。陛下既知肅宗性。

急以建寧爲寃臣不勝慶幸願陛下戒覆車之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而思之陛下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也若果有其迹當召大臣知義理者三三人與臣鞠實陛下如貞觀之法行之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于開元之時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海內冤憤此乃百代所當戒又可法乎且陛下昔嘗令太子見臣於蓬萊池觀其容表非有蠱目豺聲商臣之相也正恐失於柔仁耳又太子自貞元以來嘗居少陽苑在寢殿之側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有異謀乎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况但以妻母有罪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宗族保太子必不知謀勦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必抽笏扣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也然陛下還宮當自審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欲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曉卿意泌歸謂子弟曰吾本不樂富貴而命與願違今累汝曹矣間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闌干撫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泌拜賀因曰陛下聖明察太子無罪臣報國畢矣臣前日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賴卿得全

方屬子孫傳卿代代以報德何爲出此言乎上嘗與泌論卽位以來宰相曰盧杞忠清彊介人言杞奸邪朕殊不覺泌曰人言杞奸邪而陛下獨不覺其奸邪此乃杞之所以爲奸邪也倘陛下覺之豈有建中之亂乎杞以私隙殺楊炎擠顏真卿於死地激李懷光叛賴陛下聖明竄逐之人心頓喜不致大禍不然亂何由弭上曰楊炎以童子視朕每論事朕可其奏則悅與之反覆問難卽怒而辭位觀其意以朕爲不足與言故也以是忿不可忍初非由杞建中之亂術士桑道茂預請城奉天此蓋天命非杞所能致也泌曰天命他人皆可以言之惟君相不可言蓋君相所以造命也若言命則禮樂政刑皆無所用矣一日與泌議復府兵泌因爲上歷敘府兵平日皆安居田畝每府有折衝領之折衝以農隙教習戰陣國家有事徵發則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參驗發之至所期處將帥按閱有教習不精者罪其折衝甚者罪及刺史軍還則賜勲加賞便道罷之行者近不踰時遠不經歲高宗以劉仁軌爲洮河鎮守以圖吐蕃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來承平日久府兵浸墮爲人所賤至蒸餗手足以避役牛仙客以積財爲宰相邊將效之山東戍卒多賞綿帛自隨邊將誘之寄於府庫晝則苦役夜繫地牢利其死而沒入其財故自天寶以後山東戍

辛還者什無二三其殘虐如此然未嘗有外叛內侮殺帥
自擅者誠以顧總田園恐累宗族故也自開元之末張說
始募長征兵謂之廣騎其後益為六軍及李林甫為相奏
諸軍皆募人為之兵不土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禍亂遂
生向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廢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
上曰侯平河中當與卿議之他日復問泌對曰今歲徵關
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粟二百四萬斛國家比遭饑
亂經費不充未暇以復府兵也上曰然亟減戍卒歸之何
如對曰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不擾百姓糧
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乎對曰此須
急為之過旬月則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蘭之間以牛運
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在藏惡繒染為絲纈因党項以市
之每頭二三疋計十八萬疋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冶鑄
農器羅麥種分賜邊軍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約明
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貯來春
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又荒所收必厚戍卒獲利耕者
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以售其價必
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卿言府兵亦集如
何對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則安於其土不復思歸舊制戍
卒三年而代及其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即以所開田為承

業家人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據應募之數移
報本道雖河朔諸帥得免代之煩亦喜聞矣不過數番則
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弊為富
庶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
國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計將安出對曰臣未敢言之侯
麥禾有效然後可議也泌意欲結回紇太食雲南與圖吐
蕃令吐蕃所備者多知上素恨回紇恐聞之不悅并屯田
之議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先時肅宗謂泌曰今郭子儀李光弼已為宰相若克兩京
則無官以賞之對曰古者官以任能爵以酬功漢魏以來
雖以郡縣治民然有功則錫以茅土傳之子孫唐初未得
關東故封爵皆設虛名其食實封者給繒布而已貞觀中
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者多以官
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是以功臣
居大官者皆不為子孫遠圖務乘一時之權以邀利歸使
祿山有百里之國則亦惜之以傳子孫不反矣李希烈反
唐宗室李勉為汴宋滑濮河陽等道都統希烈攻勉勉嬰
城守累月援莫至乃裒兵萬人潰圍出東保睢陽議者多
以勉失守大梁不應為相李泌言于上曰李勉公忠雅正
而用兵非所長大梁不守然將士棄妻子而從之者殆二

萬人足以見其得衆心矣。且劉洽出勉麾下，勉至睢陽，悉舉其衆以授之。卒平大梁，亦勉之功也。上乃命勉復其位。貞元間，泌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與卿報之。」對曰：「臣素不與人爲仇。」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日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然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乎？上曰：「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讒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而反側，恐中外之憂不日復生也。陛下以李懷光爲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曰：「朕始聞卿言，聳然不知所謂，及聽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計也。」晟、燧皆起泣謝。妖僧李軌、奴自言本皇族，見獄瀆神，命已爲天子，結殿前射生將韓欽緒等謀作亂，其黨上告，上命捕送內侍省推鞠。李晟聞之，驚仆於地，曰：「晟滅族矣。」泌問其故，晟曰：「晟新僱誘毀中。」

外有家人千餘，若有一人在其黨中，則兄亦不能救矣。泌乃密奏大獄一起，所連引必多，外間人情恟懼，請出付臺推之上從之。欽緒奉天功臣遊瓌子也，尋斬軟奴等八人。北軍之士坐歿者八百餘人，而朝廷之臣無連及者。遊瓌委官詣關謝上，遣使止之。遊瓌又械送欽緒二子，上亦有之。泌曰：「軟奴之黨猶有在北軍未發者，請大赦以安其心。」正月朔，赦天下，咸陽人上言見白起，令奏云：「請爲國家扞禦西陲，正月吐蕃必大下，旣而吐蕃入寇，遷將敗之上，欲於京城立廟，贈起爲司徒。」泌曰：「臣聞國將興，聽於人，今將帥立功而陛下褒賞白起，臣恐邊臣解體矣。」若立廟京城，盛爲祈禱，流聞四方，將立巫風。臣聞杜郵有祠，請勅府縣修葺，則不至驚人耳目矣。初，肅宗至鳳翔，旬日，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江淮，肅宗亦至，長安人聞車駕至，從賊中自拔而來者，日夜不絕。西師憊息，旣定，李泌請遣安西西域之衆如前策，並塞東北，自馮檀南取范陽。上曰：「今大衆已集，庸調亦至，當乘兵鋒，擣其腹心，而更引兵東北，數千里先取范陽，非迂乎？」對曰：「今以此衆直取兩京，必得之。然賊必再強，我必再困，非久安之策。」上曰：「何也？」對曰：「今所恃者皆西北守塞諸胡之兵，性耐寒暑，若乘其新至之銳，攻祿山已老之師，其勢必克。若春氣已深，賊收其餘。」

衆遁歸巢穴。關東既熱，官軍必困於思歸，賊休兵秣馬，伺官軍去，復來則征戰之勢未有涯也。不如先用之於寒鄉，除其巢穴，則賊無所歸，根本永絕矣。上曰：朕切於晨昏之戀，不能待此決矣。時德宗爲奉節王學文於李泌，至代宗世，泌居蓬萊書院，德宗爲太子，亦與之遊。興元元年，德宗急詔徵泌爲左散騎常侍，日直西省。時李懷光叛，上問泌曰：河中密通京城，朔方兵素稱精銳，如達奚小俊等皆萬人敵，奈何？對曰：天下事甚有可憂者，若惟河中不足憂也。夫料敵者，料將不料兵。今懷光將也，小俊之徒乃兵耳。懷光既解奉天之圍，視朱泚垂亡之虜，不能取而與之連和，使李晟得取以爲功。今陛下已還宮，懷光不束身歸罪，乃虐殺使臣，鼠伏河中，如夢魘之人耳。但恐不日爲帳下所梟，使諸將無以藉手也。陝虢都知兵馬使達奚抱暉、鵠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欲以神策軍送之。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也。臣請以單騎入，上曰：單騎如何？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貴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枝來殺臣，未必不便爲臣用。且今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勸燧與臣同辭，偕行。

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上曰：朕方用卿，寧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他人往對曰：他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奸謀。他人猶豫遷延，彼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誚之曰：主上以陝虢飢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覘者馳以告，抱暉稍用自安。泌具以白上曰：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泌與馬燧俱辭行，泌出潼關宿曲沃，將佐皆來迎，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常理。泌到自安貼，不願聞也。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宅，語之曰：吾非愛汝而不誅，恐自今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不能入，故丐汝餘生。汝爲我賫版幣，祭節使，慎無入關，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他也。泌之辭行也，上籍陝將預於亂者七十五人，授泌使誅之。泌既遣抱暉，日中宣慰使至，泌奏已遣抱暉，餘不足問。上復遣中使詣陝，必使誅之。泌不得已，械兵馬使林滔等五人送京師，懇請赦宥。詔謫戍天德軍。歲餘，亦竟殺之。而抱暉遂亡命。

不知去向議者有言韓滉聞鑾輿在外聚兵修石頭城上以問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且鎮撫江東十五州盜賊不起滉之力也所以修石頭城者滉見中原板蕩謂陛下將有永嘉之行以爲迎息之備此乃人臣忠篤之慮滉性剛不附權貴以故多謗毀願陛下察之上曰他議洵洵章奏如麻卿弗聞乎對曰臣固聞之其子臯爲考功員外郎今不敢歸省其親正以謗語沸騰故也上曰其子猶懼卿奈何保之對曰滉之用心臣知之至熟願上章明其無他乞宣示中書使朝衆皆知之上曰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遂上章請以百口保滉他日上謂泌曰卿竟上章已爲卿留中雖知卿與滉親舊豈得不自愛其身泌曰臣之上章以爲朝廷非爲身也上曰如何爲朝廷對曰今天下旱饉關中米斗千錢江東豐稔願陛下早下臣章以解朝衆之感而論韓臯使之歸觀令滉感激速運糧儲豈非爲朝廷邪上曰朕深諭之矣卽下泌章令韓臯謁告歸觀面賜緋衣臯至潤州滉感悅流涕卽日自臨水濱發米百萬斛既而陳少遊亦貢米二十萬斛上謂李泌曰韓滉乃能化陳少遊亦貢米邪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泌言於上曰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爲咽喉地屬徐州隣於李納刺史高明應年少不習

事若李納一旦復有異圖竊據徐州是失江淮也國用何從而致請徙壽盧濠都團練使張建封鎮徐州割濠泗以隸之復以盧壽歸淮南則淄青惕息而運路常通江淮安矣及今明應幼駿可代宜徵爲金吾將軍上從之以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建封爲政寬厚而有綱紀不貸人以法故其下畏而悅初河隴沒于吐蕃自天寶以來安西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于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千度支受直度支不時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李泌知胡客畱長安久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買田宅舉質取利甚厚乃命檢括胡客有田宅者凡得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朝貢使者畱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于回紇或自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令鴻臚自陳授以職位給俸祿爲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邪于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王子使者爲散兵馬使或押衙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纔十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緡市人皆喜回紇合骨咄祿可汗屢求和親且請婚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無以給之李泌言于上曰陛下誠用臣策數年之後馬賤于今十倍矣上曰何故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

已。狗。社。稷。大。計。臣。乃。敢。言。上。曰。卿。何。自。疑。若。是。對。曰。臣。願。陛。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于。回。紇。則。不。可。必。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爲。今。之。計。當。以。回。紇。爲。先。三。國。差。緩。耳。上。曰。唯。回。紇。卿。勿。言。泌。曰。臣。僑。位。宰。相。事。可。否。在。陛。下。何。至。不。許。臣。言。上。曰。朕。于。卿。言。皆。聽。之。矣。至。于。和。回。紇。宜。待。子。孫。朕。之。時。固。不。可。先。是。回。紇。助。唐。討。史。朝。義。德。宗。時。爲。雍。王。元。帥。可。汗。壁。陝。州。王。往。見。可。汗。責。王。不。舞。蹈。從。官。韋。少。華。歿。之。于。是。泌。曰。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故。受。辱。而。歿。朕。豈。能。忘。屬。國。家。多。難。未。暇。報。之。和。則。決。不。可。泌。曰。害。少。華。等。乃。卒。羽。可。汗。陛。下。卽。位。舉。兵。入。寇。未。出。其。境。今。合。骨。咄。祿。可。汗。殺。之。然。則。今。可。汗。乃。有。功。于。陛。下。宜。受。封。賞。又。何。怨。邪。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耶。對。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宗。于。天。上。上。曰。容。朕。徐。思。之。自。是。泌。凡。十。五。餘。對。上。終。不。許。泌。曰。陛。下。旣。不。許。回。紇。和。親。願。賜。臣。骸。骨。上。曰。朕。非。拒。諫。但。欲。與。卿。較。理。耳。對。曰。陛。下。許。臣。言。理。此。固。天。下。之。福。也。上。曰。朕。不。惜。屈。已。與。之。和。但。不。能。不。負。少。華。輩。對。曰。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回。紇。葉。護。將。兵。助。討。安。慶。緒。肅。宗。但。令。

宴。勞。之。於。元。帥。府。先。帝。未。嘗。見。也。所。以。然。者。彼。戎。狄。豺。狼。舉。兵。入。中。國。之。腹。不。得。不。過。爲。之。防。也。少。華。輩。不。能。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歟。不。足。以。償。責。矣。且。香。積。之。捷。葉。護。欲。引。兵。掠。長。安。先。帝。親。拜。之。於。馬。前。以。止。之。葉。護。遂。不。入。城。當。時。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葉。護。乃。牟。羽。之。叔。父。也。牟。羽。身。爲。可。汗。舉。全。國。之。兵。赴。中。原。之。難。故。其。志。意。驕。矜。敢。責。禮。于。陛。下。陛。下。天。資。神。武。不。爲。之。屈。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可。汗。留。陛。下。于。營。中。歡。飲。五。日。天。下。豈。不。寒。心。哉。而。天。威。所。臨。豺。狼。馴。服。牟。羽。毋。棒。陛。下。於。紹。表。叱。命。左。右。親。送。陛。下。乘。馬。而。歸。陛。下。以。香。積。之。事。觀。之。則。屈。已。爲。是。乎。不。屈。爲。是。乎。陛。下。屈。於。牟。羽。乎。牟。羽。屈。于。陛。下。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故。舊。不。宜。相。逢。朕。素。怨。回。紇。今。聞。泌。言。香。積。之。事。朕。自。覺。少。理。二。人。對。曰。果。如。泌。所。言。則。回。紇。自。可。恕。上。曰。卿。二。人。復。不。與。朕。朕。當。奈。何。泌。曰。臣。以。爲。回。紇。不。足。怨。鼻。來。宰。相。乃。可。怨。耳。今。回。紇。可。汗。殺。牟。羽。其。國。人。有。復。京。城。之。勳。夫。何。罪。乎。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引。兵。入。京。城。使。先。帝。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讎。况。其。贊。普。至。今。尚。存。宰。相。不。爲。陛。下。別。白。言。

此乃欲和吐蕃以攻回紇。上曰：朕與之爲怨已久，聞吐蕃劫盟，今性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之笑乎？對曰：不然。臣曩在彭原，今可汗爲胡祿都督，與今國相白婆帝皆從葉護而來，臣待之頗厚，故聞臣爲相而求和。臣今請以書與之，約稱臣爲陛下子，每使來不過二百人，市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荒，旁讐吐蕃足以快陛下平昔之心也。上曰：至德以來，與爲兄弟之國，今一旦欲臣之，彼又安肯對曰：彼思與中國和親久矣，其可汗國相素信臣言，若其未諧，但應且發一書耳。上從之。旣而回紇可汗遣使上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六

三十一

表稱兒及臣凡必所約五事皆聽，上大嘉，謂泌曰：回紇則旣和矣，所以招雲南大食天竺奈何？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次招雲南，則是斷吐蕃右臂也。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臣于吐蕃苦于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强，自葱嶺盡西海，地幾半天下，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回紇使者合闕將軍歸許以成安公主妻可汗，歸其馬價五萬匹。

呂夷簡

呂夷簡，字坦夫，由進士及第，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

所以勸力本，宰相趨之時，王曾知制誥，至中書見王旦，旦問識夷簡否？曾曰：不識。旦曰：此人異目，與舍人對秉鉤軸者也。權知開封府，治嚴辦有聲，真宗識其姓名于屏風，將大用之，而宋及仁宗天聖七年，乃拜夷簡同平章事。太后臨朝，近臣頗以言事去職，或謂夷簡何以不言不去？夷簡曰：先帝待我期以安寧，宗廟耳，故平勃不去，所以安漢，仁傑不去，所以安唐，十年，李宸妃薨，太后以官人禮治喪于外，夷簡奏喪禮宜從厚，太后遽引帝起，頃之后獨坐簾下，召夷簡問曰：一官人，相公云云若何？豈欲離間吾母子邪？夷簡對曰：陛下不以劉氏爲念，臣不言，尚念劉氏也。喪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六

三十一

禮宜從厚，太后始悟。夷簡復請治喪，皇儀殿用一品禮，殯洪福寺，又謂入內都知羅崇勳曰：宸妃當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後太后崩，燕王謂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歿以非命，仁宗號慟，頓毀不視朝者累日，是日尊宸妃爲皇太后，謚章懿，詣洪福寺祭告，易梓宮，親哭視之。帝見后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乃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此夷簡之見也。大內火，百官晨朝，帝御拱辰門，百官皆拜樓下，夷簡獨不拜，帝使問之，對曰：官廷有變，羣臣願一望清光，帝命舉簾，夷簡乃拜。帝始與夷簡謀罷樞密張者夏竦等，退以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

巧善應變耳。由是夷簡亦罷出判陳州。是歲夷簡復相。初劉渙上疏請太后復政。太后怒。使投之嶺外。屬太后疾革。夷簡請留渙。至是帝擢渙為右正言。顧夷簡曰。向者樞密欲投渙。賴卿以免也。夷簡曰。渙由疏外。故敢言之。大臣或及此。則太后必疑風旨自陛下。使陛下子母不相安矣。帝以夷簡為忠。郭后一向憑恃太后。頗驕橫。上所幸尚美人。嘗於上前有侵后語。后不勝憤。批其頰。誤傷帝頸。夷簡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慙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遂劾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中丞孔道輔率諫官伏奏殿門闔。不得通。乃叩錄大呼。有詔夷簡論旨。道輔等皆曰。大臣之於帝后。猶子事父母也。父母不和。可以諫止。奈何順父出母。夷簡曰。廢后亦有漢唐故事。即奏言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黜道輔。仲淹補外。而宋庠等罰金。先是太后崩。遺詔尊楊太妃為皇太后。及郭后廢。尚楊二美人益有寵。上體為之弊。楊太后亟以為言。入內都知閻文應早暮侍上。亦言之不已。上領之。文應乃命輦車。即載二美人以出。初蔡齊力爭欲削遺詔中。楊太后參決軍國大事之語。夷簡嘆曰。蔡中丞不知吾豈樂為此上年少。恐禁中事。莫有主張耳。及二美人爭寵。恣橫。卒賴楊太后排遣之。劉太后服未除。夷簡又勸上立曹

后。范仲淹曰。夷簡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矣。夷簡謂韓琦曰。此事人不知。上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失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不立后。無以正之。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也。景祐四年。王曾與夷簡數爭事不平。曾斥夷簡。於是二人皆罷。實元三年。夷簡復入相。契丹聚兵幽薊。聲言入寇。先是范仲淹建議。城洛陽。夷簡謂契丹畏壯侮怯。遠城洛陽。必長虜勢。景德之役。非乘輿濟河。則契丹未易服也。空建都大名。示將親征。以伐其謀。仲淹言此可張虛聲耳。未足恃也。洛陽既弗及。城請速修。京城夷簡曰。此囊瓦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而固守京師。殆矣。故設備。安在河北。建北京。識者題之。寶曆初。仁宗服藥。久不視朝。一日促召二府。夷簡聞命移刻方赴。比至。中使數輩催促。夷簡愈緩。轡徐行。既見上。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相見。而遲遲其來。何也。夷簡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召臣。臣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夷簡有眩疾。屢告退。有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復降手詔曰。古謂髡可療疾。今翦以賜卿。及覺上涕下曰。安得憂國忘身如夷簡者。自仁宗初立。太后臨朝。十餘年間。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為多。當國柄最久。雖數為言者所詆。而春荷不衰。所斥士。旋復收用。其於天下事。屈伸舒卷。動有操術。善斷大事。契丹借兵伐高麗。堅執不

可太后曰適已微許其使矣夷簡對曰但以臣不肯拒之使人無語而去趙元昊反有詔制奪在身官爵募能生擒元昊若斬首者即爲節度使仍賜錢萬貫夷簡時在大名聞之驚曰謀之誤矣立削奏曰前代方鎮叛命如此詰誓則有矣非所以禦戎狄也萬一反有不遜之言得無損國體乎西鄙用兵大將劉平戰歿議者以朝廷委宦者監軍主帥不得專制故失利詔誅監軍黃德和或請罷監軍仁宗以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願詔都知抑班以後但舉有不稱者與同罪可也仁宗從之翌日都知叩頭乞罷諸監軍宦官李迪與呂同相迪嘗有所規畫呂覺其非所及有

人告曰李子東之過事過其父夷簡因謂迪曰公子東之才可大用即奏除兩浙提刑迪父子不悟皆喜受命後燕王爲其門僧求官呂與李共議許之既而呂在告獨迪奏與久之迪忘其實反謂呂私燕邸呂即以奏牘奏上李慚懼待罪遂免去方知東之出爲呂所賣也王曾求復用宋綬謂呂曰公已位昭文孝先至可以集賢處之夷簡曰不然吾雖少下之何害遂奏言王曾有復入願以首相處之上不可曾既至又與夷簡不協復求去上問之對曰夷簡政事多以賄成王博文自陳州入知開封府所入三千緡上驚召夷簡夷簡請付有司乃以付御史中丞范諷

推治無之上大怒遂曾鄆州夷簡亦以節鉞知許州景祐中范仲淹坐屢攻夷簡之短落職知饒州康安元年仍復舊職會夷簡自大名復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淹罷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使仲淹面謝夷簡曰卿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乃余獎拔也及仲淹知延州移書諭元昊以利害元昊復書忤慢仲淹具奏其狀焚其書不以上聞夷簡謂宋庠等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罪仲淹也仲淹奏臣始聞虜悔過故以書誘諭之會任福敗虜勢益振乃復書忤慢臣以爲使朝廷見之而不能討則辱在朝廷故對官屬焚之使若朝廷初不知者宋庠曰仲淹可斬也杜衍時爲樞密副使爭甚力上問夷簡夷簡徐對曰杜衍之言是也於是罷庠知揚州而仲淹不問慶曆三年夷簡求罷上優詔不許陝西轉運使孫沔言自夷簡當國黜忠廢直及出鎮許昌又薦王隨陳堯佐代已以張士遜冠台席此蓋夷簡引不若已者以爲自固之計欲使陛下復思而召用也陛下果召夷簡入相復三年矣西州將帥累以敗聞北虜無厭乘此求賂今夷簡又以病求退陛下親寫德音謂恨不移卿之疾在于朕躬四方義士傳聞詔語有泣下者夫夷簡在中書二十年三冠輔相言無不聽請

其不行不知何以爲陛下報也荷遂容身不救前過以系而易制者爲腹心以姦而可使者爲羽翼以諂佞爲君子以庸懦爲長者使之居廊廟布臺閣是張禹不獨生於漢而李林甫復見於今也夷簡曰此元規藥石之言但恨聞此遲十年余仲淹經略西事奏記夷簡云相公有汾陽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歐陽修爲仲淹墓碑有慨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朱熹曰夷簡方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則有不可得而掩者李生曰夷簡若遇得朱文公眼目殆亦可矣何者道學先生責人至纖細也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

八直節名臣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綱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爲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譏之曰王使屈原爲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屈原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諂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大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譏人問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謫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怒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

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儼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心，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

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絀，雖放流，聽楚國繁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遂自

投汨羅而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李卓吾曰：予讀漁父之詞，而知屈大夫非能言之而不能行也。蓋自不肖行也，人固有怨氣橫臆，如醉如夢，尋死不已者。此等是也。宗國顛覆，姑且勿論。彼見其主日夕愚弄於賊臣之手，安忍坐視乎？勢之所不能活者，情之所不忍活也。其與顧名義而死者異矣。雖同在節義之列，初非有見於節義之重，而欲博一死以成名也。其屈大夫之謂與。

伍子胥申包胥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四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員父曰伍奢。員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以直諫事楚莊王，有顯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貴無忌為少傅。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娶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讒太子建於平王。王使建守城父，備邊兵，而無忌又日夜讒太子不已，言太子欲入為亂。平王乃召其太傅伍奢考問之。伍奢知無忌讒太子於王，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無忌曰：「王今不制，其

事成矣。王見且禽，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且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王乃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曰：「尚為人仁，呼必來，員為人剛戾，恐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并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吾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員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譽不得報耳，不如往他國，借力以雪父之耻，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召我以求生而不往耳，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於是尚被執，而伍奢遂亡。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伍胥聞太子建亡走在宋，往從之。會宋有華氏之亂，乃俱奔鄭。鄭人殺建，建有子名勝。胥復與勝奔吳，到昭關，昭關欲執之。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至江，江上有一漁父，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劍與父，曰：「此劍直百金。」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白金劍耶？」不受。伍胥行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公子光為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僚。久之，吳使

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伍子胥說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者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來使，二公子將兵襲楚，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歸。吳國內空，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又誅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吳闔廬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逆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夷。辰，吳王入郢，始伍員與申包胥爲友，負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申包胥亡於山中，使

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以存矣。』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吳王乃歸。而楚昭王復入郢，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五年，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闔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也。」闔廬死，夫差立，以伯嚭爲太宰。二年，後伐越，敗越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吳興師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晝夜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益疏子胥之

謀其後四年吳王將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率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其計子貢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也今信其浮辭詐僞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因譏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恩恐爲深禍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之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懷強諫沮毀用事

史記

卷二十七

人

勝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其明年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勾踐因襲殺吳太子破吳兵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勾踐遂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況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窮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李卓吾曰伍員既沒而後楚有屈原雖生不並世要皆楚之烈也第原自欲死而員乃爲人所死屈原決擇於死生之際唯死爲可故卒就死以明已之生真不如死也伍員知吳之必亡而不知已之先亡吳猶未亡而身先亡於太宰嚭之手矣其視屈大夫實大逕庭吾是以後之雖然伍子胥之必覆楚也申包胥之必復楚也絕孝純忠驚天震地此中若妄有褒彈是誠滅卻一隻眼矣豈可豈可

史記

卷二十七

九

豫讓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乎士爲知己者死女爲

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乃變
名姓爲刑人入宮金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
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
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
無後而其臣欲爲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豫讓
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
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
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乃殘
身苦形欲以求報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
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
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
者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
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
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
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
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
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旣成矣
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豫讓
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

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
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也於是襄子
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
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仗劍自殺歿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
爲涕泣

聶政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爲事
久之濮陽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
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
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
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爲聶政母壽
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
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爲狗屠可以旦夕得甘毳以養親
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爲聶政言曰
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甚高故進
百金者將用爲夫人麤糲之費得以交足下之歡耳聶政
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
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也然嚴
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旣已葬除服聶
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

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爲親壽我雖不愛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念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爲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老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爲誰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衆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爲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爲讐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皮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日其是吾弟與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十三

果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將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汚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爲老母幸無恙矣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汚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爲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存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殺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歿政之廟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僂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十三

魏子與栗賢者

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三反而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還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於齊齊王曰孟嘗君將爲亂及田甲劫潛王潛王意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魏子所與栗賢者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遂自劉宮門以明孟嘗君潛王乃驚而踪跡驗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歸老於薛

魏無忌侯嬴朱亥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是時范雎亡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甲走芒卯。魏王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常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往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睨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往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

魏無忌侯嬴朱亥

卷二十七

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爲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居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一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謂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陰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爲急人之困也。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公子思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從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

魏無忌侯嬴朱亥

卷二十七

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固問侯生乃屏人間語曰羸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也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請則得虎符奪晉鄙軍莊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功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日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受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果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欄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

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已卻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王則未爲忠臣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為魏王使通者。必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者。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

李卓吾曰：侯生之刎頸送公子也。感公子之知我也。是固然矣。然特其一耳。余嘗有侯生詠。今錄之。吏門畫策卻秦兵。公子奪符出魏城。上客功成心遂死。千秋萬歲有侯嬴。是亦然矣。而未盡也。余又有荆卿詠。復錄之。荆卿原不識燕丹。祇為田光一死。難慷慨悲歌。為擊筑蕭蕭。易水至今寒向。使田光不死。則荆卿決不見月。矧肯入秦乎。故田光以死激荆卿。而七首發侯生以死激朱亥。而晉鄙推何者。

荆卿與太子。本無相知之素。朱亥於公子。亦無深交之分。也。當公子親迎侯生時。侯生故過朱亥而立。公子車騎市中。豈真不知公子之退讓。而復借此以觀之哉。公子既終不問。然後權詞以稱之耳。使公子當日果能請屠者與之同載而歸。則屠者即為公子客矣。當自能為公子死也。何待竊符之日。乃謂公子曰：「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可使擊之乎。」是朱亥至是。尚為侯生客。未嘗為公子客也。非公子客。又何以其力而用之。故侯生死而朱亥決矣。夫古之君子。貴成事。急然諾。如是而已。事苟成。然諾苟可不失。則鼎鑊如飴。何足怪也。侯生本以智謀奇。而虞卿者。直節之臣。而非游說之士也。躡蹻擔簦。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虞卿。初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伴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與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

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闕。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交者，為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闕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闕趙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屣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矣。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勑，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于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去，趙困梁，魏齊已死，不得已乃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然虞卿非窮愁亦安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乎？李生曰：虞卿不問魏之有侯嬴乎？何不先見侯嬴也？見侯嬴則必有策矣。嬴蓋有俠骨深謀遠智而隱者也。虞卿不但節義亦有智謀，可次侯生。

王蠋

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德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與其生而無義，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脛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為襄王。董份曰：觀此敘王蠋事，則是以齊存亡係一布衣，其推蠋至矣。孰謂太史公之遑節義乎？

肥義

趙惠文王三年，主父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主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強壯而志驕，黨眾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

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陰賊起，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慮，堅守一心，以沒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吾籍，變執大焉。進受嚴命，還而不全，負執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三

失李兌曰：諾。子勉之。涕泣而出。四年，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傑然也，反北而為臣，諂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未決而輟。主父乃出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即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公子成與李兌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歿，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即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三月餘而死。

荆卿田光高漸離鞠武燕丹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邯鄲，與魯勾踐博爭道，勾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七

三

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歡，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且至於燕，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賜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有隴蜀之山，左關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居有

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况間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單于其後乃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于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以爐炭之中必無事矣且以鵬鷺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沉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軻可使也竊觀太子客無可用者夏扶血勇之人怒而面赤宋意脉勇之人怒而面青武陽

骨勇之人怒而面白光所知荊軻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僕行見荊軻曰光與子宿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於是田光欲自殺以激荊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矣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刳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冊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軻留意焉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

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荆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荆軻曰：「秦兵旦暮度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荆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荆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揜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搥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

藏書 卷二十七

史

裝爲道荆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荆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荆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荆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爲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轡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

藏書 卷二十七

史

既取圖秦之秦王發國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批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爲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擗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俛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荆軻也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請趙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爲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爲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

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爲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始皇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擊筑扑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七 終

藏書自節名臣卷二十七

三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八

八直節名臣

漢陽周氏魯朱家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三族。季布匿漢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剄。季布許之，乃髡鉗季布，衣赭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乃買而置之田，誡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乃乘軺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乃赦季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復見之。當是時，諸侯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

當世

季布樂布

季布既得脫，召見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素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瘡痍未瘳，噲又面諛，欲動搖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孝文時，布為河東守，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然慚，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同等與賓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賓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賓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

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說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第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爲任俠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尉司馬中尉郅都敢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爲家人時嘗與布游窮困賃傭於齊爲酒人保數歲彭越去之巨野中爲盜而布爲人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三

所略賣爲奴於燕爲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舉以爲都尉臧荼後爲燕王以布爲將及臧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上言請贖布以爲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貢以謀反夷三族已而臧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烹之方提趣湯布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榮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四

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樂布哭彭越起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李生曰季布重其死樂布不自重其死得死所也

周昌周苛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公入關破秦沛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漢王四年楚圍漢王榮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榮陽城楚破榮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起降漢王不然今爲虜矣項羽怒烹周苛於是乃拜周昌爲御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封爲汾陰侯昌爲人彊力敢直言自蕭曹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頃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為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不奉詔。」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廂聽，見周昌為跪謝曰：「微君，太子幾廢。」是後戚姬子如意為趙王，年十歲，高祖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趙堯年少，為符璽御史，趙人方與公謂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堯年雖少，然奇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曰：「堯年少，刀筆吏耳，何能至是？」居頃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与呂后有卻，備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堯曰：「陛下獨宜為趙王置貴彊相，及呂后太子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念之，欲如是，而羣臣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堅忍質直，且自呂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高祖曰：「善。」於是乃召周昌謂曰：「吾欲固煩公，彊為我相。」趙王周昌泣曰：「臣初起從陛下，陛下獨奈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五

祖曰：「吾極知其左遷，然吾私愛趙王，念非公無可者，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為趙相。既行，又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為御史大夫。

貫高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韞蔽，自上食，禮甚卑。高祖箕倨，詈甚，慢易之。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說王曰：「夫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之。」張敖齧其指出血，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後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且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洿王為？」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等家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乃輜車膠致與王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羣臣賓客有敢從王皆族。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六

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爲王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爲之王實不知吏治榜笞數千刺劓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中大夫泄公曰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爲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使與前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權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歎不恨矣且人臣有篡弑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絕脰遂歿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以尚魯元故封爲宣平侯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爲諸侯相郡守者父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爲二千石

汲黯 任子思生

汲黯字長孺潁陽人黯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賑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遷爲滎陽令黯耻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肯小黯多病臥閤閤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已者不能忍見然好學游俠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魯伯哀盜之爲人也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上還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黯多病莊助爲請告上曰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守城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爲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議論，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嘗言與胡和親便。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而黯常毀儒者，面觸弘等。弘爲丞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薨，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舉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以大將軍有揖客，又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奸直諫，守節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相弘，如蔡蒙振落耳。」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專用過之。黯偏

心，不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余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買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且匈奴叛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今天下騷動罷弊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請間見高門，曰：「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與兵誅之，外傷者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以謝天下之苦。今縱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賈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闢出財物？于邊關乎？」上默然不語。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長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

君之重臥而治之黠居郡如故治淮陽以清上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七歲而卒

蘇武 任子官生

蘇武建之子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匈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且鞮侯單于初立恐漢襲之乃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路充國等武帝嘉其義乃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緄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虞常等謀未發而事覺勝問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見犯乃歎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燄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與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武益愈單于使使

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劍斬虞常已律曰漢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為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尚可乎武罵律曰女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為降虜於蠻夷何以女為見且單于信汝使決人死生不平心持正反欲圖兩主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為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余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律知武終不可脇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草頭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

年單于弟於軒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弋弩於軒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初武與李陵俱

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父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扶輦折轅伏劍自刎孺卿從祠河東詔使逐捕宦騎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尚復誰

藏書

卷二十八

三

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懽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矣因泣下霑衿與武決去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海上語武區脫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問之南鄉號哭旦夕臨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武等始說

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敎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燕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今漢且貴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之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夙昔之所不忘也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尚復何顧乎已矣今子卿知吾心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徑萬里今度沙幕爲君將今奮匈奴路窮絕今矢刃摧士衆滅今名已

藏書

卷二十八

十四

隲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失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鬚髮盡白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王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廷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卽拜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今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

寵之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憐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后父平思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其次張安世其次韓增其次趙充國其次魏相其次丙吉其次杜延年其次劉德其次梁丘賀其次蕭望之次後乃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自丞相黃霸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五

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

霍光

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弟也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龍姬鈞弋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重大重可屬社稷上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後

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一決於光光爲人沉靜詳審長財七尺三寸白晢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識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尚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誚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昭帝既冠遂委任光光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者光乃以其書示丞相敞等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等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既至卽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逮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不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十六

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官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田延年前離席接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開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今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能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何句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七

軍唯大將軍令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乃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乃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守王光勅左右謹宿衛率有物故自裁令我負天下有殺王名王尚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盡繫之乎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

乃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皇太后詔曰可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乃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惶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入朝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八

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尚冠里沐浴賜御衣迎入未央官見皇太后封陽武侯光即奉上皇帝璽綬謁高廟是爲孝宣皇帝光自後元秉政及上即位乃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光每朝見上上已飲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問數上及皇太后親臨其柩

金日磾 夷人養馬者

金日磾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元狩中驃騎

將軍霍去病將兵擊匈奴右地多斬首虜獲休屠王祭天金人其夏驃騎復西過居延攻祁連山大克獲於是單于怨昆邪休屠居西方多為漢所破召其王欲誅之昆邪休屠恐謀降漢休屠王後悔昆邪王殺之并將其衆降漢封昆邪王為列侯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晏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十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為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

後書 卷二十八

九

出則驂乘入侍左右貴戚多竊怨日陛下妄得一胡兒反貴重之上聞愈厚馬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病歿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鄉之涕泣然後乃去日磾子二人皆愛為帝弄兒常在旁側弄兒或自後擁上項日磾在前見而目之弄兒走且啼日翁怒上謂日磾何怒吾兒為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之惡其淫亂遂殺弄兒弄兒即日磾長子也上聞之大怒日磾頓首謝具言所以殺弄兒狀上甚哀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初莽何羅與江充相善及充敗衛太子何羅弟通用誅太子時力戰得封後

上知太子寬乃夷滅充宗族黨與何羅兄弟懼及遂誅為逆日磾視其志意有非常心疑之陰獨察其動靜與俱上下何羅亦覺日磾意以故久不得發是時上行幸林光宮日磾小疾臥廬何羅與通及小弟安成矯制夜出其殺使者發兵明旦上未起何羅亡何從外入日磾素厠心動立入坐內戶下須臾何羅哀白刃從東廂上見日磾色變走趨臥內欲入行觸寶瑟僵日磾得抱何羅因傳曰莽何羅反上驚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卒胡投何羅殿下得禽縛之窮治皆伏辜繇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

後書 卷二十八

十

欲內其女後宮不肖其篤慎如此上尤奇異之及上病屬霍光以輔少主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初武帝遺詔以討莽何羅功封日磾為柁侯日磾以帝少不受封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臥授印綬一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諡曰敬侯日磾兩子賞建俱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賞為奉車建駙馬都尉及賞嗣侯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兩綬邪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乃得封侯宣帝即位賞為太

僕霍氏有事萌牙，賞上書去妻上，亦自哀之，獨得不坐。元帝時，爲光祿勳，蒙亡子國除，元始中，繼絕世，封建孫當爲秬侯。奉日磾後，初日磾所將俱降，第倫字少卿，爲黃門郎。早卒，日磾兩子貴，及孫則衰矣，而倫後嗣遂盛于安上，始貴顯封侯。

班氏曰：金日磾，夷狄亡國，羈虜漢庭，而以篤敬寤主，忠信自著，勸功上將，傳國後嗣，世名忠孝，七世內侍，何其盛也。本以休屠作金人爲祭天主，故因賜姓金氏云。

朱雲

朱雲，字游，魯人也。徙平陵，少時通輕俠，借客報仇，長八尺餘，容貌甚壯，年四十，乃變節，從博士白子友受易，又事前將軍蕭望之，受論語，皆能傳其業，好個儻大節。當世以是高之，是時少府五鹿充宗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旣論難，連柱五鹿君，故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成帝時，丞相故安昌侯張禹以帝師位特進，甚尊重，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臣願

藏書 名臣卷二十八

主

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於是左將軍辛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慶忌叩頭流血，上意解，然後得已。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因而輯之，以旌直臣。雲自是之後不復仕，常居郭田，時乘牛車從諸生，所過皆敬事焉。薛宣爲丞相，雲往見之，宣備賓主禮，因留雲宿，從容謂雲曰：在田野亡事，且留我東閣，可以觀四方奇士。雲曰：小生乃欲相吏邪？宣不敢復言，其教授擇諸生，然後爲弟子，年七十餘，終於家。

藏書 名臣卷二十八

主

王章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衣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

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當至九。今入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還。

名臣 卷二十八

王

故田宅章爲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衆庶冤紀之。號爲三王。

李生曰。王章。王鳳所舉薦者也。非鳳專權。不親附鳳。反言鳳不宜任用。遂爲鳳所陷。以死。其與趙廣漢。始事霍氏。復揣上旨。徑將兵吏入霍氏之門。搜索推破斧。斬門關。異矣。吾謂王章可敬也。班氏譏之非也。雖不聽妻言而死。要無害其爲兩賢者。烏乎。章賢者也。有妻有女。又賢。是可以爲。

龔勝龔舍。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

蔣詡。果。融。禽。慶。蘇。章。曹。竟。

龔勝龔舍。皆楚人。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

節故世。謂之楚兩龔。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爲定陶王。已間勝名。及卽位。徵勝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當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爲諫大夫二歲。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遷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甚敬任之。及勝言董賢亂制度。始逆指。初琅邪。郗漢亦以清行徵用。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冝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

名臣 卷二十八

王

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勝稱病篤。爲牀室中。使者入戶致詔。付璽書。奉印綬。內安車駟馬。勝對曰。勝素愚。加以老年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乃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

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宜移動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且慕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勅以棺歛奉事衣周於身棺周於衣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歛賜複衾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瘞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去莫知其誰

班氏曰自成帝至王莽時清名之士琅琊有紀竣王思齊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五

則薛方子容太原則郇越臣仲郇相雅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皆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紀竣兩唐皆仕王莽封侯貴重歷公卿之位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以歷遺公卿被虛僞名郇越相同族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貲千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相王莽時徵爲太子四友病死莽太子遣使視以衣衾其子攀棺不聽曰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薛方嘗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亮舜在上下有巢田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聽致

喻康郭欽哀帝時爲丞相司直杜陵蔣詡元卿爲兗州刺史亦以廉直爲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臥不出戶卒於家齊栗融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及世祖卽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伯夷叔齊薄之餓死首陽不食其祿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爲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高祖召之不至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東帛致禮安車迎之四人旣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

藏書 名臣 卷二十八

五

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不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者龜爲言利害各因勢導之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著書十萬餘言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膺素善雄父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詰也膺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

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
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
不稱盡勢諸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梁齊楚趙之君
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其名谷口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
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楚兩龔之潔其清
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治苟得久幽而不改其操雖
隋和何以加諸舉茲以旃不亦寶乎

李長者口人言西漢明經術東漢重節義以今觀之西漢
之節義一何多也又有梅福逢萌王君公徐房李子雲譚
賢嚴譚嚴光周黨王霸譙玄費貽李業王皓王嘉任永逢

信劉茂郭憲許楊皆寧死而不肯仕莽與公孫述者故復

錄而表之以見西漢之節義尤多也但西漢之直節隱於
下東漢之直節憤于上隱於下者本圖免死又或不免於
死或不免於全家俱死憤于上者自分必死以救同類之
死以冀惡黨之不敢肆而惡黨竟肆同類竟死况一身一
家乎吾以是觀之處衰亂之世當危亡之朝或上或下皆
未有可者也然則亦任之而已且漢自孝安而下國宜亡
矣而卒不亡者何居則以賢人滿朝君子接踵虎視雖仇
而虎口常探龍戰雖傷而龍鱗屢逆百折不回九死靡悔
李杜滅而李杜復繼之終不以于野之血玄然黃然嘯嘯

可畏而遂縮也假使何進能聽太后之語不妄召外兵以

計諸閹則袁曹雖強亦何繫而起乎蓋至於老瞞專國二
十五年終不敢篡漢自立則孔融雖死其所裨於漢帝者
弘矣殺其身無益於君已勝於老死牖下者萬萬况有益
於君耶西漢哀平未甚失德也而王莽從容焉飭智矯廉
以取之向使終始謙恭下士不改漢家舊制則潛移嘿運
不覺矣故知虎豹在山藜藿不採非虛語也吾又以是觀
之東漢諸賢之憤于上非得已也然上焉可也憤焉不可
也正已而不求人以潛消其非僻之心正已而物自正以
坐收其不顯之益斯善矣雖然此必學焉而後可也世之

譙玄費貽譙瑛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
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
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

多橫天折。玄上書諫，還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樸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請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還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齋置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歟。」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勅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健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厲，佯狂以避之。還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

李業李暉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劫業。業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歟，大驚，又耻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賜贈百匹。業子暉逃，辟不受，果哉有其父必有其子也。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其形像，宜矣。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連裝妻子可全。」對曰：「大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健藏書，各臣卷二十八

郭憲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王莽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遂不知所在。光武即位，徵憲，建武七年，代張堪為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忽聞向東北舍酒三盞，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黨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

帝不從遂上陳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嘗聞關東舐舐郭子橫竟不虛也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王莽篡位楊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股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饒困明府

藏書 名臣卷二十八

三

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誠願以効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祠豪右大姓因緣服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不聽遂共譖楊受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

范曄曰易稱遜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

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觀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然而蟬蛻蠶蠶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荀卿有言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滿車之所徵責相望於巖中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

藏書 名臣卷二十八

三

有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者云耳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八 終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九

八直節名臣

朱暉朱穆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也暉蚤孤有氣決年十三王莽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劫諸婦略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暉拔劍而前曰財物可取諸母不可得今日朱暉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永平初顯宗舅新陽侯陰就慕暉賢自往候之暉避不見蹤騎將軍東平王蒼聞而辟暉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少府給壁是時陰就爲少府卿貴驕更傲不

藏書直節名臣卷二十九

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壁不得暉望見少府主簿持壁卽往詣之曰我素聞壁而未嘗得見請一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捧壁主簿大驚遽白就就曰朱掾賢者勿與求更以它壁朝見可也蒼罷喜謂暉曰屬者掾自視就與蘭相如顯宗聞而壯之及幸長安欲嚴宿衛故以暉爲衛士令再遷臨淮太守暉好節槩所拔用皆厲行士其諸報怨以義犯率皆爲求其理多得生濟其不義之囚卽時僵仆吏人畏愛爲之歌曰疆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初暉同縣張堪嘗於太學見暉甚重之一日見暉把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暉以堪先達舉手未敢對

藏書直節名臣卷二十九

二

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爲常暉少子頡怪而問故暉曰堪嘗有知己之言吾以信於心也暉又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嘗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相信如此肅宗巡狩召南陽太守問暉起居卽拜暉尚書僕射暉子頡修儒術安帝時至陳相頡子穆字公叔幼就學銳意講誦或時思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墜阨岸其父嘗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年二十爲郡督郵迎新太守太守問曰君年少爲督郵族勢耶爲有令德穆對曰郡中瞻望明府如仲尼以謂非顏子不足以迎太守也太守因問風俗人物太奇之遂歷職股肱舉孝廉順帝末江淮盜賊羣起或說大將軍梁冀曰朱公叔兼資文武若以爲謀主賊不足平也冀亦素聞穆名乃辟之使典兵事及桓帝卽位順烈太后臨朝穆以冀勢地親重望其有以扶持王室因推災異奏記以勸戒冀而引易卦龍戰于野之文又薦仲髡樂巴等明年嚴鰭謀立清河王蒜黃龍二見沛國冀無術學遂以穆龍戰之言爲驗於是請髡爲從事中郎薦巴爲議郎舉穆高第爲侍御史時同郡康叔盛者隱武當山清靜自居傳經教授穆時年五十奉書稱弟子康歿喪之如師其尊德

重道甚爲當時所服常感時澆薄作崇厚論其略曰俗之薄也有自來矣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而丘不與焉蓋傷之也夫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己也故行違於道則媿生於心非良義也事違於理則負結于意非憚禮也故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德性失然後貴仁義是以仁義起而道德遷禮法興而淳樸散故道德以仁義爲薄淳樸以禮法爲賊也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穆以故吏懼其繁積招禍奏記諫曰伏以明將軍地有申伯之尊位爲羣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仁頃者官人俱匱加以水蟲爲害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三

各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彊令充足公賦既重私歛又深牧守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遇人如虜或絕命於箠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百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歎嗟昔永和之末綱紀弛弛財空戶散百姓離心馬免之徒乘敝而起荆揚之間幾成大患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百姓戚戚困於永和守國之計所宜苟安也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危自安王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

諸所奉請內以自明外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且憲度既張遠通清一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矣冀不納而縱恣日甚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悞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耶永興元年河溢漂害人庶數十萬戶百姓流離冀州盜賊尤多故擢穆爲冀州刺史冀部令長聞穆濟河解印綬去者四十餘人及到奏劾諸部至有自殺者以威略權宜盡誅賊渠帥舉効權貴或死獄中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僭爲璽璫玉匣偶人穆聞之下郡案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廷尉輸作左校太學書生劉陶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四

等數十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弛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當今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呼喻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好榮而惡辱惡生而好死也感王綱之不憚懼天網之久失故竭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黜首繁趾代穆校作帝覽奏乃赦之穆居家數年在朝諸人又多有推薦者復徵拜尚書穆既深疾宦官及在臺間旦夕共事志欲除之乃上疏帝不納後因進見口自陳曰臣聞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自和帝熹太后以女主

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關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窮困天下宜皆罷遣博選耆儒與參政事帝怒不應穆伏不肯起自此中官數因事稱詔詆毀穆矣穆素剛不得意居無幾憤懣發疽延熹六年卒年六十四追贈益州太守所著論策奏教書詩記嘲凡二十篇蔡邕嘗至其家自寫之穆爲御史時桓帝幸辟雍禮畢公卿趨出虎賁執弓者置弓階上公卿下階咸避弓穆過呵曰執天子弓何說投地卽劾奏虎賁罪其剛直似其祖暉以故見忌於人所在多被劾以去亦與祖同然卒亦誰不去也而肯以此易彼乎初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諡曰貞宣及穆卒蔡邕復與門人共述其體行諡曰文忠荀爽聞而非之可以見其鄙矣張璠謂朱蔡見衰世滅否不立是以私議亦謂不獲已焉耳乃范曄論之曰穆著絕交論蔡邕以爲貞而孤於是又作正交以廣其志夫古之善交者鮮矣漢興稱王陽貢禹陳遵張竦中世有廉范慶鴻陳重雷義曄蓋議絕交也是豈識公叔著論之本意乎况荆卿豫讓歷萬世而一遇遇且不可又曷可絕也曄之見益鄙矣且夫彈冠結綬時勢相依正今士之榮曄獨以爲至交傷哉益以見世之無交也不待絕而自絕矣因爲歌曰不須絕交交自絕我交已絕我無交可絕

一絕

爰有劉峻廣而論之可喜范曄不觀其辭二絕
范氏若在必有褒貶著書立言有口無眼三絕
荆卿豫讓千載無雙朱暉朱穆祖孫略同四絕
范曄何人厥膽孔大無識無行口復利害五絕
欲絕交游先絕此囚伯宗劉琨未足深仇六絕

彭修

彭修字子陽毗陵人年十五時與父俱出爲盜所劫修因迫拔佩刀而前曰父辱子死卿等何不顧死邪羣盜笑曰此義童也不宜逼之遂辭去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力鼂怒亦收意掾史等皆莫敢諫修排闥直入謂宰鼂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修請問其過鼂曰受教三日而不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乎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修敢慶明府爲賢君而以主簿爲忠臣也鼂乃原意而貰獄吏後賊張子林等作亂郡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太守馳競射之飛矢雨集修障太守爲流矢所中死賊素聞修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太守得全賊謂太守曰我輩自爲彭君降不爲太守降也

李善 家僮

李善字次孫，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疾疫，元家相繼死沒，維孤兒續纔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共計議欲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出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推燥就濕，備嘗艱勤。續年十歲，善與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爲太子舍人。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手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修祭祀。泣曰：「君夫人在此，盡哀數日，乃去。」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七

江太守續至河間相

范式孔嵩

范式字巨卿，山陽人。少游太學，與汝南張邵爲友。邵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載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爲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余醢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後元伯寢疾，同郡郗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元伯臨篤，歎曰：「恨不見吾死友而死。」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于是非死友而誰？」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

巨卿所謂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今時葬，永歸黃泉，長與子別矣。」式恍然覺悟，悲嘆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投其葬。曰：「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塋將窆，柩不肯進，其毋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柩移時，乃見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前。後到京師，有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太學，與式未及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沒後，但以尸埋巨卿戶前，并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葬於臨湘，未至四五里，委素書柩上，哭別而去。長沙上計掾吏上書表式行狀，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曰：「昔與子俱曳長裾游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豈爲鄙哉？」式救縣代嵩，嵩以先備未竟，不肯去。後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自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歸之？」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八

高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卒。

李生曰：觀二子，官皆至刺史郡守，則前此舉動皆馬前也。非虞卿真節義比矣。謂之局驕不亦宜乎？然二子亦難矣。信如巨卿，則雖馬扁吾甘奉之也。

王恠

王恠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甚。書生謂恠曰：我當到洛陽，今被重病，必死無疑。有金十斤，願公塋我骸骨。恠未及問名姓，而書生命絕。恠因嚮一金，以營殯葬。其餘悉置棺下。後數年，縣署恠，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又有卒風飄一繡被墮于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九

恠所。恠後來馬到雒縣，馬駭恠徑入它舍。主人見馬大喜，因問恠得馬之由。恠具說馬及繡被事。主人悵然良久曰：被隨風與馬俱亡，卿何陰德而致是乎？恠自念唯有塋書生一事，因說書生形貌及埋金處。所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去向。何意如此大恩？久不報天故。以此章卿德矣。彥父因告新都令，假恠迎喪，以歸。餘金俱存。恠由是顯名。後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豫亭，亭長曰：亭有鬼，時時殺過客，不可宿也。恠不聽。夜深，果有稱冤聲。恠祝曰：如有枉狀，可前求理。女人曰：無衣不敢前。恠投衣與之。女因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

無狀，劫取財物，仍殺妾家十餘口，埋于此樓之下。恠問亭長姓名，女曰：卽今門下游徼是也。恠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白日不得訴，每夜陳冤，客輒不應，不勝感恚，故耳。恠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投地，忽然不見。明旦，恠召游徼詰問具服，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恠因遣吏送其喪歸鄉里，亭遂清吉。

戴封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謁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仍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十

平瘟病卒。封養視殯，飲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追與之。曰：知諸君乏故，并相送。賊大驚曰：此賢人也。後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雖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既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遷中山相。永元十一年，徵拜太常卒。官

李固杜喬附李郃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司徒郃之子也。固狀貌有奇表，少好

學徒步尋師，究覽墳籍，有志之士，聞風來從者，不遠千里。京師嘆曰：是復爲李公矣。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之異，公卿舉固詔特問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改亂嫡嗣。至今聖躬狼狽，龍興卽位，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母之恩，故忘爵賞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爲也。今宋阿母雖有勤謹之功，但加賞賜，足以酬勞，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又詔書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察廉書名臣卷二十九

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震天下，子弟祿仕，曾無限極，諂僞之徒，望風進舉，青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爲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夫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平運四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誠宜審擇其人，以毘聖政。至於宦官，亦宜審擇，不令權重。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叩頭謝罪，朝廷肅然。然阿母與宦者從此疾固矣。因詐爲飛章，以陷固。僕射黃瓊白之，久乃得拜議郎。永和、中，荊州盜起，以固爲荊州刺史，固

遣吏勞問境內，赦前黨與之，更始餘黨悉降。固因上奏，南陽太守高賜等賊，穢賜等懼罪，共賂大將軍梁冀，冀爲千里移檄，而固持之愈急。冀遂徙固爲太山太守。時太山盜賊屯聚歷年，郡兵追討不能制，固到悉遣郡兵歸農，但留任戰者百餘人，而以恩信招誘之。未滿歲，賊皆解散。遷將作大匠，冲帝卽位，以固爲太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明年帝崩，固以清河王蒜年長有德，謂梁冀曰：今當立帝，宜擇長年有德，任親政事者。冀不聽，而立安樂王子縯。年方八歲，是爲質帝。時太后以比遭不造，委任宰相，固所匡正，輒從，故一時黃門宦者並與斥遣，天下咸望太平。而梁冀猜忌愈甚，初順帝時，諸所除官，多不以次，及固在事，又奏免百十餘人，於是羣小怨望。冀旨共作飛章，以誣固罪，書奏冀白。太后使下其事，賴太后不聽而止。冀畏帝聰明，令左右進醵，帝苦煩，甚使促召固，固入前問陛下得患所由，帝尚能言，曰：食煮餅，令腹中煩悶，得水尚可活。時冀在側，曰：恐吐不可飲水，語未絕而帝崩。固伏尸號哭，推舉侍醫冀恐事泄，大患之。因議立嗣，固引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清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冀嘿然，先是蠡吾侯志當娶冀妹，時在京師，冀欲立之，而未有侯，中常侍曹騰等聞之，往說冀曰：將軍累世

有椒房之親，秉攝萬幾，賓客縱橫，頗多過失。清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無處所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而下，莫不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前議。」冀厲聲曰：「罷會，固知冀不從，猶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為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為妖言，下獄。門生渤海王調貫械上書，証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要鐵鎖詣闕，通訴。賴太后明之，乃得出。固既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益驚，乃更奏前事，固遂被害。時年五十四。州郡牧伯固二子基、滋於偃城皆死獄中。少子燮得脫亡命，冀乃露固尸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游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鑕，詣闕上書，乞收固尸，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守喪不去。夏門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為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造異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亮含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為以死相懼也？」亭長歎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竭地厚不敢不踏，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聞而不誅。南陽人董班亦往哭，固而殉尸不去。太后憐之，乃聽。遂

歛歸葬。初，李固既策罷，知不免禍，乃遣三子歸鄉里。少子燮，時年十三，燮姊文姬為同郡趙伯英妻，賢而有智，見三子歸，默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客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燮還京師，有頃難作，下郡牧伯固三子、文姬乃告其父門生王成曰：『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滅其在君矣。』成感其義，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燮姓名為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為異人，陰相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恒人，以女妻燮。燮精專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求固後嗣，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遣之。姊弟相見，悲感旁人。姊因戒燮曰：「先公為漢忠臣，遭遇傾軋，梁冀肆虐，令吾宗祀將絕。今幸而得濟，慎無以一言加於梁氏。加梁氏則連王上禍重至矣。」燮謹從其誨。後徵拜議郎，靈帝時，拜安平相。初，安平王續為張角賊所略，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燮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為妖賊所虜，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故京師語曰：『父不肖，立帝子不肖，立王。』先是潁川甄邵為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梁冀，亡奔邵，邵納之，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為郡守，會母亡，邵埋屍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時燮為河南尹，行塗遇之，使卒投邵車于溝中，恣意笞撻，大署帛於其背，曰：『誅貴賣友貪官埋母。』仍具表其狀。邵以此終身。」

廢錮

李生曰快矣哉。固既死而有生死之交。若郭亮若董班若亭長若王成者。王成大類程嬰也。又有若王調若趙承何門下之多士乎。或各從其類矣。

李邵字孟節。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邵襲父業。游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卽位。分遣使者徵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到益部。投邵候舍。時夏夕。露坐。邵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邵指星示之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後三年其使者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十五

一人拜漢中太守。邵猶爲吏也。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邵進諫曰。竇將軍。桴房之親。不修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邵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邵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果就國。自殺。支黨皆伏誅。凡交通憲者皆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與邵五遷尚書令。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邵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而孫程等事先成。故邵功

不顯。會將作大匠翟酺上邵潛圖大計之功。於是封邵。邵都侯。邵辭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李生曰。此老見識勝其子固。

陳蕃未震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蕃少時間處一室。而廷宇蕪穢。不掃。父友薛勤謂之曰。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太尉李固表薦。再遷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有高行。前後郡守招之皆不至。唯蕃至。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時有趙宣者。親旣墓。而不閉埏埴。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

藏書

名臣

卷二十九

十六

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家藏。卒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大將軍梁冀時遣書詣蕃。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坐左轉修武令。稍遷拜尚書。又坐忤上左右。出爲豫章太守。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畏之。及徵爲尚書令。送者皆不出。郭遷光祿勳。時封賞踰制。內寵狼盛。蕃上疏諫。帝嘉其言。爲出宮女五百餘人。延熹八年。代楊秉爲太尉。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蕃上疏極諫。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策免之。永康元年。帝崩。寶后臨朝。靈帝卽位。封蕃

高陽侯蕃固讓章前後十上竟不受封初桓帝欲立所幸田貴人爲皇后蕃以田氏卑微實良族爭之甚力帝不得已乃立竇后及后臨朝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輔政徵用名賢天下之士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婕妤與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交構誣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疾之常欲以事誅之會竇武有謀蕃自以旣從人望而德於太后乃上疏言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疾之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共謀誅節甫等未決而事泄節等矯詔殺武蕃時年七十餘聞難作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拔刀突入承天門攘臂呼曰大將軍忠以衛國黃門反逆乃云竇氏不道何邪王甫曰先帝新棄天下山陵未成竇武何功兄弟父子一門三侯又多取掖庭官人作樂飲讌旬月之間貲財億計大臣若此是爲道邪公爲柱梁枉撓阿黨復焉求賊遂令收蕃送黃門北寺獄黃門從官駟蹕蹶蕃曰死老魅復能損我曹員數奪我曹廩假不卽日害蕃徙其家屬於北境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爲鉅令聞而往哭收葬蕃尸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枉桎震受考掠終不言故逸得免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濟陰太守單匡賊罪并連匡見中常侍車

騎將軍趙桓帝收匡下廷尉因以譴趙趙詣獄自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栖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藏書名臣傳卷二十九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八直節名臣

皇甫規

皇甫規字威明，安定朝那人。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圍安定，征西將軍馬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見賢不恤軍事，審其必敗，上書言狀。賢果為羌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橡其後羌衆大合，攻燒隴西，規乃上疏求自効。曰：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臣每惟賢等擁衆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費且百億計。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饑，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皆由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微功還，不得溫飽，以全命餓死。溝壑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酋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二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勢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

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也。時不能用，冲質之間，梁太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梁冀忿其刺已，以規為下第。拜郎中，託疾免歸。州郡承冀旨，幾陷於死，遂以詩易教授。十四年後，梁冀被誅，旬月之間，禮命五至，皆不就。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場，三公舉規為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東羌遂遣使乞降，涼州復通。其年冬，徵還，拜議郎，論功當封。而中常侍徐璜、左悺欲從求貨，數遣賓客就問功狀，規終不荅。遂以餘寇不絕，坐繫廷尉，論輸左校。諸公及太學生張鳳等三百餘人詣闕訟之，會赦歸家。徵拜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規自以連在大位，欲還身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昱喪還，規縞素越界到下亭迎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公違禁憲，當急舉奏。芳曰：威明欲避第仕路，吾當為朝廷愛才，遂不問。及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與。乃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朝廷，知而不問。熹平三年，以疾召還，未至，卒于穀城。年七十一。所著賦銘碑讚禱文弔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卷三十

二一

史弼裴瑜魏邵陶丘洪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辟公府遷尚書出爲平原相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唯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兇客掾史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卽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弼爲政特挫抑彊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貸還爲河東太守一切詔書當舉孝廉弼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絕書屬中常侍侯覽遣諸生齎書積日不得通生乃說以它事謁弼而達覽書弼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公何人乎命左右引出楚撻數百府丞掾史千餘人皆諫弼不對遂付安邑獄卽日考殺之侯覽大怒詐作飛章下司隸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唯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渢之間大言曰明府摧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奈苦其甘如飴昔人刎頸尤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前孝

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護弼弼受誣事當棄市劭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侯覽得減死罪一等論輸左校時人或議之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闕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寶亦何疑焉刑竟歸田里稱病閉門不出裴瑜位至尚書

趙岐孫嵩

趙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也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任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臥蓐七年乃爲遣令敕兄子曰大丈夫生世趣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勲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刻其上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瘳舉理劇爲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郡而中常侍左悺兄勝代之岐恥疾宦官卽日西歸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玠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玠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玠深毒恨延熹元年玠爲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戡逃避去玠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姓名賣餅北海市中時安丘孫嵩年二十餘見岐呼與共載岐懼

失色。嵩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賣餅者及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孫賓石闔門百口，勢能相濟，岐素聞嵩名，即以實告，遂以俱歸。嵩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迎入上堂，饗之極歡，藏岐被壁中數年，岐作尼屯歌二十三章，後諸唐滅，因赦乃出。」三府聞之，同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爲禦寇論。靈帝初，復遭黨錮，十餘歲，大將軍何進舉爲燉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太守數人俱爲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脇以爲帥，岐說解得免。展轉還長安，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催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爲副。日磾行至洛陽，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使者。」車騎是時表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岐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安罷兵安人，又移書公孫瓚爲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岐期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篤疾，經涉二年，期者遂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數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志報

表書

名臣

卷三十

五

時

表書

名臣

卷三十

本

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獎王室，承即表遣岐使荆督租糧。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亦寓劉表，表不爲禮，岐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其上爲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荊州，曹操爲司空，舉岐自代。光祿勳桓典少府孔融上書薦岐，於是就拜岐爲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爲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主位，皆爲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爲牀，布單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作，著孟子章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李膺，字元禮，潁川人。膺性簡亢，惟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初舉孝廉，轉爲校尉。鮮卑數犯塞，膺常蒙矢石破走之。未幾，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餘人。荀爽嘗就謁膺，既還，喜曰：「今日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光虜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膺聲振夷域，拜爲司隸校尉。時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殺孕婦，聞膺至，懼罪逃還京師。匿兄讓第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

破柱以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於帝有詔詰問
膺對曰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
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仲尼爲魯司寇七日而
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滿一旬私懼稽留爲愆不意反獲
速疾之罪誠自知戮責必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尅殄元惡
然後退就鼎鑊帝顧謂讓曰此汝弟之罪司隸何愆是時
朝廷日亂綱紀頽弛膺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
容接者名爲登龍門帝初爲蠡吾侯受學於其陵周福及
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
之謔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
相譏揣各樹朋徒由是其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
矣汝南太守宗資以范滂爲功曹南陽太守成瑨以岑旺
爲功曹皆委心聽任使之褒善糾違肅清朝府滂尤剛勁
疾惡如讐於是二郡謔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
盡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太學諸生二萬
餘人郭泰賈彪爲其冠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
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
茂于是中外承風競以臧否相尚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
貶議屢屢到門宛有富賈張泛者頗以賂遺中官得顯位
用勢縱橫岑旺與賊曹史張牧勸成瑨收捕泛既而遇赦

瑨竟誅之并收其宗族賓客殺二百餘人然後奏聞小黃
門趙津貪橫放恣太原太守劉瓚使郡吏王允討捕亦於
赦後殺之於是中常侍侯覽使張泛妻上書訟冤帝大怒
徵瓚瑨皆下獄竟死獄中瓚瑨素剛直有經術知名當時
故天下惜之岑旺張牧逃竄獲免河內張成善風角推占
當赦教子殺人司隸李膺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
懷憤疾竟案殺之宦官教成弟子牟修上書告膺等養太
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馳驅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
亂風俗于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案經三府太
尉陳蕃卻之曰今所考案皆海內人舉憂國忠公之臣不
可平署帝愈怒遂策免蕃而下膺等於黃門北寺獄陳蕃
既免朝臣莫敢復爲黨人言者賴賈彪出身西說竇武霍
諤等使訟之膺等亦頗引宦官子弟宦官懼請以天時肆
赦膺等乃得免歸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
而污穢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其相標榜爲稱號而以
竇武陳蕃劉淑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杜密
等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勲等爲八顧顧
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岑旺劉表等爲八及及者
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等爲八尉尉者言能以
財救人者也獨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屈節以全亂世

為善貽膺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授以遠害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沉與時升降頃之帝崩陳蕃為太傅與大將軍竇武共秉朝政謀誅諸宦故引用天下名士以膺為長樂少府及陳竇敗膺等復廢宦官疾惡膺等每下詔書輒申黨人之禁候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旨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鈎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翌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郡考治是時上年十四問節等曰何以為鈎黨對曰鈎黨者即黨人也上

漢書

卷三十

九

如何自專仁義為曰今日分之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歎歎息而去篤道儉經北海戲子然家遂入漁陽出塞其所經歷伏重誅者以十數連引收考者布偏天下宗親並皆殄滅郡縣為之殘破及黨禁解儉乃還鄉里後為衛尉卒年八十四初夏馥聞張儉亡命歎曰孽自己作空污良善一人逃死禍及萬家何以生為自剪鬚髮形入林慮山隱姓名為治家儻親突烟炭形類毀瘵積二三年人無知者殺弟靜載縶帛追求餉之馥不受曰奈何載禍相銅乎黨禁未解而卒南陽何顒與陳蕃李膺善亦被收捕乃變名姓匿汝南間與袁紹為奔走之交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名士懼黨事者求救援設權計使得逃隱所全免甚眾

漢書

卷三十

十

賈彪

賈彪字偉節潁川定陵人也志節慷慨少與同郡荀爽齊名初舉孝廉補新息長小民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刦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為賈子生女名為賈女延熹九年黨事起太尉陳蕃爭之不能得朝廷寒心莫敢復言彪謂同志曰吾不西行大禍不解乃

入洛陽說城門校尉竇武尚書霍諝武等訟之桓帝以此大赦黨人李膺出曰吾得免此賈生之謀也先是岑琚以黨事逃亡親友多匿焉彪獨閉門不出時人望之彪曰傳言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公孝以要君致戮自遺其咎吾已不能奮戈相待反可容隱之乎於是咸服其裁正以黨禁錮卒于家初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而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氏三虎偉節最怒

范滂

范滂字孟博汝南人也少厲清節爲州里所服時冀州饑荒盜賊羣起乃以滂爲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臧污望風解印綬去其所舉奏莫不厭塞衆議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郭林宗聞而議蕃曰若范孟博者豈宜以公禮格之蕃乃謝焉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後牢修誣言鈞黨滂坐繫黃門北寺獄獄吏謂曰凡坐繫者皆祭皋陶滂曰皋陶古之直臣知滂無罪將理之於帝如其有罪祭之何益王甫詰曰君爲人臣不忠其造部黨評論朝廷虛構無端並欲何爲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爲黨乃

慷慨仰天曰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愍然爲之改容乃得並解桎梏滂初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及得免到京師往而不謝或有讓滂者對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老有自伐之色建寧二年復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牀而泣滂聞之曰必爲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何爲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致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其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弟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何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顧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我不爲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時年三十三遂被殺

王允趙戩士孫瑞王宏

王允太原人同郡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黃巾賊起拜豫州刺史允辟荀爽孔融爲從事擊黃巾別帥大破之與左中郎將皇甫嵩右中郎將朱雋等受降數十萬於賊中得中常侍張讓賓客書允具發其奸

以狀聞。靈帝責怒議竟不能罪讓。讓遂懷挾念怒。以事中允明年遂傳下獄。會赦還。復刺史旬日間復以他罪被捕。司徒楊賜以允素高。不欲使更楚辱。遣客謝之曰。君以張讓之故。一月再徵。凶惡難量。幸深爲計。又諸從事好氣決者。具流涕奉藥而進。允厲聲曰。吾爲人臣。獲罪於君。當伏大辟。以謝天下。豈有乳藥求死之理。投杯而起。出就檻車。既至廷尉。大將軍何進太尉袁隗司徒楊賜共上疏請之。得以減死論。是時宦者橫暴。睚眦觸死。允懼不免。乃變易名姓。轉側河內。陳留間。及帝崩。乃奔喪。獻帝卽位。拜守尚書令。代楊彪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時董卓留洛陽。朝政大小悉委之允。允扶持王室於危亂之間。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篡逆已兆。密與司隸校尉黃琬尚書鄭公業等謀共誅之。乃上護羌校尉楊瓚行左將軍事。執金吾士孫瑞爲南陽太守。並將兵出武關道。以討袁術。爲名實欲分路征卓。而後拔天子還洛陽。卓疑而留之。允乃引瑞爲僕射。瓚爲尚書。二年卓還長安。錄入關之功。封允爲溫侯。食邑五千戶。允讓不受。士孫瑞曰。夫執謙守約存乎其時。公與董卓並位俱封。而獨崇高節。豈和光之道邪。允納其言。乃受二千戶。三年春連雨。允與士孫瑞楊瓚登臺請霽。後結前

謀。乃潛結卓將呂布。使爲內應。會卓入賀。呂布因刺殺之。語在卓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之道也。呂布又欲以卓財特頒賜公卿將校。允又不從而素輕布。以劍客遇之。布亦負其功勞多自誇伐。既失意。望漸不相平。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伏正持重。不循權宜。是以羣下不甚親附。董卓將校及在位者。多涼州人。允議罷其軍。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今若拒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時百姓譎言當悉誅涼州人。遂轉相恐動。其在關中者。皆擁兵自守。更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卓親厚。尚從坐。今既不赦我曹。而欲解兵。當爲魚肉矣。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遂合謀爲亂。攻長安城陷。呂布走。招允曰。公可以去乎。允曰。若蒙社稷之靈。上安國家。吾之願也。如其不獲。則奉身以死之。朝廷幼小。恃我而已。臨難苟免。吾不忍也。努力謝關東諸公。勤以國家爲念。初允以同郡宋翼爲左馮翊。王宏爲

右扶風是時三輔民庶熾盛兵穀富實李傕等欲即殺允懼二部爲患乃先徵翼宏宏遣使謂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敢危王公今日就徵明日俱族矣翼曰雖禍福難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宏曰義兵鼎沸在於董卓况其黨與乎若舉兵討君側惡人山東必應之此轉禍爲福之計也翼不從宏不能獨立遂俱就徵下廷尉催乃收允及翼宏並殺之允時年五十六天子感動百姓喪氣莫敢收允尸者唯故吏平陵令趙戢棄官營其喪

孔融脂習

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也七世祖霸爲元帝脂書 名臣 卷三十 十五師位至待中父仙太山都尉融兄弟七人而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四歲時與諸兄共食梨融輒取小者大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人共奇之年十歲隨父詣京師見河南尹李膺年十六藏匿張儉事發與母兄爭死融由是顯名黃巾賊反北海爲賊衝董卓諷三府舉融爲北海相融到郡爲賊所圍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三千兵救之獻帝都許曹操征融爲將作大匠又遷少府時論欲復肉刑融建議曰古者敦龐善否不別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

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脰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權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及征烏桓融復嘲操曰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肅慎氏不貢楮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又書爭之其辭脂書 名臣 卷三十 十六云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禮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故天垂酒星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著旨酒之德堯不千鍾無以建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尼鴻門非豚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主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鳴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無以開中興爰盎非醉醪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斟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于漢屈原不哺糟飲醢取困于楚由是觀之酒何負于政哉又書曰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衆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

燕噲以讓失社稷。今令不禁謙退。魯因儒而損。今令不棄文學。憂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爲戒也。融見操雄詐中不能堪。故發辭偏宕。多致乖忤。又嘗奏空準古王畿之制。千里之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憚之。然以融名重天下。外相容忍。而潛忌正議。慮鯁大業。山陽郗慮承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歲餘復拜太中大夫。融性寬好士。喜誘後進。及居閒職。賓客日盛。曹操既積猜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過遂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奏融曰。少府孔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衆。欲規不軌。云我

後書 名臣 卷三十

十七

大聖之後。而見滅于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前與白衣襦衛跌蕩放言云。父之于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爲情欲發耳。子之于母。亦復奚爲。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衛更相贊揚。衛謂融曰。仲尼不死。融荅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急重誅。書奏。下獄棄市。融時年五十六。妻子皆被誅。初京兆人脂習元升與融善。每戒融剛直及被害。許下莫敢收者。習獨往撫尸曰。文舉舍我死。吾何用生爲。操聞之大怒。收習將殺之。久乃得赦出。魏文帝深好融文辭。歎曰。楊班儔也。募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昔宣帝時。司隸校尉蓋寬饒以直言得罪。鄭昌愍傷寬饒。

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爲文吏所詆挫。于是上書訟之。故范曄論之曰。昔諫大夫鄭昌有言。山有猛虎。藜藿爲之不採。是以孔父正色。不容弑虐之謀。平仲立朝。有紆盜齊之難。若文舉之高志直情。真足以動義槩。而忤雄心。故使移鼎之迹。事隔于存代。終之規。啓機于身後也。夫嚴氣正性。覆折而已。豈有負園委曲。可以每其生哉。慄慄焉。噉噉焉。其與現玉秋霜。比質者也。此范曄得意之論也。亦可以見曄之不凡矣。

田疇

田疇。無終人也。好讀書。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身備宗室。遺老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推疇。

後書 名臣 卷三十

十八

虞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而去。遂至長安。致命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謂疇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于我。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恐非所樂聞。故不敢進也。且將軍方舉大

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警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豈復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警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郡邑，而莫統一，恐不能久安。」願推擇其長而賢者，以爲之主。皆曰：「善。」乃共僉推疇。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衆皆便之。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驛使致貢遺，袁紹數遣使招命，紹死，其子尚又辟之，疇終不行。

藏書

卷三十

十九

建安十二年，曹操北征烏丸，未至，遣使辟疇，疇戒其門下趙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操使來，而君若恐弗及，何也？」疇笑而謂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次無終。時方夏，水雨潦滯，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懈弛，若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水表于水側路。

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候秋冬，乃進。」遂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爲君難，率衆遁逃，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不受。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復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乃復封以前爵。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素與夏侯惇善，操與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活命，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爵祿哉？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自刎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操，操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

藏書

卷三十

二十

陶淵明擬古云：「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歿，鄉里習其風。生有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季中。」觀陶公此詩，則子春始終爲漢已可知矣。其不受爵祿，有以也。

周處

周處字子隱，陽羨人，未弱冠，膂力絕人，好馳騁，不修細行，縱情肆暴，州里患之。因慨然有改勵之志，立謂其鄉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諸父老何所苦而不樂乎？」父老曰：「三害未除，是以不樂。」處曰：「何謂也？」曰：「南山白額，猛獸一也；長橋下蛟，二也；并子三也。」處遂入山射殺猛獸，水搏蛟，乃入吳，尋二陸，勵志修身。期年，州府交辟，仕爲束觀左丞。及吳平，王渾登建業宮，釀酒謂吳人曰：「諸君亡國之餘，今日得無戚與？」處對曰：「漢末分崩，三國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非惟一人。」渾大慚，入洛，累遷御史中丞，糾劾不避權戚。梁王彤嘗違法，處按劾之，至是，秦雍氏羌反，羌帥齊

漢書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萬年，僭帝號，圍涇陽，詔以處爲建威將軍，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之。時梁王彤爲征西大將軍，處卽其節下也。中書令陳準言於上曰：「駿與梁王皆貴戚重臣，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孟觀以精兵萬人爲處前鋒，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而不救以陷之，不聽。」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必敗，亦謂處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不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梁王彤、夏侯駿果使處以五千兵擊之。處知其必死，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自旦戰至暮，斬獲甚多，絃絕矢盡，救兵

不至。左右勸處退兵，處按劍而言曰：「是吾效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處三子：玘、義、興。郡侯次靖、次札，會稽內史。玘靖皆有奇節大勳，諸孫鯁、烏程侯懋、清流亭侯誕、吳興內史贊、武康縣侯潛、都鄉侯一門五侯，並居列位。吳士貴盛，莫與爲比。

祖逖

祖逖字士雅，范陽人也。逖性豁蕩，不修儀檢，輕財好俠，每至田舍，輒散穀帛以賜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夜同寢，聞荒雞鳴，蹴現起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或中有起坐謂琨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

漢書 卷三十一

三十一

足下當相避於中原矣。」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載諸同行老疾者而躬自徒步，藥物衣糧盡與衆共，是以少長咸悅。推逖爲主，行達泗口，元帝用爲軍諮祭酒，居于丹徒之京口。時楊士大饑，逖賓客多爲盜，剽逖撫慰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逖自若也。元帝時，方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黎被殘，人有奮志，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率，則郡國豪傑必因風嚮赴，國恥可雪矣。」元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

豫州刺史。逃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猝色壯烈。衆皆感歎。初。流人張平樊雅等俱屯結在譙。其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千。皆統屬平。平衆盛。逖不得進。逃誘浮使斬平。於是遂進據大丘。樊雅復夜襲逖。直趣逃幕。逖命左右距雅。有陳川者。時號寧朔將軍。遣其將李頭援逃。於是復進。尅譙城。據之。李頭之助討譙城也。力戰有勲。逃時獲雅駿馬。李頭欲之。而不敢言。逃遂與頭頭感而言曰。若得此人爲主。死無恨矣。川聞之。殺頭以其衆歸石勒。勒遣石虎領兵五萬衛陳川。逃設奇擊之。虎大敗。收兵還襄國。留挑豹等守川故城。住于西臺。逃遣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逃軍開東門與相守。凡四旬而賊遁。先是。逃以布囊盛土如米。使千餘人運上東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路者。賊逐之。卽棄擔走。賊得米。以謂逃衆皆豐飽矣。勒乃以驢千頭運糧往給挑豹。逃知之。密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以此宵遁。逃遂進屯封丘。而馮鐵遂據二臺。勒屯戍漸蹙。叛勒來歸附者日益衆。趙固上官已李矩郭默等各以雄兵相攻擊。至是皆受逃節度。逃愛人下士。雖賤交賤。待之皆有恩禮。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逃勸

督農桑。尅已務施。不畜資產。百姓感悅。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臯縣修逃母墓。而與逃書求通使互市。會朝廷復遣戴淵爲都督。逃以淵吳人。雖有才望而無弘智遠略。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雅容。一旦來統之。又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而卒。先是。戴洋語華譚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妖星已見於豫州之分矣。逃亦見星而嘆曰。此爲我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民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王敦久懷逆。畏逃不敢發。至是遂成謀矣。

劉琨

劉琨字越石。現少得僞朗之目。與祖逖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爲司隸從事。與征虜將軍石崇金谷澗中別廬賦詩。大爲當時所賞。永嘉元年。爲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阻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關至晉陽。現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倚城門以戰。百姓負楯而耕。屬鞬而禱。琨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淵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淵懼。乃城蒲子居之。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雞犬之音亦復相接。但琨善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歸者數千。而去者亦

復相繼。初，單于犄也有救東瀛公騰之勳，琨表其弟犄爲代郡公以結之。屬上黨太守降于劉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兵禦賊，聰遣子榮乘虛襲晉陽，降之。琨父母並遇害，琨乃引犄盧并力攻榮，大敗榮。犄盧因遺琨牛馬，留其將箕澹等與共戍晉陽而去。蓋以報琨也。愍帝卽位，拜琨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假節。琨上疏曰：「臣前表請願與鮮卑犄盧尅期會于平陽，屬大司馬博陵公凌爲石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今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惟務圖臣。臣孑然自守，則稽聰之謀，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俟秋穀既登，胡馬已肥，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威靈，獲展微效。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悔。」三年，琨與犄盧期討劉聰，尋犄盧及兄子根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歸琨。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銳以威勸其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且當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爲前驅，而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設伏，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并土震駭。琨窮蹙不能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卷三十

復守幽州刺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安琨欲與同襲王室，琨由是率衆赴之。匹磾見琨甚相崇重，與琨結婚約爲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右，琨乃令長史溫嶠勸進建武元年，琨與匹磾共討石勒。匹磾推琨爲大都督，歃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不冝進兵，以故琨與匹磾竟爲末波所間。匹磾遂拘留琨，初琨之去晉陽也，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歿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爲匹磾所拘。自知必歿，因爲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焉。琨旣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遠近憤歎。會王敦密使匹磾殺琨，匹磾亦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欲殺我也。」歿生有命，但恨讐恥未雪耳。因歔歔不能自勝。匹磾遂縊殺琨。時年四十八。琨少與祖逖爲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着鞭，其意氣如此。在晉陽嘗爲虜騎所圍，城中窘迫，琨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恩，向曉復吹賊並棄圍而走。」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卷三十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一

八直節名臣

嵇康嵇紹

嵇康字叔夜，譙郡人。土木形骸，不事修飾，好服食，常採御上藥，以爲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若安期彭祖之論，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并撰錄上古以來聖賢隱逸、遯世遺名者，集爲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十九人，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友善。嘗遊竹林，故時號爲竹林七賢焉。康居貧，以鍛自給。時鍾會爲司馬，昭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倚鍛不顧，會深銜之。及山濤爲選曹郎，舉康自代。康又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故司馬昭聞而惡焉。康與東平呂昭子翼及翼弟安親善。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則千里命駕，會與姪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爲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昭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初，康採藥於汲郡北山中，見隱者孫登，欲與之言，登默不應。踰時將去，復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又遇王烈，共入山，得石髓，如飴，自服半。

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於石室中見一卷素書，呼康往取，輒不見。烈嘆曰：「叔夜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及遭呂安事，爲詩自責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致怨憎。昔慚柳下，今愧孫登，內負宿心，外報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爲世所玩，康別傳載康臨終之言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固之，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因援琴而鼓，臨刑自若。康子紹，字延祖，少知名，山濤欲以爲秘書郎，言紹平簡溫敏，又曉音，父子罪不相及。帝曰：「如此，便可爲丞，不必復爲郎也。」後以侍中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身扞衛，兵交御輦，飛矢雨集，遂歿。惠帝深哀歎之，及後左右欲浣帝衣，帝曰：「此稽侍中血也，勿浣。」

安金藏樂工

安金藏，京兆長安人，在太常工籍。睿宗爲皇嗣，少府監裴匪躬中官汜雲仙坐私謁皇嗣，皆殊死。自是公卿不復見。唯工優給使得進，俄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刺腹中五臟，並出流血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與致禁中，命高醫診，納五臟以桑白皮爲線縫合，傳之藥，閱夕而蘇。后臨視，歎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余之忠也。」卽詔停獄，睿宗乃安。神龍初，母喪，葬南。

門口營石墳晝夜不息地本印燥泉忽湧流盧之側李冬有華大鹿相擾本道使盧懷慎上其事詔表闕於閭景雲時遷右武衛中郎將玄宗屬其事于史官擢右驍衛將軍爵代國公詔鑒其名於泰華二山碑以爲榮辛配享睿宗廟廷

顏真卿顏常山

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也舉進士又擢制科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雨真卿辯獄而雨故郡人呼爲御史雨焉宰相楊國忠惡之出爲平原太守真卿度安祿山必叛陽託霖雨增陣潰墜料簡丁壯祿山

藏書

卷三十一

王

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又使參軍李平馳入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愬盧奕蔣清首以徇河北真卿給諸將曰吾素識愬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是時肅宗即位靈武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至德元年真卿遂棄郡渡河間關至鳳翔謂帝詔授御史大夫兩京復出爲馮翊太守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因召爲刑部侍郎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

長史代宗立改尚書右丞相元載又惡之乃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後因攝事太廟載又誣以誹謗貶峽州別駕載誅楊綰薦真卿擢爲刑部尚書進吏部德宗立楊炎當國又以直不容改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如故及盧杞爲相乃改真卿爲太子太師并使罷之而數遣人問以方鎮所便欲出之矣真卿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恐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後因李希烈陷汝州遂遣真卿欲以往諭希烈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不聽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既明不可往真卿曰君命不可避也既

藏書

卷三十一

四

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遂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聽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希烈所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公欲建大號求宰相無如太師者真卿叱之曰若等聞顏常山否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詬賊不絕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豈受若等脅邪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希烈乃拘送真卿蔡州及希烈謀稱帝使問儀式真卿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事余於是真卿遂被害死年七十六真卿立朝正色剛而有禮天下皆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魯公善正草筆力道勁論者謂其書點如墜石畫如

憂雲鉤如屈金戈如發弩此其大槩也至其千變萬化各具一體若中興頌之閎偉家廟碑之莊重仙壇記之秀穎元魯山銘之深厚又種種不同自早季書千佛寺碑已與歐虞徐沈暮年之筆相上下嘗作筆法十二章備盡師資之學然其正書真足以垂世

辛謹

龐勛爲亂泗州刺史杜愔完守備以待賊時敕使郭厚本將淮南兵救泗州至洪澤不敢進有辛謹者乘小舟潛度淮說厚本厚本不聽明日賊攻城益急謹復請往愔曰前往徒返矣今又何往也謹曰此行得兵則反不得則死之

藏書

卷三十一

五

愔與之泣而別謹復乘小舟負戶突圍出見厚本爲陳利害其都將袁公弁曰賊勢如此何暇救人謹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授詔救援而逗留不進豈惟上負國恩若泗州不守則淮南遂爲寇場公詎獨能存邪我當殺公而後死起欲擊之厚本趨抱止之謹回望泗州慟哭終日士卒皆爲之出涕厚本因問諸將士將士皆願請行謹舉身自擲叩首以謝將士遂帥之抵淮南岸望賊方攻城有軍吏言曰賊勢似入城矣謹逐之攬得其髻舉劍欲擊士卒共救之謹曰臨陣妄言惑衆必不可捨衆請不能得共奪之謹素多力竟不能奪謹曰將士登舟

我則拾衆競登舟士卒有回顧者斫之驅至淮北勒兵擊賊愔於城上布兵與之相應賊遂敗走鼓譟逐之至脯而還久之泗州援兵又絕糧又盡人食薄粥辛謹言於杜愔請出求救於淮浙乃夜帥敢死士十人執長柯斧乘小舟潛往斫賊水寨而出明旦賊乃覺之以五舟遮其前以五千人夾岸追之賊舟重行遲謹舟輕行疾力闔三十餘里乃得免至楊州見令狐綯至潤州見杜審權時泗州久無聲問或傳已陷謹至審權乃遣押牙趙翼將甲士二千人與淮南共輸米五千斛鹽五百斛救泗州賊水陸布兵鎖斷淮流浙西軍憚其強不敢進謹曰我請爲前鋒勝則繼之敗則汝走衆猶不可謹乃募選軍中敢死士數十人隙補職名先以米舟三艘鹽舟一艘乘風逆流直進賊夾攻之矢著舟板如急雨及鎖謹帥衆夾戰斧斷其鎖乃得過城上人見謹喧呼動地謹復自州引驍勇四百人迎糧於楊潤賊夾岸攻之轉戰百里乃得出至廣陵載鹽米二萬石錢萬三千緡還至斗山賊將萬餘拒之于盱眙密布戰艦百五十艘以塞淮流又縱火船逆之謹命以長叉托過自卯戰及未衆寡不敵賊縛木於戰艦旁出四五尺爲戰柵謹命勇士乘小舟入其下矢刃既不能及乃以捨揭火牛焚之戰艦既燃賊皆潰走官軍乃得過會馬舉亦將精

兵三萬救泗州，賊眾乃敗。泗州之圍始解。泗州被圍凡七月，守城者不得寐，面目皆生瘡。及平，以譴為亳州刺史。譴在泗州，犯圍出迎兵糧，往返凡十二，及除亳州上表言臣之功，非杜愔不能成也。其為人如此。

劉蕡李邵

劉蕡，字去華，幽州人。明春秋能言古興亡事，沈健有謀，擢進士第。元和後，權綱廢弛，神策中尉王守澄負弒逆罪，更二帝不能討，天下憤之。文宗卽位，思洗宿恥，而宦人握兵，號北司，外脇羣臣，內侮天子。大和二年，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帝引諸儒百餘人於廷，蕡對策。是時第策官左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對，嗟伏以為過古蟲董而畏中官，睚眦不敢取。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河南府參軍。李邵曰：蕡逐我，留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臣才志懦劣，不能質古今，使陛下聞未聞之言，忽忽內思，愧不可言。今蕡所對空臆盡言，有司以言涉許，不敢上聞，萬口藉藉，至於垂泣，謂蕡指切左右，恐近臣含怒，變典非常，忠良道窮，綱紀遂絕。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蕡以直言副陛下所召，若臣所對遠不及蕡，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使臣逃苟且之慙，而陛下獲直臣之用，不聽蕡對後七年，遂有甘

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孺節度山南東西道，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

劉安世鄒浩

劉安世，字器之，魏人。從學司馬光，光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宣仁太后臨朝，擢為右正言，章惇以強市崑山民，田罰金，安世言惇與蔡確黃履邢恕相交結天下之人，指為四凶。今惇父尚在，而別籍異財，絕滅義理，止從薄罰，何以示懲？不報。遂請外，出知成德軍。章惇用事惡之，黜知南安軍，再貶少府少監。三貶新州，別駕英州，安置同文館獄。起蔡京乞誅滅安世等家，詭雖不行，猶徙梅州。惇與蔡汴必欲冀之死，因使者入海島，諷令過安世，勸使自裁。又擢一豪吏為轉運判官，使殺之。判官未至，梅守先遣其客來安世所，勸其善自為計。安世不動，對客飲酒談笑。徐書數紙付其僕曰：我死依而行之。客密從僕所竊視，皆經紀同貶當死者之家事，甚悉。判官未至而嘔血死。故安世得免焉。昭懷后正位中宮，惇汴復讒之。時鄒浩亦貶，詔以檻車收二人付京師，行未數驛而徽宗卽位，赦復至。安世凡投荒七年，甲令所載遠惡地，無不經移衡及鼎，然後以集賢殿修撰知鄆州。曾布又惡之，蔡京相復連七謫，宣和七年

卒年七十八。安世儀狀魁碩，首吐如鍾，初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母曰：「諫官，天子諍臣，汝父欲爲而弗得，汝今幸得居此，當捐身以報國，若得罪流放，無間遠近，吾當從汝，故安世在職，累廷爭，或帝盛怒，則執簡却立，伺怒稍解，復前抗辯，旁侍者遠觀，蓄縮悚汗，咸目之曰：『殿上虎。』」云：「平生不作草書，不愛聲色貨利，其忠孝正直，皆則象司馬光。」嘗曰：「溫公言平生只是一箇誠字，更撲不破，誠是天道，思誠是入道，天人無兩個道理，因舉左右手，顧之笑曰：『只爲有這軀殼，故假思以通之，及其成功一也。』」事事着力，畢竟不是，只有一箇誠縱橫妙用，無處不通，以此杜門終日，其樂無窮。」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九

窮嘗與其徒馬永卿言曰：「紹聖初，某謫領表北望中原，慨然永歎，念惟先人遺體遠投炎荒，不復生還，忽憶司馬光之言：『北人處烟瘴之地，唯絕嗜慾，可以不死。』趙清獻欲絕不得，乃掛父母像於臥側，以自儆，自偃臥其下，而使父母儼然臨之，賞亦甚矣。」卜居宋都杜門，屏跡人不得見其面，然田夫野叟市井細民以爲若過南京，不見劉待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蘇軾，論元祐人才至安世，則曰：「器之真鐵漢，不可及也。」安世死，葬祥符縣，後二年，金人發其冢，顛如生，相驚語曰：「異人也，爲之蓋棺乃去。」

陳東

陳東，丹陽人，蚤有雋聲，倜儻負氣。蔡京、王黼方用事，人莫敢指言，東獨不諱，所至宴集，坐客懼累，或稍稍引去，以貢入太學，欽宗卽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今日之事，蔡京壞亂於前，梁師成陰謀於後，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結怨於遼金，初開邊隙，宜誅六賊，傳首四方，以謝天下，言極憤切，明年春，貫等挾徽宗東行，東獨上書曰：「臣竊知太上皇已出幸亳州，而蔡京父子、朱勔父子及童貫等輩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太上迤邐南渡，萬一果尔，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郡縣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給焉，自從數賊用事二十年間，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十

賢士大夫恥於遊宦東南，而其監司郡守州縣之官率皆數賊門生數賊罪大難容，自知不免，反怨朝廷，資緣太上遂請此行，臣竊料數賊南渡之後，必假太上之威乘勢竊發，羣惡響應，間離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伏望陛下速降睿旨，急追此數賊復還闕下，早正典刑，卻差忠信可靠之人扈從太上前往亳州，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不報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及种師道主戰，邦彥因小失利，能綱而割三鎮，東復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諸軍民從者數萬，書聞，傳旨慰諭，衆莫肯去，昇登聞鼓，搥而壞之，喧呼震地，有中人出，衆共齧磔，於是亟詔綱入復領行。

營遣撫諭乃引去。金人既解朝廷用楊時爲祭酒，吳敏奏補東官，賜第除太學錄東，又請誅蔡氏，且力辭官以歸。前後書五上，既歸復預鄉薦。高宗卽位五日，相李綱又五日召東至，未得對，會綱去，乃上書乞留綱而罷黃潛善、汪伯彥。不報。請親征以還二聖，治諸將不進兵之罪以作士氣。車駕歸京，師勿幸金陵，又不報。會布衣歐陽澈亦上書言事，潛善遽以語激怒高宗，言不誅將復鼓衆伏闕書，獨下潛善所於是府尹孟庾召東議事，東請食而行，手書區處家事已，乃授其從者曰：「我死，余歸致此於吾親，食已如廁，吏有難色，東笑曰：『我陳東也，畏死，卽不敢言。』」言訖逃。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十一

死乎項之東具冠帶出別同邸，乃與澈同斬於市。四明李猷贖其尸，瘞之。東初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識與不識皆爲流涕。時年四十有二，東自赴召至行在所，凡十日而得罪死。然東雖以言忤權貴見殺，而書中所言多中時病朝廷往往施行之。

陳瓘

陳瓘，南劍沙縣人，中甲科，僉書越州判官，守蔡卞每加敬禮，檄攝通判明州，章惇入相，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邀與

同載，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爲喻，偏重可行乎？移左置右，其偏一也；天子待公爲政，敢問公將何先？」惇曰：「司馬光姦邪，所當先辨。」瓘曰：「公誤矣，此猶欲平舟而移左以置右也。果然，將失天下之望。」惇厲色曰：「光不務續述先烈而大改成緒，誤國如此，非姦邪而何？」瓘曰：「不察其心而疑其迹，則不爲無罪。若指爲姦邪，又復改作，則誤國益甚矣。爲今之計，惟消朋黨，持中道，庶可以救弊。」意雖忤惇，然惇亦驚異，頗有兼收之語，至都用爲太學博士，會卞與惇合，正論遂細，而紹述之說成矣。瓘奏哲宗言：「堯舜禹皆以若稽古爲訓，若者順而行之，稽者考其當否，必使合於民情，所以成帝王之治。又言：『天子之孝與士大夫之孝不同，帝反覆究問，意甚感悅。』約瓘再入見，執政聞而憾之，遂出通判滄州。徽宗卽位，名爲左司諫，御史龔夬擊蔡京，朝廷將逐夬，瓘言：『紹聖以來七年，五逐言者，今又罷夬，若公道何？』瓘由是罷。監揚州糧料院，改知無爲軍，明年遷爲著作郎，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瓘曰：「不久卽真矣。」瓘語其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是欲以官爵相餌也。吾有一書將投之以決去就，但郊祀不遠，恐澤不及汝耳。」正彙頓首請書，明日瓘遂持書入省，布見書大怒，諫辨移時，瓘徐起白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十二

待士禮布嬰然出知泰州崇寧中除名竄廉州會正彙在
杭告蔡京欲動推東宮事下開封府併逮璫府尹李孝稱
逼使證其妄璫曰正彙聞京將不利社稷傳於道路璫豈
得預知以所不知忘父子之恩而指其爲妄則情有所不
忍狹私情以符其說又義所不爲京之姦邪必爲國禍璫
固嘗論之於諫省亦不待今日也內侍黃經臣在勒聞其
辭歎曰主上正欲得實但如言以對可也獄具正彙猶以
所告失實流海上璫亦安置通州璫常著尊堯集謂紹聖
史官專據王安石日錄改修神宗史變亂是非不可傳信
宜深明誣妄以正君臣之義張商英爲相取其書旣上而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十一

商英罷璫又徙台州宰相徧令所過州出兵甲護送至台
每十日一徙舍且命凶人石械知州事執至廷大陳獄具
將脇以死璫揣知其意大呼曰今日之事豈被制肯邪械
失措始告之曰朝廷令取尊堯集余璫曰然則何用如許
使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爲堯主上爲舜助舜
尊堯何得爲罪時相學術淺短爲人所愚君所得幾何乃
亦不畏公議干犯名分乎械慚乃揖使退在台五年纔復
承事郎帝批進目令再叙一官仍與差遣執政持不行卜
居江州復有譖之者至不許出城旋令居南康纔至又移
楚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五璫智明慮遠方赴召命至聞

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疏之降出者璫謂宰屬
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
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
摯等家族及妄言携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
白時宰錄副本於省中其後京黨欺誣蓋林之說不能盡
行以此故也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浚時時跪
請教浚曰元符貴人腰金紵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
姓名與日月爭光者也

胡銓廬陵人建炎二年高宗策士淮海銓答策凡萬餘言
高宗見而異之紹興五年兵部尚書呂祉以賢良方正薦
賜對除樞密院編修官八年宰相秦檜決策主和金使以
詔諭江南爲名中外洶洶銓抗疏極言乞斬王倫秦檜孫
近書既上檜以詮狂妄凶悖鼓衆劫掠詔除名編管昭州
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乃以銓監廣州鹽倉十二年諫
官羅汝楫劾銓詔除名編管新州十八年新州守臣張棣
許銓謫詆怨望移謫吉陽軍二十六年檜死銓量移衡州
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鋸木傳之金人募其書
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爲賀其謫新州也
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

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遂死焉剛中啟曰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有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廷珪詩云大厦元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柱傾危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姦諛皆膽落平生忠義直心知端能飽喫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孝宗卽位銓復奉議郎知饒州隆興元年擢起居郎時旱蝗星變詔問政事關失銓應詔上書數千言言堯舜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鯨不能塞也秦二世以趙高為腹心劉項橫行而不得聞漢成帝殺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聞靈帝殺竇武陳蕃天下橫潰而不得聞梁武信朱異侯景斬關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李密稱帝而不得聞唐明皇逐張九齡安史胎禍而不得聞陛下自卽位以來號召逐客與臣同名者張燾辛次膺王大寶王十朋今燾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寶又將去惟臣在余以言為諱而欲塞災異之源臣知其必不能也二年除權兵部侍郎上以災異避殿減膳詔廷臣言闕政急務銓以賑災為急務議和為闕政其議和之書曰自靖康迄今凡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則醜虜之不可與和彰彰然矣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今日之議若成則有可弔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十五

藏書 治臣

卷三十一

十六

者十若不成則可賀者亦有十請為陛下極言之大畧謂海泗今日之藩籬咽喉也彼得海泗且決吾藩籬以瞰吾室扼吾咽喉以制吾命則兩淮決不可保兩淮不保則大江決不可守大江不守則江浙決不可安自檜當國二十年間竭民膏血以餌犬羊迄今府庫無旬月之儲千林萬落生理蕭然自此復和則蠹國害民殆有甚焉然則今日之患豈直兵費養兵之外又增歲幣歲幣之外又有私覲私覲之外又有賀正生辰賀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一使未去一使復來瘠中國以肥虜陛下何樂而為之側聞虜人嫖書欲書御名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小節不必計較臣竊以為再拜不已必至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壁銜壁不已必至輿輓輿輓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然後為快事至於此求為匹夫尚可乎儻乾剛獨斷追回使者絕請和之議以鼓戰士下哀痛之詔以收民心如此則可賀者亦有十省數千億之歲幣一也專意武備足食足兵二也無書名之恥三也無去大之辱四也無再拜之屈五也無稱臣之忿六也無請降之禍七也無納土之悲八也無銜壁輿輓之號九也無青衣行酒之冤十也去十弔而就十賀利害較然雖三尺童稚亦知之而陛下不悟

春秋左氏謂無勇者爲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乾道初除寶文閣待制留經筵銓力求去乃以敷文閣直學士與外祠陞辭上問曰卿今何歸銓曰歸廬陵臣向在嶺海嘗訓傳諸經欲成之竟謫忠簡有滄菴集一百卷行于世

洪皓

洪皓鄱陽人登進士第時議遣人使金張浚薦皓爲徽猷閣待制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使皓至太原留一年至雲中結罕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而歸恨力不能殲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願就內鑊

洪皓

名臣

卷三十一

十七

無悔結罕怒欲殺之旁一酋暗曰此忠臣也皓乃得流遼冷山流遼唐言編窠也雲中至冷山六十日距金主所都僅百里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已雪穴居百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乃使教其八子方二帝之遷居五國城也皓在雲中密遣人奏書以桃李栗栗獻二帝二帝始知上卽位紹興十年因謀者趙德書機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上言順昌之役金人震懼奪魄燕山珍寶盡徙以北意欲捐燕以南棄之而王師亟還自失機會十一年又求得韋太后書遣李徽持歸帝又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終不如此一書是冬復又密奏曰

金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人隨軍今不敢矣若和議未決不若乘勢進擊又言金人見胡銓封事知中國有人益懼張丞相名動異域可惜置之散地又復言金人問李綱趙鼎安否未幾金主以生子大赦許使人還鄉皓與張邵朱弁三人皆在遣中乃得還皓自建炎已酉奉使至是凡十五年既還入對退語秦檜曰張魏公金人所憚錢塘暫居而景靈太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皓子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呂乃可八月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萬壽觀兼權直學士院後因議不遣趙彬等家屬還金觸檜怒侍御史李文會遂劾皓不省母出知饒州明年大水中官白鈺宣言燮理乖謬洪尚書名聞天下而朝廷不用檜怒繫鈺大理獄諫官詹大方論皓與鈺更相稱譽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李勤又附檜誣皓作欺世飛語責濠州團練副使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奉郎徙袁州至南雒州卒年六十八歿後一日檜亦歿帝聞皓卒嗟惜之復徵猷閣學士謚忠宣皓初在金范鎮之孫祖平爲傭奴皓言於金人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爲人養豕亦贖而嫁之他貴族流落賤微者皆力拔以出旣幸得歸爲檜所嫉復貶竄以歿悲夫

汪立信汪麟金明

汪立信，六安人。淳祐六年，登進士第。荆胡制置趙葵辟充叅議官。葵去，馬光祖來代之。鄂州圍解，買似道惡聞外之臣與已分功，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去之。光祖與葵有隙，被旨卽召吏稽勾簿書，卒不能得，乃以正月暨夕，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爭之，曰：「方艱難時，趙公蒞事，勤勞而公以非理擄拾之，公一旦去此後來者，復効公所爲可乎？」光祖怒曰：「吾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其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遂投劾去。景定二年，差知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十九

江陵府。時襄陽圍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減，并移書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晏安，不以爲虞。夫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且內郡何事乎多兵？空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算兵帳見兵可七十七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爲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遊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若久拘聘，使何益？徒使敵得以爲辭耳。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苟忱愒歲日，嚙做湖山，則天敗我也。」銜壁與視之，禮請備以俟。

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乃余蓋以立信眇云遂斥去。」咸淳十年，元兵大舉伐宋，復以立信爲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曰：「我不負國家，余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歎余既至建康，守兵悉潰，立信知事不成，卽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蕪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

藏書 名臣 卷三十一

二十

士也。乃置酒召賓佐與談，手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伯顏入建康，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在建康，不月降，崎嶇走入閩中而死。

陸秀夫劉鼎孫

秀夫，鎮江人也。登進士第，李庭芝鎮江南，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以淮南爲第一，號小朝廷。二王走温州，秀夫追從之。與陳宜中、張世傑等共立益王于福州，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旋與宜中議不合，使言

者効之張世傑曰此如何時動以臺諫論人屬井澳風王驚殂羣臣皆欲散去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乃與衆共立衛王時陳宜中往古城屢召不至乃以秀夫爲左丞相與世傑共秉政至元十六年厓山破秀夫走衛王舟而世傑斷維去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卽負王赴海歟時年四十四翰林學士劉昀孫亦驅家屬沉海不灰被執榜掠不灰復赴海

文天祥文陞杜游鄒淵趙時賞趙孟深

天祥字宋瑞吉水人也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自爲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歐陽修楊邦乂胡銓像

藏書 卷三十一

王

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夫也年二十舉進士對策集英殿理宗親拔爲第一德祐初以江上報急詔天下勤王天祥以江西提刑安撫使召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大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何異驅羣羊而搏猛虎乎天祥曰吾亦知之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衛者吾故不自量欲以身殉之庶天下忠臣義士有興起者耳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貶損盡以家貲爲軍費每與賓佐語及時事輒流涕撫几八月提兵至臨安除知平江府留不遣朝議方擢呂師孟爲兵部尚書封呂

文德和義郡王欲賴以求好天祥陛辭上言朝廷姑息牽制之意多奢發剛斷之義少乞斬師孟戮鼓以作將士之氣且言宋懲五季之亂削藩鎮建郡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亦寢弱故敵至一州則破一州至一縣則破一縣中原陸沉痛悔何及今室分天下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閩於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閩於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閩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閩於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蕪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天祥論濶遠不報明年正月元兵至皋亭山距臨安三十里上下震恐有旨天祥詣伯顏軍前遂與宰相吳堅同行伯顏留天祥軍中獨遣堅還明日吳堅賈餘慶及樞密院謝堂家鉉翁劉岳與呂師孟奉降表至天祥大罵賈餘慶賣國伯顏乃趣天祥隨祈請使北行天台杜游從至京口與天祥謀趨真州真州守將苗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天祥乃東入海道遇兵伏環堵中然亦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糲羹行入板橋兵又至衆走伏叢篠兵入索之執杜游去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

藏書 卷三十一

王

賁荷天祥至高郵復汎海以達温州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至元十四年元兵入汀州天祥遂移漳州出江西入會昌遣叅謀張栻監軍趙時賞趙孟深等盛兵薄贛城鄒鳳以贛諸縣兵擣永豐攻太和吉入縣復其半惟贛不下臨洪諸郡皆送款撫州何時等皆起兵應天祥分寧武軍建康三縣豪傑皆遣人如軍中受約束然時勢至此已無可爲矣適元江西宣慰使李恒遣兵援贛州而自將兵攻天祥于興國追至空坑軍士皆潰天祥妻妾子女皆見執時賞坐肩輿後兵問謂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爲天祥也執之而歸天祥以此得逸去天祥

藏書

各臣

卷三十一

藏書

各臣

卷三十一

二十四

收殘兵奔循州駐南嶺至元十五年進屯麗江浦入般澳益王昀衛王繼立天祥上表自劾有詔獎諭天祥其略曰方敵氛之正惡鞠旅勤王及皇路之已傾捐驅狗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雖成敗利鈍逆睹之未能而險阻艱難備嘗之已熟如金百鍊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丞相陸秀夫筆也十一月元帥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方飯五坡嶺弘範兵突至衆不及戰天祥遂被執急吞腦子不歎鄂渚自到扶入南嶺乃歎官屬士卒得脫空坑者至是皆歎杜蒔先被執至是亦遂以憂歎惟趙孟深得遁去天祥至潮陽見弘範請劔弘範曰殺之名在彼客之名在

我遂以客禮見之與俱入厓山使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乃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厓山破軍中置酒大會弘範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爲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弘範爲改容義之遣使護送至京師天祥在道不食八日不歎卽復食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以守之天祥南冠而囚平章阿合馬入館驛坐名天祥問曰你何以至此天祥曰南朝早用我北可不至南南可不至北馬願左右曰此人生歟由我

天祥曰亡國之人要殺便殺道甚由你不由你馬默然而去博羅丞相偕坐名見天祥入長揖通事曰跪天祥曰南之揖卽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博羅叱左右曳天祥於地天祥曰天下事有廢有興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祥今日既已至此但早施刑卽爲大幸博羅曰你道有興有廢且道盤古到今是幾帝幾王天祥怒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我今日非赴博羅學宏詞科不暇泛言博羅愧乃云你既不肯說且道古時曾有人臣將宗廟城郭土地分付與別人了又逃走否天祥曰奉國與人是我賣國之臣也賣國者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

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賊臣獻國國亡當歟所以不歟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吾別立君爲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歟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博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不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后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博羅怒曰公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今日天祥至此有歟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于所事願釋勿殺乃囚之時世祖多求才南官王積翁言南人無知天祥者遂遣積翁諭音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歟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合宋官等十人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於何地事遂已天祥在燕凡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上知天祥終

不屈也與宰相議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書上因召入天祥天祥請歿乃從之俄有詔使止之天祥歟矣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鄉拜而歟數日面如生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子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天祥歟前四日司天奏三台折方天祥過南安遣人告墓以弟壁之子陞爲嗣又寄弟詩曰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大德中陞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陞輒辭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美官鉉翁傾橐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壁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遂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即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謝枋得謝微明二子

枋得字君直弋陽人也爲人豪爽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

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吳潛宣撫江東、辟差幹辦公事、團結民兵以扞饒信、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目、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銜之上其著於似道、坐訕謗、追兩官、請居興國軍、德祐元年、枋得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信州、是時伯顏兵入臨安、進攻信州、信州不守、枋得乃變姓名、入建寧、唐石山轉茶坂、麻衣躡履、人不識之、已而又去賣卜建陽市、至元二十三年、集賢學士程文海薦枋得等二十二人、辭不起、又明年、行省丞相忙兀台將旨詔之、枋得曰、上有堯舜、下有巢由、枋得姓名不祥、不敢赴詔、丞相義之不強也、二十五年、詔江南求人才、尚書留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才、求一瑕呂鉛錫、程嬰杵臼、斷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漂漂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叛、殷命必不黜、夫女直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當時王倫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郭少師從瀛國公入朝、既而南歸、謂枋得曰、

元本無意江南、屢遣使使頓兵、令母深入、待還歲幣、卽議和、兵交三年、無一介行李之事、乃挈數百年宗社而降、因相與痛哭、福建行省叅政魏天祐欲薦枋得、枋得罵曰、天祐仕閩、無毫髮德意、反起銀冶病民、顧以我輩飾好邪、天祐怒、強之北行、二十六年、至京師、問謝太后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病、還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介、吾豈不汝若邪、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棄之於地、終不食、而枋得伯父徽明、以特奏恩爲當陽尉、攝縣事、時天基節上壽、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必二子趙進抱父屍亦死。

藏書名臣傳卷三十一

德業儒臣前論

李生曰道之在人猶水之在地也人之求道猶之掘地而求水也然則水無不在地人無不載道也審矣而謂水有不流道有不傳可乎顧掘地者或棄井而逃或自井於溷濁鹹苦終身不見甘泉而遂止者有之然而得泉者亦已衆矣彼謂軻之死不得其傳者真大謬也惟此言出而後宋人直以濂洛關閩接孟氏之傳謂爲知言云吁自秦而漢而唐而後至於宋中間歷晉以及五代無慮千數百年若謂地盡不泉則人皆渴死久矣若謂人盡不得道則人道滅矣何以能長世也終遂泯沒不見混沌無聞直待有藏書德業儒臣前論卷三十二

宋而始開闢而後可也何宋室愈以不競奄奄如垂絕之人而反不如彼之失傳者哉好自尊大標幟而不知其誣誣亦太甚矣今夫造爲謗言誣陷一家者其罪誅今以一語而誣千百載之君臣非特其民無道其臣無道其君亦且無道一言而千古之君臣皆不免於不道之誅誣罔若此有聖王出反坐之刑當如何也而可輕易若此矣乎晚年多暇意欲一洗千古之謗而力不能致全書又老來好書目力既竭計有行游四方就正有道日聞所不聞庶幾快之而筋力衰矣出門復難就正未易噫耳目無功聞見自狹予雖欲尚論古人以知其世何可得也姑卽平生所

知者錄而別之目爲有德之儒雖師友淵源莫詳次第而僅存什一要當知道無絕續人具隻眼云耳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

德業儒臣

荀卿

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駟衍之術迂大而閎辯
與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
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田駟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
荀卿最爲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爲祭酒焉
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
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荀卿嫉濁世之
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于巫祝信機祥鄙儒小

藏書

德業儒臣

二

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
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荀卿嘗與臨武君論兵於
趙孝成王前王曰請問兵要卿對曰要在附民夫仁人之
兵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
之事父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故兵要在於附
民而已齊人隆技擊得一首者賜贖鎰金無本賞矣事小
敵彊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是亡國之兵也
其去貨市傭而戰之幾矣魏氏武卒以度取之衣三屬之
甲操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其上冠胄帶劔贏三日糧
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氣力數年而衰

藏書

德業儒臣

卷三十二

二

而復利未可奪也改造則不易周也故地雖大其稅必寡
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極隘其使民也酷烈懷之
以慶賞醵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闕無由也
使以功賞相長五長首而隸五家是最爲衆強長久之道
然皆干賞蹈利之兵未有安制綦節之理也故齊之技擊
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
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
之仁義故招延募選隆勢詐尚功利是漸之也禮義教化
是齊之也故兵大齊則制天下小齊則制隣敵若夫招延
選募隆勢詐尚功利之兵則勝不勝無常相爲雌雄耳夫
是謂之盜兵君子不由也王曰善請問爲將卿曰號令欲
嚴以威賞罰欲必以信處舍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
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
行吾所明無行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
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
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
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
三至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敗也必在慢之故敬勝
怠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戰如守行
如戰有功如幸慎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

曠夫是之謂天下之將。臨武君曰：善。請問王者之軍制。卿曰：將死鼓，御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不殺老弱，不獵田稼。服者不禽，格者用赦。奔命者不獲，凡誅非誅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是亦賊也。故順刃者生，徠刃者死。奔命者貢，有誅而無戰，不屠城，不潛軍，不留衆，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不安其上者欲其至也。臨武君曰：善。陳霸問曰：先生論兵，常以仁義爲本。然則又何以兵爲？共卿曰：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故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李生曰：荀與孟同時。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三

其才俱美，其文更雄，條其用之更通達而不迂，不曉當時何以獨抑荀而揚孟軻也。中間亦尊周孔，然非俗所以尊者，亦排墨子，亦非十二子，然亦非世俗之所以排所以非者。故曰荀孟吁得之矣。

孟軻 附樂克論

李生曰：孟氏之學，識其大者，真若登孔子之堂而受衣鉢也。其足繼孔聖之傳無疑。其言性善亦甚是。然至盡排衆說，猶未免執定說以騁已見，而欲以死語活人也。夫人本至活也，故其善爲至善，而其德爲明德也。至善者無善，無不善之謂也。惟無善無不善，乃爲至善。惟無可無不可，始

爲當可耳。若執一定之說，持刊定死本而欲印行以通天下後世，是執一也。執一便是害道。孟子已自言之矣。惟夫子之善言性也，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上知與下愚不移，不執一說，便可通行不定。死法便足活世。故曰：孔子其太極乎？萬世之師之也。宜也。孟氏知尊夫子而願學之也，亦宜也。然以爲賢於堯舜，以爲生民未有，則亦不自知其言之過矣。夫孔子自謂好古敏求，學而後知之者矣。乃堯舜性之也，何易賢也？若謂舉作用而言，則孔子之舉措分明是舜以下聖人之舉措也。觀其夢寐周公可見矣。夫周公且非舜比也，而况堯乎？當堯之時，洪水之害極矣。衆方舉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四

鯀堯故知之，然且順衆而用之，不徒用之，且至于九載至九載而績用弗成也。乃已其舉禹，舉稷，舉皋陶，伯益，舉十六相而誅三凶，且殛鯀也。皆舜攝位以後事也。由此觀之，則堯之端拱成化後世，烏能知之哉？而以爲賢於堯，不過情乎。然此猶可委曰：弟子互相神聖，其師云耳。乃王霸之辨，則舛謬不通甚矣。夫稱天下之所歸，往曰王。前此而王者有三，故曰三王。王者不足爲天下之歸，往則方伯連帥修其職業，佐王者以定諸侯，寧一天下。於是始稱方伯之任，故謂之伯。言其能任伯兄之事，率諸兄弟以宗周，無敢相攻伐也。此其借之力固，所以脩方伯之職，非分

外舉也。何以得罪於三王乎？吾以為正有功於三王者矣。故為三王易為五伯難。夫子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二百餘年之周，借是以延長。不滅誰之功耶？而以謂無道桓文之事可歟？蓋孟氏徒知夫子小管仲之器，而不知夫子實心服管仲之功也。其小仲之器者，亦大槩為門弟子云耳。當時如子貢不免以得邦家望夫子，故夫子曰：待勢而彰其器小也。人亦何待功業烜赫而後足以立於世哉？非以夫子之事功為能有加於仲也。

李生曰：孟子以樂克為善人，信人。夫曰善人，則不踐迹矣。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五

曰：信人，則有入室之望矣。可喜何如也？夫人之所以終不成就者，謂其效顰學步，徒慕前人之迹為也。不思前人往矣，所過之迹亦與其入俱往矣。尚如何而踐之？此如嬰兒然，嬰兒之初生也，未能行立，須藉父妹懷抱提携，乃能有往。稍長，便不用矣。況既長且大，歟？今之踐迹者，皆嬰兒之類，須賴有人在前為之指引者也。非大人之事也。夫大人之學止於至善，至善者無善之謂，無善則無迹。尚如何而踐之？然則非但不必踐，不可踐，不當踐，雖欲踐之而不得焉者也。夫孔子非迹乎？然而孔子何迹也？今之所謂師弟子，皆相循而欲踐彼迹者也。可不哀乎？惟是世間一種善人

自然胎合。至善之初，生來便自不肯依人腳跡作轍下之駒。故孔子屢稱之，而極言其不可得見。余乃孟子遽以許樂克則樂克亦可人哉？吾且極言之。凡人之生，負陰而抱陽，陽輕清而直上，故得之則為狂，陰堅凝而執固，故得之則為狷。雖或多寡不同，參差難一，未能純乎其純。然大槩如是而已。惟彼純陽之健，純陰之順，則其人難得見。故夫子思之，自今觀之，聖人者，中行之狂狷也。君子者，大而未化之聖人也。善人者，狂士之微稱也。有恒者，狷者之別名也。是皆信心人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曰：主忠信，夫善人而至于信，則駸駸矣。是信者狂狷之所以成，始成終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六

者也。惟其不學，則謂之善人。從事於學，則謂之君子。由有學而悟，無學則謂之中行，而信實根抵之矣。學者不識善人之實，乃以蕪潔遐讓，篤行謹默之士當之。是人鄉愿之室而冒焉，以為登善人之堂也。一何視善人之淺哉？孔子之門，曾點以狂而見道，曾參以狷而信道。此其彰彰較著焉。求之於古，必如伯夷、伊尹，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方可名。為狷者若柳士師，則狂者流矣。由此觀之，放勳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若舜也禹也，湯與武也，以至太公、周召之列，皆狷也。微子狂而去箕子，狂而奴，比干狷而死。夫子曰：殷有三仁焉。曰：三仁無彼

此也。管夷吾、狂之魁也。漢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聖也。陶朱狂而哲，子房狂而義，莊周列禦寇、道家之所謂狂也。曹相國汲長孺、道家之所謂狷也。皆能措刑於不用，已不勞而民安之矣。荀之與楊、聖門之所謂狂狷也。韓子何人而遽指其醇疵哉？若陶淵明、肆於菊，東方朔、肆於朝，阮嗣宗、肆於口，劉伯倫、王無功之徒，肆於酒，淳于髡以一言定國，肆於口，皆狂之上乘者也。難之難者，其東方生乎？避世金馬門，以萬乘為僚友，所謂古之狂也。肆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人而與之，是狷也。孟氏之所謂次也。猶言志至而氣即次之，謂不可以軒藏書。儒臣 卷三十二

輕也。惟天之生狂者，不數故。古今豪傑獨狷者，差多耳。吾且畧陳其二焉。伍員以孝狷，屈平以忠狷，蘭相如以勇狷，貫高以氣狷，魯仲連之倫，以俠狷。天下後世但指以為一偏一曲之士，未有知其脩者。下至東漢節義之士，大率如此矣。惟牛醫兒一脉，頗為害事，甚至互相標榜，目為魯國顏子，自謂既明且哲，實則賊德而禍來學，回視家國將傾，諸賢就戮，上之不能如孫登之污埋，次之不能如皇甫規之不與下之不能與狐兔之悲，方且沾沾自喜，因同志之死以為名高，是誠何忍哉！此鄉愿之學，狂狷之實，不可以不早辨也。寧獨是文章亦然，李謫仙、王摩詰詩人之狂

也。杜子美、孟浩然詩人之狷也。韓退之文之狷，柳宗元文之狂，是又不可不知也。漢氏兩司馬，一在前可稱狂，一在後可稱狷。狂者不軌於道，而狷者幾聖矣。雖心源瑩徹，未知何如，子獨恠其論人物定是非古今前後一眼覷破，如日鏡之於形影也。如死者復生，立而在于前，相對語笑復歔歔泣涕，感慨抵掌搥腕而不能已也。蘓氏兄弟一為狂，一為狷，坡公論議節槩頗與謫仙相似，第猶有耿耿忠愛之意，卒至坎壈以死，亦其宜耳。當其時，君相知之矣，但所謂知公者，亦不過以其才之奇耳，則謂之不知公，亦可也。其殆孔北海稱正平之狂，與嗟夫世無孔子，則古今天下無真是非，世無司馬，則誰為繼孔子者，此予之所以語狂狷也。知狂狷則知善人矣，然則樂克亦可人哉。

楊雄

楊雄字子雲，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為章句訓詁，通而已。為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顧常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又恠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

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畤。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故遂推而隆之。乃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齋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漭汾陰。既祭

藏書

舊臣

卷三十二

九

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罔。還上河東賦。其十二月。羽獵。雄從。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渡漢中。張羅罔置。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狄獫狁。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輪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人。子墨爲客卿。以風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

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闔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既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緲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不復爲。而大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据。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客有難玄太深者。雄又解之。號曰解難。班固贊曰。此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十

藏書

舊臣

卷三十二

十

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夫。蓋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也。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

譚以爲絕倫。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旣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事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問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瓿說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時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楊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馬融

馬融扶風人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博通經籍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不應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殣相望融饑困乃悔而歎曰古人有云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也故往應騰召拜爲校書郎中請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前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桓帝時爲南郡太守融舊得罪大將軍梁冀冀因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融才高博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嘗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

而不精，既精，既傳，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年八十八卒。於家族孫日磾獻帝時，位至太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遂巡隴漢之間，將有意於居貞乎？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貴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子也。原其大畧，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歎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

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脇，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固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屢屢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輝，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駟馬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說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或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

在已既寢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綴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王通

王通字仲淹太原人父隆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著興衰要論七篇每奏帝未嘗不稱善後出爲昌樂令秩滿退歸遂不仕四年通始生九年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敘天下何爲而一乎通時甫十歲對曰上失其道民散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十五

久矣夫子之歎蓋憂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後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璠問禮於河東關子明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解衣者六歲仁壽三年通始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見隋文帝因奏太平十二策帝喜曰此天以生賜朕也下其議於公卿公卿多不悅時將有蕭牆之憂矣通知謀不用乃歸大業元年徵不至通乃續詩書正禮樂脩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河南董常太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陽程允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竇瓊清河房玄齡鉅鹿魏徵大原溫大雅潁川陳叔

達等咸北面稱師受王佐之道焉十三年江都難作通有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之命曰歸休乎吾不起矣寢疾七日而終門弟子共議謚謂文中子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李生曰文中子於道稍有見其自負亦不小然學未離門戶教不出垣墻而責房魏不能興禮樂舛矣當太宗時門弟子羅列將相未爲不遇也而曰有君無臣曰必待董薛則仲淹之教可知矣彼其區區欲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以井田封建肉刑爲後世之必當復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然則使通而在猶不能致治乎也况其徒乎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十六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易經教授吳中景佑初更定雅樂范仲淹薦瑗以白衣對崇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鍾律丁度等謂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陝西辟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臣太常官議秘閣遂典作樂授國子監

直講樂成遷大理寺丞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嘉祐初擢太子中九天章閣侍講仍治太學既而疾不能朝乃以太常博士致仕陳瓘問徐積佛氏有悟門儒者有否積曰有積從安定先生學先生晚畜二姬一日延積中堂二姬侍側積請於先生曰或有問者何以告之先生曰莫安排李生曰不安排正安排也胡安定尚未夢見安定在况徐積乎

穆修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師陳搏傳易學性豪褊少合人有書

藏書

卷三十二

十七

其詩于禁中者真宗見之而問或對曰穆脩上曰有士如此何以不薦宰相丁謂對曰此人行不逮由是上不復問登進士第爲穎文學參軍當時呼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脩因丐於所親得鏤板印數百帙携入京鬻之有儒生數輩至肆共取閱修奪取怒視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全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事聲律未知古文修始爲之倡其後尹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

李之才字挺之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坦率自信無

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亦頻在訶怒之中之才事之益謹卒能受易初爲衛州獲嘉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毋憂築室於蘓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述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然後授易而終焉之才器大久不調或惜之厯延年曰時不足以容君盍去之遂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范雍守孟未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相送者皆出境頃謫安陸之才沿檄見雍於洛陽前日相送之人無一在者雍始恨知之之晚云澤州判官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啟之歐陽脩使河東薦義叟及脩唐史今義叟專脩律曆天文五行志

邵雍伯溫附

邵雍字堯夫雍學於百原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衛人善之始居衛師事李之才後居洛幾三十年築安樂窩以居自號安樂先生病畏寒暑嘗以春秋時行遊每出乘小車士大夫家聽其車音倒屣迎致雖兒童奴隸皆知歡喜尊奉遇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或經月

忘逐與富弼早相知富弼初入相謂門下士田斐曰爲我問邵堯夫可出當以官職起之不卽命爲先生處士雍謝曰若進豈能禁吏責既閑安更用名爲弼乃因明堂給享赦詔天下舉遺逸王拱辰尹洙以雍應詔除試將作監主簿不起熙寧二年呂誨吳充祖無澤薦雍除潁州團練推官辭不許既受命卽引疾雍於是始爲隱者之服烏帽緋褐見卿相不易也司馬光依禮記作深衣雍曰某爲今人但當服今人之服富弼自汝州得請歸洛養疾築第與雍天津隱居相遇曰自此可時相招矣雍曰公相招未必來不召或自至新謝客嘗令二青衣蒼頭掖之以行一日與雍論天下事弼喜甚不覺獨步下堂雍戲曰忘卻拄杖矣弼以雍年高勸學脩養雍曰不能學人胡走亂走也熙寧十年夏感微疾雍笑謂司馬公曰雍欲觀化一巡程頤曰先生至此他人無以爲力願自主張雍曰無可主張者至七月四日夜五更捐館雍卒程頤誌其墓曰昔七十子學於仲尼其傳可見者惟曾子所以告子思子思所以授孟子者耳其餘門人各以其材之所宜爲學雖同尊聖人所因而入者門戶則衆矣况後此千餘歲師道不立學者莫知其從來獨先生之學爲有傳也語成德者昔難其居若先生之道就所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元祐中韓維尹

洛請謚于朝歐陽脩之子棐時在太常謂人曰棐昔入洛先公正叅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之棐至洛見先生先生特爲棐徐道其立身本末甚詳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後二十年棐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謝良佐云堯夫直是偏霸手段如富公身都將相嚴重有威他將做小兒樣看明道云堯夫欲傳數於某兄弟一日因監試無事以其說推算之皆合出謂堯夫曰堯夫之數只是加一倍法堯夫驚拊其背曰大哥怎恁地聰明雍疾革願問從此永訣更有見告乎雍舉兩手示之曰面前路徑須令寬路窄則自無著身處况能使人行也一日願又往視之曰堯夫平日所學今無事否答曰你道生薑樹上生我也只得依你說一人云有新報堯夫問有甚事曰某事堯夫曰我將爲收却幽州也治平間雍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雍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有之客曰何也雍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引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何以知之雍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

春秋書六鵠退飛，鵠鵠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瘧之類，北人皆苦之矣。熙寧初，其言乃驗。熙寧三年，初行新法，天下騷然，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去。雍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雍與商州趙守有舊，時章惇作商州令，一日，守請雍與惇會，惇縱橫議論，初不知雍，因語及洛中牡丹，守謂惇曰：「先生洛人也，知花爲甚？」雍乃言曰：「洛人以見根撥而別花之高下者爲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後知者下也。」惇默然，惇後欲從雍傳數學，雍謂須十年不仕乃可。伯溫云：「邢和叔欲從先君學，先君累爲開其端倪，和叔接引古今不已。先君曰：『姑置是，此先天學，未有許多言語。』故和叔畱別詩有云：『地下每慙呼孺子，床前時得拜龐公。』先君亦云：『觀君自比諸葛亮，顧我殊非黃石公。』謝顯道云：『堯夫之數，邢七要學，堯夫不肯，曰：『徒長姦雄。』」

邵伯溫字子文，初授大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蔡確之罷相也，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康欲詣闕，恕召之，伯溫謂康曰：「公休未見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矣，可如何？」伯溫曰：「恕傾巧，或以事要公休，必爲異口之悔也。」康不聽，恕果勸康作書稱確以爲

他日全身保家之計，蓋恕以康爲司馬光之子，若言確有定策功，世必信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常事康節，因與伯溫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之理盡矣，苟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可忘矣。」惇方興黨獄，故伯溫以此諷之。徽宗卽位，伯溫上書，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戒勞民用兵，語極懇至。紹興四年卒，年七十八。初，雍常與伯溫曰：「世亂，蜀安稍可，寧居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常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之奸，投之死地，亦何足惜。范忠宣知國體者也，故每欲薄確之罪，時既不能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用心也。」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疾惡太甚，卒貽後日縉紳之禍，可奈何？趙鼎少從伯溫游，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崇寧，世以此三語蓋伯溫出處云。」

周敦頤

恩陰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人，用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奏，授洪州分寧縣主簿，部使者薦以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敦頤博學力行，聞道甚早，常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安時，年尚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瑀攝通守事，因與爲友，而使其二子顥頤往受學焉。移柳州，轉簽書合州判官，趙抃

時爲使者、人茲譏敦願、朴信之、及朴守虔、敦願適通判州事、朴熟視其所爲、乃更執其手、曰、今日乃知周茂叔也、熙寧初、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峰下、廬山之麓有溪、發源於蓮花峯、潔清紺寒、下合湓江、敦願樂之、因取營道所居、瀟溪爲之號、而築書堂其上、熙寧六年卒、年五十七、二子曰壽、曰壽敦願每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故願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王安石爲江東提點刑獄時、茂叔遇之、與之語獨移時、安石退而精思至忘寢食、時安石年四十、茂叔年四十四、或曰、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謁瀟溪、足三及

藏書

儒臣

宋三十二

二十五

門而不見、荆公悲曰、吾獨不可自求之乎、程頤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頤少年好獵、既見敦願、自謂無此好矣、敦願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先生非虛言也、諡議曰、先生博學力行、會道有元、脉絡貫通、上接洙泗、下逮河洛、以元易名、庶幾百世之下、知孟氏之後、觀聖道者、必自瀟溪始、蒲宗孟墓碣曰、嘉祐己亥、泛蜀江、道合陽、與周君語、三日三夜退、而歎曰、世有斯人、歟、以妹歸之、朱震進易傳表曰、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脩、脩以太極圖傳周敦頤、邵伯溫作易學辨惑、記康

節先生事、曰、伊川同朱光廷公揆訪先君、先君因與論道、伊川指面前食卓、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甚處先君爲極論天地萬物之理、以及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黃廷堅作瀟溪詞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或謂先生與胡文恭公同師潤州鶴林寺僧壽涯、張栻曰、瀟溪始學、陳希夷後、來自有、所見李生曰、果何見耶、吾不知矣、

程頤

程頤字伯淳、河南人、頤生而神爽、中進士第、調鄆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得藏錢、兄之子訴于縣、縣令

藏書

儒臣

宋三十二

二十四

曰、此無證佐、何以決之、頤曰、此易辨爾、卽先問其兄之子、曰、爾父藏錢、當幾何時、曰、四十年、彼借宅以居、又幾何時、曰、二十年、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此錢皆爾未借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鄆縣有稅官以賄播聞、然怙力自恃、前此監司州將皆憚之、而未發、願至、其人輒言曰、外人謂某盜官錢、新主簿將發某、某勢窮、必殺人、願笑曰、人之爲言、一至于此、足下食君之祿、詎肯爲盜、萬一有之、將救死不暇、安能殺人、其人不取言、卒私償其所盜以去、再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願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時謝景溫尹金陵

說春秋。顯時取之。至言易。則曰非是。程顯曰。二君皆通易。監司談經。而主簿曰非是。監司不怒。主簿敢言。非通易能之乎。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聞顯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每將退。必曰。顯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召對甚久。日官報午正。庭中人相對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時王安石日益進。用親幸。一日。顯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顯。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又一日。因論事不合。謂顯曰。公之學如上。壁顯曰。參政之學如捉風。後來安石逐不附已者。獨不及顯。曰此人雖不知道。亦忠信人也。顯嘗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俗學。不通世務。小人苟容諂佞。介甫以爲有林能知變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爭爲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當其時。衆君子不與之爭。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小人無隙可乘。其爲害不至如此之甚也。又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成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亦須兩分其罪可也。既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河清卒。於法不他役。中人程昉爲外都水丞。欲盡取諸婦兵。治二股河。朝廷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役不能堪。遂逃歸。衆畏昉欲弗納。顯曰。此逃死自歸耳。弗納必爲亂。卽親

往開門撫納。諭歸休三日。仍復役。曹村婦決。顯時方救小吳相去百里。州師劉渙急告顯。顯謂帥曰。曹村決京城可虞。請盡以廂兵見付。事恐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遂以本鎮印授顯。顯命善泅者銜細繩先渡決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引大索以濟。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將合時。有大木自中流而下。顯顧謂衆曰。得此巨木。橫流入口。則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皆以爲至誠所致云。神宗念顯不置。會脩三經義。語執政曰。程顯可用爲執政。安石不對。又有登對者。自洛至上。問曰。程顯安在。真佳士也。哲宗卽位。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時元豐八年也。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二十六

謝良佐。字顯道。上蔡人。與游酢楊時呂大臨在二程之門。

謝良佐

號四先生初良佐見明道先生先生語之曰此秀才展拓得開將來可望也又一日謂諸弟子曰爾輩在此只是學某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蓋若行之弟子請問先生曰且靜坐良佐自負該博初見先生每舉史書以對先生曰賢却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矣良佐汗流浹背面發赤先生云只此便是惻隱之心及見先生讀史又却逐行看過不遺一字良佐大不服後來省悟乃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既而見伊川伊川曰相別一年做甚工夫來良佐曰也只去得個矜字曰何故曰子細點檢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個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二十七

語在坐曰此人爲學切問而近思者也良佐後告歸應舉伊川曰何不止試大學良佐對曰蔡人勸習禮記決科之利也伊川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良佐乃止是歲亦登進士第宰應城胡安國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廷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嘗言人須知命予未及第時夢入內庭不見神宗但見太子垂涕而泣及釋褐而神宗晏駕哲宗嗣位乃知萬事真實有命非人力所能計較也又言舊多恐怖每於危階上蹈險以習之所著有論語說及文集語錄行於世朱熹云先生以生意論仁以實理論誠以常惺

惺論敬以求是論窮理其命意皆精當而直指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又最得明道教人之綱領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闡肆善啟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又曰孔門只說爲仁上蔡却說知仁人能見得此心便是爲仁上蔡之說一轉而爲張子韶再轉而爲陸子靜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突之子韶所不敢衝突者子靜盡衝突之上蔡說仁說覺分明是禪如云見此消息不下工夫之類是也卓吾曰不因文公言那得知顯道

楊時

楊時字中立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時河南程顥與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二十八

第願講學於熙豐之際河洛之士歛然師之時調官不起以師禮見顥於潁昌其歸也顥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四年而顥死時聞之設位哭寢門而以書赴告同學者後又見程顥於洛願偶暝坐時與游酢侍立不去願既覺則門外雪深尺許久之歷知瀏楊餘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四方之士多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曾有使高麗者國主問龜山安在使回以聞蔡京乃召爲著作郎時朝廷方圖燕雲虛內事外時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弓弩手以殺常勝軍之勢執政不能用及聞金人入攻時謂執政曰今日事勢如積薪已然當自奮厲以竦

動觀聽。昔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論黯之才。未必能過公孫弘也。特其直氣。可以鎮壓姦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爲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之自困。苦攻戰。畧地當遣援兵追襲。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及金人圍京城。勤王之兵四集。而莫相統一。時又言唐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衄。今諸路烏合之衆。臣謂當立統帥一號。令示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又言童貫爲三路大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朝廷置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相繼效尤。童貫握兵三十餘年。覆軍殺將。馴至今日。今者防城仍用閣人。覆軍之轍。豈可復蹈也。金兵初退。議者欲割三鎮以講和。時又極言其不可。曰。河朔爲朝廷重地。而三鎮又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我太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一旦棄之北廷。使敵騎馳驅。貫吾腹心。今聞三鎮之民以死拒宋。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尚可爲也。疏上。欽宗詔出師。而議者多持兩端。時抗疏曰。聞金人駐磁相。破大名。劫虜驅掠。無有紀極。晉墨未乾。而遂背之。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夫越數千里而遠犯人國。都危道也。見勤王之師四面雲集。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朝廷割三鎮三十州之地。與之。是欲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之約。及河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三十九

羅從彥

而返。今挾之以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宜以肅王爲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及李綱罷。太學諸生伏闕上書。一時軍民集者數十萬。興敏乞用時以靖大學。時得召對。欽宗乃以時兼國子祭酒。高宗卽位。除時工部侍郎。時連章丐外。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致仕。卒。年八十三。朱熹曰。龜山天資高。朴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門限上。人犯之。亦不校。其簡易率皆如此。李生曰。此豈所以稱時乎。大才卓識。有用之道學也。

羅從彥。字仲素。南劍人。以累舉恩爲惠州博羅縣主簿。聞同郡楊時得河南程氏學。慨然慕之。及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往學焉。時喜曰。惟從彥可與言道。從彥見時三日。卽驚汗浹背。曰。不至是幾虛過一生矣。築室山中。絕意仕進。終日端坐。間謁時。將樂溪上吟咏而歸。恒充然自得也。嘗采祖宗故事。爲尊堯錄。靖康中。擬獻闕下。會國難不果。嘗與學者論治。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又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朱熹謂龜山倡道東南。士之游其門者甚衆。然潛思力行。任重詣極。惟仲素一人而已。紹興中卒。學者稱之曰豫章先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三十九

生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人。幼而穎悟，少長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於楊時之門，遂往學焉。從彥清介絕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侗從游受業，或頗非笑。侗若不聞，受春秋中庸語孟從容潛玩，有會於心，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之間，謝絕世故。餘四十年，講誦之餘，危坐終日，以驗夫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氣象爲如何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知天下之大本，真在乎是也。其接後學，答問窮晝夜不倦。隨人淺深，誘之各不同，而要以身自得爲本。故其言曰：

藏書

論語

卷三十二

三十一

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嘿坐澄心，體認天理，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冰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磋，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感化雖多，恐於融釋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知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建安朱松與侗爲同門友，嘗與沙縣鄧迪語及侗，鄧曰：愿中如水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其後。松子熹從侗。

遊晚年聞帥汪應辰來迎，將相與講所疑。侗因往見之，至帥治坐語未終而卒。年七十有一。

張九成

張九成字子韶，楊時高第也。幼時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九成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初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賢爲法。諸老驚歎曰：真奇童子也。十四遊郡庠，閉閣終日，寒折膠，暑爍金，不越戶限。比舍生穴隙視之，則欽膝危坐，對冥大編，若與神明晤，乃相驚服而師尊之。射策集英殿，至晡未畢，詔當促之。九成曰：未也。方談及公等，上覽其對，擢真第一。曰：九成文雖不甚工，然

藏書

論語

卷三十二

三十一

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楊時亦曰：廷對自更科以來，未之有也。策中言及僞豫事，豫聞之不勝其忿。手劒以屬客。九成曰：欺天罔人，惡積禍稔，殆自斃矣。授鎮東軍簽判，未幾投檄歸。九成既歸，簽笈雲集，九成遜辭不獲，乃言曰：幼而學，壯而行，大學平天下之道，自格物入夫子不踰矩之道，自志學入一心之所營，卽經綸天下之業，一身之所履，卽綏定國家之事。耳目乃禮樂之原，夢寐乃居處之驗，諸君亦深求而自得之，以無愧所學可矣。趙鼎薦于朝，遂以太常博士召，遷著作郎。久之，除浙東提刑，力辭，乃與祠以歸。未幾，復除宗正少卿，無權刑部侍郎，嘗有

所奏上曰朕只是一箇誠九成云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居禁中時如何上曰亦只是箇誠九成又問對宮嬪時如何上方經筵答語九成奏云只此便是不誠上嘗曰易牛徵事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何也九成曰陛下不須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道之端推此以往華夏蠻貊根荄鱗介皆在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又問額俊尊上帝語九成曰陛下之心卽上帝也招徠賢俊格非心於未萌是乃所以尊之也及趙鼎罷相泰檜使諭之曰大凡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已而能直人因入見面奏曰外議以臣爲趙鼎之黨雖臣亦疑之上問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二

三十三

十四年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檜死起知溫州丐祠歸數月而卒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九淵幼不戲弄靜重如成人程頤近世大儒九淵獨曰非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又疑有子支離切時問其父曰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後因讀書至宇宙二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援筆書曰宇宙內事乃已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乾道八年登進士第時年三十四矣考官呂祖謙識其文謂九淵曰雖未欵承足下之教然一見高文心開目明知其爲江西陸子靜也九淵嘗曰人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者必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人淳熙元年訪呂祖謙於衢祖謙與汪應辰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少

見其比。又與陳亮書云：陸子靜篤實淳直，朋游間未易多得。渠云：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淳熙二年，與朱熹、呂祖謙會鷺湖。九齡曰：伯恭約元晦爲此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鷺湖之同？遂與九淵議論，辨折九齡有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九淵曰：詩甚嘉，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及至鷺湖，祖謙始問九齡別後新功。九齡舉詩纔四句，熹顧祖謙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九淵曰：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云云。熹不懌，翌日嘉議論數十折。九淵悉破其說，祖謙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熹所尼。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九淵更欲與熹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可讀？九齡止之。淳熙八年，朱熹爲南康守，九淵往訪熹，與泛舟而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九淵登白鹿洞書院講席。九淵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當時說得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史浩薦九淵之辭曰：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得旨都堂審察，陞擢不赴。九淵既歸，學者輻輳，雖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每詣城邑，環坐常數百人。縣大夫爲設講坐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塗巷，從游之盛，未見

有此。貴溪有山，實龍虎之岡。九淵登而樂之，結茆其上，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山。嘗謂學者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是時與朱熹太極圖說、屢書往復，辨論不合。有學者因無極之辨，貽書詆九淵。熹復書云：南渡以來，八字著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爲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也。除知荆門軍，郡有追逮，九淵唯令訴者自執狀，以地近遠立限，如期處決。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元詞自毀之，以厘其俗。嘗夜與僚屬偕坐，吏白有老

者訴甚急，呼問之，體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爲羣卒所殺。九淵判翌日呈僚屬難之。九淵曰：子安之，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恙也。荆門素無城壁，九淵以爲此戰爭之場，在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接江陵，北接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乃修築子城，二旬而就。荆門兩縣置壘，藏庫空竭，調度倚辦商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于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之費已多。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九淵罷去之，即日揭示，俾徑至務，是

日稅人立增卒年五十四謚文安二子持之循之門人楊簡主富陽簿時九淵過之一日發本心之間九淵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云云此卽是本心簡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偶有鬻扇者訟至廷簡斷其曲直訖又問九淵曰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非者知其爲非此卽吾子之本心簡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簡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以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

楊簡

楊簡字敬仲慈谿人舉進士授富陽主簿常平使者朱熹薦之先是丞相史浩亦以簡薦遂知樂平縣簡興學訓士諸生聞其言有泣下者紹興五年召爲國子博士會逐丞相趙汝愚祭酒李祥抗章辨之簡上書亦遭斥主管崇道觀嘉定元年授秘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以面對所陳未行求外補知温州有私讎五百爲羣過境內分司幹官檄永嘉尉及水砦兵捕之巡尉初不白郡簡曰是可輕動乎兵之節制在郡將違節制是不嚴天子命也應斬卽建旗立巡尉廷下召劖手兩行夾立郡官盛服立西序數其罪將斬之郡官交進爲請久乃得釋遂奏罷罷分司遷駕部員外郎兼寶錄院檢討金人大饑來歸者日以

千萬邊吏臨淮水迎射之簡曰得土地易得人心難中土故民出塗炭投慈父母顧斬斗升粟而迎殺之斬脫死乃速得死豈相上帝綏四方之道哉卽日上奏不報會有疾請去提舉鴻慶宮寶慶元年卒後咸淳間制置使劉黻卽其居作慈湖書院

吳澄

吳澄字幼清崇仁人澄生前一夕鄉老見有異氣降其家隣媼復夢有物蜿蜒降其舍旁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澄每夜讀書常至旦毋憂其過節膏火以與之澄乃候母就寢然後燃燈讀誦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起澄至京師未幾以母老辭歸行省掾元明善常問澄易詩書春秋與義歎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遂執子弟禮左丞董士選延之於家親執饋食曰吳先生天下士也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至大元年召爲國子監丞皇慶元年陞司業英宗卽位超遷翰林學士初澄所居草屋數間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天曆三年朝廷以澄耆老特命次子京爲撫州教授以便奉養明年六月得疾有大星墜其舍東北而澄卒年八十五謚文正澄嘗著尊德性道問學齋記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德性也漢唐千餘年間儒者各務所長奮迅馳

驚而不自知其缺。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宋初如胡如孫，首明聖經，以立師教，一時號爲有體有用之學。卓行異材之士，多出其門，然稽其所極，度越董韓者無幾，則於德性猶未知所以用力，逮周程張邵興，始與孟氏爲一。程氏四傳至朱文義，之精密，句談而字議，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而其學徒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既以世儒記誦詞章爲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之末，甚至專守一藝而不復旁通他書，掇拾腐說而不能自遣一辭，反俾記誦之徒，啞其陋詞章之徒，識其拙，此則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弊，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藏書，儒臣 卷三十一 三十九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

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通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諸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遠古之初，萬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冰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蓋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湯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善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辨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已任，則雖與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谿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暮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意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汭爲高弟，汭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

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蓋。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德業儒臣後論

李生曰。聖人之學。無爲而成者也。然今之言無爲者。不過曰。無心焉耳。夫既謂之心矣。何可言無也。既謂之爲矣。又安有無心之爲乎。農無心。則田必蕪。工無心。則器必窳。學者無心。則業必廢。無心安可得也。解者又曰。所謂無心者。無私心耳。非真無心也。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後其心乃見。若無私。則無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獲。而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積倉之獲。而後治家必力。爲學者。私進取之獲。而後舉業之治也。必力。故官人而不私。以祿則雖召之。必不來矣。苟無高爵。則雖勸之。必不至矣。雖有孔子之聖。苟無司寇之任。相事之攝。必不能一日安其身。於魯也。決矣。此自然之理。必至之符。非可以架空而臆說也。然則爲無私之說者。皆畫餅之談。觀場之見。但令隔壁好聽。不管脚根虛實。無益於事。祇亂聰耳。不足采也。故繼此而董仲舒。有正義明道之訓焉。張敬夫。有聖學無所爲而爲之論焉。夫欲正義。是利之也。若不謀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則吾之功畢矣。若不計功。道又何時而可明也。今日聖學無所爲。既無所爲矣。又何以爲聖爲乎。夫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言先其難者。其後當自獲。非謂全不求獲。全無所爲。而率爾冒爲之也。此孔子所以責夫言不顧行。而

欲先行其言者以此蓋先行其言則自無不根之言由此觀之以無心及無私心尚論無爲之學者皆不根之論未嘗先行之故耳吾以爲義皇以前未暇論矣自舜以下要皆有爲之聖人也太公之富強周公之禮樂注措雖異有爲均也孔子夢寐周公故相魯三月而禮教大行雖非黃唐以前之無爲獨非大聖人之所作爲歟安在乎必於無爲而後可耶但學者不知如何爲有爲又如何爲無爲耳是故往往以大有爲之資而不肯自竭其力反慮人之疑其爲富強功利也或真得無爲之旨又不能堅忍不用之術輒爲有爲之業所忻艷焉以故學不成章無由而達志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
四十三

不歸一終難成事則自漢文漢武而後大抵如此矣夫漢文無爲之聖人也自以其身同於含哺鼓腹之民而以其可爲必爲者以付景武雖語之有爲如風過耳然則賈生雖一痛哭二流涕六太息何益乎故使汲長孺而當孝文之世則清淨寡欲固魚水之歡也使賈生生孝武之朝則三表五餌之策朝進而夕拜爵矣何者孝武帝乃大有爲之聖人也當其時拓地幾二萬餘里視漢高所遺不啻倍之雖民勞財傷騷然稱費精力亦幾竭矣然歷昭宣以及元成哀平百二十餘年邊城不閉兵車不用雖抱孺子於天下之上而單于且稽顙來朝矣蓋至於易姓更主而百

姓猶索堵如故者然後知其爲孝武之賜而不自知也截長補短其利百培有爲之功業亦大矣而又何用相羨乎然則今者人人固自有一段光明俊偉之業也第牽於意見徃於成說必欲補綴傳會勉強湊合以求萬全免譏毀是以終於無成有爲無爲皆不可焉耳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二終

卷三十二

四十四

行業儒臣論

或問於子曰德行有二乎李生曰何可二也夫聖人在上
教出於一成德爲行二之則不是矣然則子之分德行爲
二也何居曰去聖既遠學務徇名非名弗學非學無名以
名爲學失其本矣德之與行雖欲不二又可得耶且夫足
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韓子固文學之儒也而言德則聖
門之德行是也君子之儒也所謂由仁義行者也是集義
也今無得於心而日以號於人曰我能行道則亦小人之
儒而已所謂行仁義者也是義襲也由此觀之在子夏已
不免爲小人之儒矣況他乎彼親受業於聖門而爲高足
之徒者猶尚如是況千百世之後乎在聖人已知其徒之
學爲儒學爲德行者必至於足是也故合而言之蓋恐其爲
小人而不爲君子也蓋合之則爲君子分之則爲小人其
在今日則夫教人之爲君子者已不自知其入於小人之
歸矣況學者乎是故分之使知其德自德而行自行斷斷
乎不容以自誣也蓋分之則爲君子合之則爲小人則亦
不得已焉耳矣嗟嗟此何事也天地之心生民之命萬世
之平皆在於此而可輕乎子是以不避忌諱切骨而論之
要使人務實學道期心得墮體黜聰心齋坐忘則庶乎不
愧君子之儒可以別於德行之科矣否則矜名譽而悞後

儒是聖門之罪人也豈不痛哉

行業儒臣

申屠嘉

申屠嘉，梁人也。孝文十六年，爲御史大夫，張敖免，嘉爲丞相。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受幸，賞賜累鉅萬。文帝又時燕飲，通家嘉入朝，見通居上旁，有怠慢禮。嘉奏事畢，因言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爲檄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吾今使人召若。」通詣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通頓首，首盡出血，不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上泣曰：「丞相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文帝崩，孝景帝卽位，二年，罷錯爲內史，貴幸用事，因血毆而死。

○蕭望之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治齊詩，事同縣后舍且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復事同學博士白奇，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

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常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索持匈匈，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治平，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效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候。仲翁出入從倉頭廬見，下車趨門，傳呼甚寵。願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爲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拜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望之所白處奏，皆可。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謀反，誅望之，復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于本朝，遠在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復得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爲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爲左遷，恐有不合意，卽移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爲平原太守，日淺，故

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僻之處買無所得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願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凶陰陽之氣有仁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桀之分在

藏書

漢書

卷三十三

三

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於是天子復下其議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幸人出財減辜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憂良民橫與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

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阜永二十餘年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況至來春將必大困不早慮所以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未可與權也望之彊復對不便乃止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上

藏書

漢書

卷三十三

四

以望之意輕丞相繇是不說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望之為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初宣帝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

軍高爲表裏論議常獨特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
又見誦望之以爲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宴
後廷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義白欲更
置士人錄是大與高恭顯忤恭顯即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諸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爲臣不忠
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
廷尉爲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
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
因使高言上新卽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
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收望之前將軍光祿勳印
綬及堪更生皆免爲庶人後數月地震星變上感悟復制
詔御史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方
欲以爲相而望之子散騎中郎伋又上書訟望之前事事
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
引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
素高節不誦辱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
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
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非頗誦
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下以施恩厚上曰蕭太
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付謁者勅令召望之手付
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
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
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裁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
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因
謂雲曰游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之
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
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爲之涕泣哀慟左右於是召顯等責
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有詔加恩長子伋嗣
爲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
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育字次君少以
父任爲太子庶子後爲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
殿見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戮自脫何暇欲
爲左右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請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
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
遂趨出不之官

孔霸孔光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鯉生子
思伋伋生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箕箕生子高宗
穿生順順爲魏相順生鮒鮒爲陳涉博士死陳下鮒弟子

義爲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宣帝時爲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卽位、徵霸、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二百斤、第一區徙、名數于長安、霸爲人謙退、不好權勢、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禹貢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上遂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及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

藏書

卷三十三

子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年未二十、舉爲議郎、成帝初卽位、舉爲博士、數使錄冤獄、行風俗、賑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時博士選三科、高第爲尚書令、次爲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補諸侯太傅、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爲僕射、尚書令數年遷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領尚書事、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爲章主之過、以好忠直、人臣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

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答以它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傳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不結黨友、養游說、有求於人、旣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徙光祿勳、爲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卽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而王祖母傅太后陰爲王求漢嗣、私事趙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根以爲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定陶王

藏書

卷三十三

人

宜爲嗣、光獨以爲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帝親弟也、以尚書盤庚殷之及王爲比、中山王宜爲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爲太子、光久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

坐大逆之法而棄去乃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後丞相方進薨召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上暴崩卽其夜於大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哀帝卽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翕然望至治焉褒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爲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襁褓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力光心恐傅太后與政事不欲令與帝旦夕相近卽議以爲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何武曰可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九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複道通未央宮傅太后果從複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貴寵其親戚使上不得直道而行頃之太后從弟子傳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遷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畱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虧損聖德誠不小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爲侍中賜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羣下多順指言母以子貴宜立尊號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上重違大臣正議又內迫傅太后猶違者

連歲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爲大司空光自先帝時議繼嗣有特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指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後數月遂策免光退閭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爲丞相數月坐承傅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爲丞相數月薨王嘉復爲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閔三相議者皆以爲不及光上由是思之賜光束帛拜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位次丞相光爲大夫月餘丞相嘉下獄死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爲御史大夫二月爲丞相復故國博山侯明年定三公官光更爲大司徒會哀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爲大司馬徵立中山王是爲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光爲舊相名儒天下所信太后敬之備禮事光所欲搏擊輒爲草以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匡背莫不誅傷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莽白太后帝勿少宜置師傅徙光爲帝太傅明年徙爲太師而莽爲太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莽又風羣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光凡爲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爲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爲博士大夫者見師居大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

位幾得其助力光終無所薦舉至或怨之光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王嘉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也建平三年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嘉爲人剛直嚴毅有威重上甚敬之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政多所變動嘉上疏曰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景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兆尹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十一

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叛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曰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十二

能使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盤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因薦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修等皆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會息夫躬孫寵等因中常侍宋弘上書告東平王雲祝詛又與后舅伍宏謀弑上爲逆雲等伏誅躬寵擢爲吏二千石是時侍中董賢愛幸於上上欲侯之而未有緣傳嘉勸上因東平事封賢上於是定躬寵告東平本章撥去宋弘更言因董賢以聞欲以其功侯之而心憚嘉乃先使皇后父孔鄉侯傳晏持詔書視丞相御史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上感而止數月遂下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後因日食舉直言嘉復奏事於是上大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祖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我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高安侯賢侯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輦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王威已黜府藏已竭今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

之心以求福祐奈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唯陛下省察初廷尉梁相與丞相長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雜治東平王雲獄時冬月未盡二旬而相心疑雲冤獄有飾辭奏欲傳之長安更下公卿覆治尚書令鞠譚僕射宗伯鳳以爲可許天子以相等皆見上體不平外內顧望操持兩心幸雲踰冬無討賊疾惡主讐之意制詔免相等皆爲庶人後數月大赦嘉泰封事薦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爲朝廷惜此三人書奏上不能平後二十餘日而嘉封還益董賢戶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十三

事上乃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嘉免冠謝罪有詔假謁者節召丞相詣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涕泣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冤相踵以爲故事君侯宜引決使者危坐府門上主簿復前進藥嘉引藥杯擊地謂官屬曰丞相幸得備位三公奉職負國當伏刑都市以示萬衆丞相豈見女子邪何謂咀藥而死嘉遂裝出見使者再拜受詔乘吏小車去蓋不冠隨使者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綬縛嘉載致都船詔獄上聞嘉生自請吏大怒使將軍以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曰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

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執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三人獄吏曰苟如此則君何以爲罪猶當有以負國不空入獄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嘆曰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以是負國死有餘責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毆血死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丁明素重嘉而憐之上遂免明以董賢代嘉爲相三年誅國除死後上覽其對思嘉言復以孔光代爲丞相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十四

相徵用何武爲御史大夫元始四年詔書追錄忠臣封嘉子崇爲新甫侯追謚嘉爲忠侯

第五倫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其先齊諸田諸田徙園陵者多故以次第爲氏倫少介然有行義王莽末盜賊起宗族閭里爭往附之倫乃依險固築營壁有賊輒奮厲其衆引彊持滿拒之銅馬赤眉之屬前後數十輩皆不能下後遂將家屬客河東變名姓自稱王伯齊載鹽往來太原上黨所過輒爲糞除而去陌上號爲道士親友故人皆莫知其處數年京兆尹閭典用爲主簿倫每見詔書輒歎曰此聖子也

一見決矣。建武二十七年，舉孝廉，補淮陽國醫工長。隨王之國，光武召見，甚異之。二十九年，從王朝京師。倫因此得爵，對帝大悅。明日復召入，與語至夕。帝戲謂倫曰：「聞卿爲吏，勞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邪？」倫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飢，亂實不敢妄過人食。帝大笑，拜會稽太守。顯宗永平五年，坐法徵，老少攀車叩馬，號呼相隨。日裁行數里，不得前，倫乃僞止亭舍，陰乘船去。衆知復追之，及詣廷尉，吏民上書守闕者千餘人。會帝幸廷尉，錄囚徒，得免歸田里。數歲拜爲宕渠令，遷蜀郡太守。蜀地肥饒，人吏富實，掾史家皆鮮車怒馬，以財貨自達。倫悉簡其豐贍者，遣還之。

藏書

傳臣

卷三十三

十五

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以處曹任。於是爭昧抑絕，文職修理，吏多至九卿二千石者。視事七歲，肅宗初立，擢自遠郡，代牟融爲司空。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及馬防爲車騎將軍，當出征西羌，倫上疏曰：「臣愚以爲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已而諸馬得罪歸國，而竇氏貴，倫復上疏曰：「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卑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累，禁錮之人，今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酲當以酒也。臣愚願陛下嚴勅，

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永保福祿。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依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吏人奏記及便宜者，亦并封上。時人以比前朝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文采亦以此見輕。云：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安。豈可謂無私乎？」卒年八十餘。

宋弘

宋弘字仲子，長安人也。亦眉入長安，遣使逼弘，弘行至渭橋，自投于水。家人救得出，因佯死，獲免。光武卽位，徵拜大

藏書

傳臣

卷三十三

十六

中大夫。建武二年，爲大司空，封宜平侯。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于是召譚，拜議郎，給事中。每譚令譚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而讓之。譚頓首辭謝。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弘。乃離席免冠，自言：「帝改容謝焉。時帝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徵觀其意。王曰：『宋弘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貴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聖主

袁安

袁安字邵公汝陽人也爲人嚴重有威初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欲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楚王英謀爲逆事下郡覆考三府舉安能理劇拜楚郡太守是時英辭所連及繫者數千人明帝怒甚吏案之急迫痛自誣死者甚衆安到郡不入府先往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當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別具奏帝感悟卽報許得出者四百餘家歲餘徵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獄書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七

人嘗稱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銅人於聖世尹所不忍爲也在職十年京師肅然名重朝廷章和元年代桓虞爲司徒和帝卽位竇太后臨朝后兄車騎將軍憲比擊匈奴安與太尉宋由司空任隗等上書諫書連上輒寢宋由懼遂不敢復署議唯安與隗守正不移至免冠朝堂固爭者十上太后終不聽竇憲旣出而弟衛尉篤執金吾景各專威權公於京師使客遮道奪人財物景又擅使乘驛馳檄緣邊諸郡發突騎及善騎射有才力者漁陽鴈門上谷三郡各遣使將送詣景第安劾景擅發邊兵驚惑吏人二千石不待符信輒承景檄當伏顯誅並寢不報

憲景等日益橫盡樹其親黨賓客於各都大郡賦斂吏人更相賂遺安與任隗舉奏諸二千石又他所連及貶免官者四十餘人竇氏大恨但安隗素行高計未有以害之時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比單于爲耿夔所破遁走烏孫塞北地空餘部不知所屬憲自矜已功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者左鹿蠡王阿佟爲比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事下公卿議安與任隗奏不宜更立阿佟以增國費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上封事曰伏惟光武皇帝所以立南單于者欲以安南而定北也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至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滇塞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且烏桓鮮卑新殺比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讐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廷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詔下其議安與憲更相難折憲負勢言辭驕計至詆毀安稱光武誅韓歆戴涉故事憲竟立匈奴降者右鹿蠡王於除鞬爲單于後遂反叛卒如安策安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鳴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四年春憲薨後數月而竇氏敗帝始親萬機追思前議乃除安子賞爲

郎初安父沒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
爲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
安異之於是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盛隆

黃瓊 恩蔭

黃瓊安陸人香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
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於是公車徵瓊至綸氏瓊復稱疾
有司劾不敬瓊乃不得已應詔而至李固素慕瓊以書逆
遺之白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
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
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十九

志士終無時也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
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
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
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是故
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名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
一雪此言瓊至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初瓊父在臺閣
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遷尚
書令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諸儒學文吏於取
士之義猶有所遺因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元嘉
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

上會議其禮特進胡廣等咸稱冀之勳德其制度齋賞宜
比周公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瓊獨建議以爲不可朝廷從
之冀以爲恨會地動乃策免瓊延熹二年梁冀誅太尉胡
廣等皆坐阿附免廢復拜瓊爲太尉瓊首居公位舉奏州
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以
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度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
寇賊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
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
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不止則
以德義爲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爲力唐堯以德化爲冠
冕以稷契爲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
萬國保其社稷者也其年卒年七十九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二十

楊震

附蔡謨高順

楊震字伯起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赤泉侯
高祖敞昭帝時爲丞相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
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徵寶遁逃不知
去處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不到卒于家震少好
學授歐陽尚書于大常桓郁諸儒稱之曰關西孔子楊伯
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禮命衆人爲之晚暮而震志愈
篤後有鶴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

者卿大夫服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
十大將軍鄧騭聞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
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懷
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
夜無知者震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後轉涿州太守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令其開產
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永
陵元年代劉愷爲司徒明年鄧太后崩安帝乳母王聖因
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有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
上疏極言伯榮又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環交通環因以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二十一

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奏不省延光
二年代劉愷爲太尉帝舅大鴻臚耿寶薦中常侍李閭兄
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
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
有尚書勅寶大恨去皇后兄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厚于
震震不從司空劉授聞之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
詔使者大爲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憚等
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諫豐憚等見震迫切諫不
從益無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
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諫震前

後所上轉切至帝不能平而樊豐等又側目憤恚但以其
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
帝發怒收考詔獄詰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疏入不
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
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
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之惶怖遂共譖震云
自趙騰死震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及車駕
行還便視太學夜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豐等復惡之
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
部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三

二十一

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
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
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塚次勿設祭祀因飲鵠而卒時年七
十餘歲餘順帝卽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
詣闕追訟震事朝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爲郎贈錢
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
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時
人爲立石鳥象于墓所震五子長子牧牧孫奇靈帝時爲
侍中帝嘗從容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
亦猶虞舜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死後

必復致大鳥矣。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傕、脇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催部曲將宋暉、楊昂令反，催、繇由此孤弱。帝乃東，中子秉、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隱居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州徐竟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俸，餘祿不入私門。桓帝以明尚書徵入，勸講，拜侍中尚書，出為右扶風，梁冀誅，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為官，布滿天下，秉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

藏書 傳臣 卷三十三

二十三

以狀言，三府廉察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五十餘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郎，秉上言：「絕橫拜以塞覬覦之端。」自此桓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所除拜，秉上疏，謂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貪賊暴虐，秉劾奏參，取受罪贓累億，檻車徵參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宜免官送歸本部。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用，逐君側

之惡，傳曰：『除君之惡，惟力是視。』鄧通解慢，申屠嘉公通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秉性不飲酒，早喪妻，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自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薨年七十四，賜塋陪陵。秉子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徒，不答州郡禮命。靈帝當受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旬宿有重名者，三公舉賜，乃侍講華光殿，為少府光祿勳。熹平二年，拜司空，五年，拜司徒。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于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天歎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不能竭忠盡情，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朱雲欲得上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以書對。書上，大忤旨。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得免咎。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冠

藏書 傳臣 卷三十三

二十四

賊免。先是黃巾張角等執左道以誑耀百姓，天下襁負歸之。賜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切救，刺史二千石簡別流入，使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黨，然後誅其渠帥，則

不勞而定矣。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前侍講注籍。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數日出爲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臯陶不得與焉。蓋吝之也。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復爲司空。薨。賜子彪。少傳家學。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王門令王甫使門生於郡界。率權官財物七千餘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誅甫。徵還爲侍中。中平六年。代董卓爲司空。其冬。進司徒。明年。關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避其難。乃大會公卿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營洛陽。

藏書編目

卷三十三

二十五

於今亦十世矣。按石包識。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今天下無虞。百姓樂安。明公建立聖主。光隆漢祚。無故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糜沸之亂。卓曰。關中肥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甓數千所。并功營之。可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乎。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之。可令悉詣滄海矣。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及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國以圖之耳。卓意小解。議罷。卓使

司隸校尉宜播以災異奏免彪等。興平元年。拜太尉。錄尚書事。及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於害。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譖設。託疾如廁。因出還營。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慶。徒欺人耳。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縉紳。所以瞻仰明

藏書編目

卷三十三

二十六

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腳學。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磔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爲丞相曹操主簿。及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爲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敕。唯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而無所得。棄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於是迴師。修又嘗出行。籌

操有問外事，逆爲答記，敕守舍見，若令山依次而通，既而果然，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於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遂因事殺之。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書，凡十五篇。及魏文帝受禪，欲以彪爲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維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待以賓客之禮。黃初六年卒於家，年八十四。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爲東京名族云。」

蔡謨，陳留人，拜太傅太尉司空。時征西將軍庾亮欲移鎮石城，事下公卿。謨議曰：「時有否泰，道有屈伸，恭逆之寇，雖終滅亡，然當其彊盛，皆屈而避之，是以高祖受黜於巴漢，忍辱於平城也。若爭彊於鴻門，則亡不終日。夫惟鴻門之

不爭，故垓下莫能與之爭。文王身圯於美里，故道泰於牧野。句踐見屈於會稽，故威申於強吳。今日之事，亦由此矣。時朝議皆同，故亮不果移鎮。太尉郗鑒卒，拜謨都督徐兗青三州并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石季龍死，中國大亂，朝廷咸謂當太平復舊，謨獨曰：「胡滅誠大慶，然將貽王室之憂。夫能順天奉時，濟六合於草昧，若非上哲，必由英豪。度德量力，皆非時賢所及。遷

侍中司徒，上疏固讓。皇太后詔報不許。六年，復上疏以疾病乞骸骨。上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印綬，章表十餘上。穆帝臨軒遣侍中紀璩黃門郎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不敢奉詔，寢伏待罪。自旦至申，使者十餘反。時帝年八歲，臨軒倦甚，問左右曰：「所召何以不來？」臨軒何時當竟。簡文時爲會稽王，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復不知所以爲政矣。於是公卿奏謨悖慢，傲上，請送廷尉。謨懼，率子弟素服詣闕稽顙，躬到廷尉待罪。皇太后乃詔免爲庶人。謨被廢卒，年七十六。謨篤慎，每事爲防，時云蔡公過浮航，脫帶腰舟。」

高頴，勃海蓳人，少明敏，有器局，善詞令。隋文帝得政，素知頴強，明父習兵，多謀計，辟爲府司錄。伐遼，迴兵犯境，諸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頴自請行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火，柁頴預爲土狗以禦之。旣渡，焚橋而戰，大破賊軍，還進位柱國及文帝篡周，拜尚書左僕射，納言。頴每坐朝堂北槐樹下聽事，樹不依行列，有司後請伐樹，帝不許，曰：「留之以示後人，其見重如此。」嘗問頴取陳之策，頴曰：「江南土熱，水田早熟，若量彼收穫之期，徵徵士馬，聲言南襲，賊必屯兵禦守，彼聚我散，賊以爲常，後更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可以濟師。」又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

害儻密遣行人時時因風縱火不出數年財力盡矣帝用其策九年晉王廣大舉伐陳以頰爲元帥長史陳平晉王欲納陳王寵姬張麗華頰曰武王滅殷戮妲己王不宜取麗華遂命斬之王不悅及軍還以功加上柱國進爵齊國公時榮惑入太微犯右執法術者劉暉私謂頰曰天文不利宰相後突厥犯塞以頰爲元帥將兵擊破突厥有功頰又出白道進圖八磧遣使復來請兵於是近侍諸臣咸共譖言高頰欲反矣俄而上柱國王積以罪誅當推戮之際乃有禁中事云於頰處得之帝聞大驚乃免頰以公就第頂之頰國令上頰陰事稱其子表仁謂頰曰昔司馬仲達托疾不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帝遂大怒囚頰於內史省憲司復奏頰他事請斬頰文帝不聽但除頰名初頰爲僕射其母誡曰汝富貴已極但有所頭耳至是除名頰自謂可免禍矣不知張麗華之怨方新煬帝卽位起長城行淫亂頰乃以爲病不亦過乎煬帝謂頰訕諛遂殺頰宜也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三

終

二十九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四

行業儒臣

王珪

王珪字叔玠祖僧辯也太宗登極召珪爲諫議大夫遷侍中時太常少卿祖孝孫教樂律官中以官伎不進數被讓珪與溫彥博同進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且孝孫修謹士陛下使教女樂又責譙之天下其以士爲輕乎帝怒曰卿皆朕腹心之臣乃附下罔上爲人游說邪彥博懼謝罪珪不謝曰臣本事前宮罪當死陛下矜其性命引置樞密責以忠效今疑臣以私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慚遂罷明日語房玄齡曰昔武王不用夷齊宣王殺杜伯自古帝王納諫固難矣朕夙夜庶幾前聖而責珪等公等幸勿懲是也時珪與玄齡李清溫彥博戴胄魏徵同輔政帝以珪善人物因謂之曰卿標鑒通悟試爲朕言玄齡等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資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胄以諫諍爲已任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徵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爲確論子敬直尚南平公至時帝女貴未

嘗行見舅姑禮。珪曰：王上循法度，吾當受公主謁見。於是與夫人坐堂上，主執筭盤饋，乃退。其後，公主降有舅姑者，備婦禮。本於珪也。卒年六十九。珪少孤貧，母李嘗曰：見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人。會玄齡等過其家，李闕見之大驚，謂珪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

魏徵

魏徵字玄成，魏州人。少孤落鳧，後入關，隱太子引爲洗馬。徵見秦王功高，陰勸太子早爲計。太子敗，王責徵曰：爾聞吾兄弟奈何？答曰：太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怒其直，及卽位，拜徵諫大夫。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皆不自

藏書 魏徵 卷三十四

安。徵潛白帝曰：不示至公，人便思亂。帝曰：爾行。安諭河北。可也。徵行道遇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等，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官府舊人並蒙赦原，今復執送志安等。吾屬雖往，人必不信，可先貸之。而後以聞，使還帝悅。由是徵日益親。或時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所欺隱。進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大夫。左右有毀徵阿私所親者，帝使溫彥博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有令臣舍其至公，反事形迹乎？帝矍然曰：吾失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爲良臣，毋俾爲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也；忠臣，龍逢

藏書 魏徵 卷三十四

比干也。貞觀三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四年，斷死刑二十九，米斗三錢。先是，帝嘗歎曰：今承大亂之後，雖欲治之，實難。爲力徵對曰：亂之易治，譬猶饑之易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爲邦百年，亦可勝殘去殺邪？徵曰：此不爲聖哲論也。聖哲之君，其應如響，期月而可，更有何難？封德彝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而不能，非能治而不欲也。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何如耳。黃帝逐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爲。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桀爲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皆身致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爲鬼爲魅，尚安得而化之哉？封德彝不能對。至是，天下大治，蠻夷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閭不閉，行旅不賫糧。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一日。帝對羣臣曰：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應。何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昔舜之誡禹曰：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若面從而後言，非禹稷之所以事舜也。帝大笑曰：人言徵舉止疏慢，我但見其嫺嫺耳。七年，爲侍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文德皇后既薨，帝卽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耗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

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爲毀觀後
帝幸洛陽多所譴責徵曰隋惟責此故天命陛下伐之奈
何令人悔不爲奢乎若以爲足今不啻足矣以爲不足萬
此寧有足邪十七年徵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
材爲營構令中郎將宿其第動息以聞中使者綴道帝親
問疾許以衡山公王配其子叔玉既薨帝臨哭之慟陪葬
昭陵帝作碑文手書之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爲鑑可正衣
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鑑今魏徵逝亡一鑑矣帝嘗得佳鷄自臂之望見徵來匿
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鷄竟死懷中其教憚之如此徵嘗
薦杜正倫侯君集於朝曰此二人其才可任宰相及正倫
以罪黜君集坐逆誅衆遂指爲阿黨又有言徵嘗錄前後
諫疏以示褚遂良者帝不悅乃停叔玉昏而仆所爲碑顧
其家衰矣及遼東之役高麗蘇韞犯陣軍還帝悵然曰魏
徵若在朕有此行邪即召賜勞其妻子以少牢詞徵墓復
立碑恩禮加焉桂州督李弘節沒後其家賣珠太宗聞之
曰此人平生宰相言其清今既賣珠舉者豈得無罪徵曰
今在朝諸臣清貞自守終始不渝者屈突通張道源而已
通子三人來選共坐一匹羸馬道源兒子至不能存立陛
下皆未曾問及今弘節爲國立功前後大蒙賞賚居官而

沒自不爲貧妻子賣珠亦有何罪而欲旁責其舉者乎太
宗撫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語房玄齡王珪掌內外考績
治書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太宗大怒令侯君集案之徵
言玄齡王珪俱是國家重臣並以忠貞荷蒙任使所考既
多中間或有一二不當者祇是見有異同非其心有阿黨
也若即賜推繩假令實有錯謬未見虧損國家窮鞫若虛
則所失者大矣乃釋不問侯君集等平高昌還有告薛萬
均私通高昌婦人者命內出胡婦付大理與之辯對徵諫
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
人對辯惟簿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甚重昔秦穆
公飲盜馬之士楚莊王赦絕纓之臣況陛下道高堯舜而
會二君之不逮乎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
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曰
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
至此徵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
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乃不
點中男賜徵金甕一嶺南知州奏馮盎反上欲命將討之
以徵諫而止已而盎長子智戴入朝太宗曰嶺南諸郡咸
言盎友衆皆勸朕征之惟魏徵以爲千斤之弩不爲羸鼠
發機大國之師豈爲蠻夷興動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但懷

之以德彼必不召自來今嶺表無事邊隅晏然徵不可以不賞賜絹百匹李生曰此人用得雖謂之經世名臣亦可列在行業儒臣稍抑損之矣十漸十思套也

宋璟

附魏元忠 韓休

璟刑州人舉進士中第爲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武后高其才會有飛書告張昌宗引相工以觀吉凶者璟請窮治其事後曰易之等已自言於朕矣璟曰謀反無容以首原請下吏明國法后許之收易之等就獄俄詔原之而勃二張詣璟謝一日晏朝堂二張列卿二品璟階六品居下坐易之虛位揖曰公方今第一人請坐上坐璟曰才劣品卑卿謂第一何邪續有詔按獄揚州璟奏按州縣監察御史職耳又詔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獄璟辭曰御史中丞非大事不出時璟爲御史中丞故也既而詔副李嶠使隴蜀璟復言隴右無變臣以中丞副李嶠非故事易之初龔璟出則劾奏誅之計既不行乃伺璟家婚禮將遣客刺殺璟有告璟者璟乘庫車舍他所以故刺不得發開元初進御史大夫遷吏部兼侍中玄宗幸東都次嶠谷以馳道隘黜河南尹及知頓使等官璟曰陛下始巡幸即以道不治罪二臣由此相飭後必有受其敝者乃免黜璟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於下姑聽待罪

於朝然後詔還其職則進退得矣帝善之初貞觀之制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笏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至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及宋璟爲相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括州司馬李邕儀州司馬鄭勉並有才略文詞璟以二人多異端好是非改變若全引進則咎悔必至若長棄捐則才用可惜請除渝峽二州刺史王毛仲有寵於上百管附之毛仲嫁女上問所須毛仲頓首對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汝所不能致者一人耳明日上謂宰相朕奴毛仲有昏事卿等宜與諸達官詣其第既日中衆客俱至未敢舉箸父之璟乃至十八年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初近後遠皆無定制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選滿則注限年躋級母得踰越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其庸愚沉滯者皆喜謂之聖書而才傑之士無不怨歎璟爭之不能得二十年請致仕許之仍賜全祿退居於二十五年卒年

七十五後張嘉貞爲相閱堂案見其危言切議未嘗不失聲歎息姚宋相繼爲相二人志操雖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以故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

魏元忠宋州人爲太學生跌蕩少檢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元忠上言命將用兵之要授秘書省正字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徐敬業舉兵武后詔元忠監李孝逸軍至臨淮偏將雷仁智爲賊所敗孝逸懼按兵未敢前時敬業保下阿谿其弟敬猷屯于淮陰衆請先擊下阿元忠曰不然賊勁兵盡守下阿利在一次苟有負則大事去矣敬猷博徒不知戰且其兵寡易搗譬之逐獸弱者先擒今捨必擒之弱而趨難敵之強非計也孝逸乃引兵擊淮陰大敗敬猷進擊敬業平之還授司刑正遷洛陽令陷周興獄當死以平陽楚功得流歲餘爲御史中丞復爲來俊臣所構將就刑神色不動死者宗室子二十餘人相枕藉於前元忠顧曰大丈夫居此矣俄有勅免死傳聲及於市諸囚歡呼元忠獨堅坐曰未知實否旣而勅使至宣詔流費州後復爲中丞歲餘陷侯思止獄仍放嶺南酷吏誅乃詔復舊官聖曆二年爲鳳閣侍郎同平章事時二張勢傾朝廷元忠奏曰臣承先帝之顧且受陛下厚恩不能徇忠使小人在

側臣之罪也會太后不豫張昌宗恐太后一日晏駕爲元忠所誅乃譖元忠與高戡私議云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爲久長太后怒召太子相王及諸宰相使元忠與昌宗參對昌宗曰張說聞元忠言請召問之太后召說說將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以求苟免若獲罪竄其榮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爲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爲子孫累及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況在外乎臣實不聞元忠有是言但昌宗逼臣使誣證之耳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魏元忠同反說嘗謂元忠爲伊周伊尹放太甲周公攝王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兄弟小人徒聞伊周之語安知伊周之道日者元忠初衣紫臣以郎官往賀元忠語客曰無功受寵不勝慚懼臣實言曰明公居伊周之任何愧三品彼伊尹周公皆爲臣至忠古今仰慕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會朱敬則抗疏理之蘇安恒亦上疏以爲陛下革命之初人以爲納諫之主自元忠下獄里恭恤皆以爲陛下委信姦究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

撫髀於私室而箝口於公朝。畏遷易之等矣。后乃貶元忠為高要尉。而流戡說於嶺表。元忠辭曰。言於太后曰。臣老矣。今向嶺南。十死一生。陛下他日必有思臣之時。時易之昌宗侍側。元忠指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階。易之等下殿叩膺。自擲稱寃。太后曰。元忠去矣。殿中侍御史王駿復為奏請申理。宋璟曰。魏公幸已得全。子今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太僕崔貞慎等八人同日出餞元忠。易之詐為告密人。柴明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后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鞫之。曰。茲事皆實。略問速以聞懷素。請柴明對質。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處。但據狀鞫審。安用告者。懷素遂據實聞奏。太后怒曰。卿欲縱反者邪。對曰。臣不敢縱反者。元忠宰相。請官貞慎等以親故追送。若誣以為反。臣實不敢。昔樂布奏事。彭越頭下。漢祖不以為罪。況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誅其以禮相送者乎。太后意乃解。貞慎等由是獲免。中宗復位。召元忠為衛尉卿。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侍中。又為尚書右僕射。時武三思用事。京兆韋月將渤海高幹上書言其惡。帝榜殺之。王同皎謀誅三思不克。反被族。李生曰。元忠至是。蓋傷於虎者。亦不復論救之矣。以救之無益。而反與同禍也。時有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元忠。元忠得書大慙。謀欲誅三思。而未有會。會節愍太子起兵。誅

三思。引兵走闕下。被殺。元忠遂坐貶。渠州司馬。行至涪陵卒。年七十餘。

韓休長安人。裴光庭卒。帝勅蕭嵩舉所以代者。嵩稱休志行。遂拜黃門侍郎。同平章事。時萬年尉李美玉有罪。帝將放之。嶺南休曰。尉小官。犯非大惡。今金吾大將軍程伯獻恃恩而貪。室宅與馬僭法度。臣請先伯獻而後美玉。帝不許。休固爭曰。罪細不容。而巨猾乃置不問。陛下不出伯獻。臣不敢奉詔。初嵩以休柔易。故薦之。及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帝常獵苑中。或大張樂。稍過甚。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已而疏輒至。帝時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韓休入朝。陛下無一日愜。何不逐去之。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蕭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不安寢。韓休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非為朕也。

楊綰

附韋諷之

楊綰字公權。華陰人。性沈靜。每獨處一室。左右圖書。凝塵滿席。澹如也。第進士。補太子正字。舉詞藻宏麗科。玄宗已試。又加詩賦各一篇。由是擢右拾遺制。舉加詩賦。由綰始。天寶亂。肅宗即位。綰脫身見行朝。累遷中書舍人。故事。舍人年以首為閣老。其公麻。雜料獨取五之四。綰均給

之。歷禮部侍郎。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置進士科，猶試策而已。至高宗時，考功員外郎劉思立始奏進士加雜文，明經加帖括，從此成俗。公卿以此待士，長老以此訓子。其明經則誦帖括以僥倖，又令舉人投牒自應。如此，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置孝廉科，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學知經術者薦之於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人占一經，問經義二十條，對策三道。上第注官，中第出身，下第罷歸。給事中李栢筠、左丞賈至、京兆尹嚴武並是。縮議或以爲明經進士行之已久，不可遽改。事雖不行，識者偉之。俄遷吏部，品裁清允，拜平章事，修國史，制下士相賀。於朝，初元載秉政，以任進者多樂京師，乃制俸祿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給，常從外官乞貸。縮奏京官俸太薄，詔加俸。又減諸道觀察判官員之半。舊制刺史被代，若別追，皆降魚書乃得去。開元時始置諸道採訪使，得專停刺史，以故威權外移。縮言若刺史不稱職，但使本道具條以聞，不得擅追及停。刺史亦不得輒去州詣使所。如有故闕，聽上佐代領使司，無得署攝。及定府州官月廩，使優狹相均。稍盡復太平舊制，而縮痼疾作，居旬日寢劇，有詔就中書療治。每對通英許挾扶於時，羣補穿敝，惟縮是恃，而縮不幸死矣。帝聞之驚悼，詔羣臣曰：「天不使朕致太平。」

藏書 舊唐書 卷三十四

十一

聖人經之速也。縮性儉約，造之者清談終晷，欲干以私，聞其言自止。始命下，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池觀堂墜，爲當時第一。卽命撤去。京兆尹黎幹每出入，從騎數百，後只留十餘騎，自隨。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方大會，除書至，散音樂五之四。世以比東京楊震，寬其然矣。韋貫之，杜陵人，永貞時爲監察御史，宰相杜幼子從郁爲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改換左拾遺，復奏曰：「拾遺，補闕同爲諫官，若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議是子，子議父也。後貫之爲禮部侍郎，從容爲帝言曰：「禮部侍郎重矣，宰相布曰：侍郎是宰相所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揀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平章事，帝之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惡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勑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他速於撲滅故也。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進，貫之謂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後四年，李迢雪夜入蔡州，乃克蔡，皆如貫之策。

藏書 舊唐書 卷三十四

十一

陸贄

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十八第進士。德宗立，召爲翰林學士。

從狩奉天、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皆周盡事情、衍繹熟復、人人可曉、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葉付贊、贊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紛者、不可以常本論、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懷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收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唯陛下度可行者、宣之、不可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故赦下、四方人心大悅、及上還長安、李抱真入朝、言山東宣布赦書、士卒皆感泣、臣見人情如此、知賊不足平也、李懷光與朱泚通謀、李晟累奏恐爲所併、請移軍東渭橋、上冀懷光革心、遣陸贄詣

獻書

儒臣

卷三十四

十四

懷光營宣慰、贊還言、賊泚保聚宮苑、引日偷生、懷光總仗順之、師乘制勝之氣、鼓行芟剪、易若摧枯、而乃寇奔不追、師老不用、諸帥每欲進取、懷光輒沮其謀、據茲事情、殊不可解、若不別師制持、終恐變故、難測伏望、卽以李晟表出付中書、敕下依奏、別賜懷光手詔、示以移軍事由、則詞婉而直、理順而明、雖蓄異端、無由起怨、免上從之、晟遂自咸陽結陳而行、歸東渭橋、時鄜方節度使李建徽、神策行營節度使楊惠元、猶與懷光聯營、陸贄復奏言、李晟見機、移軍就東、建徽惠元勢轉孤弱、今因李晟願行、可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以爲犄角、上曰、卿所料極

獻書

儒臣

卷三十四

十五

善、然李晟移軍、懷光不免悵望、若更遣二人就東、恐因此生辭、轉難調息耳、時李晟以懷光反狀已明、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請以裨將趙光銑等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以防未然、上疑未決、未幾懷光遣人襲奪李建徽、楊惠元軍、殺惠元、行在震驚、遂徙避梁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乏食、帝歎曰、早用晟言、得至是乎、道有獻瓜果者、帝欲授以試官、贄曰、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勳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敘才能、以位勲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勳散爵號止於服色資蔭、以取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彼獻瓜一品、果一盛、則授之、則忘軀命者、得無曰、吾之軀命乃同瓜果草木邪、若草木然、人何勸哉、上以李晟渾瑊兵少、欲倚吐蕃以復京城、贊復奏曰、吐蕃遷延觀望、翻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蹕欲待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恤舊勞、而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遺之擒、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爲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怠、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旣分、腹背

無患。賊晨諸帥才力得伸矣。不宜尚眷養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吐蕃形勢甚善。然賊晨諸軍當議規畫。今其進取贊以爲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遇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且夫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臧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或有肆情于命者。陛下能如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時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不逮贊。遠甚。徒以單言督謀。由下位建台宰。而贊孤立。爲左右權倖沮短。陰失帝意。還京。但爲中書舍人。俄以喪解官。客東都。服除。復召爲學士。入謝。伏地。綆泣。帝爲改容。天下屬以爲相。而竇參又忌之。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贊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帝復詔宰相自擇。贊奏言。臺省長官。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今乃不能進一二屬吏。則後日位宰相。安能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人。得薦士。士亦許自薦。然而課責嚴進退。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擇

宰相。以重於庶品。選官長。以愈於下寮。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橫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初竇參惡李興。出爲常州刺史。及參貶。吳爲湖南觀察。使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贊言。朝廷大臣。誅之不可無名。昔劉晏之死。罪不明白。至使衆議爲之憤邑。叛臣得以爲辭。竇參於臣素分。陛下所知。豈欲營救其人。蓋惜典刑有濫耳。及班宏判度支。卒用裴廷齡代之。贊言。廷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復上書苦諫。帝不懌。贊遂以太子賓客罷。廷齡揣帝意薄。讒短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贊。賴陽城等交章論辨。乃貶忠州別駕。順宗立。召還。詔未至。卒。年五十二。諡曰宣。始贊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贊。故當時目爲內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多進見。贊小心精潔。未嘗有過。故帝親解衣賜之。及走山南。道險澁。從官相失。夜召贊不得。驚且泣。詔軍中得贊者。與千金。及輔政。所言剴切。或規其太過。贊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追他邨乎。既放荒遠。常閤戶。人不識其面。又懼諍。不敢著書。地苦瘠。癘祗爲今古集驗。方五十篇。李生曰。到此又太謹慎矣。胡不追他邨乎。

裴垪

裴垪，聞喜人，擢進士，以賢良方正對策第一，補美原尉。憲宗元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以情謂垪曰：「吾落鳧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日人物，吾情不及知，君精鑒爲我言之。」垪卽崖略疏三十許人，吉甫藉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得人焉。吉甫罷，垪乃當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每降意順納。吐突承璀自東宮得幸，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垪，誠使勿言。嶺南節度楊子陵爲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子陵冗官。垪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王承宗擅襲節度，帝方屢削叛族，意必取之。吐突承璀因探帝意，自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垪固爭久之，卒用承璀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無功。王師告病，旣而從史遣步將王翊元奏事，垪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垪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乃爲帝陳從史暴戾視承璀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敬，可因其機致之。免與師之勞。帝許之。俄而承璀縛從史以獻，因班師。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畱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畱州送使之入，又降省估，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垪奏禁

藏書 雜臣 卷三十四

十九

之一，以省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

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爲上供。自是淮江南民少息矣。垪器局俊整，持法度雖宿貴，前望造請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之。惟垪獎勵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垪，垪獨望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慚。垪引李絳、崔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裴度知制誥，呂易簡、御史中丞，年少柄用，百度修舉，號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痼，乃罷爲兵部尚書。垪之進，李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之，乃徙垪太子賓客，會卒，不加贈。

藏書 雜臣 卷三十四

十九

李絳

李絳，字深之，趙郡贊皇人，擢進士宏辭。元和二年，授翰林學士，知制誥。會李錡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垪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願以其財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從之後，絳見浴堂殿，帝曰：「比諫官朋黨，論奏不實，朕欲黜其尤者若何？」絳曰：「此非陛下意也，必左右儉人欲以此焚誤上心，夫人臣進言於上，豈易哉？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則又憚而削其半，故上達者不能百一，何哉？于不測之禍，顧身無利耳。」

雖開獎納尚恐不至又欲遣訶之臣恐直士之杜口也王
士貞死上欲自朝廷除人裴垺曰李納跋扈不恭王武俊
有功於國陛下前許師道今奪承宗沮勸違理彼必不服
上以問絳絳對曰河北不遵聲教誰不憤歎然今日取之
或恐未能上曰今用王承宗爲成德留後割其德棣二州
更爲一鎮以離其勢使承宗輸二稅請官吏一如師道何
不可之有絳對曰德棣之棣成德爲日已久今一旦割之
恐承宗憂疑怨望得以爲辭所示二稅官吏願因弔祭使
至彼自以意諭承宗今上表陳乞如師道例上曰今劉齊
田季安皆有疾若其物故豈可盡如成德例付授其子對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四

二十一

曰羣臣見陛下西取蜀東取吳易于反掌故爭獻策畫勸
開河北臣等夙夜思之河北之勢與二方異何則西川浙
西皆非反側之地其四鄰皆國家臂指之臣劉闢李錡獨
生任謀徒欲以貨財啗之大軍一臨自渙然離矣故臣等
當時亦勸陛下謀之成德則不然內則膠固歲深外則蔓
連勢廣其將士百姓懷其累代煦妪之恩不知君臣逆順
之理論之不從威之不服將爲朝廷羞又鄰道平居或相
猜恨及聞代易將合爲一心蓋各爲子孫之謀亦慮他日
及此故也太平之業非朝夕可致願陛下審處之時吳少
誠病甚絳等復上言少誠病必不起淮西事體與河北不

同四旁皆國家州縣不與賊隣無黨援相助朝廷命帥今
正其時臣願舍恒興難制之策就申蔡易成之謀脫或恒
易連兵未得如意蔡州有巖勢可興師南北之役俱興才
力之用不足儻事不得已須赦承宗則恩德虛施威令頓
廢不如早賜分處以收鎮撫之心坐待機宜必獲申蔡之
利既而承宗久未得朝命頗懼累表自訴八月上乃遣京
兆少尹裴武詣真定宣慰承宗受詔甚恭請獻德棣二州
以明懇款九月裴武復命以承宗爲成德軍節度恒興深
趙州觀察使德州刺史薛昌朝爲保信軍節度德棣二州
觀察使昌朝故相州節度嵩之子也故就用之田季安得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四

二十一

飛報使謂承宗曰昌朝陰與朝廷通故受節鉞承宗據遣
數百騎馳入德州執昌朝至真定囚之中使送昌朝節過
魏州季安陽爲宴勞留使者累日比至德州已不及矣上
以裴武爲欺罔又有譖之者曰武使還先宿裴垺家明旦
乃入見上怒甚以語李絳欲貶武於嶺南絳曰武昔陷李
懷光軍中守節不屈豈容今日遽爲奸回蓋賊多變詐承
宗始懼朝廷誅討故請獻二州既蒙恩貸而隣道皆不欲
成德開分割之端計必有陰行間說誘而脅之使不得守
其初心者非武之罪也今陛下選武入逆亂之地使還一
語不相應遽竄之臣恐自今奉使賊庭者以武爲戒苟爲

便身率爲依阿兩可之言莫肯盡誠具陳利害矣絳以固
爭吐突承催不宜統師又以無功不宜受崇秩又數論宦
官橫肆方鎮進獻等事自知言切且斥去悉取內署所上
疏焚之帝果怒絳謝曰陛下憐臣愚處之腹心之地而
惜身不言乃臣負陛下若上犯聖顏旁件貴倖因而獲罪
乃陛下負臣於是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
知勁草卿當之矣遂繇司勳郎中進中書舍人翌日賜金
紫親擇良笏與之帝遂欲相絳而承璫寵方盛陰有毀短
帝乃出承璫淮南監軍拜絳中書侍郎平章事七年春以
京兆尹元義方爲鄜坊觀察使初義方媚事承璫李吉甫

藏書

僞臣

卷三十四

因擢爲京兆尹絳惡其爲人故出之義方入謝因言李絳
私其同年許季同除京兆少尹出臣鄜坊專作威福明日
上以詰絳曰人於同年固有情乎對曰同年乃四海九州
之人偶同科第或登科然後相識情於何有且陛下不以
臣愚備位宰相職在量材授任若其人果才雖在兄弟子
姪之中猶將用之况同年乎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李
吉甫請與兵討之絳以爲魏博不必用兵當自歸朝廷吉
甫盛陳不可不用兵之狀絳曰臣竊觀兩河藩鎮之跋扈
者皆分兵以隸諸將不使專在一入恐其權任太重乘間
而謀已故也諸將勢均力敵莫能相制欲廣相連結則衆

心不同其謀必泄欲獨起爲變則兵少力微勢必不成跋
扈者恃此以爲長策然臣竊思之若常得嚴明主帥能制
諸將之死命者以臨之則粗能自圖矣今懷諫非天子不
能自聽斷軍府大權必有所歸諸將厚薄不均怨怒必起
然則向日分兵之策適足爲今日禍亂之階也田氏不爲
屠肆則悉爲俘囚矣何煩天兵哉但願陛下按兵養威嚴
敕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使賊中知之不過數月必有
自效於軍中者至時惟在朝廷應之敏速中其機會不愛
爵祿以賞其人使兩河藩鎮恐其麾下聞而效之以取朝
廷之賞亦恐懼爭爲恭慎矣此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

藏書

僞臣

卷三十四

二十三

旣而田懷諫幼弱軍政皆決於家僮蔣士則士則以愛憎
移易諸將衆皆憤怒田與農人府士卒數千人大譟環與
而拜請爲留後與驚仆地久之度不免乃謂衆曰汝肯聽
吾言乎勿犯副大使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請官吏然後可
皆曰諾與乃殺蔣士則等十餘人遷懷諫於外冬十月魏
博監軍以狀聞上亟召宰相謂李絳曰卿揣魏博若符契
李吉甫請遣中使宣慰以觀其變李絳曰不可今田與奉
其土地兵衆坐待詔命不乘此際推心撫納結以大恩必
待敕使至彼持將士表來爲請節鉞然後與之則是恩出
於下非於上將士爲重朝廷爲輕矣上竟遣中使出如魏

博宜慰李絳復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舉時機可惜奈何棄之利害甚明乞明旦即降白麻除與節度使猶可及也上從之乃以與爲魏博節度使制命至魏州與感泣流涕士衆無不鼓舞李絳又言魏博五十餘年不需皇化一旦舉六州之地來歸朝河朔之腹心傾叛亂之巢穴不有重賞過其所望則無以慰士卒之心使四鄰勸募請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左右宦官以爲太多絳曰用與不貪專地之利不顧四隣之患歸命聖朝陛下奈何愛小費而遺大計不以收一道人心哉借使國家發十五萬兵以取六州期年而克之其費豈止百五十萬緡已乎上悅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四 二十四

曰朕所以惡永非食蓄聚貨財正爲平定四方不然徒貯之府庫何爲道知制誥裴度至魏博宣慰以錢百五十萬賞軍士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士監賜歡聲如雷成德充郛使者數輩見之相顧失色歎曰倔強者果何益乎十年絳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即行法矣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然賢不肖太分故屢爲讒邪所中文宗立召爲太常卿累封趙郡公四年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受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士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

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遇害年六十七

李昉

李昉深州人太平興國八年趙普罷相昉與李琪並同平章事端拱元年昉罷復相趙普并呂蒙正淳化二年蒙正罷相昉與李琪並相太宗語侍臣曰朕何如唐太宗左右互辭以對獨昉無他語惟誦白居易諷諫七德舞詞曰怨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上聞遽興曰朕不及朕不及昉與李琪同建議復時政記月終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時政記進御自昉始昉爲相有求差遣者見其人可取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收用必和顏溫語待之或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故峻絕之使歸恩於上若其不用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昉常薦主旦及病召旦勉之既退謂其子弟曰此後日太平宰相也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四 二十五

錢若水

錢若水河南新安人少時見陳希夷希夷謂有仙骨意未決曰明日再來若水如期往見一老僧與希夷擁地爐坐僧熟視久之以火箸畫灰作做不得三字徐曰急流中勇退人也後舉進士爲同州推官富民有女奴逃亡奴父母訟之州州命錄事推鞫錄事實貧富民錢不獲乃劾富民

父子殺女奴，棄尸水中，不得富民不勝榜楚，遂自誣服其
上州審覆無異，若水獨疑不敢決，錄事詣若水詰曰：「若受
富民金，欲出其死邪？」若水謝曰：「今者數人當死，豈得不謂
心邪？」旬日，知州屢趣，亦竟未決。於時上下皆怪，若水終不
恤也。一日，詣州屏人言曰：「若水已訪求女奴得之矣。」知州
曰：「安在？」若水密送女奴與州，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曰：「汝今見女，識之乎？」曰：「識。」即從簾中推出，父母見女泣曰：「是也。」富民大號曰：「微使君，其滅族矣。」知州曰：「此錢推官之賜也。」即欲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耳。」以爲功當置錄事於何地邪？冠準掌選薦若水文學高第。
召試翰林，擢秘書丞，直史館，歲餘遷知制誥，翰林學士，俄
知審官院，銀臺通進封駁司，嘗草賜趙保忠詔，有云：「不斬
繼遷，開狡免之三穴，潛疑光嗣，持首鼠之兩端。」太宗大以
爲當，至道初，同知樞密院事，李斷隆與轉運使盧之翰有
隙，奏轉運司乏軍興，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乘驛馳取轉運
使盧之翰寶玦等三人首。若水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
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獨若水留庭中，不去。父
之上出曰：「爾以同州推官，再期爲樞密副使，朕所以擢用
爲爾賢爾。」若水對曰：「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其一
端奏誅，三轉運雖有罪，天下何由知鞠驗明白？然後加誅。」

未晚也。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固不敢
上意解，乃先令責狀，既而虜入塞，事悉虛。繼隆坐罷，時
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曰：「呂蒙正以布衣擢用，爲
相，今退在班列，想其寂寞。」蒙正當望復相矣。若水曰：「蒙正
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寮，望崇
重，亦不寂寞。今嚴穴高士，不求聞達者至多，惟若臣輩苟
且官祿，乃謂不能自重爾。」上默然。真宗卽位，上章乞解機
務，不許。若水請益堅，乃以本官充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從
幸大名，陳禦敵安邊之策，曰：「臣見周世宗初卽位，劉崇結
敵入寇，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
會，斬世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大東，劉崇聞之，股慄
不敢出，卽遁去。自是兵威大振，以至收淮南，下秦鳳，平關
南，今陛下神武豈讓世宗？若將來安邊之術，我太祖時制
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那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
真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並遵
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
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苟有邊功，厚加賞賚，
而位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易，則邊事
盡知。所以十七年中，北邊無警，不敢犯塞，未幾出知天雄
軍，兼兵馬部署，時言事者請以繼筠屯兵積穀以備寇，項

已大發丁夫將興役矣有詔若水自大名馳往視若水還
言事上嘉納遂罷役上語左右曰朕觀若水風骨方過止
疑其筭部覺隘果至大用恐愈迫之六年春因疾奏兩足
創潰出血數斗自是體貌瘠羸數月始赴朝謁因與僚友
會食僧舍假寢而卒年四十四

杜衍

杜衍山陰人擢進士甲科字世昌諡正獻衍爲政不以威
刑督吏然吏民亦憚其清整自言歷知州轉安撫未嘗壞
一官其間不職者卽委以事使之不暇情不愼者諭以禍
福俾令自新其有文學政事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之
於朝仁宗時拜樞密使務退僥倖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
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曰外人知
杜衍封還內降邪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
多於所封還也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
大舉擊夏衍爭以爲不可及契丹與夏人爭銀龕族大戰
黃河外鴈門麟府皆警參知政事范仲淹常父事衍至是
宣府河東請以兵從衍曰二國方鬪勢必不來我兵不可
妄出與仲淹爭議帝前仲淹語詆衍衍愈降契丹亦卒不
來後契丹野利三般來歸輔臣議欲留之以詰契丹陰事
帝以問衍衍曰中國主信義若違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

我矣乃還三般拜同平章事兼樞密使衍好薦引賢士而
沮止僥倖故爲相纔百二十日而罷出知兗州慶曆七年
致仕寓南都第室卑陋草客多用髹器客有面稱歎者衍
卽命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每出入從者十許人烏帽阜緋
袍革帶而已或勸服居士服衍答曰老而謝事尚可竊高
士名耶嘗語人曰浙人柔懦少立某自幕府以至監司人
尚不信某及爲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乃曰杜衍非兩
浙生耶何以如是門人爲令將行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
不足施然切當韜晦曰公平生以直亮取重于世而以此
諱某何也衍曰衍歷仕年久人主所知今子始爲令夫良
二千石甚不易得若不相知何以行志張方平奉佛甚謹
衍每對客嘲之一日病召醫醫讀楞嚴未終卷不卽往衍
怒之曰楞嚴何好而卿嗜之醫出袖中衍覽不覺盡十卷
乃絕歎以爲奇因謁方平恨其已晚方平曰譬如失物既
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矣卒年八十

張方平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
旬日卽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宋綬蔡齊以爲天下奇才
舉茂材異等爲校書郎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當
召試館職仁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

院俄知諫院夏人寇邊方平乞合樞密之職於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元昊既臣而與契丹有
隙來請絕其封方平曰得新附之小羌失久和之強敵非
計也宜賜元昊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幕下於
西北爲兩得矣時用其謀拜御史中丞加端明殿學士判
太常寺且將大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徙
益州未至或言儂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調兵築城日
夜不得息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往戍蜀詔趣
方平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妄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
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夕不閉得印部川譯人始造

藏書

樞臣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
方平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洛有山
川足恃特倚重兵立國耳兵恃食恃食恃漕運以汴爲主天
聖已前歲調民浚之其後淺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爲功汴
日以塞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畫上四十策富弼讀其
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
說行之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平
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曾公亮
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至有備故也儂罪之邊臣
將不敢爲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

爲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馮几言言不可辨方平
進筆請書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
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卽
位拜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
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爲不可數日遭父憂服
闋知陳州召爲宣徽北院使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
祖不勤遠略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酋豪許之世襲環州董
遵誨西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
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密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八
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馮輝於

藏書

樞臣

卷三十四

三十一

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盟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
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微利
不成貽患不可聽也帝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
何以待之對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
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故事歲賜契丹金繒服召二府
觀閱方平以宣徽使與召衆謂天子修貢爲辱方平獨曰
陛下謂宋與契丹凡幾戰勝負幾何兩府八人皆莫知也
方平對曰宋與契丹大小八十一戰惟張齊賢太原之戰
才一勝耳陛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除中太一宮使進
南院判應天府新法鬻河渡坊場司及并及宋闕伯微子

廟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關伯封於商丘以主災火微子爲
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
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不薦數請老以太子少
師致仕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佑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
空遺令毋請諡尚書右丞蘇轍爲請乃諡文定方平慷慨
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富弼自毫移汝見方平日人固
難知意指安石也方平日其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
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微
使出院自是未嘗與語也嘗言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國朝
自真宗以前朝廷尊嚴天下私說不行好奇喜事之人不
敢以事搖撼朝廷故天下之士知爲詩賦以取科第不知
其位諺曰水到魚行既已官之不患其不知政也昔之名
宰相皆以此術馭天下仁宗初年王沂公呂申公爲政猶
持此論自設六科以來士之翹秀者皆爭論國政之長短
漸爲奇論以撼朝廷朝廷往往爲之動搖其始也范諷孔
道輔范仲淹三人以才能爲之稱首其後晏元獻爲政鄭
公入參政多置諫官以廣上聽二方嚮之而晏公深爲之
恥乃用歐陽修余靖蔡襄孫沔等並爲諫官諫官之勢自
此日橫鄭公猶傾身下士以求譽相師成風上以謙虛爲
賢下以傲誕爲高於是私說遂勝而朝廷輕矣李生曰此

蘇轍

編臣

卷三十四

三十三

說得好然須參考之陳同甫

司馬光

司馬光字君實陝西夏縣人仁宗寶元初中進士甲科神
宗卽位擢爲翰林學士上疏論修身治國之要且曰臣獲
事三朝皆以此六言獻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執政以
河朔旱傷國用不足乞南郊勿賜金帛光曰救災節用宜
自貴近始王安石曰國用所以不足以未得善理財者光
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耳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
加賦而國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
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紿弘
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一日邇英進
讀至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對曰寧
獨漢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有可也呂
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
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
罰世輕世重是也光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
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
重典是謂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修
之非大壞不更造也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出可也不
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

蘇轍

編臣

卷三十四

三十三

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胥吏矣今爲看詳中書條列何也惠卿不能對光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與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强富民亦不强也帝曰坐倉糴米如何光曰不便惠卿曰糴米百萬斛則省東南之漕而可以其錢供京師光曰東南錢荒而粒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所有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帝是光欲用之乃拜光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

藏書

樞臣

卷三十四

三十四

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遂求去帝曰王安石素與卿善卿何自疑光曰自安石執政以來如蘇軾輩安石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善安石豈如呂公著安石初舉公著後復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誠可笑也上曰蘇軾非佳士卿誤知之韓琦贈銀三百兩不受而販鹽及蘇木菟器以歸光曰凡察人當察其情軾販鬻之利豈能及所贈之銀乎且軾縱不佳豈不賢於李定乎定不服母喪而安石善之乃欲用爲臺官光由是出知永興軍徙知計州趣入覲不赴請判西京御史臺歸洛自是絕口不論事元豐五年安石通鑑書成加資政殿學士凡居

洛十五年天下以爲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爲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爲君實也帝崩起闕臨衛士望見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所至民遮道聚觀馬至不得行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哲宗幼冲大皇太后臨政起知陳州過闕留爲門下侍郎是時天下之民引領拭目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光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拯焚拯溺泥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遂能保甲諸法或謂光熙豐舊臣多儉巧他日有以父子義間上則禍作矣光正色曰天將祚宗社必無此事元祐

藏書

樞臣

卷三十四

三十五

元年得疾時青苗免役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光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折簡與呂公著云光以身付醫以家事付愚子惟國事未有所托今以屬公乃論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罷之拜尚書左僕射遂罷青苗錢復常平糴糴法兩宮虛已以聽遼夏使至必問光起居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母輕生事開邊隙畢仲游士安之孫也與光書曰昔安石以興作之說勸先帝以財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財者無不用蓋散青苗置市易斂役錢變鹽法者事也而欲興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興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斂變置之事凡號爲利而傷

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必操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動上意雖致石人而使聽之猶將動也爲今之策當大舉天下之計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之錢粟一歸地官使經費可支二十年之用數年之後又將十倍於今天子曉然知天下之餘於財則不足之論不得陳於前矣光得書聳然光自言吾平生無過人者但所爲未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光初辭樞密副韓琦在魏聞之遣人齋書與文彥博云主上倚重之厚庶幾道行似不須堅讓光聞之曰自古被造般引得壞了名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四

三十一

節爲不少矣光嘗問邵雍曰光何如人雍曰君實腳踏實地人也初富弼問法於顯華嚴華嚴得之圓照大本本住蘇州瑞光寺弼遣使作頌寄之執弟子禮光與范鎮初謂不然既久亦入其說而光猶信之深後以書戲鎮曰賤子悟已久景仁今尚迷又云到听何須筏揮鋤不用金浮雲任來往明月在天心此理極致本無差別光薨年六十八李生曰善哉畢仲游之納忠於司馬也唐肅宗之語房琯曰六軍之命方急無財則散卿惡第五琦可也何所取財琯遂不能對嗚呼光謂安石不曉理財可也而謂不加賦而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以此謂桑弘

羊欺武帝之言則可笑甚矣夫武帝豈易欺者哉且光既知財貨百物皆天地之所生矣生則烏可已也而可以數計耶今夫山海之藏麗水之金崑山之璧銅鉛銀錫五金百寶之產於地者日入商賈之肆時充食量之憂不知凡幾也所貴乎長國家者因天地之利而生之有道耳且大學之教明言生財有大道矣又言生之衆而爲之疾不專以節用言也若專以節用言則必衣卑綈之衣惜露臺之費而後可以有天下而爲天子也夫漢文之恭儉固有道之令主然古今有天下者亦何必皆如漢文而後可若必皆孝文而後可則是富有天下者及不如千金之匹夫矣

藏書 儒臣 卷三十四

三十一

呂公著

呂公著字晦叔幼嗜學父夷簡器之曰他日必爲公輔登進士第英宗親政加龍圖閣直學士神宗時召爲翰林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司馬光以論事罷中丞還經幄公著封還其命曰光以東職賜罷是爲有言責者不得盡其言也詔以告直付閣門公著又言制命不由門下則封駁之職因臣而廢願理臣之罪以正紀綱時王安石方行青苗法

公著極言曰自古有爲之君未有失人心而能圖治亦未有脅之以威勝之以辯而能得人心者昔人之所謂賢者今皆以爲非而主議者一切詆爲流俗浮論豈昔皆賢而今皆不肖乎安石怒其深切出知潁州哲宗卽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三省並建中書獨爲取旨之地乃請事于三省者與執事同進呈取旨而各行之又執政官率數日一聚政事堂事多決於其長同列莫得預至是始命日集遂爲定制與司馬光同心輔政光薨獨當國先時制舉罷詞賦專用王安石經義且雜以釋氏凡士子自一語上非新義不得用學者至不誦正經惟竊安石之書以干

藏書 魏源 卷三十四

三十九

進精熟者轉上第以故科舉益放公著乃令禁主司出題不得用老莊經義參用古今諸說毋得專取王氏復賢良方正科三年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宋興以來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而公著與父居其二詔建第於東府之南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凡三省樞密院之職皆得總理間日一朝因至都堂其出不以時蓋異禮也明年堯年七十二謚正獻公著平章軍國時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著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著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著亦不答初嘉問竊從祖公弼

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外呂氏號爲家賊者也

呂大防

呂大防京兆人進士及第調永壽令縣無井大防行近境得二泉欲導之入縣而地勢高衆疑無成大防用考工水地置泉之法以準之不旬日果疏爲渠民賴之號曰呂公泉英宗卽位遷太常博士監察御史裏行出知休寧縣哲宗卽位爲翰林學士遷吏部尚書夏使來詔訪待遇之禮且曰向者所得邊地雖建立城堡終慮孤絕難保棄之則弱國守之恐有後悔大防言夏人無能爲今使者到闕宜令押伴臣僚扣其不賀登極之故新收疆土議者多言可

藏書 魏源 卷三十四

三十九

棄此處之不熟也至於守禦之策惟擇將帥爲先昔太祖用姚內斌董遵誨守環慶西人不敢入侵昔以二州之力禦敵而有餘今以九州之大奉邊而不足由是言之在於得人而已元祐三年呂公著告老超拜大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大防見哲宗年益壯請勅講讀官取仁宗邇英御書解釋上之又撫乾興以來四二事足以爲勸戒者分上下篇標曰仁宗聖學大防朴厚恣直不植黨與范純仁並位凡八年宣仁后崩爲山陵使未幾左正言上官均論其墮壞役法右正言張商英御史周秩劉拯相繼攻之貶秘書監分司南京言者又以修神宗實錄直書其事

爲誣詆徙安州時章惇復相矣大防有兄大忠自渭入對
哲宗詢大防安否且曰執政欲遷諸嶺南朕獨令處安陸
可爲朕寄聲問之大防朴直爲人所賣三二年可復相見
也大忠泄其語於章惇惇懼繩之愈力紹聖四年安置循
州至處州信豐而病語其子景山曰章惇必欲殺我吾不
復南矣吾死汝歸呂氏尚有遺種遂死年七十一大防身
長七尺眉目秀發聲音如鐘自少持重過市不左右目燕
居如對賓客每朝會威儀異如神宗常目送之與太忠及
第大臨同居相切磋論道考禮冠昏喪祭一本於古關中
言禮學者推呂氏嘗爲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過失
藏書 樞臣 卷三十四 四十一

范鎮

范鎮字景仁成都人薛奎守蜀見而愛之館於府舍及還
朝載以俱或問奎入蜀何所得曰得一偉人當以文學名
世舉進士禮部奏名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首禮
部者必越次抗聲自陳因得真上列吳育歐陽修皆然鎮
獨不調新安王簿爲東監直講宰相龐籍言鎮有異材超
授直秘閣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上疏論民田困敝又言周
以家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判鹽鐵度支今中書王民樞密

至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財已匱樞密益兵無窮民已困
三司取財不已請使二府通知兵民大計與三司同制國
用帝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簿不明事
鎮獨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澗略不言宰相
陳執中有嬖妾殺婢御史劾奏欲逐去之鎮言陰陽不和
財匱民困執中當任其咎今御史捨大責細暴揚燕私若
用此爲進退是因一婢逐宰相非所以明等級辨堂陛也
識者韙之時帝未有繼嗣嘉祐初帝暴得疾鎮拜疏請拔
近屬之尤賢者置之左右以繫億兆人心不報復累上章
亦不報執政論之曰奈何効希名干進之人乎鎮凡見上
藏書 樞臣 卷三十四 四十二

面陳者三鎮泣帝亦泣曰朕知卿忠卿言是也當更俟三
二年鎮章十九上待命百餘日鬚髮爲白朝廷知不能奪
乃罷知諫院改集賢殿修撰遂知制誥鎮雖解言職無歲
不申前議見帝春秋益高每因事及之冀感帝意至是因
入謝首言陛下許臣今復三年矣願定大計又因裕享獻
賦以諷英宗立遷翰林學士明年出知陳州神宗卽位復
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知通進銀臺司王安石改常平爲青
苗鎮言常平之法起於漢盛時視穀貴賤發歛以便農末
最爲近古不可改而青苗行於唐之衰世不足法時韓琦
極論新法之言李常亦乞罷青苗錢有詔分析鎮皆封還

詔五下鎮執如初及鎮舉蘇軾爲諫官而御史謝景溫奏罷之舉孔文仲制科又以文仲前對策論新法不便罷歸故官於是鎮上疏曰臣言不行無顏復立於朝臣言青苗不見聽一宜去薦蘇軾孔文仲不見用二宜去李定避持服遂不認母壞人倫逆天理而欲以爲御史御史臺爲之罷陳薦舍人院爲之罷宋敏求呂大臨蘇頌諫院爲之罷胡宗愈王韶上書肆意欺罔以興造邊事事敗則置而不問反爲之罪帥臣李師中疏五上不報又曰陛下有納諫之資大臣進拒諫之計陛下有愛民之性大臣用殘民之術疏入安石怒持其疏至手顫自草制極詆之以戶部侍郎

蘇軾

卷三十一

郎致仕凡所得恩典悉不與鎮表謝略曰願陛下集羣賢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任老成爲腹心以養和平之福天下聞而壯之蘇軾往賀曰公雖退名益重矣鎮愀然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何心哉久之徙居許哲宗立用韓維薦起提舉中太一宮兼侍讀且欲以爲門下侍郎從孫祖禹勸止之鎮遂固辭以銀青光祿大夫致仕累封蜀郡公鎮於樂尤注意自謂得古法獨主房庶以律生尺之說司馬光謂不然往復論難凡數萬言薨年八十一鎮平生與司馬光相得議論如出一口且約生則互爲傳死則作銘光生爲鎮傳服其

勇決鎮復銘光墓言熙寧姦朋淫縱險詖懷猾賴神宗洞察其奸云云光子康屬蘇軾書之軾曰軾不辭書懼非三家之福乃易他銘鎮少時賦長嘯却胡騎晚使遼遼人相目曰此長嘯公也

范祖禹

祖禹字淳甫生時母夢一偉人被金甲而入曰吾漢將軍鄧禹也既寤猶見之遂以爲名幼孤叔祖鎮撫育之進士甲科從司馬光編修資治通鑑書成光薦爲秘書省正字哲宗立擢右正言呂公著執政祖禹以塔嫌辭公著薨召拜右諫議大夫遷給事中吳中大水詔出米賑之諫官謂

蘇軾

卷三十一

訴災不實乞加考驗祖禹封還其章云國家根本仰給東南今一方赤子開口仰哺以脫朝夕之急奏災雖小過實正當略而不問若稍施懲譴恐無復敢言者矣時禁中覓乳媼祖禹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上疏勸上進德愛身又乞宮仁后保護上躬宣仁后面諭祖禹曰外間虛傳不可信也祖禹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於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拜翰林學士宣仁太后崩中外洶洶莫敢發言祖禹慮小人乘間害政乃奏曰先后有大功於社稷九年之間始終如一恐群小怨恨必將以政先帝

之政遂先帝之臣爲言以事離間不可不察也先后因天
 下之心變而更化既改其法則作法之人有罪當退亦順
 衆言而退之豈有憎惡於其間哉初蘇軾約俱上章論列
 諫草已具見祖禹疏遂附名同奏曰公之文經世之文也
 祖禹又言先后以大公爲心罷安石惠卿所造新法而行
 祖宗舊政故社稷危而復安乃至遼主戒其臣勿生事曰
 南朝專行仁宗之政矣外夷之情如此中國之人心可知
 章累上不報因請對曰熙寧之初王安石呂惠卿造立新
 法悉變祖宗之政蔡確連起大獄王韶創取熙河章惇開
 五溪沈起擾交管徐禧俞允種諤與西事兵民死傷皆不
 藏書 篇五 卷三十四 四十
 下二十萬以至吳居厚行鹽冶之法於京東王子京行茶
 法於福建蹇周輔行鹽法於江西李稷陸師閔行茶法市
 易於西蜀劉定教保甲於河北民心嗟怨比屋思亂賴陛
 下與先后起而救之天下之民如解倒懸惟是向來斥逐
 之人窺伺事變妄意修改如得至左右必進姦言希圖復
 用矣時紹述之論已興有相章惇意祖禹力言惇不可用
 不從遂請外知陝州言者論其修實錄詆誣又撫其諫禁
 中乳媪事連貶昭州別駕安置永州賀州又竄化州卒年
 五十八祖禹在邕英嘗講尚書至內作色荒外作禽荒拱
 手再誦却立云願陛下鑒帝首肯乃退蘇軾稱爲講官

第一進唐鑑十二卷唐鑑深明唐三百年治亂學者尊之
 目爲唐鑑公云

臣傳卷三十四 終

卷三十四

四庫

藏書儒臣傳卷三十五

行業儒臣

鄒浩

鄒浩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爲右正言章惇用事威虐震赫浩上章劾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今爲天下擇母而所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仁祖初廢后并斥美人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今陛下之廢孟氏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爲后者望乞追停冊禮帝變色猶持其章躊躇四顧乃付外明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藏書行集儒臣卷三十五

召還復爲右正言進中書舍人遷兵吏二部侍郎初浩還朝帝首言及諫立后事因問諫草安在浩對曰已焚之矣退以告陳瓘瓘曰禍其始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復辨也浩凡三諫立劉后隨削其稿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爲僞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欺人可也詎可以欺天乎徽宗詔暴其事遂竄昭州五年始得歸稍復直龍圖閣卒年五十二浩所與游田畫王回曾誕皆良士也元符中浩爲諫官書監京城門作墨子詩有知君既得雲梯後應悔當年泣染絲旣而畫以病歸許聞浩諫立后事得罪出新州畫迎諸塗浩與語出涕畫正色責之曰使

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回仙遊人第進士調松滋令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敏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慰安其母遷者以聞逮詣詔獄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問以譏之其略謂孟后之廢人莫不知劉氏之將立至四年之後而冊命未行是天子知清議之足畏也使當其時浩能力言復后以感悟天子則無今日劉氏之事矣藏書儒臣卷三十五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藍田人學於程頤通六經尤邃於禮其論選舉曰古之長育人才者以士衆多爲樂今之主選舉者以多爲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士之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士之競至夫爲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其事如爲治必欲得人惟恐人才之不足而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不必憂其競至也今取人而用不問其可任何事任人以事不問其才之所堪與否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然爲官擇士則常患乏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然考

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是所謂名實不稱本末交戾如此而欲得人而事治未之有也元祐中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范祖禹薦其好學修身如古人可備勸學未及用而卒大臨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

陳師道

陳師道字履常又字無已曾鞏見其文奇之元祐初蘇軾傳堯俞孫覺薦其文行起爲徐州教授又用梁燾薦爲太學博士言者謂師道常越境出南京見蘇軾又論其進非科第罷之又乃召爲秘書省正字初游京師傳堯俞欲識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三

其面以問秦觀觀曰是人非特刺字伺候公卿之門者不可致也章惇在樞府將薦之于朝師道答書曰公卿不下士尚矣乃特見於今而親於其身幸孰大焉愚雖不足以齒士猶當從侯之後順下風以成公之名然先王之制士不傳贊爲臣則不見於王公夫相見所以成禮而其教必至自嚮故先王謹其始以爲之防而爲士者世守焉師道於公前有貴賤之嫌後無平生之舊公雖可見禮不可見也且公之見招以能守區區之禮也若昧禮冒法聞命奔走則失其所以見招矣又何取焉終不往師道素惡趙挺之適領郊祀行禮寒衣未裝綿其妻就假挺之家師道却

去不服遂因寒疾致死

張浚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人建炎三年春金人南侵車駕幸錢塘留朱勝非捍吳門與浚同節制軍馬已而勝非召浚獨留會苗傅劉正彥作亂收元赦書至平江時傅等僞詔以承宣使張浚爲秦鳳路總管浚知上遇浚厚急邀浚握手語以將起兵問罪之事時呂頤浩節制建業劉光世領兵鎮江浚遣人賞蠟書約以兵來會而命浚先分兵扼吳江遂上疏請復辟會韓世忠舟師亦抵常熟浚以書招之世忠至對浚慟哭浚因大犒浚世忠將士呼諸將校至前抗聲問曰聞賊以重賞購吾首若浚此舉違天悖人汝等可取浚頭去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於是世忠等以兵赴闕傅正彥脫遁帝復辟浚之力也初浚次秀州忽有客夜直至前出一紙曰此苗傅劉正彥募賊公賞格也浚問何故客曰僕河北人祖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至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翌日斬死囚徇衆曰此苗劉刺客也浚見帝曰今日中興當自關陝始帝乃以浚爲川陝宣撫使得便宜黜陟時金帥兀朮猶在淮西浚懼其復擾東南謀牽制之決策治兵欲合五路之師以復永興初浚以御營司提舉典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四

端屢挫虜、承制拜爲威武大將軍、本司都統制、後以人言疑之、使張彬詣渭州察之、彬至端告之曰、彼將士精銳、且因糧於我、我友爲客、未必可勝、若按兵據險、時出偏師以擾其耕獲、彼不得耕獲、必取糧河東、則我爲主矣、如此一二年、乃可圖也、彬還、白浚、浚不以爲然、遂罷端兵柄、萬安軍安置、而檄召熙河劉錫、秦鳳孫偓、涇原劉琦、環慶趙哲、四經略及吳玠之兵、合四十萬人、馬十一萬匹、以錫爲統帥、迎敵決戰、王彥進曰、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若不利、則五路俱失、不若且屯利間、與洋以固根本、敵入境、則檄五路之兵來援、萬一不捷、未大失也、劉子羽、吳玠、郭浩亦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五

力言未可、浚皆不從、遂行、次於富平縣、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宜擇高阜據之、使不可勝、已而婁室引兵驟至、浚乃詐立前軍、都統曲端旗以懼、婁室曰、聞曲將軍已得罪、必給我也、遂與柴囊土籍淖平行、進薄諸營、錫等與之力戰、劉錡身率將士薄敵陳、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檀離所部哲軍將校望塵驚遁、諸軍皆潰、五路悉陷、輜重焚棄、將士散亡、惟有親兵千餘自隨、人情大沮、浚乃斬哲以徇、或請徙治夔州、參軍事劉子羽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敵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爾、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假

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隘險、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可補前愆、爾將軍曲端者、建炎中嘗迫逐帥臣王庶而奪其印、吳玠敗於彭原、訴端不整師、故憾端、聞浚將復用端、玠乃書曲端謀反於手、以示浚、王庶又言端嘗作詩題柱曰、不向關中興事業、却來江上泛漁舟、浚遂送端於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嘗以事忤端、端鞭其背及浚、以隨提點夔路刑獄、乃命獄吏繫維端、以紙糊其口、燭之以火、端乾渴求飲、與之酒、九竅流血而死、陝西士大夫以端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六

累立大功、死非其罪、莫不痛惜之、帝乃詔浚赴行、以本官提舉洞霄宮、居福州、浚既去、國慮金人釋川陝之兵、必將併力窺東南、上疏極言其狀、未幾、劉豫之子麟果引金人入攻、趙鼎又薦浚、乃復召浚入見、除知樞密院事、浚既受命、卽日赴江上視師、五年、除尚書右僕射、都督諸路軍馬、趙鼎除左僕射、浚與鼎同志輔治、七年、乘輿發平江至建康、浚總中外之政、幾事叢委、一以身任之、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浚奏罷光世、命參謀兵部尚書呂祉往廬州節制、且以王德爲都統制、鄺玘副之、都承旨張宗元、深以爲不可、謂浚曰、玘等畏德如虎、今乃使臨其上、是速之叛、

也。浚不以爲然。及德視事教場。璦登而言曰。尋常伏事太尉不周。今日乞做一牀錦被遮蓋。德素驍勇。竟不出一語。慰撫之。張宗元知其事。復語浚曰。業已爾。今獨有終任德。或可以鎮。不然。變且生矣。浚亦不以爲然。遂奏召德還。以張俊爲淮西宣撫使。駐旌旆。楊沂中爲淮西制置。劉錡副之。並駐廬州。且命璦璦以所部兵赴行在。意將奪其軍而誅之。宗元語人曰。是遠璦等叛爾。會社復密奏罷璦兵柄。璦遂帥全師四萬人渡淮降劉豫。呂祉被害。浚乃引咎求去。落職居永州。十六年。彗星出西方。浚極論時事。疏上。秦檜大怒。以張柄知潭州。汪召錫使湖南。使圖浚。會檜死。乃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七

免。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動。復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時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孝宗卽位。召浚入見。除樞密使。都督建康鎮江等處軍馬。浚旣入見。屢奏欲先取山東。時名士如胡銓王十朋汪應辰等皆浚門人。交讚其謀。左僕射史浩獨不以爲然。曰。我出兵山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能驚動。兩淮荆襄以解山東之急。邪。今惟當固守要害。以爲不可勝之計。若乃順諸將之虛勇。收無用之空城。寇去則論賞於朝。寇至則僅保山寨。何益乎。旣而主管殿前司公事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皆奏乞引兵進取。浩曰。

二將輒自乞戰。豈督府命令有不行耶。李椿以書遣浚子。棡曰。復讐討賊。天下大義。然必養威觀釁。然後可圖。今議不出督府。而出諸將。則已爲輿尸之凶矣。況藩籬不固。儲備不豐。將多而非才。兵弱而未練。平武鋒軍都統制陳敏曰。盛夏興師。恐非其時。兼聞金重兵皆在大梁。萬一深入。我客彼主。千里爭力。人疲馬倦。勞逸旣異。勝負之勢先形矣。浚皆不聽。參贊軍事唐文若陳俊卿亦以爲不若養威觀釁。俟萬全而後動。亦不從。遂表請帝。卽日幸建康。以成北伐之功。史浩曰。古人不以賊遺君父。必俟乘輿臨江而後成功。則安用都督爲哉。上以問浩。浩陳不可者三。孝宗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八

大悟。謂浚曰。都督先往行邊。俟有功緒。朕亦不憚一行。浚不悅。尋復與浩論。辯於殿廷。浚曰。中原久陷。今不取。豪傑必起而取之。浩曰。中原必無豪傑。若有之。何不起而亡金。浚曰。彼民間無寸鐵。不能自起。浩曰。勝廣能以鉏耰棘矜亡秦。彼必待我兵至。非豪傑矣。若有豪傑而不能起。則是金猶有法制維持。未可以遽取也。且今二十萬人留屯江淮。者幾何。曰。十萬。復爲計其守舟運糧之人。則各二萬。則戰卒纔六萬爾。彼豈畏是哉。彼或以重兵犯兩淮。荆襄爲之牽制。則江上危如累卵矣。都督於是。是在山東乎。在江上乎。如此詰難。凡五日。浩又曰。平日願執鞭而不可得。幸同

事任而數數議論不同明公以大警未復決意用兵此實忠義之心然不觀時勢而遽爲之是徒慕復讐之名爾誠欲建立功業宜假以數年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乃上計也明公四十年名望如此一旦失利當如何哉浚曰丞相言是也雖然浚老矣浩曰晉滅吳杜征南之功也而當時歸功於羊太傅以規模出於祐也明公能先立規模使後人藉是有功是亦明公之功何必身爲之浚默然明日浚奏曰史浩意不可回惟陛下英斷且金人至秋必爲邊患帝然其言於是不由三省密院徑檄諸將出師高宗謂上曰母信張浚虛名將來必悞大計浩遂力請罷歸出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九

知紹興府浚至揚州合江淮兵八萬人實可用者六萬浚移書令宏淵聽顯忠節制淵不悅已而復令顯忠宏淵同節制於是悉無體統矣遂夜引還至符離師大潰是舉所喪軍資器械殆盡浚上疏待罪孝宗賜浚書曰今日邊事倚卿爲重前日舉事之初朕與卿任之今日亦須與卿終之勿介意也浚留平江凡八上章乞致仕乃除醴泉觀使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耻卽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下足矣訃聞孝宗震悼輟視朝贈太師謚忠獻

張栻

栻字敬夫浚之子以蔭補官少從胡宏問河南程氏學作希顏錄以自警時孝宗新卽位浚起謫藉開府治戎參佐皆極一時之選而栻以少年周旋其間間以軍事入奏宰相虞允文重栻數遣人致懇懇栻皆不答明年召爲吏部侍郎栻還朝未朞歲而召對者六七栻可謂知遇矣俄而詔以知閣門事張說簽書樞密院事栻草疏極言其不可旦詣朝堂詰責宰相虞允文曰宦官執政自京黼始近習執政自相公始乃復奏命得中寢明年出知袁州淳熙改元栻家居累年矣上復念栻詔除舊職知靜江府所統州十有五栻爲之簡閩州兵汰冗補闕籍諸卒黥卒伉健者以爲用改知江陵府栻入境首劾大吏之縱賊者罷之捕姦民之舍賊者斬之羣盜相率遁去並准姦民出塞爲盜法皆處死至是捕得數人皆斬之仍有胡奴在其中栻命縛以歸之卒時年四十八其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凡有所爲而爲者皆私也非義也此尤其平生得意之論也李生曰嗟乎世豈嘗有無所爲而爲之事哉真欺我矣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

陸九齡

九齡字子壽登進士第淳熙元年調興國軍教授淳熙二年湖南有寇將及郡境衆請於郡乞以九齡主之或者不可九齡曰男子生以弧矢長不能射則辭以疾文事武備

初不可析。若夫衛靈公無道，既見夫子，不知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陳，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耳。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苗壯長，未嘗廢也。使靈公舍戰陳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夫子將遂言之乎？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為重，是年與朱熹呂祖謙會於鵲湖。四年，到任興國，地瀕大江，民寒賁，九齡端架篋，勸綏引翼士方興於學，而九齡以丁艱去矣。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以疾終，年四十九。

楊萬里

楊萬里，字廷秀，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調永州零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

陵丞。時張浚謫未，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其教，乃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陳俊卿、虞允文相繼為相，亦交薦萬里于朝，乃召為國子博士，遷太常丞、東宮講官。關帝親擢為侍讀，遷秘書少監。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太子悚然。紹熙元年，出知贛州。不赴乞祠，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嘉泰三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明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光宗嘗書誠齋二字以賜萬

里，故學者稱為誠齋先生。

趙汝愚 附韓侂胄

趙汝愚，宗室子也。擢進士第一，除秘書省正字。光宗朝，遷知樞密院事。孝宗不豫，光宗御後殿，丞相留正率同列入，請詣重華宮侍疾，不報。孝宗崩，車駕不至，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玕請憲聖太后垂簾。誓主喪事，憲聖不許。中外人情洶洶，近習巨室競輦金帛，藏匿村落，侍從大臣皆欲相率出城。蓋先是，正與汝愚共請垂簾，以國本係嘉王欲因簾前奏陳，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玕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汝愚因言此事。汝愚知彥逾素善郭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奈何？」彥逾曰：「某當任之。」彥逾馳告郭杲曰：「近日外議湏洞，太尉知否？」太尉為國虎臣，此事全在太尉。杲未語，彥逾曰：「太尉不答，豈太尉別有謀乎？」杲翼然起，曰：「敢不效使令。」遂與區處發軍坐甲，等事還報。汝愚議乃定。明日，留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遂搖。賴汝愚恬然處之，自吳玕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議、葉適共謀遣韓侂胄，以內禪之意請于憲聖。侂胄因託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明日往，又不獲。侂胄遂巡將退，適遇重華宮提舉關禮，侂胄乃復以汝愚意告之。禮遂入見憲聖而泣曰：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二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今丞相已去所賴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憲聖曰如此則可令諭好爲之禮報侂冑侂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參政陳騤及余端禮使郭杲及部帥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密制黃袍憲聖垂簾皇子卽位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汝愚卽喪次召還留正復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棄國之罰汝愚不聽加郭杲節度使侂冑防禦使侂冑大失望徐誼曰侂冑異時必爲國患宜飽其欲而遠之葉適亦謂汝愚曰侂冑所望不過節鉞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三

宜與之朱熹白汝愚宜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汝愚謂其易制皆不聽侂冑自以有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又每以此爲言一日熹講畢因奏疏極詆侂冑姦邪疏入據出內批除熹官觀趙彥逾亦以功大冀汝愚引與同列而除四川制置乃與侂冑合謀盡疏當時有名人士皆指爲汝愚之黨而誣汝愚以宗臣謀危社稷汝愚遂罷相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以爲言皆劾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等亦伏闕請留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不重貶人言不已

乃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於是江義端行辭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趙知院趙鼎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怙然就道至衡州爲守臣發監所寤遂服藥而卒天下聞而冤之侂冑誅始盡復元官賜諡忠定

韓侂冑琦曾孫也侂冑雖恨汝愚然以傳道詔旨故浸見親幸得時時來間竊威福朱熹入侍講白奏其姦侂冑怒熹使優人異冠潤袖象大儒戲於上前雪州劉敞者與侂冑同知閣門事謂侂冑曰趙相欲專大功君豈惟不得節度將恐不免嶺海之行矣侂冑愕然問計敞曰惟有用臺諫爾侂冑悟卽以內批除所知爲監察御史及殿中侍御史而用劉三傑伐吳獵爲監察御史於是言路皆侂冑之黨矣然侂冑欲逐汝愚而無其名於是又謀之京鏜鏜曰彼宗姓諱以謀危社稷可也汝愚因此罷相而侂冑始拜節度使復加開府儀同三司先是淳熙八年以王淮爲右丞相淮問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固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人與淮淮卽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下直社倉法于諸路及後朱熹行部至台知州唐仲友爲其民所訟熹按得其實而仲友與淮同里且嫻有親已除江西提刑未行而熹論之淮匿其章不以聞熹論益力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四

意前後六上淮不得已奪仲友江西新命以授熹熹辭不拜遂乞奉祠淮以仲友之故怒熹於是吏部尚書鄭丙上言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欺世盜名不宜信用淮又以太府丞陳賈爲監察御史賈因面對首論曰臣伏見近世道學其說以謹獨爲能以踐履爲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爲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已獨能之夷考其所爲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其名以濟其僞邪十五年王淮罷淮爲相能盡心敬事惟以唐仲友故爲道學之禁淮旣罷周必大薦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時幸臣曾覿已死王朴已逐獨內侍甘昇尚在熹力論之帝曰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五

別有木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主遂除熹兵部郎官熹以足疾乞祠先日兵部侍郎林栗與熹論易西銘不合至是栗論熹本無學術徒竊張載程頤緒餘以爲浮誕宗主今采其虛名俾之入奏將置朝列而熹聞命遷延不肯供職緣熹既除兵部郎官在臣各有統攝若不舉劾厥罪惟均帝謂栗言過當乃出栗知泉州而熹亦除直寶文閣奉祠去及韓侂冑用事士大夫素爲清議所憤者乃教以盡目之爲僞學云慶元二年端明殿學士趙鼎與劉德秀同知貢舉奏言僞學之魁以臣夫竊人主之相鼓動天下乞將語錄之類盡行除毀故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皆黜

落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爲世大禁遂有詔監司帥守薦舉改官並於奏牘前聲說非僞學之人會鄉試漕司前期取家狀必令書以不是僞學四字撫州推官柴中行獨申漕司云自幼習易讀程氏易傳未委是與不是僞學如以爲僞不願考較士論壯之時臺諫皆韓侂冑所引爭欲以熹爲奇貨然皆未敢先發而胡紘未達時嘗謁熹於建安熹待學子惟脫粟飯紘不說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尊酒山中未爲乏也遂與沈繼祖共論熹十罪詔熹落職名罷祠竄蔡元定於道州已而選人余嘉上書乞斬蔡以絕僞學宰臣謝深甫抵其書於地語同列曰朱元晦蔡元定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六

不過自相講明耳果何罪乎事乃止中書舍人范仲藝謂侂冑曰章惇蔡確之權不爲不甚然而至今得罪于清議者以同文獄耳相公胡爲蹈之侂冑曰某初無此心以諸公見迫不容但已問其人乃知京鏜劉德秀實主其議侂冑取錄黃藏之事遂格京鏜死侂冑亦稍厭前事欲漸更改以消中外之議或說侂冑以爲不弛黨禁後必不免侂冑以爲然追復汝愚朱熹職留正周必大亦復秩還政徐誼等皆先後復官僞黨之禁寢解三年侂冑拜太師侂冑既據勢專權遂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而恢復之議興矣朝廷後不得已斬侂冑函其首以遺金人是時金已衰弱

當路者畏懼惟恐稍失其意乃聽其恐喝一切從之當時有詩謂曰歲幣頓增三百萬和戎又送一於期自侂冑用事十四年威行宮省權震寓內當時有由寶尚書屈膝報政南園山莊竹籬犬吠共爲傳笑焉然侂冑非有秦檜之奸惡也不過貪富貴患得失之小人耳若皆目之爲奸欲必去之則太甚矣其釀成勢焰流毒邦家則以君子自負者激而成之殊可怪也李生曰侂冑之得志汝愚薦之也道學之受禍晦翁導之也當時汝愚若以節度使授侂冑則侂冑已矣節度使不與而與太師可乎夫當朝廷賞功之時則宜以賞功爲重一毫已見不可用也而曰我爲宗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七

臣爾爲外戚可歟我欲博宗臣不受賞之名矣而欲抑侂冑以同我又可歟縱曰其人不可吾姑欲假此以抑之則此賞功者也非所以論人也吾又安得作好惡於其間哉夫趙爲丞相朱爲講官侂冑未得志也而朱先生侍講首以侂冑爲言何哉既約彭龜年共攻之矣他日經筵復留身論奏至于再至于三必欲決去之而後已吾恐天下之人耳盡聳目盡瞻亦必以我爲阿附丞相者矣縱家置一喙告之曰我不爲黨不立異不爲僞必不信也夫我以彼爲小人彼亦必以我爲小人此定理也彼以我爲僞學我既以爲不是則我以彼爲小人彼又安肯是我哉彼此不

相爲是其又安所定也且夫我本欲決去小人者也而小人又決不去是無術也苟無術是無學也既無學又何以從政而安人乎則謂我爲僞學亦可矣浙東初命先生即以唐仲友爲奇貨甫入奏事先生又以甘昇爲首禍信如所言則凡在君側者必如先生而後可矣又安可得也夫孝宗願治之主也治貴適時學必經世彼其時爲人臣子者觸目激哀哀號痛恨不在甘昇一豎子明矣吾意先生當必有奇謀秘策能使宋室再造免於屈辱呼吸俄頃危而安弱而彊幼學壯行正其時矣乃曾不聞嘉謀嘉猷入告爾后而直以內侍爲言是爲當務之急與或者聖人正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八

心誠意之學直爲內侍一身而設顧不在夫夷狄中國之強弱也則又何貴於正心誠意爲也然自古及今以能去小人謂爲君子者多矣獨先生哉快一已之喜惡流無窮之毒害僞學之禁有以也

陳俊卿

陳俊卿興化人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孝宗受禪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以俊卿沈靖有謀使以本職充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俊卿奏曰吳璘孤軍深入敵悉衆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盍分

遣舟師直擣山東，彼必還師自援，則璘得乘勝以定關中矣。會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俊卿遂還。乾道八年，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為主，拜同知樞密院事，授尚書右僕射。虞允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堪宰相。五年，召爲樞密使，至則以爲右相，而自爲左相。俊卿以兩淮備禦未設，請於楊和、各屯三萬人，仍籍民家三丁取一，以爲義兵，授之弓弩。農隙則給以兩月之食，聚而教之，沿江州郡亦用其法。諸將渡江，則使之城守，以備緩急。且以陰制州兵，頗頌之。忠，詔卽行之，而竟爲衆論所持，尋亦去位，不及成也。後以少師魏國公致仕，薨年七十四。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十九

真德秀

真德秀，字希元，浦城人。登進士第，授南劍州判官。嘉定四年，進禮部郎。六年，遷起居舍人。十四年，上疏言朱嘉彭龜年以抗論逐，呂祖儉周端朝以上書斥，當時近臣猶有爭之者，其後呂祖泰之貶，非惟近臣莫敢言，而臺諫且出力以擠之，則嘉泰之失已深於慶元矣。更化之初，羣賢皆得自奮，未幾傳伯成以諫官論事去，蔡初學以詞臣論事去，鄒應龍又繼以封駁論事去，是數人者非能大有所矯拂已，皆不容于朝矣。時史彌遠方以爵祿縻天下士，德秀遂力請出爲江東轉運副使，遷知泉州。理宗卽位，召爲中書

舍人，尋擢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德秀因經筵侍上，進曰：「此高孝二祖儲神燕閒之地，仰瞻楹桷，當如二祖在上，惟學可以明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上皆虛心開納，而宰相史彌遠益嚴憚之，給事中王慤及御史梁成大等相繼論劾，乃落職，旣歸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人君爲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紹定五年，復起知泉州，迎者塞路，深山百歲之老亦扶杖而出，城中歡聲動地。彌遠卒，上親政，聞金滅，京湖帥奉露布圖上，八陵而江淮有進取，潼關黃河之議矣。德秀乃上封事曰：「移江淮甲兵以守無用之空城，運江淮金穀以治不耕之廢壤，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

富庶之效未期，根本之弊立見。惟陛下審之重之，召爲戶部尚書，入見，以大學衍義進，改翰林學士，知制誥，已得疾，拜參知政事。德秀長身廣額，容顏如玉，望之者無不以公輔期之。立朝不滿十載，奏疏無慮數十萬言，直聲震朝廷。官遊所至，惠政深洽，由是中外交頌。都城人時驚傳頌洞奔擁出關，曰：「真直院至矣。」填塞聚視者不置，時相益忌，以故輒擯不用。端平元年，上旣親政，赫然獨斷，鄭清之又慨然以天下爲己任，召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等皆相繼爲相，惟與之終始辭不至。故時號爲小元祐焉。然是時金雖亡，而清之挑敵入洛之師又大潰，兵民死者數十萬，中外

大耗杜範攻清之誤國謂其貪黷尤甚於前而德秀奏言此皆前者權臣玩愒之罪非今日宰相措置之失也譬如和扁繼庸醫之後一藥之誤代爲庸醫受責然既有一藥之誤矣藥其可以誤下乎況垂命之人哉宋至是蓋奄奄垂命之人也哀哉

廉希憲 此人大用得

廉希憲布魯海牙子也世祖爲皇弟時希憲年十九得入侍一日讀孟子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目曰廉孟子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南關右已未渡江取鄂州命希憲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言王師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一

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以廣異恩世祖嘉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計聞希憲啓曰殿下太祖的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無主願速還京正大號以安天下世祖然之乃卽位分漢地爲十道併京兆四川爲一而以希憲爲宣撫使太平霍魯海聞希憲將至乘驛入京兆密謀爲變時有斷事官潤潤出遣使來告渾都海反云已遣人至成都及青居諭密里乞台等各以兵來援又與蒙古軍與魯官等金帛使盡起新軍又約太平霍魯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遂遣萬戶劉黑馬捕太平霍魯海及其

黨獲之復遣劉黑馬誅密里總師汪惟正誅乞台時關中無兵希憲命汪惟良將奉輦諸軍進六盤惟良以未得上旨爲辭希憲卽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此皆身承密旨君但成事制符已飛奏矣又付銀一萬五千兩以充功賞出庫幣製軍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在家餘丁推

節制諸軍蒙古官八春將之謂之曰君所將之衆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而已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太平等於獄尸於道乃出迎詔而遣使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爲帥等罪世祖深善之別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事時西川將紐鄰與魯官將舉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二

兵應渾都海八春獲之繫其黨五千餘人于乾州獄而先送二人至京兆希憲謂僚佐曰渾都海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但今衆志未一彼軍或見其將校執囚別生他心耳可因其懼死並加寬釋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八春上策也初八春旣執諸校其中疑懼果駭亂四出及是諸校獲全紐鄰與魯官得釋反大喜過望八春果得精騎數千將與俱西渾都海聞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適阿藍答兒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又使紐鄰兄宿敦爲書招紐鄰於是渾都海阿藍答兒合軍而來諸將失利河右大震朝廷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乃

止會親王合丹及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復戰既陣大風吹沙惟良令軍士下馬以短兵突其左繞出陣後潰其右而出八春直擣其前合丹勒精騎邀其歸路大戰於西涼大敗之俘斬略盡得二叛首梟之于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時希憲年三十矣世祖誅其黨而釋之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申勅軍吏禁止俘掠違者千戶以下與犯人同罪又禁諸人無販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之在北者歲給其糧仕於宋者子弟得越界省覲於是人人感悅乃詔希憲還京進中書平章政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三

事希憲每奏帝前無少回借帝曰卿昔事王府多所容受今爲天子臣乃爾木強耶希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時方尊禮國師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矣帝曰孔子亦有戒乎對曰爲臣當忠爲子當孝孔子之戒也十二年右丞阿里海牙下江陵圖地形上於朝請命重臣開府鎮之帝使希憲行省荆南希憲至鎮阿里海牙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荆人大駭卽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採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今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乎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人論爲軍人所虜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立契券

質賣妻子者重其罪仍沒入其直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矣十七年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久之方滅是夕希憲卒年五十李生曰是足爲經國之臣矣

姚樞 用得

蒙古破許州獲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廷無漢人士大夫元太祖見樞甚喜至破棗陽忒木解欲盡坑士人樞力與辨得脫死者數千繼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于世其徒稱爲江漢先生既被獲不欲北行力求死樞止與共宿營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北可保無他也至燕名益著學徒百餘人由此北方始知經學而樞亦初得覩程朱性理之書宋淳祐十一年元憲宗蒙哥立命其弟忽必烈開府金蓮川總治漢南時姚樞隱居蘇門矣忽必烈遣使召之樞因言於忽必烈曰今土地人民財賦皆在漢地王若盡有之則天子何爲後有間之者矣不若付之有司則勢順理安忽必烈從之二年姚樞從忽必烈征大理因夜宴陳說宋太祖遣曹彬取南唐不殺一人事明日忽必烈據鞍呼曰汝昨夕之言吾能爲之師至大理忽必烈命樞裂帛爲旗書止殺之令分號街陌由是民得相完既還京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四

兆以樞爲勸農使專教民耕植五年或說忽必烈得中土人心蒙古主遣蒼兒行省事于京兆鈎考諸路財賦置局關中忽必烈不樂姚樞曰帝君也大王爲皇弟臣也事難與較莫若盡王邸妃主自歸朝廷爲久居謀及忽必烈見蒙古主皆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止樞之謀也

虞集

虞集字伯生宋丞相允文五世孫也宋亡集父汲僑居臨川與吳澄爲友娶楊氏乃國子祭酒文仲之女咸淳間文仲守衡以汲從汲未有子文仲爲禱於南嶽集之將生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啓曰南嶽真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五

人來見既覺開甥館得男心頗異之歲乙亥汲挈家趨嶺外楊氏爲集口授論語孟子左氏及歐蘇諸文比還長沙始就外傳得刻本則集以盡讀諸經通其大義矣文仲世以春秋名家楊氏在室盡通其說故集與弟榮皆受業內廷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遊授受具有源委仁宗卽位除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奉定初考試禮部言於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言可盡試藝之文但推其當者取之不必立定主意若先定主意則求賢之心狹矣拜翰林直學士

恭國子祭酒講罷因言京師恃東南海運而實竭民力以航不測乃進曰京東瀕海數千里皆萑葦之場北極遼海南濱青齊海潮日至淤爲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築堤捍水以爲田聽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爲之限能以萬夫耕者授以萬夫之田爲萬夫之長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視其成則以地之高下定額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積蓄乃命以官就所儲給以祿十年則佩之符印俾得以傳子孫則東南民兵數萬可以近衛京師外禦島夷遠寬東南海運之力內獲富民得官之用游食之民得有所歸自然不至爲盜矣說者不一事遂寢然其後海口萬

藏書

儒臣

卷三十五

二十六

戶之設大略宗之文宗在潛邸已知集名卽位命集仍兼經筵除奎章閣侍書學士有旨采輯本朝典故倣唐宋會要修經世大典命集專領其事再閱歲書成至正八年病卒年七十七集常開書舍二室左室書陶淵明詩於壁題曰陶庵右室書邵堯夫詩題曰邵庵故世稱邵庵先生其交游尤厚者范梈元明善明善言集治諸經惟朱子所定者耳自漢以來先儒嘗盡心者考之殊未博集亦言凡爲文辭得所欲言而止必如明善云若雷霆之震驚鬼神之靈變然後可非性情之正也二人初相得至京師乃復不相下董士選之自中臺行省江浙也二人者俱送出都門

士選曰伯生以教導為職當早還復初宜更送我集還明
善送至二十里外上選乃下馬入邸舍舉酒屬明善曰士
選以功臣子出入臺省無補國家惟求得佳士為朝廷之
用如復初與伯生他日必皆光顯然恐不免為人構間今
為我飲此酒切勿如是明善受厄酒跪而酌之起立言曰
誠如公言不待他日今已際開矣請公再賜二厄明善不
敢忘也乃再飲而別後真人吳全節求明善文既成明善
謂全節曰伯生見吾文必有譏彈成季為我治具招伯生
來觀之集至讀其文曰公能從集言去百餘字乎明善即
泚筆屬集凡刪百二十字而文益當明善大喜遂驩好如
初

藏書行集偶恒卷三十五

二十七

S
2121.5
160